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七輯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七輯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七輯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七輯 關漢卿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七輯

卷一百一十五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七輯

羅世宏編

中華書局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七輯

(全五冊)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79½印張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1—550冊 (150)

ISBN 7—101—00745—7/I·124 ②6

《古本小說叢刊》編輯委員會（以首字筆劃爲序）

大塚秀高 日本埼玉大學副教授

小南一郎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王三慶 臺灣文化大學教授

王秋桂 臺灣大學教授

石昌渝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米列娜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

伊維德 荷蘭萊頓大學教授

伊藤漱平 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教授

杜德橋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李田意 臺灣東海大學教授

李福清 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胡萬川 臺灣清華大學教授

柳存仁 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教授

浦安迪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馬幼垣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陳慶浩 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員

雷威安 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教授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鄧紹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韓南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古本小說叢刊》第二七輯前言

《古本小說叢刊》第二十七輯收錄小說共三種：《幻中真》，《鴛鴦譜》，《希夷夢》。

(一)《幻中真》，三卷，十回。烟霞散人編次，泉石主人評訂，曲枝呆人評錄。清刊本。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藏。

此書分爲兩部份，共四卷。卷一爲《鴛鴦譜》。卷二至卷四爲《幻中真》。目錄及版心題「幻中真」。

卷首署「烟霞散人編次，泉石山人評訂，曲枝呆人評錄」。

半葉八行，每行二十字。有回後總評。

《叢刊》第二輯曾收《幻中真》十二回本（順治刊本）。此十回本係後出的刪改本。與十二回本相較，十回本刪併回數，使回目一律成爲七言雙句；增加「曲枝呆人評錄」的題署；刪去行側批，增加回後總評；對故事情節也有刪節與改

寫之處。

國內無此本。

(二)《鴛鴦譜》。附刻於《幻中真》十回本之內。

《幻中真》十回本共四卷。卷二至卷四爲《幻中真》。卷一則爲《鴛鴦譜》，又名《司馬元雙訂鴛鴦譜》。

《鴛鴦譜》未另題撰人。行款亦與《幻中真》同。

演明代嘉靖年間司馬元以玉鴛鴦爲信物，與呂玉英、劉桂香結合的故事。

末云：「我看司馬元，不過是個風流才子，遇着了窈窕佳人，成了一段姻緣，遂傳爲千古佳話。還不如後邊的吉夢龍，一人身上，忠孝節義俱全，奇奇幻幻，做出多少事來，更有甚於此者。」吉夢龍即《幻中真》的主人公。此段文字關連前後，遂使《鴛鴦譜》帶有「人話」的性質。但《鴛鴦譜》又與人話不同。在話本中，一般的人話不單獨成卷，亦無標目；而《鴛鴦譜》却佔一卷篇幅，且有獨立的書名。

(二二)《希夷夢》，四十卷。清汪寄撰。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本堂藏板」本。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封面題「希夷夢」，「本堂藏板」，「嘉慶十四年新鐫」。

自序署「新安蜉蝣氏汪寄誌原」。另有自稱「野馬」者所撰寫的序文。

載有未署名的《南遊兩經蜉蝣墓並獲〈希夷夢〉稿記》，介紹了汪寄的生平。其中說：「蜉蝣於風和日麗則杖履尋山，雨雪晦冥則揮毫消遣，積有卷帙，名之曰《希夷夢》，未梓而患偏廢，卒於西湖。」文中還敘及：有老人，名戚禮，因見汪寄文而與之神交莫逆，後聞汪寄殯於旅，遂代為營葬，復往歛，訪汪寄之子孫，則其子皆貧，於外為傭，其孫又幼而啞。此文有「丙午仲春，西人華嶽」之語。丙午即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可知汪寄卒於乾隆年間。

演宋初呂仲卿、韓速及李之英、王之華事。呂、韓二人夢中居海外浮石島五十載，而中國已歷三百餘年。

分卷而不分回。實際上，一卷即一回。

有圖讚十二葉。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原闕卷二第十八葉以下、卷十二第二十四葉以下、卷十八第一葉後半葉和第二葉前半葉、卷二十一第二十四葉後半葉和二十五葉前半葉、卷三十二第五、六葉、卷四十第二十九葉後半葉和第三十葉前半葉。

此書後曾改名《海國春秋》印行。

一九九一年一月上旬

幻中真目次

卷一

鴛鴦譜 司馬元雙訂鴛鴦譜

卷二

第一回 小秀才花前作賦 僧佳入蜀下傳書

第二回 春兔徒兩場誚辱 快書生一案

第三回 設奸謀嬌娃失節 逢酷吏

卷三

第四回 彗星現恩釋無辜 故孽形罪苦不辜

第五回 龍池寺藏智叅禪 西湖邊夢龍遇德

第六回 醉迷樓題詩全義 留相府抱負難堪

卷四

第七回 汪應鍾移花接木 卞與福謀李作疑

第八回 觸狝奸奏勅征邊 擒虎將成功海島

第九回 老元帥掛冠歸隱 小進士賣字尋妻

第十回 天台山夢逢故友 蓬萊島遇真人

幻中真卷之一

烟霞散人編

泉石主人評訂

南枝呆人評錄

鴛鴦譜

司馬元雙訂鴛鴦譜

詞曰。銷瘦芳容。端的為郎煩惱。鬢鬢慵梳。宮粧草草。別離情緒。待歸來都告。怕傷郎。又還休道。草別離情緒。待歸來都告。怕傷郎。又還休道。刺鎖名鞭。幾阻當年歡笑。更那堪。鱗鴻信杳。曉

枝高折。願從今須早。莫辜負鳳幃人老。右詞風中柳

這音詞卑。道個情字。世上但大聖大賢。貞姪烈女。不可以言情。最下是愚夫俗子。村婦庸奴。不足與言情。偏是一種風流才子。絕世佳人。從來文人慕色。美女憐才。一見了。就你貪我愛。生出多少情來。雖至千死生患難。有所不辭。豈非情之所鍾。正在吾輩。所以文君之奔。司馬。獨擅風流。紅拂之投衛公。咸稱卓識。不意天下頂冠束帶鬚眉男子。不能識英雄於

身遇之時。反是巾幗裙釵。閨中淑女。偏能
窮命之際。其一片熱心腸。留一孤家俠氣。為千古美
談。正不得以兒女私情而忽之也。嘉靖間有一
秀才。姓司馬。名元。字元音。係漢朝司馬相如之後。移
居金陵多年。就入了上元籍貫。父親司馬彥。官拜山
東御史。因見嚴嵩當權。遂與仝僚山西御史呂祖毅
交章合奏。被聖旨批下革職為民。但司馬彥為人剛
方性直。以此憂鬱成病身亡。一生清介。并無遺家產。

四壁。惟有琴書滿架而已。幸喜的司馬元潛心書畫。寫些琴詩。不以貪為念。事母至孝。其母蕭氏。原幾
宦族。名門。凡遇花辰月夕。唯母子二人。煮杯清茗。一
吟一咏。聊以自娛。一日偶值七夕。見家乞巧。個
穿針。蕭氏因嘆道。天上牛郎織女。尚有相會之期。可
惜我兒如此才情。就沒有个佳婦相配。司馬元道。母
親不必過慮。自古婚姻。原非強求。如今這世附勢的
人甚多。見我家業。那有肯與他配。說說。是父親

在日。有幾個同姓。見父親亡後。心就冷淡了。正是
世情看冷世。人面逐高低。

古人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孩
兒若得一舉成名。怕沒有分絕世佳人。以諧秦晉。虎
孩兒年方二八。未為愆期。母親何必憂悶。蕭氏燃香
道我兒志氣雖好。只怕你命運不濟。若得金枝玉葉。
也不枉了你父親半世清名。誰知光陰迅速。看二到
八月初八。入場考試。三場已畢。及至放榜。司馬元高

高中了應天解元。那舊時的親戚朋友俱來賀喜。鄉紳大老都來議親。正是二朝富貴門前車馬如市。平地風雷。足下青雲非昔。司馬元見了這般光景。反覺冷笑道。人情之冷暖。世態之炎涼。竟至于此。遂分付門上。凡送禮的。一概不收。議親的。俱回來。歲春闈得意。然後來議。自中了解元後。忙忙碌碌。要去拜主試。見房師。會全年。忙了月餘。方得收拾行李。拜辭母親。帶了書日。一個書僮。名喚聯科。渡江而去。按下

再聽那山西御史呂祖綬。因革職後。住在揚州城內。年過半百。夫人亡後。膝下無兒。單生一女。小字玉英。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史兼通曉書史。連那琴棋書畫。件件俱精。呂公得了這女兒。朝夕盤桓。到死不覺。十分寂寞。正是

雖然伯道無兒。

幸喜中亦有女。

呂公見玉英有此才貌。就起擇婿的念頭。逐日在鄉紳子弟中。選來選去。再無一個中意的才郎。因此悶

薄不備。至其曉得父親意思，反多方勸慰。口中雖是
虛假，心裏也未免有幾分不樂。一日午膳方醒，臨
粧對鏡，見了自己相貌，因想起才郎，不覺失聲嘆道：
「可喜鏡中人，我若能有這樣才郎，也不枉了我的才
貌。」因嘆道：「從來紅顏多薄命，信有之。」自言自語，心
了半晌，忽見案頭放着一柄紫檀鴛鴦骨扇，因嘆道：
「鏡中人，鏡中人，你愛我，我也須愛我。你我相愛，好
恁好，我無不克己。」

羅帶雙垂，不成這人嬌態。最輕盈、胸斜抱。
天邊月，玉手輕彈水面冰。○無限事，許多情，四
邊絲竹，苦叮咛。饒君撥盡相思，胡待燕梧桐葉
落聲。右勿鷓鴣天

呂小姐画完，放下了筆。仔細端詳，半日，出嘆道：
我者這丰姿飄逸，絕世無雙，只少一口氣兒。若是有
了一口氣，則我呂道英不能獨擅其美。這也罷，我不
免題詩一首，在上傳之後世，使天下也曉得。教呂

八

卷一

五

玉英一人。遂提起筆。寫了兩行楷書詩道。

朱及崔徽解寫真。娥眉輕掃繪前身。

羞窺鸞鏡紅顏薄。怒殺西廂待月人。

雜揚閨媛呂玉英題

呂小姐畫了寫完。只見一個了鬟走來說道。張家伯伯在此。要見小姐。你說這個張家伯伯。却是何人。原來就是小姐的乳公。為人忠厚。因此人都順口兒叫他張至誠。就在揚州城裡開京貨店。販賣些時興物。

沖只見他笑嘻嘻，向小姐說道：「小老不遠時，我有一件事。要煩小姐。不識小姐，可肯麼？」小姐道：「你有甚麼事？」張老道：「小老有幾柄扇子，要煩小姐畫一兩柄。正是大比之年，下路舉子，俱要上京會試，皆從揚州買，原必買幾柄扇子。進京送人。我想有了詩畫，多賣他幾兩銀子。因此斗胆，要煩小姐畫一兩。呂小姐聽了，暗想我爹，為我今日擇婿，明日擇婿，沒有一個可意才郎。我聞江南乃文人之薹，況今當大比，下路

舉子。進京的最多。我不免將這把春容扇兒。就煩張老放在店中。去賣。或者遇着可意才郎。也未可。知心內想了半晌。因對張老道。你既是這般說。我也有把美人扇。煩你帶去。與我賣。若有人要買。問你要多少銀子。你說要一個元寶。少一厘。也不賣。張老笑道。小姐。又來取笑。這把扇能值几兩。要賣一個元寶。豈不嚇死了。這班酸丁。就是十年。也賣不成。呂小姐笑道。你不要會他。若有人愛着。自然肯出重價。他若欣然

兌銀。你又不可輕賣。必須要他和我的詩拿來我看。然後可付他。張老道。小姐說得這般鄭重。只怕未必有人來賣。呂小姐道。你自拿去。小心在意。你這儿把扇待我画完。遲日來取。張老道謝而去。按下不提。再說司馬元首過了江。到揚州城外。見人叫喚車馬。駢臻二十四橋。真是繁華佳地。遂帶了聯科。步入城內。穿過兩條小巷。走出大街。過了張石橋。忽見一個招牌。上寫張至誠。販賣兩京雜貨。兼收古今詩画。司

馬元遂住脚向裡面一望。只見掛着一幅文姬歸漢圖。遂走進去。看了一會。張至誠道：相公要買這幅畫麼？司馬元道：這画不要買。只要買几柄金扇。帶進京去送人。張老道還要白的。還要詩画的。司馬元道：如今時人的詩画。比平常我但要白的。張老道去拿出來。幾十柄扇放在案上。把這些扇翻來翻去。翻出一柄紫檀鴛鴦骨扇。司馬元見了。道：這那把紫檀扇。到這處拿來。借看。張老道：這扇難買。借試。轉得來。司馬元。

道就是價貴。你也要賣。拿過來看。何妨。張老駢了。這扇交他。司馬元接了一看。見画一淡妝美人。但見臉霞紅印。枕畔覺來。冠兒還是不整。屏間射煤。但得山壓翠波。珠簾粉黛深書。永燕交飛。鳳羅帶井。又恨無人與說。相思近日。帶圍盡瘦。調瑞鶴司馬元翻來覆去。看了半日。竟看痴了。自言自語道。此不知是古人之筆。又不知是今人之筆。若說画工画的。插的這般麗兒。却插不出這般丰韻。若說文人

畫的。就描出這般丰韻。也描不出這般神情。分明是
個月裡嫦娥。何減觀音大士。胡思亂想。只管沉吟。張
老道。相公你不見上而的詩麼。司馬元連忙拭眼。看
那上而兩行小字。却是一首春容詩。後邊寫了雜楊
關媛。呂玉英題。他遂讚了。又讚讚了。又讚道。画又好。
詩又好。字又好。這把扇果然有趣。遂問張老道。你這
扇肯賣麼。張老道。賣是要賣的。只是價錢高。司馬元
道。其價几何。張老道。要一個元寶。少一厘也不賣。司

馬元道可真麼。張老道。我做生意的人。從無欺騙。司馬元問了價。遂叫聯科。取出一个元寶。付與張老自家欣。得意遂袖了這扇。要出門去。張老攔住道。相公且慢去。還有話說。司馬元笑道。你莫非原價不足。要增找些。張老道。不是這般說。這把扇。不是小老的。是別人寄在我店中賣的。還有許多緣故。他誰有人要買。必要此人和了詩。拿去與他看。若看中意。然後賣他。如此繁難。相公不如還拿你銀子去罷。司

馬元道。他是何等樣人。如此仔細。張老道。不是別人。就是拙妻養的。司馬元道。就是令愛了。張老道。不是。此是呂老爺親女。是拙妻乳養的。司馬元道。是那個呂老爺。小姐芳年多少。可曾字人麼。張老道。是御史呂老爺。諱祖綬的小姐。今年十六歲。因為老爺做人古怪。必要擇個有才有貌的佳婿。因此選來選去。沒有中意的人。如今尚未字人。司馬元聽了這話。狂喜欲絕。魂不附體。連。點頭道。正是。又道。如今要

我和詩。却也不難。只恐寫在上面。小姐不中意。豈不壞了這扇。張老道。這個不嫁相公。若寫完。待小老拿去便是。司馬元搦筆在手。暗祝清若神聖。有靈。小生有福。這首詩做出。倘得小姐清口。豈非天假良緣。一頭想。一頭寫。完。嘆。噫。漁與張老。張老接。爾說道。相公可在小店坐等。小老去。就來。司馬元。你快去。張老急到呂家。見了小姐。小姐問道。你那儿把扇子可賣去。麼。張老道。小老的還未賣去。到是小姐的。有

主顧了。遂于袖中取出元寶扇子。放在桌上。小姐也
不看元寶。先將扇子開了一看。但見後邊和的詩。

疑眸拾翠喚真真。
花比丰姿柳比身。

司馬凌雲空有賦。
先挑琴鼎寄芳人。

金陵司馬元和

呂小姐見他筆致瀟疎。才情飄逸。暗想道。此必是
个才人。但未知其貌何如。遂問張老道。此牛年幾幾
何。相貌何如。張老道。若論此牛。共寫十六七篇。光景

美如冠玉。廟中的。真如玉樹。原好。不願。流。美如。
小姐道。既是少年。必是新科中的舉子。前日。探。送。
一本新科。高錄來。不知。爹。放在何處。道。叫。了。要。去。
取來。揭開一看。只見第一名。就是司馬元年十六歲。
上元籍。父。彥。御史大夫。母。蕭氏。妻。尚未。明。小姐。暗。喜。
此生。尚未。娶。妻。遂。對。張。老。道。你。可。將。元。寶。送。還。恐。他。
路上。盤。費。缺少。此。廟。付。他。收。好。待。春。闈。得。意。回。來。可。
至。你。店。中。一。問。張。老。領。命。走。回。店。中。見。司。馬。元。拔。且。

以望。看見張老咲嘻，問道：「小姐見了詩，如何發付小生？」張老道：「小姐說詩甚好，將此扇付與相公收好。原銀奉還，以作路費。」相公若得意回來，可到小老店中討信便了。司馬元得了此信，喜從天降，遂連作謝道：「多蒙老丈費心，此銀該小姐不收，可留在老丈處權表寸心。」後當重謝。小生既蒙小姐贈我，以扇。小生有玉鴛鴦一枚，奉贈小姐，聊伸鄙意。不識可否。張老道：「相公既如此說，玉鴛鴦自當送與小姐，其銀亦

不敢將司馬元見他再三推辭。只得將元寶收回。又取出十兩碎銀。買了幾十柄扇。作別而去。且說司馬元得扇之後。一路眠思夢想。茶裡飯裡。只想着呂小姐。不覺行了幾日。早到山南路上。投下宿店。主人問道。相公是要進京麼。司馬元道。正是。店主道。前路難行。司馬元驚問。道却是為甚。店主道。相公還不曉的。遼陽有个總兵。姓劉名挺。一投馬家寨口。因為惹了當朝嚴閣老。說他喪却辱國。要把他全家處斬。因此

他有个兒子名劉桂。慣使兩柄飛刀。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手下兵馬反上山去。占了山東一帶地方。因此客商難過。司馬元道。我非客商。乃是進京會試的。雖然不妨。店主道。人是不妨。但行李須小心些。司馬元聽了。暗想前途既以難行。不免回去。求小姐的親戚。若成就強如進京會試。又想心。前日張老說。又須春圍得意。回來討債。他如今見山。無故空回。恐小姐說我沒志氣。況如今世上人。最。的。最多。倘呂公見。

不尋而回。一個窮寒人，就與人去求，這求親竟不克。豈非面虎不成，反我又是空身行李有限，不免將小姐春容，用錦囊包好，放在面兜，進京得中，就備心以為小姐議親之地。主意已定，明早弄還銀錢，起身前去行了二日，走到午後，忽聽廳的一聲一响，前從耳邊擦過。司馬元吃了一驚，跳下馬來，只見七八個強人走來，將行李馬匹搶了就走。司馬元伏在路傍，暗叫苦。主僕二人一步一顛，走了數里，望見

漸面。有个村店。懸出青布旗。上寫草橋客店。司馬元就走進店坐下。因嘆道。我不聽店主人之言。以至于此。但行李盤費。捨去還不打緊。只是小姐的春容。放在匣中。亦被捨去。如何是好。只見店小二。拿一瓶酒。一盤肉。放在棹上。此時司馬元有些飢渴。遂把那瓶酒。自斟自飲。吃了一回。想道。我如今在此受苦。只是為小姐的親事。患難有所不避。小姐那裡曉得我衷腸。又飲一回。不覺半醉。遂撰起策。在壁上題一首詩。

草橋西去馬嘶寒。

霜滿弓刀行路難。

我有天涯知己在。

先將明月照長安。

方纔寫完。忽聽見後面有人讚道。好詩。好詩。司馬元
回頭一看。見一個少年。只好十五六歲。頭戴弱冠。身
穿紫衣。生得唇紅齒白。眉清目秀。就如嬌女一般。司
馬慕然看見。驚喜暗道。天下有這樣美貌少年。古稱
潘安。想當如此。忽見那少年咲欣。向司馬一拱道。
誰家美貌少年。在此賣弄才華。司馬元咲臉相迎道。

小弟因窮途被劫。感概無聊。題詩遣興。怎敢班門弄
斧。道嘆大方。那少年道。小弟聞才之慕。亦不啻色之
惡。色觀仁兄才貌。自是玉人。不知進京何幹。司馬元
道。小弟不才。今歲鄉榜。忝居第一。要進京會試。不料
途遇強人。行李被劫。使我進退兩難。那少年道。若
仁兄既已發解。是大貴人。不知高姓貴表。尊府幾何。
司馬元道。小弟金陵司馬元道字元音。今年二八。那
少年道。如此却長。小弟一平。小弟見兄如此才貌。滿

蒙不棄。願附蒹葭。永言相好。肯容約否。司馬元道。只
恐弟非全年。有辱下交。二人就共拜。結為兄弟。司馬
元道。不知仁兄高居何處。高姓尊名。那少年道。小弟
姓甚。名天齊。舍間離此。只有七八里。仁兄可到。弟居
處。恐無。後進京。何如。司馬元道。小弟。亦不。出。弟。弟。
全。心。本。擬。到。府。奉。拜。奈。試。期。已。迫。不。敢。久。留。弟。弟。弟。
奉。謁。幸。仁。兄。諒。之。特。天。昏。見。他。要。去。遂。吩。咐。弟。弟。回。
去。取。行。李。一。副。白。銀。百。兩。與。司。馬。相。公。作。路。費。小。弟。

去了。桂天香問道。仁兄青年。老伯與伯母想必康健。
司馬元道。不幸先君棄世。家母孀居。桂天香又問道。
尊嫂一定娶了。司馬元道。不見尊嫂二字。不覺淚下。桂天
香驚問。道。仁兄為何悲傷。司馬元道。含淚道。小弟的妻
乃是呂御史之女。不幸亦被強人搶去。因此悲傷。桂
天香笑道。仁兄進京。那有尊嫂同來之理。司馬元道。
不是這般說。遂把揚州買麻。與小姐相訂。許歸途。說
親說了一遍。不意小弟把扇。放在匣內。亦被強人搶

去。如今無影無踪。將何取信。豈不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飢。教小弟如何不悲傷。在天香道。說如此。仁兄教心去會試。不必以此為念。此廟待小弟為兄。接之。因之。或有重逢之日。也未可知。二人正說。聞忽有小廝牽兩匹馬。佩一副行李。走來。天香就將銀百兩。送與司馬元。作路費。司馬元暗想。我與他。不過萍水相逢。又非親戚故舊。如何好愛他銀子。因此躊躇未決。天香曉得他意。遂說道。吾兄素讀書史。豈不知管仲合

金之事。量此微物。何足介懷。古人云。寶劍贈于力士。紅粉付與佳人。大丈夫作事。不可拘此小節。况前途難行。小弟不放心。要送仁兄出山東地界。方回。司馬元聽了。收了銀子。二人遂上馬。並轡而行。過了幾日。出了山東地界。桂天香道。此處到京。止有六七百里。一路平靜。兄可放心前去。弟就此告別。司馬元恋戀不捨。因執其手道。弟與兄雖頃蓋。交情同故舊。又蒙兄憐弟窮。送贈弟多金。此情此恩。何時報答。今日一

別不知後會何年。說罷淚下如雨。林天香見他情重也含淚答道。吾兄珍重。一路風霜。當惜身軀。為事功名事大。莫為兒女態。待得得意歸途。若不棄小弟。可仍到前日草橋店中相訪。司馬元道。這个自然。遂下。出玉簪。遞與天香道。此物是小弟傳家之寶。一標二枚。前一枚贈與小小姐。今存一枚奉贈。兄弟。深作遺念。林天香收了。不忍捨去。又送了一程。司馬元道不勞遠送。後會有期。又托他尋訪小小姐春容。

請廟。二人遂洒淚而別。按下司馬元不題。且說桂天香是河人。原來不是別人。乃是劉挺之子劉桂。前日下山。要打聽京中消息。不意于草橋店中偶遇司馬元。題詩見他。才貌風流。言談慷慨。遂隱下劉家。托名為姓。假說桂天香。與司馬元義氣相投。結為兄弟。因此送他進京。一路得以平靜。數日不在山寨。今日回來。那衆嘍囉將逐日搶劫貨物財寶。獻功劉桂。一一檢過。檢到一書。匣帶鎖。開了一看。並無別物。只一個

錦畫之間不知藏着何物。遂拿出來看。却是兩紫
檀香扇。扇面畫了一個美人。又有兩首詩在上頭。一首
是呂玉英的。一首是司馬元和的。遂不覺嘆道。可喜
司馬兄的夫人。已有下落了。又細細將詩四詳玩不
覺。嘆道。果然才人美女。絕世無雙。又想他二人。既有
相知。言上我今也和他一首。使異日相逢。我這首詩
也可標作米人月老。遂提起筆。也就和了一首詩曰。
詩。畫。彩。畫。得。真。輕。盈。飛。燕。阿。妃。身。

鬢眉盡日思何事。宛轉秋波不溜人。

劉桂方罵完，只見一個嘍囉氣噓噓，說請小的們今日下山巡視，擄了一個美女帶在山下。這與大王做壓寨夫人。劉桂聽說，叫擄上山來，未幾見衆嘍囉擁着一位美女到廳前，只見那美女威儀，跪在下邊。劉桂舉目，將他渾身上下一看，見他腰似楊柳，容如秋月，眉橫兩個遠山，唇綻櫻桃一紅，可比西子玉嬌。真似紅拂飛燕。劉桂遂問道：你是誰家宅眷？叫甚麼

名。那女子答道。妾是揚州人。姓呂名玉英。父諱祖純。官拜山西御史。因惱當權。革職為民。嚴賊懷恨在心。上黨說山東之亂。惟妾父可平。計圖陷害。聖旨於父。父親因妾母早亡。家中無人。只得帶妾仝往。不意聖旨催。父親先行。留妾在後。豈料路過虎帳。冒犯虎威。望將軍見憐。放妾下山。生死啣恩。不盡劉桂見他。妾容傾國。舉止端莊。已知此女是司馬元所惡的美人。心下又想。我前見他的書畫詩文。清新俊逸。今又

見他丰姿體態。真靜幽閑。若以此女之才貌。配了司馬元之。風流。或謙。都才女貌。就選天下人。也不出這樣一對。但司馬如此鍾情于此女。不知此女意中。亦有司馬否。我不免以言挑之。看他如何。遂開口道。我聽你說來。既是呂先生令愛。就是小姐了。但小生也非草鬼。原係將門之子。先君劉挺。曾為掛印統兵。因被嚴賊之害。小生所以避害逃生。權借山寨容身。以冀朝廷恩赦。况小生年方二八。尚未娶妻。小姐若不

嫌蒲柳之姿願結葛藟之好。不知前意若何。言小姐
道。古人云。烈女不更二夫。妾身既已許人。豈可再託
名將軍不肯放妾。惟有一死以報司馬耳。劉桂道。那
司馬吳何等人。小姐遂如此鋪陳。願以死相報。以小
姐含羞不答。滿臉通紅。劉桂道。小姐既有來情。不妨
少說。小姐或者可以分憂。也未可知。吳小姐見事已
至此。只得直言道。妾所言者是應天解。司馬元遂
將兩扇題詩。懷才心。詩事情說了一遍。劉桂笑道。司

馬既非父母之命。又無媒妁之言。雖說小姐懷古慕
貞。月下花前之誦。小姐還要三思。不可快迷下唇。呂
小姐道。妾與司馬雖未覲面。已屬神交。見其言。情。聖
遠。不覺私心慕之。此心此情。可質幽明。而無愧也。此
心既許。生死難移。望將軍憐之。劉桂道。小姐情。意。之
心。與激烈之志。小生已洞見肺腑矣。但小姐與司馬
既無神之尚未一而。竊恐相如在望。而文君不能辨
也。遂咲嘻。袖中取出一柄扇來。叫逸興。小姐心。如。

這扇仔細一看認得是自家回的春容與司馬元當
初的不覺柳眉顰蹙珠淚輕彈道此扇是妾贈與馬
郎忍的不知將車何處帶來今日物在人亡使妾觀
物傷心難免白頭之嘆劉桂道尊嫂放心不必悲傷
小生與司馬元是兄弟遂將司馬元被擄與他結
義送他進京司馬托我尋家的事細說一遍道
我聞朝廷發兵不日就要交戰路上兵馬接應不便
前行此間房屋頗多尊嫂不如權且住下待事定之

後訪得令尊與司馬兄下落。然後送尊嫂回去。未幾
吳小姐也出于無奈。只得應承。嗣後以叔嫂相稱。不
題。再說司馬元進京之後。轉眼已是春闈入場考試
中了第八名進士。及至殿試。是一甲第一名。京師人
人見他風流年少。更兼中了探花。無不稱慕。稱揚誰
知司馬元心中。只思然。只如兒。不以此為喜。逐日
生在寓中。朝思暮想。這這京裡人老。俱不去拜望。不
與嚴嵩。一日。僕檢門。見這些進士。俱來拜謁。獨不

司馬元名此。因此叫查他的高錄來。看見他父親。
是司馬彥。又是仇人之子。認他有心不來。拜心中懷。
恨。適值呂祖綬宣進京來。聖旨着他在討山東劉桂。
嚴嵩。又上本薦探花司馬元。參贊軍務。聖旨批允。即
起行。司馬元因與呂祖綬同往。心中暗喜。道呂公
正是小姐父親。或者乘此機會。訪得小姐下落。倘得
成就。萬鳳。正是天假良緣。也不枉此一行。遂收拾行
李。同呂公進發。一日行到東昌府聊城界上。遂扎住。

嘗塞呂祖綏問司馬元進兵之策。司馬元道：「賊人所恃，是依山附水，出沒不常。我兵初到，不知地勢，未審虛實，難以進兵。依晚生愚見，不如先着輕騎數人，與晚生同行，探其虛實，然後進兵，方保無失。」呂公道：「若得參謀親往，大事可成。」當日司馬元遂領了數十輕騎而去。到了山坡下，只見樹林叢密，路徑崎嶇，正在探望，忽聽的山凹裡面一聲鑼响，數百喽囉一字擺開，中間擁出一位將軍，錦袍銀帶，白馬金鞍，手提

一。把梨花館。從山海。殺下來。司馬元無心。感賊。回馬
而走。未及交鋒。早被那將官趕上。斬舒猿臂。把司馬
元擒過馬去。直到演武堂上。那將官將司馬元放下
扶他上坐。納頭便拜道。小弟犯了大罪。望兄赦罪。司
馬元定睛一看。驚道。你莫非姓天香麼。為何作此
及事。今我被擒。豈可遽斬我首。不一多言。姓天香道。
家兄錯愛。旅中前交。前日送兄進京。備感。不忍捨。
昔何愛我之深。今何拒我之速。司馬元道。我昔以你

為血氣男子。故與訂交。今日你為此不忠不孝之事。不特你受萬人唾罵。即我亦不免失身之恥。况昔日之交。私情也。今日之事。公義也。焉敢以私情廢公義。吾願絕交。桂天香道。小弟欺兄之罪。誰不可說。若說背逆。情有可恕。遂將嚴嵩相害事情說了一遍。司馬元道。言雖如此。為人臣者。寧可朝廷負我。不可我負朝廷。吾兄有此苦情。明日可上一條表。汝即跪正待弟與呂公同出。表與兄。以此事。終不為良。

臣。桂天香感謝不盡。因問高台公是那個。司馬元道。是蘇祖綬的却。果前日所言美人之宅。這幾日一路同來。因為國家事大。不敢言及私情。桂天香又道。這中人。弟與兄訪有下落。不知吾兄如何謝我。遂了書匣中取出扇來。遞與司馬元。司馬元將扇一看。只見後面又添了一首詩。司馬元笑道。這首詩字字妙。像美人所題。但不知是何人。吾兄于何處得來。桂天香含羞不語。司馬元嘆道。一個呂小姐。如今尚沒

稽消受。又何敢得隴望蜀。桂天香不覺失聲笑道。只恐此人在前。兄未必愛慕。司馬元道。此詩莫非吾兄所作。愚弄小弟麼。我想此詩此字。不像个男子所作。是以心疑。桂天香道。此詩實是弟所作。望兄恕罪。司馬不覺問道。吾兄是男人。如何作詩若女人。桂天香不覺淚下道。妾非姓桂。乃是姪兵劉挽之女。小字桂香。因父死于非命。妾遠女扮男粧。掩了衆人耳目。因此隱了香字。更名劉桂。錯了本却。兵馬權借山寨。客

身以真期死。思放。是非敢背國家。乃是情不得已。把
前與郎君于草店。不敢直言名姓。只得以名為姓。人
見郎君依之不捨。此時欲告以真情。又恐其害不
反。適巧于天下也。今幸郎君高提朝廷。又命君為
謀。妾敢不俯首聽命。前日郎君托妾覓扇。今妾不特
為君之扇。而兼為君覓的扇中人。妾可為無負于君
今事已殘。妾必不能再生。還君所贈玉鴛鴦。妾惟以
氏報君耳。說罷。嗚呼。隊下幾點相思淚。來正是

情至不堪回首處。一齊吩咐與東風

司馬元聽了這話。又驚又喜。如夢如痴。半晌無言。驚
的是不信他是女子。喜的是我又得一個美人。如夢
如愁。非其真如痴者。又慮其假。所以沉吟半晌。徐々
看這美人不須悲傷。小生自當為卿力圖。但小生不
能銀鏡觀御。半娶飄逸體態。輕盈果若是女人。雖古
王始西去亦無以過之。但觀卿言談慷慨。志氣端莊。
豈意關關態何也。桂香道。這却有个緣故。只因妾

於此子重生者身似幼嬌養更兼妾世身片馬所以
去紅綰指俱未之習即穿耳累斤皆未之及名郵為
女是與男一般即外俱不知覺是以當日喘喘常軍
私行察探軍情不意於草店見郎君許才敏投不覺
斗胆高仰又蒙郎君結為手足又道呂小姐被獲在
此郎君若不告而娶豈不遺笑萬年今妾乃朝拜犯
刑此身不敢許君依妾愚見呂公今既在此不如先
送小姐回去使他父女重逢郎君可尾後而行追其

幻中真

卷一

廿六

款曲待事定之後。再圖議親。庶不至以私情廢公義。
要此言何如。司馬元連一點頭道。美人正言。證論真
如半夜聞鐘。令人猛省。小生安敢不從。當日就送呂
小姐與司馬元下山不題。再說司馬元被擄上山去。
有逃回軍士。報知呂公。呂公驚訝失色道。三軍未出。
先失恭謀。如何是好。正在紉悶。忽軍士報入中軍帳。
說轅門外有人來下書。說有相家事。要見老爺。呂
公遂叫喚進來。那軍人遞上劉桂秀的書。呂公折開

一看。始知是送小姐與奉謀回來。速賞軍人。令也回
去。就叫請小知道來。呂公見了小姐。又悲又喜。道。我
兒。非是為父的不念你。奈因王命在身。不敢復言家
事。你且將那日失散的事。從頭說與我听。呂小姐道。
將被婆婆擡上山去。劉相香如何款待。述了一遍。又
道。劉桂香是蔡兵劉氏之女。因被嚴嵩設計陷害。他
不測也。女扮男粧。避禍山林。原非反背朝廷。今劉桂
香意欲歸順。又恐嚴賊加害。早間遇着蔡謀。說起元

成。說是爹。因此叫這孩兒下山。備述此事。還要
爹作主。呂公聽了女兒這話。備知詳細。因讚道。天下
有這般奇女子。可敬可畏。遂叫請參謀相見。司馬
見了呂公。袖中取出劉桂香的降表。又與呂公商議。
各出一疏。劾了嚴嵩。着人進京。誰知嚴嵩惡貫滿盈。
被鄒元標等前後論嚴嵩專權弄國。陷害忠良。無數
罪。聖上不悅。又見呂祖綬與司馬元的奏章。遂
將嚴嵩遣戍。及看劉桂香的降表。因說劉桂香既

係劉捷之女。解甲投戈。情有可原。宥其小罪。司馬元
龍。把降納叛。陞為翰林學士。呂祖綬。江訓有力。帶兵
部尚書。又將呂王英。劉桂香。賜與司馬元。為妻。言呂
祖綬。主婚。當日。呂公接了聖旨。遂大設酒席。請司馬
元。與二女成親。三人拜見呂公畢。共歸洞房。正是

果然洞房花燭。

賽過金榜題名。

司馬元坐在中間。二美人分坐兩傍。但見燈光冉冉。
玉影依依。一個貌比春花。賽過月裡嫦娥。一個容如

秋月。可比廣寒仙子。真是花殘月缺。上下難分。司馬
元雖慕呂小姐之才。却未見其貌。今日見了。不覺想
出魂消。就向呂小姐道。向蒙小姐錯愛。倘爾唱酬。不
意小姐憐才。遂以終身相許。今日成就良緣。可為千
古佳話。呂小姐含羞不語。又向劉小姐道。前遇美人
於草橋店。認爲美男子。及一言投合。遂訂金蘭。慷慨
贈金。何妨古俠士。不意園中淑女。能識英雄。于水邊
之時。全交遺于窮途之際。真是女中文夫。劉小姐

唉不言。二小姐各取出向日所贈玉鴛鴦放在棹上。司馬元咲道：前以玉鴛鴦贈呂小姐，還是有心。後以玉鴛鴦贈劉小姐，不過欲全交誼，未嘗有計婚姻。今日也成就了良緣，豈非造化之巧乎？正是：

鴛鴦已定于昔年，
鸞鳳得諧于今宵。

司馬元遂于袖中取出那柄扇來，說道：向日我得這扇，以為獲了一美人，不勝歡喜。誰知中途被捉，感戴悲歌，徘徊歧路。此時此景，言之難為情，不意只得一美

人。則此扇可為我們三人世好矣。今日二美同歸于我。赤繩既繫。無煩青鳥傳書。仗儂得請。漫清寶笈。寄信。可無佳句。以酬此扇乎。遂于後邊。又題一詩。詩曰。

夢裡巫峯豈是真。

飛瓊飛燕覩全身。

金釵半擁探花容。

猶是當年作賦人。

那一晚你貪我愛。自不必說。三人自此之後。每歲如賓。花晨月夕。夫唱婦隨。百分和美。歸至金陵。同事蕭氏。極其孝順。過了一年。二位小姐。各生一子。同姓。

就傳後皆登進士。列任顯官。至今子孫綿延。不絕於
人有詩一首。單道三人的奇遇。詩曰。

司馬風流獨鍾情。二婚才貌自傾城。

相與不作閨中話。青史猶然記令名。

我看司馬元。不過是個風流才子。遇着了窈窕佳人
成了一段姻緣。漢傳為千古佳話。還不如後選的吉
夢龍。一人身上忠孝節義俱全。奇人。做出多少
事來。更有甚於此者。

評

呂玉英春容覓配。一種柔腸媚致。占盡閨閣風流。
劉桂香俠骨豪情。不替兒眉男子。閱此傳奇。令人見
憐。又於人生如。何物司馬。元能兼有此二美。提由
作者靈心敏腕。種以奇情。逼真才子。逼真鍾情。天
下不必有是事。俱可作如是觀也。異哉文人之筆
也。

幻中真卷之一終

幻中真卷之二

烟霞散人編次

東石主人評訂

曲妓采人拜錄

第一回

小秀才三年前作賊

俏佳人燭下傳書

醒言可天地開闢以來遂分陰陽陰陽既分界
女以別媿及後世慾海茫茫莫識本來面目
源種。安知父母生前所以寒往暑來喜屬負

原世界花開花謝。無非聚散姻緣。若能空色。得
始悟無生。未脫輪迴。難登聖果。世間凡夫。落了
日。起來。迫。急。不得。一夕安眠。碌。忙。
那有片時歇息。無不通為酒色財氣。四個字。累
殺世間多少人。酒色最易迷人。財氣最易殺人。
你道在下為什。麼說這一篇。只因近日。有个癡
才。不是上界仙童。因他一念思凡。滿降塵世。後
來。受多少磨折。方成正果。看官們。耐着性子。看

在下慢，說來

話說明朝崇禎年間。江南蘇州府吳縣。一個有名的秀才。姓吉名存仁。為人忠厚。其妻張氏。素性溫良。德代好善。窮僧佈施。補路修橋。遇人悲難。無不竭力。慈悲。道人貧用。莫不盡心周旋。曰。苦于子息。感德。年近四旬。尚未有子。一日夫婦二人。備了香紙。到關聖尼庵求子。因而有孕。到了分娩之時。夢見一黃龍入室。見其子。就取名喚嘉慶。字扶雲。自幼眉清目秀。五

大面志。至四十五歲。都整一尾。遂與他作伐。已而交。隨
門。亦亮而吉。其男。遂之女。為妻。不幸。易德。身。其。其。
其。其。遂。與。女。兒。素。然。守。節。一。如。却。說。吉。其。其。其。其。其。
其。美。如。冠。王。下。筆。成。文。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無。不。通。曉。到。了。十。三。歲。上。遂。進。了。學。其。其。其。其。其。
不。成。即。親。戚。朋。友。莫。不。稱。嘆。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的。才。名。常。請。他。到。家。中。為。少。年。或。吟。詩。或。作。詞。其。
其。

妾却外遊春。葛王舉劉子長。曉日不見吉扶雲。燒
燄了幾色下酒。殺無。携了惠山泉。曉晴。晨走到扶雲
家中。拉他却外遊春。扶雲因同尊分上。不好相阻。又
得同了幾位朋友。走出閣門。過了山塘。到了虎丘子
人石上。葛王舉就命小廝。將毡條鋪在樹林之下。輕
聲低唱。弄盞傳杯。吃倒五六分地位。忽曉的烏鴉花
稍。鴛啼。嫩柳。眾人擡頭一看。只見綠柳叢中。花籃之
下。嬌嬌。兩個美人。咲指吉生。自言自語。唧唧。農心

若有顧盼之意。留連之情。舉友見了。謂扶雲曰。凡乎
素稱能詩。今日遇此美人。可無佳句。以紀春遊之勝。
遂扶雲鼓掌大笑。遂命書童文兒取出錦箋一摺。并
安房四寶來。就于席間寫出八首絕句詩曰。

一陣花飛過苑東。

相思今夜夢魂中。

天公巧計鴛鴦譜。

粧點全然是化工。

其二

綠柳芊芊滿玉堤。

長空一盞野雲低。

不羨醉裡銷愁處

無奈懷人竟故楚

其三

羞觀知史楚水成

巫山夢香柱為雲

待看來日相繞處

約此今朝瘦幾分

其四

花開花落草芊芊

今日今年最可憐

自是一番春色好

那管宿雨新含煙

其五

翠角皆傳情思多

空看簾外燕雙飛

呢喃好句無間語

幾情旁人可奈何

其六

每從花月夜長吁

那更蕭條酸鴨爐

獨立蒼苔尋閒看

芳容應比舊時無

其七

一鈞明月入窓塵

人值黃昏小語頻

試倩花陰問消息

露零芳草綠如茵

卷八

香飄天外吟吳汝

舟葉系風過小窓

片：為雲歸遠岫

坐峯十二句凌

出與。是與。衆友。誦一遍。莫不驚訝。失色。極口稱讚。道真仙才也。那日。酒微飲。至日暮。而別。只因這八首詩。辭將出去。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傳到他父親。存仁耳中。存仁回家。走入房中。見一妻張氏。因說道。此兒年方二八。情實已開。逐日在外。尋花問柳。恐怕做

出事來。反為不美。況且易家親翁去世。親母寡居。媳婦今又長成。不如央隔壁尼僧到親母家去議親。成就一花燭也。宗我二人一片心腸。張氏點頭稱是。遂着使女春英到巷中請了尼僧來家。張氏對尼僧說。知其詳。尼僧就領了吉家之命。欣然往易家來議親。却說那吳氏。年生一女。素娥。丈夫亡後。家中並無人照管。時常被兩個雜兒。易任易祐。逼他改嫁。要承分池。為日甚。吳氏過氣不過。把不得女兒過門。好將出

增替他轉。皇家事。又聽得女婿十分聰明。心中好喜。一日忽見元情到來。吳氏接見。款待茶果。畢尼
僧遂將吉家求親要成花燭之事。一一說知。吳氏做
笑點頭道。正是親母所慮。果然不差。男長當婚。六
當成。為父母者。自當配合。更不推却。尼僧回來。說了
親母歡喜許諾。吉存仁就擇了八月十五日黃道良
辰。絲羅既結。六禮告成。看。到了這日。吉家備了彩
轎花燈。鼓樂喧天。彩旗夾道。吉扶雲驛了一匹高頭

駿馬披了花紅。同着這班人。到易家去親迎門。首奠
。吉扶雲。跪于轎前。拜了四拜。抽身便轉。忽聽得一
个青衣。迴道。新官人。暫留。咳嗽。以手拭着。一幅
花箋。遞上。吉扶雲。接來。一看。見上面。寫着。金石錄。作
袍土車人。六帝冠首。下押着。屏比。鹿獨。宿山。前。與他
作催粧詩一首。扶雲看了。遂微。笑。道。這个。試官。到
也風流。但見。這个。題題。只如。難別人。如何。就難。起小
生來。遂沒。筆。得來。寫。道。

金蓮治步藏金屋

石上焚香時

條慢飛來翠柳鶯

竹屏穿出柳花塵

絕學對月：先齊

土簾莫花：影獨

華將交前對怨吟

木蘭用時地央宿

扶世焉完青夜無奴了花夢。因至秀房對小洞。這

个新官人真也奇怪，又不知他是古詩上抄來的，又

不知他是現成的，他不但惡索，幾過筆，且說

小姐你看這詩如何，那素娥按詩到手，細細詳玩，見

...

七

他筆走龍蛇。文成綉虎。暗上橋。奇逢說道。真个名不虛傳。我今嫁了這人。也不枉了郎才。女貌。燕兒外邊。道。上。喚。催。促。新人上轎。心中恐怕誤了良辰。只得。至。脂。傅。粉。束。帶。整。裝。出來拜辭母親。吳氏哭。啼。道。是。池。上。輻。一。路。風。光。不。題。再。說。言。扶。雲。走。回。到。家。心。中。暗。想。道。今。日。催。嫁。乃。是。百。年。姻。契。因。何。以。屋。比。鹿。獨。宿。押。韵。心。中。快。不。說。未。幾。新。人。到。門。出。了。轎。共。入。洞。房。扶。雲。揭。起。新。人。蓋。頭。看。見。新。人。蛾。眉。鳳。翠。手。

安委處十分歡喜。正要共飲。忽見一侍女捧手捧著一幅畫。畫上畫著一箇人。眼目一青。乃是一箇合聖詩。

兩草皆如翠青

綠結同心葉心

風湖短簾來紫

片羅帳上紫金

碧消嫩柳香

波映嬌容紫

二草既知今日

草這你怎解

後寫著。安委處。求科。告扶雲。看了。嘆道。又來。

我他。以牡丹亭驚夢上。兩絲風片。烟波西無八字冠
 首。以溪西鷄齊本押韻。幸喜的遇着。小生。若遇着
 二个人。豈不被他。難倒。說罷。就長起筆。拂開。江道。就
 于後。這和道。

雨意雲情透碧溪。

綠之嫩柳拂窓西。

風流每怨良宵促。

片月無端又曉鷄。

烟暝藥欄香跡遠。

淚跡芳樹玉有青。

西眉人近寶鴻遠。

一雁到五峯漫波時。

馮馬着夫吉扶雲袖。朗誦一過。呵。大笑。二人。坐
坐共飲。了。些時。忽見外。是親朋。大排席。這感。續
吉扶雲出去。共飲。見你賀。一杯。我賀。一杯。在。扶
雲。醉得。醉。大醉。扶入房中。去。眾人。各散。來。雲。走。入
房中。正是。夜。呼。時候。是。開。了。房門。看見。灯。火。有。相。兒
如。白。日。新人。坐在。灯。下。嬌羞。滿。面。越。覺。可。人。在。抱。入
羅。帳。共。寢。說。不。盡。枕。上。溫。存。插。不。出。余。小。思。交。四。是
相。感。相。憐。好似。黃。鸞。啼。嫩。柳。半。推。半。就。猶。如。畫。

僕悉為排，恰上鮮紅。正是棄王兩跡，就這新
全為神女雲踪。紫翠同枝，永作百年姻契。死
重裝當為千載于飛。正是病房花燭，不無人員

同聞

到了三朝，扶雲接新人出來。共親相宗，同拜父母。當
成禮，右俱來慶賀。看見新人，形容甚覺，體態如新。這
不願贊曰：此夫婦二人，相敬如賓，其氣不凡。下
時，扶雲也不往外間遊。他父母心中，亦覺喜氣，不覺

三今年頭生下一子取名蘇生。忽一日蘇家一女兒走來對吉存仁說道。家上母自小如毒藥。真是寂寞。雖小姐時常歸去。終是不能長久。今故請新主人同小姐一併接去。多住几時。道遺問懷。不知吉老爺可肯許否。吉存仁道。父母愛子之心。人之所同。我想親母又無兒子。車中一女。自然日夜想念。我如何不許也。回云。遂對張氏說道。你可與孩兒媳婦說。就擇了吉日。備下如家人儀些禮物。令她二人歸家。吉

夢龍領了父母之命。到了吉日。同妻子素娥。領了兒子蘭生。双双拜辭父母。下船而去。不知夢龍去後。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蓋克徒兩場銷辱

快書生一案增榮

話說吉扶雲夫婦。拜別父母下船。一路即景吟詩。到了虎丘山下。只見易家無數使女。在此迎接。扶雲夫婦遂上了岸。走進中門。過了穿堂。到後邊一所樓上。

昨日金蓮與夫兒下女兒兩處尋回來。二不日又與
平日的慈煩病處。一時却好。一應叫。最在病中
一服。好星。又拾的十分乾寧。一服。紅珠。也。出
起來。紅。靈。靈。時。開。掛。着。各。人。喜。面。几。上。放。一。个。方。料
香。燒。着。這。果。香。蘇。果。餅。甜。香。噴。一。時。又。至。晚。時
完。了。其。六。時。間。一。道。你。二。人。今。日。思。中。勞。頓。請。去。各
息。養。二。人。不。能。動。人。因。病。而。寢。到。了。明。日。言。其。靈。運
易。家。由。个。兩。家。不。好。不。去。看。他。是。這。兩。个。看。第。帖。子

十一

叫小無賴了。則易任易祐家中。那知易任是一人空
設空一姓。守不還將五石穀。納了一個空水
其初還賣是運的。到後來竟說是真的。全不把別人
放在眼裡。每日去演法。拜他。說早。直等至午。來。不
見出來。相會。扶雲心中。何通。我與他。是姓。王。我與他。
如何。這般。大端。這不待。而。及。不。易。出。來。不見。法。
扶雲。遂。問。家。人。道。小。吉。到。那。里。去。了。家。人。回。道。在。此。
等。大。爺。不。出。去。了。易。任。此。嘆。道。這。個。畜。生。如。何。這。般。

我聽他雖是一番文壇。今日到我家來。一奴不坐家
中。豈有何人。莫說我一日不出。你該等我一日。就
我一年不出。你也該等我一年。如何就去了。其是日
悉正在那裡查書。只見易祐走出來。同魚哥、魚河
遠被余怒。易曰。速將吉扶雲之事。送與余。余要極
快。必有其事。易休道。要報此恨。有何難事。他少年人
無不道。我輩幾日。請賦騙人。便這等。且放我。他
有可。是。我。和。你。到。二。奴。易。發。處。也。是。四。然。為。聖。詩。前

三

歌我伴：便請明日求二叔請小吉會面。尋地裡要
試些詩賦起來。他一時做不出。必然在此巧脚不佳
豈非當場立現乎。易任道此計雖妙。但是詩詞歌賦
我也不知是甚麼東西。如何便的。易姑笑道：哥，你
又姓孔家素娥妹子。自幼工于詩詞。別人不知你
我素聞素貞。何不先求他。叫他代作。不然可費過
小吉。易任依然道：我倒忘了。素軒老弟。鳥兒。他能出
這口氣。二人商議已定。遂到素娥房中。素軒言：姑

因喜亦回。易任見了素娥。遂深：作揖道。方纔：元
口：能我即速：出來相會。他因公冗先去。有夫迎接。
望賢妹休怪。素娥笑道：哥。與小妹都是至親。待何
拘禮。易任道：既是這等說。恕罪：阿哥還有一話。欲
與賢妹商議。但說不出口。又恐賢妹不允。素娥道：哥
哥請說出。小妹若可以代得勞。再照不允之理。易任
遂滿面推花。笑：低聲謂素娥道。實不肯滿賢妹。
因恐兄明日要往一處去會考。因這幾日。身子有些

兩落若不去。恐被人笑。若要去。又恐一時不能完篇。
望賢妹應允。愚兄遂放心前去。臨時見了題目。今。
纔來。并領此作去。素娥暗想。這小蠢才。不知又做
甚麼題目。我不免應允。待臨時再作區處。遂說道。
哥。肉身子困倦。愚妹自當代勞。易任見妹子應允。
心中歡喜。遂與易到易登處。出帖。明日請吉。
扶雲會而做詩。易發詩。那時是正月裡。過一夜形。
雲密布。朔風四起。降了一天瑞雪。忽見得古人有言。

半湖樂詞一首。單道這雪的好處。

然。揚。做盡輕模樣。半夜蕭。窓外响。多在
梅邊竹上。○未接向晚。廉開。六花片。飛來。無
奈薰。剎。空。騰。扶上金釵。

却說吉扶雲方纔起來。只見易發小廝來請他。遂戴
了片玉巾。披了黑貂裘。同着小廝走來。見易在易祐
已先在那邊等候。廳上並無酒席。惟見排下兩張書
案。棹頭俱放文房四寶。是與易發作下。了揖。易發開

去

口道。父聞賢。姓婿高。本今日此會。意欲請教。不識尊
意若何。易任透接口。蓮妹丈素稱吳下文人。這些策
論表判。未足為奇。必須要請教詩賦為妙。吉扶雲微
哄道。恁所算裁。易駁道。今日降下這瑞雪。就以雪為
題。要七言律一首。何如。扶雲道。極妙。遂生在西席下
一張淨几。拿起筆來。不一時。做就了雪詩一律。詩道
春風凜冽送餘寒。却憶王恭鶴氅寬。
霜滿衣裳天落。村邊鼓角露漫。

弄妙鳥影保靈液

近水花枝和月香

亦疑香塔同作賦

隋真離火認劉安

吉扶雲駕完精詩箋。走與易發易發細玩。良久讀海
好詩。上。果然字。珠璣。言。金玉。難置之唐人集
中。亦不可名得。透叫小廝快暖酒來。與吉言人問。幾
此事。且擱過不題。再說素娥正在房中早曉。只見易
一家了。繫荷花走來。素娥問道。你來做甚麼。荷花咲
道。大爺昨日夾小姐之事。難道竟忘了。素娥又問道。大

爺今日在何處與那個會文。你寔是，對我說明。方纔
奸做。荷花道。聞得大爺今日與吉相公。同在二房大
人處吃酒。會文與不會文。小婢却不知。說罷。在袖中
取出一幅花箋。遞與素娥。素娥接來。展開一看。見詩
題是雪字。暗想他原來要與吉生作對。我不免借詩
句嘲哄他。看他曉得不曉得。遂提起筆。在花箋上。寫
了几句。付與荷花拿去。却說易任。暗托易祐去取詩
後。他在那里搔頭摸耳。好不難過。屁股上。就是針刺

一紙坐又不住。蹶來蹶去。只管在門縫裡去探。日不見來。看。將吃干飯。速假說腹痛。對易發說要出去。易發曉他的毛病。叫小廝開了門。放他出去。易發出了門。竟致命的跑。過轉彎。一人對頭一撞。兩人齊跌在雪中。口中亂嚷道。那個凶娘的。撞我大爺一交。爬起來一看。正是易祐。遂回嗔作喜道。原來就是老爺請罪。那話兒可到手麼。易祐遂于身間取出詩卷所交的詩來。付與易任。也得了詩。又恐被人窺

見遂走到厨上去看。不一會。不解詩中之意。遂作
好詩。就放過急。走回東邊。帶几。磨墨吟哦。磨墨。欣
欣得意。著實在那邊抄寫。及抄寫完。只見吉扶雲走
到面前道。老舅。好得意。易易任道。不過苟且完事。為取
得意。我雲。遂將他詩拿過來一看。只見我上寫道。

一片一片又一片。

飄來飄去無停。

山河今日盡銀燄。

世界從此翻白面。

輕薄梨花帶露飛。

顛狂柳絮迎風顛。

只愁假質不堅牢。日出扶桑難久處。

志扶雲看了一遍微，笑道詩意雖佳。恐非出自老
舅手筆。易任遂变了臉道。此詩字字句句俱從小弟
肺腑中搜索括腸出來。如何不是我做的。期首我做
秀才的人。連詩也不會做一首。你怎敢輕說我詩。雲
道。非是我輕說老舅。但詩中之意。每多詭譎。似知非
出老舅之筆。曰。盡銀粧。翻白面。曰。輕薄。親任。又曰。不
堅牢。難久處。豈非明嘲笑老舅乎。說得易任滿臉

通紅頓口無言。連酒也不吃。怒氣而去。易任暗想。這恨小非君。若無毒不丈夫。今日被這一个小賤人。如此一箭銷辱我。若不謀死了他。如何消得這口惡氣。自此懷恨不迭。再說吉扶雲。吃完了酒。別了易煥。方走出門。只見兩個穿青衣的。拿着一張牌票。走近面前。叫聲吉相公。你在此快活。如今學院老爺。按臨江陰。行文到縣。限本月取齊。蘇州府奉學院的票。請相公。速對吉扶雲。聞了這個信。忙忙走到家。對岳母妻。

于說知。連夜雇下船隻。趕到江陰不題。話說那江南
的學院姓石。名鼎臣。原係翰林。欽差督學。其有才學
故人古塔。那些秀才。人：胆顛个：心驚。到了考期。
照冊點名。依號坐定。甚是嚴緊。石宗師點完了名。遂
將公案移在龍門下坐定。出了題目。一邊討范紅并
鼓樂。一邊取毛板人枷。要當面發落。文字好的。遂披
花紅鼓樂迎出。文字不通的。遂責毛板枷號示眾。只
見日未中。天字號生員來。交卷地字號生員告出

恭石宗師遺交卷生員。站在東邊。出恭生員跪在西
邊。宗師遂將天字號卷子。細玩一番。讀道。清新俊逸。
無一毫陳腐之氣。可嘉。可嘉。你是那一縣生員。叫甚
名字。取邊一人答道。生員蘇州府吳縣。姓吉。名夢龍。
宗師見他聲音响亮。人物風流。遂問道。你平日可有
工于詩賦否。吉夢龍應道。生員所學一二。宗師吟道。
自今是梅殘柳嫩時候。就以落梅新柳為題。三江四
海限韻。各做律詩一首。吉夢龍領了題。擡起筆來。就

于文宗案傍。做了二首詩。寫在原卷後。及至寫完。又

呈上。文宗取來一看。只見其詩道。

落梅限五在韻

新英豈以鹿林橫
片々西飛去晚恁

少頃遲延鶯出谷

鳥留模樣鷓鴣橫

雪浪依草看若雨

月影分花面欲凝

此夜不須吹玉笛

雪寒宵淺酒盈缸

新柳限四支韻

隋堤薄凍曳晴絲。

煖苑千條照水湄。

體淡不勞京兆画。

腰贏應動楚王思。

未來蟬鬢松玄鬢。

先許鶯簧啞翠枝。

最是陽關臨古道。

却人多少弔悲詩。

石宗師看完連聲稱讚好詩。又見他口不絕吟。

不停書輝毫落紙。真有筆掃青雲氣。慨暗想道。我自幼發黃甲。入詞林。文章詩賦。天下共推。不意此生才情。飄逸。更有甚焉。異日經濟產生。自是皇家棟梁。可裏

可喜遂開口道。吉。生文章必本經術。詩賦愛公。才情
自當為姑蘇首領。叫披衣紅鼓樂迎出。只見那西邊
的生員高叫道。生員易任。屢急要撤出來了。宗師遂
拿他的卷子上來一看。並無一字。遂問道。你為何到
這時候。一字也無。易任道。大宗師聽稟。生員若做一
字。就不通了。宗師道。你如何文字不做。就告出恭。易
任答道。此是生員舊病。一見題目。肚中便疼。出了書
房。屁也不放。宗師笑道。你原來是外有餘。而內不足。

聖、乎、張也。易任應道。我原是那有道。與那無道。那
那乎文哉。石宗師道。原來是個殺秀。叫鬼隸。頭號
毛板。重責三十。黑墨塗面。趕出去。易任叫道。還要着
生員妹丈分上。宗師道。你妹丈是那科。那一榜。姓
甚名。誰敢在我跟前討饒。易任道。我妹丈是這一科。
這一榜。新。未來狀元吉夢龍。宗師喝道。休得
胡說。快趕出去。易任出了學院門。撞見吉夢龍。就說
道。恭喜。我與你真。姊妹。一些不差。從頭看起。

來。亦早第一名。從尾看上去。我是第一名。你身上披紅我脫服掛紅。你吹打送出。我毛板打出。豈非一操呢。吉夢龍見他如此。便安慰道。賢舅不必過傷。自古道。今科得意者。盡是去年下舉人。賢舅片苦心三年。下科豈不是首領。易任道。多謝妹丈相勸。遂作別而去。不知易任道如何保復青衿。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設奸謀嬌娃命

逢酷吏壯士含冤

話說易信。自考了劣等回來。無顏見人。日。苦逼孀
娘。田產變賣。恢復青衫。吳氏不肯從他。就逐日在
家打罵。竟不由吳氏作主。將他田產房屋立契賣與
別人。吳氏受氣不過。一病。未及半月。病勢愈重。
吳氏遂嘆口氣道。我孀居半世。與生素嫌。今病勢如
此。料難再生。不如趁早寫下一紙批書。將幾畝田幾
間房屋。與女兒。作個遺念。這兩個女兒。我在生。尚且
如此打罵。我死後。那得他幾張紙錢。到我坟上燒他

不索。淚注。遂咬破指尖。將血寫道。

立主批母吳氏。月人易門二十六載。不幸先夫易
適身故。膝下無兒。孤影。園中有女。弱。車形。
遺虎姪易任易祐。妻通氏。塚分田產。氏遂剪髮
自誓。以示不再嫁。念氏雖非名門大族。然登甲科
者有人。登鄉科者有二。不能為孟光之舉案。願効
共姜之相舟。但連年多病。誠恐幻質。遲。半月沉
疴。尤慮桑榆莫保。千金原產。盡被虎吞。數畝瘠田

聊遺幼女。今將楓橋下庄田三十畝。庄屋五間。批與女兒素娥執掌。以為異日燒化之資。恐氏死後。好或不遵氏言。妄行侵奪。可執此批赴公。哀求當道老爺。憐憫作主。萬代陰功。恩如再造。恐後無憑。立此血批為照。

吳氏罵完。遂叫女兒女婿到床前。將血批一紙與他分付道。你母親守寡一世。並無所遺。只有幾畝薄田與你。若你父母無子。可同吉官人。住在庄上。叔也

身。兩耳朝月。第燒化紙錢與你父母。我就死也。如
說。那鬼。哭。哭了幾聲。沉。不醒。人事。吉扶雲夫
婦。連叫不醒。只見四做冰冷。一夢黃泉。二人大哭。一
場。一而收拾衣棺殯殮。一而去請僧人來超度。易任
兄弟。看也不來一省。惜在背地歡喜。直到七。已完。
易任易姑。遞開口道。從來女生外向。今日三婿已死。
家資當歸我二人。你姓吉。我姓易。你又非我易家子
孫。如何霸占我易家產業。你好。搬去就罷。不然。我

將你送官。把你二人作賊盜論。吉扶雲遂對素娥說。自古道的好男兒不吃分外飯。女子不穿嫁時衣。這幾畝薄田。要他何用。不如還了他。我們回家去住。到落得乾淨。素娥道我亦非恋這幾畝田。但我母血批。臨終付托。何忍一旦棄之。不如構屋到庄上。住一年半載。再作區處。二人遂即日搬到楓橋庄上去住。不題。再說那易任與易祐計議道。三婚雖死。家中產業。豈歸他掌握。但是那小賤人說我有血批為語。如何

是霸占這幾十畝田。我心中甚是不願。從來斬草除根。若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我不如訪小吉不在家時。多着几个小廝。到他家中。百般凌辱。搶了他的莊。擄了他的衣貨。婦人家。受成逼不過。自然尋死。待那賤人死後。我只說是吉扶雲謀死妻子。使他問成大辟。止留下兒子蘭生。我想他兒子幼小。沒有父母。看顧。決死無疑。豈非一計害三賢乎。二人商議已定。只等吉扶雲出門。便好行事。不意一日吉扶雲往

城中會考。易任遊統領家。僅數十多人。到他家中。將
他批搜出扯碎。衣貨罄擄。不由易氏分說。亂推亂打。
毒般辱罵。易氏見丈夫不在家。料無人解救。被他威
逼不過。走出門來。將身投入門前池內而死。可憐紅
粉佳人。竟作湘妃侍女。後人讀至此。作詩吊之。詩曰。
牛郎何事渡銀河。織女空拋月下梭。
生前未遂風流約。月殿人間負顰。

又

露透花光冷浸衣。

廣寒素影色霏微。

却道舞棹中流急。

鸞散鴛鴦燠不飛。

又

三生臺上結前盟。

知在仙官第幾名。

赤鏡綉鸞驚鴛鴦。

月下空歸環珮聲。

又

落花流水日年人。

腸斷東風淚點愁。

雖然白骨埋芳草。

新竹人問並蒂蓮。

當時騷人墨客。題咏甚多。不可盡述。但素娥死後。雖
近人家。每于夜靜更闌。風清月白之下。常見彩雲縹
緲。鶴淚青霄。猶依稀見素娥往來于雲際。此是後話。
且擱過不題。却說當日易任見素娥死後。將吉扶雲
誑回。拖倒在地。棒頭銹尺。打的遍身青腫。易任大聲
罵道。這畜生。我三壩有何負你。他死未及半年。你遂
將他女兒謀死。吉扶雲有口難分。好似半空中一個
霹靂。不知是那里說起。無言可答。易任遂把索將吉

扶雲拒捕。扶雲的父用。全死。不曉。憐。合。之。長。與。易。和。
劫。个。敢。說。一。句。公。道。話。直。到。明。日。清。辰。蘇。州。府。理。刑。
投。文。易。任。手。教。一。紙。狀。走。到。理。刑。衙。門。高。聲。叫。道。生。
員。易。任。告。人。命。重。情。求。老。公。祖。面。允。理。刑。叫。拿。狀。上。
來。在。公。案。上。展。開。一。看。

生員易任。為殺無辜真命事。痛姪易氏。原媒萬。
選吉夢龍為妻。不料夢龍逐日飲酒賣花。不務。
正業。費產討妾。恨妹見阻。禍于某月某日。持刀。

殺死。拋屍池內。地隣符洪見証。死法極奇。伏乞
天臺批准。親提雪恨。上告。

話說那蘇州府理刑姓白。各有冤。雖是甲科出身。事
人又貪又酷。有錢作生。無錢作死。人都叫他為「物
靈」。那時他看了狀子。就起个不肖之心。遂道。人命重
情。必須要細審。如虛反坐。你可知道我的講話麼。易
任連。打恭道。生員知道了。理刑遂抽籤一枚。提起
蘇筆。寫克犯吉夢龍。請吳縣監中候審。易任知他

是个脏官。就送他三百兩銀子。要結果了吉夢龍一條性命。當日神差將吉扶雲送到吳縣去收帶。那吳縣知縣姓張名鳳。原是个孝廉出身。平日素慕吉夢龍的才名。今日見了他。到有憐惻之意。無奈是白理刑送來的。又不好放他。只得將吉扶雲送在署中與了收帶。打發押差回去不送。再說吉存仁夫婦自生了夢龍之後。又生一子。名喚夢桂。他是夢龍同妻住在庄上。平安無事。心中到也不十分掛念。一日心驚

胆戰。忽聞夢龍山信。夫婦二人齊哭。倒在地道。我那兒子。婦只望你百年請老。白首同歡。誰知半路分飛。翻成話柄。痛哭不已。存仁道。哭也無益。不如及早到監中。去看龍兒事勢如何。張氏道。此言極是。你可速去。言存仁就帶了些銀。走到監門首。卻此禁卒。再無一人肯替他通傳。講知有个舊規。凡新進犯人。與他三日飯吃。就要飯錢。水錢。油火錢。打掃錢。上號錢。杖骨錢。逐件清楚了。纔許他親人相見。不然就一

年半載休要相見一面。吉存仁訪知了有此病規。只得取出了幾兩銀子。送與禁卒作費用。禁卒方引存仁入監。與夢龍一面。存仁見了兒子。好不心酸。不覺兩淚汪汪。道我的兒。你父只望你接官。祈禱誰想倒做了月裡偷桃。如今做出這般事來。教我與你母二人。將誰依靠。說罷。又哭。連監裡監外的人。見了無不下淚。夢龍勸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替文王囚于羑里。公冶長斃于螺絲。孩兒今非有罪。雖在監中。難

道就無出頭的日子麼。父親不必悲傷。若念孩兒冤枉。兒今做成訴詞一張。父親可到台刑尊處。訴明此事。或者還有出頭。也未可知。存仁道。我兒受此不白之冤。你父自當代你訴明。遂袖了訴詞。竟向理刑廳來。適值刑廳在堂審事。存仁拿了訴詞。跪在外邊喊道。生員有冤枉事。上訴白理刑。叫拿上訴詞來看。

生員吉夢龍。為殺命篤命事。妻易氏。幼失父長失母。依生十年。育子蘭生。禍遇虎舅易傳。爭

屋釘也。乘由他符。統領家奴。勤上怪。進入宅。鑿
 虎室物。悅書生。妻理清高。毒成過。安也。沙。日。級
 死。高。思。果。惡。過。堪。而。兼。逼。妹。除。毒。難。逃。然。無。功
 乘。紹。夫。三。章。早。年。在。念。上。一。生。守。以。昏。飛。兩。層
 妻。聞。中。法。女。竟。阻。奇。變。法。也。
 天。靈。明。鏡。高。懸。照。萬。物。無。隱。雖。好。味。惡。事。在。明。是。真
 京。上。訴
 白。刑。尊。看。了。一。遍。拍。案。罵。道。你。這。生。員。好。不。知。羞。愧

兒子教了人，全不想計料理。反來訴寔。我這幾日到也，忘了幾時。原差到空中，提出言夢籠，即日聽審。不知若夢籠此審，是禍是福，且聽下回分解。

評

素賦入水而乘雲上界，扶雲垂鬢而夢飲仙漿。朕常持杖毫無遺漏，白有雲塵動口吻。酷肖貪官今老日，進靈多矣可勝姑嘆。

幻中真卷之二終

幻中真卷之四

個瘦散人曲

泉石主人詩

兩枝呆人評

第四回

菩薩現忍釋惡毒

妖孽形罪誅不法

話說吉慶龍當日被白理刑令差押去寄在吳縣監中候審。更是指望吉家來料理這事。等了許久。全無見一人來說。今日在堂審事。忽見一人來呼冤上訴。

連州叫拿上訴詞來看。見是吉夢龍的訴。豬肚皮好
不發。極況又得了易任三百兩銀子。那管吉夢龍的
死活。就叫原差提出吉夢龍及原告易任。即時審斷。
差人領命去了。不一時。差人把原波一齊拘到。官地
刑先叫易任上來問道。你的妹子如何原波。原波說。
首至末之事。投。說來。本屬代你作主。易任道。原波
所告之事。是因三叔無子。早生一女。許配吉夢龍。為
及叔婿亡後。金產業俱歸吉夢龍。他因得。原波

多橫財。逐日在外。燒一雙暗博。全不噴家。這也能了。近日又相與一個婦人。賣產業。集討他為妻。老大人。天下婦人。家吃暗的。最歹。妹子自然不容他去討。與他角口。他遂忿恨妹子。把起利刀。將妹子殺死。他屍池內。也有地。隨符。供作証。白理刑道。你說這話。可有理。不必講了。令下去。再叫吉夢龍上來。問趙易任告你殺死他妹子。自是真情。為何殺死。從實招了。免受刑法。吉夢龍道。易任誣告。生員。生員自當從實告真。

生員妻父早亡。妻母守節。生一女。許配生員。禍因于去年。易任。考了劣等。這妻母田產變賣。深復衣衾。妻母不肯。他就由妻母作主。竟將妻母的肥田美產。一盡賣完。妻母受了這口惡氣。染成一病。不覺身亡。臨亡時。寫了批書。付與生員。將幾畝薄田。叫生員夫婦執事。為後來年節紙錢之費。不意易任。心跡不肖。欲盡佔田產。頓生奸計。乘生員往城中會考。遂統領豪奴數十人。到生員家裡。將寶物批書。一盡除去。

妻子與他理論。他就百般毆打。妻之投訴。縣門。或序
難堪。不得已投池身死。此話俱是實情。望公回
主。自埋刑道。你這些話。可支吾。我曉得你的狼心
狗行。若不夾。你必不招。叫左右取夾棒過來。吉夢龍
道。我是生員。怎好夾我。一理刑怒道。你說是生員。我
豈肯你不得。就是皇親。犯法。罪同庶民。快夾起來。衆
人不由吉夢龍分說。拖翻在地。如鷲捉兔。動也不得
動。一動夾將起來。可憐吉夢龍。一時被夾。痛苦難宣。

只是亂叫亂喊。並無一字成招。傍人觀者莫不叫屈。白雲刑見吉夢龍不肯招。心中焦燥。遂叫取短夾棍。過來再夾。衆人又把吉夢龍掛了。知夾棍。從新夾起。再敲邊棍。敲到二三百下。吉夢龍受刑不過。遂大聲叫道。你莫不過得了自家三百兩銀子。要夾死我。就被你夾死。也沒有甚麼招。白理刑見吉夢龍說出三百兩銀話來。恐被傍人聽見不雅。遂叫點了火棍。說道。如今也不必夾他。他妻子自然是他殺死無疑。

遠富堂判了番語

審得吉慶龍嗜酒貪花不務正業逼令討妻弟
係真情持刀殺妻豈云重傷其心較王魁而
更甚定其罪比王魁而尤重按律擬絞決
充軍

當日白理刑將吉慶龍定了絞罪仍復收監眾人將
他抬至監中但見他三魂渺渺六魄依依觀者無不
淚下有同學朋友葛玉峯乃是吳縣一個飽學秀才

作古風一首。讀之。其詩曰

世事俱如夢。惟君夢不儉。白面生悲楚。

紅粧死哭秦。驚壽今已矣。鴛侶復何尋。

浩氣存千古。丹心報二親。金鏢不畏火。

玉琢顯精純。不受權奸侮。方知蕙性真。

却說吉夢龍受了酷刑。眾人抬至監中。口裡冷氣直
出。昏。不醒人事。唯心頭尚熱。眾人將絮絮破。裹了他
的。身子。放在床上。誰知吉夢龍沉。睡。且。但。鬼。雲。於。

飄渺烟月蒼茫。別是一番世界。而前見一座高山。巖
壑疊嶂。古柏蒼松。瀑布飛泉。奇花異草。密佈其中。
間露出一个草亭。吉生走到亭前。見亭內有一道人。
坐在那邊。手執麈尾。杖掛葫蘆。他見吉生走近。前
就站起身。說道：貧道稽首了。遂請吉生席地而坐。拿
出一隻破瓠。斟滿葫蘆中酒。頃在杯中。叫吉生吃。此
時吉生正在飢渴。更不推讓。接過手來。一飲而盡。真
是瓠葉玉液。香美異常。吉生就問：道人在那裡結寮。

五

這般美酒。如今領我同去大家吃了一醉。道者笑道：你這个痴書生。此酒非凡間之酒。無處得沽。只因你有仙風道骨。今日堪遭法網。該有十月之交。靈應了十月後。自然解脫。將塵尾一拂。口中喚道：你是草草。帶泥隨處落。節節生根。非凡間吉生。聽了。遂轉身向前。請問其故。被他將手一推。滾入山中。跌將下來。大叫一聲。出了滿身冷汗。嚇得那監押的人。齊聲叫來。問道：你死去三日三夜。如何纔醒。言我與道者。

个司夢。遂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衆人聽了个驚
訝。神奇。那些人也有拿酒來與他吃的。也有拿菜
與他吃的。不一時吃得又醉又飽。竟走將起來。伸手
心脚來摸一摸。毫無痛苦。吉扶雲想道。果然奇怪。我
這幾日身中痛苦。從沒有做詩。今日身中無恙。不免
以此酒興作一篇詩文。消遣悶懷。遂提起來。就在那
西垣壁上寫道。

八月之望。禁守西垣。適見月影。滿空花陰。滿地。

萬籟俱寂。孤雁驚飛。臨風長嘯。對酒悲吟。因感
連年零落。遭遇不辰。有言難言。自憐開口人。誰
無路堪投。孰念閉門身。老此精神何限。此意何處
伸蒼。而泣訴俯冥。以替然談心。談志。感遇
隙之榮華。談偈談玄。悟夢幻之泡影。眼前山青
水綠。孰者為真。世間月白風清。何者為假。唯餘
空生滅。始悟無生。覺天地為戲場。見人情似夢。
半生事業。竟付東流。念世間浮名。如月燭。

湯既去大夢。蘇州府已矣。子孫前。子孫後。此水
之間矣。

吉生寫完。擲筆大失。自比吉洪雲。遂有出世之心。道
也。且不題。再說蘇州府。理刑白有靈。會曉異哉。不知
蘇州百姓。被他破了多少人家。那曉城百姓。個個含
冤。人人切齒。督撫兩院。見他如此行徑。各上本參了
他。那些秀才。又齊。哭廟。文宗又上了一本。聖旨下
來。革職。審定。丸單。臨起解。縣被這些受害的人民。把

他衣服扯碎。又將黑墨塗了花臉。又把狗糞塞了嘴。嘴。渾身打的青腫。幸喜遇着吳孫知縣出來。勸開眾人。送他出境去了。這也不在話下。却說那一年八月中秋時候。天上彗星出現。大如雞卵。有數道毫光。照耀如同白日。半月不散。京師裡邊又地震數次。鈇天監奏彗星現地震。主天下牢獄之中有冤枉之人。願聖上頒詔。恩釋無辜。聖上依奏。遂命翰林院草成詔。早頒行天下。大赦無辜。無論已結案未結案。已發覺

未發覺者赦釋放。敢有以故前事來告者。即以其罪
罪之。是日蘇州知府照讀過。認滿城官府。遂出了小
諭。要清監中囚人。那吳縣有个當家孔斗。姓趙。名士
原是讀書人。出身。與古扶雲有八拜之交。他遂將
夢龍的案卷。接了救。拿上去。與張知縣看。那張知縣
素愛古夢龍的才名。又知他是冤枉。因自出州與
他辯。不好放他。如今白瑛刑又充軍去了。况又是
恩赦。張知縣落得做情。即刻叫禁在監中。提出古夢

龍承。常堂釋放。那時吉夢龍蒙聖旨恩赦釋放。走回家中。他的父母兄弟見了夢龍。又悲又喜。將從前的事。大家敘述一番。他母親道。我兒自去年七月初一日入監。到今年五月初一日出來。整整坐了十個月。監好不教我懸念。你兒子蘭生。無人接養。你兄弟許主。過幾陳家去了。聞他到是得所。也恐龍龍。亦不是重生。那管兒。不淺。將夢中之事。說知。六月。來。但是前定數。一日不多。一日不少。十月。荒井。

業事在人。成事在天。夢龍道孩兒記得曉半曉。中逢
父母。如夢初醒。我想世間虛名虛利。有甚用處。真得
父母康健。兄弟長成。我今死裡逃生。意欲別製步瀾。
雲遊山水。受用些清風明月。靜裡光陰。不盡父母可
肯容否。父母這開口道。我兒。受此一番挫折。大難不
死。後來必有好處。何苦以有用之身。而置之無用之
地乎。若說心中納悶。可相且往名山大川。消遣一年
半載。回來。庶龍道孩兒是個讀書人。出門恐被人盤

問不知權時。跪在空門。到樂得隨處為家。可以遊情
山水。異日相見。而動再。歸。是以不遲。當日商議已定。
明早吉扶雲拜別父母兄弟。遂去尋一個相知的和
尚。道號藏密。要他同往杭州去遊玩。藏密道杭州雖
是個好去處。但你是個書生。不識釋家規矩。尚到了
叢林裡邊。你一事也。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先往家裏。
我俗家在那邊。朝夕可以照。常。况。荆溪山水之地。亦
盡可遊玩。吉扶雲遂依了他。竟往家裏。不說。再說。易

位聞知吉扶雲遇赦出來。心中一驚一氣。遂成了一
个瘋症。逐日在家。胡言亂語。見鬼見神。家中雜主兩
人。大學人言。妖異百出。一夜易任同妻子睡在房中。
忽見一个大漢。黑面紅鬚。走進房來。竟把他妻子扯
去。就在房中地板上。強姦起來。易任又吃了一驚。明
早周氏起來梳洗。鏡中一照。只見滿嘴紅痕。眾人共
聞。共見地方。驚為妖異。去報了官。廉知縣逐出錢一
枝。叫拿妖人。易任周氏來。及拿二人到官。見周氏嘴

上的紅鬚一根也沒有。知縣大怒道：「易任妖言惑衆，遂將他夾起來。易任受刑不過，竟承認了妖言惑衆。又打了三十板。收監未及半月，竟嗚呼哀哉。所謂名未列于人羣，身已登于鬼錄。當日易任既死，滿城人喜悅，遂編成口嘲一篇。嘲曰：「

易任妻，生紅鬚，三十毛板喪滿梁。
學言大，兩頭鬚，妖異百出鬼神啼。
人謂能定奸頑種，地獄鄧都受你欺。

張知縣恨易任奸惡異常。是將他身產八官。妻子兒女。流徙邊外。即日起了批文解去。不題。看官們你說。這步龍被人誣告。問成死罪。宜乎再無生理。竟反放出來。這個易性。又沒有人去尋他。好，坐在家中。見點見神。家破人亡。為萬世唾罵。却是怎麼說。自古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言步龍。就是為善的報。易性。就是作惡的報。古云。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受龍題詩了悟。便思出世。而一殺就行何等虛擲。
婦女生幾理所必無極言天報。然今之丈夫。具有
鬚眉。好作兒之態者。吾亦視為妖孽之類也。一

第五回

龍池寺戒智老頭

四湖邊夢龍遇俠

說這古扶要同了戒。來到宜興地。面以雲遠說道。
我今爲了這博。無人曉得我的脚。不如隱姓埋名。

到了這處，那清溪就叫做飛龍潭。只聽得
水聲響便了。那潭水，我這官興，有刺溪十里，那潭
潭龍池，是个好法。如今又是天下第一，那潭水
在那邊，隔溪，法法，玉卷，好不熱鬧。我們不免走到
潭去，隨意藏身，遊玩。二二人，還收拾行李，一路
而行。但見高山峻嶺，巖壁飛泉，青松白石，蒼翠不
盡的景致。行不上三十里路，望見一個寺院，走將進
去一看，只見匾額上寫着芙蓉神虎四個大字。二人進

投了車。就在那裡安歇。戴智遠往山前山後看了一
遍。有龐公三到亭。和英臺讀書。他一時詩興發。就
提起來。就在那亭子上。寫了三首詩。

龐公三到亭

龐公三到處。寂寞萬山圍。
流水穿林過。閒雲護竹扉。
春頭聞虎嘯。天外見鳩飛。
獨坐空亭裡。兩人竟不歸。

祝英臺守

為愛名山曉 初照不可無 深奇重也領

憶古一登臺 碑林相思字 雲烟作戲水

不知青景外 明月夜里來

芙蓉夜宿

靈藥三三入 懸崖滿碧茶 亭旁三弄琴

泉如五鳴鐘 石自開元種 雲霧太古封

同遊探幽處 夜宿青芙蓉

得寫着雲遊道人裁有題二人處在那裡宿了一晚

7

卷三

五

明早起來吃了早飯又行看，行了三十多里路遠，遠又望見一個叢林蒼松夾道古柏成林。一個天官執藏智遙指道：「這一個料然就是龍地。」二人又走到一處，巧是善權古剎，藏智就問一個小沙彌道：「這古剎到龍地，還有多少小路？」沙彌道：「還有二十多里路。」道：「今日走不動，如何是好？」沙彌笑道：「此是十二里路，你莫注眼，待那今早，待天色昏黑，早下雨。」

樓被利等上友

時辰夜月出第

會開學亦感集火

有吐書此書是王

古殿而候谷對境

空山雲海霧霧下

殿遊此後歸何處

欲訪此聖何答陽

沒幾二人就在這裡歇了一會。明早二人各領一

龍山玩水。直走到日影西沉。忽見前山又有一座高

山。二人攀藤附葛。過了幾段。看見方伏虎石。流心也

棲霞。龍潭。無幾好景。界藏智觀。玩良久。嘆道。真

幻中真

卷三

仙境也。誰知你們這些人如此受用。紅塵中客爭
名爭利。那得有此清閒。竟他往日雄心。付之東洋大
海。未幾而明月松關出。清風竹裡生。忽聞鐘磬之聲。
從仁聖裏。遊飄渺而來。寂密指道。那邊就是龍池大
殿。這些僧人。如今做個誦誦了。我們如今不可延遲。
早些去投單。二人走進山門。送了單。知客引到
到客房。安歇。二人進至那裡。一日過。一陣子
半月。清溪山中。雲致幽也。常用得。數下。但不知。

奉一函一引。幾曾走到大觀寺去。看一觀。先丁一。一。忽看見案上。放着一管大筆。一塊古硯。一條頂棚。遂動起詩興。因說。這這樣好去。更豈可無詩題。以且。寫案上有筆墨。我不免盡興一揮。遂磨淨了墨。就在。那粉壁上。大書起來。

名蓋信宿靜聞聲。

篔簹榭新詩寄遠公。

水浸山田千頃碧。

香來寶座一燈紅。

汀稻陰晴通爽且。

猿鶴聲悲入夜風。

一 燕 諸 天 帝 夢 境 吐 心 何 必 倚 控 呵

後邊題了法號友終寫完只見一個和尚走來亂嚷
亂罵道你是那裡來的定樣一個狐狸全不知佛法
此大教上乃是太和尚說法之所涕唾俱不許污
佛地你如何把黑氣纏心裏塗得滿臉黑黑你幫
道瞎了眼不見大和尚的示諭麼罵的這个滿臉
言可答只得陪着笑臉說道是我不是我不可
尚怒道不是你不是難道是我不是這氣忿

書進去。書說：「玉華，你叫侍者出來，我即叫
着就走出來，到大殿上，將粉壁一看，了一會，見是
一箇七言律詩，讀了，將這詩從始至末，一
抄了，及至抄完，即拿此詩走入去，與玉華觀看。玉
華接來看了，說道：「此詩乃是文人之筆，非以下之人
所書。知者去查，叫小童進來見我，知客領命出來，可說
藏書被那和尚寫了，一場。即走到客房，將這詩對藏
書說：『藏書，聽了這話，大驚道：『我叫你不要狂放，你

還不也。得我們倆家的規矩。好不利害。高做壞了事。就要頂清規。燒眉毛。焚衣車。打打罵罵。上戒下。這一番。添添。嚇吓。手足無措。因說。這如今。竟。這。這。此也。無計可施。本我。原見。三。十六。霄。不如。是。高。上。高。滅。辭道。你。說。解。是。遠。急。一。收拾。行李。走出。山。門。只。見。後。邊。七。八。個。和尚。眼。頭。狠。騰。趕。將。上。來。把。衣。車。搶。去。竟。不由。他。二。人。分。說。把。二。人。扛。了。就。走。一。入。山。門。別。了。方。丈。請。二。人。放。下。二。人。戰。一。兢。一。跪。在。下。邊。上。奉。還。

問道那一個叫做藏賢。吉扶雲道：小生就是藏賢。因一時任放，觸污佛地，若要責罰，只打小生戒尺。我知罪重的事。王莽笑道：我且問你，果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是誰對我講吉扶雲道：小生是蘇州府吳縣生員。對言為夢龍子扶雲。遂將從前的事細述了一遍。又將如何娶出家的理由說了一遍。上奉道你的浴。蘇米三孽債未氣。後世還有許多的事業。要在你身上做。如何今日西人做那出世的人。直待二十年後方

善遠奉我今日有口何獨無付汝。可年能在此。家必有應驗。

指日超 北顧直人。徒今記取。關甲軍用。會時各

上奉說完了。偈語又云。曾道你二十年後。功成身退。四不可。速速榮華。速速。小和尚還了衣鉢。送他一人。下山而去。他二人下山。晚行夜宿。走了兩日。方到宜。縣門外。林邊。林却說。那欲溪村居住的人。原是用。

國徐文清公之後方圓故聖俱是徐家的人。其詩
綿不絕人情濟，成是無數鄉紳大老。公行十餘年
兼人人好客。頭有孟嘗之風。門前中道。亦來不絕。
且山為水秀。果然好个去處。吉扶雲在那裏。幾
時。那此新紳公子。認得他會做幾句詩。并
樹。也有同他花前作戲的。也有與他月下談
日的。唱詩酒。遊志琴棋。吉扶雲也十分快活。不
月如燄。光陰似箭。秋天過了。又是冬初。有幾個朋友

丁巳

卷三

六

請他飲酒。吃到高興地。忽然說起荆公福地。玉女
仙潭的好去處。言我輩聽了。不覺手舞足蹈的歡喜
道。有這樣的好仙境。如何不早些說出。明日須要去
此玩。到了明日。邊催了如隻。同了幾個相知朋友去
遊張公玉潭。諸勝處。見得即仙境好處。言狀雲俱有
新題。以記其勝。

遊張公洞

賦發懸崖列年行

洞裏懸崖可逢迎

山琴月落泉空鎖

青鸞烟裏對儂明

自謝看山田有賦

空教吃石忍儲聲

扶藜偶得前來路

猶記新芝照客身

遊玉女潭

玉女虛無只鳥空

八歌人吹瓦筒中

猿啼啼聲可山頭

鳥啄寒林一樹風

草色倒拖波底紅

露花似錦水邊紅

當年勝蹟人荒絕

依舊青山點化工

自張公南孤天窟棋盤龍漱仙潭請勝

玉壺書信久無憑

洞口桃兒試未生

神女空傳度夜月

仙雲忽發冷松檉

天寒龍夢蕪岑寂

風咽松聲帶翠鳴

再向石虹橋上望

一時歸路萬尋蹤

自此吉扶雲社立興賦詩飲酒整日住了三年忽忽

想起杭州遠對燕察道荆溪山水已畧領遊了何是

餘杭風景未知如何我們不免去遊玩一番了却半

生之類。二人遂買舟而去。竟不回家。在路行了五六日。早到杭州地面。覓了一個靜室住下。住了三四日。就是那西湖天竺靈隱寺。飛來峯。這地有了去處。無不遊遍。去扶雲盞。對藏密說。道我們出門遊。這山水已經三載。家中自然懸念。不知今日多買幾瓶。酒。叫一隻小船。再到西湖玩。見人家把酒。盞盞。明日就收拾回去。你意何如。藏密道。此言。海。三載也。該回去。遂買了酒。備了菜。般。叫了小船。人。

携了酒。教上了小船。放在西湖中間。熱氣起。酒你一
杯。我一杯。二人吃的十分盡興。看幾瓶美酒。吃得
瓶之罄矣。此時吉扶雲詩興又發。作起來。拿紙書。西
取出文房四寶。將一幅白綾。攤在船中案上。就磨墨
展筆。作了三首七言律詩。寫完。遂高聲朗誦。其詩道
朱家官闈事。他。烟鎖蒼苔久。幽
山色。照來烟翠路。湖光侵入故
綠草。有合堪留醉。青島無情。慢記愁。

斜日西冷食火坐

相携明月上蘭州

其二

日上蘭舟興不窮

西湖逸度酒旗風

散歌豪氣隨燈火

和議優游火武功

瓊瑤喜從芳草綠

琴樽聊向故人同

看山莫訝歸來晚

陌路雲平滯客中

其三

汗漫來遊夢亦空

鷓鴣聲裡到亭臺

丁巳

卷三

止

舟依絕壁人千里

月傍寒城水半篙

樹色輕籠蘇小墓

江風暗逐伍員濤

馬將霸業輕吳越

不抵西湖醉六橋

吉扶雲正吟得高興處忽聽得一人高聲大叫道好詩好詩吉扶雲抬頭一看只見一隻六棧艇中間坐着一人寬袍大袖赤面虬鬚相貌非凡吉扶雲遠路起身來將手一拱道老丈小生得罪了那人大笑道尊兄高才豪興小弟已在此領教多時了尊兄若不

棄卻酒盞。過小船來。同飲三杯。以談心曲。吉扶雲聽了。即全藏家。走過大船。只見他船中。帶了兩個妓女。排下一席精美飯。邀他二人同坐。吉扶雲道。正好同坐。那人道。說那話。以湖之內。皆兄弟也。此則坐何妨。他二人遂坐了。吉扶雲便問道。是丈人。自何處。高姓大名。那人道。敝府徽州。在下姓汪。名可。與諸問尊兄。仙鄉貴表。吉扶雲道。小弟蘇州府吳縣。姓吉名萬龍。字扶雲。狂百萬道。在下看尊兄青年。風流。

西。自是壇坫中人。方纔見尊作。有感慨悲傷之意。却是謂何吉扶雲。遂將從前的惠細。述了一遍。又說如今無志功名。留情山水。飄泊江湖。已經三載。汪百萬。漢道尊兄如此高才。豈久居人下者。況今當大興之年。正是朝廷用人之際。不思安邦定國。反欲留情山水。自甘為無用之人。尊兄舍大而圖小。吾不為尊兄取也。吉扶雲道。小弟非不欲取功名。念長安路途遙遠。家裏不能前進。汪百萬道。小兒應鍾。現在北京。

編監在下。正應進京去。看化紅雙。恨已叫下。兄弟欲
進京。可與在下同往。一路盤費。俱不必費心。吉扶。乘
尚力。猶豫未決。藏密。透勸道。如此機會。斷不可錯過。
倘取得一官回來。也替你父母增些光彩。你若進京。
我明日就回去。替你父母說知。教他不必掛念。叫我
與你同遊三載。一旦分離。貧僧也無以為贈。有偈言
二首。奉贈吾兄。說罷。就取一幅白綾。寫了二首詩。送

南浦東雲鎖暗村

紅亭黃葉點離尊

廿三

只愁人去江無色

漫道書來紙有痕

侵夜蘭膏燃越蕊

欺霜梅月照吳門

知君明日青絲鏡

覆板溪橋跡尚存

其二

花時選勝到水邊

葉落江門又點然

吳我孤燈驚漏轉

看君寶劍滄庭亂

空餘南浦雜聲月

移恨東風燕尾懸

別到畫詩無可筆

却踏萬里一橋邊

於密處完。遂與吉扶雲。扶雲着了。就袖在衣中。平
身家痛飲而別。未知後事如何。再旨下回分解。

評

蘇舜欒能本懷。遇俠出自意外。空遊山水。而遊不
入。似闡世緣。乃富貴逼人。波瀾與此。且又夢龍定
數。每每有出家人。藉此未來。而想其原。則此是夫

第六回

醉逐樓題詞全義

留相府把節

卷之三

話說那汪百萬乃是個大鹽商家私巨富仗義疎財
凡是相識的客商無不領他的本錢去做生意單生
一子名喚應鍾在京納監但是百萬有件毛病其性
好酒貪花見了酒必須要盡興見了色無不有留情
他因此見了吉扶雲詩酒猖狂遂情長意合一此解
中試詩飲酒無不盡興雖然可以消遣悶悶心緒
暢其所欲一日到了揚州紅百萬道揚州城裏人多
這幾日城中納閩我們今日且上了岸走到李廷家

到李翠娘家裡。那李翠娘平昔曉得四百萬財主。又肯撒漫使錢。一見他來。就加意奉承。送些銀花。送些綉女。都叫出來。排列滿堂。叫他挑選。真个當做花。送百萬。送開銀包。取了一兩銀子。叫李翠娘做東道。不一時。排下盛設酒席。那些妓女都來。唱的唱的。歌的舞的。好不熱鬧。他二人送開懷暢飲。不覺醉倒大醉。送百萬。送開銀包。取了一兩銀子。叫李翠娘做東道。不一時。排下盛設酒席。那些妓女都來。唱的唱的。歌的舞的。好不熱鬧。他二人送開懷暢飲。不覺醉倒大醉。

美女叫也伴吉扶雲去睡。此時吉扶雲也乘了酒興
遠走遠房來。見那妓女。生的手姿飄逸。態色黑甚。不
覺一時心動了火。就去找那妓女同睡。那妓女道。妾
聞相公蓋世奇才。今得詩會。三生有幸。妾意欲求相
公題詩相贈。以作遺念。再臨雲雨之歡。何如。吉扶雲
道。這有何難。妓女遂拿出一瓶。對金宮扇。與扶雲
扶雲接扇。遂磨了墨。拿起筆。寫于燈下。把扇上題了
四首七言絕句。其詩道。

晴日東風好，晴日
夜來酒見處，提月

寫聲聲，轉陽州
還照瓊花白，夕

其二

黃上瓊花百尺樓

春光不與行人老

因酒信流為語

細細尋芳，醉

其三

八似瀟湘情兩紅

玉山香換杏花紅

秦箏一曲留春住

今夜送君入夢中

7

卷三

七

其四

芳草迎車發暗香

紅亭為翠

平山此去

市裏春風

扶藜為莞了時遂問妓女姓氏後遂

妓女不覺羞羞燕燕面吊下淚來扶藜

何氏問你姓氏你就如此傷感妓女

姓定係良家原是蘇州府人易氏父歸

叫然是在不幸家中遭劫母子流離

馬蹄三百兩銀子。留下安身。就落在烟花寨。理應
果公。口說好似我同鄉的人。因此嚇人。湯心。不
然。天下。吉。疾。素。暗。想。道。說。他。說。起。來。說。是。我。第。一。的
女兒。為。任。是。我。妻。兄。這。女。子。是。我。妻。姐。之。第。一。的
非。巧。他。的。身。體。我。欲。送。他。出。去。但。是。沒。好。事。第。一。的
不。過。要。不。送。他。出。去。殊。為。不。推。也。罷。我。說。掛。口。禱。生
一。夜。何。效。遂。拿。了。一。部。古。書。看。到。天。明。也。不。見。他。女
說。如。其。時。只。是。明。早。旺。百。萬。也。來。梳。洗。罷。着。人。身。前

我這吃早膳。他尚茫然坐着。有書出來吃完了飯。更
滿處打發了數錢。二人出門。信了許口。一路走。也不
覺先陰。迤邐在路。行了二十多日。早到北京。尋下處
。就住百萬。就坐着他兒子惠鍾。忙。走到貞院。請訪
。問有人要得惠鍾的。回他說道。那江應鍾。已于前月
得病身故了。江百萬得了這信。痛哭不止。叫金萬
中。又大哭起來。吉扶雲問道。老丈為何如此悲傷。百
萬也不回答。只是號呼。人哭被扶雲再三苦問。他方

說這我的兒子應麟。前月死了。我想前日受了幾石
兩銀。爲他納監。尚未去認。如今監押一個狀元。受
替。豈非人財兩失。免說罷。又見扶雲勸道。令郎不幸
也是天教。錢財小事。不必掛懷。但小生多蒙恩惠。幸
前一路到京。前此至親。情同骨肉。老談話中。特請心
須見八小。於小生就拜老丈爲義父。願了令郎名
字。斗共在如。江百萬方。終歡喜道。若得如此。則我
子而本可矣。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可有悔。扶雲

謝大夫作事。千金易得一諾難移。若老元不肖。此拜為義父。更各應鍾。百萬十分散。即日就拜為父。惟備進監。頂了應鍾的名。他在監十分勤苦。以子八月間。高代兒子料理進場事務。平初八日。沐德了場。果然文章出來。三場已畢。及到龍虎日。榜榜亦汪應鍾高。中了解元。報到百萬寓所。那汪應鍾。大喜。即着兒子去拜主考。見房師會同年。汪應鍾。謝大夫。到事靜之時。汪百萬。此恩。汪應鍾。謝大夫。謝大夫。

教家人把一狀元擡了就走。未知此物送府上。是屬衙門。若要知明。請看下回便知端的。

評

見色不淫。人還做得。遇仇不報。沒有定人。良善無
相。獲甚招贅狀元。不知已之何如。可嘆。可嘆。近世
猪公。得一進身。便要。皇妻。有。好。楊。女。可。出。清。聖。後
行。國。在。魂。點。扶。靈。

幻中真卷之三終

幻中真書卷四

則費故人學由

重姓迷入野紅
自教果入野綠

第七回

江應鍾接花接木

卞雙湘認李作桃

却說那日儘江應鍾進去的人家乃是當朝閣老鍾
何名用為人奸惡異骨有个女兒名玉蘭也有幾分
姿色但是這個何用做人兇狠海無人敢與他議親

不意那日何玉蘭結了絲樓正在那邊看戲元見了
江喜鍾人物風流遂將錢拋去正打着他的頭被這
些家人撞進去遂要與他議親那知吉慶讓自妻子
逃後立志不娶功名念薄山水情深此來進京是被
汪百萬苦勸來的不幸江百萬兒女心裏想見百萬
京病瘵物因虛推一路豪仗至物又憐他事也
他為義父頂了汪喜鍾名字他想起出京時見山水
思遠望了今日已數十載無日不想念父母如人貴

顯就要回家。不意被何用攔到家中。客房連日。那
官媒來議說。他堅執不允。何用見他不從。恨他不退。
竟將他鎖禁後園書室內。不肯放出。那時却探聽他
不忌應鍾。訪知是被何用拘禁不放。遂與有司力的
科道交章。合衆何用可哄。滿朝官員。皆是怕何用的。
竟把本章留中不發。外邊亦無知之。河那應鍾被拘
禁在書室內。一日偶翻書架。翻出一本新科。他接錄
他道。我自中丁。尚未有看這新科。是甚麼人送與我。

一看見有已名下刻着蘇州籍黃田黃道茂吉慶龍
飄流半世不能耀祖宗反借別人的名姓移花接
木這般命壽又看到二甲進士告慶桂係蘇州府吳
縣籍但遂以手加額道謝天謝地可惡我弟也是同
榜但是我更名改姓我却心他：却不知我今一
祠禁不得一面如何是好又看到榜中一名李顯也
係陝西籍年十六歲因贊道這不知是甚麼人家養
這般好兒子小：年紀成今拘禁在此不知何情

此反不如他的快活。看官們我且不論王惠如何
出來。且說那吉夢桂中了進士。見榜上並無吉夢龍
名字。知他流落京師。日訪問再無下落。心中好不
悶悶。一日坐在寓中。一個同年來。自是漢西人姓卜
名德。與那朝和走道。門兒了吉夢桂。納頭便拜。吉夢
桂忙忙扶住。道。年兄如何行此禮。卜與朝道。可足蘇
州吳縣人。家裏姓道。正是與朝道。可足姓吉。夢桂
道。蘇州道。正是與朝道。朝和又拜。夢桂道。可足朝和

遂道：「父親在上，恕孩兒之罪。」又離膝下有失承，盡
桂驚問道：「你姓什麼？」我姓吉。並無承高。我是蘇州。你是
陝西。相去三千里之隔。此言從何說起？興祖又問道：「這
令尊大人，可是諱存仁，令堂可是張氏？」廖桂道：「這正
是興祖。」又問道：「老先生可有兒子？」廖桂道：「有興祖。
又問道：「可有令正？」廖桂道：「有。」興祖遂教廖夫去。天道
原來爹不續娶了母親，就不認兒子了。興祖又去天道
林勘道：「是。」不曉年兄說。小弟家子，請。

妻並與婚娶。幼子玉兒。身甚瘦弱。或謂天下間。有此
姓的人。也儘多年。足不可錯認了。人與相識。天下
人。可以假得。離酒。文書。也。會。在。院。是。于。袖。中。取。一
張。承。繼。文。書。夢。想。取。來。一。看。竟。可。道。這。人。字。號。真。然
是。我。寫。的。只。見。上。寫。道。

昔承繼文書人吉夢佳。幼子蘭生。年方六歲。因
母身亡。無人撫養。情願將蘭生與本縣陳宅為
子。承宗繼嗣。係是并愿。並無反悔。此照。

後進寫了三代籍貫。吉慶桂看了一遍，因想是這可喜可喜。原來就是我好兒蘭生。他遂對與祖說道：我非你的父親，乃是你的岳父。你父親名喚蒙龍，因你母親易氏，被易氏這巫小兒，在與你父親，自對祖告你父親，就這三百三十三年，在與你父親，將你父親夾了兩夾，俱說成是巫小兒，在與你父親，無人撫養。當日就是我認你為子，寫這承祭文書。吉慶桂話說未完，只見那與祖在地上亂滾亂哭。又說道：

來我的父親死了。夢然連一扶起替他拭乾了淚。斯道。賢姪不必痛哭。你父親還沒有死。幸遇朝廷恩赦。把你父親赦出了。與祖便喜道。如今在那裡。夢然道。只恐他要出去。對山玩水。飄泊江湖。已經十載。前日聞他進京來。我這幾日到處訪問。並無踪跡。且問賢姪。當初原是承繼陳家的。如今又緣何姓卜。與祖道。我繼父卜有良。原係陝西籍貨客。人。繼母亡過了。他偶然買了些貨物。到蘇州去賣。就落在陳家行棧。他見

我生得乖巧。遂與陳家討了承繼文書帶我回去。不幸他于三年前又亡過了。因此我取了承繼文書來尋親生之父。不意父親又疏落在外。必須要即日上市辭官。去尋父親。就是踏遍了天涯海角。必要尋着纔纔住。夢桂道。賢姪有這等孝心。自然尋着恁叔叔。我亦且并力相尋。與你道。多感叔父之恩。未知下與如何。去尋他親父。可有尋着麼。欲知後事。請看下回。

出

謝靈與祖認姪。不禁涕泗交。出父繼子。子又繼
于卡。同登進士。想是吉家門。風應該出。繼其進。今
之。山房登第者。比。也。助。恐。當面不。認。有。關。如。與
祖之。憤。地。呼。天。其。官。漏。覓。不。以。

第八回

滿紙奸奏勅征遼 擒虎將成功海島

在下且不說卡與祖棄官尋父的事。先說那江處。靈
鐵禁在何府裡。息。整。有。半。年。定。要。他。兄。了。成。就。成。

放他出去。那汪應鍾又堅執不從。一日適寫了一首詩貼在門上。以絕之。詩曰。

丹心一點守孤幃。不畏橫奸狼虎志。

青作蕭郎會弄玉。鳳臺留滯不思歸。

那書室的小廝遂揭了詩拿去。與何用看。何用看罷

冷笑道。這个高生。我要撞舉他。如此可無自白有

个道理。一日何用在朝房裡接得邊某。說那高生

成功時手下一員虎將名喚李全忠。豹頭燕頰。虎

虎背身長七丈。手持一條渾鐵長鎗。呼出鬼及。有某
夫不啻文之勇。騷擾那沿江一帶地。又勒出了。以
崇明寺處。每每人民。悉行逃散。首。已到金。一
敢敵。何用。看了這報。暗想。我報怨。雪。此。時。到。這
帶了邊報。走到五鳳樓前。皇上正在那裏與。臣。曰。弄
事。何用。遞將邊報呈上。皇上看了一遍。龍顏不悅。道。
江南乃是財賦之地。如今占去許多州縣。如何是好。
因顧。臣。道。不啻無事之時。朝廷食祿的最。人。曰。

國家有事。再無一人為朕分憂。那中群臣。俱面面相覷。忽見何用上前奏道。臣保舉一人。可以破得海寇。靖得邊江。皇上問道。卿保舉何人。何用道。臣所舉者。正是新科狀元汪應鍾。乃文武全才。前日見他殿試策中。盡是安邦定國之計。若遣此人去征討。再無不克。龍顏大喜。即命何用宣汪應鍾同來面聖。不一時。應鍾宣到。皇上親賜銜酒金花。特加勅命。封為征南大元帥。賜上方劍。凡邊內海外軍兵。聽從調遣。文武

官雖有不服者。許先所後為。應鍾領了。便出了平
門。暗想道。我的兄弟。蔣桂。下處不知在。那處。即差人
去訪問。急欲相會。誰知道。已發了山西平陽府。解州
之職。三日前。已赴任去了。應鍾聞知。深為悔恨。乃為
王命緊急。不敢久停。遂胡遣各路兵馬。前往征進。大
書告示。曉諭兵丁。不許掠擄民財。不許姦淫婦女。如
違。斬首示眾。一日。行到山東曲阜地界。只見前面有
幾個軍人。挑了兩木。兵丁來稟道。這木是拾人財。

的。那個是燕人婦女。應鍾先問搶人財物的兵王
是何姓名。那人道：小的的是軍籍。叫做白有靈。原係
州軍刑。因軍職充軍邊外。今調在這裡。偶見民間金
銀磚貝。一時動心搶來。望元帥赦宥。應鍾聞得白有
靈二字。不覺怒氣衝冠。道：故違軍令。拿去斬首。又問
那姦淫婦女的名。那人道：小的也是邊
外軍籍。叫做易永德。昔與色人。見美釵婦人。一時
動心。起來望元帥。道：小的不敢為。應鍾因怒道：

道永祿乃是烏合之手。流徒出來的。不將他如何。之
妙。男兒為軍。一敗至此。我今欲放他去。奈出令之初。
三軍不服。只得叱咤斬了。因此三軍整肅。所過地方。
秋毫無犯。到了潤州。按下不題。再說賊將李全。身
長一丈。膀闊二停。威風凜凜。相貌堂堂。殺人如刈草。
所到之處。無不望風披靡。即日到了潤州城外。札住
營寨。盡河應鍾對壘。門旗開處。只見河應鍾走將出
來。玉貌朱唇。金盔銀甲。赤馬雕鞍。手執方天画戟。止

在那邊觀望地勢。李全忠望見更不打話。挺鎗躍馬。大吼一聲殺過來。汪應鍾將戰架在陣上一住。一來戰了數合。汗應鍾乃一個書生。如何敵得李全忠。忠遂鳴金收軍。兩邊相持數十餘日。應鍾想李全忠如此英雄。若不設計先除此人。何時得成。平夜我看此人。有勇無謀。可以智取。可以力擒。遂遣軍士如此如此。一日李全忠只來探聽。如應鍾言。此道若要關力。何足為奇。事今日。轉下一陣。公應相。

否。金忠道。憑你排下甚麼陣。我就來行。應鍾。燕。道。不。陣中地。旗。一。指。遂。排。成。一。個。八。卦。陣。遂。走。出。陣。前。道。你。可。識。得。我。這。陣。麼。李。金。忠。道。這。是。引。明。八。卦。陣。如何。不。識。應。鍾。道。你。既。識。得。此。陣。可。敢。來。打。麼。金。忠。道。怒。道。這。陣。是。按。休。生。傷。死。景。死。驚。開。八。門。我。因。此。想。有。何。不。敢。打。遂。躍。馬。挺。鎗。從。生。門。殺。入。殺。鐘。裡。面。只。見。門。戶。重。重。不。知。從。那。裡。殺。出。左。衝。右。突。再。殺。不。出。一時。唬。了。手。脚。被。擒。鉤。搭。上。馬。來。軍。十。用。繩。索。捆。縛。

解到中軍帳下。汪處盛望見忙忙下床。親自來接。他上坐。說道。連綿誤犯虎威。望乞恕罪。李全忠道。小將是被擒之人。原無猜忌。何勞元帥優待。應道。善。將軍武藝非凡。机謀出眾。何苦失身。隨人。萬世矣。若將軍肯背暗投明。不失以後之位。遂得李全忠無言可答。唯聽命道。感元帥不殺之恩。雖死肯碎身。願効犬馬之勞。應道。可。低言如此。如此。李全忠領了木哥人馬。喜了五百號解。人官。着帶中

運糧旗號順風而來。那費成功見李全志立在前頭。認他是戰勝回來。又挖了無數軍糧。心中歡喜。竟不准備。那知這五百號軍中。但是碌碌碌碌。火之物。一時到了。船盡齊。火燒起來。又兼順風。果然火趁風威。燒得蕪湖。連江應鐘的兵馬。又當擊鼓。搖旗。吶喊。四處糧草。盡得那海兵。真个。哭哭啼啼。屍橫遍野。可憐。幾萬。兵。至此。無存。一个。不見。了。費成功。不知。走向。何處。欲知。詳細。再看。下回。分解。

軒

激然而殺。由賊遵令而斬。易克乃二惡。自來投死。夢龍不過以直報怨而已。貪財者以財殞。好色者以色亡。亦是一部中關鍵。不惟以果報熾快人心也。觀其計取全忠。平復海寇。又見奸相設謀。反使勳名蓋世。可為用計害人者戒。

第九回

老元帥掛冠歸隱

小書生賣字尋親

却說那賈成功看見船中火起，遂躲在蘆葦叢中。被小軍看見，將撓鈎搭起解來，請功。汪應鍾遂賞了軍人，叫將賈成功上了囚車。解進京候旨，斬首。應鍾又想道：「今幸朝廷洪福，海寇平靖，但我父母住在蘇州，連日兵火，不知下落。前屢次着人到彼訪問，並無消息。我欲親去，奈因王命在身，不敢擅離。只得班師回京，再作區處。」一路奏凱而回，歡聲載道，行了一月，已到北京。令兵馬札住城外，汪應鍾同了李全忠到金

臺殿面聖。皇上見應鍾得勝回朝。龍顏大喜道。卿跋涉山川。風塵勞苦。皆朕所累也。應鍾奏道。臣蒙陛下洪恩。命臣南討。五年之內。經數十戰。盡掃狼烟。元兇授首。一賴陛下洪福。二賴李全忠之力。但江南連年被兵。居民失所。願陛下降旨。捐租省賦。招集流亡。臣今奏過陛下。解組歸田。將本部兵馬元帥印綬納還。願陛下命李全忠掌管。龍顏不悅道。朕賴卿功力。匡扶社稷。重蓋山河。正欲與卿麟閣圖名。富貴共之。卿

知出此言也。汪應鐘又奏。臣本一介寒儒。素無
寸功。居上第。出授元戎。然恩難報。臣職事已終。十
餘歲家中尚有年。老父母。况家鄉又遭兵火。未嘗
一日忘若宗聖恩。得賜骸骨。以歸故里。奉養及終。且
不朽。臣上見他再三苦奏。只得允了。奏章未報。臣望
應鐘。首謝恩退出。因想道。我今奉勅。奉歸所差地
方。未免騷擾百姓。不如隱姓名。換道穿服。袖一人
一騎而歸。我不用汪應鐘姓名。也不用吉夢龍姓名。

恐人曉得。不如改作姓周名芳為是。遂更名徽入周
家。即日掛冠歸隱不題。再說那卞興祖。自中了進士
之後。曉得父親是言夢龍。流落江湖。他遂辭官尋父
踏盡了萬水千山。已過五載。只得以賣字為名。到處
尋訪。再無消息。因想起叔父吉葉桂。住在蘇州。因連
年兵亂。未曾去的。今聞已平。想他也任職回家。我今
就到那邊去訪問。一處或者父親回來。也未可知。那
知到了蘇州。只見家門閉戶。人跡俱稀。有人說吉家

因兵亂已搬去多年。卞興祖想道：如今這般光景，學
又沒人買，不如且到虎丘去閒步一箇，明日再與別
處去尋看。來到虎丘，只聞烏雀之聲，生無人影。因
見一個乞丐走來乞錢，興祖便與他兩個錢，問道：
你們這裡被兵馬炒壞了。那乞丐道：不曉得。我這
虎丘西首一片白地，俱是我易家的。因連年他馬屯
攻來，將房屋燒燬，婦女姦淫。如今連人影也沒有，一
個。惟存得花子易祐，無室無家，只得在此乞錢。我

度日。下與祖嘆道。果然滄海桑田。亦至于此。他感傷不已。遂提起筆。在那壁上吟詩。却說那汪應鍾。因掛冠省親。不意走到家中。連房屋也不見。他因悲傷。不遇。也走到虎丘來。忽見一個少年人。在那裡吟詩。遂站在後邊。看他寫些甚麼。只見他寫道。

虎溪山峯翠如削。塔影磷々入深壑。

輕舟橋來過其門。雲氣忽從蓬際落。

蒼松屈曲九百株。風雨怒發神鬼哭。

鐘以聲度梵音來。

七 碧山 海波 寂寂。

悲哉 凡鳥 亦含 悽。

刻石 在室 莊嚴 肅。

後邊寫了開中下興祖題。應鍾想道：這名字。我緣在那里看見過。一時再想不起。下興祖寫完。回頭見一個人在後邊自言自語。遂將手一摸道：老大等弄了。應鍾道：說那裡話。吟詩作賦。原是後生家的事。我少年時也常在這裡吟詩。下興祖嘆道：原來老大也會做詩。何不趁筆在此。做一首與我看。應鍾想道：少

年人最輕薄。他疑我不能。故如此說。我不免也。故一
首與他看。遂接過筆來。就在他後邊寫道。

漢之江湖無盡愁。獨于汀渚放輕舟。

烽烟不改青山色。簫鼓猶然白虎丘。

一曲吳王歌舞地。半川明月旣腸樓。

傷時只合尋幽興。眼底蒼茫亂未休。

後是寫着散人周萃題。方纔心不丁。讀道。好詩。以
請問老丈到此何軒。周萃道。我來尋。少話。不知何處兄

到此何處。卞與湘道。小徑也是來尋父親。別處也有。方敘時。從後寫着。明中。如何反到蘇州。與湘道。卞與祖道。假意說道。我原是蘇州寄居。映山別墅。等道。這等說起來。我們是同鄉了。卞與祖道。老丈說。這別尊居在何處。周孝不覺吊下淚下。卞與祖道。道。老丈別說。我與周孝。若有了住居。就有處。我父親。因山沒有住居。不知父親到那裡去了。卞與祖道。道。老丈既沒有住居。又是孤身。方敘老丈說。要尋

父親。小姪也是要尋父親。不如全去尋。也覺有與
周孝道。也是聚我們二人同尋上去。在路曉行夜宿。過
了幾日。又到揚州。原來卞興祖的繼父。前日看實一
所房子在揚州。往來在此生計。也有家人小廝看守。
在內。卞興祖道。小姪的寓。就在這裡。小姪因尋父親。
數年未回。今日是丈可同到我寓裡。宿了一晚。明日
同行。何如。周孝道。你尋你的父親。我尋我的父親。這
是有家歸。我是無家歸。我到你家。住幾日。再尋。

不肯放他。他同到家中請周季安在外做
幾個人同謀。望見有人在内。遂問家人道。是甚麼人
住在裡邊。家人回道。是老爺家。老爺家老爺住在裡邊。我
祖又問道。是那一個吉老爺。家人道。就早蘇州府同
的吉慶林老爺。因前年兵亂。將家產都賣了。且生
故。結共在信裏。神相喜道。原來就早我父住在
這邊。遂急。走去看見兩個白頭老人。坐在上邊。
與相想道。這與我的公公。婆。了。遂上前拜見。

只見那兩個老人忙立起身來道。不要拜。不要拜。你
是甚麼人。走。入。高。裡。來。與。祖。道。是。孫。兒。請。生。兩個老
人。呵。道。你。就。是。蘭。生。孫。兒。麼。聞。你。中。了。進。士。就。出。去
尋。你。父。親。如。今。父。親。可。尋。着。麼。祖。道。道。孫。兒。出。門。五
載。將。遍。天。涯。並。無。消。息。不。知。何。故。兩。个。老。人。聞。得。此
言。放。聲。大。哭。道。我。那。夢。龍。親。兒。想。是。死。了。不。然。那。老
尋。不。着。的。這。理。只。是。亂。說。亂。哭。道。如。祖。道。哭。得。道。道
意。且。說。那。周。孝。坐。在。外。廳。全。不。見。個。人。來。招。接。他。家

然聽得這回話，我氣哭，他思慮人家婦人，只該守節，
爲兒丈夫，帶個人回來，然娶了，他的來，說他自以
爲相讓，我原不肯來，是被他假動扯來的，如爭不與，
回去了，罷着得，他家軍動氣，他速走出門來，一連
竟去了，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排計爲親也，賣字亦爲親也，可憐父子，對面竟同
所語，雙親咫尺，如隔重山，若非夢裏一夫，與相

可。夢桂頌詔則祖孫父子。兄弟叔姪。焉得善果。一
堂相逢次第。自然中寓不可則識之妙。

第十回

天台山夢逢故友

蓬萊島醉遇真人

話說那卞與祖走進去。只望就出來。不想遇着老翁
婆在家痛哭纏了一回。忽想起那個老丈。與我同家
冷。清。這樞他在外邊。他却不懂的。我前的事。年恐
怕他說我大樣。連忙就出來。那公同考已走了。出門。

風聲急忙趕上。一把扯住道：若夫復卿，卿之弟也，
家祖爲我相喚。我要去了，卞與祖道非。弟之弟
家小姑進去，不想家祖父母家祖母接住舍下。聞得道
家父尋不見，故大家悲傷了一會。不則出來，得道
老夫用孝道，我前日不曾請教。今尊翁叫甚麼名字，
卞與祖道：家父姓吉諱夢龍，周孝聽見吉夢龍三字，
還停了半晌，想道：難道天下也有與我同名同姓的？
遂同興祖復入他家裡，又問道：兄姓卞，今尊翁爲何又

九

姓吉興祖道。其中委曲甚多。一言難盡。遂將前事詳述一遍。周孝不覺失聲哭道。原來裡面二位老人就是我的父母。只見興祖扯住他哭道。原來你就是我的爹。而下又哭了一場。興祖又問道。爹。可將改姓更名的事對孩兒說知。好進去見公。婆。周孝也將前事細說了。興祖道。原來征南大元帥汪狀元就是爹。遂同進內。夢龍一見了父母。就拜伏在地道。孩兒久離膝下。幸托祖宗之靈。叨居上策。出授

今日榮歸。幸喜雙親康健。不孝之罪。以爲念。想
存仁夫婦道。我兒出門一十六載。使我二人
懸念。今日相逢。猶恐是夢。我想父子相別。前又
忽然相會。真是奇觀。夢龍遂叫大排筵席。慶賀剛
筵席纔備。忽門上報道。吉老爺回來了。却如夢村
題了山西平陽府理刑。爲官清正。二年之內。欽取進
京。遂陞科道。他聞知汪藻鍾就是他哥。更不的卡
與祖就是他親兒。遂上本替二人復職。朝廷特賜詔

惠塔袍玉帶。鳳冠霞帔。旌獎門閭。着吉服。桂額詔回來。
皇帝詔曰。照聞文足安邦。武堪定國。咨爾大元帥
汪應鍾。匡扶社稷。重整山河。精忠不朽。義氣可嘉。
朕所已知。其本姓吉。原名夢龍。賜其歸宗。加封
忠義侯。其父吉存仁。教子有方。加封禮義侯。其母
張氏。加贈一品夫人。其妻易氏。稱節婦。節操可
風。追贈節義夫人。其子興祖。實係夢龍親子。亦賜
歸宗。棄官尋父。孝行尤堅。封為孝義侯。弟長林。清

廉正直。封爲誠憲伯。妻蔣氏。封二品夫人。一門忠
孝。節義齊美。後先各予紫誥。以耀門閭。欽哉謝恩。
却說大家接過詔旨。排下筵席。齊、冠帶起來。好不
興頭。真是一門三貴。父子兄弟同科。更兼堂上公親。
齊登八十。果然稀罕。那日。邀盡歡而止。再說書。夢龍
吃完了酒。覺身子有些困倦。遂走進書房。解下腰帶。
上帶。隱几而卧。沉沉睡着。只見那藏密走到面前。向
他說道。如今天台山。有个大和尚。在那邊說法。我們

同去。看之來。吉夢龍把衣冠一整。遂同他走去。到一
个所在。但見萬壑奔流。群峯聳翠。二人走上。只見
那汪百萬站在上邊。說道。你來了。夢龍道。義父如何
也。在這裡。百萬道。我因兒子死了。遂將百萬家私。盡
捨入空門。吃碗清閒茶飯。正說話間。忽聽的山崩地
裂。一聲响。唬。夢龍驚訝道。是那裡斬殺。百萬哭者。中
非斬殺之聲。乃是大和尚登堂說法。在那邊撞鐘。撞
鼓。夢龍道。我同你去。看。就走到那裡。只見大和尚。

家裝持錫杖。坐在中閭。眾比丘站立兩傍。齊聲讚美。
讚曰。爐香乍熱。法界蒙熏。梅壇海會。悉遙聞。隨處
結祥雲。誠意方慇。諸佛現全身。南無登寶座。普
薩摩訶薩。

唱完了讚。吉夢龍遂袍上去。和尚問道。你來了麼。
我原叫你二十年後。方許還原。皇上兩番詔命。榮歸
故里。豈非北闕真人。從今記取麼。前日你山東路上。
殺了白賊。斬了易克。豈非闕里重相會麼。後邊征討

賈成功。得勝回朝。豈非功名指日期麼。這四句偈語。俱已應驗。就是那榮華富貴。你也受用得發了。世間還有那幾件丟不落。夢龍道。丟不落者。惟有酒色財氣。四個字。和尚笑道。你說那四個字丟不落。你當日醉飲西湖酒也。情痴妓女。色也。借汪百萬路費。又頂他兒子姓名。財也。惡觸奸相。何用設計賺你。征邊氣也。近日還有汪百萬。為酒色而悔過出家。易任因財氣而喪家失命。這四個字。是甚麼好東西。丟他不落。

我且問你。這百萬的兒子。應歸與奸相何用。俱在那
黑夢能道。他二人俱已死了。和尚笑道。這都是幻
究竟應鍾富貴。與你何加。何用奸謀。竟成虛誤。你如
今出將入相。富貴已極。若不及早回頭。恐一旦疆場
有變。聖旨來宣。那時戰死沙場。悔之晚矣。叫藏密百
萬二人。送他回去。夢龍方走出門。和尚又叫真吉生
轉來。聽我吩咐。我這山中小路最多。你須認大路而
走。你原是那裡來的。還向那裡去。不要認錯了路。著

龍領命而去。走到林子中間，竟道有些走不動。滾在那裏少歇片時，只聞一陣狂風過處，大吼一聲，跳出一隻黃白額虎來，相着他擺尾搖頭。夢龍一嚇，不覺醒來，乃是南柯一夢。吉夢龍道：「這一個夢也奇怪。昔純陽有黃梁夢，唐主亦明鄭夢。莊周有蝴蝶夢，今我這夢也與他差不多。夢中景況宛然，在日，幸喜殘燈未滅，我不免做一宵夢遊天台的夢。」

紛々塵世雜情

廣々名山明月

磻道青苔枯嶺展

松門白露濕苔衣

漁樵對客仍施禮

虎豹逢僧不肯威

正欲于中結茆屋

大風偏逐去雲歸

蘇龍又想道方纔我出門時和尚喚我回去道首你
原是那裏來的還向加裡去這分明照出我分世來
牛前本來面目又道不要走錯了路這分明叫我做
末後一着工夫那箇牛原是有根根的經點化如
紅爐點雪一時頓悟遂做起偈來偈曰

丁、丁、

六、六、

廿四

數十年來未識家
看之明月東升上

今朝面首夕陽斜

萬里冰清何有雪

其二

自笑從前枉用功

眼光落地照成空

若今問我西來意

欄頭樹爪直成紅

其三

非佛非心是甚麼

即心即佛即為魔

要知此內原無物

月在清天影在波

其四

臨濟宗風賴禹門。

禹門浪汲湧千層。

翻身跳出驚河浪。

花滿前川月滿林。

寫畢呵，大笑擲筆而起說道。如今夜靜更深家中俱已睡着，難得這挪月色，我不免開了門，開步一回。但見花陰滿地，寶鏡當空，萬籟無聲，清風徐至，見得真快，走了一回。只見黃面花林之下，一個漁翁背負着葫蘆而走，夢龍看了一會，想道：那漁翁好像夢中把

了口更

卷四

廿五

酒與我吃的。我不免趕上前去。問他我的後邊的事。體如何。遂趕了一回。再趕不上。似夢非夢。半響半響。倒趕了許多路。心中想道。如今夜深了。不知回去罷。回頭一看。但見大海茫茫。無邊無岸。心內不覺有些。忽聽道者嘆道。吉生。你還是要向前走。還是回頭。夢龍應道。我要回頭了。道者遂將那一片。搗成水。盡冰消。現出。一座蓬萊仙島。正是其地。無邊無岸。只見岸道者遂同方龍走上。去。見一和尚在。那裏。

就如夢中和尚。一些不差。他的妻子素娥也站在此邊。因問道。那個好像我妻子素娥。我這手不會。他見了我。如何也不問我一聲。道者道。他那裡見你的妻子。你那裡見他的丈夫。你們兩個是。界首重上女。因一念思凡。請降塵世。受盡了千磨萬折。如今孽債已完。各現本來面目。因問道。吉生。你在此下多年。可也受用些清風明月。靜裡光陰。塵孽能道。我們儒家四時俱有好處。有詩四首。我念你聽。因念道。

丁巳

真

真

春

醉借花月同眠

却會鶯衣百結

可憐燕舞鶯歌

題遍江南春色

夏

蝶夢未醒鳥喚

殘棋將罷茶來

笑把直釣作釣

前山暮雨輕雷

秋

釣艇醉眠趁月

輕霞孤鷺爭秋

鸚鵡驚飛翠一山。
不似玉露沾衣。

念

偶得灞橋詩句。
健步踏碎瑤山。

忽報寒梅初吐。
前村一蓋可攀。

和尚道我們釋家四時也有好處我念與你聽念道

春

納破剪刀雲來補。
芒鞋竹杖春風。

玩月偶同猿鶴。
吟詩常伴樵翁。

幻中真

卷四

夏

堪嘆世情冷熱

分明何熱何涼

幾陣松風入座

一輪明月斜陽

秋

曠坐誰分賓主

開門即見青山

幾陣催花過雨

任他照染苔斑

冬

破衲蒙頭獨坐

不知屋上寒霜

曉起開冰滌硯。梅影墜入清江。
道我門道家四時好。有好處。幾處出亦如。

春

霧幌霞屏時住。澹頭日月常游。

片、冰葉飛去。難容劉阮誤遊。

真

喚問先生何處。嫩於移在清溪。

路過巴山對奕。香風吹入雲窗。

秋

桐葉驚殘蝶夢。

中山醉後常醒。

八封知中添火。

誰人識得丹經。

冬

結个茅庐石頂。

懸崖瀑布珠簾。

萬里雪山踏遍。

歸來梅雪同餐。

三人在座談論之際，忽聞得天樂奏空，異香蒸騰，無
數仙童玉女，手執寶蓋，旗檣青獅白鶴，彩鳳雌雄，飛

舞而來。夢龍遊。乘了唯龍素娥。跨上彩鳳。和尚騎了青獅。道者跨上白鶴。至半空中。下視廣陵一帶。只見善存仁夫婦叙好。自從那晚夢龍出門。不見回來。似有憂色。悲苦之狀。夢龍殊覺傷感。願道者道。我或正果。如我父母弟子。何道若道。汝不知一子得道。忽然昇天。且往泰王帝後。以法度之可也。大家遠飄渺而去。看官們。你說在下做這部小說。為叫做幻中真。只因世上的事。奇。幻。猶如做夢。處着順景。如做好

夢。處者逆境。如做惡夢。就是父子夫婦。不過是片刻
相知。富貴功名。不過是轉眼幻境。那知夢中到是真
境。世上到是虛名。惟世人以虛名認真。反以夢為虛
幻。以夢為真。猶如夢中說夢。所以長夜茫茫。再無醒
時。你看吉牛一夢。填醒。遂昇上界。惟世人夢而不醒。
故墮輪迴。雖然是這般說。難道教世上的人。俱不要
做善。但是要把念頭放正了。作善作惡。如影隨形。果
報分明。毫厘不爽。所以屋漏之中。尤嚴指魂之戒。細

微之事須加慎。獨工夫。然後方成得个大。像佛得。
正人君子。那些愚夫俗子。沒有味在下的話。為。
請天下後世的名人。大家想一想着。

評

收拾處。最易落套。吉生以夢始。後以夢終。又以醒
來思。夢得遇真人。以成正果。不敢忘父母。弟。子之
情。又思同登仙界。其視尋常之人。以夢為幻。豈不
是癡癡壞乎。

總評

無名子演幻夢集。竟非人作。採真鶴供以行世。幻者。怪其虛無。真者。流于執滯。如度子。象得其美。而曰幻中真。照眼盡如曰。龍顧祖。安頓。若照水時。鏡一。空女。一。回。一。回。如。一。句。一。條。相連。幾乎天下無。幾。識。其。以。為。何。如。

幻中真卷六

希夷夢

墨藏板



韓通者柴周殉國之忠臣也而傳奇
以為趙宋開國之元勳不知殉國者
皆義精仁熟之賢良而元勳則多強
悍殘忍之豪傑其間雖不乏碩德英
才然何可與殉國者同年而語哉子
漢史五季漢朝秦慕林若馮道至
法不可勝數乃有錦、如轉、步、復
希夷夢序

為傳奇所壞亂者得亦亟正之以張
韓公之忠烈於非可空于正也亦必
世如傳奇使天下之以為充勳忠貞
而疑之而疑之而折衷于史鑑
咸知為殉國忠臣而安非賣國主元
勳然後韓公之為韓公始得著于
天下同時有閻邱仲紳者奇士也建

儀澠州之後竟終迹無同予甚惜之
神之主忠勇仲卿之才略皆足千古
不磨計傳韓公之忠烈未久短窄無
壽莫若孟仲卿之才略而演之乃平
其結撰翻頁以集等文集而為三百年
至大夢援前証後証而亦支離進
正退邪褒貶符于經史稱壽古怪事

自所善而理之所有保奸隱惡以所
不及而等所不容凶猶為之守心方
正因而壯氣隨去所至行脫掙懷積
成寒帳不負解多至于文句蕪穢見
識鄙卑素義疏漏則仰望于垂鑒之
君子修飾諸新也蟬蛸氏維寄德
原

數稱希夷其希夷所夢乎曰非也既非希夷所夢曷
爲而稱希夷夢曰以希夷之地爾以希夷之徒爾其
徒與地曷爲而稱希夷曰黃梁以時稱爾高唐以地
稱爾蝴蝶以神稱爾南柯以境稱爾而茲義有所洽
情有所通胡爲不可稱希夷也予於仙夏自北航旋
殘暑酷虐憩寓於江都之梵覺寺當日赤鏡懸空雲
霧淨絕方枕簟布地浸齏沉瓜忽有叩門者曰野馬
在乎僮將啟戶予止之答曰出矣曰何往乎何歸乎
予曰不知往處未定歸時曰然則將所寄寄於此矣

排闥而入汴流如瀦擊下敵竒棄蓋脫衣就簞食弱
予怪之曰客何姓曾交野馬乎曰未也吾姓王字度
初昔於益城張漢梁家與鍾道號桂山者訂交指箚
曰此鍾子所寄者予曰未聞野馬交桂山客得毋誤
乎曰否桂山亦代寄者桂山曾有渤海游於舟次遇
蜉蝣汪子邂逅莫逆汪子持箚囑寄江南野馬桂山
訪求不得易箚時執吾手叮嚀務致吾不能推搗回
啟視則脫稿四十卷借汪子與石觀之並詢吳子與
石曰吳雲北野人行踪無定風帆車蹇少有已時其

後來南北或經邗溝則寓於梵覺寺之遠山房曷往
訪而致焉吾踵此詢問不計次數計年則已三矣吳
子歸時雖未可定其可以日計乎予曰野馬卽予與
石闕之有說乎度初躍然而起曰有謂其粗陋而不
精警也謂其苛刻而不寬厚也謂其肆臆說而違中
庸也謂其先巖穴而後臺閣也謂其徒虛言而不能
實濟也予視卷帙繁多無筭而謂之曰蟬蛸特寄與
石有說則非終日所能盡慶初日吾得晤于吾肩卸
矣終日不終日吾弗問也復啖瓜齋著衣拾葢半指

序

而去予乃隔扉檢册奈汗津津不休爲之曲肱倚息
及霹靂震屋注雨傾盆乍驚寤時則已暮矣移篔簹
房驅蚊燃燭垂簾翫書日上方眠九十夜始畢觀其
託興于夢又苦爲時短促乃假希夷之久睡而縮三
百餘年爲數十載之長夢以舒用舍行藏之懷且表
擢于孤寡者孤寡復受敵擢富貴浮雲無一非夢所
關于教化大矣予愛其文質疏內不得謂之不精警
而粗陋也予愛其惻微恤賤不得謂之不寬厚而苛
刻也予愛其彰暗窮內不得謂之違中庸而肆臆說

209 45 41

也予愛其會賢敬良不得謂之後臺閣而先巖穴也
予愛其歸根結實不得謂之不實濟而徒虛言也原
其心則眷眷憂民爲國之心也論其事則兢兢進君
子退小人之事也究其道則莘莘型風俗端教化之
道也計其功則堂堂正正一勞永逸之功也憶昔聞
浮游無求無好迨後晤時儼如槁木今胡爲而有此
用世之文章予甚疑焉豈其庸有所受而無所訴始
爲此言與豈其自有所觀而不能堪乃爲此言與豈
其困時也夫法法必須如彼功始可收患始

可除訛而爲此言以備採擇豈其懷仁抱德待價
未沾鬢絲齒脫不忍無聞以歿發而爲此言以存其
不朽之名與豈其幽思大道希于所見夷于所聞而
謂寤不如寐愛夫希夷氏之希夷而爲此言因其義
以爲名與予雖不必謂不知之亦不得妄謂知之惟
其實有神益于世道人心也何可使之湮沒將謀梓
焉緣爲之叙

南遊兩經蜉蝣墓並獲希夷夢稿記

丙午仲春西入華嶽旅次得逢丹客方自然者瀟灑
不羣相與許由論水說劍談醫約借南遊期中秋相
待於湖上之北高峯至期丹客不果來予先有故交
相訂冬初會於劍閣乃過錢塘買舟擬取道睦歛逾
窮嶺由康化而長江直上方出雉山水淺灘高船多
擠過搏激聒耳夜枕難安月亮穿篷披衣啟戶携劍
上拔信步而前山光如暈水聲漸遠沿曲澗出深林
作鬼人齋戒禱禳容真偉道之則皆怪石枯株如獸

希夷夢

序

如鬼毛髮悚然禰寔復入東方漸白則見罔嶺蜿蜒
峯巒拱衛景象殊幽忽聞浩歌出於草廬竹舍之表
則山半有老者倚石而朗吟予竒之卽揖詢焉指塚
曰所以悼此君也視石刻文乃蜉蝣汪子之墓予以
其命名之怪也曰蜉蝣爲何如人老者曰澹泊無求
性孤寡合所有著作意創語新予曰著作何名老者
曰蜉蝣於風和日麗則杖履尋山雨雪晦冥則揮毫
淋漓積有卷帙名之曰希夷夢未梓而患徧廢卒於
西湖予方欲再詢而舟子尋踪奔至便便促催拱別

旌旆次日抵新安舟止登岸見其山峰聳拔溪潭清
徹不能遽去復於郊野鄉村徘徊迴非塵境偶見市
懸尺幅山水氣韻神妙爲吳秋南作以廉價得之市
人曰猶有支稿請並賤售捧大篋傾焉予檢之有汪
子希夷夢稿攜回展誦驚其瑋竒瑰異發天地之秘
而補前人所缺遺掃除大道之塵翳而貪邪盡喪其
機巧真希夷之竒觀而得之于無意何太幸焉自歛
抵蜀無日不賞鑒也居劍閣凡五閱月偶覩丐者瘡
疾出力畫以愈之於是聞聲而至殆無虛日復經三

希夷夢

序

月向所訂者終未見到乃進益州亦不能訪獲信音
於是怒情於月山雲安龍門臨邛蒙山及各勝境而
後入眉州上岷山登峨嵋雖因囊罄不克更西而天
之曠然高遠地之悠然廣大雪月之鎔然光華已獲
縱目寬胸惜不得與蟬螭把臂評論也至于履巉崖
之懸然探邃壑之黝然及草木花世之希奇風雲煙
雨之變幻禽獸昆蟲之怪異不勝悉記思是役也水
則泛乎江之長浮乎湖之瀟山則躋乎岷峨之綱領
文則誦乎希夷夢之新奇惟海之滙宗無垠尙未及

見必往觀之而後可以無憾乃返劍閣未至舊旅道
旁老者拄杖迎前捉腕訝曰子來何遲乎吾儕望子
久矣旅主人亦至欣然曰前歲蒙多活沉疴今因疫
盛成頌吾子而何期竟臨也予曰囊空藥匱其何以
濟旅主人曰惟命是供勿慮匱也予乃用五黃千倍
飲使具藥六石用巨缸七日分熬六石藥而稱和于
一缸令凡病者於內取飲一盃且熬且和凡半月藥
盡亦更無求者主人餽酒予亦盡量方思貨衣囊與
書劍作東行計清晨啟戶則見數老者各持草木近

序

前揖曰往年活我士多人今復蒙消除大疫聞吾子
清潔不敢賭金相污辱吾子以藥施吾儕謹以藥報
言罪置素頭復揖而出予方欲挽以辭却而接踵如
梭室爲之滿旅主人前曰此皆病者獲愈感報之誠
心杖頭青錢可勿却也吾爲子售以理行裝次日捧
百金進予受之登舟數魚腹之石壘窺夔峽之奔流
凡經荆南漢壽岳陽三湘漢江鄂渚安州齊安郢中
大名勝處莫不旋帆遶道探索縱觀至潯陽風逆將
湘篙工濯足爲水族所蔽十餘人接不得上予掣劍

伏艫揮之篙玉起而鼉首仍含足不釋四畔波濤洶
湧客咸驚懼拽篷返行舵爲飄飄船不能前風與鼉
爭舵折而船顛播衆人大號予令梢公釘數利刃于
槩端入水以代舵始得平進就上甲而泊猶反側不
休乃另覓顧奈無下京口金陵姑孰皖城者因就上
水船轉彭蠡登匡廬過吳州踰昌門復於海陽附下
柳浦夜泊北野山水大作蛟爲穴虐漂人流畜屋料
蔽江船不能發仰望山勢奔騰奈途泥滑衆客裹足
次日晴朗水勢稍減仍屬難開衆客登岸乃隨攀躋

序

升降曲暢凡數十里則見山圍水結形止勢聚之內
卓爾佳城繞禪豐碣林木擁茂相共指稱牛眠下山
出竹舍穿廬皆如曾遊之熟境勞而四顧復望山腰
則蟬蟠墓之故所也予怪而詢耕者曰其上豈蟬蟠
墓乎曰墓而不蟬蟠矣予曰何以故曰往歲有老人
載柩至此買地而瘞詢悉老人姓戚名禮他塚內並
非親族相識因見其文而神交莫逆聞殯於旅挈來
墓焉晨暮每至嘯咏於其間朔望則以茶醑祭賣藥
以自給不期所買之地之未果老人復徃歎訪蟬蟠

之子孫其子皆貧爲傭於外其孫又幼而啞老人乃
起焉而謀歸之舟行爲石所觸舟沉而樞浮老人赴
水抱樞隨波沉浮而去予曰噫嘻殆隱者也感禮他
者七里灘也隱地以爲名也夫素非相識而爲勞苦
不勸終之竟以身殉其亦性孤寡合之流亞氣味相
迥而不覺其況弱歎然念蜂蟻亦可悲矣爵祿功名
固不經營而盡推以與世人至下歿焉一穴之地猶
不留戀何其淡世輕身之不休也嘗聞天道好生而
惡盜生者實以育之也盜者過也蜂蟻不能以道德

希夷夢 序

上

化貪者為廉以仁慈勸虐者為義乃欲攬陽法陰刑
以快其胸臆誅絕貪虐之徒猶並及其嗣而燬其家
不亦過于不寬宥而違天好生惡盈之道乎宜其子
貧為傭而孫且啞歿後之柩尙不知沉埋何所也感
廉返舟或曰新安郊西亦有浮游墓或曰蟬蛸尙未
死乎廉亦不暇考也計至武林則上海船將隨其所往
因檢其稿並尺幅藏之于笥置于西湖之側其行其
止惟聽之于天焉

希夷夢目錄

第一卷

喜泰平降驢招國士
悲鼎革哭像勵孤軍

第二卷

食周粟終不爲宋臣
觀覆巢安能望完卵

第三卷

關皇庄狂童取辱
焚歌苑俠氣遭擒

第四卷

重心替人獄脫稟才
掩耳目焚牢燒假犯

目錄

第五卷

驗骨殖圖画行鄰國 辨聲音指引入名山

第六卷

隱士避功名奚啻阱陷

忠心甘節義尤切神魂

第七卷

囊空不免吹篳

腹實何須彈鋏

第八卷

籌國政賢相辭朝 行新法乞見受爵

第九卷

救澆漓立議修文德 整散漫揮毫著武謀

第十卷

明荐暗傾沉疴難國手

順留逆去利器試盤根

第十一卷

娟嫉暗招兵

糊塗偏選將

第十二卷

尊良友霧漫認龍駒 奪佳人風萍降獬犬

目錄

第十三卷

得情由良相保奇才

知確實賢君識驕將

第十四卷

餽賂交鄰爲敵樹敵

正名施令攻心結心

第十五卷

計中計賺開百結關

身外身誘過獨鎖渡

第十六卷

虛有可乘取城易於拾芥

武無用處破嶺擬若登天

第十七卷

察陣勢添膠吳越

中反間魚水參商

第十八卷

義胆忠肝難勝讒夫浸潤

志悲氣憤單推大敵貔貅

第十九卷

醉知己剖腹表丹心 救良朋束腰擒白額

第二十卷

緯維兵兩途襲敵

燔巨艦單艇擒酋

第二十一卷

鹿角車籠驍騎攻瑕取勝

蜂房卵燬屯積走險成功

第二十二卷

數節迎刃星馳電掣 一着錯布瓦解冰消

第二十三卷

地利人和資用全援絕可守

城堅將智糧餉足塞要毋攻

第二十四卷

兩函書商量和議

一道表惶恐求成

第二十五卷

五猴掣天印

百雉炬雙臺

第二十六卷

定河爲界大將軍封侯鎮土

指石喻心老度長制倭保儲

第二十七卷

變成法補全滅法

義貪員懲勸貪員

第二十八卷

目錄

追補犯喜得金船渡弱水
求快婿悞將木氏作玉郎

第二十九卷

招駙馬籠絡英雄

認公主成全窈窕

第三十卷

爲奸謀散分奸勢

進正士扶持正人

第三十一卷

重宿儒盈廷皓髮

除痼疾遍野春風

第三十二卷

念疾苦一轉尋源

審形勢三年奏績

第三十三卷

破耻移心善念深仇都了結

拘魂易體巨奸淫惡自災殃

第三十四卷

懷逆謀羣凶授首

舒忠憤二子捐軀

第三十五卷

欲邪悞置蚊聚雷成

三將陷亡舍生取義

第三十六卷

守令得人民安寇殄 渠魁失計險喪親離

第三十七卷

武事無庸武備 攻堅莫若攻心

第三十八卷

金蓮擗倒垂羣英智竭

紫竹根斜盡宿離魂窮

第三十九卷

蓬覆舟詢鄉國快意對傷心

迫亡友別妻孥生離成永訣

第四十卷

功名何處夢回剩得鬢眉白
疆土奚存國喪難禁暴奪評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七輯

金瓶梅

卷一

六

二七二

韓通



希夷夢

像贊

二七三

國破身以徃家亡命
永存忠貞千古著一
死報君恩

李筠



希夷夢

像贊

一民尺土盡歸
趙本袁玳孤臣
有亦在

閻邱仲卿



希夷夢
像贊

未作用朝臣翻為昇
域官星官却犯臣犯
終全介節

00.42.00

希夷夢

像贊



其貌似溫柔其心自猛
勇功業鎮海邦精
忠昭著古

1.8 27 006

李之英



希夷夢

像贊

不憐西海飄零
女得配良材
好述

王之華



希夷夢

像贊

彼所之子渡海而
相傳會合女家即
才

西無長



希夷夢

像贊

賢則引之奸則
去之濂表正僚
中華氣度

徐大忠



希夷夢
像贊

二八七

生前枉後千般
討姓後難遮百
種刑

浮石島主



希夷夢

像贊

風雲冉冉暮連連
巧
子年路回空店而復載
思

得金島主



希夷夢

像贊

二九一

蠻觸爭雄攻城攻
地奸佞盈朝焚材
晉用

小木仙人



希夷夢
像贊

能撥生竟能舒積憤
菩薩心腸魔刹
伎倆



希夷先生



希夷夢

像贊

聖主正堂中陽仰之而大
笑復果南家之因夢中
聖方道

希夷夢

第一卷

喜泰平墜驢招國士

悲鼎革哭像勵孤軍

話說自唐室不綱，黃巢亂起，天下分崩，生靈塗炭，接以五代相沿，奸詐是尚，仁義喪亡，四維既不能修，傳國又何能久。其間稍有稱者，唐明宗後，如周太祖亦頗多善政，然皆莫能贖其前愆，是以未再傳而絕滅。昔漢黃袍加體，陳呼萬歲之時，即不知如張益州之

不馬同呼，豈不知以死自誓，殺身成仁，流芳百世，豈不美于千古同稱篡逆乎？況左右皆是腹心，以綱常大義再三開導，豈有不依？又何至於死如憂主弱將，悍神器終屬他人，則何不權時攝行，而以法削刻首亂者，仍復辟於主乎？初既不能以死辭，後又不能以權復，則是宿謀可知。何期轉眼虛花，未數年即有宋太祖蒞蘆，依樣索太祖既忍背世宗，宋太宗又何必不忍背太祖，承祧之用異姓，二王之不得其死，天網何常疏漏哉，皆由廢棄仁義，狙詐成風之所致也。且

說周自世宗駕崩太后垂簾太子嗣統殿前都檢點
趙羽翼已成心腹滿布其中尤傑黠者有王審琦王
彥昇石守信史珪王漢卿郭全贇楚昭輔陶穀趙普
苗光義李處耘王溥羅彥環張令鐸張光輔趙彥徽
王全贇陳思誨李漢超慕容延釗符彥卿潘美劉光
義王仁贍曹翰劉延議趙廷翰王彥超武行德郭進
來信王沔等其餘願効死力者不可勝數建隆元年
正月乃使其黨假作鎮州定州急報皆稱北漢王約
同契丹乘喪大舉入寇兵精將猛鋒不可當彼時舉

朝聞報，驚惶無措。宰相王溥出班奏道：「北漢乃國家世仇，契丹又係宿怨。今聞先帝駕崩，揣度無人能禦，是以交結乘虛而來。兵勢凶猛，誠不可輕視。爲今之計，須亟選將領兵，速行迎禦，始免遺悞。臣視諸將能任此事者，非趙都檢點不可。首相范質道：「且待續報，再爲斟酌。」王溥道：「救兵如救火，豈容刻緩？」先帝經營數年，費多少錢糧，復得城池若干。今二敵合力而來，邊關城邑雖有兵將，如何能守得住？邊城有失，則進又破竹，長驅直入，國家大事未可知也。勿主持疑不

定因問學士陶穀道陶先生所見若何陶穀奏道王相所見甚是太后道陶先生與王相公意見相同自然不錯卽命將兵符印劍交與都檢點當下拜受出朝統衆往北進發次於陳橋安營停宿至五鼓時軍校又效當年故事擁檢點着黃袍作天子返戈回朝矣滿朝文武邊廷將帥俱戀爵祿屈膝惟恐不及誰念舊主恩澤君臣綱常其間惟有二人忠義激發不顧身家志雖未成而節義倫理炳炳不磨堪垂千古其人青維一曰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一曰

義節度使李筠、那韓通、係唐韓文公之後、為人正直、奉公有拔、山舉鼎之勇、周太祖愛其材器、使爲親軍、隨行征伐、功績頗多、世宗北征、加爲陸路都部署、及不豫、還朝、加爲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因世宗駕崩、感兩朝隆寵、過于哀慟、正成羸疾、雖卧病在家、常懷憂慮、爲都檢點羽黨盤結、時時留心朝中事務、到正月初四日、因服藥假寐、醒時已經夜深、方知朝廷使都檢點領兵禦北漠契丹、大驚道、外寇事虛、趙基乃心腹之疾、兵權入手、誰能制之、因修書差家人、飛往

家鄉斗兄弟韓速來京又修書往潞州淮南勸勉李
筠李重進共扶社稷五更時分扶病上馬入朝見着
范質問道邊寇之信從何而來王溥道昨日鎮定二
州俱報北漢結連契丹入寇我等想北漢與國家勢
不兩立契丹又怨先帝取彼寧莫瀛易等州今聞駕
崩故乘喪報復昨已奏請命趙檢點率衆禦敵矣都
指揮道北漢契丹俱恃騎兵故每入寇必待秋日草
豐馬健今乃草枯之時焉有人寇之理如實有寇自
無接應報來何以報後不聞更有警報按之天時人

漢寇信必誑深恐國家之憂不在北漢吳丹而在於
陛勿臣強也范質道所見甚是今將若之何都指揮
道而今惟有請聖上發旨召檢點回朝或先君有靈
使彼歸來解其兵權則無虞矣范質稱善未了忽報
大兵次於陳橋將士盡變共擁黃袍呼萬歲檢點無
奈率眾還朝將到矣范質失色頓足道君卒命將吾
輩之過也都指揮視朝內每有與謀者嘆道事不可
爲矣只有盡命報國耳欲集齊家丁拚命平亂
出得朝門僕馬俱失情知事人暗算因徒步疾行原

來趙氏心腹王審琦接得信連忙入朝照會明
見午門外好匹駿馬一個大漢牽着立在街邊乃是
韓家馬夫名喚袁緩暗吃驚道韓通疾愈矣奈何因
假意問道都指揮病好了可喜可喜袁緩上前答道
原來係王老爺家爺病方小愈不知有何事情半夜
急到五更慌趕上朝請問王老爺昨日有何事故審
琦答道不聞有甚事故你老爺病愈正宜在府調養
豈可如此勞神袁緩道正是審琦道此馬何處得來
果然權駿袁緩道此係去歲家爺隨駕征北契丹驍

將蕭忽索兵阻易州家爺單騎入陣斬之並得此馬先帝賜與家爺請看通身純青毛卷如鱗因其尾禿故名摘尾龍真有追風賽電之能日行何只千里家爺愛之如珍平日調養備至閱時不肯坐騎審琦道好匹戰馬正在談論之際忽見飛報入朝審琦心中了然思欲先去都指揮腳力方能圍之因向袁綬道所報不知甚麼急務我今仍不進朝你且去打聽將馬交我代管着你可並看爾老爺勞倦否袁綬信是實話便將韁繩交與審琦道得罪老爺審琦接道無

妳可探聽清楚來。我緩答應行了數十步、轉念道王審琦素爲韓翁所鄙、今我入去探訪、若韓翁看見問馬如何回答、慌翻身回來、馬已無踪、連審琦也看不見、笑道王鬼子討苦吃哩、乃向北追去、到牛頭巷口、望見審琦徧欄收勒、欲帶進巷、馬不肯入、昂首長嘶、將兩蹄掀高、直立起來、審琦不能控制、翻身落地、那馬轉胞往東去了、袁緩罵道無恥匹夫、有何武藝、敢盜龍駒、自取羞辱、可不羞死、審琦連忙掙起、袁緩近前、救應看道、原來是袁老翁小的冒犯了、說畢、亦向

東飛跑審琦家丁，俱怒道：「這個畜生太無情禮，幹爺平素輕老爺，連小縣亦如此放肆，情殊可惡。」審琦恨道：「今朝不報宿仇，更待何時？」可將馬匹長槍來，家人取到審琦原係驍將，雖遭傾跌，亦未傷損，立刻上馬提槍加鞭向東邁，且先殺此匹夫。追到月華街韓府門前，並不見袁緩踪影，乃直馳過去，轉出陽明巷，只見都指揮飛奔前來，審琦驚恐，掣轉馬頭望南而走，聞得後面喊道：「都指揮且住，相公請回朝議事。」隱隱似王彥昇聲口，轉而望見彥昇帶斧加鞭，心已明白。

視都指韓徒步手無寸鐵身無片甲乃回馬提槍迎
止當心直刺却說韓都指韓朝內飛步回家當下石
守信竟了吃驚向衆心腹道我等平素所畏者止韓
逆耳今形情如此心必不服大事猶未可知諸人失
色守信撫正彥昇之背道趙公平素待君何厚韓都
指韓侃侃強黨除害使健校相助此君建功之日也彥
昇躊躇未對守信催道韓公若非抱恙誠不可近而
今病軀空手有何能爲如再遲疑此功爲他人得之
君將何願以觀趙公秀邊史封石漢卿向前道我等

齊去、彥昇乃奮然提斧上馬，同衆追來，遠望韓都指揮如奔疾走，連連詐喊，仍不停脚，乃加鞭驟馬追來。都指揮素知彥昇爲趙氏心腹，只作不曾聽得，仍然疾走將進陽明巷，忽有飛騎劈面衝至，槍已到身，急斜閃開，料槍桿夾住，雙手執着，直奪過來，審琦幾乎墜地，隻足掛鏝跑去。這邊彥昇等早到，舉斧就劈，都指揮將斷處，攔開順勢割去。彥昇急攔，早中馬肚，馬立倒，彥昇立刻滾跌下來，都指揮復挺槍刺入史珪，恰到飛賊挑脫，彥昇逃去，石漢卿等率領步騎又至。

團團圍住都指揮獨力支持，奮怒將史珪右眼割破，好黨兵將雖屢刺倒，自身亦受重傷，得空便向漢卿撞去，鋒利穿通右腿，漢卿忍痛將鞭迎面飛擊，雙手連身抱住槍桿不放，都指揮方架串隔落，彥昇換馬又到，自後使斧盡力斫下，都指揮聞風急將頭閃開，左臂已爲砍斷，乃棄槍拾鞭，扭轉身來擊去，正彥昇右脇口吐鮮血，棄斧伏鞍而逃，不期郭全贊乘虛挺槍穿袍傷脇，都指揮使鞭飛擊正中金贊面門，復掣出金槍挺立陽明巷口抵敵，只見袁綬帶馬鎗率

領家丁尋到，喊道：「老爺請息怒，待小的們攬這羣畜生奮勇向前，石漢卿等見生力軍來，各人俱帶有傷，乃忙退去，惟有楚昭輔方到，不服，要擒都指揮建功，拚命格殺，爲家將史美兩鍊鎚打落塵埃，衆人擒住，扶都指揮上馬收兵回轉，來到府中，視傷深重，體無完膚，不能言語，惟張目大呼，齒牙咬碎，恨恨而死。舉家痛哭，韓夫人喚掌管寧遠等高聲道：「此刻非哭時也，老爺已死，眼見得周家天下姓趙，韓家亦不能存，留了爾等願以死隨老爺者，在此，不願者可速行。」衆

人齊等道老爺死周朝國難小的等死老爺家難亦係殉國情愿在此同死作厲鬼以追賊子之魂史美道這還是實情愿的也還要消消這口怨氣再死不遲衆人道如何消氣史美道我等趁此刻回兵未到先往趙家殺個罄盡然後殉國袁後道老爺之死皆王審琦盜去駿馬我今去殺王審琦于是分作兩路各領數十人前去寧遠安排石斷臂縫好入殮方畢只見史美空手回來寧遠問道不曾如意史美道到趙家殺了幾個家將趙老夫人逃避被追急迫跳入糞

疏我因練錘擊之不便，刀又短了，舍之另搜，未再得。人又見袁綏等擎着個十五六歲繻服女子，提着十數顆男婦首級入來，笑道：「今日此舉爽快，寧遠喜問道：『殺的是些甚麼人？』袁綏道：『且將首級排列。』老爺靈前，叫此女子細細指出，便知夫人乃焚香，命將首級排列靈前。只見那匹駿馬向着靈柩長嘶而倒，登時氣絕。夫人呼楚昭輔道：『馬知恩義，以死殉主。汝等甘爲趙氏不顧，周朝有愧。此馬多矣。』袁綏剝去楚昭輔衣裳，持刀欲取心肝。夫人道：『不必可留。』他傳說與諸

奸黨袁綏乃止。夫人問女子道：「可從實說來，免汝死。」命女子道：「妾身王氏，乃王審琦姪女，幼許羅彥環之子。前日招贅，今日會親，指三白髮首級道：「此趙老伯普之母也。此陶表伯穀之母也。此家姑祖母石守信之母也。其餘守信之妻之媳，陶穀羅彥環之子，王審琦之妻妾子女，逐級指明。夫人痛哭，舉家大嚎。祭畢，夫人令前後舉火，將深服女子，並赤身之楚昭輔推出，閉門焚燒，全家盡節。宋主卽位，欲以忠義勵將士，乃贈韓公中書令，並加潞州李筠中書令，却說李筠

乃周昭義節度使與周太祖有瓜葛親誼忠勇過人每於戰陣不避矢石數脫太祖於危險是以世宗愛重之陞至昭義節度使只是平生性急遇事從不停宿然所蒞任之處皆以治稱現在駐劄潞州因正月間敕命福禪較射呼集賓佐酌酒賞箭聞報朝中命趙都儉點將兵禦北漢契丹喜道當今在朝材幹最優者無踰韓趙二公此事趙公足以辦之寇兵不足慮也席間有從事間邱仲卿者應道朝中材幹誠如公論然二公志向各有不同韓公在禮節而率真趙

公託諸大而機警韓公可以輔少主趙公不可授大
權今使將兵恐非國家之福這仲卿祖籍平陽年長
二十獲姓閻邱名公字仲卿以字行與少師王朴有
世誼自幼依焉盡得其道而尤深研古學自倉頡以
後各種書法舉世莫能知者俱可意測神悟少師因
其好直言任肝胆不事韜胸心常非之然四方英俊
至都中者俱成莫逆而張齊賢曹彬寇準等尤相推
崇昭義李筠愛重才學聘爲從事瀛州僚佐見其意
氣孤高咸蓄嫉忌因節度與之謀事每多奇中所以

不能離開。當日李筠聞言，變色道：「書生何太多疑！如此安能任將退敵耶？」諸人暗哂。正議論間，只見傳事官持函稟道：「有朝中副都指揮韓翁差人飛報急書。」將函呈上。李筠接着開拆，又有傳事官急報道：「趙都檢兵次陳橋，將士生變，黃袍加體，擁回作天子矣。舉朝歸順，惟有韓都指揮全家殉國。」李筠大驚無措，書墜於地，嫩聲慟哭。執仲卿手道：「卿何見事之審耶？我輩國大事，願卿爲我謀之。」仲卿道：「且看韓公云何。」拾函啟，交李筠合淚展看道：

皇矣第結縛我世宗使文武大臣才德盡如閔下何
怒國家無泰山之安今弟不幸卧病朝廷悞中奸謀
社稷有壘坳之危弟必竭方以殉興復大周惟君是
望勉老勦之速備毋忽率備不戢

李翁著畢垂淚嘆道國家尊爵重祿股肱文武濟濟
盈廷列國止韓公一人良可浩嘆仲卿道今韓公已
死與朝皆趙氏腹心其中不忘周室者惟曹彬張瓊
二人以衛司收而用也然以潞州一鎮討賊猶以蝗臂
有疾此則必須流既從順善結外援數處並舉方于

事有漸，如氣勢未齊，而露於形色，彼先發而來，則無用矣。現今河東契丹與國家世仇，俱不可說。淮南雖是國戚，但進素性猶豫，可借爲聲援，不可恃爲實靠。惟江南西蜀久經和好，且唐之林仁肇、蜀之高彥儔，俱智勇兼全，任軍國事，而與不佞有刎頸交，不佞往說其君，二國之實力可得也。並說吳越、湖南、荆南、周、行、逢、張、文、表、俱一時之傑，李繼捧、李繼遷亦當世之豪，連衡而起，則汴梁、東西、南三面危矣。山後楊無敵與韓公同師學藝，交同膠漆，今聞韓公喪于賊手。

憊怒必深、遣使通之、而資其糧草、使由北路而驅、公
然後率領精兵西下太行、直抵懷孟、使良將塞虎牢、
據洛邑、約齊諸路並進、汴梁雖將勇兵強而勢分形
弱、安能兼拒諸路耶、一路得人、趙氏卽瓦解矣、然後
扶幼主、復周室、而滅奸黨、則功蓋天下、忠昭日月、名
垂金石矣、李筠聞之、大喜、卽命治裝餞行、仲卿道惟
願名、公延攬英雄、訓練士卒、不必爲無益之悲哀、毋
稍露於形色、再三叮囑而別、汴雨櫛風、跋涉多日、始
到成都、聞知蜀主國政凋治、聲色是好、正士疏遠、佞

幸盈朝已具亡國之徵，和勝嘆息，訪至高彥儔家，進見禮畢，各談國事，相與流涕。彥儔道：君既跋涉而來，弟豈敢不竭綿力。因同上朝，連往數日，俱未得見。蜀主至第五日回家，忽見多人擁護着高軒前來。彥儔邀共避之。仲卿問道：此係何人？彥儔低聲答道：倖臣王昭遠也。仲卿素知昭遠志大才疎，狂放無識，因其得倖于君，早想到有用他處，乃不遜避，屹立路傍。昭遠行到面前，見係彥儔，慌下車揖道：老先生有何事故？此刻猶未回府。彥儔答禮，指仲卿道：此昭義幕賓。

問邱仲卿也。爲國家事，特來請見主公。昭遠道趙氏詐取周家天下，吾主正欲興問罪之師。足下乃來作說客。耶仲卿答道：吾來爲周非爲趙也。李潞州受太祖世宗厚恩，誓與趙氏不共戴天。原欲起義討賊，因地窄兵稀，故乞師于上國，共復周室。李節度命不佞西來，朝過國主，卽謁明公，請恤城池之禍，永結唇齒之歡。昭遠回嗔作喜，道：李公亦知有玉昭遠乎？仲卿道：潞州常恨綠慳，不得親近。昭遠道：寡君因製杏林春燕雙雙舞，近自新成，演習無暇。過此數日，僕代奏

知定選將發兵，决不食言。彥儔道如此，仲卿遠來，爲不虛矣。仲卿復深揖謝別，回來。彥儔道：「此君之喜弟之憂也。」仲卿問故，彥儔道：「昭遠好大功，無實學，必爲兄奏請發兵，定是昭遠爲將，不亡何待？」仲卿道：「借大國軍聲，以分彼兵勢，見可則長驅直入，不可則保固險阻，自免損傷，弟猶有數處須親往告請，不可羈遲。」與君諸事心照，從此拜別矣。彥儔道：「君將何往？莫非欲往荆湖？」吳越江南林君前日使來，尙未回去，諱諱以唇齒爲言，憂國之苦較弟無二。君可修書交僕，帶

回自無不可矣。吳越自守爲謀，往亦無益。荆南湖南，
弟俱可代爲介紹，應無不竭力。外援均無庸慮，所可
慮者，惟潞州耳。李節度性躁，不能久耐。君在幕中，猶
可諫阻。旣經離遠，恐已變動，必須速回，保守前謀。約
定淮南，養兵儲糧，待到秋日，河東塞北，自必報復。彼
此猝然，將起雖孫子復生，諸葛再出，亦不能爲之謀
矣。仲卿稱謝道：弟此行原非不得已，今得君指示，弟復
何憂。乃修書托彥儔交江南使者，相與拜別。彥儔垂
淚送遠，行且乘遠，遑恐無及。弟有健術，君可乘之。勝

于常馬圍人備到仲卿謝別心急如火晝夜兼行僮僕不能從隨一日進到屯州山中忽聽得對面朗聲說道天下自此太平矣天下自此太平矣轉過山腳望去有個老者騎着驢兒當面顛來猶如醉漢鼓掌道天下自此太平矣呵呵大笑韉繩遺拖在地驢兒踏着往前絆倒將那老者傾跌下來却是個眉鬚俱白的老道士那驢兒及跑轉去隨後有個道童捉拉不着直趕回頭道士跌出地下仲卿動念連忙下驢扶起他來看那道士雖然年高却碧眼方瞳形容端

厚向仲卿道子少我老驢應我騎仲卿授疆道請文
道扶我仲卿扶他坐上將鞭交與仲卿因問道此驢
壯健我騎羸老與子相易若何仲卿道原應遵命但
南北道格末同且有急務非此健騎不可待游竣即
尋訪賣觀送來道士道天下已經太平今仍欲往何
方有甚急事可與我道否仲卿道欲往潞州公幹道
士道李節度尊賢好士今已去世猶有誰人可投仲
卿驚道如何知李節度去世道士道聞是自焚其子
以城地葬其母莫與我爲難聽兩家兩家悉此事

仲卿即欲驚道仙長執言真應顯示其詳道士因因
頭整去指道那人來也手詢便知仲卿翹望只見遠
遠有個老者踰踰踰踰踰踰踰踰踰踰踰踰踰踰踰踰
隨在後見老者步履遲緩埋怨道兄弟行得怎遲將
來如何跟師父跋高步遠老者答道連我也不自知
仲卿茫然老者行到面前道士道吳貧汝可將於路
所見者再說一遍老者道自別師父師兄隨羅師叔
往西揭觀明皇途中爲史思明將官高暉所擄道士
道這話不必說吳將近日潞州李節度殉國原委說

來老者道、郭家將官李筠、見趙家詐奪郭家天下、終日憤恨、尋思復郭、左右見趙家勢大、多方勸阻李筠、終不肯聽、因通好劉崇、又約李重進起義、趙家使人到潞州、加李筠頂大職銜、李筠乃懸起郭威容像、痛哭流涕、將趙家勅書焚毀、又將使者割去耳鼻、面刺趙家姓名字樣、驅逐回去、因澤州張福歸順趙家、即用兵取得澤州、遠近州郡不服趙者、俱暗來通信、約期無如重進猶豫不起、而劉崇又輕聽人言、謂郭是劉之大仇、趙奪郭國、正係代劉報仇、如何返爲李與

郭劉崇因此僅以弱兵數千踐約，又使心腹盧贊監軍以掣其肘，所以趙家兵到澤州，李筠要堅守以老其師，而乘其弊，盧贊要力戰以挫其鋒，而要其盟及至臨陣，劉家兵將先自奔走，監軍禁止不住，趙家兵馬沖來，劉兵走得忙，反將李家陣腳沖動，盧贊爲趙家所殺，李筠力戰，因平日教養有恩，軍士莫不一以當百，奈趙家兵多將廣，前者敗去，後者又來，戰至日晚，李筠與軍士俱受重傷，歸城養息，趙家日夜圍攻，李筠扶病巡視，百姓歡呼，甘心死守，至第五夜三更

齊禪將馬全義听了，恁謀丁謂之計，暗引趙家兵馬入城。李筠傷重，聞知不能起來，嘆息道：「臣力竭矣。」轉身向東，連連叩首，乃命親隨縱火自焚。趙家既得澤州，又進攻潞州。聞得李節度之子將城投降，却不知確否。仲卿所得係實，乃仰天嘆道：「吾在潞州，或不至此。出來約結請兵，尙未就緒，而節度已死，有知己而不能輔，吾何顏立乎世間！以對天下豪傑，備視山淵，深不見底，乃溘身跳下。正是：經營已遂歸扶履，信息。」

希夷夢

第二卷

食周粟終不爲宋臣

覬覆巢安能擊完卵

却說仲卿視濶欲投轉念道一死雖足以答知己但
大仇誰人能報周室如何復興仍當從長計較止步
旋身不期驢兒正在背後吃草腳跟恰碰得眼睛那
驢急掉頭時却撞着仲卿膝腕單腳站立不住倒下
驢見仲卿倒地驚慌忙奔到屋前怪哉體全不

高遠摸那石壁與幃幃無二想道若是跌死倒也罷
了而今不死不活如何是好再起身用脚試探似有
幽徑雖然窄狹却能容足因盤旋而上忽見亮光漸
次細看乃是山兩個接天的峯頭中間瀉入尋思道
先時上面所見雖有崇山如何不見此峯高峻乃更
偃僂而上直至峯麓往前看去那兩個老少道童猶
立路傍道士坐在石上見巉崖邊羣猿接臂下飲泉
水再往外望不期失脚踏落塵埃乃是從道上袖口

因際出道士笑道足下悟否何自苦乃爾仲卿道士
子素愛元理並非執迷奈食人之祿而不忠人之事
縱非仙長所取素常蒙李節度推解情深原其所
自則皆出於周室今國雖亡而潞州信息未知虛實
須回審視如實無恢復之機自當披髮入山況有仙
表指迷敢不叩竭法座道士道也好也好去來去來
老者道願足下莫去我遊戲未多時落得幾莖白鬚
蕭蕭我哥哥猶是童顏山外不若山中好履足下莫
緣仰卿看那道童後秀不過十四五歲這老者龍鍾

探有人九十歲如何反稱他做哥哥好生疑惑道士
道仲子勿疑指童子道這吳槐係漢炎興甲子所生
又指老者道這吳賀係漢炎興甲子所生同胞兄弟
係漢朝國戚吳班之孫我昔因赴青城山人之請
吳班在青城駕下極其誠敬因後主愚頑信佞料國
難守欲將諸孫托我因見吳班心地寬厚遂取衆中
惟此三人稍有道骨收爲童子吳槐向來心安篤信
吳賀俗念未除聽見羅公遠言唐明皇幸蜀便要
看我家阻其出山幸而根深猶識歸來看這樣子比

他哥哥如何與賀道弟子悔之已晚所以勸這位客
人不必去道士問道子意如何仲卿道前已言矣如
潞州果失周不能復定然回山道士道如遇志向與
子相類者可以借來仲卿道領教道士將驢還與仲
卿自己跨上原驢叱道起起那驢忽然四足雲生騰
空而上吳槐足下亦有雲霧攜着吳賀的手俱冉冉
而去仲卿恍惚如夢策蹇驅馳行不多時但見崎嶇
道路盡行平坦不特山川頓異氣候亦大懸殊想道
法交初熟時節如何便成酷暑深爲駭異忽然大隊

遊兵飛奔前來爲頭將官將仲卿細看喝令拏下衆
兵奉命不由分說橫拖下驢背綁驅行押見主將仲
卿抵着頭立而不跪聽得上邊說道呂顯你誤了所
獲並非仲卿乃我門生呂大阜也說話聲口極似相
熟仰首觀之果是曹彬乃大喊道大阜因聞先生扈
從屢勝特來相投思效微勞途中突遭擄掠只道必
是潞州兵將不知却爲麾下士卒曹彬下馬向前解
縛道兵士無知誤犯勿怪命取馬來仲卿道原驢甚
好不須賜馬軍士慌將原驢牽到曹彬乃同上駢命

呂顯道我今先行汝可同呂生到前營來說畢別去
仲卿薄暮到營曹彬迎入仲卿問道潞州交兵若何
曹彬悵然道李公自焚殉國其子料不能敵舉城投
降今已班師矣仲卿嘆道吳賀之言不謬奈何只見
牙將稟道苗裔拜訪曹彬聞光義將到驚道仲卿可
急迴避此人到來恐於君不利仲卿道不佞見獲萬
目所覩今若逃去豈不累君曹彬道累我事小仲卿
通檢點好名卽見彼亦無妨何況苗姓言尚未畢光
義已進營門曹彬出迎入帳光義道故人呂大阜聞

在將軍營內特來拜訪曹彬出將圍答只身仲卿趨
出揖道薛公別來無恙開國勳營古人罕匹欽敬曷
已光義道碌碌庸才因時成事安得如先生連衡吳
蜀荆湖指使淮南建業而後齊發並進之奇謀乎李
節度如能始終謹守君言吾輩皆虜耳光義此來非
爲別事當今大度求賢若渴前日聞先生之策嘆賞
再三有恨不得李牧之意光義近觀星象見少微隱
而復現移照於茲今午聞曹公游騎誤獲問印却係
曹將軍門生呂大阜光義與曹將軍交最久向來未

聞有呂大阜之名今隱諱之定有緣故是以特來拜
訪相約明晨同見聖上仲卿道不佞此來實赴李公
之難以酌知已之情生且不願何知曾祿蒙公渥愛
來生報答可也光義道足下不可執意大丈夫當以
天心爲心順天之心以行所學此尼山之所以與管
子也仲卿道性各不同孤竹柳下何必相強君展君
才我守我志願毋相逼光義猶欲再勸曹彬與耳語
道此公難于急得且緩幾時或有轉移光義點頭忽
見軍官奔報道適到緊急飛報似乎京內有兵火事

件光義因向曹彬道四邊多舉人才難得願公留意
勿使遠颺曹彬道敢不從命光義又向仲卿道軍務
倥偬且暫告別到汴梁時再請失陪之愆仲卿道願
公努力功名勿以不佞爲意送出揖別曹彬使呂顯
往後營探信與仲卿攜手入帳道光義之意似不加
害然此處久居無益弟有黃金二笏請帶爲路費仲
卿道此刻愈不可去矣適觀光義之貌似君子惜目
帶鼠形心地險窄我去必致累君莫若明日詭薦不
佞移于彼處再作區處曹彬稱善二人對月詢談小

飲多時呂顯回來曹彬問道有何事故呂顯稟道韓
二老爺在汴梁殺指揮使等多人又放火燒燬數百
家房屋傷了無數將士正走脫了曹彬驚道子邛休
矣仲卿道子邛何人曹彬道韓副都指揮之弟智勇
兼全何以行此血氣之事周朝難復矣當夜嗟嘆不
止次早起行光義送函魯道韓速單身走脫幸爲金
湯所擒收禁府獄候皇上回朝究追羽翼來人又耳
語道苗爺特開時所勸者可會回心曹彬道再三
導他回轉機他畜毒反覆不定意欲會到苗公處朝

夕勸諭庶幾有濟來人領命而去曹彬道適聞所聞
如此子報已經被擒現陷線綫如何是好仲卿道且
待弟到汴梁再作道理少聞只見那人又來到苗公
說老爺所見甚好但不知仲爺可肯過去苗公就來
說話請書停片刻曹彬道他爲我勸得無休頗有厭
煩之意大約肯去話猶未了光義已到各下騎見禮
向仲卿道才拙事劇不揣冒昧欲請朝夕指承切願
降臨仲卿道先生鴻才夙昔欽仰如得親炙實爲萬
幸惟有小事奉告在先光義道請教仲卿道先生勿

言一個仕字不佞實爲先生記室誓不爲趙氏之臣
光義道昨已聞命豈敢食言曹彬與仲卿道軍馬業
已前行君之行李另遣送上不奉陪了又向苗光義
耳語道慎勿疎忽至要至要光義稱是相別不題單
說子郵姓韓名速乃韓都指揮庶母盧氏所出將產
速時恍惚見偉然丈夫降於庭前道我不豹也今來
托生於汝家隨後又有人人來道我裴豹也特來托
生於汝家二人爭論不已忽見簷端一位金甲神人
厲聲道吾乃西門豹也申岳請葛真君核我有功於

民特命來此托生汝等何得冒爭二人聽得亟自盧氏鼻中入腹金甲神人亦由口內而入盧氏驚醒立時肚痛不已只道係個三胞直至產下依然只有一個長成也該豹頭環眼燕領彪形却偏形容柔弱正像女兒惟有兩種異相每日有三個瞳子腦後有九個圓骨如三個品字形狀自幼父母俱喪韓通延師教之攻書讀過冊籍不喜復看專好追奔馬接弩箭刺猱猿弋鷹鷂爲戲以自娛韓通乃延名師白叅教習武藝使帶着姪子麟貫在家攻書習武不到二年

盡各藝之奧其膂力與兄相似而巧捷過之年方十
六歲正欲將家事付與姪子自己來京與國家出力
平定四方忽有家人張二奔到呈上文書子郵啟視
變色與白師傅看道太祖世宗事業俱成畫餅矣吾
兄必死之臣子殉國亦理之常然周朝天下太祖得
之或未盡善而世宗守以厚澤深仁天意豈遽絕周
所可慮者趙黨盤結已久強豪皆爲所籠絡智者陳
其謀勇者効其力卒然變動誠不可測然此刻何能
顧得許多惟有向前死生非所計也但此去若得安

然豈慮無家如果變動命亦不保指着姪子韓貫向
白師傅拜道韓氏只此弱息敢懇先生帶回府上教
導成人白師傅躬身扶起道忠臣烈士孝子仁人皆
天地正氣無須多慮此刻周事已去賢弟最宜慎密
子郵稱謝乃與韓貫道爲叔的今去赴難凶多吉少
事勢至此不能顧汝了我以報國爲重汝以宗祧爲
重若周家大事不保汝他日並須誠訓子孫切不可
仕趙韓貫泣拜領命子郵想道趙氏氣勢已成哥哥
料不苟厓安能望卯完於東墮既是家破人亡索性

將事辦理清徹然後動身乃叫小學管洪安過來吩咐道將收拾進京兩車細軟可另選五匹好壯騾驢帶兩個家人小心服侍自老爺大相公去又叫掌管高義傳請閭族人眾齊集于邨道連年來族內未了的事俱已補全本府備荒規模教化法度矜恤四窮各款錢糧俱已經營敷用無應辦繆者矣今有國亡家喪之慘故特請諸尊長降臨敬將田產家資分派各位每位贈田五十畝白金百兩仍有餘田將三百畝分派各家廟宇春秋祭祖之後代速另設席筵

以祭速三代禮先達二月十月先坐煩代標掃如蒙
不作存歿寔銘深情衆人道族中諸件向來都是令
祖令尊賢賢昆玉維持誰不沾恩受惠賢竹林遠出
逢時祭掃應係我們的事如何還要厚賜子郵道請
尊長有所未悉速此行身命且難自主何有於家方
久遠蒙代祭掃實爲萬幸切勿多辭衆人道此去定
然功成名就我等權代收管待榮歸之日還趙就是
子郵道這也不必送了族衆又呼家內僕婢男婦亦
集每家給銀一百兩田五十畝僮婢各給銀五十兩

文券悉行焚毀家人領謝訖子郵乃命掌管陳儉等
四人收拾行李叩辭家廟陳儉層泰先行察看高義
繆機管押行李後走陳層當日動身次日子郵拜別
白師傅並族衆跨上紫騮揚鞭起程白師傅呼道且
住子郵勒韁下馬白師傅道令姪雖無賢弟磊落而
渾厚潛晦是其所長可以放心賢弟諸事已造極頂
惟忍字功夫未到須須努力于此又將出寶劍一口
交與子郵道此劍名曰無碍老夫得之四十年未嘗
試用賢弟可緊藏在身邊一者緩急不孤二者見劍

如見老夫子郵拜受上馬加鞭而去不說韓貫涕泣
及衆族人嗟嘆分散仍說子郵曉行夜宿趨路急切
馬不勝勞到寄春驛另換驛官見子郵氣度不敢待
慢問道敢請爺示尊姓所辦何差子郵道管他則甚
驛官道原來爺未知而今新令嚴緊恐防奸細冒充
俱設簿籍登記往來姓名差事子郵道有此緣故在
下姓韓往都指揮府公幹驛官道爺自何來子郵道
襄陽驛官道樊城卽係韓中書爺鄉里爺可係中書
爺本家麼子郵道不是快備馬來驛官道現在上料

又問道爺既說往都指揮府公幹如何又非中書爺
本家難道不知韓爺加贈麼子郵驚道如何加贈驛
官道當今皇帝嘉韓爺殉國是個大忠臣所以特贈
中書令子郵道如何殉國驛官道此事已久了爺仍
不曉得麼子郵道我門路遠所以未知驛官道正月
初旬當今領兵至陳橋衆將事立爲皇帝韓爺要保
周朝衆將士圍住大殺韓爺雖刺死多人亦受重傷
當時殞命舉朝文武更無阻攔之人當今登位不見
再有甚飾者所以敬重韓爺加贈中書令子郵大驚

尋思道太祖立宗何等恩威今日臨難滿朝歸叛恐
後難道向日所榮寵者不是尊崇賢良竟是代趙家
養鷹養犬又想道往時巍巍我我談忠說孝受恩深
重者頗多其人豈有臨危全變之理也難盡信此刻
倒不必着急且到前邊探訪明白再作區處驛卒牽
馬來了郵賞了驛官驛卒跨上驥行三十餘里借打
中休下驛訪問與前相似數次皆然乃知是實直到
安南驛上卽于驛旁住下離汴梁只有九十里次日
乃易裝進汴京城陳倫煇泰接入寓中訴說實信相

與流涕見街市比前更加熱鬧士卒比前更加嚴肅
馳擄三日知是勅敵不勝傷悲仍出城居住下午高
義繆機亦到子郵道汝等如何恁快繆機道沿途短
僱牲口替換所以今日得至此地聞說大老爺已經
殉國又聞並非當今之意乃軍校王羅等公報私警
當今聞知深怪他們擅殺贈太老爺中書令如此也
還在道理只是王羅等這班凶人却放不過他子郵
道汝等所見與我遊殊王羅諸賊成了大爺千古芳
名真惡猶屬可恨我等皆屬朝臣子今見巨奸竊奪

神醫雖其職大豈可因他虧贈卽止陳儉道事既如此且回家鄉另作長園子郵道且耽遲數日可着高義在店所住我與你等進城繆機遵命分開行李備齊姓口隨着到寓住下子郵令訪舊日家人俱尋不見聞住多日惆悵無聊忽聞李筠起兵大喜欲往相助當演六壬得退連茹復演又得斷橋嗟嘆而止不覺春去夏來宋主遣將往澤潞後又行親征子郵孤掌難鳴痛惜失大機會朝夕惟有嗟吁一日陳儉出南門看高義回來忽聞叫道陳爺那裏去轉頭看時

却係當日看後門的鄒老兒陳儉道鄒伯伯你在此
有何貴幹鄒老兒道親戚家去陳爺你是從那裏來
陳儉道我是從南來看大老爺的鄒老兒道大老爺
執約於正月裏全家歸天我因聽得風聲不好先就
是開故張道朝中我在張瓊張爺處看門陳儉道好
個大老爺可憐了鄒老兒道實可在惜若能不死也
是大富貴我問你二爺與少爺好麼陳儉道都好二
爺現在寓中鄒老兒道而今想必長成了可同去看
看陳儉道領進鄒老兒見于郵問是個何人陳儉答道是

大者爺府內看後門的鄒文今在張瓊張爺處管門
子郵道原來就係見酒埋這鄒老兒最好酒量又極
大凡見着酒坐下不動所以衆人起他綽號叫做見
酒埋當下子郵命陳儉道可將好火酒燙兩壺與他
用鄒文道不敢陳儉取到了郵問些閒話鄒文吃乾
仍不動身陳儉又燙一壺鄒文接着自斟子郵道天
色已晚你飲罷可回去明日無事再來罷鄒文道無
妨四更回去也不遲子郵道那有此理鄒文道這張
爺古怪得緊日裏客來多回不合一鼓後有人請見

立刻延入每每至四五更方散子郵道道者兒又係
說謊豈有二鼓後夜夜來往可知其入姓甚名誰鄒
文道黑暗之中認不清白未知姓名子郵道豈無稱
呼鄒文道一個大爺一個三爺大爺認不得三爺說
是常時大老爺在後圃教他參連射法的曹爺子郵
問道說些甚麼話鄒文道不知大約絕無笑語常有
泣聲說說盡又乾子子郵分付陳儉如此如此乃與
鄒文道今使陳儉送你歸去聞時好叫他請你鄒文
叩謝同起身向府買酒復請陳儉至二更後果有人

希夷

卷二

古

來道三爺請往大爺處陳儉有心告辭道恐主人守待滿領了明日得暇可往寓內看看鄒文拖住向耳邊道此刻去不得須待家爺出門再隨後走陳儉聽見脚步響向窗櫺破紙中瞞時只見張瓊低着頭先走有個燈籠在後同出門去陳儉乃別鄒文隨着亮影緩緩而行忽人燈俱寂定睛細看却係護國寺地方象賢巷口想道范府正在巷中二人莫非係會范相乃趑進去見門掩着縫內漏出燈光認得明白回寓述細稟種子都相道范質狐疑曹彬過慎張瓊

性躁三公雖與忠心各有病處所謀難得成就陳儉
道間說曹爺奉差管押軍需往澤州去子郵道此中
有好機會借張范三公羽翼無多再賺儉道爺何不
見張爺商議子郵道你明朝仍將鄭文叫來陳儉領
命次日去了獨回言鄭文破腹病重不能起牀子郵
道汝勤親之待他何以行動即催前來陳儉答應日
日往親直到第八日始回鄭文進見子郵問道你如
何得病鄭文道上州曹爺奉差年來刺張爺緊緊
切切催逼無暇休息而得病甚重夜間往澤

別辨避讓事伴曹翁物物而去其日使期的人都不在眼前小的又無計脫身嘆嘆難當尋得剩酒未曾嚼觀連啞吸吞覺得有物碍喉連忙看時却係犬小蒼蠅爪肚莫卸數目因此心疑驟然發作渴得不休病倒在牀前日方止子郵道今好了麼娜文道只係兩腿無力子郵道過幾時自然復原此後逢飲須要詳細娜文道是子郵令繆機取酒陳儉捧出盃盤兩注擺在廊下矮桌上娜文謝過笑着右手持注左手持盃連斟連飲二注俱乾子郵命添陳儉取酒子

郵道張爺好麼鄒文道好昨日奉差公幹今早動身
了陳儉酒到鄒文文飲子郵道你的舅子臧公公可
惜死了他家猶有何人鄒文道只有他的堂姪子係
小的的親內姪名喚臧聯雖在晦光宮奉侍周太后
却萬不及他的表弟倪淹由聖上宮中出來何等臉
面王相公趙相公陶學士石節度等諸位老爺求詢
信息那個不奉承他子郵道各有各道理我甚思念
臧公公你明日見着內姪他如得閒請來這裏敘談
敘談鄒文道此事容易我正忘却舊爺動身時叫小

的托城職代將奉旨馳往軍前的事轉奏太后張爺
今朝亦這般分付此刻亦不可緩了小的滿領老爺
的賞子郵道如此我同你去順便走走可得麼鄒文
道可得須先問過方好同去子郵道如此你去順便
問聲鄒文答應去了次日傍晚來請同行子郵命陳
儉守門帶繆機隨鄒文到晦光宮門內小太監呼道
鄒老伯伯今日又來想係有話與臧公公說鄒文道
正是煩小公公代我通知小太監應聲進去片刻臧
聯出來鄒文告道這就係韓都指捕的兄弟韓二爺

與你叔父參軍最好特爲來拜子郵向前施禮禮滅滅聯道
此回答道原來就係二相公如今這般長茂可惜令
兄太人係個真忠臣周朝再有如合兄的安得太份
屬於他姓子郵道公公所言極是敢問太后與聖上
俱安好麼滅聯道目下雖然寧居終屬巖牆之下連
咱們亦不知將來是何結局子郵道天相吉人無須
過慮滅聯道相公此來有何賜教子郵道速因受周
厚恩欲朝覲太后幼主以表寸衷敢煩公公代爲啟
奏滅聯道勅主時刻避嫌故舊之臣請覲者一槩不

准卽范相相見亦係深更相公尊義咱家代奏罷子
郵於袖內取出蒜苗金二條道造次未帶土儀聊爲
茶敬如舉不准覲見則煩代奏韓通親弟韓速願聖
上萬歲減籛道厚賜不敢領但太后從未許諸臣朝
見此事方命幼主現在東閣讀書相公如要朝覲明
晨可以進宮子郵道如此極蒙雅愛今且告別明日
五鼓起來臧聯拖住手道不可潞州起義大軍往征
昨有旨到言汴梁應犯兵火之災雖經安排仍須謹
慎所以夜巡比平日更加嚴緊只好屈相公在此草

獨又可省明早之行子郵道如此打攪心甚不安小
內監擺出晚膳鄒文道二爺在此小的要回去了子
郵道請減聯送出轉來入席通宵說些近事不覺晨
鐘已動曙色將呈城聯乃先進宮約有數刻回道適
已奏上幼主恐有趙家耳目初時不允咱又奏明昨
日咱來並無火曉得幼主方准子郵道感銘不淺跟
隨敕賜直至祥賢殿仰瞻幼帝已在御座方面大耳
嚴如世宗行塵舟堆朝觀禮臺想世宗不禁放聲
哭泣幼帝垂淚下座扶起道卿為何如此韓連道臣

誓與趙賊不共戴天惟恨此刻勢若單絲陛下居于
虎口臣若在外聲罪恐趙賊毫無禮于陛下今欲敬
請聖駕潛出巡幸外鎮非若內廷不乏忠良豪傑討
叛義旗建起四方自然響應名正言順誅篡賊如振
落耳幼帝道卿此意却可不必若天命在局趙氏自
必殘滅今爾卿出幸先離太后膝下或有驚恐不孝
之罪大矣且趙氏之興實由天授昔先帝忌積習兵
強凡諸臣方面大耳者多以法去之趙氏終日在側
豈不能覺豈非夫乎天命既在趙氏安動有何所益

(以下原闕)

希夷錄

第三卷

胡里庄狂童取辱

焚毀龍興寺遺劫

却說初唐明道之精采者，姓柴名茂，乃國舅柴守禮之次子，世襲守禮，待如骨肉。年至三十，尙未生男，因夫人入懷，時臨新與，能蓄妻，世宗常欲爲之廣嗣。時有吳道者，進奏美女兼全部，共三十六名。世宗不收，大臣陳道却，道者與趙顯應離交。世宗乃退回二十四名。

收市以舊枝葉優賜與柴茂使之居於城北皇庄及
世宗傳地柴茂思念洪恩供奉神座於內值世宗冥
誕之期設祭奠奠令女樂歌舞侑食適有指揮羅彥
瑛之子羅復智、張魯、張魯、劉善盟弟兄兵馬指揮之
手羅善、羅善、帶着門客宋龍、鐵吉、並家丁人衆出城
消遣備身遠處、綠柳叢頭、樓臺壯麗行來、濶板橋邊、
堦垣寬闊也、知非等閑所在、忽聞、抑揚高下、八音具
呈、不覺爭先、過橋進門、入內觀看、官弁見俱濟濟衣
冠、意料是來哭奠、並不攔阻、羅復智等直到殿前、看

得女樂個個嬌妍，聲聲俏麗，俱係目所未睹，耳所未聞。這班酒色少年，自然筋酥骨軟，出神出像，却被守庄太監看見，喝道：「你等是甚麼人，敢入皇庄窺探？」大衆方知，連忙奔跑出來。羅復智道：「且住，我等先說不過公卿家園子別墅，誰知是皇庄。若非跑得快，幾乎弄出事來。」賀恭道：「便是皇庄，也無甚要緊。我等父兄俱係佐命元勳，就有失悞，亦無大罪。若係此等佳人，得看個飽，死也甘心。」火鐵二人道：「有理。」賀恭又道：「這哭的係何人，所哭者又係何人，却也古怪。」曹芝道：「這

哭的人我認得好像是柴國舅之子、火龍道、不差所
哭的像好似世宗皇帝、賀恭道是了、大宋皇帝登極、
柴家這厮不服、背地哭泣、想是咀咒大宋皇帝、就有
叛逆大罪、莫說這班美女、就係庄內衆命都在我們
手裏、怕他則甚、偏再進去、看敢怎的、火龍接口道是
極、如再說惡話、連庄子都奪了他的、並請諸位公子、
開時頑耍、美女分派開來、有何不可、羅復智道、我們
就去弄出事來、諸位弟兄、那有不幫襯之理、用手招
呼道、全去、
於是衆人復闖進庄、公然上殿、其時

業已奏畢，款款散開。常有管庄老公公洪信見眾人
後來俱有喜容，夾着凶像，便貽傳守庄兵壯，分頭掣
橋鎖門，乃向前唱道：何處無知囚徒，難道瞎了眼，皇
庄都認不得，先前闖入，姑念無知，饒你們狗命。而今
又來，敢係討死羅復智道：扯淡甚麼，皇庄上面的，可
是姪姐，你這老驢頭，尚不知事，不牢還出口傷人，情
殊可惡。羅復智走向前，把洪信臉上打一掌，道：可惡洪
信，願生惡業，有他後，捧道去罷。只見面帶貼地，脚底朝
天，痛得亂滾，羅復智大怒，齊行動手，這邊兵壯發

作兩下城牆，火龍見勢頭來得狠凶，便想走脫奔到大門，已經鎖鎖，從夾道奔至腰門，又多人把守，見牆角邊有個狗窩，鐵吉亦到，同爬出去，見通是路，復伸進頭來招呼，羅復智受傷奔逃，正尋出路，聽得火龍呼聲由牆角下，只得也從竇中爬出，沿牆畔走，誰知四面俱係壕溝，水深尋不得橋渡，只見對岸茅蓬邊立着個人，說道：「橋俱收藏了，又無船，後汝等要過，除非將那柳樹下坑內馬槽抬入水中，借勢扶着，或游得過。」火龍回頭看見地上有個無腳馬槽，喜道：

後道裡三人同往，抬將起來，鐵吉忽喊道：且緩我的
脚軟了。羅復智道：沒用東西，徧徧此刻脚軟。火龍道：
他軟了，公子請看，諒必是用力太狠，將地踏陷了。羅
復智道：如何這般氣味？三人齊放手時，只見連脚膝
顛與所入地中，愈慌愈下，漸沒到腰，不勝大驚。對岸
那人笑道：你們靠着，將槽頭挽住，拖到河邊就是了。
那人道：這坑裡去，難道取睛是瞎的麼？羅復智良
道：和家我們未曾見過，實不認得。望救你親孫子
命，這人道：這容易，你將我渡過去，我就救你。羅

後者道我如何渡你過來，那人道，既不能渡我，我在
這邊如何救你，復知看火龍，道吉，與沒到頸項，慌叫
道，動動，真真動了，火龍道，早知這意，不如不逃出
來，越苦道，好壞，味水死了，但是傷真氣，還有那個鬼
家容，將飲食，忽然聽得庄內，衆聲說道，尋尋，走也走
不到，那運去，開開，出門，將賀，恭等，與，帶，出來，四處搜
尋，對，崇，那人道，不請，上，他三位，此刻，要，逸，得好，哩，
請，公，道，尋，他，做，甚麼，衆，人道，雖，六，叔，如何，放，他，走了，
那人道，我放他，他們，見，此地，景致，風味，好，徧，不肯，舍，

衆人道：今在何處？那人道：牛家寶鑿的，不是麼？衆人往坑內看，只見還有三個頭巾在上面，其餘渾身連眼睛都沒入了。原來牛坑爲白日曬乾，上面結堅底，下淤軟，三人驚慌，何暇細看，所以陷人不能得出。當下衆人取物鈎搭起，放在地上，只見三張嘴動，正像三段污泥木頭。衆人道：這般臭穢，如何動手？有一個道：待我替他洗洗，扯開褲來，屎尿往面上澆。衆人齊道：好好好，只是便宜了他。次第以尿澆之。方將三人

洗罷用雙手將頭拖住往滾滾內擗
動縱縱送送把外面污泥擺去再用麻繩綁起洪信
一面通知留守衙門一面押護人城行到中途遇見
錢寧使錢寧認得賀恭羅復智等忙向前與洪信見
禮問其來由洪信將原委說明錢寧故意責罵衆人
再勸洪信息怒道這班無知少年不識高低冒犯老
公公晚生代爲請罪看他們父親面上寬這一次洪
信問道他們父親係那些人錢寧指道此是賀公子
此是羅公子此是曹公子洪信道羅賀我不知此可

是曹彬之子錢寧含糊答道正是曹君令郎洪信道
曹文彬何等循守禮法他胡爲同着這班執褲橫行
而今既係先生指教敢不遵命並煩致意諸位尊翁
務須極力拘束若任其放蕩將來貽禍不輕錢寧道
所諭極是取生傳諭明日自然都來叩謝又向羅復
智等道你等還不快謝老公公衆人連着麻繩跪下
叩頭洪信道不必願諸位從此改過叫兵丁盡去其
縛錢寧稱謝洪信帶衆人作別回庄錢寧同羅復智
等入城火龍道此處果然利害鐵吉道下次再莫造

次賀恭道我終不能舍這班佳人我係要來的錢寧道此乃世宗所賜的女樂令尊翁輩誰不流涎也難怪你等少年今日之事若我不撞見也有個大虛驚羅復智道我因被縛難過所以將就了事若到城裏還有他說的麼錢寧縮頸伸古道呵噲你原來不知今日仍係張瓊管理巡城他素性猖狂諸位尊翁畏如冰炭今日撞到手裏目按軍法照劫搶皇庄大不敬十惡之罪立刻拏衆人決了你將若之何幸虧洪信老兒與曹公子令伯交厚我故含糊答應方得解

釋你等猶不知輕重。哩羅復等。聽知各失色相觀。賀恭道：今日已非郭家天下，白三庄也應歸公。我等只恐他學路州李錫安像，思欲一舉衆作亂，怕他逃到那裏去。這班美人，難道還不是我們的麼？火龍道：此計甚妙。鐵官道：是須遵般做法。方出得這口惡氣。又有美女受用，曹慈羅樓智道：我們就商量行事。錢寧道：不可。此事須先和各家一母翁說明，再通知王石兩節度。及以女眷前日都被一軍家殺盡，現在訪求美色，因此底裡自然同心用力。秦知二王爺請借此以賊

郭氏羽翼再除其根華四方雖有忠義之士亦無所
借名須如此辦法方得全衆人齊讚道錢將軍真
無遺策真正孫吳復生以寧道不必過獎成功後須
以尤物惠下羅復智道曰然自然曹芝道我們的衣
服儘不像樣於前處借物方好羅復智道不可衣裳
換得難道破舊傷損也換得不成就係這箇樣子各
人從後門進家免告蘇與母親與契誑父親俱說錢
叔叔見証就是的了衆人道好稱善入城分散當夜
各家俱來錢府請訪緣由錢寧次早下午便酌請訪

未刻時分曹翰賀謀羅彥環同着火珪石漢卿等俱到各問昨日事情錢寧道其事根底弟實不知昨往西郊看麥回見洪信那老兒帶全庄丁押着十數人向前看時三公令卽在門慌問緣故洪老兒道三公令卽劫搶皇庄許多不一的話弟因昨日仍係張蠻子值班大大吃驚再四想問下來曹翰道原由如此昨係世宗聖誕國舅哭爺禮所應當此係諸小輩太無知老哥子他們有再造之功彥環道不是這樣說就係子姪輩誤入皇庄也不應架上劫搶之名情殊

可惡洪老兒平時眼中那 有人昨日聞錢兒指教
甚好望二位哥哥助我一臂之力史珪問道如何辦
法曹翰道如此如此石漢卿道盡美矣未盡善也彥
環道請教石漢卿笑而不語史珪將漢卿鬚髯道兄
弟多係舊兄弟又忝新隣居如何吝教起來難道是
要先定謝儀麼明日功成叫他將美女送兩個與你
看你天天如何發付他漢卿道非也如所議辦非不
盡善只恐到頂真人手內無靈藥老姪未免也要吃虧
鄙見須與王石二公說通有物均分彼自轉達趙公

以便彌縫掩飾。况王爺外寬內忌，此事說無不依。且已何必出名，只須暗辦。王爺得知，自必動問。王趙二公隨便請發那位弟兄查察，就入計中。下眾人喜道：願聞高論。漢卿道：而今假作柴茂，遍出告示，煽亂百姓。自然妥貼錢寧鼓掌道妙極。不在閣朝叫爾做賽。曹操就決意如此。命家人擺上席來，痛飲面散。至第四日，城內城外各處要道，俱粘有告示，寫道：大周皇叔柴諭示都城內外文武員弁軍民人等知悉。惟我世宗皇帝，恭膺天命，正承大統，凡天地神祇。

郊祭必盡虔誠軍情民膜撫恤莫不週備賞功罰過咸當其實救災禦患罔失所宜夙夜未遑或逸宵旰漸積成勞以致指國退升幸有太子繼統詎料趙氏出身無賴法紀屢干曾郊微勸遷臻顯位得比骨肉之戚應法伊周乃行窺竊之險郊尤丕莽此鬼神之所憤怒忠義之所痛心也是以潞州首起勤王首惡愴惶離穴數被傾危屢經救劫匡義雖留於汴勢若單絲形同孤掌茲四鄰咸興問罪之師各鎮翹望義旂之舉舊臣宿將國戚懿親感懷先帝洪恩約結誅

仇復國或明秣馬殲戈或密輸誠送款智勇齊全氣
勢足備元凶構結於外惡黨勦滅于斯竚見趙氏喪
亡早識周朝興復緣恐懷忠抱義者莫能周知瞻彼
顧此者未獲詳悉用斯通告從今不必徘徊既得與
聞事至務須奮勵特示

趙城文武官員揭下紛紛啟奏晉王召石守信王審
琦趙晉王彥昇問道周家孺子幼弱柴茂勳儒皇上
審察實無能為所以俱不刻削今彼等卽有異謀亦
何事後趙書此定標出於他語殊難聽信王彥昇道

大至所慮甚。是但國家鼎革中心不服者尤多。其人
樂茂亦南華也。此事據臣愚見先於皇庄搜查封閉。
以絕反側之徒。覬覦觀望。再行定奪。晉王准奏。便差
陶穀石漢卿二人查辦。竊負得知。趕入諫阻。已無及
矣。慌差家人報與柴茂。叫其檢點。柴茂聞知。慌將世
宗聖像焚去。又將女樂俱送入城。且說陶穀石漢卿
出朝。通信與各家。恐柴茂聞風搬移。叮囑多着人眾。
於四路攔截。再點羽林軍士。前來搜查。羅復智賀恭
得信。齊集家丁。率領分佈于皇庄遠近。四路探听。瞭

且說柴茂打發車仗入城正與洪信呀喇庄丁收
拾陶石二人領兵已到上殿與柴茂見禮道奉晉王
令旨查檢莫怪也柴茂道請二人見有御用儀仗
請柴茂道此從何來柴茂道請問洪公公便悉洪信
道此係皇庄世宗皇帝在此教射難道你們都忘了
石漢卿道世宗駕崩何應仍設于此况朝代已更此
係惑衆作亂的資証了洪信喝道在口周朝一個好
好天下被你們送與趙家而今又起風波連設靈數
椽之地還來遭過兩個心上雖過得去不想地下見

先帝只恐天理難容立見身誅嗣絕也說罷將玉繩拂揮來陶穀右眼早被損破痛不可忍喊道救人上上萬藥卿大怒拔劍直衝向前洪信用蠅拂架住笑道逆賊上上我今日可以對得世宗皇帝我死之後只教你們受用得好說罷往石柱上撞去腦獎迸裂而死陶穀右手拊着眼睛左手指示軍士柴茂命守兵將洪太監屍首抬到庄西倉房入殮設靈自己亦往看視聽陶石率衆搜查二人見柴茂不在跟前視物件好者令家丁藏下餘着開造人冊將門封鎖而

因柴茂聞知見殮已畢設立靈位焚香祭奠隨即上馬入城進府看時並無車仗送到忙問門官回道未曾見來柴茂着急使家人分頭四處探訪三更時候拾得一個家丁回來身被重傷連忙就問但云人物都遭劫去說得這句便不能言忽又有探事的報道聞陶石回朝因未搜得女樂仍要到府追問柴茂大驚細想無策惟有起奏幼主所以入宮不禁痛哭起來朝見逐一奏上幼帝道朕亦無策惟請皇叔忍耐而已隨離舍候携手入內去了燕聯出來備細告訴

子郵問道，城外有劫盜麼？藏聯道：皇都逼近，那有這般大胆強盜。此定係奸黨所爲。子郵欲再覲幼主，藏聯道：萬不能矣。其胆如粟，聞得趙字，俱係懼怕的。足下乃言復國大事，如何能再見面。此事無庸談了。子郵嘆息告別，回到寓所，使陳儉等去訪探劫掠事情。當晚無聊，步上高樓，見皓月如梳，半入西山，滿天星斗，光芒漸次顯灼，帝星臨于晉分，光彩異常，主星暗黯，吃驚道：李筠忠心，成畫餅矣。忽然城西半壁明亮，細看非火，乃係燈光。嘆息道：又不知係那個賣國的。

冥導只見陳儉回來道探訪並無踪跡子郵道那火
光知是何處陳儉視定指道那高牆大房子係史家
面前樹木叢雜的係陶家西邊高桿子係石家射道
這亮光不係羅府定係王府子郵道甚麼王府羅府
陳儉道這個府第乃郭重威所造係小的叔叔陳景
監工聞今爲羅彥環王彥昇合買分居王府房子多
羅府苑圍廣內中亭榭樓臺爲京都冠看其火光出
于高處定係西苑大提樓上夜宴如今仍係陳景爲
正管看後苑小的前日到京去望叔叔見收拾完工

比前又加華麗。明日老爺可往散悶。上七子郵道。爾
須先通知叔叔。不必露我姓名。陳儉道。此刻昏黑。聞
巡城甚緊。恐易去難回。明早探罷。子郵應充當。夜無
話。次日陳儉前往。午刻回來。稟道羅翁新在杭州。買
有十幾個女子。想係怕夫人知道。閉在苑中。昨夜到
樓上。通宵筵宴。今晚客更多哩。他人俱不得進去。只
說係小的叔叔親戚。方可游玩。但客到時。須要迴避。
子郵道如此。可將晚膳帶去。加個猪首。添兩個熟鵝。
只說係爾敬叔叔的。爾便同飲。不妨。陳儉道。這也不

敢小的到上席時，推忘事件走開便了。子郵道聽你陳儉分付買辦的，備辦送去，自己隨着來到府前，看見高車駟馬，大門樓不似伴臣宅第，也無這樣奢。遮守門的看係陳儉，招呼道：「陳叔叔又來了。」陳儉道：「又來打攪守門的。」道家禮人說甚客話。隨後買辦的亦俱備齊，送到進門，從西邊轉灣，進南火巷，由更樓下過堆房，進北火巷，到後花園房。陳景接道：「所言的就係這位爺，而今有些不爽巧，只好明日罷子郵施禮。」應道：「隨便。」俱可于袖內取出兩小錠金子，送道：「遠

來無以爲禮具此聊代斗酒陳景慌按道不敢上
在此不妨只是客到時須要低聲子邨道時得陳儉
又將酒餚鋪土道姪子到京無有孝順謹具薄酒一
盞願叔叔福壽康寧陳景道生受爾旣備此豐盛酒
饌何必又要大鵝豬首陳儉道這位爺食量頗大所
以多備二件酒餚係孝敬叔叔的陳景分付家人道
旣如此可將酒餚送到家禮去陳儉不能阻攔只得
又令買辦的回寓買八十個饅頭取二十觔醇酒同
亮子送來買辦答應去了陳儉同叔叔談心子邨獨

自四處游玩，想來華絲富麗，並不清幽淡雅。行到西
軒，楸檠棚下，見若藥臺邊有塊蒼黑大石，蹲踞如虎，
乃于背後取出白師傅所贈寶劍，仰天祝道：周朝若
能恢復，剗下此石立開。說罷，臂直研分毫莫損，不
勝嘆息。憤恨復祝道：我若得見趙家國亡，此石立開。
祝罷，當額又直研下，割喇裂裂，裂不至不斜，分作兩片。
好生詫異，忽聞步聲，慌將寶劍置於縫內，只見陳景
尋來，道：羅命到了，可快自軒后竹林中，挨垣墻轉過
套房，便是水榭。巖由後石洞走去，莫進左邊閣道，往

右手出小巷，就係門房，不可錯悞。子郵答應，見陳景
去了，收劍行過竹林，聞隔牆有涕泣柔聲，說道：「事已
如此，從權些罷。」又聞答道：「寧死不辱。」子郵撞入看時，
乃是兩個女子，一個年約二十外，一個年將二十，子
郵問道：「汝等緣何在此哭泣？」二人將子郵上下看道：「
爾敢不係此處人麼？」子郵道：「我係外省的，到此遊玩，
少年者道：「我等恨無翅翼飛出，他還要進來遊玩。」子
郵道：「你們有甚心事，我或者可以解得也。」未可料，二
十外的道：「不能止此，少年的跪下道：「望英雄救命，我

等係柴國舅家女眷爲這班強徒擄入此中逼行污辱昨日幸脫今料難免所以在此啼哭意欲投池子郵道柴國舅何處不尋訪到誰知却在這禮今要解救出去却非易事再看你們運氣如何只要依我計策齊應道願聞子郵道今日羣凶叙飲汝等須要屈爲歡笑將他們灌得酩酊大醉方好作法女子道果能免污脫離情願遵命子郵道此非久談之處請便罷二人遂去子郵道出石洞到門房內已經燃燈餞

郵道愛好景致，陳倫道：「我想起要事，忘辨了，暫別就來。」陳景拖住道：「也要吃三五盃，再走。」子郵坐客位，陳景坐主位，陳倫儉坐橫頭。吃過三五盃，起身別去。陳景談談吃吃，量終有限，坐在席上打盹。家人亦俱走開。子郵聞絲竹漸漸繁雜，愈想愈怒，獨飲獨吃，只聽得人後一陣七散去，不覺將猪首、饅頭、醇酒都吃盡了。剩下半隻肥鵝，聽更樓上已係三鼓，走出門房，四處察看，並不見人，乃提燈而行。到更樓下，上邊問道：「誰？」子郵答道：「我。」上邊道：「陳伯伯家親的，可帶甚人事送俺。」

子郵道有走到樓上見一人睡着，一人行更子郵將葛袍脫下道：無以爲敬，此物奉贈。更夫道：真的麼？不要作耍子。郵道微意只是破了些，更夫道：不妨。我會縫，將袍向燈前細看，稱贊不已。子郵內禮原係結束停當的，再加緊收，掣出寶劍向更夫腦後斜下，只見頭落，不聞剝聲。那個睡着的也殺了，再將更香油盞置草薦下，烟焰立生，乃提燈下樓。到大門房見數人圍住擲骰子檯上睡着二人，盡行殺却，乃下鎖。用篋絲將鎖門塞滿，復過更樓，劈開堆房，將燈籠掛

在壁上點着包索等物，滿房紅亮，樓板俱着，再回門房重往後苑，雖係熟路，奈無月色，又少星光，一脚高一脚低，只向有壁燈處走，過一處熄一處，走到厨內，聞得鬪鬪聲急，乃係二人睡在案上，子郵想道：「不可饒他，揮劍殺了。」轉過半閣，到東廊下，聽得唧唧嘻嘻，子郵閃于暗處看時，却係兩個童子，勾肩攜手而來，子郵沖出揮劍，兩個齊倒，將屍首踢開，便透廳堂，廳樓上笑聲叢雜，乃于廳後左邊，旋至樓下，見酒房內數人有的東倒西歪，有的埋怨，幸若子郵舉劍砍倒。

埋怨的睡的驚醒亦都殺了方欲出戶只見一人闖入道燈都被風吹熄爾們睡死了麼子郵迎上砍倒即直登樓只聽得說道再要求十娘教了又聞回道諸位求十娘教不比尋常須要加增巨觴衆聲道這一個敢不勉強遵命又聞諸人齊飲聲響如牛喊道看酒子郵就喊聲禮應道來也此七挺劍而上見鋪列八席燈燭輝煌乃何前道歌而無舞不成大觀諸公既聞美女佳喉今精誠壯士健腕早有一火據案朦朧立起道舞得好老翁自賞你子郵道不喜豚肩願

得賊首，大聲歌道：

報恩復國，今獨力艱。且衛中懷，分誅佞與奸。分而居處，公滅之良難。皇天使聚，豈容寬。一人起身問道：歌類，不善。爾係何人？子郵道：掩乃大同副都指揮使韓公之弟韓速是也。一人道：呵，哨持壺欲擊子郵。順劍揮去，已係兩段。又一人道：鐵立臺可以擊賊。用鐵立臺打來。子郵左手接住，往後摔去。其人跌倒。鐵立臺脚反將中坐一人腦漿打出。這禮五人齊將立臺抵敵。一人高揚立臺，常頭打下。子郵閃過，迎上揮

去雙手而立臺齊墜下地聞得背後風來側身順手
將劍從下掃去見一人雙手執着立台兵兵倒下却
係雙脚俱遭砍斷一人將立臺攔腰打到子郵接着
又一人照面掃來子郵將頭閃低使劍挑上那人肩
斷脇分倒下卽棄立台回劍砍照面掃到者其人雙
手橫擎着立臺架隔不期手重劍利將立臺鐵桿砍
斷從頭劈下分作兩半一人見勢全虧丟下立臺躍
上樓檐往下就跳子郵飛步向前一劍刺去未曾得
着却爲烟氣冲迷着自旋身再尋人時只見許多婦

女跪在地上叩頭，子郵道：「你們快卷細軟，各尋走路。」前面火已通天，也來婦女紛紛起身下樓，只見一人爬不起來，視之却係男子，乃說：「歌音不善的。」子郵道：「你係何人？」那男子磕頭不已，道：「求饒狗命。」子郵又問道：「爾姓甚名誰？」旁邊女子道：「眾賊稱他學士。」子郵道：「想必貴姓是陶，」磕頭答道：「不敢。」子郵道：「陶學士，乃當今名公，豈可傷汝性命？但有一件，恐將來袖子中又將趙家天下送與他人，如今且代除去禍根，乃揮劍將兩手齊腕，卸落樓下。眾婦女喊道：「火勢大了，英雄。」

請便罷子，勸道爾們速尋走路，我仍要幹事哩。乃收
斂隨身，捻着椽子，到得簷口，旋翻盤上，立於脊頂看
火，聽得前面紛紛嚷喊，卽跨過大屋角，走近看去，只
見火巷人衆，擠挨往後面奔來，說道：大鎖不能得開，
此刻開樓廳堂，俱着了，後面柴房火發，隔斷也不能
去，跟見全家俱沒命了，頓足嘆天音，容悽慘。子郵看
火勢果然猛烈，羅家人口都無生理，轉身行時，忽有
笑聲入耳，過西春踰複道，往下看時，天井內却係三
個男子，一個婦人，裸體狎飲，燭忽吹熄，婦人道：妙哉。

起風了，可移席進去，只見兩個女僮抬桌，兩個女童移椅子，郵跳下一層，伏于簷前看去，上面兩枝巨燭，榻上又有三人赤身，內中有個婦人，約三十餘歲，笑聲出于榻上，正觀看間，忽聞敲中門道，隔壁羅府起火，連陶府王府俱着了，勢大得狠，雖在下風，也須作速收拾。婦人道：厭物要回來了，只說今日可以盡歡，偏又打混子。郵道：這尋人如何容得？跳下地來，先將四個就席飲酒的砍倒，女童慌道：不好了，殺來了！上面三個看見子郵仗劍連慌下榻，磕頭求饒。子郵道：

們相抱，便倒生口氣，死則穴鼻，氣絕，倒三人。
女童叩頭乞命，乃問道：「此是誰家？」答道：「王彥昇家子。」
動問道：「他家無公子麼？」答道：「五個公子，正月禮都殺，
齊家殺了，只有二公子，有兩個小官官子。」動道：「在那
禮答道：「在後園樓上。」乃令携燈先行，隨上後樓，推
開房門，見有七八歲的童子，睡在當中床上，奶媽
帶着個約四五歲的，睡在右邊床上。子動道：「殺之，殊
覺可惜。」舍道：「便主賊有後，又屬不能也。」罷將蝦子都
爲切去，兩個童子哭將起來。子動復上樓，栴頓足，躍

到對面屋上望去，只見東邊俱係烟燄，紛紛救火，人聲嘈嚷，兵甲森森，人聲火聲混成一片，仰望天星無幾，想道：將天明了，城中料難存身，不如趕早，照會陳儉，們走罷。主意已定，乃層層跳下來，只見街上前後兵馬抄來，傳道：王爺有令，拏得韓述者，賞金千兩，放去者，以軍法治罪。子到，驚道：如何知我名字，而今不能照應他們。吳武行了，乃下街喊道：韓爺在此，誰人敢當說，畢舉，急急直欲向前，但見經過街坊人，頭滾滾，塵土飛揚，城內四面，面前大隊人馬，排列不動，為首

三員將官齊向前來一人橫斧二人挺槍喊道韓速
來了麼舉起開山大斧迎上劈下子郵見勢頭凶猛
使身子縮小從馬腹下穿過將後蹄掃斷轉身向左
邊馬後揮去二將接連倒地右邊將官挺槍當心刺
來子郵讓過抓着鐵桿用劍掃去兩個手掌其斷那
將喊道痛殺我也倒撞下來子郵轉槍躍上那馬見
先跌下兩將已經扒起便使槍連結果了再向隊內
殺來只聽得衆軍發喊俱分竄去子郵轉身到城門
邊將鎖削落切斷大栓拉開馳出往前看去但見人

俱擠滿不像兵將各持藤鈎子。郵想道：諒係救火的
兵士，然不可不防。收劍舉槍，驟馬衝去。衆兵忽俱分
開，舉鈎從後亂搭子。郵舞槍，渾身遮定。無如兵名鈎
衆馬脚着傷，不能前進。子郵翻下，棄了鐵槍，掣出寶
劍，飛步向前。這些鈎搭猶如草管，當着就斷。那裡搭
得住。忽聞喊道：將軍有令，長鈎鈎上，短鈎鈎脚。已過
之處，轉身換鈎。遠路往前，等待應聲如雷。忽然上上
下下，如驟雨飛蝗。雖係隨到隨斷，奈兩靴上俱帶着
無數半斷藤鈎，殊屬累贅。後面又有馬嘶想道：此路

走。要耽時刻，乃縱上房子，將靴上斷鈎削去，回顧城中湧出兵馬，挾弓負弩，挺戈持矛，如潮水一般，轉望前時，只見搭鈎軍士紛紛又遶相迎，沿途攔截，遠望四邊，惟南是湖，無軍阻擋，奈無船渡，只柳陰邊有隻小艇，想道：且過對岸，再作道理。乃下房子，放步向前，奔到湖邊，上得了小艇，囑梢公道：可快渡我過去，多給錢與爾。梢公道：夥伴未來，無人擡頭，櫓子郵道：我會搭起來，就搖不期用力過猛，早將櫓桿折斷，梢公道：賠櫓子郵道：過去賠你，說畢，走到後頭，催促。

梢公換櫓道須知要雙膊緩盪子，卽乃將劍置于艙內，單手輕搖，約開有半里多遠，轉視追兵，早到湖畔，幸無船隻，忽聞梢上喇的聲響，回頭看時，尾後散開，梢公已沒入湖，腳底板片俱泛浮起來，站立不住，劍早落沉，正無擺佈，忽見左邊港內舳艫相接，搭鈎猶如蘆葦，思想手無寸鐵，如何迎敵，乃棄船踏水，欲趕奔過去，正走得與頭兩脚似物絆住，躬身取起看時，却係條繫甲縲，想道：此物從何而來，如何恁重，正在疑心，後面來船漸近，只得向前踏去，腿上仍似有阻。

將後跟夾擊，卽放行動。又來子到，怒起沒入湖底。細
看，原被佛槍公肉，以人隨着，纏擾見子到，始走開。
勤守勢，露出水面，底下又來追兵船隻，已經四圍圍
住。子到既不甚善水，離岸幾遠，只得跳上敵船，雙手
奪過數鈎，迎敵亂掃。如兩持殘花，紛紛傾倒。八面船
外之船，又攏將來，思量跳過，再打腳下，猶夾蕩動，立
步不定，欲復躍去。船已翻覆，墜落水中，正待潛行，忽
有手來，抓他髮巾。子到發覺，憑空帶起，二人俱出水。
看，且頭落，佛槍系子到，在手揪得，纏腰左手，抓住頭。

鬚以禦衆兵，怒荷拘撻，從水中伸起，鉤那搭腿子，卸
身上，先是縛紮的，受水脹緊，不便轉動，所持褲帶，又
經扭斷，頭髮抵離自己，手脚俱受鉤傷，欲走不能，欲
沒不得，搭拘如麻，擁圍鈎緊，尋思：既非深知水性，且
到岸上，再作道理。隨他鈎住衆將，用牛筋豹革，細拍
登岸，安于車中，只見一將驟馬奔到，怒不可當，挺斧
認定子郵腦門，儘力砍下，正是：綁擒軍士機謀，湯斧
到腦門，性命休，未知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四卷

軍心齊入獄賊真末

掩耳目焚牢燒假犯

話說魏到太怒，舉斧急砍者，乃係存漢卿因該班值
宿親丁十四口，遭焚未存半個，所以恨極。當時見着
盡力劈下，將及子郵忽有三股長叉，將斧架住。漢卿
怒道：「這王商昇漢卿，怒道：『賢弟如何倒護凶徒？』」
「道：『尊兄未曾詳察，他在禁城中放火，延燒大小數

十家殺傷兵將不計其數，定有羽黨，須細細究審，窮追辦全，以正國法。今將他殺死餘黨，從何追究，豈不受皇上責罰，或再發作，于不意之中，我等豈不遭其荼毒。漢卿收斧道：是也。賢弟見識，勝吾百倍。合抬入晉王府中，請研究審。乃同解進城，却說晉王昨夜聞得鉦聲驟起，披衣上樓，見西城半壁通紅，又有王彥昇為巢窠，請覓樹，係心腹，立刻命入彥昇行過禮。慌奏道：火乃凶徒所放，殿下須要謹慎。昨日羅彥環請臣等于樓中飲酒，突有一人仗劍衝上，自稱韓通。

之勢轉速，臣無兵器，視勢頭凶猛，暗從後簷合漏溜下逃脫。復從葡萄棚後跳入臣園內，奔來報知。此刻仍在羅家，請發令旨，傳各門內外將官領兵，用心把守。母使免脫，番王見彥昇與續俱遭傷損，立刻依充將令箭夾付道，卿可督理此事。務擒凶首，勿得縱颺。彥昇得令去後，只見火勢延燒更大，滿天皆紅，接連報道燒燬陶學士住宅。史副使、王故相家俱遭焚火。又延到石節度府了，及至火勢漸衰，天已明亮。王彥昇聞奏道：凶徒難不可當，合殺往西去了。請下令除

御林軍外，凡各將士，俱遠出西門，遠近分佈擒拏。晉王問道：「西城執掌，昨日仍係曹翰麼？」彥昇道：「正是晉王笑道：「韓速將就縛矣。」彥昇疑心，問道：「曹翰雖勇，而此人如生龍活虎，恐不能敵。」晉王道：「非也。」苗先生未從聖上出征，算定都中必有兵火，却無大害，因留下制度的兵器，逐細交代。曹翰遇水自成橋，彥昇道：「兵器掘不出十八般，又有甚麼新制度？」晉王道：「此兵器雖不離十八般之中，實出于十八般之外。他兵器要剛強，此却偏要綿軟。他兵器要堅牢，此却不妨奇。」

其朝彥也。道臣思嘗其能解晉王道其法用長藤于
上四面紫小繩倒繫鈎四個下紫草藤鬚一團挨尺
而紫每藤長九尺紫五紫餘四尺作柄千百齊舉無
論鈎着何處倒系咬紫則不能脫肉往雖用刀斧將
藤砍斷鈎子仍釘在身後節又復肉前鈎搭離十分
猛勇怎肯得滿身拖着團藤草藤甘不累贅彥昇問
道如何遇水或擒或正道當將問苗先生說云未來
之教不能十分動相習難換痛演禽化推凶徒挨着
完火燒國家家着焚外鈎皮既不能勝鈎而水又足

希夷夢

卷四

三

以制火救親，爾遇水即成，擒吳卿試往觀之。彥昇正欲下樓，只見內監奏道：據報西人已砍落鎖拴，出西門去了。晉王道：不妨，遇水自然受縛。彥昇辭出，騎兵上馬，直到湖畔，見子郵縛在車中。漢卿舉斧，所以擒上使，以托在說明，拍到王麻，只見西城巡察御史奏道：凶徒焚燒八十三家，俱係勳臣將士，內中陶穀、羅彥環兩家最苦，大小人只俱遭焚絕。史珪、石洪、郝、兩家家人有逃，山齊家產盡空。王浦家，人未冒傷，損細軟雜多，數漸王浦新極重，夫不及搬移，已遭燒燬。只

尋出個焦枯頭顱餘俱灰燼無存西城副御史秦道
驍得羅彥環家苑內樓上腰斬而死一名賀恭雙腕
弄下未死一名陶毅連頭帶手撈下而死一死錢寧
身直劈開而死一名羅彥環腦髓遭擊碎而死一名羅
復智雙腕斷下小肚破開而死一名火龍雙腿斷下
而死一名鐵吉陸樓腦碎頭拚而死一名曹之樓下
殺死童子二口酒房殺死司酒五口厨下殺死厨役
五口家內人日被燒集德查驗又驗得王彥昇家堂
前燒死一箇主彥昇之妻石氏無名裸體

身事三日，橋前殺死精身婦人一名，陶穀之妻石氏，無名機身男子二名，西城指揮使又奏道：查得西城時外殺死上將三員，馬春龍、牛如虎、羅重，殺傷裨將六十三名，殺死兵士八百二十六名，帶傷者不計其數。晉王聽畢，命拾陶學士來，看昇到殿上，兩手連袖，俱無鮮血點滴。晉王垂淚道：先生苦矣，舉家又遭焚死。陶穀勉強道：幸臣之妻昨日王姨娘請去，得免此難。晉王問：身道爾知家事否？身道：未知。晉王將西城御史奏報單子，擲下道：門若此，玷辱官箴矣。

彥昇拾起看畢滿面羞慚向陶穀道好姐姐救得好
妖子陶穀道可與我看彥昇置于其前陶穀看畢道
在爾家還來怪我麼殺前諸人都笑起來彥昇慚赧
無地將頭向石堦撞去腦突迸出登時命絕陶穀嘆
息道只願終身榮華誰知今日辱死半生心血枉費
到此方知遺悔何及說畢大吼聲止歸陰晉王溥命
將二屍抬去再將凶犯押上審問子郵合目閉口終
無半字范質道想係傷極重了請且收禁待稍回轉
些再行嚴實置子郵下入府牢立刻將擒

獲情節拜衣馳奏太祖知之厚賞光義光義立薦仲卿才學淵深並將不肯出仕情狀奏明太祖道且緩圖之光義領旨路上以疑事請決仲卿逐事析剖甚相敬服直到汴京光義家住崇德坊近于街市恐甚增襟城北有草菴幼時曾出家于此後來還俗周遊爲宋元勳乃于其旁收得空地三十畝築成別墅地僻人稀閑菴在此習靜因請仲卿移榻于此各事人役俱全另仲書童四名朝夕服侍曹彬遣人逆到行李交贈黃金十錠白劍五百兩仲卿俱令收下因見

書童分作侍候寸步不離。雖於在外探訪辦理，乃每日騎驢帶齊四名，以尋古跡爲名，東馳西馳。童子追隨，喘息不暇。五日之後，個個怨嘆。仲卿聽知，次日自行擊鑼出門，童子一齊跟着仲卿道：今日訪尋信陵君墓去，得更遠。兩個四人，毋需隨行。童子回道：家爺分付，若不跟隨，必致獲譴。仲卿道：爾們昨日埋怨我，俱聽清若在城內，自然帶着全去。今性郊外，要爾們做甚麼？如不依說，我自將俱怨的話告訴苗爺衆童。苗爺的門道老爺，命他來請明時，求爲方便。仲卿

道這箇自然童子乃俱回去，伸卿先知子郵囚于府
獄，乃向開封府來，到時繫定驢兒，往前觀看，不說那
衙門雄壯，狴犴威嚴，對望多時，無由得入，走出大門，
見個老婦人，捺着藍子，坐在堦邊啼啼哭哭，其聲甚
哀，因走近問道：「婆婆，所哭何事？」只見淚眼仰望道：「老
身五氏因子魏照，遭誣繫獄，前月喊冤府尹大人，恩
准于縣提到，下此牢內，今送飯來，未帶例錢，不許入
去，是以悲痛，莫說家內無錢，正作百錢，此刻到南門
外再來，就是不晚，何能走得動？」伸卿道：「家內豈無親

戚族人可託代勞者伍氏道先夫在日家業豐餘遠近親族有求于寒家情如膠漆往來不斷先夫去世仍然如此年來家事蕭條近親近族亦俱冷淡此子係妾所生先夫暮年得子未免失于訓誨終年遊蕩無人照管忽有賊犯栽誣寄頓負屈莫伸仲卿道官事真假自有雪時你老人家如此勞苦恐不能自保仍當說人代送爲是伍氏道先夫當日與許多親友來往老身看覓俱是便接奉承的當經屢勸絕交那里肯從仍有小姑也會痛諫他哥哥亦未見聽就惱

了，也不來往，如今十多年了，仲卿陡然計上心來，問道：「相隔多少路？」伍氏道：「他住輝縣，離此遠哩。」仲卿又問道：「他家有甚甚的人？」伍氏道：「姑丈已死，只有外甥，其時年方八歲，比牢中這畜生大二歲，今年二十歲了，也有十餘年不曾見面。」仲卿道：「姓甚名誰？」伍氏道：「姓甚名誰？」仲卿道：「老婆婆兩母家莫非姓伍麼？」伍氏道：「正是。」仲卿道：「獄內的莫非名喚魏照麼？」伍氏驚訝道：「尊官何以知之？」仲卿慌慌作禮道：「原來正是舅母，我乃外甥古璋，母親聞得舅母去世，未知舅母近况。」

爾何人、要命甥來京探望、外日到時、訪問不着、何期今日于此會見、既係管牢的、故作艱難待我同去、伍氏起身拭淚看道、原來正是外甥、這般長成白胖子、爾母親還好麼、仲卿道、賴庇康健、且送飯與表弟吃、過再來細談、仍有句話、外甥而今改姓仲、名喚仲卿、對表弟說、叫他不必說、我姓古、伍氏道、如此曉得、同到獄前、仲卿敲門、只見牢房中、伸出個賴頭來、喝道、係何人、大驚、小怪、胡離敲門、仲卿取出塊白鐵、遞交道、蘇親表在獄、今遣飯來、託行方便、賴子視銀道、這

個禮、平時儘够、連自添了要犯巡守勞苦、仍要如僧
七七、仲卿又取塊添他癩子喜歡、慌慌開門、拿伍氏
進到底牢、黑暗難過、穢氣莫當、癩卒道、魏照你母親
送飯來了、忽聞數人喊道、與我們一口救命、仲卿看
去、都係靠子、鐐扭俱全的、伍氏只作不聽見、將飯遞
喂魏照、衆人道、與我們半盞、明日堂審、就改釋口放
魏照不與我們吃、看你兒子、可得生路、正說間、忽聞
得一聲響、伍氏跌脚道、好苦也、強盜又來了、仲卿看
時、刀係個輕犯、扭而不錄、自外入來、將板搶翻在地、

便伏在地上，奏着吃。伍氏恨極，亂踢亂踏。那囚犯抱
不理他，將地上飯吃完，方爬上去。仲卿道：「這老人家
可憐，千幸萬苦送來，爾都吃了。」叫他心禮如何過得。
犯人道：「這牢囚徒俱係兩日無米下肚，那家飯來不
搶。」仲卿問癩卒道：「是何道理？」癩卒道：「官獄將口糧
借用，連我們堂食，還是自己尋的哩。」仲卿道：「居此污
穢之處，腹中不飽，定生疾疫。」癩卒道：「每年飢飽均勻，
猶有幾個收拾。今年諒要加上幾倍哩。」仲卿道：「而今
通共有多少人犯？」癩卒屈指數道：「二十九個。」仲卿道：

可將犯人名字報來。癩卒遂個數報。仲卿見有韓速名字，乃拏出錠小銀，與癩卒道：「爾可買些麵、米、肉、腐、菜、蔬、油、鹽等件煮起來，請他們吃頓飽，算我結個善緣罷。」癩卒看見銀子，問道：「果然真的麼？」仲卿道：「怎麼不真？」癩卒道：「買得來衆犯吃下去，我不管問他們討錢。」仲卿道：「誰要你管？」癩卒乃接銀出去。仲卿遍向囚犯按名而呼，呼到韓速，並無人應。仲卿問道：「韓速係虛名麼？」搶飯囚徒答道：「豈有此理？這人進牢，從未說話在那角，禮不是麼？」仲卿近前看時，渾身俱係無數

大小鐵練捆住釘鎖在大木枋上用手按之肌體微
溫仲卿向耳邊道子郵無恙亦不見應仲卿道願是
下寬懷母憂說畢仍另呼囚犯這禮伍氏已細與魏
照言明仲卿道舅母請先回家外甥在此待表弟吃
完再出去伍氏道你可到我家看看仲卿道今朝素
手且公事未完過兩日自來叩見伍氏道住處搬了
不是當年太房子地方所以爾未曾尋訪得着今在
南門外西邊馬鞍巷內朝東第六個門就是仲卿應
道曉得了伍氏去後癩卒已買齊物件小牢子挑入

立刻上鍋收拾調和却是芥菜煮豆渣分與衆囚犯、
子郵也不吃、仲卿勸用子郵道先生休矣、母勞過慮、
癩卒喊道請仲翁往外面吃酒、仲卿出來只見桌上、
擺着兩個猪首、八碗豆腐、禁子牢頭衆卒舉筋以待、
仲卿坐下同吃、真正風捲殘雲、霎時間俱盤空碗盡、
矣爭持酒瓶一輪未週早經告罄、衆人齊叫添酒、癩
卒粧不聽見、有個牢子走起來、揪着癩卒耳朵、喝道、
張家你太狠些過於無理、那錠銀子有五兩多重、兩
買二十觔豆渣、十五觔麵、二十觔芥菜、半觔油、半觔

盤下五筋豆腐兩個猪首，二筋酒共未用去二兩銀子，難道就罷了不成？癩卒道：並非你的銀子，官甚鳥事。禁子道：這位爺結善緣的銀子，滿牢人都有分，豈有聽爾賺上腰之理？快將剩的銀子還他。癩卒道：偏不還。禁子怒道：這樣不識好歹，果然騙銀，我們打你衆。卒道：有理，大家攔住。仲卿勸解不開，只見將癩子揪倒，渾身摸檢，搜出銀來。癩子在地嚎哭，打滾跌脚。牢頭道：這位爺既做好事，必不要銀回去。我們公分大衆傾情，罷仲卿道：狼好也分一分與他。上這立禁子。

道便宜他了，當將銀剪碎均分。仲卿道：「天晚了，我告別也。」牢頭、禁子道：「爺寓何處？我們送爺歸第。」仲卿道：「好癩子，道我也去來。」仲卿道：「好同去，內外不可疏忽。」禁子道：「各犯俱也。」料理停當，照會各役小心。仲卿乃帶同月行到巷前，牢頭跣住道：「這是苗大人養靜之所，誰敢亂人？」仲卿道：「不妨，我既寓在此，苗大人自然是我的居停，怕甚麼事？」禁子、牢頭、癩子道：「已送爺到此，我們轉去罷。」仲卿牽着禁子手，道：「寓中有現成薄酒，請用盃如何？」三人聞酒流涎，又怕入內，只見四個

童子同看菴門的道人齊迎前來仲卿道這是舊相
與爾們可請進菴童子帶請帶拖進門轉到花園水
閣內仲卿道酒來童子答應下去擺上盤碟三人那
禮敢坐仲卿道我明日到爾公處也不擾了方纔勉
強坐下童子提上數種香醪問用何酒賴子道都好
仲卿道取大盃來牢頭道大盃更好換上子輪斟盃
滿便乾川流不息俱倒在席上仲卿取出彭葛助飲
丹每人灌下兩粒須臾齊起來道好酒我們怎樣昏
了仲卿道三位已醉乃解藥解醒蔡子道這是寶貝

了，送我幾服。癩子道：「我不信有這種藥。」仲卿道：「可再用醉，我代爾解如何？」癩子道：「我身上養的難過，不敢飲了。」禁子道：「我們啗禁子牢頭，復吃了十餘大盃火酒，又醉了，要吐偏吐不出，引得癩子好笑。」仲卿令童子取水來，將藥搗碎灌下。二人依然照舊。癩子道：「真奇怪，比仙丹更靈。」仲卿道：「取飯來。」童子捧上海錯珍羞酒，醒腹內全不覺飽，復放量狼食。天色已亮，千謝萬謝。仲卿送出叮囑無事，可到這禮盤桓。三人連忙答應。途中互相疑猜。癩子道：「那禮的造化，魏照係個

窮犯，只道全無生色，却補出這個方子來。若不是苗
大人的相好，如何能得揮金如土。我們功名富貴從
此發跡，亦未可知。牢子道：有些吃吃，就發了，還要功
名富貴哩。禁子道：回去叫魏照到上房，刑具可都鬆
去，明白進牢也。見我們情分，癩子道：走掉了，是誰之
過。禁子道：歎子，他又非真犯，有這等表兄，還怕走到
那禮去。牢頭道：說得有理，不覺已到獄中。將魏照換
入上房，去其刑具，取飯請他。癩子又將昨日留下半
碗豆腐、半碗肉湯，拏出說道：魏大，爾表兄來，須要說

我勺情分從前的話都收藏起魏照道自然說好拋
開夕牢內自此另眼不題第三日仲卿又到慢道諸
人足恭只見魏照散手散脚的坐在上房仲卿道國
法豈可輕去如何移在這禮禁子道無妨令親遭仇
誣陷並非真罪待查監時再上不遲仲卿道還有人
哩禁子道仍在下面仲卿道我代他們說個情那獄
底汚穢難當諸位做些好事都移上來如何癩子道
使得使得同衆獄卒下去將各囚犯帶到外牢仲卿
道還有哩癩子道只有韓速不可動他恐被風聞招

真不淺。仲卿道係重犯。麻牢頭道重得。復理仲卿道。
重犯自然隨他。他今日且可飲食。瘋子道。只吃水。他物
俱不用。仲卿道。大約是個家。喫吃長齋的。瘋子道。不
是仲卿道。何處瘋子。道。想夫人堂中。有個姓常的媽
子。從前在過轉家。聞他監在。這瘋子買得。待首饅頭。送
來。喂他。他都。應。聲。可見。不是。長齋。常。媽。三。日。進。益。二。
次。上。前。日。二。十二。來。的。前。日。二。十三。昨。日。二。十四。今
日。該。來。了。有。送。我。們。的。禮。公。買。酒。請。命。仲。卿。道。多。據。
子。恐。防。來。遲。我。這。禮。先。沽。一。帶。罷。林。子。道。他。已。到。也。

仲卿道來在何處禁十道道叫小牢子去買點心奉
敬見在店內守出籠的饅首哩癩子道待我去望望
看出去做頃喊回來道來也七七只見小牢子代擔
提籃先行常媽媽跟着癩子在常媽媽背後喊道那
個買辦去來只見禁子牢頭衆卒俱迎向前道奶奶
今日事忙常媽媽道緣夫人鈞命送禮奉賀府尹夫
人回去始行辦理所以遲了手袖內取出封子道微
敬在此禁子道不敢牢頭道那有屢受恩賞之理癩
子道快些收下罷不必故意作套子常媽媽道張太

爺好癩子接道我去買來衆人道不要爾去爾要打
福手癩子道叫人同去如何衆人道好着牢了隨着
他走道禮常媽媽同小牢子入底去小牢子出來道
好大喉嚨一口一個仲卿道我也往下面看看禁子
道奉陪仲卿道我不去也禁子笑道遵命仲卿獨緩
行入近前看那常媽媽坐着面前木枋頭邊擺着猪
首饅頭右手持着刺刀切左手取喂子郵含着稍嚼
就吞見仲卿近前只顧吃也不管仲卿向常媽媽道
這係甚親常媽媽仰望停刀起身問道大爺貴姓尊

名到此何幹，仲卿道：「小子姓仲，名卿，聞有英雄在此，特來探望。」常媽媽道：「俗不像本京人。」仲卿道：「閩邱人氏。」子邨接道：「如此係仲卿先生矣。」李潞州如何，仲卿道：「潞州已盡節，又付耳邊道：『弟子澤州途遇，又彬悉足下困陷，特爲入此覓機，非有他事也。』」子邨低聲道：「若非兩脚爲藥釣所傷，久已去矣。」仲卿道：「脚傷易治，幾何時了？」子邨道：「已經多日，其藥甚毒，癢不可當，弟逆氣僅免不冲上來，莫能除毒去疾。」仲卿俯視兩腿，生蛆如蟻，乃將腰內小葫蘆揭開，取出數粒黑藥，交

常媽媽道、可夾入饅首、喂吞下去、又呼禁子道、此犯
脚上生蛆、爾可做點好事、叫小牢子買皂角七筴、燒
灰存性、研末搗敷、蛆自脫落、禁子應充而去、仲卿道、
過兩日再來奉候、子郵道、怒送仲卿出來、癩子小牢
子買辦已回、共係六個盤子、三盞火酒、衆人坐下、酒
菜皆畢、禁子吶嘴、牢頭摸腮、癩子道、仲爺的藥、是用
不着的、衆人道、吃酒要甚麼藥、牢頭道、這個藥好哩、
恁你大醉、入口立解、小牢子道、此種好藥、今世也不
要他、牛生尋得幾醉、却被他解了、如何再得醉、癩子

道兄弟兩知半邊不知半邊酒少時那個要他已經
大醉猶有餘多莫能下肚被人受用豈不可惜解了
再又吃爾道如何小牢子道我不信仲卿道二十九
日無事將我寓中酒送幾罈來請試便知分曉說罷
作謝而別禁子牢頭送出門仲卿叮囑道小寓太寂
寞原應請三位時常叙叙奈癩兒太遲遲二公暇時
可到小寓談談兩人道極蒙台愛仲卿別過上驢出
西門到馬逢看馬馬將賣盡並無好的却有個驢子
與所騎的相等仲卿問道實價幾何牙人道雖是驢

子價錢却不賤于馬仲卿道那有驢馬同價之理牙
人道此驢每日能行三百里與常不同所以實價要
銀三十兩仲卿道三十罷牙人道羞不得許多添至
二十四兩成交先兌二十將已驢押四兩約次日我
銀交還牲口仲卿乃坐上旋向南來見路傍草篷前
襍貨店內有個老兒望道好快驢好快驢仲卿下騎
道請了夜暮進城訪友脚力累贅不似老翁既知好
歹定是行家學生斗胆敢寄到宅上又取出塊銀子
道以此爲草料之費老兒道我家槽上有牲口憑寄

不妨但此銀只敷六七天草料，多日就要加了。仲卿道：過久自然加添，再有句話奉申，明日仍有一驕也。牽來同養，或取用時不拘早晚，可開門麼？老兒道：半夜三更隨尊客便，外給酒錢，就是仲卿道：遵教不說。仲卿回寓，次日取銀交還馬行牽驢，並包裹轉寄等事，再說牢內諸人眼巴巴望到二十九日，直至下午時分，仍未見來。小牢子忍不住道：前日姓仲的，敢是吃醉了說酒話麼？如何此刻尙無踪影？禁子瞅着牢頭道：我們速走前日所說的辦辦回來，好擾他牢頭。

道我正忘了，乃同縣會瘋子道：仲俞到請，少待我們就來也。瘋子應道：「曉得，爾兩個牽絆怕我們不會吃。」
哩二人出衙，故開大坡，直到草巷，只見仲卿出迎道：「正動身來奉候，迨蒙枉駕，快甚。」
携手進門，到廳後，對照內道：「此地清涼可坐。」
牢頭道：「與我們底牢內相仿。」
蔡子應道：「說重手擺上酒餚。」
二人也不推辭，連連飲六盞，門內報道：「前日那位瘋大爺同着三人，奔向董府來。」
蔡子道：「感極了。」
仲卿道：「二公不必動待我。」
候村他們回去，令童子斟酒，自己行出門前，瘋子等

已到仲卿道，久欲趨候，因爲俗務所羈，老哥來得正好。這裡之人，可先將酒菜抬去不候事了，便來奉陪。引四人到米閣旁，軒子後，抬出個大食盆，一罈高糧，兩罈細酒。懶子道：借繩托用用，明口送還。童子道：有。懶子同取繩，拉安蘇，直抬到牢禮來。將近黃昏，衆人揭開看時，餚饌堆滿，香氣撲鼻，禁不住喉中咽唾，打開酒罈，個個口內生津。爾得一盃，我吸兩口。懶子也禁不住，只見佛脚走入道：天有欲雨之勢，來遲休怪。各役道不遲，老爺請點監回去囚犯，方纔鬆刑哩。衆

入取銷鋪擺正欲坐席忽聞喊道節級入牢了各役
齊起迎接節級已到指仲卿問道這係何人禁子回
道就是前日所說苗大人的好友窩犯魏照的表兄
節級慌作揖道原來就是尊駕令表弟受屈在此晚
生時常吩咐他們照應仲卿答禮道舍表弟諸事蒙
情小弟感銘非淺節級道不敢又問王八王九在那
裏癩子回道適纔有事出去快回來了這是仲爺候
我們的東節級可坐坐仲卿道盒內備有三席可送
一席來一罈酒到節級府上去癩子道好極好極可

揀醉酒，小牢子動手拍去，節級作別道：「今日東門外，舍親歸頭翁作古，晚生前去候殮，不能奉陪，得罪。仲卿道：「請便。」次日潔誠拜候。蔡子道：「叫小牢子打火把送去。」節級道：「大門外有家兒同行，不須又用火把，說罷出去。」衆人守小牢子回來，關好了門，取上燭火，請魏照到席。諸人先已熬急，蒼蠅見血，亂搶亂吃。一井嚼聲、吡聲、吞聲、咽聲。內中有個小牢子道：「菜可惜，鹹若不虧酒多，就吃不下去了。」須臾之間，癩子醉倒。仲卿取出藥丸，叫小牢子取水灌入，癩子藉醒，滾爬起。

來又吃比前更獲衆人喜道我們也要試試放量儘
吃各役同癩子先後俱倒仲卿乃取燭入底牢來看
道子郵足瘡愈否子郵道蒙教禁子如法掃敷癢已
盡除血脈週行無滯諒俱好了仲卿道各役都被迷
藥醉倒起釘出去罷子郵道不須將四肢轉動釘俱
出木再將鎖捩開除下鐵練立起身來作禮仲卿道
可將衣裳脫下盒內備有食物請飽加餐我仍有事
哩子郵脫下囚衣二人出來仲卿拽癩子入牢底將
子郵脫下的衣裳代爲穿好扶上木枋仍用鐵練捆

起釘好出外看時，子郵已經吃完，剝下小牢子衣裳，
着起吹滅燈火，輕輕開了牢門出來，倒撐住了堂上，
已經二鼓，大門掩着，趕出往西而走。仲卿道：「須要轉
灣，有行李，寄在南門外。」子郵乃隨仲卿到南門，已關
閉。仲卿道：「挨到天明，再作商量。」子郵道：「不可，見處可
有碎銀。」仲卿道：「有。」子郵道：「我們買傘來。」乃摸問到傘
店，叫起開門，買得兩柄大傘。子郵牽着仲卿道：「出去
罷。」仲卿道：「如何走法？」子郵道：「這禮來，乃同上城，忽聞
對面喊道：『是誰？』」子郵應道：「是俺姓韓的。」那人道：

藍二哥此刻爲何到此子郵道特來候老哥行到跟前、右手捏着頸項、左手提起腿、往外摔去、只聽得砣砣聲響、俯首望時、黑暗不知高低、子郵將傘展開、叫仲卿伏于背上、交着手自己雙手捏着兩個傘頂、平平伏下去、忽又聳身躍起、復墜復躍、方到地上、立冠了脚、棄傘放下、仲卿挨城行去、點過弔橋、轉灣抹角、尋到草篷邊、叫起老兒開門、喂料取出包裹、脫換衣帽、給過酒錢、安好行李、買得火把、燃着、又各帶兩條牽驢出門、店主道、天已下雨、何不待亮了去、仲卿

道趕路哩，跨上驢兒，子郵道，何處去好？仲卿道：可投
江南散友林仁肇，于是帶轉驢頭，仍往南去。再說禁
子牢頭在草庵內，吃得大醉，醒來天已明了，酒臭難
聞，細看渾身滿榻，俱紛吐的酒菜。二人慚愧道：如何
醉得恁凶，難道解藥無用了麼？此刻不走，待他家人
起來，太難爲情，快些去罷。二人輕輕出菴，趕奔回監。
監門猶未曾開，連敲數次，並無人應。牢頭道：癩子們
拾來的酒菜，饒勞餓鬼，吃得恁醉，用手自窟中摸著
撐子，開開門來進去，關好。只見衆人東倒西歪，睡在

他下禁子道，好兒戲，點點人犯着，逐細查點各犯各役，俱在。惟有獺子不見。禁子道：這狗頭想是清早將剩酒殘餚搬去，打算回來獨樂，你可見門是倒撐的麼？牢頭道：果然不差。仲家好酒，他再到這禮來，我們如何復他東纔好。禁子道：爾又錯了。牢禮當差那有得與人吃，吃人十回，算不得半回。嗚呼！嚴門喊節級，禁子連忙出去，見係堂上差官吩咐道：府尹大人昨日在蒲府飲宴，苗大人叮囑獄中重犯，恐有疏失，須添人役，加意防守，要緊要緊，不可惰慢。府尹大

人要親來查點哩。禁子應道：是曉得。差官說罷，轉身去了。禁子說與牢頭，連忙叫醒衆人，個個爬起揉眼睛，打躬辭，仰面伸腰。禁子道：不要這般了。大人就到，我去請老爺，并通知節級。癩子自然在家，着小牢子去喊他。衆人快些收拾。禁子出去，片時間，跟着司獄進來。隨後節級亦到。小牢子回道：癩子並未回家。牢頭道：這又奇了。他又不賭，想是打了夾賬，往那里嫖去了。節級道：你們細細打掃潔淨，我上門探探看。衆人應道：曉得。節級出牢，午時回道：今日大人有公幹。

明日清晨下來老爺請歸公館司獄正欲起身忽聞
喊道那個犯牢瘟的作美我將我壓到這禮節級道
這係癩子聲音想係醉倒跌在底牢暗處司獄道喊
出來分付他禁子走下底牢喊道癩子大人要下獄
親查各犯老爺現在外面你快出去癩子道不要要
了你們見我多飲幾盃將我禁在檻牀上又來說大
話嚇我叫兩害牢瘟禁子聽得說在檻牀上吃了一
驚慌走到木枋邊再看時大驚道韓速在那禮癩子
問你們禁子道是你放走了禁子連忙出來向司

耳邊說道：「昨日係小的父親冥壽，同兄弟上墳祭奠，再三叮囑他們小心，那知癩子正將要犯韓，速放走子，司獄道怎麼說？」禁子又重告訴一遍。司獄道聽了，眼睛轉白，仰後跌倒。衆人大驚，連忙抬回衙門。禁子密叫半頭速往草菴，照會仲翁，不可進監，倘有人問，千萬莫說在此吃酒。再細細告訴節級。上七道兩等，徧徧昨日有事。禁子道：「此刻大家不必報怨，從長計議。頭性命要緊。」節級道：「司獄又暈死，如何計議？」禁子道：「此刻只有個法可以救命。」節級道：「爾快說罷。」禁子

道只，有講行瞞着上下一切等人，今夜三更牢內放
火將癩子燒死，明日那禮驗得出來，失火雖然有罪，
還不至死，節級道行得就如此行，我回衙敬敬去，子
半個時辰牢頭來道，仲爺昨日黃昏出去，至今未回，
禁子道我們且辦我們的事，請將引火物件緩緩運
進，再作道理，衆人遵命，正是失快只因貪口腹遭殃，
亦莫理應當不知癩子燒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五卷

驗骨殖圖書行鄰國

辨聲音指引入名山

太祖自澤潞回京范質密將曹羅等開皇莊劫
女樂情由逐細奏明太祖聞知反有憐韓速之意欲
行赦宥無如石守信等怨恨入骨碍着功臣面上難
即釋放所以不急審問思緩開導以服石守信等之
心又得間在御前見二人俱係少年英彥將馭之以

清四海所以愛韓速之意蓋盛當夜正在陽春樓議
四方事務趙普范質苗光義侍從太祖問光義道仲
卿近日可入彀否苗光義道連日游蕩未歸太祖道
可恣其意而今李筠雖平李重進尤屬前朝國戚終
不甘心或約結江南西蜀荆湖則東南半壁皆係勁
敵而欲經營西北不亦難乎苗光義道江南西蜀惟
林仁肇高彥儔耳可以計去之荆湖國內不和將有
蕭牆之憂何暇謀乎外重進雖約結之亦無能為趙
普道重進不足慮也苗光義道使仲卿爲之謀韓速

為道者若之何。趙普道使其得二人而能任之。則
天下事尚未可知。然仲進謀而不決。李筠剛斷過之。
有仲卿且不能用。何規乎。重進凡料敵者莫憚敵有
智士惟憚敵用。○賢臣有賢而不能。用我可致之敵。
能用賢雖無智士。天下材幹當往從之。太祖道誠哉。
是言也。忽見南邊有股黑氣。盪盪冲上。散漫深起。太
祖道此有氣也。有光義看道烟也不好。府治中起火。
太祖道可速傳紅光義。慌命傳警火。鉦各管各署各
傳。○

二

內火燒已極。爾天崩地裂。新近制度。凡各要處。俱設
警。每處一益二水三火四。一處擊起。處處接傳。頃刻
皆遍。所有事之處。連擊不已。亦分官一署二軍三民
四。以知有事之所。當下府治。鉅擊已久。并未見巡警
將士撲救。乃因前次夜。筒子郵殺傷兵馬無數。新補
各軍。聞得火起。人人胆顫心驚。那個敢勇往向前。忽
見東邊一將。戎裝率衆奔來。撲息各營軍士。始到太
祖。查問撲息將官姓名。趙普道。謁羅急公。非史珪則
和漢卿。普道。觀火因。樓奏道。東營將校。張瓊全軍撲

火太祖道人犯無擯處王道火自獄起底牢燒燬延
及民居三十餘間燒死重犯一名韓速窩犯一名魏
照其餘囚犯牢內人役無損太祖問韓速燒死嗟歎
不已尚光義猛省道韓速走了太祖問道何以知之
尚光義道韓速兩日未歸定是救了韓速同去不然
仲卿胡爲不逃獄中之火何自而起所焚死者必非
韓速可提刑獄同監內一切人役研訊自明趙普道
不必如此會聞韓速目有三瞳腦後有三個品字骨
節許將屍首看驗真偽便知太祖驚道審問大舜重

三
睡上下千古項羽并曠橫行天下今韓速三瞳重而
且并勢必非為爲患不淺定然逃脫苗卿可速前往
查驗苗光義領肯到獄天已大亮進監只見兩個炭
人一個在木炭上渾身手足仍有大鐵練子壓着一
個放弄撒脚橫在階下光義問道那個是韓速的屍
首禁子指太炭上道這個係凶犯韓速光義近前察
看鐵練銕斷數處瞳子無從辨驗叫獄卒將屍翻轉
再看腦後只有鷄子獨骨全無品字形狀個光義回
朝直奏太祖道仰願自去也罷如何又帶韓速同逃

其情可惡且星飭各邊鎮文武員弁緝拏務必獲到
范質道困於禁城徃狂且能逃得出去潛行郊野邊
境豈能拏得回來趙普道雖拏不回也要嚴辦光義
道二人名宗已經大著誰不願得之四郊俱敵若逃
赴合謀舉發吾輩皆虜耳請速畫影圖形飛頒各關
津隘塞以及州縣須用計困毋得力敵或可擒獲太
祖允奏命光義督辦光義回衙頒行去後乃提齊獄
內各役分開研訊衆人俱自知過誰肯承認光義復
將囚犯提到齊州縣起火情由皆無口供光義

復問各囚竊犯魏照緣何手足并無桎梏衆犯供道
這魏照進牢時有個老媽媽送飯數日無有規例連
飯也沒得吃後有表兄進牢代他使錢常買酒肉請
禁子牢頭等人也買食物給散衆犯所以寬待魏照
光義道其表兄姓甚名誰是何形狀犯人供道二十
上下年幾面方色白聽得人呼他仲爺却不知名字
光義使各書供再命司獄節級禁子牢頭等上來將
口供與看司獄叩頭道犯職半月之前已具有病假
稟帖在府尹大老爺案下可証這些情節寔寔不知

兩款節給牢頭禁子等人節級供道小的破腹多
某日小愈進監查點見有閒人比時切問據禁子云
稱垣篤城北苗大人習靜草菴內係窩犯魏照親表
兄來送飯的小的因腹又痛不可忍耐立時回家并
無回依吃酒等事細底緣由叩訊禁子牢頭禁子道
窩犯魏照母親同外甥送飯到監據云姓仲名卿係
嶺縣人氏特來探望舅母表弟小的們察其踪跡萬
語批草菴并非來歷不明之人且魏照亦非寔犯
所以未禁送犯飯羹餘并無他故大人不信賞差往草

卷與姓仲的來訊，問便悉。光義提魏照之母伍氏，訊問伍氏，供道：小婦人有姑子，向年招贅輝縣古家，座有外甥，後回籍去，已十餘年，無有音信。月初，小婦人送飯進監，因未有常例錢，張癩子不肯開門。小婦人無奈，坐地哭泣，却好外甥古璋前來探訪，逢着敘起，來歷，據云：今姓仲名卿，便代小婦人與錢送飯。次日，到小婦人家內，問說當時仍有產業，好過而今緣何孤苦至此。小婦人告訴他，向有市房田產，皆不肯子，將蕩轉賣與人，外甥問清，將白金二百兩贖回三處。

市及云下次再代贖田後便了曾見面光說命將人
犯下監着伍氏寧家復一將士分道追捕全無踪跡
因日久不見州縣開津詳報已日曉刻乃移文
于鄰國查尋不題再說一入夜著細雨斜
風陣不傳聲到天亮時一派流香噴噴以算且有
二百餘里只見彩霞閃耀白雲下道包
裏似輕人又不重如何就傷了法知道此驚以將太
公所以後來難繼舊者不逞其力一火加速真
其產致遠之劫也乎到順善神廟亦下道行見前語

取銀已期進店上料再取急病到門一錢行步病
馬子作飯錢付道長意意仍一騎如何輕棄
有前不知若是間時原不應棄此刻帶
人如貧難弟先年官習疾走之法常負三百筋日
行三百里此乘驢豈不更速安用此爲店主人道牲
口因吐血受傷所以癩了調養兩日就可復原若係
算抵飯賬只好作銀五兩我價要待爺們公幹回來
取仲卿道將驢寄押任憑使用以作草料賬回來將
錢取贖如何店主人道聽尊客便仲卿乃將包裹併

子守驢鞍上，一同步行。子郵道尊兄不可如此請騎，上速行。仲卿道：他們此刻沉醉，仍未知曉得不曉得。我們已行二百餘里，且到前面，另顧牲口何碍？子郵道若係逃走，固屬無妨，但心中懷着大事，早爭刻到地頭，免半刻憂悶。兄請上騎，弟且先走。如驢趕在弟前，在請步行，不遲。仲卿乃上驢，子郵先步向前。自朝至暮，無論疾徐，總隔二丈多路，再也不能趕上。如此數日，到得臨滁渡江，進石頭城。仲卿看道：此來未必有用。子郵道：願聞其詳。仲卿道：野有未耕之畝，路多

袖手之民市中玩貨盛于布帛絲藤戶內艷歌蓋于
管絃雅頌可知國事虛華暗於務本自顧猶恐不暇
安能爲人乎子郵道且見林君再作道理仲卿道林
君必然閒棄若是見用焉得如此乃卽於台城僧舍
住下次日訪至仁里巷令闍人傳刺入去仁肇立刻
出迎猛然見着子郵詳細審視問仲卿道此位是誰
何面上怨容團結而猶帶殺氣仲卿道君試猜之仁
肇迎入到大堂上仲卿立住脚仁肇道且再請進轉
進書房上小閣見過禮仁肇道難道不是韓子郵仲

卿道何以知爲子郵仁肇道此時非子郵不應有此
氣色仲兄不應偕來若正係子郵這般柔弱尊軀如
何于千軍萬馬中如行無人之境仲卿道林君好眼
力寔是子郵弟于獄中同出至其前事亦常疑之子
郵道彼時安持血氣之勇所以不卽受困者寶劍之
力也仁肇道寶劍安在韓速道失于汴梁湖中此劍
係離家拜別業師時蒙解賜給鋒長不滿三尺而遇
堅如脆攻擊無阻真希世之珍也仁肇道聞陷縲絏
如何解脫子郵道弟因足爲毒鈎所傷而受困于水

希夷夢

卷五

遭繫底獄，賴仲兄解脫，而其原委亦未詳悉。仁肇復問仲卿道：春間家人自川中回，接得手札，識爲知己，馳驅可惜，無濟仲卿道。弟自西蜀晤高兄，回路道爲趙軍所獲，幸曹彬代爲解脫。不期被苗光義察破，說弟仕趙，弟力拒脫。時聞又彬歎子郵受困，無策救援，弟詢悉其由，乃忍辱同光義到汴，如此如此解釋出獄，偕投上國。惟望代表奏請，俯念世宗皇帝交好，錫修戈同仇之師，以滅復幸。祈指示仁肇大喜，道以素無文誼，不知姓名之人，聞其氣味，便屈身捨命，拔出都

城縲縲非謀勇無匹安能如此但敵邑偷安終爲趙氏所併弟久欲連衡除患今得二君羽翼成矣事定之後歸我舊境安邊息民天下有數十載太平也仲卿道敢不遵命仁肇令家人往取行李仲卿道且緩猶有小事辦清自移來親近也仁肇乃止相別回寓仲卿問道往彼盤桓定多教益兄猶須辦何事仲卿道江南貪于快樂畏中原如虎趙氏于境中搜尋不獲定移交于外邦我等猶當隱跡設有舉動不致波累弟兄也子郵稱善次日二人于各處游玩到西南

那來天界寺中見地雖在通衢而僧房却深邃精潔
乃回台城移行李於天界寺再到林府來或回寓或
不回寓朝夕盤桓商確今古這日薄暮仁肇自朝內
歸來怒氣勃勃仲卿問道今日尊兄有何拂意仁肇
道二公光降久欲上聞緣左右皆貽堂燕雀不可如
謀所以仍未舉奏今日朝中偶以語探之誰知風輩
無能謀國反思媚敵故不勝其忿仲卿道願聞其畧
仁肇道弟今日奏道聞汴梁前所獲之韓速囚於監
中爲人救出趙氏在通國緝拏無踪臣料韓速係個

無敵豪傑而能于汴梁脫之者亦必非凡天若遇
室使被等借來國中爲股肱干城不第前恥湔除而
汴梁皆可圖也主上聞言甚喜道不知二人今在何
所如能延至我國方快朕懷當有諫議穆巖奏道以
臣看來韓遂不過血氣小勇而所脫逃者亦係微險
亂民若到邦內正宜擒縛交還望以固鄰好而安國
家若驟然信任生怨恨必深以強軍猛將臨于江濱
則國家危矣林將軍所見係愛二人而甘結大國之
怨臣願爲國所謀非是舉朝齊贊道諫議嘉謀是也

弟又奏道晉漢周鼎須臾忘江南哉。粟文何厚。弄江南
哉。其不取者。勢未能也。苟不延攬英雄。以自強。使知
我之敵。可乘。則水陸并至矣。彼時雖百計奉媚。亦無
益也。主上道林將軍。係強國久遠謀。獻穆諫議。乃安
國救時籌策。容朕回宮斟酌。弟知主上素不善謀。而
左右又皆濫位。素食無有稍強人意者。弟言必不能
用。廟之絕血食。立可待矣。子郵道且請息怒。容緩圖
之時。期望上仲卿請移樽池邊玩賞。仁肇歎恨不已。
一人再三勸慰。仁肇持盞。終是怏怏。猛然問道。韓兄

業師何人子郵道、姓白號金山、仁肇道、就係白老師、所以得這種劍法、有袖內飛星法、韓兄知否子郵立起道、未知仁肇道此弟先師所創者、弟得之、不曾傳人、今應相贈、以成吾兄之志、子郵稱謝、仁肇乃自往書房、取出一個草筒、前小後大、長約僅尺、闊五寸、形如半竹、頭尾各有豆夫小孔、前孔在端、後孔在角、尾上有皮條一、道、條首有皮圈、筒身前中後有皮帶三、條、仁肇親自袒出肩背、左手有筒同樣的示、子郵道、韓兄可知此劍法、起來子郵乃也袒肩伸臂、仁肇代

將皮圍繫入右肩，再將三道皮帶扣緊于左腕，教以
用訣。子郵聽受密誌，仲卿道：願得奇觀。仁肇道：仲兒
可取筆同韓兒于蓮塘對岸作記號。來仲卿同子郵
取筆于粉牆上點了三下，再回席坐。仲卿道：雖然月
色皎潔，奈牆去此八十餘步，就有蓮瓣大的點子也。
看不清白。仁肇道：韓兒試發之。只見子郵將手連連
直指，聞得牆上微響三聲。仲卿趨往視之，只見三個
平平黑點，換了三箇燦燦金星。半陷牆內，仲卿挖出
稱奇，走回道：妙妙，真正奇技。仁肇將三箇金星彈子

仍教子孫從角孔納人筒中噶道毋得輕用仲卿問
道林叔河再有歪仁擊道只存所帶者已用二十年
因恐日久或致毀壞客冬復造贈韓兄的這箇如兄
喜慶可將舊者解去仲卿道不必尊兄已帶二十年
弟安可拜應待再造時多代帶一箇可也仁擊應允
常散卽留程府下榻次早進人齋歸過了三日朝中
傳名仁擊聞命趨往趁遇穆嚴問道林將軍前所言
如何月知時節仁擊想道難道主上想透了國勢思
慮深遠上法法法看真假傳言事遲隨口回道未知所

爲兩上制禮違主將書畫與仁肇道卿可視之仁
肇接看此函道

大宋國主拜書主進大唐國主殿下今者敝邑失
備逆犯逃逃路緝無獲觀星之臣奏稱已入吳分
應在江南是處遣使拜問上邦希將逆犯一名韓
連長官傳卿付交來使若蒙惠顧鄰好願以百城
酬報如輕信其佞語愛惜其材技吝而不與寡人
用率正三軍士請罪于江濱幸祈鑒宥計附上圖

臣一輔

仁肇又展開軸子看五官體段與仲韓一般名姓鄉里填寫得真切仁肇收起書軸奏道兩個犯人何能值得百城其欺可知果然才畧無敵則取百城易如反掌得二人者豈有捨已得之賢才而貪商於之地土若與而無償豈不爲天下笑乎皇上道所言亦甚有理此刻且問他該犯在敝邑與否均不能知果有如此圖畫之商生者則擒拿送上百城幸勿食言命徐鉉修書回復穆嚴奏道據臣鄙見速將圖形令工部依樣畫美百張分行各州縣盤詰查拿獲來送去

或百城弗克如約亦無全不與之理卽竟失信于我
國亦未有所損將來或有犯邊入寇境彼自儘力擒獲
遂還交鄰之道理應如是在朝諸臣齊贊道穆諫議
所奏寔是經國之遠謀稟使命穆嚴辦理仁肇料不能
奪只得隨班退出回家更衣小轎求與二人計議到
台城問僧人答道十日前有兩箇少年客人租此作
寓於第三日交還仁肇問道何處去了僧人道據云
還江北仁肇只得回來轎中想道奇哉二人定在金
陵豈有去而無半語辭別之理到家往下榻房內再

四搜尋見硯下壓着寸紙寫道

出下二人立用上三人眠君求仁兮只一間

仁肇不解反復看到半夜忽然悟道必在此處次日
清晨上馬向天界寺來到東廊後壁山舍門前見牆
上有个炭畫的夫字仁肇直進忽聞窓內說道費林
鬼尋也仁肇聽得是子郵聲音走到堂前只見齊迎
出來仁肇道二兄何不明示使弟費半夜思索仲卿
道到此有何事故仁肇乃將移文等事如此這般細
細說知仲卿道事勢如此弟等留茲無用今日告別

仁肇道向處去仲卿道由湖荆入蜀見高兄再作道
理仁肇道高兄與我憂同而事殊我國病在過于畏
敵彼國病在過于輕敵皆喪亡之徵然二公前去不
愁無合但得手時須謹慎而速發庶不致有池魚之
戚也二人稱謝仁肇道且住待弟携樽餞別仲卿道
國事顛沛非飲酒之時况盤費充裕願兄脫此俗禮
仁肇應允子郵收拾立時將行李放上驢鞍牽出山
門仁肇道裝何速也子郵道今日五更喂料天亮倦
懶衣屨仁肇道可謂守作戰備矣三人不捨同行十

餘里仲卿再三辭用仁學道江南形勢皆所洞悉弟
以死于行陣為幸多分無再敘之期二兄本才年少
志必可成如事邊疆于做邑願存先君一線血食則
弟感念不朽矣仲卿道無出此言弟方圖與兄犄角
趙氏聆教之日非遙願保重金體無以近慮縈懷仁
學道疾雨如願敢不從命三人灑淚分別次日至采
驛并郵道越數四州何不親視淮南如寔無機會再
派汝等味晚仲卿道李淮南左右未聞有傑士恐虛
行無益弟郵道弟與重進有數面之交夙昔愛弟說

之應易但此圖形既入金陵則淮南應早枯遍如何
能去仲卿道這都不難弟幼時得異術遺碣能移星
轉斗小而試之五官俱能更置今將眉眼變易他處
便無妨矣寸郵道妙哉元理仲卿道未知驗否乃出
柳瓢昏流水盪指書誦飲下符水掩面片刻釋袖問
道何如子郵驚道臉雖如舊眉目果然不同先係柳
葉眉今變做兩道入鬚的劍眉先係彌勒眼今變作
能自顧耳的鳳眼仲卿道弟可為之子郵道我形太
弱猶要威猛些仲卿道易耳乃如前作法使飲水掩

面須臾去袖伸卿大笑子郵向瓢中照照只見兩道
長眉頭倒折向尾去變作虎眉一雙杏眼四圍圓起
變作龍眼笑道連我自己也認不出去去無妨乃渡
過江來沿途要處俱有形像張掛却絕盤問第五日
到淮南寓下訪問重進消息店主人道二位莫不是
與李老爺有親伸卿道無親素知李老爺鎮守淮南
我們到此所以問問店主人道今將何往伸卿道往
山東去店主人道既不是李老爺親的便說無礙這
個李老爺初鎮此地時心頗明白爲民興利除弊薄

欽輕微只係過于寬厚近日皇帝恩典又好他却變
了皮要起兵殺去將官軍士個個皆知趙家利害誰
敢向前李老爺若係糊塗也還說得去他又明知難
敵却偏安心送死你說可笑不可笑而今周朝各處地
方俱歸趙家他靠這個淮南有多少力量屢屢要起
兵虧得手下這許多將官無人肯從所以悲憤成病
在床已經月餘仲卿子郵聽清嗟吁不已探訪數日
均係照樣說法且士卒滿市橫行鎮內儲蓄無多二
人住下十日未聞病愈仲卿欲行子郵仍要守待仲

鄉道疾無已時軍士侮已而畏敵積聚寡而費糜守
且難保安能攻人不如早往西蜀再看如何乃起身
向西南行處處關津城廓盤詰嚴緊人來者猶鬆出
去者聲音不同者年輕無鬚者受詰更甚商量道莫
若走江南去免得纏擾於是轉向南行次日到得江
邊江岸尋覓並無渡船忽聞歌道魁元將相無勲業
耕牧漁樵不素只視之乃提籃者行歌近前子郵道
借問客馬頭何無渡江船隻提籃者道向來原有近
日因爲逃走的獵人將散船俱收入總處以便把守

文武官員查拏老客要渡江須上至西梁山方可過
去子郵問道離此若干路提籃者道有五十餘里江
邊路徑叢雜備港縱橫今日也行不到津口仲卿道
如此怎好提籃者道裡面路旁有篷舍處可以借宿
子郵道府上離此遠近提籃者指前面漁篷道只在
江邊僅容隻身不堪留客二人只得仍回舊路轉向
西行約有兩箇更次見前面亮光自茅舍頂上吐出
子郵向前推開門來仲卿牽驢亦到見個老者在灶
下燒鍋有個少年席地而坐旁邊繫着隻驢子奏着

行李堆吃哩子郵拱手道借宿一宵二人俱不回答
子郵又道明晨奉謝地上少年道我亦係借宿有話
可向炊火者說子郵走到灶邊拱手道請了小子們
趕不着宿頭借府上庇蔭半夜明日奉耐老者立起身
來道豈敢人生何處不相逢說甚麼謝出門的那個
將房子捆在行李裡走子郵道各儘其情接過驢韉
他就草推墊好席地坐下老者道客官可曾用過晚
飯子郵道不曾又問道盧羨可用仲卿道甚好老者
問地止少年道小客官也吃盧羨那少年回道陸德

爾太軟人呼我客官就是了爲甚麼呼小客官難道我此爾還小些麼仲卿細看那少年却係個道士約在十四五歲之間便問道貴甲子多少那道士爬起將仲卿細看道不是不是子郵問道甚麼不是道士道只道係我故人子郵道與令友相隔幾時了道士道隔也隔得不多時今日猶見過數次那炊羹老者笑道純係証語如何隔不多時今日又見數次連我老人家還呼小名道士道爾這個名字可知係我取的以仲卿問老者道這客官可相識老者道那個

與他相識就係方纔先你們借宿的仲卿道他既非
相識如何知爾這個小名當時係何人取的老者道
老漢姓陸父親六十歲方生老漢幼時患痘無漿臨
危之際適有兩個道人路過化茶見我家慌張道人
問知叫抱出來看用手按摩對我父親說痘症無碍
但是命根本堅惟積德方能養活可取名叫做陸德
罷父親依允道人吃茶去了痘隨起漿我父親感激
不已後因請仙批亂云係希夷老祖座下高徒施起
死回生之念得以保全父親自彼時更加意周濟始

終不倦就是我在此間每日有經過借宿者并不取錢今這小客官想是聞說此處可以借宿他識得便來詐我取笑仲卿道也說得是敢問客官從那邊來道士道從欽州來仲卿道路上可好走麼道士道路上無甚難走目今盤詰未免可厭說畢又爬起來將仲卿細看道請教尊姓大名仲卿道小子姓仲那道士道好好趙家那裡不尋爾們二人原來却在這裡我說係仲卿的聲音如何改了相貌這個定是韓遠了仲卿道天下同姓者頗多難道姓仲的就係仲卿

道士道你係真的仲贈道不是道士道西邊山中
可曾會過你意欲開我本宗格列事來仲卿細看道
係吳樹師兄麼道士道吳樹係我哥哥我係吳賀師
贈道白髮白鬚都視去矣吳賀道師父見我龍鍾教
導道元芝草藥合吃也我龍鍾上未肯做九幾無處不
尋藥在藥到病除及不生病藥到病除皮膚癢去眉易長
黃蓋你仲贈道也哉原爲吾只楊鍾吳賀道今將何
處去仲贈道欲往兩湖吳賀道江北盤詰甚急須要
去爾肯肯肯肯肯肯肯肯肯肯多事候我恐見二子

且到山中時師父發信通子這地時待事體信息冷
海再往遊蜀不遇仲卿道令師今在何處山中吳賀
道家師最愛華山古按則來居之後因纏擾頗多不
能靜坐故移年於終南山老人學對面極其幽僻石壁上
有九州第一洞天四海無雙福地字樣便是老師所
居二字正可取法此處由華陽小徑過雲台便是歛
州到宣州望見華峯火雲就係華山了仲卿道本教
向平野地黃山等樹間幽奇秀為天下第一冠果然幽
秀奇絕子欲信所不可子到道來聽會命黃山出

奇昔有敝友姓師名可法北野人氏曾遇頭陀與論
黃山頭陀有黃山雜言詩一章弟猶記憶得起仲卿
道願聞子郵道其序曰黃山之峭秀幽奇甲天下非
若十洲三島之虛妄乃管窺之子以六六名其溪妄
矣復以六六名其峯益妄矣至岩壑林洞俱立有定
數出之于口而又刊之于書若奇瑰異詭盡在于是
爾四方未踵黃山踵而未久閱歷者見其文冊莫不
以爲畢具乎此也予家推樓閣西窓黃山峯嶂卽列
前戶見刊圖冊亦莫不以爲搜採傳記克盡夫極也

數欲往遊，窮其幽勝。因知非淺歲月所能了事。每以無多閒暇而止。甲午暮春，于練溪渡口相遇。頭陀古貌清癯，鬚霜髮雪。問其來，曰蓮華。問其名，曰點石。問其常住，因雲外問其勝景，則搖首無言。予曰：豈無景可言乎？乃曰：居士未到，固不敢言；居士已到，更不敢言。予笑曰：未到已，到均不敢言；然則終無言時矣。未到已，到均無言時；然則何時可言也？頭陀愠然曰：固知居士之膚淺。黃山也，居士無烟霞癖，此老朽之所以不敢言也。黃山有黃山之面目，黃山之肺腑，黃山

之已極。若山之精神老朽年二十，遊歷名山大川年
五十，復入黃山今年九十矣。足不出山者四十年矣。
雖高下幽邃無不畢至，所產芝草竹木禽獸魚虫無
不習見。風雨晦霽雲霞雪月無不備賞。及得聞噪奇
香異聲，亦不勝屈指矣。若舉好事之徒，筆之于冊，可
以盈車，然以爲黃山之面目肺腑，雖盡而色澤則十
未得三四，精神則百不得一也。予不禁愕然曰：何四
十年而精神百未得一，精神色澤之與面目肺腑究
竟如何，可得全也。點石曰：峯峦岩壑溪谷林泉面目

也峻極奇險深至无底肺腑也風雲隱現光彩煥發色澤也門所未見見所未聞精神也面目肺腑固無論矣風雲有轉瞬之移光彩有跬步之易十二時消長十二時不同百餘人同覽百餘人各別凡此數十年中色澤已屬掛一漏萬何敢更道精神乎所謂百未得一者非百分不得一分乃不得一厘耳予曰然則志傳所載亦萬分不得一分耳點石曰然惟豈有此理與見者方知八字稍可擬道豈非居士未到言之不信到而未盡其奧言之益不信尚何言哉老栝

有尚時吟咏聯成一章爲居士誦之是不言而言
之更不必言也予喜曰甚善點石誦其詩曰

盤古開闢斧力餘熾削山骨成芙蓉分鬚剔擬鏤
孔窾片片段段皆琪琚包涵三萬六千頃披派江
浙極歸墟巍峩並肩無五嶽天日匡廬皆襟裾回
顧須彌俯矚海一卷一勺同長在五湖四竇莫同
論渾濁納污無精彩山中泉澗池溪潭清徹無塵
翳不改岩有乳兮泉有湯湯硃砂兮乳霞紫可詫
聖泉巖峯頂漢沸可望難測量又有冷泉澄壑底

冬日夏日皆冰霜洞涌布水無旱潦走練四季懸
銀光石罅芳泉淙淙下點滴所及溢清香水勢激
昂多奇狀不暇標名表殊常最愛石形妙無比崔
卑巨細皆殊詭峭聳干霄猶未止嶂巖磅礪難措
趾奔馳行立坐臥跪手足翼尾角爪齒華實枝幹
交連理疊疊雜錯如霞綺豈獨石質肖萬形蒼松
折屈尤娉娉依崖傍壁成怪絕映得山色純葱青
更有雲嵐變倏忽聲音抑揚偏哭兀倏忽渲不景
難圖抑揚莫喻惟咄咄變變化化無始終爭新聞

果信神江神江設造故危險危險極爲樂氣充險
極樂極頓接蓮螺移蚓進膝肘腫腹步指行毛髮
悚難得籐葛與附攀周道坦途視蜀儼氣蒸露結
如波濤世界沉沒浪滔滔留得峯尖等嶼島山底
應疑有巨鰲嶼島無此奇竹木質瑩色丹多芬藪
禽獸罕觀不在書尺識青鸞與丹鹿盤桓閱歷四
十年足力助窮幽巖始信活山活景無從說強
嗽說時真粗曠

寄郵朋滿坊學與親老者噫道美好了客官請自取

用巨火蒸盡後將地食畢仲卿道雖向知黃山靈勝
為神仙窟宅今觀此詩方知係天上所無者正說問
東方漸亮仲卿取銀兩謝老者堅執不受吳賀取出
丹藥一粒道服此健勝少年陸德接了細想愈痘命
名係此道人稱謝不已吳賀拱別向北而去仲卿子
郵向西南行過二十餘里望見檣桅稠密來往喧嘩
有山橫臥枕江料係西梁山了子郵道仲兄甚佳可
將行李分開兒跨衛先過江弟後走步步擁護以免
盤詰仲卿道如何使得子郵道從權之際不必拘拘

乃將行李分開，俾卿騎驢先行，直到山麓棟宇排聯，人烟茂盛，却也算箇大市鎮，不斷車馬驟驢，行人摩肩壓背，觀之不已。早到江神廟前，只見湧出三十多個如狼如虎的公人，擁向前道守爾多時了，不由分說，將仲卿抱下，縛起連轎牽入營來。堂上坐着防江使，見仲卿挺立，怒道：爾好大胆！今日遭擒，還不跪麼？仲卿道：我未犯法，無故縛我，看爾如何釋放。自有同爾說理之處。防江使道：爾是仲卿，韓速不係爾，放去的。應現有圖形在此，還敢說嘴。仲卿知道圖形何在，軍

士取近前來細看道他處無差只有眉眼不像防江使自下階細看道爾若不是仲韓爲何分出行李各自過江定係同走恐怕敗露故作如此行徑我的軍士在山顛見先望見了爾還嘴硬麼仲卿道他係途中相遇因負重受傷故將行李借寄在鞍上今到江邊我要趕路因交還他有何行徑被爾望清只見軍士報入道後面的亦經擒獲得着這兩個大犯功勞不小防江使喜道你們多是有重賞的見軍士又報道來了來了只見外面舉兵揸着個繩索捆綁的人

進營仲卿細看正是子輒不覺大驚想道緣何在本
城中千軍萬馬我無限事捉拿不住今在小地方却
反遭擒他前日原說在汴梁是賴寶劍之力今朝空
手就無用不如此怎好正在躊躇子輒已爲衆人擁
到皆下防在使大喜問道爾這斯可係誰連問聲未
了忽然一個霹靂從地而起裂聲滿地簷瓦翻空正
是獄中錯脫無關阻江州分行被緝擒不知霹靂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六卷

隱士避功名奚啻斯陷

忠臣甘節義尤切神魂

話說這日個霹靂震瀾非常人俱懾伏仲卿定睛看去
只見雲子那猛然其恣發喊的神威簷瓦俱為墜地這
雲子道小滿身麻痺索盡行脫落大步道前拏着防
江使府將關道認得掩扉防江使忍痛不過連聲應
道認得護命命子那道認得便怎樣防江使道止命

差遣不能由自己子郵見衆兵已取器械乃帶着防江使走來扯斷仲卿身上繩索問防江使道爾這狗官要命不要命防江使道韓爺爺命都是不要的麼子郵道爾不要命我就用爾作傢伙抵敵爾若要命可將船收拾好了送我們過江防江使道遵命遵命軍士們可選好船送二位爺爺過江衆兵答道現成子郵請仲卿先行問道行李驢子在那里軍士道興好的在此代爺爺送上船子郵仍率住防江使叱令軍士站開防江使連喊道站開站開子郵行道江邊

見仲卿并物件俱在船中防江使道已經送至馬頭
饒放狗官罷子郵道再同過江難道怕無船渡爾回
來可快開行水手只得打起篷來仲卿視防江使道
這邊若再有一桅隨着卽帶爾往丹陽去防江使喊
道爾們聽者半隻也不許再過來衆兵原是駭怕的
見官吩咐誰不樂從俱下鋪止住這個船出口正係
順風直到東梁山上岸子郵見波邊山脚下有塊小
石尖指船內軍士道叫爾看樣將石尖幾搖斷下斗
夫一塊衆兵首子出來說不進嘴看看防江使睡

在船底吐的鮮血滿身兩眼翻上白視二人催驢前行當晚到蕪湖欲投宿店仲卿道今日不必投宿吃頭飯喂料連夜趕路罷子郵道更好乃進坊子上了料再吃飯還了錢槽上牽驢出店連夜直行次日中時到一箇地方見山雖不甚高而樹等盈途紆迴雜夾子郵站住道兄可前行仲卿催驢先走愈入愈甚子郵瞻顧之際忽聽得後向呼的響來乃飛步中有十餘丈遠回頭看時乃係條大漢手持着根連枝帶葉的樹幹隨亦逐到子郵笑道朋友爾要甚的

大漢道：「將行李丟下，饒你性命。」子郵左手插着石，拳道問他：「何苦？」那漢大怒，舉樹大入子郵，閃開凌勢，右腳踏住梢頭，那漢備力上提，不覺折斷。因用力太猛，仰面跌倒，隨即飛滾爬起，趕入舉拳就打。仲卿道：「兄弟不可動手，新舊非此，兩話可好商量。」那漢止住，道：「姓大名？」仲卿道：「請教。」那漢道：「小子姓高名懷亮。」因由四川販穀，往南陽回棧，船中遇着家汗藥行李，子郵劫去，懷亮又遭流死。小子在途原不用酒，因天

高二道如此說，係高二
公字，失敬。失敬。懷亮道：不敢請教。仲卿指道：這係韓
子卿。小弟姓仲名卿。懷亮拱手道：仲先生，夙仰芳名，
今幸過驪韓先生，可係單身大鬧汴梁城的韓二哥
麼？仲卿道：正是懷亮道：聞在獄中，如何得出？仲卿道：
走出來的。懷亮道：可喜。可喜。子卿道：今日幸會。且到
前面村店飲三杯。仲卿携着懷亮的手，行見草篷內，
挑出酒帘，乃全入坐。仲卿問道：此處係何地？名酒家。
道：喚做焦田集。子卿道：管轄仲卿見店內，并無童兒。

問道可有下飯酒家道只有素菜小飲要葷白買代
葷要飯局米代柴仲卿道有甚的葷酒家道鷄魚猪
肉仲卿取塊鍋子去交道可都買來酒家出門又回道
熟牛肉可要仲卿道我倘不吃懷亮道也好子到道
帶十斤來酒家各處去了三人取水淨了面吃山茶
酒家回來道買了十斤牛肉二十斤箇猪首十斤重
兩隻母雞五斤重十尾鮑魚二斗米仍剩二錢五分
五厘碎銀我收了箇酒錢柴火罷仲卿道聽你酒家
道這酒家可要下飯酒家道都煮起來醃甚麼酒

家道我與誰有幾天住恐怕過了今朝集期明日無
有解出幾貫分付盡好辦熱天熱壞了不要怪我子
聯道多能誰怪你酒家叫妻子燒火自己動手宰刮
仲卿問道公子今將焉往懷亮道欲渡江尋家兒仲
卿道大公子安在懷亮道未知流落何處渡江訪覓
不着則往汴州探親再去追尋子邨道無有定踪此
往彼來度多相在不如居定處所着人廣訪爲妙懷
亮道極是但刻下隻身如此須到汴州再作道理仲
卿道此去汴州非一日可到因于搭包內取出兩

走大銀送與懷亮道高亢將此以爲盤川懷亮道此
兄所賜固不敢辭但此去邠州三十金已足盤川餘
者無所用之子郵道高兄莫要推辭行李僕從俱無
投親恐不好看弟等有餘兄無多慮懷亮乃收入橐
仲卿問西蜀事勢懷亮道西蜀難待久了子郵道緣
何道理懷亮道王昭遠爲政事虛而不務寔弟與有
瓜葛之戚見其目空今古引用少年散棄耆老則國
事可知仲卿爲之歎息酒家盛魚帶酒送上道客人
兼用酒罷仲卿道好懷亮道今日也應痛飲三人放

量快談須臾鷄與猪首牛肉齊到酒家道請用理飯
也好了吃不完明日壞了莫要怪我哩仲卿向二人
道我量有限二兄不必謙讓子那將牛肉送與懷亮
叫酒家將杯換去用碗斟酒盛上飯來真個如狼似
虎霎時間三十觔火酒同菜俱吃得罄盡惟剩有兩
升米飯五觔牛肉酒家并妻子在旁看見都驚訝癡
了仲卿問道此處往黃山走那條路去酒家道爾客
人若要會吃連湯并鍋粑都沒有了仲卿道休得取
笑問爾往黃山走那條路去酒家道西南路路皆可

去得仲卿道那條路近酒家道客人欲何處入山仲卿道我由歙州入山酒家道這就要遇窮嶺到嶺頭便見黃山了仲卿乃與懷亮道高見後曾有期前途保重弟等請從此辭懷亮道今日幸逢深願終身執鞭相隨遽然言別肝胆如割二兄起義之時弟聞之自千里來投弟如機緣有合二兄聞信亦望降臨仲卿道敢不敬從懷亮灑淚而別二人第三日午後到得窮嶺頂上望見黃山千峯萬嶂撐拄青天如屏羅列如城圍簇雲嵐隱見景狀非凡子郵道聞李供奉

南遊酷愛黃山遍其中而復週其外因其攢簇蒼翠
似清芙蓉乃自號青蓮居士果若此乎仲卿道羅隱
李杜年譜可據自然屬實歎賞不已一步步望着峯
巒下嶺行到昏黑投入宿店聽有兩箇西客問遊山
的法則店主道老客要識奇幽異竟須倩土人隨行
方能得十分之五六若無指點只好得其二三仲卿
問道要得十分將若之何店主道難難難其中不但
年年月月景致不同卽日日時時刻刻各別可十人
同遊各見各景應接不暇會談各殊所謂十分之五

與恐猶虛也。仲卿道士人如何情法。店主道：「不要錢，只要米，每名每天酌米三升，是由來大例。那西客招呼道：『老客，我們同倩罷。』仲卿道：『甚好。』店主去約得土人來，請先付三十日平安家西客道：『還沒有動身，如何就要錢。』可問後來的客付店。店主問子郵道士人奉陪例，俱先付。後我前面客人叫問老客：『子郵道，我們先付就是。』三十日米價應銀若干。店主道：『白銀二兩。』子郵稱銀一兩付與土人之資。河晨出門，土人收拾行李上鞍道：『這驢只好寄在山脚菴中。』子郵問係何

故士人道山中轉折窄險處人猶難行牲口如何去
得仲卿道且到行不得的地方再作道理乃邀齊西
客起身到得下院將驢交與僧人再將行李減捆負
行石徑雖不盡窄至險隘處須將身子伏下攬着石
隙蹴得微跡而過子郵道驢子幸虧不曾帶來上人
道原是前面到一線天鰲魚背金剛肚等處更不好
走想士人且行且指處處奇峯秀岫怪石異松那里
記得許多這日來到石筍在遠近葦攢笋簇旋行半
天見個大峯卓挺在前士人指道此名老人峯險峻

難行西客道咱們不上此峰另行他路子郵道千里
而來豈畏高峻我們係要遊此峰的土人道我隨那
位客人子郵道你倍西客先行罷土人道我們文殊
院守候仲卿道聽便子郵乃將行李掣回二人直到
老人峰頂上周圍俱是層密疊岫細看並無洞岩天
色將晚乃趕下尋宿誰知峰脚絕無寺院只得在晚
煙邊歇下却有幾個瓦錫在旁也有破的也有好的
仲卿倦了倚石而坐子郵取些枯藤架起兩塊石頭
將瓦錫汲泉水敲石取火燃着枯藤煮滾了水取出

束米來用開水沖下二人吃了乃相倚打盹這束米
從何而來原係仲卿枕中帶的如何名為束米係將
好上私用南燭葉汁拌勻蒸熟晒乾又蒸又晒如此
多次每米十斗收束作八升用開水沖泡立時還原
仲卿恐救脫子郵路上斷糧故特製備當夜二人睡
去仲卿依稀聽得微響驚覺看時袋口散開倒在地
下乃叫醒子郵已是東方發亮將散米捧入袋內裝
好了捆起行李仲卿知道我們往前赶路罷子郵道不
可今日仲兄只坐在此待我再尋仲卿依允二人烹

水沿飯吃過于那裏奔西跑土高入低盤旋走尋直
到黃昏并看不見有洞只得依然照舊過窗乃將行
李米裹坐于身下你卿却地不着月明照耀山光映
發萬籟無聲另有殊富氣象使人心地爽明俗念都
消仲卿散步觀之不足約有四更時分遠遠見有一
人下壟望崖緩步而來青衣露頂仲卿疑非善類招
持謀來得獲猴戲真想不到講說無咎應有神益乃放
心開及旁地樹其行止忽聞響聲繁起八音互作仲
卿倒立傾聽再觀青衣人亦坐地不行漸漸坐下枕

石而歌亦似聽樂之狀片時聞屋掃天白仲卿透前
細視却係個太青後閉目睡著仲卿見非害人之物
走到石邊牽其臂膊輕搖太青後驚醒欲走厲為所
乃用爪解手仲卿堅持不住復執其膊後又解膊
卿乃右手自其右肩上抱下左手自其左腋下抱上
亂竄仲卿眼都花了奔走多時到個岡上後力亦
喊道子耶快來青後驚慌負着仲卿望峯密密處亂
兩手連袖交住抱得愈緊青後雙手齊來爭解仲卿
倦步亦稍緩仲卿看對面巉崖如削緩却負住石邊

邊跑便想這如此險地勢不能下只好任之看看
已到盡頭那幾往下直竄伸躬心慌顫搜抱不住
幾已脫去跌滾下洞忽然止住睜目看時乃爲松根
所罣上下左右俱係巉崖峭壁并無容指之處仰不
見頂俯不見底惟聞水聲潺潺只得跨坐松根餓了
搖蕩時咽至午時分隱隱似喊仲兒連忙呼道子郵
子郵我在此這應答應山凹裡面就一直傳去若有
數百人口氣噴噴漸近舉首看時子郵却在對峯頂
崖巖絕處獨在這種子郵俯視道兄緣何到此仲卿

道爲後所戲子郵顛道我也不能過來見那邊并無
可行的路伸卿道如何是好子郵見垂簾纏結喜道
有了思辭坐旁急弟得策矣只見子郵走去復來如
是數次乃將件東西推下視之却係枝古藤子郵上
面將根縛于石腰乃兩手執着緩緩垂落互相對面
僅有二丈遠近仍往底墜伸卿道子郵那裡去答道
仍須再下勢可到兒那邊約有五丈往松根仰望登
着石壁正欲借勢躍將過來忽見伸卿坐的樹底下
一團黑影乃止住脚定睛看時却係箇石岩上面似

具字形爲苦蕒蔓蓋認不清白子郵喜道仲兄洞府
在此了仲卿道在何處子郵乃聳身躍過右手執定
藤左手舉着松翻身踏於幹上將下面之藤收起繞
結看根株道我先往看來又縋下去仲卿忍不住也
隨縋到岩前子郵復盤上扯去苔蘚審視果然係九
州第一洞天四海無雙福地十二個古篆下來說與
仲卿知道互相驚喜入內看時康寬黑暗旁邊半缺
如甕却有亮光子郵道仲兄在後讓弟先行二人走
到裡面雖懸明亮奈愈斜愈窄仲卿不能前進子郵

使出收身來骨法往前力入到得盡頭却是個洞口也望得見老人峯回來道錯走了乃回往暗裡摸壁縮脚兩行下了九層石堦大灣轉來始見亮影復登石梯漸漸光亮石梯約有百級上面平平坦坦棟宇晶瑩花卉繁盛竹木皆係丹色只見個大猴坐在石上剎取栳子仁子郵向仲卿道駭兒可係此物用手直指金光飛出只見那猴不慌不忙用手中栳子擊來將丸打落子郵連指兩指兩個金光聯出那猴用兩指捻着一個用手打落一個子郵欲向前擒掣仲

卿着道不可錯換。老的係純青，此係純白。得道仙猴，莫懶傷也。乃是南前拱手道：「猴公請了。」白猴也起身，將兩手交起，似還禮之狀。子郵道：「古怪。」仲卿問道：「陳老仙祖可在洞府？」白猴兩手往後拱去。仲卿乃同子郵往門內走，寂無人聲。又進裡面轉過第七層，只見上頭坐有一人，隱着石几而卧。向前看時，却係老道士。恐防驚動，退將下來。忽聞笑聲道：「仲子來也。」仲子來也。子郵在下面見個十四五歲頭髮披肩的童子，自右邊洞中笑出。仲卿轉身揖道：「吳槐仙兄弟到了。」

春間承教猶寐不忘前日于臨滁蒙吳賀仙兄教導
洞府今日幸得造謁何快如之吳槐答禮道仲子名
隸仙籍自應歸來但所言蒙吳賀教導於臨滁吳賀
并未出山仲卿道現有韓子郵同會同宿吳槐拱手
道這係韓子麼前日令本家湘子在此訪家師未晤
而去子郵揖道前日與吳賀仙兄盤桓通宵甚蒙關
導吳槐道這又奇了請到後面看來乃引二人從右
邊轉入鄰見吳賀睡在榻前吳槐指道這不係麼子
郵道想是昨日歸來的吳槐再看脚下麻鞋不在

道俗心亦除財害不認舍弟果出去了二子所遇乃其神耳子郵贊道仙家妙用曷勝敬羨吳槐道凡心脫盡便成仙微末小事何足愛慕仲卿道老仙師幾時方醒吳槐道總睡如何便問醒就係極快也須三五百年仲卿道如此弟等去也吳槐道那裡去子郵道有不共戴天之仇未報吳槐道仇人是誰仲卿道趙氏吳槐笑道天之所興誰得而廢韓李三公食祿死事理所當然而今已成正果何必更爲煩勞害韓公者反與除滅猶有何仇乎二子既知趙氏之非胡

珠韓李之不善仲卿道二公爲國捐軀，並無背謬。吳
槐道使其不仕而安于南畝西疇，焉得喪亡性命。惟
欲逞其才藝，思量名標麟閣，功垂竹帛，以致身死家
傾，後嗣之存如線，安得不歸咎于其身子。邇道大丈
夫自應隨時建德，成名流芳百世。若人人甘死牖下，
天下事孰肯爲之。吳槐道天下事自有天下人爲之，
何必自我天下未有我之先，事何人爲。我既往之後，
事又何人爲。總係道德之心，不勝功利之欲，故爲飾
說，以致自戕其軀。祖師謂人入仕途，卽如魚游罟內。

雀人鵜羣若沉潛潭底遠翔海外何致雜酸醜寔鼎
鼎哉了郵道既爲男子不顯親揚名得母有負父母
空長七尺吳魏道既知顯親豈不知勞親既知揚名
豈不知喪名菽水承歡親心安佚以祿而養親憂得
喪有榮自有辱有賞自有罰有陞自有降榮賞陞親
亦止于飽煖降辱罰親豈堪于焦勞安能終保其祿
養反多傷親之天年是顯親反損親也才學兼優居
于高位兼國家之權術操生殺之機柄稍欠純粹則
爲天下斯機始造青史入學不優舉動乖張者悞國

多致喪身，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猶其小也者。子到道古聖先賢，皆以致君澤民爲教。如足下所言，則皆非矣。吳魏道生於古時，原應爲之。虞夏以後，卽不可爲矣。使文種長耕于會稽，山原安有屬鏤之痛？韓信終漁於淮陰岸畔，豈受未央之誅？據乾心血，故亡國定。夏火乃隨狡兔而烹，豈非爲欲致君澤民乎？霍光盡瘁，免于其身而未聞赦免。幼丁以存其宗嗣，蕭望之已死而君猶不知，徒然捐軀絕後，何補于國？陳湯甘延壽立功異域，刀筆之徒，翻削其爵，命幾不保。起非

所堅乎子... 皆快于進退... 此失吳州道又
有不... 者... 于... 聞... 言... 聽... 計... 從... 褚... 遂... 良... 長... 孫... 無
忘... 可... 謂... 得... 君... 矣... 然... 而... 闔... 闔... 太... 宗... 以... 孤... 托... 之... 義... 無... 能... 辭
卒... 皆... 彼... 孽... 欲... 退... 其... 可... 得... 乎... 伯... 卿... 道... 師... 兄... 之... 教... 甚... 善... 弟
等... 非... 不... 知... 也... 若... 未... 受... 恩... 食... 祿... 自... 然... 遵... 教... 但... 相... 知... 最... 深
... 不... 繼... 于... 隨... 祿... 定... 相... 從... 倘... 待... 于... 山... 水... 也... 與... 楊... 道... 二... 子
... 矣... 且... 請... 安... 歸... 醒... 來... 再... 談... 及... 於... 左... 邊... 存... 室... 以... 見... 如
... 悉... 然... 矣... 惟... 恐... 爾... 等... 亦... 有... 如... 此... 非... 無... 被... 稱... 仲

翻恐其寒，將與榻遷，徙石床峯上移來，爲容成老
祖下榻。爾談睡去，看比細席如何。二人坐上，却溫和
綿軟，因奔飽勞，過兩日放倒頭就睡。着箇唧心煩易
醒，轉轉久之，不復成寐。子郵鼻聲方盛，正欲喊他起
來，共論事體。忽聞有人呼道：「亞公爾好安伏也。」急答
道：「不敢，不敢。」連忙坐起，只見似人立在戶外，却看
不
清楚。聽得聲音相熟，慌離石床出丹房下堦，迎問。見
脚驚醒，方知係夢，坐于地上，細看并無踪影。想道：「如
許怪也。」方悟明時係漳州呼聲，如何却係夢，又何如。

跌倒在崖下再看星月滿天光彩盈室竹樹參差地
上并無花葉枝柯之影甚爲訝異信步徘徊等徑出
垣瞥見對山懸掛白龍從峯巔飛下直到澗底却久
久行而不止更加驚訝前往視之却是道飛泉訝道
這般大瀑布如何無聲其實可怪且看流到那里去
因沿澗岸行過多時忽聞人語繁雜仰視又見壻橋
列排近前問道此係甚麼地方船般架往何處梢公
答道此地名爲道鎮係水馬頭上通楚蜀下達吳淞
梢公想道兩崖入蜀有盤詰之機船中自然好些且

同去呼于卿同行主意已定轉身就走到得三汊路口忘却那奈是來時取行的細看山川迥然不同疑懣愈盛又想道與于卿偕行難免滋事且單身先去約定高兒再來招他未晚乃復到岸邊問梢公道寶船可係本蜀的梢公道係入蜀的但今日方纔到埠貨仍不曾起清回去待無日期前邊第三隻係今日開的水手上岸去了如要進川可過去問仲卿乃到前邊來搭船梢公道兩可係仲卿可係韓遠仲卿笑道我劫姓占名姓不知甚麼重輕會稱梢公道不

備就罷而今調由要差刑哩審人既非他們我將魯
香姓名填入票單就免得過關就阻了忽聽得船內
賊道船家說過不搭人靠是做甚麼梢公回道二位
船價太少搭的落人只在前船便了同仲卿道魯客
人進去可將中間關斷船錢飯食的規例曉得麼仲
卿道請教稍公道白金三兩神福酒菜俱在其內仲
卿道依你就是但行李不暇因取將若之何梢公道
這大通鎮上怕買不出俵卿乃上岸置辦鋪蓋回來
水手埋怨道買多少物件就誤了數十里好風快些

走罷讓我們好扯篷開行。仲卿上船見艙雖小，但僅有兩客，年貌相去不遠，只在十五六歲之間，好像子郵似着輕縠，愁容滿面。仲卿拱手道：「叨光。」二人看仲卿不俗，起身道：「有襄仲卿。」問道：「尊客上姓？」答道：「弟等姓白。」仲卿道：「貴處？」那里答道：「隴西。」仲卿因其先祖相公搭客，似有厭煩的意思，便不深談。將中艙門關好，常時只在船頭看山飛樹走水，反雲停的景致。這日停泊湖口，聞中艙歎道：「往年經過，何等氣象。今朝脫離儂此而已，相與渣滓，不敢出聲。」仲卿想道：「言語。」

恰似潮南驛音未知重進近作何狀若亦敗亡此必
係其子弟乃由篷上走入後艙見梢公水手俱上岸
去了卽轉到中艙見兩客人一個擄在榻上一個坐
在机上便拱手道二位先生請了齊起身答道不敢
神卿道今日風浪艙艙難開可上岸觀觀湖山景致
答道素性不諳請便少陪仲卿道同游方有趣味君
等無與我也索然敢問二位先生大名榻邊的道小
弟名英舍弟名華仲卿道府上不似隴西聲口確像
淮南白英道常往來於淮陰廣陵仲卿道敢問李節

度近日若何白英道與足下有何瓜葛仲卿道也曾
相認白英道已殉周朝國難了仲卿道先生莫非其
族白華道足下快矣我姓白他姓李如何爲之族仲
卿笑道姓隨便說就下任你假借白華道便係其族
爾意欲何爲仲卿道聞得此處懸有賞格稱淮南有
子脫逃擊獲者賞金千兩所以問之若是遇見查明
擒住好請賞也白英笑道吾等正是足下可擊去請
賞白華道我們正欲擊你爲何連行李俱無若不係
仲卿如何驚慌答出古璋名姓仲卿笑道不敢相欺

小弟正是仲卿前同韓子郵到淮南欲請李公進兵
團患病卧床使弟不得痊信如捨往川投友因
路上盤詰得緊故遣道過江入蜀白英道韓子何往
仲卿道恐同行招事乃留彼于山中白華道爾係逃
亡却非仲于休打誑語仲卿道何也白英道亞公子
郵圖形發到淮南節度公供之書室朝夕焚香弟等
亦常瞻仰今細看足下雖然卓犖但眉目全非如何
員得仲卿道要看真眉目麼白英道實願見之
仲卿往後船用碗取得江水微聲密禱將袖往上拭

拂卽刻還出舊樣笑道請視原仲卿二人仔細看定
驚道此何理也慌慌下拜道夙仰丰神今獲謁見萍
水相逢皆係同心報國竊幸附驥仲卿慌答道如蒙
指使敢不竭誠三人起來白英道弟寔係李節度之
子李之英這係表弟王之華先姑丈王清憂國喪身
遺此一綫先父愛之如子及後逆知大勢已去事不
可爲耆死報國命愚弟兄避跡留存王氏李氏宗祧
弟等不惹先父再三催逼只得從命始離淮南嗣又
有人見父親喪上周土全歸趙氏乃復逃出欲往吳

越因素悉其懦弱故轉念入川高將軍彥儀與先父
有人拜之交且到彼處再作道理今天使逢先生諸
事皆願指教仲卿道彼此相濟共舒國難敢不敬從
王之華道亞公先生韓子鄭寔在何處李之英道今
後不可呼亞公三字王之華道我正忘之以後只呼
古公羅俾卿道極好我也將仲卿燃起且做古璋便
了子英道在黃山湖府他醒時也係要入蜀的天下
英雄無不聞名皆可會得着李之英道古公川中所
謂古璋也

李之英道古公川中所謂古璋也

三

華道更妙了。李本其道愚兄弟同坐殊覺無聊。今幸得古公指教。聖之華道。日裡將船門開開。可以共話李之英。乃將捧劍。解拔道。古公真面目。猶須暫隱古璋。乃倏然改變過來。三人從此遂成莫逆。朝夕或談天下形勢。或論古今興亡。或說長錦大劍。或辯兵法陣圖。王之華於篋中取出家傳的書。請教道。註解開函發微。挖出作者心意。然未知可是二公之筆。古璋接着乃孫武子十三篇。孫臏續入五篇。係韓信趙充國註。鹿看道好書好書。且待讀畢。奉復乃携到前船。

地背反衝，朕玆大日交還道無幽不顯，無微不列，非
二公安相請，此其爲興本無疑自此之英盡出，篋內
藏書終朝，商確討論，這日天氣晴明，之華道可到船
頭眺望，三人同出前艙，見兩邊俱係懸崖峭壁，仰觀
惟見峰巒，侵霄下視，急湍奔流，船在尖銳石隙，縫中
旋轉，問水手道：「此僻僻處，水手道：「此狼牙峽也，係襄
州管轄，去年（癸）兵千艘經過此地，遭高將軍暗使燒
燬，且下來燒，何曾走漏，無幾到命泊船，夜深常聞鬼
哭，中老義開道，後來怎樣，水手道：「後來宋兵由他途

大川高將軍勢窮力盡而死王之華驚道係那個高
將軍水手道西對有幾個高將軍王之華道可係諱
彥儔的水手道正是王之華放聲大哭李之英垂淚
不已古璋道且慢傷悲莫信誑語他說去年宋兵遭
焚去年并無宋字國號水手道宋朝國號幾時了古
璋搖頭不信道且到城都再看三人無聊依然進船
應過了數日到得下錦江起旱但見田蕪人稀不
是昔日的景象古璋疑惑乃問驢夫所言與水手同
古璋愈加疑恐來道忽聞見城上俱係宋字旗號古

大驚問前猶掛着圓形却不甚懸諸乃前住成
途中有個乞丐攔着化錢沖聊細看似乎面善却想
不起乃呼問道爾可認得甚麼那乞丐抬頭看道面
目不似仲爺古璋道向日曾在何處會過乞丐道我
自小跟隨高老爺不曾認得爾古璋猛然記起來問
道高將軍爲何不用你乞丐道家主死了叫誰用我
古璋道如何作古乞丐道他若不死全歸如何歸宋
我怎麼至此古璋取塊銀子給他道聊代弄飯乞丐
道素不相識何敢辱領古璋道爾同高將軍到江南

林爺府上我自會過如何就認不得乞丐視道爾是
任老五麼古璋道認得不差爾可將高老爺的事情
細細說與我知乞丐道既係舊交愧領愧領在五哥
爾下部養得大嬰滿子定係發財待我告訴爾家爺
屢次奏請開關務農講武無如王昭遠決意興兵伐
宋要安置家爺于死地及引得宋兵到蜀大敗全輸
弄得沒法始行召起家爺領兵禦敵連勝數陣奈朝
中又有嫉妬之人暗裏掣肘弄得內無糧草外無救
兵送了性命蜀隨我失三人嗟嘆不已商量到此

地無盜莫若往江南觀局不合再往兩浙于是
復回錦江搭船到金陵城見人馬雄壯市無游食之
民古璋喜道林兒爲救吳李之英道何以得知古璋
道前日到此多見亡國之徵這回看來寔係興隆之
象非林兒輕薄更有何人主之華道那旗上好象宋
字歷古璋走到前邊看時果然係個宋字想道古怪
又不識聽見交兵如何城爲趙有再到清涼山訪問
始知宋朝長林在華謀畧英勇不敢犯境因用反間
計主中計殺了林公榮命曹彬領兵渡江無人阻擋

輕輕得了江南王人嘆嘆不已斟酌商議只好附航
入浙力爭石頭城辯說搭船隻通問俱無只有洋船
約定到入浙的口子代另顧船三人只得附搭上了
駁船不勝悲楚次日清早開行出燕子磯過黃天蕩
又係金焦次日過圖狼到得洋口搬上海船直出大
洋茫茫蕩蕩更無垠際雖然胸襟開豁却愈增悲愴
行過兩日邊遠望見隱隱的一帶平山樵公忙使廻
棹轉蓬平山漸遠漸滅次日王之華忍不住問樵公
道此處可離入浙日子近了稍公道這話過過幾時

水畔日隱隱。山前冷落。浙口子的海道李之英道。
緣何不送人。併帶我。往何處去。稍公道原欲送到。
日子。豈期鯨魚相。旋轉將來。交過多時。此刻不能。
返行。只好到前。酒過船。搭回去。便了。三人無奈。只得。
隨他。又過數日。村壑。總無便船。忽見。稍公驚呼道。不。
好了。快些。將各。蓬。咄。滿。只。見。衆人。慌忙。動手。逢。俱。拽。
起。連。如。箭。射。古。埠。把。個。觀。看。見。背。後。有。數。道。黑。氣。風。
來。到。晚。始。不。着。見。衆。滿。並。衆。師。道。恭。喜。好。了。稍。公道。
且。慢。尋。着。莫。要。停。湖。願。走。這。種。畜。生。最。厭。見。船。暫。歇。

又趕來哩於是伺候前行直到天亮補公驚道不好了不好了快些廻舵轉篷衆人聽得一齊動手篷已旋轉奈舵廻不過來補公道快落篷水手將篷落下四圍觀看并無惡物只見船隻頭似尾昂往前飛射此篷駛風更快十倍稍公丟下舵只是跌脚衆人不解稍公道我自幼在海中隨師多年所到之處頗多未見此地形勢光景老師曾戒道緊防洋面沙鱸母莫近歸墟頑冰團沙鱸母小於鯨魚而敏捷過之小鱸隨母千百成羣昨所見者是也尾間圍下水勢低

於水面三千六百里，又名尾闕。凡到此處，萬事皆空，只有跌落的沒得出來的。今船頭低尾高，其行如石在高山墜不定，是人滑溜了。水手道：「圍底可有人家，稍公險地高低難用。古來傳說有人家，無人家那里得？」知水手道：「此刻不及前時把可活了。」稍公道：「已墜到底，上船所發花自然活。望樓上看風色的，喊道：『好好』。」先有船隻，那邊遠遠不是船隻麼？眾人齊看道：「是那隻船隻？」頭東也到，只見各小艇迎來，持器械傍着。水手道：「江上水手到，釣搭住，扯拽去了。」眾人見形色。

凶惡... 精神... 正是絕處見人心稍定爭來似
... 船... 人... 性命...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七卷

張先生不負物我

處冥仙家雜錄

却說此處乃是東海之中形最闊下古名淨山島又名
 朝根仙府廣袤甚高比千里地形四面百裂各處皆土
 厚石底園林極茂新柏密斂鐵石隨處可播種鳥語花
 香四時不歇處處皆有人居住(卷)勝虛生與始皇暴虐託
 言希夷夢以道真希夷夢希夷夢希夷夢希夷夢希夷夢
 希夷夢希夷夢希夷夢希夷夢希夷夢希夷夢希夷夢希夷夢

去此南更甚遠。今則國產育長成互相婚姻後亦
漸相連屬。雖遠若人海第多連東西南北地方以及
各島嶼洲沙。擇精居住。以爲生。盧氏人家居于浮
瑠與浮石相連者。曰浮金。其次曰雙龍。曰天印。其餘
諸名大島。近海者。名無各。汀嶼洲沙。盈于處處。俱有
土產。雖水。或長。或短。或礫。或礫。却無匹對。惟浮石。獨不然。
凡此洲嶼。亦各附其所近之大島。浮山形像。雖四分
百裂。然地底相連。却是一塊。或浮。或沉。居住人民。不
覺其異。水之或高。或下。知之深。則山升。而水歸。聚于

底沉則山壓而水湧起于上沉則四海潮汐長起深
則四海潮汐落下各濱百姓每歲虔卜遇得大小艦
舶飄落者卽爲大厄當日見有船隻溜下衆艇紛紛
爭先向前鈎取衣服搶奪貨物都不傷害性命諸人
不知底裡往艙後亂奔只顧跳上脚踏逃避王之華
見鈎子水手下去又上來搶貨乃取出雙鎗向前打
得兩個下水李之英發使鍊繩飛擊打倒一個衆小
艇發聲喊退回去遠遠的用竿子點火圍燒古璋
都隨家入上了脚踏望之華之英不見忽聞喊殺聲

高舉首看時大船已被燃着之英之華猶在艙前白
瑋情急招手喊救誰知腳筋上人又遭搭去驚慌未
已忽有鈎鈎直到腰上古瑋接住用力拉扯將小艇
內人拖落水中又有搭鈎搶到連忙掃打數柄齊上
不能掙脫衣道拖下綁捆起來抬到草篷內將所獲
諸人的衣裳盡行剝去與之水飲問以土音點頭者
留下搖頭者與以束草大葉令其自掩身子而驅逐
之次到古瑋閉目不動衆艇檢還衣裳行繞五週如
誦經狀繼而似吳棗於之野衆俱散去古瑋聞人聲

已遠乃開目張視起來四方看望不是海邊亦非田野乃係切望之中周圍俱係墳塚便走出壘壘叢中尋徑行去倦而且饑只得飲水無如滷鹹難於下咽走過多時望得房屋欣然道好了且買些食物充飢及到跟前看不見門旋轉尋覓井無可嘗聽得內中說話因高聲喊叫只見一人自屋脊上頂起板來問道送甚的來古璋道路過饑餒告回飲食其人不答下板而人在你高呼亦不再出古璋無法只得仍往前行又過數里見前面有山再遠看去巖從聳拔如

叢如霧如障如屏比駁山形勢更廣雖好眺望無奈
俄得更凶想道李王二人未知生死今日天氣怎麼
恁長走也走不動了如何陟得高尋思萬難中止勉
強一步步延到山頂看下面時正像街市門缺當路
而翻喜道可免餓了走到街上亦有酒館取出銀子
交於櫃上店主標下道孛來做甚古璋道買飯買酒
搖頭道不要古璋另取金子與他又標下道更不要
古璋道念銀俱無用如何是好店主指穿的布袍道
這個可以古璋脫下走堂的乃引之坐排列許多物

休却認不出名色。揀食食畢，店主將袍襟剪下對方尺餘，仍然交還。古璋想道：此地金銀俱不要，賴此衣裳猶可度得數日。乃向前行，過了鎮市，又見山崗，車水蔚盛，與江南相似。走走又倦，又饑，訝道：這又作怪。要速完此袍，也逢鋪如前易食。晚間不得歇店，即宿於穴內岩中。如此數日，所行路途不知若干多。經崇山疊嶂，每日總要吃六七頓，一件外蓋都剪盡了。再將袖襖易食，舖內不要，却要裡褂。始知重布不用紬，假兩日褂子又完。無法可使見有沿門覓食者，持管

而吹其音鳴咽羣人聚聽爭以食施古璋道這也不
難選擇堅竹如制斷之編管列竅依律按呂調吹雅
頌聽者聞而避走旁邊覓食者笑道不要學我不遇
傳授焉能知得其中奧妙誰人肯聽你的何處賺得
飽食若拜我爲師儘技全授國中處處多知我名斷
無受餓之理古璋想道或者其中另有奧妙亦未可
定然此膝豈可輕屈乃不答而逕去復尾盼之尤難
入耳聚聽者衆殊莫能解意欲棄管甯視覓屬良材
想道豈有國中絕無知音者於是沿途管不離唇饑

來飲水拾木食爲食次日吹于道左見十餘人擁着
一乘車子呵叱避道車上坐者搖手止之到了面前
停車憑軾而聽聞道

吁嗟子郵與我同仇今離別兮志何辭不禁淚橫
流之華之英同羣同心遭分散兮無信音不禁涕
沾襟

聽畢下車前來執古璋之手問道足下河國人民
飄到此幾時了古璋視那人三叉白鬚年約六十上
下品貌端嚴聲氣鏗韻乃躬身答道小子姓古名璋

卷七

五

中華人氏因國亡借兵渡海遭颶已經旬矣那人道
老夫姓西名山濫居大夫之職今奉命巡視河道偶
聞音律稀奇得近大方足下不賺鄙陋敢請偕行古
璋辭遜西大夫道氣味相投殊非易得願勿過謙乃
携手上車並坐西大夫命取供來御者呈上二人食
畢古璋問道上國風土想大不同西大夫道何也古
璋道腹內易消西大夫笑道非也敝島與上國不同
上國以十二時爲一日十二月爲一年敝島以六十
時爲一天三百六十五天爲一年古璋驚道此何理

也西大夫道，敝島居扶桑之旁，枝稠葉密，日月亮光，皆爲阻隔，仰指空際，蒼蒼青雲道，此皆扶桑葉色也。古璋道然，則光輝且夕，卽不應有西大夫道。其中另有緣故。昔始祖盧生初到浮山，見天光暗淡，修表啟奏天庭，請伐此樹，扶桑之神求于上帝，使蚌神居于尾山，普照各處。尾山又名尾閭，峯在浮山之東，其下卽係歸墟。蚌神居于山頂，旋轉周照，面所向處光輝，背所向處黑暗。面寬背窄，是以二十時黑暗，四十時光輝，須六十時辰方能週遍。是以六十時辰爲一天。

逢三十天則息一天不行旋照單月光明雙身黑暗
今足下知食易消而未識天長久服水土自不致若
是也古璋心中疑專方釋問道明公胡爲巡視河道
西大夫道徹島國勢西下而東昂糧儲多賴于西北
挽運爲艱昔時治河失人不見所損至今大受其累
上河下河猶可濟運惟中三百六十里地名春水河
時常患涸今寡君因趨運已久到都者較之往年僅
十分之四是以命老夫巡視不知其夫何在前面人
聲嘈雜處就是了片刻車子轉出林來見兩岸俱係

搬運的絆夫河中之水深不足尺淺惟恐船挽撐均
係小船難載緩則鞭催棒促泣聲與號聲相雜竟或
大片號聲古墳間道計幾阻幾何歲矣西大夫道自
先君阜安冲年起至今上宜高二十五年共六十餘
年矣古墳間道民夫不堪命矣西大夫使御者換二絆
夫御車令獲從人役止此俟候絆夫推行甚緩西大
夫叱道如何急遲絆夫稟道腿脚疼痛西大夫怒道
誰叫你不懶惰以致鞭撻損傷這般不急公今頭待死
呵足惜絆夫泣稟道每天僅給二食初時猶得兩腹

近來只有半飽是每天止兩個半殮如何有力挽拽
西大夫道如此豈不悞事行到前篷另易二名查問
相同原來國制大路道旁無村市處每十里有篷爲
行人歇息并避風雨西大夫逢篷易御所言皆同直
到其上總管內文武官員俱來參謁西大夫查點執
事究問刻減首從定大辟七員墨劓二十四員胥役
七十五人公立時處決另易管耕緯夫每天定九餐飽
食百姓歡呼祝頌如朝騰湧再同周流巡視見水愈
涸貧難舟運更加憂憊古璋見下流頗足上河亦不

悉實人因爲渠阻隔另流歸南運河惟中三百六十里
其溝洫田禾難望收成農民淺穡度日揣透形勢
乃向西大夫道何不將上河之水放來西大夫道如
此南河亦涸兩無所濟古壇道不妨先將此河及各
溝澮進出之口俱令濬完擇填上相宜之處掘開放
水使下各口既經堵塞水無耗散諸邑糧餉自可運
上惟多過一填耳西大夫道約幾天可得浮運古壇
道第一天築塞開填放水第二天搬運過土河填上
小船第三天浮送迭挽即可其上與西大夫道何謂

迭挽古埠道迭挽者短用民力使不疲勞乃更與替
代之法也西大夫道如何爲更換代替之法古章道
勇筵脩辦飯食凡縛夫過筵卽將重船交與前筵縛
夫接挽前去而代空船回轉是重行十里輕行十里
人不覺其勞而運倍加速糧過埧後仍使毋下去日
所築之埧惟將溝洫進口開開使水入蓄以救田禾
或不濟用五天放一次再二三
次南河既不致候運
而千萬頃禾苗有獲矣西大夫聽罷大喜道聞所未
聞高賢下降國家之祥瑞也卽選幹員辦理拜本奏

聞果然第三日糧儲挽運到堤上口築完南河水勢
依然如舊陸續十天糧儲盡行到堤催饋上河亦用
成法西大夫喜道妙哉妙哉老夫奏明白天方可辦
竣今費未及百分之一期僅十二天賴足下指示實
非出于意中卽命將溝洫出水壘口加築堅實入處
堵蓄之士毀去復將上河之水放下三天各里成報
已足始令將堤照舊築好同古瓊歸國糧儲已經到
齊乃請古瓊居于館中再上朝復命島主褒贊道國
家年久痼疾大夫今自掃除省無窮糜費免宵旰煩

樂半邊壽士俱成膏腴勳勞偉矣樊庶長病沉已故
寡人正在悼慟且思庶長之位雖虛卿之夙昔急國
無私只由保舉失誤引過退位今建不朽之績又經
樊庶長之屢請其復爵左庶長以白玉島爲食邑西
大夫慌奏道天恩渥厚不敢掠美此策實非臣所建
前奉命巡視到永通渠遇見士人行歌音容不俗氣
象非凡迎挽上車詢之乃中華人氏姓古名璋遭感
飄來與之同視河勢教臣以築堤蓄放迭挽救旱諸
法故得無誤乃國家之洪福獲遇梁棟賢才此案請

事皆古璋之畧臣安敢濫受恩榮請以所賜之爵祿
賜之實爲尊崇俊良而國家興旺可竚見矣島主道
聞卿同士人共載諒是古卿立此功績堪銘彝鼎但
係異國士人有所未便西大夫道凡功必賞雖仇不
吝豈可以異邦而廢政令乎况先王由中國到此臣
祖亦係自飛肱而來孰爲浮山之人臣愚切願任托
勿疑而今浮金現約結天印雙龍北沙迴邱等處其
其意在謀我國若不延攬賢能恐敵勢成猝然猖熾
庸才禦之必致債敗大事島主道卿所見極是但今

西崖島爲颶風來群黨所佔恃險負嶋屢敗我師正
欲勞庶長統兵擒剿因巡視糧運故命土大夫水湖
前往今若更用中華之人安知不係奸細是以未便
遽允待平西崖之後再行召見酌功可也卿其先受
爵邑毋辭西大夫只得拜受退朝請古璋進麻道上
朝禮情只見門官稟道四部遊巡請見原來西庶長
存心經國每歲俸祿并先世遺債凡親故貧寒周濟
不倦仍多募善走之徒遊察四鄰並國中所以不獨
境內有事早知卽敵國舉動亦得盡悉當下傳喚南

北東三部遊巡爲欲查問西邊事件故先傳三部只
見數十雜色衣冠上階叩首西庶長起身慰勞諸人
各稟事情庶長逐一聽受再傳西部遊巡遠見如前
慰勞道有知西崖島邊民者暫緩只見三人站住其
餘各將經歷處所見告畢陸續退出西庶長問道尔
等所見事務孰先孰後挨次說來一人向前躬身道
小人到西部北邊紫貝島一路察看沿途乾旱禾苗
稀穉不但稻無籽粒收成雜糧俱屬難保戶口惶惶
西庶長問道再有何事那人道聞得西崖島邊飄到

大小船隻未知其詳稟畢退下第二人向前躬身道
小人到正西等處巡察旱勢雖稍遜干此若再三五
天不得甘霖禾苗俱無救矣到海盡邊見有無數小
艇在口上歡呼當問斥埃兵士是何緣故兵士說遠
處有大船擱下內中貨物俱可瓜分是以衆艇喜躍
齊集守候小人欲禁其搶兵士道此皆海濱頑民不
遵禮法定例到岸卽毋許搶奪今在水中不能禁止
再望遠處果然有船溜來漸近漸大古璋問道如何
不往他處去遊巡道傳聞周圍有數百里硬水船到

邊上掠過即可無事如入硬水兩邊夾定惟有往下
直淌不服灣轉所以諸民皆在彼處盼望西席長道
淌來便怎麼遊遊遶遶眾兵民不待其泊岸即爭向前
搶奪大船裡的大賊得慌忙都奔脚船逃走眾兵民
見了爭棹小艇迎去鈎搭套索齊使盡行擒住剝下
衣服與以草葉俱迷散了西席長道大船內可仍有
人遊巡道眾兵民只道無有爭上取貨不期艙裡走
出兩個少年將先上去的擊落下水小艇俱退用長
竿承纜直屬燒大船內使出水龍將火救滅反打沉

了幾個小船隨風飄到西崖島邊有舡艦停泊俱塊
作脚船上岸招回夥伴今西崖將島內民房盡行佔
住所有貨物糧食搬運入去將大船折毀蓋造住房
家兵民不服糾集進攻島內出迎如虎入羊羣兵民
散潰而逃船供爲所追奪收入口中小人恐防耽擱
過久後來情節却不知得說罷退下第二三人向前道
小人因南到西南邊已得沫雨田禾茂盛有了分豐
收古璋道何謂沫雨西庶長鯨遊戲噴沫爲雨多
卽成水最後田禾難干乾涸禾苗受過此雨且到五

草性有微塵耳。聞遊巡道再喫答道：到西崖地方聞
得島內有外國人估住殺傷許多瀾民。候兵報到，滙
源城守將施曉圖有貨物屯積，便不關會各處率衆
直進。誰知島內是日有梅將小船匿泊于外，待官兵
搶入島口，便鳴起鑼來。木石齊發，施曉圖只應敵陣，而
外邊的小船暗從後襲施曉圖。雖勇如何，經得陣外齊
攻，只得退回。無如港內塞滿，不能得出，乃拚命搶過
奪隻小船，自棹到岸。只見坡上走到二三十壯士，俱
係鈎搭，搖擺向前。施曉圖手執鞭，打開衆人，正欲逃

奔不期一個漢子手挽鍊撻步到發擊打倒施瞎生
擒上船將所領去兵士盡行拏住不曾逃回半個第
二天將兵士放出單單不放施瞎西崖島情節小人
所見止此回來由月月河等處溝洫水足禾苗暢茂
豐年可定說畢退下西庶長道施瞎素以勇稱一過
俱當不住被其擒去聽所說舉動有謀有勇難以輕
視前年太史占國家有兵亂危而復安莫非應在此
事老夫彼時聞之多用幹人察探聞得浮金楊感諸
島百計暗爲解散奈朝中有掣肘之人前庶長樊嗣

昌憂懼而亡今又先有此事主上已使水大夫辦理
水湖雖然忠誠但信狐疑不合兵機老夫須當奏請
周先生往視可招則招之國家得添子城可撫則撫
老使爲西面屏障斷不可使兵聯禍結致東邊乘勢
而起腹背受敵以致危殆也先生當爲老夫壽之古
語先開諸人所言似卽之英之華等猶恐或有不是
西席長請他同行便應道願隨大駕只見司閤又
上來稟道有西郡遊巡稟到西席長道傳來須臾遊
巡進見稟畢稟道水大夫兵到長庚知悉前事紮住

才可... 卷十

五

不動島內也未出來近日濱民反多歸順島內爲他
取魚欲車而應長遣收羅民心其志不小後再怎的
遑遑遑水大夫始終坐守到也罷了莊大夫舉大夫
言領兵坐食恐爲朝中所笑水大夫拘不遑乃約期
進兵會戰島內有十餘隻船出口隨即停泊官兵只
道非迎敵的怕懼大兵不敢向前欲收兵回營那邊
船始緩緩過來上岸共止四五十人俱持利斧齊到
陣前猛然砍斫這邊莊大夫指揮兵士迎上不防敵
將從旁衝到莊大夫坐騎早被砍倒跌下馬來那將

畢斧幸得水大夫用戟架開莊大夫逃脫畢大夫率
衆圍往那將上挑下削勇不可當殺出與來兵聚合
迎戰水大夫復領衆向前營中忽然大起畢大夫得
信趕回轉過山坡恰逢敵將挺鎗刺來畢大夫揮刀
接開不意被長鎗攙落遭敵將生擒回島去了水大
夫追之不及查點衆將失去八人軍士殺死二百餘
名傷者不計其數只殺得敵卒十餘人營內輜重
因被焚燬得早未大受傷水大夫查問火何由起營內
軍士稟道聞鼓聲震動時有個軍士奔報道兩邊大

戰勢負定在此刻水大夫令營內將士速往夾攻切
慢將士得令盡行前來那軍士餓了柱營後尋飯吃
小的們隨往只見火已起了慌忙撥救報信並無踪
影水大夫令退十里安營第二日島內使兵民過來
說他們係落難的人因本國將彼同伴搶去是以大
衆怒怒若訪得還他就罷兵息戰將兩次所搶將士
一併送出如或不依攻城破寨以洩衆憤水大夫見
將士着傷難于抵敵奏請添兵并使巡軍各處查訪
所搶外國的人島內又來說以十天爲限過期不還

期出兵死戰今已五天了小人亦于其日我這回來
想朝中不久當有信息也西庶長等隨道訪敵敵
有城寨在西口如何不用追命水湖去殺他若
舉去做甚敵古璋問道莊畢係何如西庶長道按
臣莊無忌之弟莊無爲畢竟殺之幸也皆無不
而好與其父兄與妻仗余大志之知交結故得與
事政亦尚聽此等人的話安得不敗請問足下到
同伴共若干人古璋道客約百餘車運糧家約三
有青兩庶長道內中有被殺否古璋道有同行三

盤蓄不凡其餘未悉庶長道此兩人與足下可相得否
古璋道情如膠漆義等骨肉庶長道請同行決矣乃
入朝奏道聞水湖之兵已經大敗畢志被擒臣請古
璋前往看局或係古璋同伴則使之招降島主道不
可何物狂徒先既擒邊將今又敗大兵安能忍耐庶
長可選提驍勇前往盡行擒來以雪此耻西庶長奏
道願主上息雷霆之怒臣聞飄來中華諸人實非敢
于猖狂乃緣邊民搶貨奪其夥伴是以忿恨拒敵且
亦知邊民非係洗兵可怪施曉到時并不先行勸諭

而悔恃勇貪食以致遭侮乃係自取其辱水師等
亦未聞彼出兵請戰既使人約期自不能避畢志被
擄與加贖俱有境首其志向不遵避難并非蓄謀與
我為仇如吳越之萬難疏防儲浮金者也今若兵結
手而不敢離金本然獲作如何抵當臣愚竊謂
若國庫無儲金乎國家大有裨益畧浮金而攻西
國國家安用定議望心思之島主道見解亦是若
是則雖有諸異人及何多來而今同古先生往須兵
於西邊近處

請用不致愧事。今同古璋由朔州河水路日夜兼行。遲須五天。速止三天。可抵。若經旱路去。須七八天。方能得到。帶兵而行。更費時日。速則兵疲。遲恐不足濟事。島主道。但未知水湖與敗。確否。西庶長道。臣不敢妄奏。島主道。聽卿擇便。西庶長出朝到府。已晚。更衣請古璋同行。只帶親隨。名喚鐵柱。因其勇猛。今擔行李。勝附家人。毋許說往他處。乃由後門城。僱隻快船。連夜放行。所經州邑。宰令俱不得知。第三日到金街。其扯船過去。順水。半天。駛到雙阜。閱收帆。停泊。庶長

教船家道可上去說係空的客人有緊急公事請先
查放船家道若是要快不必做聲這話白講他管你
有事沒事走上去說還要受罵理西庶長道請先查
先放又不得罪他如何便罵船家道你客人不曉得
而今督學的乃庶長親戚關上掌骨又係大來頭騰
的所以經過客商多費布貝那個敢做聲客商費十
分國家不能得一分今年國家得一分客商要費二
十分三十分哩庶長道何至如此之多船家道正稅
報清各項規例火耗稱秤查數等申酒禮加禮清清

楚楚他再來稱查多了說爾監報漏說少了說爾隱
貴易賤重了說爾以輕作重輕了說爾藏重顯輕將
船鎖住再照正稅加幾倍議罰庶長道如何不叫他
先查先解船家道如此到無得索詐了庶長走到頭
上看只見貨船候候查的查稱的稱算的算笑的笑
罵的罵紛紛不息人人嗟嘆乃走上稅廳旁邊督役
以道下去庶長退後望見上面坐着一人左右又坐
着四人俱昂昂然兩邊管稅人役躬身耳語再看前
後上下寫的算的看稱的稱的記數的巡察的足有

三百餘人，庶長道正悅國家所得幾何，商賈糜費何止十倍，百姓有限脂膏，而拱遊民無厭，吞吸朝中那里得知傷民更甚于傷國，稽而不征，孟子有所感而云：然王在這里想，梢上喊道：快來快來。庶長走到船邊，見有查看的，坐在艙中。船家道：快送查艙禮來。庶長道：并無貨物，要甚麼禮。那查看的聽得，使出艙過去了。船家埋怨道：你這客人要快，又吝得緊。而今查艙二爺去了，他艙都放我們是不動的。庶長道：豈有就難，你只管放去，甚麼話說。有我在，此船家只得也。

關對開口忽然投下挽鉤搭住跳下人來將稍公拖去把船鎖在石欄杆上庶長乃教鐵柱挑了行李古璋行過關向前另叫船駛到口門見營伍嚴嚴不煩提出海過了團石島五沙島轉長庚塞上湖聞知出來迎接庶長問道莊大夫何在水湖道坐奉申西庶長引古璋見過坐定水湖道畢大夫莊大夫交情素厚畢大夫爲敵所擒莊大夫尋思報仇擁陣攻殺萬難取勝乃于夜半暗往劫塞不料萬內先已有備莊大夫退回時腿上着箭若非衆將盡力

較讓及爲所擒矣。而今睡在後營。庶長道畢施兩個
怎樣了。永湖道無有音信存亡。不知庶長道待老夫
會會得來。永湖道非老庶長不能伏此。猶徒西庶長
使人觀聽。因傳言兩邊不用兵。將各出壯士。單身獨
戰。以定勝負。免傷多人。約有半個時辰去的人回來
道。已有東將上船渡過來了。西庶長吩咐鐵柱道。汝
可見機要。務活的不可傷他。鐵柱應聲而出。庶長水
湖。同到營前。古瑛隱于旗後。見過來三五隻船。中間桅
前立有將頭。戴束髮冠。身穿雪花袍。腳踏兜鍪靴。

捧着兩柄銀鎗到岸上坡，緩步前來。這邊鐵柱頭紮鋼抹額，身著烏金鎧，腳踏鱗皮靴，持兩根鐵棍迎向前去。賊道來將通名，穿白袍的道：俺姓王，名之華。你姓甚名誰？鐵柱道：咱姓鐵，名柱。尔中華人到此，應當伏首求生。有多大本事，敢肆猖獗？今日叫你試試我的棍。看說畢，舉棍打下王之華。左鎗隔開，右鎗早到。鐵柱架去，兩人接戰。頓飯時候，鐵柱棍法漸緩，西席長問古瑋道：可是令同伴古瑋道：正是。庶長乃踏步向前，船上亦添將趕到。庶長喊道：二人不必戰了。鐵

杜聽得慌跳出圈子王之華道可換個有用的來古
璋見後上岸的正係李之英便趨出去西庶長回頭
指向之華道可認得這人麼之英之華齊呼道古兒
在這裡了古璋道二位賢弟辛苦拱指西庶長道這
係相國二位賢弟可過來見禮之華之英向西庶長
躬身道甲衛在身不能全禮庶長答道英豪降臨敝
邑邊人齒弄取智良多老夫特來陪罪之華道這方
落難之徒爭命苦衷得蒙鑒察感佩不朽古璋問道
施舉一將肅何在之華道俱在塞中庶長與古璋道

同往島內奉拜二位古壇道。隨侍福星光照拜字不敢當。四人上船詢問分散事體。進到進前觀看形勢。却都不甚險。三山降落中有四五里一片平地。二岡環抱擁護。內有大池約六七里寬。兩道深澗。灘合隨山摺疊。出山四邊箐叢。藤籐林木週遮。入到營前。諸人迎出見着。喜道古公來了。想得李王二公好苦也。古璋答禮畢。道船上遭擒幸脫。途逢庶長栽培。視如骨肉。從今不必動干戈。俱係通家。不可請施將軍。畢將軍相會。只見屏後轉出二人。西庶長看時。正係施曉。

畢志趨來奈見庶長道何由至此施曉道初時悞持
血氣之勇取罪于一將軍乃蒙不殺反以客禮相待
雖然慚愧却無所苦畢志道實未知咎起于濱民致
施將軍悞後小將又悞水大夫莊大夫猶未得知前
來夜劫島內已悉其謀王將軍欲分兵埋伏待入日
時先到營內反越回來夾攻李將軍不肯道這般行
爲仇隙愈深矣只逐他去就殺了庶長道如此莊無
爲之腿已經受傷之矣道備有薄魯水大夫未知可
賞降臨庶長道他心中猶未釋然古璋道也應去請

之英身東命卒前往却說水湖在陣前看見西庶長
崗古瑋之英之華上船過島駭然道這老兒今番着
了道也如何輕入虎穴鐵柱在旁邊道他不得錯水
湖疑惑回營傳請莊將軍說話莊無爲命小卒扶出
水湖道西庶長聽古蠻子的話隨着敵人進島看來
多箇少吉將軍須強勉防備莊無爲道道令這般勅
敵主上也該揀選猛將前來同剿西庶長雖是文武
全才奈將七十的人又信蠻子的話安得不悞正在
議論牙將進稟道島內具稟請大夫將軍飲酒莊無

爲道匪他誘了一個去又想來誘兩個哩我們比不
得西庶長申尔的好誅令將來人逐出小卒回到塞
中脩言情狀古璋道無怪其然命排席開筵飲過三
杯西庶長起身道老夫先回塞候駕各事機宜古公
可與諸君措置同答道敬遵鈞命齊送西庶長畢志
施禧等上船回營復飲古璋問之英之華道二位賢
弟之意若何谷道謹隨兄長古璋道大眾若何之英
道人地已經相安可申明西庶長聽他們居此免到
都中庄事古璋道有理有理賢弟可通知來之英之

華出到場上傳齊衆人道今古兄已受知于庶長我等可免鋒鏑之虞諸公在此營生不可多事我二人同古兄去看看事勢再來知會衆人道二位如此英雄正可創成事業如何甘受制于人失我等護庇之英道所言見識頗謬兵凶戰危以數百人之力而欲與四鎮三十州二百餘邑之大島爭衡不亦妄乎前之所以戰者措無所訴不得已耳實非好意况天數有定豈勇力所能爲願諸君早消此念衆人道我等愚庸無有深謀今開開導悉遵指使之英之華覆道

俱知會過了古璋乃起身同二人出島入塞西席長
水湖迎入各吐衷腸上席飲酒庶長道諸事已畢水
大夫仍回莊舉二將軍領兵由旱路去老夫另有事
件同古先生三位船行水湖道遵令席散次日清晨
水湖率眾拔營齊起古璋等三人入島叮囑舉作別
回來隨西席長上船仍由團石島而行守口大夫樊
勇已知庶長水路回都在岸上伺候報名請罪庶長
令上船勉勞道大夫在邊勞苦前天過此因屬緊急
未曾通知且不事迎送足見大夫之操而今如此反

將老夫看輕了樊勇道失於禮節咎猶屬小國之庶
長過而不知其疎忽之愆如何能辭西庶長道大夫
之職內安民而外攘敵刻下清平少用盤擾正所以
安商恤旅何罪之有樊勇道蒙老庶長栽培之至請
入營中謁見西庶長道不必現有兵若干樊勇道因
聞西崖玉沙滋事各斤埃之兵俱收回看閱除游兵
五百外現有兵二千在此西庶長道可撥五百名聽
差外給十天糧餉大夫可守在此不必擅離樊勇得
令回營點兵西庶長問道聞上國中幸之教有三請

示其理古璋道教者聖賢授受之規模治國安民之法則烏得有三乃好事者爲之也其原由于聖人以神道設教因世衰道微流蕩無度好事者倡爲修煉長生之說以挽荒淫奈荒淫卒不能挽又變倡爲地獄因果之說以化強梁奈強梁終不可化而痴心妄想之徒捨理絕倫歸之如水赴壑泛濫無涯相沿既久精明之士亦不能覺又從而藩籬羽翼之猶有穿鑿經史以証邪說爲道所當然者何殊操室內之戈而橫斧世于是舉世沉迷乃好標奇顯異者爲分儒

釋也。老曰三教實因世衰道微，積業肆行所由起也。西庶長道，此卽尼山所謂異端，宜乎韓子有原道之作也。二者惑世，究孰爲甚。古璋道，道家艷稱長生，以欺天下，亦知死者人之所必不免，又恐其術終歸敗露，復爲魔劫之說，以濟其術之窮。爲愛其術者，不免畏難觀望。佛氏乃因其矢變而艷稱西方樂土，從其說者，不妨於死，死後之樂甚於生前，旣無修煉之魔劫，又勝長生之受厚，是以癡愚之徒，謂正心求己之學，爲迂文，只需敬佛，妄想可遂，以致窮凶極惡者。

翼佛消除而奉之貧賤疾苦者翼轉富貴安樂而奉之康強顯達者翼益尊榮久長而奉之少者翼後來之飛騰如意而奉之老者翼來生從心所欲而奉之以至天地君親師無權無德惟佛是尊是望仁義禮智信可舍可亡惟佛是倚是求凡學守不固而心動妄念者咸墜其術中而莫覺惑世殃民殆佛爲甚西庶長道佛氏之欺誑何自而起古璋道佛氏卽道家之尤點者緣道家荒唐之說變其形容而更荒唐之

揚幼而長道其徒尊奉若何古璋道貌

相似而跡相遠。誠實循守者甚希，無惡不作者甚夥。西庶長道其居處衣服飲食，君長父子若何。古犇道所居處皆草木土石，所衣服皆布帛皮革，所飲食皆茶酒湯飯穀肉菜蔬。君長公共後嗣，則取民人之子爲焉。西庶長笑道：有是哉！居處衣服飲食，君父皆聖人之教也，但不能異獨立荒謬之說，以別于聖人而謂之教，不亦妄乎？使天下相率而從其言，去五倫絕養育，不須百年，人類盡矣。彼亦將奚從取以爲嗣？此固末俗之胡塗，實王道之誣賊。若輩艷稱極樂，何不

盡驅而歸之西土大農家尚不容乎狼狽治天下之
教案容有三哉無怪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先生曷爲
本闡之古璋道此乃造物之戾氣無庸辨也天地不
能有畫而無夜朝廷不能有忠良而無邪佞教育不
能有君子而無小人正道加日月光明之當空異端
如陰霾漫蓋之逼近爲漫蓋而極力拂除何能得濟
待其氣衰則自消滅夫楊墨之言盈天下孟氏起而
擊掃之湯墨息而佛老興老氏之徒乃割色楊朱之
迹而佛門之象而以楊朱爲心而佛墨從之行加以

盜跖爲骨其或人亂世過於楊墨遠矣然皆由習俗
日趨日下之所致若再痛排而斥去之此後安能禁
其更變之不愈出愈幻而爲禍之酷烈又盛於佛老
也故無庸闢而聽其自然西廡長道聞其戒殺茹素
意果何居古墳道彼殆未之思也若貪口腹而恣戕
物命固屬不可如牛任耕犬任守驢馬任負咸有分
勞之功止殺可也其羊豕鵝鳧之側豢虎狼蟒鱷之
凶殘蝎蛇蜂蟻之毒害以及各類皆使長存則禽獸
虫魚日增月益充滿天下人且難保五穀菜蔬草木

人爲貴古聖止法以衛民生皆至當不易卽彼得安
居而肆其違道之言亦由出於聖賢平治之後若產
於其時知理勢所必然定思避患害圖生計以驅除
之不暇焉敢道慈悲說因果談空論戒哉只見鐵柱
卓道樊將軍領兵到也看時步兵五百並馬五騎來
列岸邊西庶長使之英之華鐵柱帶頰分付如此如
此三人得令上馬前去命樊勇回營再行開船隨潮
進口正是邊亂旣經談笑定歸途焉用甲兵行欲知

新因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八卷

籌國政賢相辭朝

行新法乞兒受爵

話說雙阜關督理政務的大夫姓廉名潔曾在佞臣
包赤心家做過兩席百端資緣故得此美任秉性貪
財好色初蒞任時家眷未到有管稅蠹首名喚包靜
訪知他的毛病便購兩個大脚姿色婢女粧作家童
送入署內廉潔大喜凡有言語無不依從包靜又代

買辦一切物件也照例具領狀却不受價廉潔只道
真心爲他誰知賠了一件賺得十件百件又有余大
忠薦個家人與他名喚郎湛廉潔不敢怠慢卽着綜
理收支仍有四個也是顯要薦的在關稽查包靜待
此五人各明坐股分又暗送羨餘每日放關事畢或
名園品花或歌樓挾妓真個係朝朝端午夜夜元宵
俱成劉頸心腹廉潔有族弟名喚廉勇其胞妹選入
官中爲貴人元妃薨後便立爲妃廉潔更加胆壯當
時有教成的新歌女過關包靜留住請廉潔宴樂三

天第四天請郎許等定更時分正唱得高興忽見廉潔闖入衆人驚起廉潔道你們如此快活却使我在衙門內寂寞包靜道今朝係小的母親生日五位翁賞光留住小飲幾位姐姐聞知亦來拜賀歌句曲兒以作壽應小的母親辭不敢當他們仍硬坐下今老爺來得好到不須請說畢擺出席來郎許等退待兩邊廉潔賞坐賜酒後此戲盡全無體統開懷暢飲半醉之際忽有親隨稟道色宰相請見廉潔道此刻

道回他明前鞍門會罷包靜出去只見多人不由分
說俱擁進來包宰向廣濬道西庶長到衙門多時了
廉潔問道從何處來有何事幹包宰指包靜等與同
進者道這係包靜這係郎許秦仕宋柱管夏顧嗣等
堵下擁上壯士將六犯拏住原來西庶長分付鐵柱
之英之華連夜趕往雙阜擒拏各黨不可走漏消息
初更即到問包宰多要做眼牙役將兵分布几在關
上者無論大小盡行拏住抄籍這包靜等要緊的所
以包宰引將來恰恰諸要犯皆聚于此鐵柱令軍士

一槩上鎖指揮前後四處尋搜入冊廉潔不知何事
站在旁邊只是抖顫鐵柱道大夫庶長在貴衙門已
久也該回去陪客廉潔兩隻腳那裡走得動鐵柱叫
二卒掖之而行走到大堂西庶長坐在上面呼道大
夫請尔進夜不敢安逸于衙門足見勞心竭力于王
事廉潔勉強向前察見半個字也回不出只見陸續
拘到犯人按簿查點不曾脫漏拾來的貨料珍貝皆
下堆滿天曉時候庶長令色宰估價各賍俱准作紫
河軍原案和用玉漆淨用的係具其有六種青

紫黑白黃之金銀銅錫鐵以純青者爲貴紫者次之黑者白黃者又次之五色兼備者爲最貴所謂紫貝猶中華之銀耳邑宰奉命傳各市僧照常估值開冊呈上庶長看廉潔名下十三萬五千餘貝郎游五十萬七千餘貝秦仕等四人各二十萬七千餘貝包靜九十萬六千餘貝管稅十二人多者十餘萬貝少者五萬餘貝其餘查船稱秤量船算數各項大役皆有萬餘貝其總五百餘萬貝小者不入數又抄出官秤七十二桿官丈七十九竿官斛七十五張庶長稽

查定數僅有秤二十四桿丈二十四竿斛二十四張
如何增出許多今邑宰比量較出秤丈斛各有三種
秤一種比官秤大十觔一種比官秤小十觔丈一種
比官丈大五寸一種比官丈小五寸斛一種比官斛
大一升五合一種比官斛小二升五合西庶長道船
戶之商不認開道前日鎖的船家可曾放去邑宰查
明東道尚在西庶長道可速喚來邑宰帶進船戶跪
在指下聽道翁爺呵責不干小的事小的同客人說
道這等公事和他自去不干小的無干西庶長道拾

趙頭來船戶伸膝蓋道客人在這裡了慌爬起身欲
逃向前船棧說道庶長在上如何不認得船戶方知
這下船頭道庶長爺爺累小的餓得好苦也鐵柱呵
必友纜住林斷長令徹條供給之乃台道五千餘員
的管稅者帶入邑率率進一個跪下名喚門琛視其
人鷹眼勾鼻珠臉接唇口角垂下耳輪向前年幾五
十餘歲問道尔充役幾十年了回道方三十年庶長
道尔還有甚麼在何處從實供來回道俱被抄搜在
此庶長命上夾棒仍然無詞熬受逾時三收三放始

供出借包藏族弟包光家內地窖密藏庶長命鐵柱
阿色宰帶去查驗起出整整一百萬貝又起出一千
零十萬貝係包靜素所蓄的庶長大怒將家犯盡用
嚴刑又供出寄置埋藏者五百二十餘萬庶長命將
那詳包靜素隨門珠夫解示眾其餘俱擬大辟分別
遠近處查實解戶數員三十餘五百軍士每人十個
其餘盡行入冊勇二千二百餘萬貝將廉烈上了
權車仍命蘇袖旗兵交還獎勇今將委兼護關務并
着依時騰價陸續將贖貨裝載送部候往回來乃同

上船開行到處大夫邑宰俱備燈綵鼓樂迎送及餽
禮物庶長看顧爭之莫登簿盡行退回各官懇求賞
收庶長道老夫船小行遲不能多帶諸位實心可代
老夫挑行數里大夫邑宰備備加夫庶長道此俱貧
民今年天旱安得飽食豈堪差使彼等用力老夫心
酸各官聽了俱自行拉挽到了銅山地方只見邑宰
菜色鵠形左手抱琴右手提壺并無燈綵鼓樂單身
在岸迎接庶長命在船邑宰報名道銅山邑宰獨孤
信天如接老道長庶長付之譁耳邊說了幾句之華

登岸去了。再命信天上船便令開行。信天素見畢躬
身稟道。銅山土瘠民貧。本年大旱。屢次詳報災荒。未
蒙批發。今幸福星照臨。懇恩寬准。以蘇百姓。庶長道
旣無絲竹燈綵。又無筵席士儀。小爲邑宰。差務禮節
都不知麼。信天尊道卑職。心非不欲。奈歲凶荒無從
措辦。特抱焦糊。請操鄙曲。以當燈綵。鼓樂薄魯。半盃
權爲供奉。席筵庶長道可信。夫斟上酒。乃接琴而鼓
道。

歲事凶蓋藏空生計窮詎蒼窮

庶長接酒敬與古璋又問信天道益何少也信天捨
琴道卑職不知庶長之嘉賓答畢復鼓道

無路通老羅溝望壯西東

忽聞岸上驟然騰沸視之却係許多百姓持香奔號
而來庶長令住船出船問道尔等意欲何爲百姓踴
下稟道聞得庶長怪色大夫不恭鎖帶回京眾百姓
具香奔叩懇求代罪庶長道我帶邑宰回都與尔們
何干衆百姓道銅山向係饒邑屢年來差徭賦役重
疊奇擾盜賊繁多百姓不堪十去八九自去歲獨孤

大夫莅任，差徭俱無，僅完國賦，經年無訟，民戶盡復。
今聞因不取于百姓，無以供奉，獲咎小民，何忍願庶
長還我父母所欠缺禮數，求限賠繳庶長，大笑對古
壩道：可見獨振爲政矣。乃命倩天上岸之華進艚信
刺也。要來稅繹庶長道不須，今日係老夫若係他人
黃邑宰，獲罪多矣。說畢，開船數日到都，將帶來的稅
律各官始行談論，放還囚之英之華於館中居住。再
上朝後，德水縣已經先對島主知之，英之華緣由并
備上府，德水縣島主道：「雖且屈爲下大夫，待立功業。」

再陞襄陽文廟遊古卿緣何不覓之英之華奏道未
蒙恩在島主遊古先生勲勞盛矣前代國家立不朽
之績今又招得二卿定西邊之亂爵祿不可屈大賢
請爲奪卿之英之華方謝恩卿命到庶長府古璋道
我志在報德如何受爵于此二位賢弟莫說我心事
只善代我辭焉可也之英之華道如此弟等也不受
便了古璋道旣已受矣胡可復辭二人乃去復命相
古璋慕甘淡油擘於煩劇立志不仕島主那裡肯依
又命水胡捧印旣聘延古璋固辭再命庶長來勸古

璞堅即不起。庶長復道。臣察古璋非逆命者。另有情。且緩圖之。島主應尤。西庶長乃將雙阜關事。并別冊奏。上島主看畢大怒。道如此狼籍商賈。何以爲業。百姓何以爲生。所罪尤當。庶長又奏道。督管大夫廉潔。臣前奉諭便宜見機。現已鎖檻到都。臣不敢擅專。請希定奪。島主道。總理所司何事。胥役之罪皆其罪也。大夫廉潔。何緣只見上大夫。余大忠中大夫包赤心。出在奏請。請速殺。庶長道。萬死罪在不赦。懇主上鑒其愚。曾

道提庶長所奏廉潔陞十三萬有零包靜乃致于有
餘萬廉潔若真貪婪不應少于胥役百倍島主道且
監侯着乃與庶長道卿可知其詳庶長道臣曾訪知
正羨盡歸廉潔哥羨皆出包靜之手包靜歷年久遠
廉潔到任未及三月所以較少島主道罪不容誅庶
長又奏道月月河山下大夫樊勇勤于職事教士嚴
明銅山邑守獨孤信天爲國愛民仁廉可嘉島主降
旨樊勇陞爲中大夫兼管雙阜關政信天陞爲下大
夫管理州政兼本邑事務庶長又奏道計巨贖二千

餘萬員皆係民之脂膏東西兩關每歲額徵一百萬
今此班既充公請絕兩關二十年之征用甦民力既
可以廣者仁又見國家不重貨賂島主沉吟當下余
大忠出班奏道西庶長所言未爲不是原昔關征之
設起于國用維乏已百餘載民俱安之命得而不征
固民所喜他日復征以豈無怨臣愚竊謂只宜選用
賢員廉潔奉命安民力能辦矣西庶長奏道去思莫如
某者倘然舊律福利安甦免苛役生端亦許旣知重聚
民力則設關是不愛民也包赤心奏道二十年後

僕雖精於管轄大夫不能獨力必須吏役又安知其
索詐與否仍是選用賢良嚴禁貪婪爲是島主點頭
道國家資用惟賴砂稅關鈔從前東西共有七關因
獎庶長奏多關滯商病民徒供遊手肥飽改併爲二
連年砂稅缺少頗多今閉鈔再去未免緩急無條庶
長旣稱獨孤信天之賢今調往鱷羣關總理再砂稅
事務爲寡人熟籌之庶長請示島主道私砂泛濫無
法可遏其勇立良規以杜泉途庶長道往時無稽原
難禁止後立連井模規自應斷絕奈又奉法不办名

許實夫但出未親蒞其事懸揣恐無實濟須與經歷
此任者酌之島生道此包莊舉三廟所熟語揭徐徐
斟酌復奏四人領命退下籌議三天絕無良策原來
行石東嶼有岡名曰玉砂又名砂積與西南砂積岡
不同處高峯之中周圍三百六十餘里內產淡砂說
是事來着實古怪悟其道理却也尋常浮山處海之
中坳面與海鹹水凡各島洲嶼皆然惟玉砂岡所產
之砂偏淡每水一石用砂二錢入而擾之鹹氣結澄
於下水始甜淡可飲如中華之糖所以浮山各處莫

不顧此大凡物極則返茲緣鹹極因而生淡雖造化
之精微亦理氣之奧妙浮石除五穀竹木之外少有
所產僅賴此砂以雄外島其取砂之法雖俱在于三
百六十里之中又各不同有先將浮土撥開用金篩
壓之其氣出地而卽結成砂者有將竹篩置于浮土
之上待其氣升而始結成砂者有將浮土搬盡見底
氣自四旁出而漫結成砂者取法雖不同而功用則
無異前王因各島皆有貴貨異寶奇珍本國罕產用
度每缺因征砂稅制定竹篋收貯每篋稅紫貝一枚

廣總稅正百餘萬因民私負日多乃使材幹中中大
夫一員監之中下大夫一員副之因地廣民多二員
不能兼盡又使下中大夫四員下下大夫十六員分
方統理國用賴之以濟計淨金額稅六千萬校雙龍
稅二十四萬校夫印稅廿六萬校各洲嶼沙島稅一
萬校中大夫一員後來官貪商病私德漸起國用復缺
乃置區區會商議另設規模分方分鄉分里分井其法
以九里爲井若有頭九井爲里里有長九里爲方上
古鏡亦以地有爲鄉下大夫督之每井井力合作起則

因禁止則前必漲起于里長處報起其止于里長處
原止則後必計定數應得若干又恐里長徇私作弊
因致遲延未報起而即取者已報止而猶取者
辭初時雖無慮而奉法為官清吏肅私途杜絕無如
年久廢弛而砂剛變成刊數官墨吏活費重私生官
軍滿而國用又缺矣包赤心慈無忌舉號發曾為玉
砂剛大夫在任只計暗征並不知砂務後來效尤漸
漸加重島主只道砂備用快那知費重商艱私途侵
侵大使使人同議等一人既莫能為謀西庶長又未幾

請無誤時，人得回奏，道有聞，不如一見。臣請前往。
察看點點，再作良圖。島生允奏，庶長回，焯請古璋同
行。古璋道：同行不如各行，而後奏議。庶長道：何也？古
璋道：同行同見，二人只一人之功；分行各有所見，合
而參之，事半功倍矣。庶長道：甚善。何時動身？古璋道：
不佞恰爾便行。庶長乃命鐵柱陪侍，二人扮作商客，
起程。第三天，雙峴建峯，有如水浪魚鱗，好像千葉蓮。
半影狀，是玉刻。兩拜後，行到，問着三姓老牙，行住。
試看那山形，似個面層層，巒岫圍繞蒼翠，迴環項十部。

是前朝李陽明問買砂法則規例牙行夥計違客人
可惜來遲了古瑋道何也牙行道從前好做利錢大
而今道慮長要到此查考誰不謹守快度古瑋道三
百六十餘里庶幾一人如何查考得到牙行道這個
老兒沒有商量係他的家火也都清潔遇着犯法的
從不姑息落情久慣業私砂者雖有神通亦無用處
古瑋道這般說我們只好尋醫坐牙行道何處有
私砂利厚姑備道雖聞厚而來但不知實有幾分利
古瑋道這般說牙行道砂本每肋合黃貝一枚要價及

諸費用每劬也作黃貝一枚正稅每劬黃貝一枚水
陸脚價外加每劬黃貝二三四五枚不等向來每簍
成本僅黃貝數百枚千枚自前任鍾大夫作俑每歲
青紫貝萬快商賈悉其作踐騎僥勉力供奉嗣後晉
大夫不倍之因而上下各處無不苛矣有增無減較
昔年核志初傳加裝業私者砂本每劬却要黃貝二
枚落拘定簍隨便桶箱囊橐皆可裝用每五劬約用
黃貝一枚地庫費用路途開關河堤規例每劬黃貝
三枚水陸脚價每劬近者一二枚遠者三四枚計每

百筋近者黃貝四五百枚遠者黃貝六七百枚較之
舊砂成本猶不須半遠近任售而且無關羈閘阻苛
求勒捐請教利厚不厚古璋道九人爲井起止記時
安得有私牙行道客人你歎了利之所在父母不能
禁其子惟法可以杜之然須持法者潔而守法者謹
亦可謂之法而今惟知聚斂以媚權勢鑽陞謀人能
有幾人盡其職事不雖奉公而無賄賂飽送不但不
保尔不作能圖及吹毛求疵移花接木重則殺煉加罪
輕則降誦本職換心腹來以便取賄處不說還有不

怕死不要貨的麼古璋道聞西庶長四路皆有人探聽如何此地狼藉釀害而反不知牙行道那巡遊的人聞有風聲始能探聽今之賄賂不用過付瞞着一切皆係按筭派歛自交商賈又俱胆小畏累不敢聲說難道受賄的翻自張揚既無風聲從何探起古璋道賄賂暗昧是不能探的私砂却非暗昧如何也探不出牙行道客人也忒問得詳細其中緣故便定久在剛丙做官的也未必知其餘知得的又不能言所以愈病愈重難除盡古璋道守法之人則看之何

牙行道就係有人也無用處古璋道何也牙行道外
國外島及國中近遠地方皆有商賈認定運售而貼
近岡上地方向無商認居住人民不能使之鹹食所
需淡砂歷來不禁業私砂者皆借此偷漏去既無商
賈願管而又無善法以治之此私砂隙竇之根由也
古璋道其中有無許委曲非蒙指教安能得知近時
商人心性伎倆尚未詳悉願聞其畧牙行道凡大商
惟知朦混專利小商祇愛趨附取巧是所畏者雖願
膏竭髓尊之奉之惟恐或後所可欺者儘減刻剝

欺之衷之猶未洽心必悞 叔代爲効力方無謗毀然
受親信僥倖爲之傀儡并 不覺其實屬昏庸若顧情
大體公謹守法者絕無其 八古璋道商業在茲豈有
不自顧惜而破壞法牙行 世商人若能顧大體守箴
離則費何由增官何敢暴 日緣各懷各私惟驚目前
之利不計其後之害只知 已之小益不惜公衆之
大傷所矧日趨日憊而已 亦隨之古璋道何至於此
可符道南中曲抑老容未 當事大夫賢愚不等其
受道之 商營私而惟商命是從者不必論

矣。開有爲國變民之當事者。請底鞫而虛心詢問。以爲詢。下而則百而回。那知所請。爲虛假。大有懸殊者。古璋道何所不同。牙行道事。雖相同。而時有不同。力有不同。則則迥異。與有途當事之。下詢而陳其大綱。剖其節。自則一利而無不利矣。所以不謂之維持公正哉。乃狡猾之商。狼狽朋結。當下詢之時。故作仰體爲公之言。巧鼓如簧。變亂之舌。計于比利。而于大眾同利者。則不宣也。于朋比利多。而于大眾亦利者。猶不快也。惟朋比得專其利。方肯爲之。言而已。所得之利。復過于

朋比其心始足其情始願
以稱其願善而怨惡其行
當事大夫雖復訪詢又皆
六朋比此外固不乏人則
皆畏懼其威勢而莫敢道
六非是以雖當事大夫有
求治之心而終不得治者
曰此輩之不顧惜大體而
祿混專利所致也古璋道
曰謂只鷺目前一己之小
利牙行道如私砂之出路
具有二端俱為私梟之源
其一係被其飾賣其一係
以簍夾帶古璋道聞裝簍
時便照原定數至換船處例
再復秤稱出多勉彙總計
款解官庫其數能存私帶中
牙行道原定每隻一百

八中直隸等處裝費時率皆二百至四百兩沿途被船
偷賣至復轉處僅有一百二十餘兩一百九十餘兩
不等此所多之兩雖照例裝費而沿途每隻被船偷
賣之四五十兩俱濟梟販之何納貝哉是商裝之內
已有加一加三私抄矣商之莫不知之而不肯止者
由于相習成風而其起始也由于希圖多裝省費不
知後來玉砂岡官長即以裝為索詐之端而官費
加重矣費愈加重裝勉愈多官貪愈狠是
以費日重私日多而商貧日富課緹民困砂法大壞

矣此皆由昔日為目前小利而遺害大眾于無窮也
古璋道者吏若何牙行道其所營求與商人等耳商
人趨利得吏謀食皆不足怪古璋道聞胥吏多勒情
善作孽有之乎牙行道有然不能獨為也或承官意
或順內情或備因緣混如官廉幕正則儀備無所施
矣古璋道嚴治之若何牙行道非也則視其情輕重
可原者悔之而若其初重者乃懲之再犯則不可恕
矣然亦必宜廉潔仁明無疵始可以服其心若官于
非外有嚴新吏則若為脉脊吏處于肘腋必多知之

凡地方難免無犯法違律未發之隱案任其官明察
幹未必能知苟吏則多知者如待之過苛使不足養
其妻孥欲去而業在中無可去處必懷敢怒不敢言
之恨或其本身或其骨肉親戚忿忿不甘凡官之私
受賄及隱案而揭發之播揚之則官大受出爾反爾
之累矣古璋道擬足下治理砂務當若之何牙行道
廉勤虛心廣訪察斷古璋道待商人當若之何牙行
道當如國家之待小島恤之而勿擾之真愛其貨財
信其言古璋道待胥吏當若之何牙行道當如嚴厲

之待我子違背規矩者懲之勿貸其亂寒疾苦則所
當體恤也古璋道待下屬當若之何牙行道當如園
人之待羣馬別刷莫疏水料莫減鞞轡莫鬆鞭撲莫
緩古璋道止于此乎牙行道水料莫減係不受其餽
送也別刷莫疏係訓誨勤切使其知警也勒轡莫鬆
鞭之嚴禁使不致逾越過犯也鞞撲莫緩係犯法不
得未猶者威嚴懼導奉也古璋道何以待之較胥吏
若加厲厲牙符遊下屬同於牧令之通民與砂戶最
是嚴明問私砂少貪黷則砂多歸私爲之上者潔從

猶畏洪者遂備候及生辰喜慶受其餽禮彼則有恃
而不物矣且所饋送禮物俱載在簿籍上司知其不
法自應查揭彼則將籍籍呈焉受過禮物之上司俱
莫能免若知其貪而不察揭或加以誅求或委以差
事彼則籍口有詞益無忌憚矣砂法久壞商人大困
此種近砂日自員實爲罪之魁也古璋道安能別其
醫惡牙行道易年地方大小肥瘠各不相同視凡久
處於瘠與小之地方者乃安分不善餽送與商人砂
戶相安者由凡瘠小縣遠凡大者餽送仰體而善察

歛者也。凡移調俱在腮與大之地方者，最善鑽管承順而饜養無厭。商人砂戶不堪者也。凡肥大忽遷瘠小者，不多餽送，謹守法度者也。似此按卷而稽賢愚，罔不週悉也。古璋道句句明言，足可驗非非市中人牙行道皆竊聞先輩之遺言耳。古璋道如此，今且告別，待勢定定再來奉煩。乃別牙行周流察訪十餘天，各里俱到，官吏之恩不肖，大小週知，乃于岡中見西庶長道不佞到此十餘天，各事已知其畧，然畏首畏尾，殊難措置。當年立法原善，無如玩法者多，雖極整

頓而轉瞬又無用矣。在此無益不如還都共議西庶
長道也。須周圍巡視。因迴環審察三天。乃同回到都
中西庶長奏請降旨。令大小文武官員各陳意見。以
備擇採。雖紛紛條陳。皆不盡善。島主席朝仰天嗟吁
道。朝中職官三層九品。備員七百二十。竟無出類拔
萃。謀猷可勝。潛嘆西庶長聞之。憂懣回席。請古璋商
議。答道。最善莫如減價。敵私官。砂既賤。民不病。貴誰
肯食私。梟無利息。自然停止。然必清釐錢糧。嚴刑貪
墨。禁止浮費。價始能減。其餘雖有治法。守之不力。以

亦無用而今暫濟目前無如用量出之法然須徹底清查近聞無商管售州邑之戶口共若干每歲共須赴若干又許州內每歲所產砂共若干本國外邦以及各處應用若干選下士爲遊巡稽查確實凡砂戶每月例辦正數已足然後方准售所溢餘計其溢餘編近聞販賣之徒令砂戶以溢餘賣給使轉售與近地設稟填清實各塵戶售地不得逾越境界凡賣砂細民只許用囊橐負戴編成子號保伍不許肩挑另設外大夫二員統下士十人騎兵八隊分散巡察岡

邊及貼岡近邑不合法者皆爲私砂而并罪其同非
如此買既有人賣亦有地遊巡察于中精騎邀于外
烏得而有私哉庶長大喜上朝奏明島主甚悅令立
刻頒行乃下座道古卿真係大才既不肯見寡人當
親往立刻起駕庶長先令之英之華通知古璋自隨
駕行之英之華進府到書房中不見古璋問童子道
古老爺何在答道未知所在之英之華使童僕分頭
追尋報駕已到慌排香案西庶長不見古璋問之英
之華曰大道邊童子亦莫識去處已有人追尋矣島

于道古亦知生何拒寡人之深也而庶長命問門官古
老翁何往國道并未見古老翁出門西庶長進書房
後軒只見古璋隱几而睡庶長假咳古璋醒起出位
迎來庶長拖着手道待老夫好尋也方到書房島主
亦至庶長道可速接駕古璋始知連忙匍伏島主趨
前扶起道古老生在何作此禮寡人屢次相請今幸得
親山親水古璋奏道還境流離不敢當島主恩召抗命
之罪實無所辭島主道前建儲違之奇功今却杜私
之權寡人方將舉國以從先生勿棄古璋道臣非

不仕竊有私衷待事了結則將犬馬餘年以備鞭策
島主道前已聞王李二卿言時先生要去時寡人決
不强留如有所需悉聽採取而今朝臣職分未使污
辱先生謹以客卿相屈將五週紫背二島爲食邑將
張附馬第爲客卿府古璋仍未肯應西庶長道去留
不阻恩極渥矣足下猶疑乎古璋始行謝恩島主大
喜回駕携手同上龍輅客卿再三堅辭島主握手不
放西庶長道瑄侍立可也客卿乃升車侍立于旁滿
城百姓爭看擠挨不開有得山前時運糧虧他因運

根而加箠有的道前時平服西崖島鶴他因平邊而
加箠有的道前時係個乞兒今乃同輅人原是料不
定的紛紛議論駕到朝門客卿欲下轎乘島主執着
手道不需不需直到殿前下輅謝恩西庶長奏道臣
在王砌岡看得私砂泛溢商賈裹足皆由于官若不
處治整理將來効尤沿習所害非淺其原起于鍾謹
繼于晉庭而今貪之最烈者曰匡詩曰凌朝曰顏冰
曰後佩曰心民曰水龍曰易種請命拏究島主道來
天行之茲者風雲盛會願與諸卿共醉西庶長難再

關口飲完三爵。島主道：「庶長量雅，再飲三爵。」西庶長辭道：「臣邇來痰病，不時復發，安太醫切戒勿飲。今日領三爵于禮于命，俱應止矣。」客卿亦謝恩退朝。島主命天駒部帶御馬兩匹，送二卿歸第。西庶長道：「臣病後不能乘騎，乃先行步出。」客卿遙辭。島主不允。天駒部已經帶到，客卿看去，雖似馬形，却文迥別。口匾有鬚，膀腿旁邊俱有翅翼，寶鞍錦襪，玉勒珍鞭。部長請上騎，客卿只係步走出。午門外，卽交帶回。部長不敢。客卿道：「此皆君所常御臣子焉，得用之，部長道：主上。」

窮功亦寵坐亦無傷客卿道君隆恩禮臣守職分如
何敢違部長仍然請騎客卿乃扶蹕而歸不說天駟
部復命再說西古二人退後余包等侍宴盡歡島主
道庶長諸事皆好惟有拘執可嫌余大忠道聖論極
是庶長且先有所聞無論虛實後言再不能入却是
美玉微批包赤心道問得庶長家人在玉砂岡問士
大夫借貸不知真假余大忠道問甚麼人包赤心道
聞是問從簡稽穆亦元水余大忠道借貸若干包
赤心道四人借與未借并若去却不知得余大忠道

是了庶長極廉家人貧苦想必先問顏兆等借貸未
會依允再問從簡等借有的則向庶長薄賢道潔無
的則說貪婪言酷虐庶長寄耳目于羣小受其欺騙
那裡知得明日參顏兆等再看保舉何人若係保舉
從簡等這話就係真了島主問道石林各雲平嶺守
將缺人二勳意內有何能承余大忠道臣弟包赤心
慌躡大忠是道二處俱屬繁要李之英王之華才幹
可用余大忠道恐初任未諳包赤心道他自外國到
來尚能屢敗我師今與以地方鎮守有何不諳臣愚

英擬將猿啼峽守將金城調任雲平嶺李之英補猿
啼峽王之華補石林谷無不相宜島主應允宴罷二
人退回余大忠埋怨道我的兄弟君之令郎正好補
此兩缺便係我等三穴尔如何却薦王李包赤心道
顏兆等四人保全從簡等四人阻住你只該小謝我
今薦二人將令弟按下尔要大謝我哩余大忠道顏
兆等亦係尔門下從簡等亦係尔之所惡我應謝尔
哩尔也應謝我方纔將我兄弟打下還要大謝尔這
是何理包赤心道石林谷猿啼峽乃南北各島要路

卽羅前自書到、照會約結、雙龍天印、意在連衡、今將
私砂禁止、梟徒切齒、散入各島、爲之嚮道、引兵侵襲、
必深、大夫令弟、我家兒子、有何木事、豈非柱送他們、
性命、悞爾我名色、今薦二人、一者將西山朝中羽翼、
剪開二者立功、係我們薦的、獲咎自有國法、其妙如
何、余太忠悟道、我說尔做事再不得差、今日何以笑
然、昔諫係我未見到之處、詰朝朝中會罷、不說二人
各別、且說西庶長、次日天亮上朝、參奏凌亭等貪婪
玩法、害國殃商、請卽拿究、島主道、旣去此數人、當選

賢者補授西庶長奏到臣已訪實現有四人可勝此
任島主道那四人西庶長道上士之內從簡稽穆島
主不待說完卽接口道還有兩個可係水亢水珠西
庶長道正是二人島主道八人之賢不肖庶長聞乎
見乎西庶長道聞之已久未敢遽奏自奉命到玉砂
岡凌亭等專事逢迎買譽問其下屬賢愚而記之及
主各鄉所譽者皆商賈咨嗟胥吏豐肥所毀者境無
怨嘆之聲民少嗚菜之狀賢愚互易變亂是非此不
肖之尤者也島主道寡人已暗使訪矣待其回來再

行定奪。今石林谷守將山雲已故，雲平嶺守將謝涇病篤，寡人欲用李之英爲猿啼峽守將，調金城補雲平嶺，用王之華守石林谷，移治于烏楓嶺。庶長以爲何如？西庶長道恐年輕不諳，島主道二人頗能如何？不諳西庶長道前者用兵，乃臨時決斷，今帶臨民未知其學。島主道既能決勝，豈不能坐治？庶長過慮矣。西庶長又奏道：廉潔到都，今已多時，請正國法。島主道：諸人皆已正法，廉潔且嚴監，緩議。西庶長匍伏奏道：廉潔爲罪之魁，若予寬縱，何以警戒？後來主上前

已依議正法而令更改是疑臣也凌亭等貪婪壞法
典型所不赦主上非已俞允茲又擱住是有礙鄙
惑聖聰臣言既未蒙信行何敢竊位願乞骸骨歸田
里奏罷不起島主出位挽扶道卿何偏執至此顏光
等四人盡行革職從簡等四人皆予補用廉潔賜煇
宣布中外如何西庶長奏道蒙天恩俯准國家幸甚
但臣以去位要君雖蒙曲允實不能安懇降居間職
以爲炯戒島主道寡人方與庶長圖治奈何又離遠
去國家大事與誰籌之西庶長奏道上大夫顧復忠

質可用才幹遠過于臣願主上任之勿疑今獨鎖渡
缺員臣請任之島主道不可卿素愛雲平嶺奇拔可
暫於彼駐紮養息自雲平嶺外東面七百里南北七
千里鄉俱約束之西庶長謝恩而出當下上大夫顧
復出班奏道西庶長長于治理臣萬不及若以代其
職事乃舍麒麟而驟敗牛也願主上無准其奏島主
道寡人素知卿卿母多辭又有中大夫史鑑國長安
齊奏道西山有不朽之功心如鐵石遇事能斷利害
莫移正宜處于廟堂如何出之邊野願復雖才行兼

優而明，決安能及。西山願速召止，島主道西，庶長自
再相至今，甚爲痠瘠，皆由國事所使。若固留之，翻促
其生。今名雖外出，實係使之調攝。寡人訪其疾愈，自
行召回。二卿勿慮。此日有疑難大事，則發驛詢之。只
見中大夫劉通奏道：今歲春賦，各州邑皆齊。惟有四
州，因僻所轄地方，經遠未經解到。請令庶長大夫議
之。國主愁眉道：這四個人，肺腑真不可解。顧復道：優
容已久，猶不知悛改。理應卒治。然此刻猛將無牛市
之能，狹請少苟剛之匹。錢糧富饒，莫若楊崑。號令嚴

明誰如龍遜先須定有章成自立于不敗再作良圖
此時且選將練兵置之度外若謀之不臧彼等交結
外國合力約期分頭長驅四關之內雖有可守其外
城邑俱非國家有也島主點頭又問客卿道先生以
爲何如客卿奏道臣猶未知其詳島主道國中四關
有四鎮原因其地勢內寬外隘當於孔道乃立爲關
使下大夫鎮守已歷有年現在東南通明關鎮將龍
遜西南百煉關鎮將楊崑東北仙槎關又名滋榮關
鎮將牛市西北滄中關鎮將苟剛恃其險饒相傳久

者已有三世。往年仍將錢糧解回。自去歲稱荒。及今年俱未解納。寡人心中實難忍耐。願卿議用兵。又慮其合而齊發。更引外寇爲患。亦係老成之見。先生其爲籌畫。客卿道臣于國事實爲詳悉。然兵凶戰危。亦難輕動。况四鎮惟不解錢糧。猶未有叛逆形跡。若遽以兵加之。是激其反也。島主道叛逆。雖然未形。而不解錢糧。是叛逆之端也。兵固難於輕動。然疽豈可長養。此事二卿意見大畧相同。其爲寡人熟謀之。不說。同時領命退朝。再說余大忠包赤心。見西庶長到雲。

平嶺日期的本章到來余大忠道眼中釘拔去矣包
赤心道何常拔去余大忠道西老兒不去了麼包赤
心道現在雲嶺浮金使人往來必由之地若盤詰出
底裡不便更大余大忠道有廉妃于中保護大事無
碍包赤心道主上他事可以含容這私通外國的事
豈能寬恕余大忠道所言極是願速代畫良策包赤
心道此刻却容易現在百結關大夫缺出意中可有
腹心奏明調補擱在雲平嶺之前大夫可修函交伊
囑誠浮金有餽送人來凡物件文書盡行留下將此

原人帶去斯無失余大忠道有門生前天送
隨拜見并青貝百枚托我轉致包赤心可是獨孤信
天調回管鑾羣關的衛國余大忠道正是包赤心道
他向來目中那裡有人若不是看大夫面上久已叫
他回去今來的禮定有所求可將數年缺少的補全
再來見我余大忠道他無別事久謀復管關務或管
關砂岡往日事看我面上叫他再加百枚青貝不必
包赤心道今日且使暫守百關他與我們二人
道怕無好缺麼但係一件鑾羣關此刻不能允玉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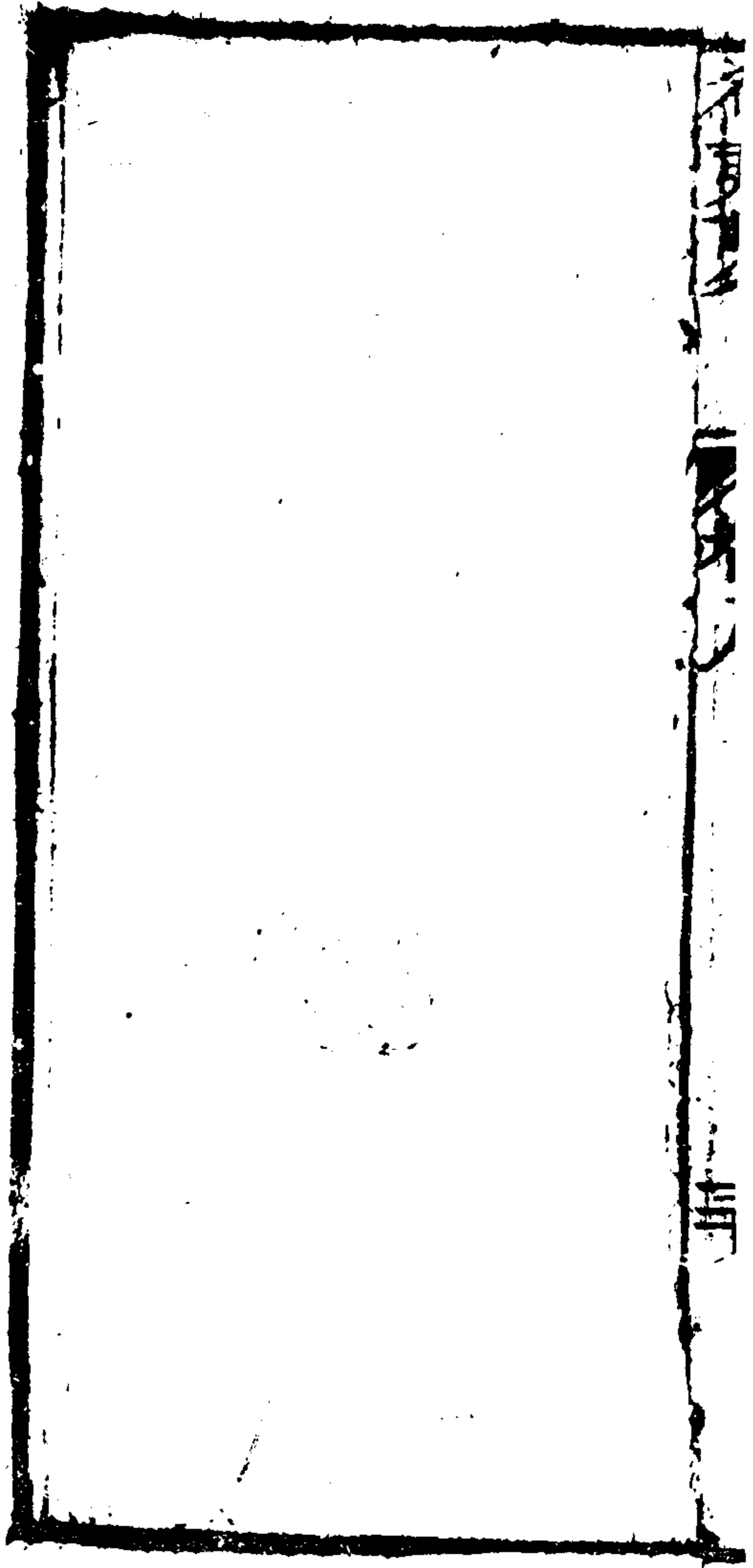
希夷夢

卷八

堯

術精屬可觀余大忠意這個自然而今砂缺勝於關
鐵既由徑羣撤回有西老兒轉報如何圖得且便酌
相商包赤心道衛國西老兒所惡玉砂岡亦難急圖
二人入席只見家人奔來報道二老翁同包少翁北
山觀獵遇虎追狼二老翁驚死包少翁被狼衝墜山
岡而斃包赤心放聲慟哭余大忠勸道生死存命着
人去收檢不必哭罷赤心收淚道若前日非西老兒
所阻余至忠守修翎郡已萬象牧雁源城斷無此慘
余大忠猛然道有了除西老兒的計了包赤心喜道

真非如此如此麼大忠搖頭正是欲除朝內賢良相
須使心中深險謀不知是何奸計西庶長果否陷於
死亡且聽下回分解



精夷夢

第九卷

救澆漓立議修文德

整散漫揮毫著武謀

却說包赤心聞余大忠說有除西庶長的計策欣然
問道莫非使之爲武元衡麼大忠道他係文武全才
年雖老刺客誰能近得包赤心道然則是謀盜兵符
用疾生故事麼余大忠道更不妙廉妃豈肯爲此且
皇上英明豈是老兒若係朋謀害殺寃問起來我

們何樣過赤心道此外則不知有何妙策大忠道今
太醫施博濟係我提拔他的如西者兒病發只使諫
官石可信奏言雲平嶺少有良醫庶長無人診視請
着太醫往雲平嶺朝夕調治庶幾速痊得以早早回
來辦理朝務至上自然依允我再叮囑他暗使寒涼
丸散將痰結實閉塞那怕老西不死包赤心起身道
殺之無跡這個主意極好說畢別去不覺又踰兩月
探得西傷長痰症大發余大忠立刻使家人密請石
可信到來叮囑如此如此石可信連連打恭道敢不

竭力仰體恩師。明日定有佳音。余大忠道。此事成功。賢契之勞非淺。可信。稱謝而退。次日大忠命家人請施博濟來照會。這般這般。博濟道。門生有鈿鎖丸服下。胸寬膈暢。七日之後。漸漸開錮。無藥可開。余大忠喜道。此法更妙。初到勿用。待回來時。再與他服。連過都推得乾淨。二人正喜歡。不見石可信來到。笑欣欣的道。恭喜大忠道。看賢契的音容。知是妥的。向博濟道。施大夫作速回家。恐主上見召。可信道。却非施大夫。余大忠驚道。如何不是石可信。道門生原請。

着施大夫前往主上已允不意領庶長奏道所言極是但不應用正太醫只須院副安萍前往診治主上點頭召安大夫擇期起程矣余大忠道好事又變卦了施博濟道這場功勞可惜被他奪去大忠道這安萍最可惡素恃技藝從不到我門上走走豈能托他心腹石可信道安萍自幼便好驕傲余大忠道贊契可代籌畫良謀必須擁絡人彀方好石可信抓頭呷嘴想道有子今日是安萍父親安逸生辰恩師可備厚禮送他此刻在朝送去安氏素貧未有珍貴之物

定係權存既然收下安萍回家再退還也就遲了到來謝時婉婉囑托自不能推辭另着心腹監住同行看其行止無更變而功可收余大忠稱善命取紫貝五箇枚明珠百顆盛作兩盒石可信道可將明珠戒去數顆紫貝另易好食物更妙余大忠道有理乃餘下明珠三十一顆將紫貝另易梨棗二十枚這梨棗產自大極洋雙珠島內初時殊紅後則雪白長如梨大而上因核是棗而形似梨故名梨棗味極鮮淡為棗中上品當日余大忠指問石可信道這件如何

打稿道非恩師府上焉得有此佳品只是便宜他家
可巧生也要嘗嘗乃取下一枚余大忠笑道是阿便
自到安萍家來拜賀次命將禮送入自己先歸家人
從裏道安命朝上未回盒俱存下余大忠喜對石可
信道多分得上鈞也他學問是真的有病請看看亦
不能辭了欄住二人歡悅再說安萍生來有癖最耽
山水不圖仕進四方島嶼遊歷大半嗣因母病始潛
究醫理晝夜精研三年母病痊愈爲父母俱老不復
出遊天天俱在城外荒村周流訪病診視偶然遇見

庶長樊嗣昌掃墓回來并無疾病安萍望見謁道庶
長將病願假八十一天調養方可消除否則不救樊
庶長道老夫先將軍當秦暴虐上蒼以呂易嬴之時
呂政殘殺更甚先將軍赤心保秦憤不顧身助荆軻
以首所有遺孤若非始祖盧生藏匿帶來宗祧安能
至今嗣後世世屢受殊恩老夫豈不知疲倦但薦引
正士猶未同升而謂佞小人連茹并進憂患方深雖
主上准假心亦難安請教除此可有他途調攝安萍
辭無而別過了十天果然樊庶長不能起床差人屢

請安萍回道往時見其顏色心血已枯惟精氣猶存
須靜養精以生氣養氣以生血今精氣并竭豈能復
治第二天樊庶長死了因此召重都城島主召入
院中欲加大醫職銜因施博濟素附余大忠陞爲太
醫只以安萍爲副今聞使往雲平嶺調治西庶長欣
然奉命島主又使有病如嬪通爲診視方令出宮安
萍到家將往雲平嶺事故稟明父母安適道西庶長
國之賢臣正宜前往診視今各家所送東西汝須記
清勿忘拜謝安萍將門簿細看內有余大忠的名字

查獲單乃係梨棗二十枚光珠八十顆訝道男最
其顯要少交余大忠并未通過聞問如何收他的須
查查點送還疑其深心必係爲西庶長安逸道怎麼
爲西庶長安萍道西余向來冰炭石可信施博濟皆
孫鄙夫依托大德今日石河信保薦施博濟前往洵
謂西庶長男心甚疑石河信非憂國之人施博濟無
緩稱之學主上正記沈後是顧廉長奏換男去今突親
身恭賀又送重禮足見石河信之奏皆其所使安迎
道我幾怕說孫兒將梨棗來期係何名色告他喚做

我養非尋常藥品可比孫兒丟下又送幾枚來我用
了一枚實道胸膈寬舒猶有在此安萍命僕婦取來
奏齊計缺五枚光珠少了七顆安萍道梨棗或吃下
去珠子難道也吃了麼令合家搜查出六顆餘者竟
是不出梨棗照單也少一枚安萍道男且去謝他看
有何話說男作道理安逸吩咐道總須含忍不可躁
露安萍受教往余大忠家來門上官兒道請進只見
余大忠滿面春風迎下道今早方知老先生令誑欲
備微禮祝賀急切未能謹具俗物三事蒙不擲還是

見目中有弟安萍謝道夙昔未効微勞今承厚賜既不敢却受實增赧余大忠道接教正長微物何足掛齒引入後軒彼此說些敬慕的話擺上酒來安萍堅辭余大忠那禮肯放只得入席飲到中間安萍挑道萍奉命往雲平嶺聞西庶長性情古怪顧公將此好差下照不知大夫可能代謀另易他人余大忠道不必另易西老兒平素輕賢傲士最與大忠不睦常欲甘心于彼太副此去如能代爲舒怨除患富貴共之安萍道萍力難操乃有負所委大忠呵呵笑道醫生

殺人要刀何用只須將寒熱虛實互相顛倒比刀還快哩安萍道這個不妙若將君臣使佐評論起來卽難逃謀害之罪了太忠道太副果然迂直而今有幾個說真方賣真藥的安萍道願大夫指教余太忠道今訪有錮鎖丸凡是痰症服之初時舒暢七日之後漸漸結緊仙方難救今命門頽藏在身邊只作太副家人隨往雲平嶺可先代其寬胸利膈將辭別時再用此丸使之服下卽速回都彼病發作亦莫能怪到太副身上安萍笑道這個落得効勞既不污萍之名

又可仰報厚貺余大忠大喜安萍告別大忠送出并
問行期安萍道後日可以動身余大忠道諸事心照
二人作別安萍回到家中細細說與父親聽安逸埋
怨道逸事如何行得不該應承安萍道并非真受其
囑此刻回之何難但恐另換他人庶長必爲所害男
想下大夫駱壽係西公之堂甥婿秉性謙退而有軒
胆與男交好此時且緩通知待動身之後大忠等自
不隄防窺探父親可請他來密將情由說明囑暗修
書付庶長府中老誠遊巡星夜送去或交顧庶長使

人前往西公接知自然不吃丸藥也安逸道也只得如此正在家中料理只見家人說道有余府門子儲位在外伺候安萍出廳儲位向前叩頭稟道小的上人余命過來服侍安萍道勞尔成功自然有賞可將已事辦辦後日來同起身儲位道小的行李都擔來了并無他事家命吩咐只在這里毋許走動安萍道更好就在門房內住罷儲位答應第三天起身路上逢山玩山逢景玩景五天方到雲平嶺先使通報隨進帥府西庶長迎入安萍欲行蔡謁西庶長扶住道

山在此與邊帥職分相同太副乃係天使豈可過謙
安萍道萍父親丞相長教既係晚輩更當如此西庶
長辭却再三方受半禮坐定西庶長道蒙主上鴻恩
勞大大遠涉但賤恙痊愈可以勿藥安萍道奉命而
來自應診視調理西庶長道平素最不喜藥尤惡吞
丸散太副美意請診診脈罷安萍道病雖暫愈而根
未除猶須調治免得時發西庶長道如此請妙劑安
萍立下方字儲位接去西庶長道且住老夫性最愛
藥用藥藥親手炮製者不服可將方子來儲位站着

雲萍道長與內各色俱係揀選道地按法炮製極其精
潔的度長叫家人于儲位手中將藥方取回送往衙
內再關道太副還係卽動身回都抑或耽擱數日安
萍道既奉命而來自應候候全愈度長道但此地係
軍機處所恐防洩漏波累請往玉笋峯書院住罷老
夫不克奉陪得罪容後負荆乃命鐵柱偕往安萍出
得儀門儲位稟道奉命理當時刻在此鐵柱道你可
曉得軍法從事麼儲位駭得不敢出聲隨到玉笋峯
看那石色皎瑩約高五百餘丈屹立嶺隈宛如玉柱

因其四面俱有曲徑斜堦，儼如筭籀，是以呼爲玉笋。峯上有三清觀，左旁丹房寬廠，西庑長改爲觀海書院。安萍等陟到門前，只見北邊羅列數十軍士，替換望那石壁。原來玉笋東北邊有三丈寬濶一塊，晶光如鏡，照見海洋愈遠愈清，艘船行動，望之如在目前。因此名爲縮地鏡。安萍也向前觀看，軍士抽刀在手，躬身稟道：將軍有令，毋許閒人窺望。安萍乃止。鐵柱送入院中，卽在外坐着禮面，另有軍士承應需用物件。俱全。安萍問道：那鏡子看得多少里數？答道：東北

各島面西南無遮擋處皆歷歷在目安萍道真稀世之奇觀也暗問儲位道爾可有甚麼妙計儲位道西庶長斬釘截鐵這黑臉鳥好係強盜形像如此嚴肅齊心有計也無使處倒不如早些回去免得犯了軍令送掉性命安萍道所見甚高但早回去夢而無功未免慙愧儲位道包大夫詭計極多叫家翁與他商議另用計較便了安萍道是極到第三天安萍請鐵柱進院道煩將軍轉達庶長病症既愈無庸不佞居此意欲回都覆命鐵柱道待在下使軍士通知中軍

轉與各處軍校出去備位道好做作也都中那個衙門不曾見來安萍道內文外武此地爲東邊都總會領外各處大小城邑營寨俱受節制所以威嚴特甚少刻鐵柱進來道相爺此刻無事請太副相會軍士何興請上備位正欲隨行鐵柱怒道你這瘟鳥難道也要同鐵柱說話不成若非隨太副的叫爾看劍叱令鎖起來待回院再放却說安萍進到帥府度長迎謝道深荷薦庇種種得罪前服妙劑痰始順利此後備用何處安萍道巴妄擬有湯頭必須靜

養亦獲養。廣長道何也。安萍道痰因火結水。因火
個必須靜養。以金水水生氣。氣生血。血盈氣壯。痰於
何所藏。避哉。度長道妙論。希聞。但朝中近事。太副所
知。余包籍。蓋于朝。或亂。廉如于內。幸主上仁明。有素
今聞。浮金。新得一將。武有項籍之力。謀有先軫之能。
朝野無出其右。老夫想田氏。既任燭隱。揀拔賢才。運
籌治。聖今復得此人。我國豈能安枕。又謀得雙龍天
地。三島勤於揀拔。丁壯未必不生事端。老夫所以請
外。捕者。緝。暗備耳。近時探巡。接踵訪來。知道淨金

朝夕訓練早晚自必與戎大副回國可與顧庶長言
之嗚其勿得踣忽安萍道領命就此告辭西度長道
不便久留恐都中病民懸望具有微物聊表寸心安
萍視之乃是二端水蠶繭安萍道無須此物請易白
貝百枚紫貝十枚勞役送到寓內庶長解意命易易
來安萍作別因到書院儲位見着大哭問知緣故慰
道且忍耐他只見軍士捧盤呈上白貝紫貝道庶長
命命傳命殊勞太副遠涉具上微儀勿怪輕菲安萍
道家庶長厚愛圖報有日恕不告別了將禮收下軍

士開放儲位安萍命發行李將紫貝亦與了儲位道
原不收他的這老兒太吝爾也帶回去罷儲位都入
囊上車起程曉行夜宿三天已到都中復過命便到
余府大忠道聽儲位稟過西老兒頗不在道理太副
也是天使如何恁的怠慢安萍道此刻放過後曾有
期大忠道再作道理只是虛勞太副統容後謝安萍
謙遜別回家人稟道顧庶長夫人病急請過兩次安
萍想道我正打點晚上去他倒來請好奏巧的事便
將一切稟過父親即到顧府來顧庶長出迎陪視過

痲邀入書齋，問道：「庶長，痲症若何安葬？」道未嘗到時，先已愈矣。顧庶長道：「可有話與老夫說？」庶安萍目視左右道：「無話。」顧庶長使人退下，安萍道：「西庶長時以余包用結爲憂，又探得浮金，勅獲英雄天印、雙龍勒勒訓練，吁嗟庶長，預爲綢繆母，致臨渴掘井。顧庶長道：「西庶長過矣。」燭隱雖係賢豪，西山亦稱俊傑。新進之人，姓紫名督，與鐘羅之心腹，羽黨威敵。侯柏彪有隙，柏彪躡窺竄，鐘在朝附，卽子爲奸。縱有鴻才，豈能大展。況我國亦得古璋，堪以抵敵。至於雙龍天印，雖

地險兵強君凶臣暴恃騎與船而攻隘奪阻亦非
所長是天印雙龍與浮金殊不足憂所可憂者乃國
內耳武士以怠惰為清雅文人以經濟為腐迂正論
謠言衆共識訕是以才能緘然驚劔尊榮雖無浮金
亦將自憊老夫所憂不在彼而在此又不止于此耳
且請客卿商酌良規命家人請古老爺安萍想道好
兩個賢慮長所憂確切何慮敵強且看古璋意見學
問片刻報到迎入各見禮畢問安萍名姓顧慮長答
道安大副字伯愔名萍者也客卿道夙欽台號今幸

獲膳從雲平領來，鞍馬勞頓，不下。而公之恙，察西安
神道滋長，有命申候客卿。惟因國事憂慮，恙雖小愈，
難免復發。發則愈甚矣。客卿道國事，何能去懷，但不
知有何重務，而加此深憂。長道朝有接臣，邊多
勦敵，文官燻業實學，而習虛浮，武弁疎忽謀畧，而貪
佚樂。雖道古公，未始慮客卿驚道，何至如此。璋雖濫
奉劇任，實以憂自居。每見濟濟，故未贊詞。顧庶長道，
雖然濟濟，却不多才。西庶長之憂，惟古公可解。客卿
道知公有新勸教，雖甚難，而庶長道而今須使文

德端、得武備、嚴然後籌議其他客卿道二事雖難
然其失在上不在下、上果能振其綱、下豈不承其流、
開文士、輕經史、而重詩書、館閣以唵咏爲高、藝林以
丹青爲雅、吟咏則趨向清談、丹青則流入纖巧、均與
治道相背、勸無濟于國用、較一切荒工廢農之務爲
不覺其禍、最烈、尤須先禁之、嗣後取士、必以經義窮
其粗、以博洽辦其學、以事理老其能、而月露風雲、擗
掠短捷之士、始無所安措、似此則非窮經核幹之士
不得進、凡詭誕巧佞之徒、業黜退矣、何愁文德不端

淳乎其武備整暇非坐談片刻所能定境當因刻下
時勢而者其學聖閣請正殿長安萍道客卿高明自
然切中時弊當銘之葵鼎以昭百世三人別去次日
顧庶長上朝將文風盛薄皆由競鶩爵祿不究道義
淵源所致并各却立議請禁詩書之習氣乃易求士
之良方一俾奏上島主道卿意欲如何顧庶長奏道
士必有賢良之素博學之實然後以疑事觀其識以
劇事觀其學以急事觀其斷始進而升于朝島主准
其行中分府人長陳府時從稟道安太副到來已

矢顧所長，逕進書房，聞有吟哦之聲，走到面前，安萍
方知顧所長，笑道：「係甚麼醫經，太副如此賞鑒，安萍
道：「豈但醫經，正係醫國的妙劑，率今晨往候古八公衆
將所定之武畧見示，捧誦再四，不忍釋手，特將草稿
携與所長推款。」顧所長欣然接過，看簽標題，朝諫武
畧四字，內有五綱，四十目，其畧曰：
至德如唐虞，且有驩堯三苗之用武，而况邊疆接壤
等於秦楚吳越者乎！此尼山垂訓，足兵之所以不容
緩也。乃竊位之徒，惟知沿習偷安，而謂兵法爲鄙事。

坐使鄰國自備君殆身危不亦闕茸之甚耶
之道不可不急究也其道維何惟立於不敗之地
爲不可勝而已凡大綱有五首曰修內次日理外三
曰出征四曰臨敵五曰還軍其目又各有八修內之
目一曰任賢一人之智力有限天下之事務無窮非
擇賢備任之身雖極憊心雖極瘁漏洩益多任賢者
用使去任之而已必信之專而毋掣其肘責其大而
不計其細收其成而不求其速且賢士之進退不獨
一人之責也

中士進而不肖者遠矣移風易俗服敵安民孰有過
於此者哉三曰重農重農之道在於黜技巧之民絕
娛玩之物使天下非耕不得食非織不得衣則游食
之民無益之工莫不盡歸農桑而山東海之曠工莫
不辟墾則人人皆有恒產恒心雖遇水旱飢饉不爲
大害卽奸豪竊據煽惑居民必無舍生產之樂而躡
薄遊之途以應之者安民弭亂之道莫不由此三曰
慎刑慎刑者非省刑之謂毋失出入之謂也夫出則
奸猾漏網夫入則良善遭殃均爲不恤也必須明審

道中使受者無怨聞者無議始爲得之若夫
酷輕罪重刑使不幸而犯微過者長刑甚於
致初而逃匿繼而拒捕大而殲聚負嵎費糧
釀大患可不慎乎四曰薄賦窮奢極欲豈盡天下之
財猶不足抑私養民稍捐耳目之好而在
君孰與不足富在百姓雖有凶荒不煩賑濟可免流
離結聚所省極多若厚歛者民出其十而上所得不
過二三然民積蓄禦荒之具已告竭矣饑饉之年雖
加用

虛易若藏于百姓之外，祇薄賦養民，誠保國消亂之
一、道也。五日教禮，禮者人君之所以維國，上下之所
一、所以分列者也。其欺君，君亦一、百出
一、有素，使民然於肌膚，論於骨節，亦
一、就其常，然後舉而投于危亡之危，吾知其必
一、如歸而不遺避矣。六日養士，天之生材有限，必
育之，不素培之，有方使之優游，習練以成其才，猝然
有事，指而麾之，少能感恩，竭為發憤，酬君庶無匱乏
才難之歎。若不，昏庸不關心，突然有變，豈能得知誰

是實學誰是虛名既非夙昔所週詳去取之間難不
致且閒時不有解推之誠尊崇之實志士未必入彀
任非其人則敗國壞天下事始議於後世矣豈可忽乎
七曰辨材無論材之大小智之廣微皆須兼收并畜
而審辨之苟不能辨其志之所向材之所能雖培養
勤切等於無士故必詳察其材可爲棟可爲梁可爲
椽可爲桶分而用之自必各稱其職寧可材過於任
不可任過於材蓋梁猶可爲柱而以椽爲棟則立見
其摧柱傾覆也八曰除異凡民之性常難定而易亂

奸民之念每喜異以標新趨向不一致治爲難故凡
異言異教煽惑愚民者必急去之惟以禮義爲教綱
常爲尊使農安於田女安於機士安於學工商安於
業各安其事而不遷爲上者尤不可信重異端惟古
聖先賢勞瘁憂民之事常時宣布使民心肺通達不
至卽有倡亂說於民間者吾知聞之必掩耳而走祖
爵而歸矣心一力齊何使而弗得哉理外之且一日
謹邊備雖處昇平之際而邊備不可斯須廢弛不謹
致啟敵之邪心突有緩急諸事未修則邊疆在解百

姓羅於鋒鏑而廟堂震怒矣謹者非徒求其名務須
有其實如城圯者修之濠淤者浚之車壞者造之馬
名者易之卒弱者練之吏蠹者誅之斥埃廢者復之
號令如水流糧草如山峙材料備具士卒樂戰敵雖
有奸謀未有不潛消而率服也二曰復屯田凡軍之
所重者莫如糧草陸運費人畜之力水載多風火之
虞輒截橫邀爲禍極烈昔之遭此而覆亡者昭昭可
鑒欲杜其害莫若屯田邊多曠土士可分耕非僅足
食且深其溝澮以瀦水取所起之士以爲堤使敵軍

騎不得馳驅步兵之便地也。置兵于農國無養兵之費，課士卒免饑饉之憂。寇雖大至，自各顧其家業，必死爭而堅待，其所利益不亦溥耶？三日禁軍需，有一物而須數物以成者，數物不產於一處，自心兼收而後能成，有一事而須數事爲用者，數事不集於一時，自必廣採而後可辦。凡視國外之所少者，必加收防，勿任趨利奸徒偷漏而賤我也。敵或少糧食，或少銅鐵，或少物料，或少膠漆，或少硝黃，或少方藥，或少圖書，或少譎士，凡軍需之所急者，定百計以求之。吾願

蓋其途使彼無所得安能猖獗乎四曰安遠人凡士
地雖有山泉澤島四方之殊以乾坤之大父母祖之
萬國萬姓皆吾之同胞豈可不保其命使樂其生乎
得地極廣遠性極不齊雖欲安民息兵非可猝能也
必德政之所化仁聲之所及使由邇至遠從風而靡
變其殘暴之性非誰不敢驅兵犯境且免四方隣國
災尤亦于各安其業而無橫死之苦卽有猖敵欲
邊疆雖解仇結約吾知其百姓隣國之心必不能
所謀立成矣五日傾取與邊疆小國之背叛大約

在廷者貪取之不已則在邊者苛責之無厭使彼不暇供命補怨爲怒而以我食鄙不道爲口實進徇隣同力撻邊漸次至于不可制伏其覺實由自起待小國之道其來則答之去則任之不責其所產愛之如子女防之如虎狼若此而邊境小國猶生事者未之有也不第勿取而與亦所當慎酬賜之數國有常典固不可減尤不可增初增之彼以爲榮而悅矣繼而不增則漸至失望怨生既增於東不得不增於西增之復增何所底止迨後而悔不已遲乎何不慎之

於早也。六日練士卒，士卒雖有恩以養之，若不訪延
巧技精藝之師以教焉，雖有百萬，譬如嬰孩，固有忠
君滅敵之志，其如力不從心，何哉？訓練之道不可不
急講也。無論明師隱者、羽士、緡流、軍民人等，有一技
之可法、一藝之便捷者，皆禮而聘之，以教衆士。而士
亦相其材，因其勢，分爲數類，則習熟易而功有成。手
足疾便者，目明心巧者，身長足高者，壯體肥大者，各
視其形之所便，散而習之，集而較之。其精者，獎賞而
鼓勵之，使人人爭練。師師盡能，復教以獨自成陣，互

參成陣之法而以仁義驅之可卜所向無敵矣。七曰
隱謀兵家之利惟謀最廣。用謀最難。雖昇平之世亦
不可廢。謀爲國之耳目。國而無謀。猶人之無耳目。豈
能免傾危顛蹶乎。惟廣擇忠志之士以使之。不但多
方以隱之。使敵不覺。且使此謀不知彼。亦爲吾謀也。
凡謀得事件。審之於理。度之於勢。斷之於心。驗之於
素。而謀事之虛實真贗。莫不盡識。用之久。則敵之聲
息皆知。某也忠。某也詐。某也可以移。某也可以賄。
交。察其動靜。而知其心臆。揣其言論。而知其叛服。非

謀其何由得哉。八曰攻心制敵之道。攻心爲上。心者所以取智謀。主決斷也。心既受攻。則智謀亂而疑惑生。禠而不可用矣。攻心之術。惟奪其魂。破其恃而已。其所倚以取計謀者。吾去之。其所任以爲心腹之忠智者。吾問之。其所賴以爲軍資者。吾耗之。其所依以爲唇齒者。吾解之。凡其所恃。吾皆先機而陰敗之。雖有奇才之士。亦不能爲之謀矣。出征之日。曰正名。名不正。則曲直不分。戰士之氣不壯。而敵反得以譎詞誑其黨。激其衆。以惑隣國之耳目。非計之得也。將

出征之際必先明其曲直論其是非將敵之罪暴白於四方使聞者皆發忿同仇而敵之羽翼軍民皆生愧赧仍使辯士歷使于敵之四鄰申明大義以解其朋黨絕其救援則未戰而敵已屈矣然必敵有悖逆不道之實微者吾張之隱者吾顯之虛者吾實之卑者敵無過失兵端實自我開而復加以惡名則我驕彼憤我曲彼直益敗之道也慎之慎之二曰職能用人之道必使各盡其能凡可用之才咸羅而致之使有遺才齎敵之失則庶幾焉智者使之主謀謀

者使之參議博者使之主使命勇者使之率士卒仁
者使之主財穀信者使之司賞罰廉者使之撫殘憊
才職相稱士志各安行軍之本不巳同乎若惟重親
親不務尊賢近愛是用能材散失自且不保安得而
制敵耶三四一士志凡三軍之志不獨使其不生二
心奉令克敵而已必使其知敵人詭譎誘騙之詐而
不爲所惑平時敵示利而誘我者將因知其謀而因
之以取事矣而于追奔攻圍之際得勢之時敵每多
有使計以誤我士或棄金銀貨物于路上或散騾馬

牛箠于道旁、或出婦女、或稱投降、軍士見利動心、失
手紀律、而敗事者、何可勝數、必須預爲開導、使士遇
此威知爲敵之毒計、陪加警聳、雖百誘不從、而愈慎
愈奮、則厥功可成矣、四曰親信、將吏稱職矣、士卒習
精矣、而將吏不知體士卒之情、士卒心拂將吏之意、
未有克濟者也、必也使將吏之於士卒、猶父母之愛
其子、使士卒之於將吏、猶嬰孩之親其母、童子之信
其師、愛而不驕、信而不犯、則指臂之勢成、雖屢歷困
危而不變、五日備要、國不可一日無備、何待出征之

時而始言備要乎不知平日之備備其大畧此時之
備務必週詳或有一事未備或有一處未備而爲敵
所乘變起於毫末之間禍生於呼吸之頃雖有長鞭
不及馬腹苟不加詳慎則大事敗矣所謂要者糧草
也輜重也火藥之所也樵牧之地也常行之要道也
不行之小徑也關口津梁城廓隘塞以及斥候諸事
平日雖有防備此時更加嚴密庶無遺漏耳六曰養
氣人所以戰者氣也氣盛則一可當百氣衰則未戰
而胆早寒必先蓄養其氣使之常盈而不虧屢用而

不竭則無鈍兵挫銳之失矣。蓄養之道，結之以恩義，勉之以忠孝，勸之以爵祿，使士感恩義之厚，慕忠孝之行，榮爵祿之顯，雖欲氣之不盛，不可得也。七日選鋒羿之教射，秋之誨奕，妙在自悟，得在專心。教誨雖同，精粗迥別，不加別選，則過與不及，混亂不分。強者奮其弱者不繼，兩俱敗矣。必選其最精者，聚爲一軍，分爲四隊，豐其糧餉，令驍勇熟知陣勢軍形，地利之將分而統之，猛若疾雷，速若飛電，以爲戰酣衝堅，橫突陷陣，破強之需，及肘脇緩急之用。必分爲四隊，得

環不窮而合亦易也。懦弱之卒，心常恃此，戰力必倍。不輕敗矣。八曰：鄉導山川險易，將雖知而未必詳，圖雖載而不能盡，非訪之熟遊熟處者，不可得而悉也。鄉導之用，非惟知乎地利，并欲知乎人和。某地為某賢人之所居，某處為某猾徒之所居，軍由某地，賢者敬而禮之，猾者警而誅之。敵國人情，聞風思慕矣。某城敵軍資之所聚，某地敵咽喉之要道，糧資之城，討敵之要，之咽喉之道，潛奪之，斷之，敵國軍心得信，落膽矣。皆鄉導之功也。然悞信虛誣，以為誠實而受欺。

者屢屢矣必也兼聽廣訪參平素之間謀以決之遠
擇近審以驗之使能者監焉不可任其脫離不可使
知吾實事成功之後則計其功大而爵祿小而財帛
始酬而歸之庶不致有悞也臨陣之日一曰詳察敵
國君臣之賢愚將之才否卒之強弱糧之多寡平居
雖知之至臨陣之際猶不可忽而不復察也察其何
者爲堅何者爲瑕贏者可是真贏壯者可是實壯將
吏之心和與不和士卒之情洽與不洽皆須計而知
之其堅者柔之其瑕者陷之假贏者待之假壯者擊之

將吏不和士卒未洽急攻之將吏和士卒洽緩圍之
習勇精銳氣勢俱勝於我者詐以驕之而激勵將士
待其隙以乘之苟不窺其虛實遇敵浪戰輕爭歷久
而不大敗者鮮矣二曰相地相地者相彼此營陣之
地也凡營必擇高陽水草足用之地而處之毋居幽
囚危陷之地恐受圍攻難出也毋居草木叢會之地
恐火攻也毋居卑下之地恐水淹也凡左右前後遠
近山川村舍林壑寺觀之可藏兵者必細搜之遠候
曠謹防守清嚴伍禁妄行使奸細無出入此營之大

畧也。陣地必後右高于前左形分而勢連。險布步易
布騎進退俱生無所阻礙。利過半矣。三日風回。則
之際風所關於成敗最大。順風不加力而倍疾。逆風
雖奮勇而不能如常。又有塵埃損目塞鼻之患。以
審乎未陣之先。當審風所從來。敵向我背則正陣以
擊之。敵順我逆則旁趨以致之。不爲我致則堅忍以
待之。以精騎進出其後而擊之。敵衆我寡則利奮擊
於風晦之頃。若我衆敵寡。敵乘陰晦而來。則以少騎
出擊。或突其脇。或陷其背。或往或來。疾若飄風。使不

能測目眩心動則反爲我所亂矣只可分軍掩擊慎
毋以大軍輕出也四曰分合能合而不能分謂之孤
軍能分而不能合謂之散卒散卒心力不能齊孤軍
一敗卽瓦解皆大忌也當分則分當合則合在察時
宜寡則利合衆則利分亦難執一分合之道分不乖
於合合不背於分若手足之伸屈稟於心而不紊
爲得之陣後之游軍行營之探候此則必須分者也
戰時奇兵之外大兵須分爲三以備環進進接戰則
我之氣勢不窮彼之精銳已困矣五曰敗愈奮勝敗

雖兵家之常然而敗者必謀之不臧算之未善備之未週皆將之過豈可以爲常乎雖節制之兵恩信素洽不幸而敗根本未傷人心尙固猶不致渙散難理然須自引其咎自劾其罪將吏士卒之受傷者且夕親視之謝藥以治之善言以慰之未傷者論以君恩之重敵之不足畏死裏求生以雪耻立功之道庶幾愈憤愈壯而可用若推過于將吏以刑戮爲威則人心離而不振愈不可爲矣其有實違節制而致敗者則又不可得姑息而濫縱也六曰勝愈慎戰而數勝敵

未剪滅安知非詐以誘我卽是實政其羽翼尙存餘孽未盡正用謀之秋角計之候也敵爲吾所敗其恨必深其心必合其力必齊其謀必密且毒吾之防備周遍猶恐有忽微意料所未及者若驕而惰則敵更易乘隙而入矣以深恨之心合而齊力以行密毒之謀當之以驕惰之率而不危者未之有也必須處勝之後而如敗之初處敗之際而如勝之始自然用而不窮久而益壯矣七曰善久兵道貴速而惡久速則所省者多而無疲挫之失久則所費者廣而多罅隙

之虞、此世所共知者也、然不能速而必求其速、不可
不久、而必不欲久、則係自蹈于敗亡之道也、如敵守
一要害之城、城高峭堅厚、池深濶、進險糧足、村備軍
民心一、而將賢能、無間可乘、力攻則徒損士卒、終不
能濟、舍之必滋蔓爲亂、此則非足我軍需、固我營壘、
防備周密、絕其樵採、斷其外援、而使敵糧盡、潰散不
可也、烏能速而不久乎、故事惟在因時、不可泥古、八
曰、毋暴夫兵之出、原爲除暴止亂、旣已獲魁首矣、其
士卒皆天之赤子、無非爲嚴刑峻法所驅逼、非樂荷

戈拒命也、則當釋而歸之、諭以仁義、邪正令其轉相
傳布、則俱爲我所用、而未服者皆解體矣、若恃兵力
之盛、思昔爭命拒戰之仇、怒以盡殲之、旣乘出師之
義、且失人心、而干天忌也、故入敵人之城、其先世有
功德于民者、必訪而存其祀、立賢者以繼其後、除虐
政、誅邪辟、選賢良、興教化、貨物無取、秋毫無犯、如不
愧爲仁義之師也、還軍之目、一曰推功、平亂旌師、安
民、定國、雖不爲無功、然皆國家之運昌、將士之竭力
吾何功之有、卽率衆運籌、有所勤勞、而使吾率衆運

籌者則君相也其功亦當歸之君相吾何功哉還軍之日必以運籌歸之君相竭力歸之將士立繳印劍恬淡退處庶無震主不賞之功且杜讒媚之口而全身以備朝廷之緩急不亦美乎其有伊周之任者又不在此論矣二曰賞勞馮功之大小爲賞之輕重固爲不易之道然旋師當先恤死事之家後方行賞庶忠魂日暝若死者有功則以其功倍賞其父母妻子其子孫有堪任者則以其爵祿爵祿之子孫稚幼未能補授卽以祿給之則死者無憾而見者必格外感

奮後逢邊事將士自絕內顧之憂而拚命無前矣三
曰安吏人之材能各異心性未必皆同於行賞之後
必當諒其才德可任則任之不可任則養之如心性
貪而機智譎者雖可治一時之兵難以治長久之民
者使之治民必致違悖按法則傷功臣之心而緩急
乏可用之才原有則廢國家之法而貪墨增有特之
脛故曰養而勿任也知情性貞堅素懷忠孝才可服
衆力能理劇者而置於閒散之地不有才難之嘆乎
故必詳於審量安之各當而後爲無失也四曰崇儉

節用愛人之道治國者不可斯須或違豈待還軍之
後而始及此乎蓋禍害多息於勤勞而昇平每流於
逸縱或溺於聲色或荒於苑囿或陷於田獵或淫於
臺觀或戒於異端邪說習以成風上驕下怠民脂漸
罄倉庫漸虛怨亂漸起國之危亡皆胎於此惟心乎
保民而以儉爲務則私慾消而不長善念生而不窮
邪臣誣而不伸民風還古世道復淳雖追三代之治
不難也五曰修城濠夫城濠者國家之捍衛萬民之
甲冑也隨圯隨補隨淺隨挑墻隙之樹木每月必削

剗之處處皆成金湯矣或平日失於葺理崩塞狼藉
非大工不可其興工作不於豐年之際則於歲歉之
時年豐物料不昂歲歉夫役易聚若不於旋師之後
節儉之秋而整理之待寇起而始治則徵役廢農人
民震恐敵隱胃八無由得知自亂之道也城堅池深
民心有恃寇至舍此而去則有後顧之憂攻圍則頓
挫於堅城之下其利最廣慎勿忽也六曰實精練軍
士精銳矣不能免於病廢者死且太平之後兵雖習
練多事飾觀是以有兵之名無用之實使當勅敵未

有不敗者，急而召募，則不能盡究所從來，且性情不相通，足步不相應，危傷不相恤，皆兵之大害也。或有敵人潛來，應募而表裏合應，其禍尤凶。故雖止戈之時，而訓練萬不可疎忽，務使有實用之技，隨缺卽補，勤於教練，互相比較，相親如骨肉，相護如手足，有所使用，朝令可以朝齊，暮令可以暮集，較臨渴而始掘井，何啻天壤之懸哉！七日修教化，凡民逸則忘善，忘善則惡生，此理勢之所必然也。故尼山於庶富之後，而卽以教繼之，誠所不可緩者也。教化之善，無過禮

樂詩書敦禮樂而說詩書重賢良方正之舉使民知
所趨向一而化十十而化百以遍於四海然必在上
之君子持之堅行之實品爲衆所服民爲德所感始
可熏陶八穀而向化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先哲之言豈有欺哉八曰任
廉潔多難之秋非才無以濟事故常重才承平之際
則須才德兼優否則寧才不足而德有餘若悞任一
悖德之徒則貧緣之路開簾連蔓引忠良退於郊野
貪鄙遍於民上倚官長之威恃奸權之庇而濟其無

厭之欲剝膚吸髓，斯寵媚權小則荼毒州邑，大則怨騰四海。雖有善者亦無知之何矣。故才過於德者，養于閒散之地，而親民勝者必遜德優。尙節義勸廉耻，禁邪說，誅異端，農隙則興文，講武率天下之民入於太和之中，不亦幾於至治與此五綱四目也。雖不足以盡治兵之能事，然謹慎周密，宜之大畧則已括矣。欲窮幽極妙者，可探索於羣書。

顧庶長看畢，嘆道：「言淺意深，實此日對症之妙劑也。治國守此，永無喪亡之虞。將兵守此，豈有不終之害。」

老夫當卽奏之安萍別去乃令記室臆清復入朝問
宮門太監道主上萬幾何事答道閱覽已畢在熏風
樓午睡顧庶長道覺未答道適見宮娥傳取雪藕想
必醒了顧庶長道煩奏顧復有本太監入啟出來道
請無逸殿見駕顧庶長同行到時島主問道卿有何
本顧庶長將所繕呈上道今古客卿等國者有武畧
實切目前時勢臣特奏上請頒賜文武諸臣使各盡
其職不致論論者悞國島主親接看畢道言切近
而旨意實切以中經濟務不能奏請頒之文武諸臣

所見尤是可更設遺才利以收羅衆士凡文士於經
義錢穀兵農有一事超羣者武士於智勇器械有一
件出衆者不論軍民人等每歲四月投名於通政司
造冊呈覽分發度長元帥二處考驗俱着卿總理不
說顧度長領命退朝辦理頒發再說余大忠包赤心
正議西顧二相掣肘忽接頒到武畧相與誦畢知係
客卿所著余大忠道議論平淡半係前賢所餘有何
奇妙包赤心道應變無窮自在胸機能依此平淡即
可滿臻于奇妙矣大忠道安得龍絡爲我腹心包赤

心道若得此人西顧不足慮也。但彼位居客卿而性又不趨榮利，如何籠絡得來。大忠道：舍妹年已十六，猶未選有佳婿。古璋亦無室家，足下可爲作伐。如事得成，即可漸次收羅也。包赤心道：我正忘之。非此才，卽不足以配令妹。我且邀安萍同往執柯。余大忠道：太副是其相好麼。包赤心道：安萍雖然與我等往來，猶未可深信其心。我每密使察其踪跡，却與他人無交。昨日親往古璋府，是以知其親近。攀彼同行，諒有裨益。余大忠道：安太副善爲說辭，自無不成人之美。

得之同行更妙。煩爲致意。包赤心答應相別。到安萍門前。閤人問知。答道出城未歸。包赤心回家。次日安萍回。候包赤心。請入書房。坐定。問道。昨日出城可有親聞安萍道。聞得浮金威敵侯相彪被鼠飛沙烏包赤心道。此事久矣。安萍道。却未聞他事。昨自郊外回來。知大駕莅顧。有失迎迓。包赤心道。緣太副新獲密友弟。欲煩介紹。是以趨候。不卜肯先容否。安萍道。惟與古公究計。銅人宄道。向之所疑。今已正其八九。大夫正宜燮理。鑽研奈何。及此小道。包赤心道。醫國醫

人原無二理豈有善醫人而不能治國者乎此大副
之過謙也昨實因余大夫囑託故來奉攀安萍道所
委何事包赤心道余公有妹年已及笄上容言德天
生絕好聞古公未有室家欲委作伐赤心因素未親
古公難於唐突特薦大副先容余公甚喜囑赤心轉
託務祈起駕同行安萍道大夫下顧豈敢托推但萍
有誓在先并不與中媒等事請另用能者赤心笑道
大副誤矣作伐乃代才子佳人配匹係五倫之大要
并非如世俗之狂言謊語若人人如大副難道使男

女自合不成安萍道大夫所見何嘗非是柰性各有
僻萬難致移天下男女雖多作伐者亦不少缺我一
人亦無關係要包赤心道既如此太副同去不發一
語何如安萍道遵命奉陪莫怪緘密乃同到古府客
卿迎入坐定安萍閉口無言包赤心忍不住說道赤
心等知客卿中饋尙虛訪有賢淑不特才貌相當而
且門楣正對客卿接口道國喪仇存流離異域憂慘
方殷卽無室家亦不敢及此况有妻有子虛勞大夫
費心包赤心道復仇固重宗祧非輕上國既有兵亂

安能保其必全或不存留則於孝道未免有虧客卿
道凡事雖在人力而成終屬夫心天不絕吾嗣子自
應存天果絕古氏雖再娶豈能格天徒爲非義耳包
赤心欲再開口客卿道璋言既出斷無不信之理日
後志就自來奉託此時大夫勿虛逼也安萍無語赤
心轉面視之安萍道如此且緩我們告退包赤心只
得起身周別上車到余大忠家來大忠道既勞玉趾
又費台心包赤心道詎料這厮堅辭以有妻子隨說
隨辯夫不放絲毫隙縫余大忠道足下曾否言及大

忠包赤心道看他開口拒絕再說出尊名更不雅

余大忠道如此可惡待我尋事難爲他包赤心道

上 余大忠道何也包赤心道主上信之如神明

之如骨肉如何難爲得他余大忠道尋難辦的事與

他辦包赤心道亦屬無用春水河之乾涸玉砂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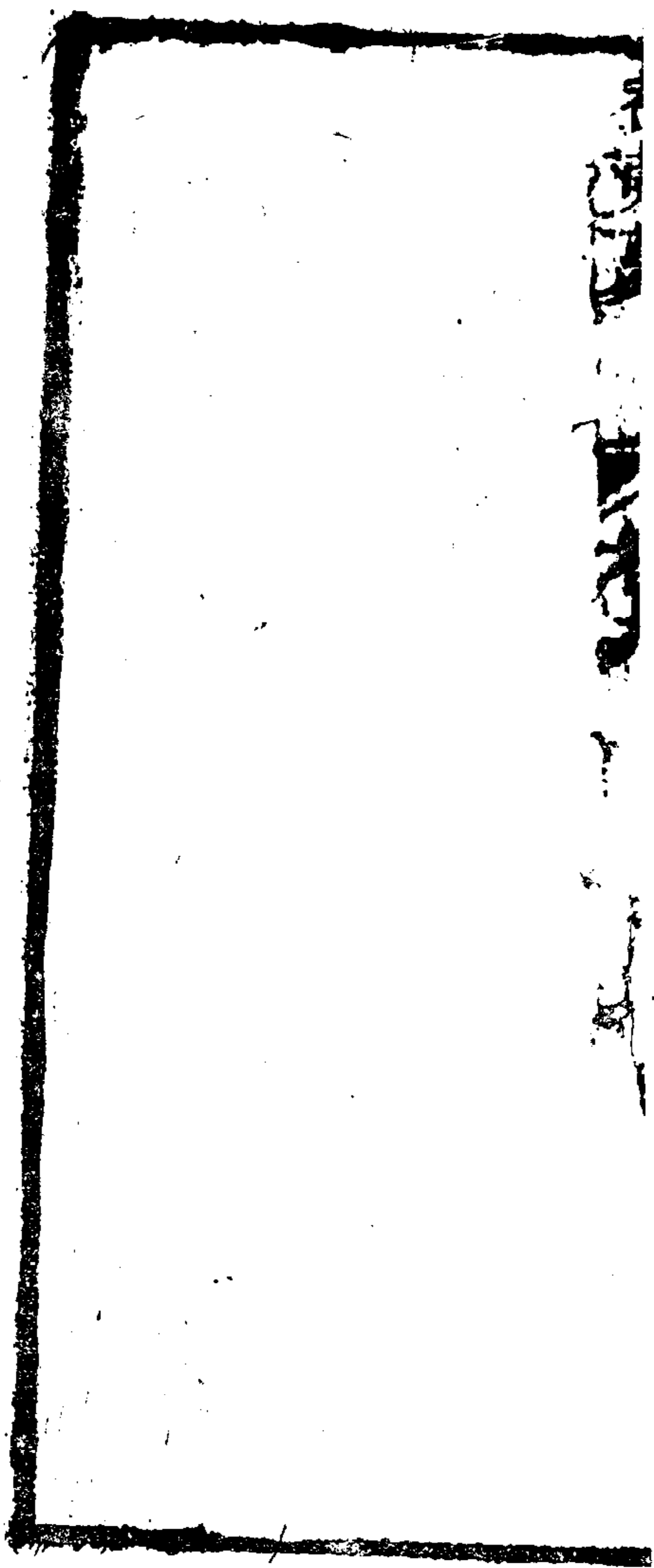
亂襍歷來爲國之病彼俱談笑而指顧定之近文風

衰弱遽返端厚之體武備荒疏又著武畧之謨國家

諸事尙有難於此數者乎余大忠笑道有足下僕知

此之爲難而我視之却易其難在彼得以安閑

另有權在人者彼安得而爲之包赤心欣然就問正
是難才雖索奇難事識廣何妨淺識謀不知所說係
何難法且聽不回分解



希夷夢

第十卷

明薦暗傾沉痾難國手

順留逆去利器試盤根

却說包赤心欣然問道究竟猶有何等難事可以使
彼無權願聞其詳大忠笑道此刻且莫說曰內自然
曉得包赤心想道是了莫非隔上麼大忠道然也使
彼智力相持我等坐收漁翁之利包赤心喜道我正
忘却古家古家看尔如何了三人同行出門大忠獨

上朝去安萍途中別了包赤心回家懷着狐疑恐余
包探訪又未便往客卿府中照會正在躊躇只見駱
驍進門安萍大喜道來得好也駱驍道何所見教安
萍將余包主意形情細細告訴欲煩轉致客卿使之
防備駱驍辭道素未登顯要之門安萍道此皆因之
大事何可膜然且昔時曾託寄信致西顧庶長防備
勲勞已著史冊今日奈何推諉駱驍道兄有所未知
西顧庶長與弟原屬疏戚惟不常往來前時蒙
兄已遠去弟勉代老伯修函遣投非弟躬詣也安萍

道清高切忌太孤凡利濟之事尤須贊助今賢弟既不肯往相煩回宅代薄作札速致古公如何駱壽道此事不可再推嗣後勿以俗事相強坐下問些常事別回修書命童守送到古府不題且說余大忠上朝到地露樓見駕謝賜武畧島生問道議論可好麼余大忠奏道國家當興天賜奇才輔佐主上歷來真可伊柯者皆殺或良規者實無算匪雖不知兵以春水河玉砂罔而論自然切中款款島圭道今五鳳島進有華維卿可觀之其見小盤提著水晶籠約徑尺寬

閣內中有墨鳥一雙形如鴉子并棲梁上來到樓前
見樹木有含蓋者有已開者雙雙遠梁飛舞鳥主親
手揭起闌門放出一隻鳥立籠頂延頸而鳴聲音抑
揚滑滑漚漚若有百千轉折渾身毛片抖撒開來這
色光彩燦爛耀目凡含葩之花陸續齊開華雜振翼
嚶鳴斜穿順遠所過花枝小瓣紛紛離落并無半片
着地歌停舞畢仍然飛到籠頂惟見簇三推花瓣籠
中之鳥劃然發聲只見瓣漸縮小華雜早露花瓣俱
入於五彩翎下彩翎又漸縮入色仍轉元依然一隻

小小翠鳥自投門八籠中者渾身俱轉瑩潔白毛與
水晶無別飛出直入花叢立於最高枝顛舉首長鳴
清越如笛身大脚高與鶴相似忽見花內如旋風捲
雪紛紛俱向華雛身下尾上裏來華雛鼓翼庇之鳴
罷收身邊籠翎內隱隱各色花心馨香滿溢余大忠
贊道異哉鳥主道此雛不飲不食一歲一放便免饑
傷能辟惡毒虫蟻余大忠道不僅供玩好且有利益
洵係奇珍曾聞百煉關產百香鷓今此華雛實堪匹
敵鳥主道何爲百香鷓余大忠道此物獸身而禽毛

其行甚速過於奔馬週歲之後翎毛長成風起飛去
蓄之者歲再去其長翎三歲後卽不復生矣凡花
時眠于茵莎之上張開毛羽翕收芬馥遍身十二
分貯四時花氣芬溢充滿十丈直待新蕊將放宿香
始消島主嘆息道此聚香鶻也產于木龍嶺石松崖
亦不常有將其翎翮置茵褥之下能醒痲痺而今更
莫道矣大忠道去年主上曾將四關委庶長客卿木
知如何回奏島主道迄今未覆大忠道四關實心腹
之患不似浮金等處西庶長反置度外有人斟酌驚

勢之勢釀成將來貽害非淺古客卿具如許大才應
請趁早著其專辦不然他時四關齊心併力如韓趙
魏之分晉國悔將何及島主道卿言甚善乃命侍監
勞崇召各卿到清寧殿島主問道前以四關煩卿籌
畫未知有妙策否客卿奏道各將之來由情形臣雖
知其大槩而一切仍須訪詢的確策尚未定余大忠
過情大忠無才不敏不見勝於百聞往而觀之自可
因形勢以措置島主道客卿昔為寡人行于客卿道
上命旨取取事連任隨軍臣新勳使便宜行事島主

道關以外卿俱主之寡人弗與聞客卿乃謝恩出朝
回府家丁呈書稟明開函看畢知係安萍照應投爐
焚去門官報道顧相爺到客卿出迎顧庶長問道聞
先生奉命往視四關豈不中了奸人之計客卿道奉
命辦事未知何爲中奸人之計顧庶長道先生辭婚
大拂余包私意故薦巡四關係借悍將之刀以賊先
生也何不邀波同往客卿道同去反多瞻顧莫若獨
行爲便顧庶長道願先生小心茲有邊記一冊乃四
關歷來情形及各將心性請存覽之以定先後所宜

客卿喜道承教庶長別過客卿令召募車夫有能推
五百觔行八百里詣本國風土人情者應募當夜詳
察邊記知四鎮緣由底裏酌定先後次日有農民揭
召請見客卿視其人身長八尺方面微鬚自言姓平
名無累能推八百觔日行八百里熟悉地利人和願
得青貝百枚唯命是聽客卿如數給之平無累領去
片刻復入稟道車已齊備請卽起程客卿命家人搬
出行李交平無累也不帶跟隨便出門上車命往東
南進發離黃雲城遠通行去晚來投宿次日見山徑

險隘處俱砌有未砌客卿問道可知立於何時平無
累苔道樊庶長所設上置車輪飛礮等件有警則近
民共登而守客卿嘆道可謂盡心王事矣平無累道
雖然盡心却也有過客卿道何也平無累道家人贖
着常多索詐婪貪四關之不供稅豈獨權倖罪也客
卿道樊庶長豈容縱家人苛勒耶平無累道非容縱
也知之而惟驅逐未聞重懲羣小不懼後來皆效尤
耳客卿道汝素做何生理平無累道惟知農與御耳
客卿道御術何如平無累道不疾不徐心閒力逸干

里獨建客卿道西庶長家人若何平無累道西庶長
待下太嚴受賍無論多寡皆以軍法從事雖犯者絕
少然不可爲訓客卿道何也平無累道有其德方可
用其嚴不然必死於小人之手客卿道西庶長之德
若何平無累道所入俸祿盡分以周急進任之初卽
慎其選有功必賞是以重刑而人不怨耳客卿道顧
庶長如何平無累道顧猶樊耳古璋道包余若何平
無累道顧蠱之羣安有善類客卿道古家若何平無
累道更甚於顧客卿驚道職處問曹從何索勒無累

道正爲此耳當茲未與事之時見士聲色已有庶長
門宮形狀將來豈不更甚客卿笑道還朝當易之今
奉命往視四關汝意以爲當若之何平無累道顧庶
長精詳國事聞與會議豈無成竹客卿道雖有所見
汝試亦爲籌之平無累道可用者用不可用者除所
難者在通明關耳然龍遜勇而寡謀其子贊而多力
實非有心叛逆者皆爲權倖所誘如能伏通明諸處
自可措手矣特牛市乃大忠之姻姬苟剛爲權倖之
外府彼有恃而無恐自不能不動斧鑿耳客卿點頭

問道晚矣離宿頭遠近平無累道到八疇猶有三十
里過八疇便係通明客卿道黑矣如何得到平無累
道前係東南大路平坦好行乃將扣絆車緊軸上加
脂執定双竿兩前三却股駁直往如馬奔馳耳內若
風雨之聲霎時已到八疇集下車投宿次早清晨起
來只見店家呈柬跪稟道有通明鎮將龍遜請安在
外伺候原來龍遜初接飛報知客卿巡察便勸兵秣
馬及聞單車而來始放下疑懼之心與子龍街計議
先以禮迎即試其才如無實學然後執而辱之是以

特至八瞳迎接當下客卿道傳來店家出去只見一
個彪形將官進來濃眉大眼闊嘴方頤於階下參謁
客卿進步扶起攜手上階道有勞將軍遠涉龍遜躬
身答道客卿爲天降大賢未將雖聞駕巡四部因未
知先到何方是以接遲望恩寬恕客卿道巡視乃問
遠方疾苦及各鎮將軍數年阻抑如苛小事是重擾
也只見外面四個將官捧盤膝行直至階前龍遜下
取呈上客卿道無庸可將回去龍遜道粗率非芹望
賜加箸客卿不拂其意膝畢出店只見夾道俱跪着

戎裝將軍客卿向龍遜道甲冑之士不拜今行此禮
將軍之過也平無累叱道免兩邊班聲如雷上車行
過八疇集到富源河前面已係排華嶺只見頂巔有
如包裹一球一球自上墜下平無累問龍遜道龍將
軍此何物也能遜笑道未將犬子龍街等戲耍車到
嶺下却是一羣十餘歲的小兒捆紮齊楚分列兩行
有虎翼狼頭字樣兩竿領袖一個童子執着令字角
旗居先率衆伏跪路旁稟道通明關孩兒軍士迎接
客卿平無累道免龍街領袖兒齊起如飛向前上嶺

將旗三搖結成一陣到車前跪稟道小卒龍街請賞
賜陣名客卿看那陣形如魚大頭猛嘴尖尾勁翅氣
勢雄強明係鯨魚乃道變龍街執旗入陣移動變成
參差橫形旁鏡如斧龍街出來客卿叱道變龍街又
入陣將旗招展周巡出陣客卿看形攬環如虹又令
道變龍街將旗一卷陣卽收聚團結如盤客卿道變
龍街將旗三展變作一字客卿道再變龍街擺旗復
變初形容卿道止於斯乎龍街道止於斯爾客卿道
此陣七十二變而成飛龍又二十四變始得翔鳳今

纒五變乃方圓曲直銳之初奈何云止龍街道請示
如何破法客卿道陣者活法也止如山岳不能動移
動如風雨不可遮遏須制之使呆然後能破破紗魚
當用四軍一掣其尾二絆其翅以一自口中人分穿
腮出而截其腰破接解須用三軍二軍掣制其教勿
沖其旁一軍擊其腹破長虹惟剪其中破老鳧不可
入腹惟用一軍攻其前游兵周圍邀截帶魚者長蛇
也首在陣中尾居陣外須用三軍先用勅軍擊尾其
首卽至救護旁出勅軍迎其首密使騎兵截其項項

斷陣方能破龍街。焉訝跪下道。今日始聞仙論從前。但謂無敵望客。卿將全陣變化。俯效沒齒。不忘客卿。笑道。請起些微小事。何必如此。龍遜道。陣能入否。卿道。軍士皆國之爪牙。何必自傷。龍街向龍遜道。父親不必持疑。將名身自誤。龍遜亦喜。龍街爭代平。無累御車入。通明關來。但見峯巒端聳。拔秀非常。客卿疑龍街文武兼全。回頭問道。可善詩文。龍街忸怩道。小人素遠冊籍。客卿道。厭棄書卷。安能與古為徒。既欲學陣全法。不通文義。如何縷分瑣解。龍街道。小人

生成愚魯猶不足奇合則無識字者胥役先以通明
爲最後來突然盡行糊塗所以胥役皆莫他方人氏
不解到此逾時亦慚昏憤化爲勅悍客卿道怪哉此
處可有善堪輿者龍街道無龍遜道關內從前人多
財寔有胡堪輿先生謂鳳波河來源太直興工築起
半壁至今賴之家戶不致饑寒客卿道離此若干途
程龍街道在天椽山下約遠二里客卿道且去看來
龍街道請歇息再去客卿道不必龍街乃推出關龍
遜指前右壘道此卽係胡先生所造客卿命過石壘

見單峯入漢名曰天椽兩旁重疊排列如矛如箭容
卿道速將所築拆毀定主支風興盛移此石塊于下
流五里堆作夾礮口可免于貧寒龍遜不解容卿道
有此秀峯秀水而築壁以阻斷之偏遇清貴吉流使
自充入自必文衰武暴若不拆毀定多凶亡龍遜道
是咳歷歷按之諸有名者皆非善終得毋由此龍遜
命軍士立刻動手容卿回關龍遜父子恭敬不暇任
過兩天見其心誠問龍遜道將軍知過麼龍遜躬身
道惟求指示生途容卿道無他進表請貶貢稅如初

至上海寬謀自不加罪龍憲稱謝令記室具稿拜本自
取請罪者卿開關政及各屬事務不合義者悉令去
之終朝談忠論孝龍憲父子感化輸服乃出陣圖藥
書各一册示之龍街驚喜如法揀選修合齊全晝夜
煎煉聖藥飛過徹海求解全悉及至二十五天走本
將官方獲回來奉到聖命前事免議小心供奉龍憲
父子大德請龍憲各賜壽星符往百鍊關龍街告訴龍憲
孫請行禮謝表龍憲見符此子雖不能忍因見客卿賢
前事皆實心誠信則聖命後龍街收拾行囊出外分

付虎頭狼頭將士二軍團然有隊長奈先余祐等
道衆軍受小將軍恩教情同父子今小將軍獨臨客
卿使衆術歸離街道我豈肯輕舍諸卿因學問淺薄
今欲隨天使以求教益耳隊長道衆軍亦願爲天使
機輓車苦無辭龍街道此車我不能作主須稟請示
再看若何太衆道求小將軍善言龍街應諾入內稟
請客卿允從乃使兩軍治裝每伍人同一車一千人
其用小車二百輛半日俱齊護擁出關余先領狼頭
在前余祐領虎頭在後往西南進發禮遇步到青蛇

有平處果真知客卿辭使回去經由赤尾坡沿路均
有耕墾丹崖望見紫驂嶺頭北尾南形勢超躍直似
天馬騰空之像緩緩推上嶺巔視南邊復有中紫驂
嶺小紫驂嶺本國東西形勢瞭然在目遠近山岡備
極萬狀北邊峯嶺尤峻連障交密入霄撐漢目不能
窮南望增湖汪洋浩淼北望京城岫巖峯包西望老
人峯拄杖僂偃以望嶺鳳翅鋪張奇觀難捨下嶺過
老人峯行來五天到了百鍊關却係個大峯形如老
人峯居山隈回望老人峯在紫驂嶺下

道守將如此閱可襲而取也容卿道且速進閱平無
累先行領兵趨到守軍放下關來平無累大吼趕上
雙手托起余先領軍如風而入平無累低頭閃進丟
手擊出雙劍呼回上城譙樓兵丁駭得飛跑平無累
將鐵關盤起後軍盡入只見楊崑領兵前來龍街呼
道平將軍不須動手楊將軍可快迎接天使楊崑見
係龍街大驚答道天使何在龍街道車中不係楊

崑看見客卿慌棄戈下騎參見客卿躬身扶起道聞將軍原是正人因爲賊所誘悞獲重愆而今持兵拒戰却是何理楊崑赧顏答道素性愚暗誠如天使所諭今聞有兵不知何處來的是以荷戈問訊懇天使原宥客卿道原係分內之事誰能責汝但兵已入關而始知成何將體楊崑唯唯隨進營門客卿點視軍將見衆將營俱有不平之色客卿問道驍將可俱驍勇麼當有名喚關長者昂然答道敢請命試龍街怒其無禮正欲喝罵只見平無累累明客卿下來道何

樣試法閣長道十八般武藝聽點平無累笑道個對
個試無甚意味饒爾們十將我只單身要要如何閣
長道須稟天使平無累道請箇長向前躬身稟道平
爺藐視小將等言以單身敵十但器械無情理當求
示客喇道器械無情難免傷損不用器械者准箇長
退下平無累見營門外左右俱有金角端足高三尺
每個約重七八百觔平無累向前提起一個放下道
你們來看諸將雖然吃驚箇長硬嘴道原說單身敵
十這角端難道十人抬不起麼平無累道抬抬看箇

長等五人企前用力抬起平無累道好再來又雙手
昇高放下道學這樣子闔長等十八齊上亦昇高起
來平無累道好乃左手撩衣右手擎起遶營回來放
下道請十人招呼舉起行去奈手力腳下不齊未曾
移動十步早將角端拋落闔長腿遭壓倒血流滿地
大叫一聲昏迷不醒客卿取出靈丹命將腿奏好捆
縛起來用童便將藥化開灌下喚楊崑青道似此庸
材如何使充驍將今營內道無論將官軍士有二
人昇起角端者殺老將士得令紛紛前來如式昇高

止有十二個皆是軍士查點姓名曰童微陸達吳洪
越豐也瑩曾東茅游蔚然饒拱晁照犀利辛葵令將
素習兵器使驗衆將領命各呈所能客卿見俱精熟
命盡補驍將忽見閻長喊道好也好也轆轤起來衆
將道快謝天使仙丹閻長慌慌叩頭客卿令原來十
名驍將均補軍士之數待立功時再行陞復又責楊
崑道有材如此而便沉埋顛倒極矣楊崑道驍將俱
係公舉小將并無偏愛客卿道甚麼公舉不過係資
緣爾只顧徇衆那管政務設有用時豈但送他性命

敗誤國事非淺爾的身家安能保平楊崑叩頭稱謝
客卿命入檻車在關上軌住五天訪民疾苦俱訴稱
楊崑愛惠乃釋出檻軍去職銜仍使權領關事有功
再復獲罪卽誅楊崑感服客卿起身欲往途中關楊
崑稟道請先往滋榮客卿道何也楊崑道今有滋榮
關牛市使人送書約未將同心舉兵殺往京城中有
包余內應小將蒙天使指醒豈敢隱匿請乘牛市備
尚未全迅往平之客卿道如此足見將軍向來爲人
所誤請問貴關所產軍需何件楊崑道槍鋒箭鏃銀

藤着肉斷筋草各處皆取於茲客卿道可如此如此
楊崑領命客卿分付平無累又呼十員驍將前來叮
囑留下平無累自同龍街帶童微茅游起程往途中
自鍊軍民將士奔送無不泣下客卿由方中坂直行
太白山上送琴嶺五日到天乙岩瞭望途中關龍街
指道關內似有排陣之形想必操演客卿道此處離
彼約有若干路茅游道自峯上至下脚十里再進至
關內三十里客卿道可在此山隈中住下龍街稟道
小將請先暗入關童微道須同茅游去他的表兄盧

戚家在關內同去自勉盤詰客卿依允吩咐小心茅
海叫衆軍將所帶銀籐俱等出來裝滿大車同龍街
挽推往途中到得關前守門將士盤詰茅游荅道百
練關來貨銀籐者盤詰的道投誰行內茅游道向來
俱係託寶門表兄盧成貨賣盤詰的道原來係盧成
的表兄弟離百練關幾日子茅游道六日又問道天
便可好麼茅游道愛兵民如子弟關歡悅又問道
可曾動身來茅游道關說起程想亦將到盤詰的道
不錯爾今銀籐來的甚好可速同盧成貨易茅游謝

道如果得價夥計們改日奉候盤詰的獄上盤清
記二人直推進關却說淦中鎮將苟剛平素自恃才
智心懷覬覦結好三關牛市乃勇猛之夫彼卽極其
譏美龍遜紀律嚴肅彼外加尊崇內實忌之楊崑士
產富饒彼則時使餽遺無而皆有器用犀利糧食充
足西庶長出駐雲平嶺更坦然無忌及聞客卿巡邊
又接大忠書囑愈加暢懷探知龍遜歸正楊崑受檻
吃驚道古璋係甚麼三頭六臂七心八胆的人這般
利害卽刻通知牛市關內安備周詳只待到來戰鬪

這晚巡視回衙登樓飲膳畢忽見草場火起數堆皆
着慌發令箭命遊兵撲息毋許出聲守關者不得救
火下班軍士各守要路嚴查奸細且說龍街茅游進
關到寶門行內盧咸出差離家數計迎接二人住下
周圍看過晚來將銀籐解開用火煨煉原來這銀籐
初時色黑有光後復變白燦爛如銀其輕如竹軟如
繩惟于火上烘煨始堅如鐵以水浸二日復軟然火
候未到則不鋒利而易鎔火候過足則性烈而易折
凡看火候最爲緊要細枝可爲弩箭粗榦可爲槍矛

老根可爲鞭鐮當下茅游代龍街選得兩枝細根煨
作雙槍自選粗餘煨作鋼鞭已是二更時分出門觀
看并無人行乃藏好器具蹙到草料園中取出發火
筒每堆各于上風安八點着緩線仍然回到行內閉
戶仰望霎時滿天通紅人聲嘈嚷乃湊勢同持器械
開門奔闕途中行者却少走到路口見有數十塔鈎
軍士鞭打槍刺直向前行旁邊笑出兩隊游兵緊緊
裹住二人相倚儘力冲擊奔到門邊龍街敵住後兵
茅游打開大鎖童微等接個正着齊湧入關兩隊遊

并不曾放走半個兒。見新副率親兒軍橫着狼牙棒
走前頭來。撞見童微雨下。并未打。副梅鋤往還童微
雨。童微不在。有副着兒乘車指揮着料是客卿乃丟了
。童微斜刺裏。驟騎飛到。舉起狼牙棒。童微先見。苟剛
小販而去。料其必犯客卿。便逕透車前。苟剛恰到。急
。童微力大。猛將鋤打斷。童微持着鋤柄架擱。只
見徐先領軍圍。將來。苟剛見勢。障利害。殺出。正撞
。童微。街雙槍架開。回棒。又到。戰有數
。童微。右槍刺去。正中。苟剛大叫。散

下墮去奈先開弓發矢正中肩後苟剛忍痛加鞭龍
街取出金鎗策馬追到飛擊打翻下騎衆軍士向前
相擁押回龍街復舉槍同茅游往街中殺去奈祐將
親兒軍殺得七零八落客卿見苟剛已擒傳令首惡
已獲與諸人無涉不得亂殺鳴金收兵龍街等已入
衙中聞得金聲卽屯紮以待客卿到來時將天亮擊
起集議鼓衆將官陸續俱到客卿將簿點視諸將內
除殺死七人仍有十名因傷重不能前來又有一名
苟誼不到客卿查問隊頭稟道苟誼現在獄內客卿

問故隊頭道苟誼係苟剛族人因見所爲非禮泣諫
數次苟剛令其往結西北漠漠等島再三不從苟剛
大怒革其官祿幽於禁中客卿道此賢者也引入隊
頭與苟誼道明緣故苟誼向前參見客卿扶住道足
下以忠義爲心真堪師法如何爲此形迹苟誼道天
使天才諛願泥首久矣今日幸逢安敢負其素志客
卿再三不受行賓主禮攜手出牢到衙來見苟剛披
髮垢面縛在定魂椿上苟誼不忍跪下懇求全其首
領客卿道此係國法諱不便作主苟誼道天使雖謂

苟剛有逆意却未見有反形寬之不失爲罪疑惟輕
之意客卿道自有調處之法本應在此梟示足下既
諄諄代請惟有解到都中聽主上定奪乃命打上囚
車苟剛解下定魂椿見苟諛辱榮已檻往都忿恨氣
結登時斃命客卿道雖然身死典刑難廢斬首揭示
三天然後掩埋妻子從寬免議令訖再與苟諛坐定
問道不佞將往滋榮足下有何高見苟諛道牛市素
性狂獷久有無君之心今聞三關俱定其心懼而慎
其謀險而急爲今之計不可從內出必須從外人可

完沿途隘塞暗伏之謀且突然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客卿鼓掌道妙哉妙哉璋卽動身檢中諸務敢屈足下辦理苟誼道素不諳臨民請另換能士誼願隨往茲榮客卿道現在乏人視今左右無出足下上者幸勿過却况前亦係朝廷臣子并非苟剛之屬奈何避小嫌而罔顧國事苟誼不能推乃權領閔事客卿次日將軍分爲二陣凡着傷者俱令坐車使童微率之用天使旌旗由內緩行自率龍街茅游帶着勁軍出關外由度周谷一路進發過豪豬溪陽權湖陽

光潭瑤光渡到牛尾山連夜行到關前方纔六天却說牛市不比三關父子相傳乃係自他本身逆起生來力大能於陸地行舟本姓許氏產時居近市集以市爲名世業種植因年荒投充滋榮李伍鎮將牛伍山見其勤勞有力用爲親軍嗣又認爲義子故改姓牛伍山甚愛厚之牛市得意便交朋結友軍中奸徒皆爲之用後隨牛伍山出獵到大種坡逐出一隻斑鬪大虫見牛市在前情急便撲牛市捺衣側身左手按住項虎不能動用尾掃來右手削折尾根抓住項

皮執着虎尾翻身回來伍山大喜牛市四顧無人行
到伍山面前將虎望身上拋擊伍山驚倒大虫得脫
也不暇咬人拚命奔逃左爪踏在伍山面上頭顱已
碎眉目嘴鼻糊成一餅牛市乃遙向前擒着逃虎續
有兵將趕回圍住牛伍山之屍牛市假哭將虎拏到
揮起右拳也將頭顱打碎用車載牛伍山屍首并虎
回關衆人感嘆牛市猶然涕泣不收將士謂係真心
都來慰勸首將黃健道各關不奉法度已經有年今
牛將軍又無後嗣誰能承事牛市既係義子又多勇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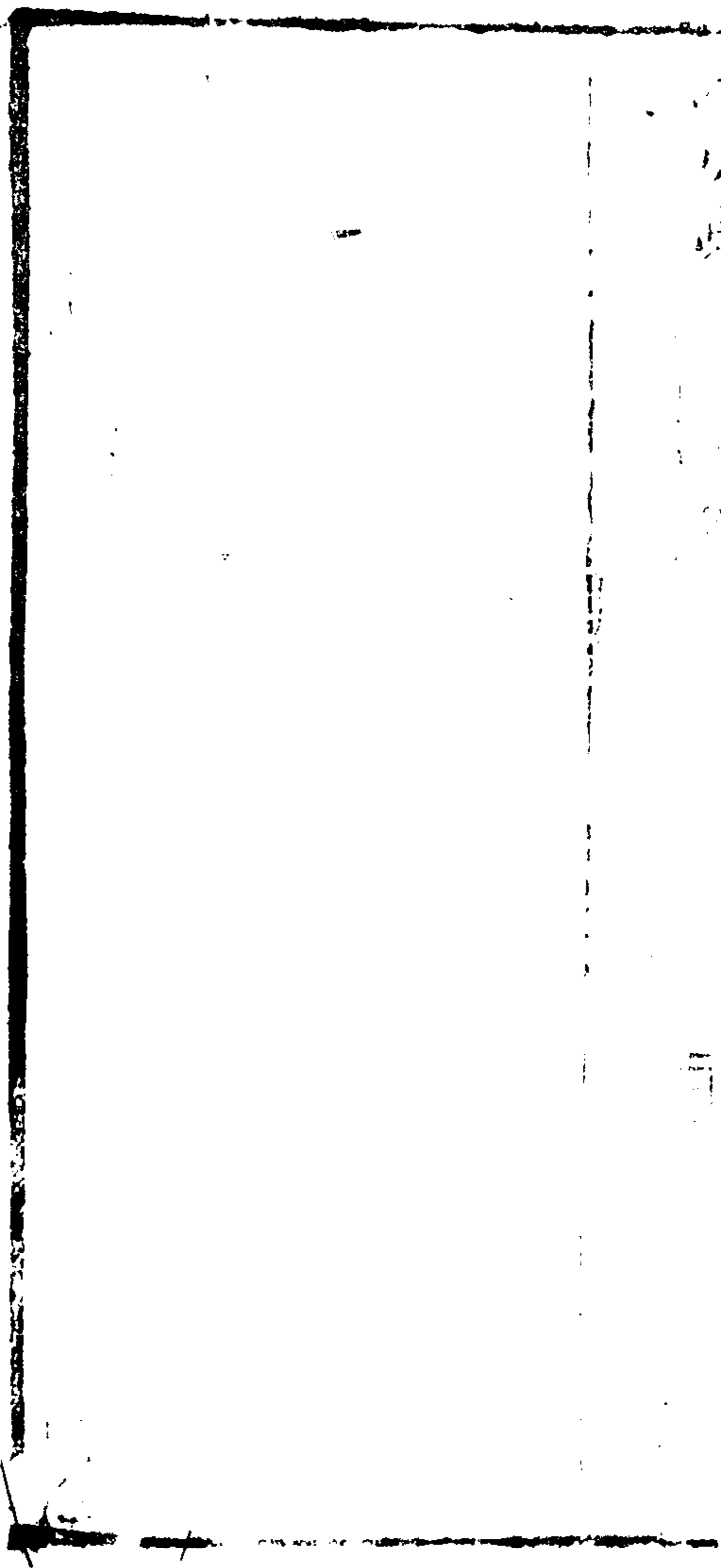
卷一

力相應立為關主未知諸公若何衆將道所議極是誰敢不遵牛市便主滋榮自謂無敵復通好各關交結外島欲待西庶長沒後再行舉事及聞客卿巡行接得余大忠密信乃暗使刺客於沿途守待不意先往通明後聞龍遜龍街歸正猶笑其怯而疑非真心隨又寄書餽送請余大忠包赤心從中掣肘并送土儀修書與楊崑叮囑相機擒除求其資助器用又使人照會苟剛防備毋使生還後探得楊崑受縛苟剛戮屍復于來路水草之中俱暗置毒藥山林沮澤

隘之處亦用埋伏各事停當專待客卿入來當時接
得楊崑回書極喜不意天使遲到未及防備忍辱含
羞今送上鱗皮五十排斷筋草三挑箭簇二十二挑
槍頭三挑銀簾二十二挑以添資用求爲報仇雪恥
牛市照數點入見挑夫俱極壯健因營內兵士大半
分去埋伏欲留在關上使用便與押解官道楊將軍
托我代他報仇所來人衆領應在此聽差功成自有
重賞押解官答道通令牛市安頓停當探子報到客
卿人衆于某處途中起程將到烏牛嶺牛市正欲

率領兵將憑險截殺忽接苟剛兒子苟秘飛密報言
客卿分軍爲二一由關外一由關內前來夾攻內外
俱須防備告市驚道這古璋狡詐明白內來暗由外
入攻我不備今既已知那怕他到正欲抽兵埋伏關
前報到天亮時分忽有兵衆千餘屯于對過雙眉鳴
下不知係何處來的牛市道實在迅速但猶欠調度
誤將奇兵作正兵待我先行掃去然後再除關末晚
命取披掛抬器械來親軍取出烏金盔甲抬出雙股
大叉牛市結束上馬帶着許古棟恭黃火三將領兵

出關直向鷓內殺來正係強兵遇着強兵猛將險逢
猛將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0 V



希夷夢

第十一卷

媚嫉暗招兵

糊塗偏選將

却說牛市領兵率將直到雙肩塢前打算手到擒來
不期官軍俱收斂養息氣力嚴守着口牛市暴跳終
不瞅睬天晚只得回關接連五天俱領衆軍終朝百
般辱罵激憤客卿令茅游迎敵龍街掠陣茅游使的
兩桿月牙槍驟馬向前牛市使黃尖接戰黃尖舞動

希夷夢

第十一卷

雙鞭飛騰致來兩下不問名姓戰到三十餘合茅游
拖槍敗走黃尖茅游認得真切翻身用手牽制法當
心刺入黃尖使雙鞭蓋下不期左槍又自劈圍上面
黃尖急閃時已將眼眶劃損翻身落馬茅游復向咽
喉一槍結果了性命牛市見黃尖舉叉馳到茅游牛
市接連三叉茅游招架不住龍街趕來茅游腿上已
受叉傷茅游忍痛奔回牛市龍街戰到五十餘合各
鄉見龍街敵不過牛市乃將紫銅如意揮起指去奈
祐領三百虎翼兵如潮湧出許古棣恭慌引兵趕到

救應客卿復使如意揮開軍政吹動螺角虎翼軍分
而爲二左軍攻內右軍應外牛市雖不怕龍街然亦
莫能急切取勝又見衆軍裏來恐防圍緊吃遭暗算
便虛使一父回身衝出奈祐在旁望見便取出牛
筋弩搭上銀箠箭認定發機正中牛市左腿龍街兩
邊混戰牛市雖勇已着傷怎當這邊軍士個個精強
矯捷許古棗恭那裡救護得來正在危急之際尉悅
引生力軍下客卿見牛市強悍不能就擒恐多傷兵
士乃命鳴金牛市亦退圍關視傷處雖不甚重鐵有

用藥水調洗靈丹調治令召回伏兵將
俸方被率月平復齊集家將商議道古璋將勇兵
難于驟滅惟有暗襲方可獲全明朝我領軍挑戰許
古引五百軍士從左脇夾廊尉悅引五百軍士搶塢
樓恭選二百精騎車乘空捉古璋各宜盡心不得有
悞諸將得令再說客卿當晚安排次日清晨先到關
前周視只見女牆邊叱道誰人大胆敢來窺望客卿
仰視回營牛市已率衆出關列成陣勢塢內清淨無
聲少刻炮響諸軍齊出牛市直取龍街戰住不放許

古從左脇撞來，茅游迎敵尉悅，直奔塢內。奈祐接住，混殺棣恭，見審卿持紫劍如意，觀陣兩旁，並無將士。心中大喜，引騎飛來，將到跟前，見審卿上坡而逃。棣恭連連加鞭，追趕看看將近，忽然馬脚軟陷，天崩地塌，機動棣恭同軍士俱跌入坑中。牛市見棣恭全軍遭陷，料無生理，心內驚惶。龍街等勇氣倍加，許古受着奈先飛標，忍痛逃走。反將自軍沖動，牛市見勢已敗，收兵回關。龍街等不捨緊緊追來，牛市單身接戰。讓將士先追，舞文獨自殿後。忽然衆軍擁住不行關門已開牛

潘大驚忙自前來看時，只見楊崑的押解官攜着女
騎道：「請問將軍英勇無敵，如何連輸三陣，數百弱兵
猶不能勝？」貽笑殊多。將軍可掃清敵人，小將卽開門
迎接。如不能剪滅，有何顏入關乎？」牛市聞知，又羞又
怒，憤懣率軍回身復戰。龍街呼道：「天使憐汝等倦困，
許令少歇半市，雖不覺勞，諸軍鬪過半天，又饑又疲，
聞得憐之使，暫歇息，誰不喜歡？」令方傳遍，塢內突出
數百兵，輕裝軟戰，各持刀斧，冲殺過來。這邊歇息已
定，血脉尚未回復，雙脚俱不能動。二千餘軍無不受傷倒

地許古尉悅俱往山上奔逃茅游等各認追擒惟牛
市憤怒挺義冲突兵卒當之者莫不傷殘直到下午時分
冲出重圍見閔內有數十將士前來接應牛市道衆
軍可先歸我再去斬將搦旗來只見那押解官荷戈
說道勸將軍莫作如此想了。奏早肉袒負荆猶可保
全性命若仍執迷誰從同。受叛賊之名牛市道爾
莫嘗閒事押解官道楊將軍爲爾所悞我須擒綁以
贖其愆牛市大怒舉義就搠押解官以戈挑開二人
在弔橋邊往往來來戰過二十餘合龍街趕到將

筋鷹擒將鈎拋高擊來，牛市不知何物，掃隔爭奈。其上其有三十六個天罡鈎，左邊雖然掃開，右邊已被鈎着。方來解釋，押解官將長戈挑搭臂膊，用力龍街持總往後帶，匪牛市倒于地上。衆兵向前縛起，尔道這押解官爲誰，就係平無累。當日擒得牛市，卽來謁見客卿。慰勞率衆同進，關來百姓焚香迎接。代牛市請命，稱其愛民，惠衆客卿道：愛民乃在位分內的事，判逆犯法，不能寬恕。今准衆百姓之請，誅其身宥其嗣，可也。令龍街監書呈上，客卿隨閱，隨燬。看到日報

南浮金島大兵浸入品字三城俱失用計取了百結
關攻毀葫蘆未已獨鎖渡又有天印雙龍告道起
兵之期客卿與衆將道敵勢猖狂若此四關不平國
事未可知也令將牛市之子牛達并家小竄往烏沙
島安置平無累權領關事將府庫查清正項解回餘
項造冊二本一分存關上防備一分賞賚將士拜本
不題童微等亦到客卿思想既定雲平嶺西庶長多
病未免煩勞復發雙龍天印入寇烏楓嶺猿啼咳爲
要道將士軍資恐不敷用因令將箭鏃槍鋒等件分

一半交與游同幸黎舞舞五員曉將往烏桓嶺助至之
華一交半吳洪同童微等五員曉將往猿啼峽幫李
之英各事小心不得違誤衆將得令去訖龍街等徑
往雲平嶺來却說余大忠自奏使客卿還之後朝夕
探信這日包赤心道古璋使四關平定將若之何余
心笑道聞彼先往通明這龍遜平時連君命都不
受今日豈反服他况我先使人往囑除了古璋包他
有賞無罰誰不樂從包赤心道惟願如此旁邊儲位
近前稟道敵見報騎云自通明來有鎮將奏本余大

惡善道定成功也。包赤心問：「道何以知之？」余大忠道：「無古鑿的本，而龍遜有奏定，然成功想係古璋已死，龍遜捏其罪名上本，辨白耳。包赤心與儲位道往次，都係先將書送到道裡，并我家再上本章。今既無書來此，或者俱下于我家，亦未可知。爾且前去看看。儲位領命去訖，余大忠道真的往時，連本章俱先送來。看可上則上，不可則止。今并無書來，係何緣故？只見門官報道：「通公公到。」二人同出迎接。禮畢，過太監道，主上以余大忠有功，特賜太極元珠，著使小監

爾來此處... 這太極者... 亦為珍寶... 中與物... 去臙脂... 及皮裡膜外... 元珠島在大極... 洋中與金丹島對峙... 設于... 浮石浮金... 天印... 中周圍九十里對心三... 十里申分十五里硬水十五里軟水硬水居南軟水... 居北... 中有島顏色... 軟水之中有島顏色... 深... 形... 圓... 珠... 又名金丹

深熬者名元珠，這軟水過于硬水，那硬水與洋水不見間隔，惟舟卽回不的得入。每歲惟有六天硬水陷下，船始可因其勢盪到金丹島。麓續住方免水高退。回金丹島上產的梨棗，其樹如籐，每年抽發嫩苗，綿長無數，隨風繚繞，直如有根飛絲。那梨棗不但爲菓中上品，并爲解渴除煩的要藥。又產先知禽，其形如鶴，有四翼，渾身毛羽各不同色，惟翅上深綠，每翼三翎。凡次日有風振起，有雨披下，凡卓立垂懸，自後數轉，是第幾翎，則知幾時風雨。元珠島惟產此茗，取早

則惟在不適已及之時採製方爲妙品若別高低惟將片葉置手古上含之消化而筋脉俱無口內微生清澁淡淡香津三天不止者爲上這元珠島旣在軟水之中如何能採當初盧生在此經營因弱水無法可渡仰見有飛肱車經過因禱祝請下那人子金丹一鳥上戲理梨棗籐苗飛過元珠島盤于石上復纏過來往還繚繞一道飛虹初時胆大者手抱足交而度始知有好茗久則如橋繩步矣茗候將到各島俱來守候製茗法則頃取山頂溢出泉水製之方佳最好

之年可得一石次年惟五七寸筋又次年十餘筋而已若非元珠頂上清泉製造則其色赤而無青翠光澤置之舌上滿口濃香盈時卽止貯藏之法惟用梨葉包裹則愈久愈潤清香外聞其偽者乃取玩珠島邊梨棗藤葉如法製造以賣于各處不能別者多以高值收貯色雖葱翠潤澤然香不清而味反甜久則朽碎矣其茗有藤本木本草本三種惟草本不常有木本歲歲易採有頂泉卽可法製藤本者生于纒岩之內峭壁之中採取最難須用接布纏腰膊脇自

上倒垂而下。其要在將壯之候，藥得始為妙品。每歲採取，不過二三筋。其香味色澤與木本無異。飲之多，駐顏壯神，舒筋明目之功。此惟浮石浮金島主。○嘗用兩葉用一匣盛之。余賜余大忠，匣內五葉却係本木，亦非輕易可得。當下包赤心門道，想通明關。龍遜降服了過太監道龍遜，上削銜請罪包赤心道。余大夫好眼力，薦得不差過太監道。聞龍街勇捷無比，通明平服餘者料都可定。將來古客卿，軟勞高魏。余大夫功亦不小，大忠諾諾奉。上滾珠三顆，附補太。

監別去包赤心道此事如何是好大忠悔道不期弄
假成真相來百鍊途中滋梁路途險阨三處知罪拜
于通明定然死拒包赤心道全局已輸初只單車而
平拔扈之強鎮今有龍街爲之用兵精將智羽翼已
成猶有何望余大忠道這樣怎好煩爲籌之包赤心
道事同一體何用煩勞大忠想道有了只說通明既
經服罪各鎮已知自然照樣表請若仍使客卿盡歷
三關恐山河險阻多毒虫惡獸倘有失悞則功敗於
垂成而通明將又生異心請召回客卿三關可漸次

而定也似此說法何如包赤心道因其逆我故欲除之奏使出而立功事尙未畢又請召回是先後自相予背也余大忠道然則奈何包赤心道雖有妙策未必能行余大忠道有策卽行何況于妙請教如何妙法包赤心道爾倒忘了麼上年浮金郎福厚羅多村到我國中結爲兄弟立定章程好事雖爲西老見所破彼此猶相餽遣後次交易又爲顧老兒所阻前日專人來請問善策雖緩緩回書爲今急計只有約彼說解除起兵外攻再合三關內發我們從中相機行

事余大忠道好計西山古蹟顧復雖能如何當住內
外齊起必定如此辦法赤心道明遜本章批出捺住
數天然後給發可急修書交汛兵帶遞百結閱自免
盤詰到彼使衛國轉送浮金却不好也大忠當使記
室修書選心腹家人空身先往百結關說明衛國接
到文書立刻令品字城守將給船且說浮金與浮石
只隔二百餘里洋面島主姓田氏乃田榮之後自田
橫死時島內五百壯士聞知齊心殉難田榮有子年
始五歲乳母易氏見諸人盡死嘆息道死者固爲義

青長夢

卷十一

士兩子國祚更續壽康周氏正存一脈吾當撫之然
此島似不可居當更擇地而隱乃收拾器用資糧邀
衆義士母子妻女共上海加祝天開行聽其曰止順
風飄到浮山見浮石人口衆多男女不便乃復到浮
金山住下這浮金地方東西四千五百里南北七千
五百里山川土石俱似金紫故名浮金子女匹配漸
次繁盛田氏世爲君長便以浮金爲國第六代傳至
田棘爲人聰明志大好興相國燭隱每每進諫無如
佞倖在側一傳衆咻終屬無用佞倖之首曰邱福

厚一曰子直專以諂諛逢迎位至崇階福厚爵居上
大夫、封閩陰侯子直官居中大夫之職二人結踞爲
奸又有羽翼柏舉羅多林鐘受祿錢說單鳳稽成等
居列要職郎福厚因浮金主志大朝夕進計欲併吞
浮石使周圍大小三百六十九島嶼盡行臣伏奇珍
異寶無不備充藏庫浮金主聞其議論欲熾心動言
聽計從會圖浮石之意漸盛當時相國燭隱諫道浮石大國
君禮臣忠兵精糧足有何可乘之隙近又得古瑋洵
係真才本國尙無西山顧復之匹誰當古瑋惟宜保

等境界摩往滿來使無詞可責方免喪亡今彼安靜
奉國反欲開端臣來見勝算也子直道相公所見難
係老成奈^(淨石)恃强大甚因我需彼玉砂故加其征
近又作法稽查嚴緊若非交通余包彼僅如舊數放
砂出境我國軍民受害無窮矣燭相道彼立法稽查
杜私乃裕國也若禁止不入我國則係彼過今仍照
舊○給發無罪可稱若因數不足則當往聘請增生
齒日繁食用應廣亦無不應允之理何須動兵淨金
主道兵事國之武備亦當勤加精選相國所言修聘

請增最爲善處若彼不從出師自名矣子直奏道請
數雖屬不敷、但而今買通余包來砂已自足用無須
更增請而不允係取辱也允而照數征貝則費益重
矣惟當得覈兩人取得玉砂岡方爲省費是國之上
策燭相道我往攻難彼坐守易况披強我弱彼實我
虛彼直我曲乎玉砂岡必不能到且大耗國家矣兵
端既開恐我欲止而彼反依其時悔之無及也浮金
主道相國所言穩當且使往聘請增彼如不允然後
相機而行此事郎大夫可走一遭并多帶精細畫工

藉圖其山川形勢燭相奏道老臣願往郎福厚道主
上已差福厚相國不必輕勞燭相道大夫年輕未必
諳練大體淨金主道朝廷多事國相豈可輕離且使
福厚先走這遭或弗克濟再煩遠涉燭相道中大夫
常安手不釋卷畢立練達時務使一人爲之副遇事
商議免致乖張淨金主命常安備律常安辭道主上
以臣爲堪驅策則獨往臣以福厚爲可使則用福厚
淨金主道畢大夫若何畢立奏道常大夫非辭君命
者特恐同行意見相左有辱君命耳主上委臣臣何

駁辭郎大夫聽臣之言或有乖悞臣任其過不聽臣
言請毋責臣浮金主道畢大夫亦似不願口氣郎大
夫前往必須細心郎福厚道中大夫羅多材見識深
遠臣願請命爲副浮金主應允道卿可速回毋勞寡
人懸望燭相道羅多材雖小有才然非使于四方之
選竊恐福厚恃之更壞事耳浮金主又命郎福厚至
座前叮囑道心須相機善辦不可遺悞使廷臣笑寡
人也福厚躬身領命浮金主令中大夫海淮修書璣
珠庫司發給禮物交付福厚多材二人領了各回家

據秘傳集事馬壽庸人役吉日起程問車夫道
本國往浮石大道之外仍有幾處徑車夫道雖有三
處可行者惟中路皆羊腸鼠道命們不能行郎福厚
道何也爾姓甚名誰車夫道小人姓馬名頤少壯曾
經吃盡辛苦命們動須車騎今此二路空手猶難安
容乘坐羅多材道我們從中行罷郎福厚道原要備
知隘塞我們須左出右入馬頤道如此不必用車多
材道且到其間再看○馬頤道敢問從左入右入福
厚道那邊最險難行馬頤道左邊險于右邊右邊難

行于左邊多材道險與難行有何分別馬頤道險處
雖難行之路少難行處雖行處雖險稍平而難行之
路多所以謂左邊險于右邊右邊難行于左邊福厚
道我們從那條路走好羅多材道先從險路行往左
邊罷馬頤照會各車進發四天出界過洋到浮石岸
邊上坡見前面一帶砂堤望之無際問車夫是何地
名車夫道此乃飛沙堤有二十四里寬或內或外隨
風動移在堤下遇風來時惟有焚雞毛以助之則勢
愈大沙俱飛過不爾風息時如雲蓋牆倒擁壓下來

雖千軍萬馬皆遭活埋若到得堤上風始起發就不
猶了眾人聽得心慌恐懼多材道可會帶得鷄毛各
車俱回無有馬願道可有黑狗皮又回未帶馬願道
如何都不備办眾車夫道原未打算行堤多材問道
要黑狗皮何用馬願道風若起時焚而揚之便可止
息趁此刻未起快趨行罷若待風到全夥俱無命也
眾人聞之勉力向前無奈沙多沒脚要速偏遲車重
陷下更深推也不能推動須數人共扶而行來到堤
上歇息片時再齊起身行過十餘里聞得車夫喊道

風來也可旋轉身來風來也衆人慌將身子旋轉出
顧平地沙堤如潮湧起倒下後面又來前面復起脚
下鬆泛地若載不住人漸漸踉低後面沙又齊蓋下
來站不穩者爲之壓倒口鼻氣息俱難得通片刻又
飛起去約半個時辰脚底始覺堅實風勢平定再看
一片光地沙堤却在面前羅多材道今日傲倖馬頤
道君不是趕到堤上又未帶得奚毛狗皮此刻俱葬
于砂中了衆人將衣裳撒抖車夫道做甚麼這係神
砂何得存留再細看時却也作怪通身不但無砂連

庚亦纏繞影，層層疊疊，趨向前面，並整好行車，焚香，
畢到青錢山下，但見巖巖俱係黑色，半山中間有塊
光平峭削，青圓石壁，約十丈，中有方洞，寬僅三尺，人往
來行人俱要從此經過，馬輿道小車到此俱不能行，
多材命將各物搬下，捆紮成包，車騎棄于山下，灣腰
進洞，連連五百餘步，方得出口，望見遠遠高山，插人
霄漢，兩旁峻嶺如翼，展張那層層道好高山也，馬輿
道再高些，也要到腳下來，即稱厚道，難道也要爬過
此山麼？馬輿道行到前面，便知眾人或戴或負，走有

三十餘里始下青錢山又行四十餘里峻嶺已在兩
前脚底便是深溪約寬三四十丈多材道到何處上
渡馬頤道還未造渡船哩郎福厚道爾這樣說飛過
去麼馬頤道自有分曉衆人跟着轉過灣來馬頤指
對面山下石岩道彼處是我們的路福厚道如何得
去馬頤指道那不是橋梁麼往下看時只見一條金
練拖在澗中練頭鎖千兩岸石上各有盤車多材道
這是甚麼橋梁正疑或聞忽聞對面問道爾們何事
到此窺探遙望不見形影再細看時見有個弁士自

開口走到峯上盤起金線，攔定兩手，執住繩，
倒行過來，嚙詰馬頤，回答了多材，取出文書與看。
士道：「爾有制度，凡由此處者，只許一主一僕，多則二
僕，餘人不在。」福厚道：「我們朝聘有禮物行李，三人如
何得移？」士道道：「何不走大路？」此處例只如此，要帶多
人，請速用罷。說畢，就要度過去。馬頤道：「且緩，我們好
好商量。」士止住馬頤，轉問多材道：「此係索資耳。」多
材問道：「此處可有官將？」士道有爺，駐紮此地，名金
線梁，又名虎尾梁。從前有橋，無官，是樊庶長將橋拆

毀易此金練設官把守多材取出紫貝二枚道微物
請收煩爲我們方便弁士道要人盡過不敢領教多
材道無需盡過去能多帶幾人就算領情弁士想道
有了通共可以二十六人過去例定一主二僕今一
正一付卽應四從聘問禮物累重難行一人分爲二
人十人應分二十再多半個也不能卽福厚應道只
好如此餘者可回去罷點齊二十四人弁士道兵器
俱要丟下多材道到這地方太阿。也無用處盡行
解棄弁士乃收紫貝用手向對岸招道過來過來岩

下又有一人走上將絲繩繫于腰間如前過來盤緊金練再將粗索絲繩交結編織過去復將練上細繩粗索交接住頭弁士步履如飛衆人俱不敢行多材道可將繩子帶於兩邊盤車上扶着手自好也果然帶定扶着繩子脚纔踏上梁面活動身俱抖顫弁士道待我携尔們過去即福厚道也走不得多材又取兩個紫貝道煩耽我們罷。二人收了背着郎羅挺行又將禮物等件代爲搬過餘人空手仍係勉強掙命下到岩中已是黃昏時候守將戴圖隘問畢寫清

文書交與福厚收。入士儀乃留歇宿。回看金梁已經拆去。忽聞放炮。傳嚮而入霄漢。多材問道：「這是何故？」弁士道：「信炮也。」各人當夜無話。次早飽食起身。又聞炮聲。多材問道：「可是明炮？」弁士道：「信炮也。」多材道：「昨晚係信炮，今早又係信炮，所信何事？」弁士道：「昨晚係照會有外人到之炮，今早乃照會平安使其開闢之炮。多材道：「上面有闢麼？」弁士道：「到時便見。」乃與蠟荆二枝，使燃著照路。多材問馬頭道：「不須問，趕早好到山脚宿。」乃使十二人在前，馬頭先行，十二人在後。羅

多村那福厚領着就在岩中入洞旋轉而上滿崖俱
係石乳累垂腳下水濕滑溜壁橫離處木棧牽連巉
岩懸斷處籐梯接引心驚膽戰目昏行了多時
荆薪將盡那福厚着急道火燃到根猶行不出頭只
好再去多取薪來馬頤道不妨此荆非比尋常產于
嘯岩島嘯天岩內十年長定一月長一暈一暈燃一
次今此薪長二尺有百二十暈燃百二十次倒持而
行果然焚到根上復着轉來眾人始放寬心凡換持
二十餘次忽見石壁迎面擋住先到的發喊道走錯了

馬頤道不錯發喊的道，難道破開石壁走麼？馬頤道非撞開石壁往那裡去，便走向前拾石子連敲三下，只見劃然而開，亮光迸入，衆人大喜出洞。看時有二弁士復將石板推平，蓋了洞口。石板上鐫有虎口間三個大字，多材搖頭向那福厚道。這條路不必想了，且歇歇息，造飯飽食。自虎口角旋到頂，考一層一層之元摺，疊度飛橋，繩懸到得山脚，人人骨痛筋酸，脚底磊泡，不能前進，止在虎岡上。燒炭篷內借宿，次早再行到正中時，馬頤道這嶺兩條時立名喚合璧。

嶺又名日月峽，多材道又要過兩條惡嶺，馬頤道却只須一上一下，多材道這又奇了，兩條嶺只須一上一下，那一下有人代走，馬頤道到便知衆人趕有兩個時辰，約行九十餘里，來到嶺頭，喘息方定，見對面果然另有峻嶺，一般圓如鏡面，相對峙立，下係大河，有懸橋以通往來，馬頤道此橋名喚飛虹橋，原名鴛鴦造橋，又名魯造橋，郎福厚道，如何數名馬頤道，此橋長二百四十丈，初造時用鴛鴦繫生絲，從對岩射到這邊，生絲下接麻繩，麻繩下有粗索，粗索下繫

全線引過十二條金練穿右交結紆定成橋所以名
爲這橋又名係仙師曾班所造故名曾造橋即福厚
道何以又名飛虹馬頤道這是水面上人立的名字
船在下過遠望橫空煥綵有似長虹所以呼爲飛虹
橋我們不可久歇早些過去好趕宿頭乃全起身上
橋果然係十二條金練作經另有金練交穿編密作
緯正行到中間忽聞啊喲一聲又聞喊道不好了眾
人回看却係個軍士失脚連負的物件都墜入河往
下望時騰波飛濤真有千萬丈深只因這望渾身都

顛起來只得俱伏於橋上見水中上兩個緣肉朱髮
人形的怪物一個拏住掉下去軍士的肩膊一個拏
住雙脚彼爭此奪扯作兩段肚腸滾出又有一個黑
肉朱髮的自遠分濤颺浪起來這兩個連忙爭搶賊
腑各拏半段人身沒入水底後起來的亦沉下去着
看的人駭得渾身麻木都動掉不得過了半個時辰
血氣始漸回轉馬頭道莫起來走爬過去罷衆人伏
爬過橋再查點人少了兩個郎福厚道止跌一個下
去如何却少兩個復望橋上仍有一個伏着呼也不

應即福厚叫馬頤上橋去看已今死了羅多村垂淚道同來百十餘人只帶得二十四個今復一殞命一驚斃好傷慘也當有畫工姓祭名爲向袋中取出蓋辦大半塊藥道這非真死猶可救即福厚喜道果能便係仙丹也祭爲叫將那人抬過來用藥塞入左鼻書符祝禱須臾死者嘆氣轉身衆人喜道好也速與他開水吃就立得起來了馬頤道那裏有開水取罷福厚問道這係何藥祭爲道這係生半夏能蘊五絕帶在腰邊以備不虞馬頤道快走罷遲則要露宿了衆

人扶持下，橫住歇次，早起身前行，却係稷愁岡。這岡誌載高一千五百丈，陡峭壁立，石質最堅，並無路途，惟有馬蹄大一道窟窿，自麓至巔，每個深入寸許，間隔盈尺，俱須指攀趾躄，到頂頭稍歇，氣力不齊，隨即體摩骨粉，又名天馬崖，最屬難行。馬頤使將所備長索，并捆囊橐各繩解來，聯接着，輕捷者帶之，先登放下繫物完畢，從人亦上，乃用繩索兜住羅多材，兩膊提爬，到頂，即福厚亦然。馬頤後上，見衆席地涕泣，歛道：東畔稍歇，無庸悲也。祭為往視，回道：可學陰乎。

行法矣乃全到崖邊用被褥裹細福厚多村濛濛從
人隨下衣破褲穿加食歇息到萬狼谷這谷內俱係
光滑大小石嘴或橫或直或斜或倒神像無數狼形
所以呼爲萬狼谷其中高低凸凹并無半步好行的
平路人人腿酸脚痛幸虧只有十餘里出谷時候已
晚投宿又行三日路上雖然岡嶺層層溪河登登却
無金線弩造虎口之險到岫羅墩進黃雲城已經昏
黑○問投包赤心門內將名帖并土儀禮單送入赤
心卽刻出來迎接直到內堂各謝日前餽送再將情

由○道達包赤心道須與余大夫議之郎福厚道弟
等在余君駕下○雖久尚未覩面今具有土儀敢請
先容包赤心道理應劬勞卽叫家人蓋藏密密送去
并請便酌○話猶未了家人奔入稟道余大夫到赤
心正欲出迎大忠已步進門包赤心笑道造府相請
恰好降臨妙甚妙甚此便是浮金天夫諱福厚多材
者大忠禮畢道夙怨緣慳不獲瞻仰今朝何幸得觀
仙姿福厚多材道小島鯁生敬慕久積故持討差前
來親謁大忠道不知降臨下邑有何事故多材道正

欲啟上包赤心卽代聲明。又向耳語大忠微笑點頭包赤心拱手向部福厚道今從長計議彼此有益福厚道深蒙提掣感佩羅多材足恭道隆情培植不負數千里相投願聞其畧大忠築道今君侯大夫下臨敝邑欲倍增玉砂則稅亦必倍增而寡君之允否尚未可知卽允惟國得食敝邑得貨于二公何利之有包大夫立意欲四人均上國利亦甚溥福厚多材大喜請示寡猷包赤心鄙見非余大夫不能行若商量停妥余大夫得其半公侯大夫赤心得其

半也。即福厚道蒙情指教，敢不從命。包赤心道上國之所慮者，爲玉砂防法嚴緊，無路私買也。今如此如此，使有收買之處，照所議之稅，每歲只須五分。歸我們四人，其餘五分上國可省。多材道果能如此，寡君等受惠多矣。議定入席，各吐心腹，痛飲訂盟。多材道弟等此來原奏，過寡君便宜行事。今既定議，更不必朝見，當速暗面，且同行二十餘人，住下有妨耳。目茲且告別，再圖報德。赤心道非也。二十餘人却不詫異，公侯標品，却實駭衆。一路進城，國中無不嘖

自採訪者與以向去返致議生死來時所過之處俱
有報文名利道不然昨進城時風雨凄凄路上已黑
此刻天猶未亮出去亦無沿路報文命司空撤下可
以余大忠道來時既無人見弟等俱係心腹不致洩
漏屈鶴盤桓數天無妨即羅二人未便推辭住下三
日○多材忽然心痛渾身四肢起腫雙脚顫搖不定
赤心延大醫診視合院無知病症者福厚着急祭為
乃薦安萍之徒弟道安萍已為隨陽島請去止有徒
弟任權在家從學多年技術不醜余大忠命僕請至
任權診道

此症者爲癰縮衝肝起於驚成于懼乃驚懼之至胆
暴收小而汁溢湧上衝于肝肝氣引之相逐于經絡
係經絡起腫非渾身因肢起腫也所謂心痛實係肝
脹非心痛也其脚顛不定想於虛處受此症耳當以
天葵丸治之天忠等看視果然渾身腫處皆係筋脉
絡纏而帶綠色其陷處亦如蝸跡蜂房○始信所言
不謬任權細看病者肯容不是本國人心疑生計道
旣然如此尚須審實天葵丸乃至暴之藥應症卽愈
或不對科則無救矣願十丈之內斷絕聲息待權定

朕余大忠辭出包赤心同郎福厚等俱退于外任權
問道請教生時年月尊姓大名居處職分以便虔禱
上蒼多材蒼道姓羅名多材生于甲辰正月十三日
那時居住浮金園灘仲落官拜大夫之職任權心始
明白復假爲祝禱之狀取天奚丸與之吞下扶持數
步便可自行問郎侯諸人何往郎福厚聽見驚異道
如何恁的速多材已到向福厚道多材欲往魯造橋
斬怪誅邪以雪吞同行之辱郎福厚道大夫悞矣如
何行得任權道怪邪不除害人必衆此行是義俠所

爲權亦願助一臂之力。多材大喜。任權道：權有寶劍，
二口鋒利無當。歸家取來奉陪。多材喜道：此係要件，
請速往取。任權退出。包赤心理怨道：病猶未除，如何
惹起他行不測之事。任權道：正所以除其病也。今藥
性發作，是以胆強欲誅邪怪。當因其勢而助之。少刻
性過病除，便之亦不往矣。赤心道：且勿回家待其藥
力過性，再看係何形狀。任權道：欲看形狀不難。如有
好刀，取兩口來。赤心命家將去高樓上取。任權揚入
道：劍已銹澁難用。此刀更勝于劍。多材志心道：多材

不善用刀明日談罷赤心笑道實保安光生高弟任權對多材道既不用刀權今回去將劍麼好來朝全行如何多材道護道台命任權去後多材道今晚可行恐又生病包赤心請余大忠到來饒別郎福厚問道歸國取何處太忠道中路近但西老兒多事盤詰得凶莫若仍走原路多材道原路斷不能走此外可有何途包赤心道有由鼠穴權迴蛇谷蚯蚓崖過金櫃底鶴怨嶺這條路但其○難行過于蜀隴多材道雖難行却無飛砂合璧之險必須由此路去黃昏時分

飲過餓別酒筵余大忠包赤心送與合箭土產等件
分手別出黃雲城連夜下岫羅岡第三天到鼠穴麓
却係支玲瓏石山枕溪橫卧脚下有石穴如蜂房之
狀不計其數几行人必須入其中出其外灣環重疊
百十餘次方上正路進迴蛇谷又名猢猻谷雖在山
凹中却不甚險惟有天生石刺尖如利錐密如猢猻
犀茸遇之皆穿睛久塵土壓埋尖鋒隱下猶可行走
若是雨後山水衝下洗去塵土其鋒愈銳所以這二
百餘里之內虫屬獸類俱無嘗自耶羅等到此正是

再後如何能走馬。隨道聞此山有象皮木剝爲屨履穿之可過。多材便令尋訪土人，搜搶斧鋸前來動手。誰知此樹質鬆如腐，斧下卽連腦沒入，但出復合，并無痕跡。使鋸入東出西，則東隨合到西；入西出東，則西隨合到東。弄得束手沒法，土人在旁看着，只是掩口馬頤向前拱手道：「蠢夫失禮，懇恕無知，指示良法。」土人答道：「惟離骨散血草爲繩，縛細三道，先用四鋸將四圍皮撬起，再其本方能斷下。但散血離骨草質性柔脆，急切不能爲繩，須待長足收刈晒乾始可馬。」

隨道原是立刻要用的可有他法糜土人適除此其
有沿門募化散履多材道將珍寶相換如何土人道
我們此處弗寶珍貝費事無用即福厚不信叫人持
明珠彩貝換門傍戶聞詢非無睬者馬頭又往各家
和顏揖拱訪得敝履與五人穿上輕輕行過又送回
與餘者穿着走去整整三天方出迴蛇谷便到蝮蚓
崖乃係峭壁巉入深溪崖下空處僅高三尺窄路寬
只得五寸行者須躬着身左脚在前右脚在後接踵
行去皆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後須到稍右脚向前左

脚在後又接踵挨行須憩息須伏於石壁片時再走
郎福厚嘆道天險如此誰能舍命而行此路又真說
多材道此刻走得出去方可平安或是失足又有驚
造橋的樣子哩個個提心吊胆兩天方將百二十里
蚯蚓崖行盡到金櫃洞係支紫石山頂平旁峭無路
可行只底下有二尺高數十里寬一道石縫深十餘
里伏行半天方得出口往鶴烈嶺驗過令箭始放上
行纔到中途已經昏黑就宿石洞次早起迤到關交
繳令箭始放下嶺又三天涉跋有數河山到洋上船

回國將各事奏明浮金主大喜燭相奏道二人出使
辱命應請治罪浮金主道經國省財實是功臣何爲
辱命燭相道出使不與君相立議而借佞倖私盟辱
國極矣浮金主道相國所論亦是且看効驗後行定
奪郎羅二人出朝密使精細人投夾浮石各邊邑暗
暗收買果然川流不息國內充裕期年之後忽然無
有賣者多材查問方知庶長客卿稽查砂戶增多積
聚減少又立新法設巡兵弁遇賣砂民稽馬照票加
戳掛號買賣有數不能爲繁是以無從漏賣郎羅燭

知悉使人。○來問余包面持。○請緩待相機設法。今
復專書囑郎羅。○兵進邊疆。○下取。○留。○下。○福。○厚。
奏明。○廷臣。○愆。○惡。○深。○余。○主。○持。○難。○缺。○少。○美。○大。○機。○更。○見。○左。○邊。
一位大夫出班。○奏道。○聖。○育。○才。○在。○此。○聖。○恩。○不。○用。○之。○淨。○金。
土。○大。○喜。○正。○是。○挖。○肉。○求。○瘡。○思。○去。○堪。○無。○孔。○奏。○存。○信。○邪。○臣。○本。
知所奏。○究竟。○是何。○久。○果。○有。○大。○將。○才。○者。○且。○聽。○下。○由。○分。○解。

希夷夢卷十一終

新夷夢

卷十一

七



希夷夢

第十二卷

尋良友霧漫認龍駒

奪佳人風萍降獬犬

却說子雲在懸山洞天溫石床上同仲卿抵足而眠
乍聞響動心驚醒來東方已亮坐起看時不見仲卿
連呼岡應下床尋覓并無形影想道仲兄抱負奇才
必因●同行多所未便故乘我睡熟而暗去耳搭包
仍在驚道難道到前途行乞麼况入蜀尚有數千餘

希夷夢

卷十二

里途程山澤多蛇虫虎豹，設若犯着，豈不送了性命。我復周時，倚處尋帮手，必須趕上同行，方免失候。乃將搭包帶子，趕速降危梯，登高。○檻轉灣，下到洞前，微霧漸起，想道：作怪！此斷絕路途，仲兄體質柔弱，難道盤過去了。乃躍跨松樹，雙手持藤，交換直上。十有餘丈，不期性急，用力太猛，將藤拉斷，墜落下來。洞中霧氣更濃，審視不清，深淺莫測，連慌放了藤，湯身跳躍。奈係峭壁，雖可借勢，莫能停脚。既不得上，只有往下。漸次到底，審視全無路徑，忽聞水響，異常向前望去。

依稀是匹赤鬼馬在澗中滾澡喜道馬既能來人自
可去便起身跨上那馬着驚往前奔騰子邨用兩腿
夾緊脇腹再抓鬃鬣却是滿頸鱗甲并非皮毛猛然
吃驚那馬不住的跑却未聞蹄聲或東或西或升或
降皆在霧中要下又不敢下只得聽其自然約有個
許時辰只見霧氣漸淡一輪太陽當空頭面出于霧
上定睛看時却係跨在赤鯉脊上大驚想道我說如
何無有鬃毛原來非馬今遊於霧中正見遊於水內
此汴梁湖中更險茫蕩浮乏無有涯際昨日仲兄爲

獲所引。今日又為鯉所誘，引到山中，猶有生途。如何作法，心中正無主意。太陽忽又隱入深雲，赤鯉也漸低，落朦朧着，俱係洪波巨濤，不見畔岸，急得無法。只有兩手將魚頭兜起，那鯉奮衝。奈無重霧，便下來再行兜起，又往上飛，如此數次，隱隱見下面有山，凹不動之形，大約是實地了。始隨魚落，漸漸看得親切，是山川入境，又恐魚不歸于此，乃用力壓坐，霎時到地，却係潭邊。正欲下來，那魚打滾，便窺入水子，郵就地坐着，定定神思，立起身來，緣潭邊，尋到大路。

見往來者衣冠殊非時制不知係何處地方行人來
答以拱但所回言語皆不明曰且問且行音容無二好
生疑惑後見老者抱着嬰孩坐在車篷上看牛醫醫
牛復之老者起身答禮回言亦不能識子郵用指頭
于車檣上寫老者點頭走去家中取篋柳向溪中沓
水就地取土投攪均令飲子郵見老者氣像溫和料
無凶意聽得老者道吃得上水就明白了足下想是外
國人失風到此子郵道乘魚老者道今早好大霧可
是乘霧子郵道正是考者何以知之老者道曾聞鼉

龍蟒蛇鯉魚皆可乘霧而遊。今聞乘魚或者人乘魚而魚乘霧耳。子郵道貴處常有人乘魚。麼老者道：小老痴長七十歲，未曾見過子郵道所乘之魚躍入前面深潭中去了。老者道：前面乃是火龍潭。曾聞老成人說，內有人龍潛修，未聞內有飛鯉子。郵問道：前何以知有火龍潛修？老者道：離此西南二千二百里有不夜湖。相傳內有神蚌，不知年代，珠巨如斗，羣蚌之珠如龍眼，如彈丸，如湖林，如梨，大小不等。夜則羣珠吐光，長年如晝，所以名爲不夜湖。火龍貪神蚌大珠，數

行強取一日爲神蟬將瓜來斷不能上夫只在潭內
修養所以喚做火龍潭子邨道貴處屬何州縣管轄
老者道甚處州縣子邨道凡天下人民居住有地名
自有州縣各官管轄老者道做處係火龍邑爲浮金
之邊境邑中有宰此地名單家墮不知何爲州縣子
邨道可曉得沛梁離此處若干路老者道何處喚做
沛梁屬何邑管轄子邨想道這老兒連沛梁都不知
與他說甚麼拱手欲別老者扯住道你係何國人氏
子邨道中華人氏老者道中華可是劉季家中華子

子郵道正
是始爲道老漢姓單名義字行宜先祖於隋末自中
華隨漢廷一姓姓單字子郵道不佞姓韓名連字子
郵老若道中華到來都係家鄉人了可到小庄歇息
子郵心中抱不明白亦欲細問見單義口內說眼睛
仍顧着牛子郵教之道此牛病在脾胃間只須用活
鱈魚去牛參參由鼻入腹內可愈單義道似此易耳
令傭工取鱈貫入始同子郵到床上來單義笑道昨
日得有異味應以敬奉引子郵入旁垣中天井內有

堆灰火三人在旁坐着見進垣俱起身迎單義問道
好未回道好矣單義道可取來三人將火撥開拾出
個大泥團將泥却係個大瓜馨香美味從中溢出拾
到塔前復將小甕置灰火中好瓜蓋掀開用叉逐件
取出却係一個虎頭四個虎掌四隻虎腿數塊虎肋一條
虎尾單義請席地坐下舉叉將虎頭尾敬到子邨面
前又將灰火內小甕取來置于瓜旁搗去土蓋乃係
盈甕酒釀單義舉杓先請子邨三杓後自飲二杓下
三人各二杓單義取筯三人各取筯子邨用叉食頭

味酸腥，却帶酸腥，連尾吃盡。諸人掌方食畢，單義
復將勸，本家子都也不推辭，舉叉又食，舉杓飲釀，四
人連聲俱吃不下。守郵將肋都食盡了，眾人吃驚，子
都問道：「此味究係虎係魚？」單義道：「係魚係虎，乃虎化
魚，未成名為虎魚，或仍化虎出中水。中平陽無不受
其虛害，凡食之者，風疾俱愈。其皮可為甲，刀箭難入，
常油漆之，渡水不沉，價十倍于砂皮子。」郵謝教欲行，
單義道：「今日幸遇，足下到此，又無親戚，何不在小庄
盤桓數天，畧知此地風土人情，往前行去，也免枉村。」

子郵想道其言近理，依從往下。單義復問些三代古跡，子郵隨事答應。天晚送上酒來，又問些中華醴酒。四人醺了，單義送進庄房歇宿，拱手別去。子郵和衣就枕，一覺醒來，輾轉再睡不着，下床行到垣中徘徊。多時欲復上床，忽然垣外亮光照入，庭中如晝。漸覺嘈雜聲中夾着悲怨啼泣，過後又有頓足捶胸號慟，迫切之聲隨去。子郵疑道：先之聲柔怨，後之聲憤恨，其中必有事故，不免往外看來。把外衣脫卸，騰上垣牆向前望去，見有一男一婦號呼奔走，另有數人持

着火把勸止挽留再往遠際時火光人衆約有二三
里路遠子郵乃跳下垣趕到跟前見欲去的男婦俱
有六十上下年幾說道清平世界強將良家女子搶
去我老婦老夫要命做甚麼勸的人道事已如此只
可忍氣惡貫滿盈自干天譴他此刻有威有勢就係
島主知道也不甚追究你們●何必枉送性命子郵
聽得明白問道可是你親生那強搶是何人快些說
來在我身上追回還你兩個老夫婦聽得連忙拜道
老漢姓舒名鑿華搶去的係老漢親生女兒因前日

採桑被倖臣橫豪公子看見託媒議娶爲妾老漢夫
婦同女兒俱不肯那媒回去復將聘禮來丟下立時
走了今硬使多人將小女搶去老漢夫婦如何捨得
子郵問勸的人可是真的麼衆人指遠處火光道他
女兒現在那里轎中子郵飛步向前護轎約有五六
十人走哩子郵借意撞去皮鞭掃來罵道何處瞎眼
囚徒在此討死子郵左手將轎子捺下八個蹉跌倒
右手將掃鞭接住子郵道你們何處強徒搶奪良家
女子將左手控着那人腰間掃去打倒六人臂膊
已斷子郵丟下又向前來動手擒拿走不及的連忙

跪下叩頭求饒子。郵道你們要命可速將女子送回。若稍遲延莫悞怪我。諸人面面相覷子。郵駭慌齊道。送回送回情願送回。只得起身將轎旋轉抬行。郵在後催趕脚不停留。正遇見老夫婦兩口迎上問信子。郵道那不是麼。整華收不住淚向前。扳轎呼道。薇娥。薇娥轎中應道。父親母親。夫婦大喜。叩謝子。郵道且待到家不遲。夫婦隨轎趕去。子郵在後見。俱進舒曠。抬轎人倉惶出來。持火奔竄。料無更變。乃回頭尋着車篷。進單家。曠仍躍入垣上床。復寢。次日起來盥洗穿衣。見單義領着對個老兒說道。可是

這模樣的，老兒細看搖頭道：「不是，不是，衆人隨即出去。」單義復回子郵問道：「諸人來看甚麼？」單義道：「這老兒姓舒，名監華，無有子嗣，四十餘歲生個女兒，名喚薇娥，被那雙尾虜看見，欲娶爲妾。舒家不願，雙尾虜硬行搶去，忽有異聲異服英雄代爲奪轉遁去，無跡。聞我家住有足下，要來觀看，故叫進認認。他說：『昨所見者，那赳赳雄壯的，不似這般溫柔書生氣象。』子郵問道：「雙尾虜係何等樣人？」單義道：「他父親是個寵臣，名喚柏橫，又名柏舉。他名柏橫，家資等于府庫，靠着

父親的勢生來力壯身強，養着許多無賴，專在各處
唯命是從，無論田園器物看中的，強行佔去，誰不畏
其凶狠勢焰，那個敢與他較量？子郵道何不赴都叩
闈單義道，的承審大夫瞻徇情面，反吹求疵處定罪
發遣，誰敢再去？所以凶惡愈橫，初時稱他為癡犬，嗣
後更狠，比鷹猶甚，所以人皆呼為雙尾鷹。我看舒家
女兒，令雖奪轉，那雙尾鷹，兩個老命未必能活也。子
郵道却也堪虞，且看雙尾鷹可來否。單義道必來，他
是尋事的，今吃大虧，如何不來。明日自有信息到。

外，紫竹林中，觀農談詢，却說雙尾廬差發人役往舒
瞳，便拭目以待。及到次早，誰知去的轎子，抬着個斷
手門客回來。衆人跪下，細細哭訴。雙尾廬聽得，吼怒
如雷，點集二百親兵，披掛懸鞭，提槍帶劍，上騎趕到。
舒瞳已將中食時分，單義子郵聞嘈雜聲，過料爲薇
莪事故，同出竹林望去，果有許多兵馬，進舒瞳去了。
乃亦同步前來。只見門前擁擠，都係強壯彪形的
軍士，聞得裡面咆哮，漸緩子郵，乃挨身入看堂上坐
着雙尾廬，約三十一上下年幾，面如烏炭，髮若騰黃，一

雙突出來的金鈴眼兩道豎散去的刷箒眉鼻孔仰
張嘴唇俯撮揸開五個釘耙指頭指着下面鑒華夫
婦并十數老人問道那強徒必竟係何方來的你們
毋得含糊從實供出免致全歸一塗炭衆老人道實不
知情求公子爺寬恕請細訪察當有保正向前跪下
回道這個強徒便係地方亦俱未見委屬真情大衆
誰肯舍身家性命欺朦公子鮮尾廬道都如此說想
是過路的料他也不能逃出旋渦圍今日係吉期爾
們地方人等代爲媒妁齊備花燭就在這裡成親明

日帶回卽刻辦理不得遲延。舒氏與華夫婦在下面，涕泣的說不出話來。雙尾厲指道：「可扶他人內好好料理。若仍違拗，連爾等俱莫想活。」眾人向前將鑿華夫婦拖往後進。子郵隨人只見哭做一團。諸人亦都下淚。子郵着不過，乃復出聽來。見堦前禮物酒席堆列盈滿，聽見報名俱係左近地方送來賀喜的。雙尾厲存一席自用，餘者俱着分給軍士禮物送往內室，再帶兩個家丁，**夯**着槍鞭躡將進來。見眾人垂淚房中悲號，大怒道：「可恨這班奴才違我號令，叫你等立時

希夷夢

卷十二

十

俱死軍二門丁良子，專去次院院一長系子下
面軍士湧入將衆老兒縛起舒鑿華出來見了只是
跌脚號天雙尾屬道你也太無情理有我這般豪傑
女婿還是那件不稱心只管啼哭做甚麼若非看分
上這樣顛倒要你何用乃命去縛軍士得令將衆老
放下其中有個年高的目瞪口呆張氣出不收頃刻歸
陰去了諸人流淚指出雙尾屬那裡管他大步直房內
行舒氏連慌開門雙尾屬起腿打落一扇子郵在旁
忍耐不住乃跨步向前扳住肩膀順勢扳回道那裡去

雙尾虜原未提防竟跌在地轍轆起來子郵正欲跳
住背上忽有金風沖下閃爍得却是條銀鞭雙尾虜
見奪不及卽接過金槍刺來子郵用鞭挑隔將槍打
得弓彎雙尾虜棄槍跳下堂堦掣出寶劍復迎前來
左右兵士齊上紛紛爲鞭擊倒雙尾虜見勢凶猛乘
空退出子郵趕到廳上雙尾虜只得回身迎適間過
三合實抵不住趕衆兵趕出時閃步逃脫上騎加鞭
飛跑跟的親軍只道雙尾虜仍在內抵敵無不儘力
向前子郵這條鞭法似健翻迴風衆人那裡遮攔得

希夷夢

卷十二

起片時間，盡行倒地，可怪着傷的俱係右手。子郵將壯勇打敗，卽出來趕，雙尾鳳看不見踪跡，乃向前晚奪轎的路追過三十餘里，到山岡上四顧瞭望，並無形影。尋思道：「今番不能勝了，乃仍向舒來門前圍着多人，單義也在內，拍掌道：『李處英雄，打得好鑿華來。』」拜謝子郵，扶住道：「不必如此。這畜生逃去，豈肯輕休。必定復來，須要防備。可問所傷兵丁根底，衆人道：『高見不差。』」亟宜商議，舒鑿華道：「傷了兵丁，俱逃去矣。請家內坐子郵進見，滿地血跡，器械縱橫，單義視子郵。」

持的銀鞭指說道這係雙尾屬用的麼好重兵器舒
監華道正是還有条金槍也不輕。拾來看。時與
鞭相似單義取秤乎稱各重十八筋鞭長三尺六寸
槍長七尺二寸子郵道這裡可有五金匠單義道舒
家祖代造辦軍器子郵道甚好何將此槍下爐灣結
盤在鞭端尖尾伸出煨如搗樣鑿華應允叫人打掃
血跡自引子郵入左垣爐房。指點半個時辰收拾
如式却如一条金蛇盤結鞭端衆人看道這般老重
兵器莫說使連擔也是費力的子郵道可有盛甲麼

鑿華道盛甲雖有俱屬平常只有單長者家有副
皮甲聞係異寶不肯輕與人看鑿華道請公只知其
一前之不借看者非其人也今遇英雄而猶慳吝有
此甲矣但惜。無盛如何是好舒鑿華道果然訪不
出時只好將就用兼金煨頂暫用子那道只要輕堅
鑿華便去指使辨盛單義自去取甲當下有個老者
道雙尾鷹先說欲洗盡各嘔今又大虧而去再來報
仇必定兵多將廣皆不能保此刻又無訴冤之處莫
莫權且齊起壯丁結約保守以免立刻塗炭眾人道

所見犬是可吹起集衆角來，於是俱到垣外場上，將角吹起，飡飯時候，只見前後左右，步騎紛紛，各持器械趕遶而至，詢問何事。單義里亦取到諸老者，悉將情由各說與本。噯子弟得知，人人憤怒，俱來看子郵相向可禮。衆老者告子郵道：衆丁壯俱願聽受約束。子郵看時，約有五六千人，七八百匹馬，乃與老者道：兵可以不用，不可以不備。所持器械俱係會的，麼衆老答道：都係會的。我們居處在于邊境，常有外島潛來侵掠，所以器械俱係平常習成的。鮑皮兜革冑甲

俱是人人有的。凡賊寇船將到，便吹角請眾以備禦。敵所到今日各方聞聲，皇子郵道如此，卽易爲力。但兵多則費大，而今只留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內，習過器械陣法者，在此教練，其餘可各歸農。遵命分左右站下入選的有三千人，其餘退去。子郵命各將所習兵器等件，分開各色，逐樣使驗生熟不一。內有二一人，一名楊善，一名金湯，藝勇令居左右，其餘于中指出不到之處，教其補足。迂贅之處，教其刪除。使各習練，又選其尤矯捷者，得蔣鐘等七十餘人，立健士。

裨士驃士副士之目使轉相教授兩天三千餘人俱
便捷了乃令其演陣衆士排列作攻擊進退之勢其
法一人持鱗皮牌執刃在前一人或持長矛或持長
戟長戈在牌後左右二人持長柄斧或大砍刀或鎗
棍棒之類夾護又一人持短器帶弩矢在後攻則向
前發矢戰則兩邊巡護子郵道此合爲陣法也衆士
乃分開各自爲陣則是迭進者迭進夾攻者夾攻互
相依傍不離子郵道此攻進之法非受攻受圍之法
今須兼之凡行動衣食器具須用車載五人共車一

乘五車爲一隊善弓弩長器者五人登車善短兵者五人守車十人依車而戰五人爲奇每四隊爲一小陣用陣長領之每五小陣爲一中陣用上士率之四中陣爲一大陣將自統之今三千人用二千人分四軍作正兵一千人爲奇兵內四百人爲步作四隊四裨士統率四面救應六百人爲騎作四隊四驃士統率以爲遮前掩後邀遠冲瑕之用行營俱係輜重在申奇兵在外正兵在奇兵之外每夜一健士率所領巡內一裨士一副士率所領守備一驃士率所領騎

卒往來遠近四方八面巡探餘三者安鳥盡成圖形
交楊善金湯督率不題却說雙尾鷹乘眾逃回第三
天抵家父親出巡不在國中哭訴與華氏母親當下
華氏大怒請外甥白額虎商議欲邀延猛勇壯士
前去報仇白額虎道不可造次凶徒既能傷表弟及
多兵十則拜尋常必須于五豹將軍中請得兩位去
方可收伏但五豹將軍豈能輕動必須奏聞。
息氏道如何奏聞得還係多用禮物私請兼託即
表叔轉囑爲妙况五豹與他父親俱有交情爾等不

允白顧虎道所謂奏請難道叫你将這事體言明
應只須如此如此就可蒙過奏准恩民依計次早上
朝啟奏道前日妻子相橫在邊巡視舒腫眾民告訴
來有凶徒擾害地方囑奪良家女子相橫律前查問
實有其事氏即驅逐凶徒持繩指撻反將妻子打傷
殺死從人若不早為剝賊悉煽動地方勾引外島遺
● 害非細浮金主道可着該邑令尉協捕息氏奏道
此凶徒非令尉所能收擒妻子相橫在國以勇著名
今尚受傷令尉何用必須請發五豹夫將方子事有

濟浮金主道，五豹乃鎮國將軍，豈容輕動。息氏奏道：鎮國原爲國內事用，今舒曠乃心腹之內，正合用此。浮金主問大夫子直道，卿意若何。子直道：「凶徒果狼自要用，猛將擒拿五豹，不可全行。差一二去，亦無所礙。」浮金主准奏，使青豹、錢孟赤豹、安太壯兩將軍前往舒曠，速擒凶犯，審明正法。二將領命，同息氏出朝。直到柏府，雙尾屨迎接，罷酒痛飲。息氏送上許多禮物，再三囑託。二將滿口應允，收了回家，各使到營內，吩咐衆將士來晨齊集聽點。次早入營，揀選精壯將

希夷夢

卷十二

士五百名預給糧餉半月安家令即收拾盔甲器械
齊全明早動身違者以軍法論衆軍士得令回去次
日清晨俱在營中伺候二將同雙尾虜全裝貫甲領
着人馬放炮起行舒曠探事的連夜奔回報信子郵
道任其兵馬到此則地受害前追雙尾虜時時路上
有岡觀其形勢頗好守險莫若移屯彼處以免過來
作踐單義道此計甚好前面山岡名聚囊山又名聚
囊谷原係屯過兵的今只須到彼處仍可操練子郵
令衆士推車移到聚囊山藏于谷中演習第三天探

得。來軍將到子郵令不必出谷自携搗車騎下山
迎往雙尾廬領三百兵壯先行撞着子郵雖有些怕
然恃二豹將軍在後又欺。係單身乃令衆兵齊上
自舉利斧砍來子郵見兵士俱係大漢形狀雄壯想
道仇不可以結深只須却敵以求和不可殺人以積
怨乃將騎帶轉退回雙尾廬只道是惧怕他舉斧驟
追子郵回身迎戰雙尾廬到五合上見有微空飛斧
劈下子郵往右邊閃開左手早抓往大斧舉起搥來
迎面叫打雙尾廬駭得魂不附體丟下斧頭往後仰

子郵棄鎗也不打下任奔馬遠去對面兵壯趕到
團團圍住子郵舉搥揮使眾人紛紛亂倒無不受傷
子郵正欲回山忽見兩騎飛到後面軍馬風捲而來
盛甲器械係青豹赤豹也來打話舉搥迎上錢猛用
鎗把架開安大壯舉槍刺入子郵鈎開耙擊下槍順
勢揮回二人連忙閃避有十餘合子郵賣個破綻安
大壯挺槍刺脇子郵將長桿夾住見錢猛耙已戳到
耳邊用搥架耙順柄掃下錢猛退縮不及右手正遭
刮得稀爛棄耙逃回安大壯因槍腿不出來料想獨

力無濟。亦捨槍而走。子郵道赤豹未曾着傷。不可便宜了他。乃追上。照肩打下。安大壯急解時。已落在腿上。將跌下。騎來衆軍慌來救護。子郵亦不爭奪。從容回山。再說錢猛安大壯回到營中。俱已痛死。雙尾麕用丹藥灌下。漸漸醒來。喊叫不迭。雙尾麕又代傳貼膏丹。扶上幃車。推回京城。醫治。修書寫表。差人飛往都中報信。自領軍馬守住白骨岡。錢安兩將到都。帶傷朝見。逐細奏明。浮金主問道。此人如何這般凶狠。二卿俱受重傷。實出意料之外。道猶未了。只見丹

墀內黃豹萬勝白豹馮飛鳥豹真第伏著奏道微臣
等五人素稱大勇今忽遭傷其二臣等不甘願同前
去雪耻島主道強徒於內地損我猛將不速擒滅將
爲心腹大憂若入諸島國家亦難安枕今准三卿所
請前去務須小心寡人另諭威敵侯從西南來鎮邦
侯從東北來會合擒拏不可縱脫原來威敵侯卽是
柏彪乃雙尾廬之父生來膂力過人係雙大夫郎福
厚之表兄討平小島官封今職那鎮邦侯姓燭名隱
智勇兼全更長于國家料敵爲淨金第一流人世襲

鎮邦侯爵現爲國相當下萬勝等領命謝恩出朝傳
令白鳥二營兵士同往擒賊旨黃營同赤青二營餘
兵居守三天到白骨岡雙尾廬迎接入營萬勝問道
連日可曾交戰雙尾廬道不曾馮飛道我們來朝會
他萬勝道不可主上令候二侯到合議真第道鎮邦
文臣不守也可威敵到時卽可擒賊馮飛道逆犯只
得一人我們如許兵將猶要會齊方能出戰豈不爲
將來五豹的笑話我獨自擒他雙尾廬道橫與將軍
同去馮飛大喜萬勝直第阻攔不住二將上騎提兵

直往聚雲山子郵在岡上望見雙尾厲持斧領着個
穿白提搨的大漢料係白豹乃迎下山雙尾厲喊道
強徒快來納命子郵道你又鈎甚麼人到此送死焉
飛道不必胡言快投首級馮馬舉搨擊到馮飛的過
原有八十筋重若係他人這搨就斃了子郵全不放在
在心上輕輕撥開順便交還戰到十餘合雙尾厲見
馮飛搨緩○舉斧冲來子郵力戰二將鬪到酣時搨
去大搨轉照雙尾厲面上擊下雙尾厲連慌兩手橫
舉斧梗迎隔奈搨力頗重虎口震裂斧落地下轉騎

便走馮飛回搥攔腰擊到子郵左手接着大搥卽揮
盤蛇搥飛擊正中雙尾屨腰膀打下馬來這邊馮飛
雙手奪過子郵執定往還兩推馮飛持不住放手飛
跑子郵追去馮飛落落荒而走子郵見雙尾屨爬起欲
逃乃捨馮飛將纏繩扣于搥幹下馬插入地中趕上
雙尾屨擒拾起原搥攔入腰內上騎解下纏繩時對
救兵已到子郵且不接戰兩腿將騎連夾飛跑歸營
萬勝馮飛真第俱追到山上望見谷中有許多兵士
只道係埋伏的連慌退下萬勝報怨馮飛不已回到

塞中見燭相國已在營內趨上參覲相國問道三位
到此戰過幾次萬勝道未將等今早方到馮飛柏公
子同出接戰柏公子被擒相國問道此人係何處來
的此事從何而起萬勝道未將等奉命擒拏却不知
係何處人因何事起相國正欲再問只見巡軍入報
西南有彪軍馬如飛而來萬勝道想係威敵侯至也
乃同馮飛真第出接果係柏彪迎上見禮同進營來
會過燭相國問萬勝道小兒何在萬勝道早辰出戰
爲傭徒所擒柏彪大怒道這厮敢如此猖狂叫我如

何耐得下再有幾人被擒萬勝道無有柏彪愈怒道
何以單擒我兒幸喜三位將軍無恙馮飛道未將幾
平喪命柏彪恨道這個凶徒有幾条臂膊萬勝道谷
中仍伏有兵柏彪道且下戰書明日陣戰看他如何
回答令書使幹卒持去片時原書上批有八字道如
命率二子聽教柏彪分付準備來朝鏖戰却說子
郵擒雙尾虜回營見追兵俱上山來蔣鐘金湯稟道
敵將無知己入隘內請令驅殺子郵道不可因獸猶
鬪今急蹙之豈不傷吾手足諒彼無能久留也遠望

旌旗紛紛退下須臾。報有敵人搜書驃士風遲呈
上子郵展看請是鬪陣笑道彼亦知我有軍矣乃批
善付回。命健士楊善蔣鐘金湯金壁驃士雷先雷
聲風靜風遲明西周懋副士衛定沈楊山橫石宗姚
安崔默道敵人來朝鬪陣諸子各要小心楊善金湯
守山餘者各備餼糧見敵出營則作風鴉陣勢以往
衆士領命歸隊次日清晨白骨崗人馬出營蔣鐘等
飽食結束停當隨着緩緩下山子郵指揮結成金錢
陣其法用十六隊居于四隅四十八隊環成圓陣騎

兵張弩帶戈子排于內、步卒持兵雜于騎、隙中用四
車高架一車爲臺子、郵坐于其上、四軍令司立四車
內、器用各備、左旗右鼓、前形後勢、旗主視、鼓主聽、形
主守、勢主擊、健士、標士、禪士、副士、半在隊中、應敵半
在車前、聽令、這邊柏彪率三將領五千雄軍直殺過
來、衝突不動、見陣勢堅固、令分四面環攻、皆莫能入
又分十二陣相與迭攻、子郵將令旗一麾、左旗司展
動、黑旗、右鼓司發、播一通、前形司領陣亦變作十二
陣、迭相應敵、雖然抵敵、使無從入、然亦不能殺退敵

軍子郵將令旗三麾左旗司將青旗招展右鼓司振
一聲後勢司領騎兵齊向四面發弩此弩名追風
弩能及三百六十步今兩軍過戰相隔不過數步凡
弩一發穿透數人如何抵得住三面俱敗退下去惟
西面柏彪自領之軍不退因平日軍令最嚴恩養備
至又兼軍士甲冑俱是鱗皮漆磁的挽堅脾持利刃
弩矢莫能深入所以不退子郵將令旗四展左旗司
將白旗撲倒右鼓司鳴角一聲後勢司領陣變作舞
蝶西面陣勢分開雷光率騎湧出柏彪迎上金壁將

鞭指揮於兩旁柏彪舞刀帶領將士冲入子郵將令
旗一卷右鼓司鳴金一聲陣勢復合柏彪後兵俱爲
金甃長戈軍截斷不能前進柏彪回頭見有兵隨來
只道陣已破了發狠向前衝殺子郵將令旗兩卷驟
騎圍裏將來風遲雷聲雙槍迎上柏彪全不在意風
靜使戟槍入柏彪力戰三將沈楊見柏彪猶并命爭
持乃斜人拋起五瓣梅花圈化作五五二十五朵
撥風靜一戟刺入肩窩雷聲風遲雙槍齊中兩腿柏
彪大叫坐不住駭跌下騎來諸將向前縛起隨進來

希夷夢

卷二二

三

的兵卒盡遭擒獲子郵將柏彪縛于下坐車上白骨
湖前軍馬望見報入營內相國道此欲致我而故激
我也傳令諸將士不得亂動又有報道三豹將軍俱
殺到那邊山下去了相國登阜而望見真第等到聚
囊山前子郵亦單騎出陣馮飛喊道快還我威敵侯
來若有半個不字叫你立刻分肢斷體子郵也不回
話舉槌衝進馮飛使熊掌拍萬勝使龍鬚鞭真第使
渾鋼鎗齊迎向前盤戰良久子郵順槌掃開渾鋼鎗
真第虎口振裂渾鋼鎗落下恰碰傷萬勝的馬那馬

隨倒地將萬勝掀滾下來腿已受傷馮飛忙來救護子郵照肩打到又跌落馬真第拖着揮鋼縱拍馬而逃子郵趕上真第只得回戰子郵鈎住揮鋼縱道不殺你任你將兩個傷將帶回真第道真的麼子郵道大丈夫豈有詐言真第乃下騎將二人扶起同坐馬上自己牽着軍士步回白骨厓雷光等隨退入陣子郵將令旗三麾諸軍解陣排隊唱凱回谷相國看得親切下視萬勝傷微馮飛臂斷給與靈丹片時萬勝便可杖杖行走馮飛聲不絕相國道何處降此

英才文武兼全國內無其匹也擒而不殺獲而放其志豈小想道只有這條計策庶可轉禍爲福萬幸等欣然側耳正是縱子致身遭劫憐情屈已

希夷夢

第十三卷

得情由良相保奇才

知確實貴君厭驕將

當下燭相國道萬勝且堅守白骨岡斷不可出戰待
老夫回來再作道理萬勝稟道小將未能久勝此任
敢請示將何往幾時回營相國道老夫察此人心志
出于兩端不在爲逆卽欲歸國若係徒勇之夫定然
爲逆今觀其進退雍容顧盼優裕非莽鷁可比况此

希夷夢

第十三卷

事起于柏氏之子其中委曲未會明白老夫曾經歷
任火龍邑宰舒曠乃遊過之地今暗往訪當得其實
萬勝唯唯受命原來得石得金國制凡選用人才之
初俱係受以宰令必歷二年然後考覈俾得週知民
瘼且悉卑官疾苦嗣後上達不致治理背謬聞得以
免彼樣狼藉下屬若歷宰令政績善美實係循良五
年滿後即可超陞非由宰令進者不得爲宰相庶長
是以燭隱雖係世襲侯爵亦須由宰令仕進當下易
星士裝出營後行轉過陸叙嶺遺襪取氤氳谷董風

集火龍鍾。一天到得舒曠風景，雖殊山川不異處處，三五敘談，早知係爲用兵事，禮行近前來，只見有個老者熟視面孔，又看招牌，問道：「先生可係道號知微？」廝相國道：「就係學生。」那人道：「如何招牌上不寫大名，失敬失敬，有十幾年不到敝曠了。」相國道：「二十年矣。」老者呼衆人看道：「這就係當年代董家起數的先生。」衆皆驚喜，圍擁來道：「我們請決決大事，原來二十年。」前燭隱爲火龍，邑宰後遷端容，令其與舒曠之東董曠內有老者，姓薑名賢子，名鮮郎，跟隨中大夫娶得。

媳婦巫氏董賢將家業付與兒媳管理，忽然家中被盜，來無踪，去無跡，媳婦粧奩全空，董賢軟囊亦盡。父子情切，報官請緝。邑宰問家中猶有何人，董賢稟道：兒媳外，只有僕男陳王、僕媳韓氏。邑宰喚陳王審問，供道：小的清早起來洒掃，畢卽挑水鋤園，砍柴磨麥，舂米，并無閒暇。惟于某日早辰，聞得主母喊叫驚忙，起來方知失去物件。邑宰道：爾說沒有暇時，那砍柴，就是結連樵子之時，挑水就係約伴水夫之候，此事不問你問誰，可好好供來，免得受苦。陳王涕泣無從。

供起邑宰叱聲重夾兩邊令人如虎如狼將陳王夾
死得而復生也供不出來邑宰無法令捕役于積賊
甲查訪亦無影嚮董賢又往上稟州牧受中大夫之
囑行文督催邑宰無策只得提出陳王將失單勒逼
承招埋粧寄頓陳王無奈只得供道蘇合香匣埋于
火龍壇大楊樹下邑宰令人往起如言取來彼時大
喜又於獄中提出逼供陳王見真取到蘇合香不勝
駭異受逼無措只得又隨口供道火錦二端收于瓊
西栲柳腹內邑宰如言使役又果起出愈信陳王爲

盜矣計賊定成贖贖斷騰發遣陳玉有母年已七十
二歲到牢中細問陳玉道并無此事今皆如供取到
這是天意了此究何處得伸其母涕泣沿路逢人告
訴燭隱其時宰端客爲私訪到火龍邑聞老婦人告
訴想道許多贓物追後兩次僅供二件又各埋各處
真盜斷不如此記在心中乃徑到董瞳來口中甚渴
見路旁道觀門前寂靜只有個老道人坐門限上打
盹燭隱問道有茶賣麼道人驚醒怒道這裡又不是
茶坊那個賣茶燭隱賠笑道不必着惱你請我吃茶

我請你飲酒如何道人聽見酒字回嗔作喜道不找
騙我燭隱取出個紫貝道够不够道人接道够得狠
够得狠嘴祇說脚下走入觀內取出茶來又拏酒注
交與燭隱道我家觀主有事兩個道人俱帶去了叫
我在門首毋許走開燭隱道沽酒我不在行道人道
我去倘或撞見道士只說係你叫我的你須要承認
燭隱道這個自然道人提注入市燭隱往裡步去轉
過三清殿到叅堂上見個老瞎道士坐在上面聽得
脚步嚮問道回來了陳家說些甚麼燭隱恐聲音各

異巷出是非來轉步退出。瞎道士又道我何你商
量如何恁般氣也不回一句聞董家那所有勢力看
你怎樣了燭隱聽得明白復到外邊瞭望見那道人
左手提酒右手捧包興興頭頭走近前來燭隱道難
為道人道多擾將包內物件取出擺下共有十餘種
再取舊板熱酒舉盞對酌道人連飲數杯嘴角要笑
到耳朶根燭相勸道你這些時辛苦多用幾杯道人
道若係像你我就辛苦死也不怨恨燭隱道莫要錯
怪董家事情楚了自重謝尔道人道看他甚是慌忙

想係此件發作前日叫我守到半夜坐得氣都沒了
許我酒吃全無影響至今大魚大肉早晚同許多人
噏燭隱道他連日何暇及此董家事情必不誑尔道
人道還要再看燭隱道且請痛飲他如負約我陪你
便了正說間只見個少年道士同着兩人忽忽進來
往殿後去道人倉惶燭隱看得親切問道你觀主回
來了我去也道人道很好這個小雜種嘴碎得傷心
燭隱拱別仍往董噏來見多人圍住個老婦哭得實
淒涼燭隱挨入看時就係塗中所遇陳王的母親燭

隱道小子，今日見這位媽媽，苦楚情願，送課不取。
身文衆人道：「看囉，有命無命，燭隱令拈卦，糸乃係革。
燭隱道：「革者，當革舊而從新，所占舊事，不另更改。
終無所濟，衆人乃將受屈事情，代其敷說。燭隱道：「訟
類，換官方得昭雪，已訴更須上訴，未訴一官不能結。
衆內有老者道：「可惜好官偏去得速，糊塗官偏不會。
去燭隱道：「新任州大夫明潔，何不往告衆人道：「越告
有罪，燭隱道：「此乃禁平常刁告，并非爲訴不白之冤。
者設，如有錯悞，我明日不行道了，你們扯碎我的招。」

牌就是衆人看招牌上寫的知微子三字便道認得
真了且依他往上告况係真冤枉又係個老寡婦有
事也可原情燭隱道好說得是受害累釋再收謝禮
別往前行衆人代寫狀子勉助些盤費到州中來投
遞當日批道

仰端容邑宰會訊報

又將呈嗣發下端容燭隱回邑接到卽帶齊各項衙
役刑具到火龍邑會審分付聽任一切人看不得驅
逐那火龍邑宰姓石名新會審時將罪坐定陳王身

上燭隱將失單翻閱只索紙吟看看的人小道士亦在其中形色異衆燭隱道且退晚堂復審到晚仍坐大堂看的稀少小道士仍然在旁竊聽燭隱稍問又命明再審當夜將帶來役內有四名幹練的日標殊簽二枝使分帶去次早坐堂時小道士已到燭隱命帶進三堂問話非辦公人役毋許混入小道士喊道審不出事情要小道士何用燭隱道胡說若非是關痛尔辛苦甚的爲何連日夜皆在這里審問他事爾俱不管陳主案件卽上來竊聽難道爾還賴得去麼

道士道程壬係相認的小道代爲關切其餘並無半
面着他何用燭隱笑道陳王苦太吃多了爾討代爲
關切無論同謀不同謀俱應替他受受此令用形立
時夾起道士叫屈連天并無口供乃命寄監對石新
道看此案非暫時可能明白敝邑仍有要事須回去
辦過再來審結石新只道是屬實情隨口答應燭隱
回進衙門有二幹役帶道人并賍齊到燭隱命入道
人叩頭伏着燭隱叫舉首道人跣仰燭隱問道可認
得這道人看清只是磕頭認得係討茶同飲者燭隱

道此事你須直說道人道小的前事不知惟子賽鯨魚會日期傍晚觀主叫跟往董家去在門房裡坐觀主進去半時內有女娘送一注酒一盤菴菜與小的吃三更時分觀主同個少年女菩薩捧出兩個大包裏觀主命挑回來所供是實燭隱查點賍物看失單內各種俱在惟少二件却係陳玉承招道士依供趕埋已被火龍邑取去者猶有許多細軟不在失單內燭隱令將道人帶進三堂良久那一幹役亦到稟道小的們見起得道士的賍逕往董家將犯帶到燭隱

命道人入簾後看再令喚上諸人却係董賢董鮮郎
鮮郎妻子巫氏陳壬妻子韓氏燭隱畧加審問董鮮
郎滿口不悅燭隱命俱帶下去乃問道人道可係這
兩個婦人道人道送酒菜係那大脚的與道士同捧
包裹出來就係那小脚的燭隱道爾認得確麼道人
道那送酒飯的女娘髮髮邊有塊硃砂斑認得真切
燭隱分付復喚一千人進來逐個看問果然韓氏髮
邊有塊硃砂斑乃與衆人道令爾們遠涉到此非我
的意思爾們仍到火龍邑去罷但韓氏係犯婦不能

同去董賢等領命出來，燭隱喚韓氏到跟前問道：爾與道士通姦爲盜，坑陷丈夫，當得何罪？韓氏聽德淚下如雨，燭隱道：你不直說，夫婦兩條命俱難保全。小道士在火龍邑早經招出，爾還爲誰隱瞞巫氏。解到本邑，好受罪哩。韓氏見已道着真情，只得說道：并非小婦小與道士通姦，實爲主母所強逼。前年八月二十二日，主人董鮮郎不在家，小婦人早晨到主母房中，酒掃撞見道士衝懷而出，只認爲盜，扭住喊擊。主母走來，將嘴掩住，向耳邊說道：這係我的親人，爾

頃更聲張小婦人只得放手道士走脫當時苦勸主
母回道情不能斷又復痛詎主母含糊應允當晚叫
入房內賞酒小婦人素不善飲主母道爾既勸我靜
守清閑今日寂寞叫爾陪酒却又堅辭嗣後不要勸
我也小婦人只得勉強領受數盃便醉聞主母說道
中了計也似有人同扶上床解帶寬衣心雖明白肢
體却被醉軟隨他輕薄次早看時就係道士身已受
染苦不能說所供并無虛假燭隱道爾雖不盡假却
多掩飾如何道士進出俱無風聞韓氏道實不知得

飛起處，那小婦人也止，擡頭說：「燭隱，乃用權與二乘
與韓氏道人乘者，隨行自帶牙役，先詢火龍邑適值
石新當堂問董鮮郎夫婦燭隱入案，叱將巫氏梭起，
石新道：「知何刑及此婦？」燭隱道：「請審便知。」火龍牙役
來動手，韓容牙役將巫氏梭起，賊屈連天，董鮮郎在
下，咆嗥燭隱，其作不知命，且鬆刑帶上，復問巫氏無
供，求公再梭。巫氏將腕緊攥，不肯伸出牙役用力，左
將權手拔起，上機。巫氏流淚求饒，昏倒在地。燭隱命
董鮮在，韓氏及道人賍物俱到。燭隱問巫氏道：

韓氏道本道士已經承招贖物俱起在此前還想胡
賴不認麼徒多吃苦可將始末說來免受重刑巫氏
欲供回顧鮮郎等在下含涕不語燭隱道此刻無精
顧忘了事既發覺與董鮮郎例應離異隨爾自行擇
配還怕他做甚麼巫氏始說道道士原是舊隣鬻年
相認犯婦先嫁史姓不幸丈夫棄世延請道士追薦
亡魂其時與道士成姦這董鮮郎探知犯婦囊裏豐
盈與媒說合迎娶到家董鮮郎向有瘋症十有九夜
同陳全宿并不以子嗣爲事犯婦因見道士爲人溫

卷十三

十一

柔欲託終身將所有細軟交付與彼再行逃走不期發覺願大夫仁慈成全公侯萬代所供俱實董鮮郎在下聽得清切羞赧無地燭隱命帶上來問道爾意下何如董鮮郎叩頭道淫婦是斷不要的求大夫發賣燭隱道犯婦發賣細軟皆要入官董鮮郎道細軟不盡是淫婦帶來的求大夫斷還巫氏道那件不是我的到兩家時只得兩間破屋毫無所有連你吃用這幾年俱係靠我物件營運出來的你還賴得去麼燭隱命提出道士來道士見巫氏董家父子韓氏姓

物俱到知事敗露上來只是磕頭燭隱道爾可直說
道士道成姦數年不計其數燭隱道如何進出韓氏
不知道士道犯道往來黑暗之中門戶俱係巫氏自
行啟閉故韓氏不知後偶貪眠起遲爲韓氏所覺始
計併姦。自後卽日裡亦不畏避燭隱道好個清淨
無爲的。道士蘇合香火錦何以如陳王掘供取到道
士卽頭道聞陳王所供卽飛置楊下柳中以實其言
燭隱道陷人之盜罪難從寬令割去勢物同淫婦發
到無烟島爲民贓物在失單之上者入官不在失單

希夷志

卷十三

二

之上者七分給與陳王三分與道人各釋學家看的
百姓人入稱快陳王回家告訴母親通董墮左近俱
道起數先生係活神仙傳誦不休因此老者雖隔多
年依稀認識大衆圍來請教神數燭相國布下卦來
也係革卦。問道此卦與當年所起的。織毫不差
今問何事那老者將雙尾屨強搶舒薇莪半路救回
并練軍迎敵屢勝的話起始根由盡行告訴相國方
知底裡起于柏氏乃道禍端皆由。雙尾屨狂悖
今父子既遭擒綁舊事已革矣定然氣象更新老者

道但未知何時休息，權國道，爾們厭兵，庶衆人道不
是厭兵，若非如此，安能出得平昔日壘月積，敢怒不
敢言的許多怨氣，相國道：他長遠殘害爾們，庶衆人
道：何常親自殘害邑宰州大夫，出其門下，倚他的勢
，峻剝民脂，難道不當怨及他麼？相國道：這般看來，爾
們喜兵矣。衆人道：如何喜兵？國君發政施仁，宰相奏
減稅權，淪浹民心，豈敢悖亂？相國道：知主兵者之意，
若何？老者道：韓君亦由于激成子弟中好勇者，愆心
殺向，爾去，韓君皆付之不答。相國道：我欲往聚囊山。

看看此公兩們因有熟人同去者者道這里舉行宜
常時來往可同他去相國道煩指引到單宅老者道
他家往對河竹漪內可過橋到車篷轉灣便是單家
也相國道恐其不知情由還是相煩同去的爲是正
議論間忽聞說道者者來也衆人看道好奏巧的事
乃迎向前與說明白●單義道夙仰高明今朝幸會
韓君太卓舉先生到彼山營踰見莫逆相國道草茅
俗士當此英雄展試之時不可當面不見見單義道
今日晚了且到舍下草棚相國道擾動慚愧單義道

與嫌簡褻，乃全到家，殺鷄燙酒，晚食過宿。次早，備兩個驢兒同行，片刻即到營前。牙將通報，子郵出來看了，再令開門迎至帳內。子郵問道：「此位老先生何來？」相國道：「學生習數行道，到此偶聞不世英雄，特來謁見。果然度如細柳，形同指臂，名下無虛，令人敬服。子郵道：「何太欺子哉！先生非山林氣象，乃台閣之賢哲。有岩穴幽遠態度，而形容憔悴，其籌國心勞乎？相國道：「謀食不遑，焉能籌國？子郵道：「所聞浮金有鎮邦賢侯，其先生乎？」相國心內驚道：「此人實非尋常英俊可

此乍見早已猜定，隱之反欺，知己不如實說，或足以
感動，乃笑道：「是下可謂通神矣。子郵道氣象丰標，非
可假造者。賢族在白骨岡會判如何反到通營相國
道，特爲足下而來。子郵道爲區區何事相國道，足下
因略見不平憤激至此，竊窺舉動，非儼倖作亂者，特
以情由上無從知，而居虎背又難中下，今學生沿途
細訪，根由盡悉，故特前來請教，願將百姓屈抑之請，
足下仗腸之舉，代達天聰，不知尊意若何？」子郵道賢
族深見肺腑，敢不遵命，仍有下情奉告相國道，願開

子郵道雙尾廬父子傷殘無數百姓若仍釋之恐士
民皆受其害相國道二人茶毒遺殃悞國實甚其他
事之罪已不勝誅今又喪兵折將遭擒受縛豈仍任
之手學生定行參劾子郵道得君侯如此不佞無疑
議矣相請入席單義聽清下帳叩頭相國趨扶拖入
席中同飲單義固辭道相公輔國仁及億兆義乃草
野之民得叩首皆前已不勝其幸豈敢同席乎相國
道承携兩天爲賢賓主韓君又是知交學生猶欲相
攀同回都城面主不必拘執見棄子郵道旣蒙公侯
希夷夢

見愛過辭反爲不恭。單義欲叩首告坐相國，拉入席中。舉杯三度相國問道：「閣先生非敝邑人氏，未知上國何方，願聞其畧。」子郵道不佞，實中華人氏，因懼乘舟，鯉隨落貴邦相國道，怪哉！曾開騎鯨上九天之句，何期今有其事，足下可謂從天而降矣。旣蒙不以愚言爲謬，柏氏父子請卽付下帶回，未知可否。子郵道合命焉，敢不遵。特此輩神奸釋之同去，恐反掣公侯肘耳。相國想道：「是且待學生奏明，擬定其罪，然後釋放。」伊自無所施其力矣。學生就此同單老告別人。

都子郵問單義道可否前去。單義道得暢吐積憤，雖死不怨。子郵命備兩騎送二人出營。相國同善單聯轡到白骨岡，萬勝等迎接入營，請過安，問緣何由聚囊山來。相國將路上道理及訪實情由，細細說與諸人得知。萬勝道：小將私度敵人屢勝，而不追連擒，而不戮，定有意見。今日方知，若自前時乘勝長驅，雖能抵敵相國道，老夫先馳奏，再同單老還京，將軍等仍在此駐紮。萬勝道：謹遵鈞命。相國拜本發行，隨即命車共載三日，到京上朝。深金主召入，精一殿問道。

希夷夢

卷十三

賢相國所奏殊未明析先聞五將驍勦威敵失手寡人驚惶聞賢相國舍軍潛行左右多謂恐兵敗罪及而逃寡人雖終不信然愈無所指措但韓速煽惑國家之民踞國家之地敗國家之兵擄國家之將其罪大矣而猶稱其仁勇謂爲國家得賢願聞其指相國奏道韓速原非邊民乃中華人氏乘魚龍霧到此竝不知本國爲何處隻身無主豈敢恃逆因路見受害危困之無訴者攘臂拯援使狂夫之欲不聚而誑奏興師以致冤抑莫伸激成拒戰臣奉命往會視諸將

非不如虎如熊而速則如獅如犴見其舉動安閒指
揮優裕不似狂妄動作故令萬勝等固守臣自遠往
火龍邑察訪始知百姓隨變之由地方擾亂之根皆
自柏橫因同老民入聚囊山寨韓速初遇即知是臣
臣亦不隱說其來歸幸國家洪福韓速聞臣推心置
腹亦即瀝胆披肝無有推辭觀韓速實為不世出之
奇才文能富民武可破敵勝臣十倍願主上任之勿
疑浮金主道既相國諄諄姑恕其罪相國道臣意願
不止于此請主上付託重任方于國家有益浮金主

笑道相國懷英文臣武將濟濟盈廷何政缺失何事
乏人乃注意于不知來歷之乍見者得毋過乎相國
道臣聞知人貴于知心其心正其人材雖異國所產
須以骨肉待之終獲裨益其心邪其才鄙雖係指臂
須如虬螻防之猶恐有傷盈廷濟濟當無事之時文
可使之諛誦議駁吹手求疵武可使之裝腔嚇衆鎮
壓鄉愚但恐突然有警無帷幄制勝之籌之出奇破
敵之智悞國不淺非謂文武盡無用也其中材幹自
不乏人然大率多由夤緣鑽營而進非由公平實力

甄別揀拔勝任也。此時安之愈久，他日危累益深。方今四隣不相上下，非得賢才，殊堪深慮。請主上以臣之爵，爵之臣，榮多矣。浮金主道相國言言愷切，然亦不能遽處之于高位，須先試以州政，視其才果堪大任，再行陞遷。相國只得謝恩。浮金主道戚敵父子何在相國道：今有舒曠老人單義在外，請召入，賜問便知曲直。詳細浮金主命上殿，單義舞蹈畢，浮金主賜坐。單義俯伏固辭，浮金主道：當杖國之年，豈堪久立。况寡人所問之話甚長，不必固執。單義方就地坐。浮

金主道此事緣何而起可逐細道來單義卽將威敵
侯門下賀興現爲火龍鎮大夫威敵侯之子柏橫練
號雙尾廬常于各牙門地方騷擾到舒曠時遇見舒
鑿華之女微娥採桑歸家使人來說要娶爲妾鑿華
不肯雙尾廬如何強搶路遇韓速救回第二日雙尾
廬如何自帶重兵到曠復搶遭打而逃衆人畏慮雙
尾廬復來如何聚衆拒戰韓速設策練兵迎敵擺陣
如何擒將不許殺傷俱養在石室之中等情逐細奏
明浮金主道賀興爲政若何單義奏道大夫爲小民

之父母是聖主特授何敢妄言。竊浮金主道寡人，以涉躬居上，安能盡知國中之士。俟用誠不能免，老人亦勿欺朦，須點直說。單義奏道，視所保舉，即可知矣。浮金主道先亦曾有大夫道，其貪墨者及命按之，皆無實跡。虛言安可聽信。單義道昔之行賄者，無論枉法不枉法，有闕說者，故有過付。近時行賄，則自交代所奉命按之者，非受其託，即看保舉情面，扶同朦混。安得有實跡敗露耶。浮金主道其蔽至此乎。東南民脂竭矣。命查明凡地方官與柏彪交結者，盡行籍沒。

發遣丹賞單義舒筋藤杖一枝精瑩眼鏡一副單義
謝恩退出浮金主問相國道威敵縱惡害民卿可帶
衛尉前去削其侯爵擊回都中嚴究并召韓速入朝
相國領命同衛尉單義到白骨岡萬勝迎入營中禮
畢相國問連日何如舉動萬勝稟道連日聚囊山并
無人出本營軍士往彼處樵採如平常時此中虛實
小將不能決斷願相國斟酌相國道將軍所見甚是
前日之行不可爲法然老夫實有神會非可以言喻
者乃同單義到聚囊山寨通知子郵感激不已召中

營真機白長明北營舒山戴周分付歸川永作良民
互相備邊請將印稟道諸人荷蒙教育生死俱願隨
從今若敢去竊恐大人悞入虎口所傷必多子郵道
有相國可託宗定道相國不保將若之何子郵道請
卿放心何至于此袁丹等道衆士請待大夫受職再
釋放雙尾塵父子相國道也好子郵令蔣鐘權攝軍
務。乃同相國單老上馬往京城進發途中長岡大
嶺險隘舒迥不必細說到了囉崖城北望見三面臨

水一而靠山峻險無比子郵觀看形勢好生稱贊過
浮橋進城相國全主朝房令黃門啟奏無何傳上金
台見駕相國同子郵先後朝畢浮金主見韓速嬌弱
似女子驚詫道卿就係韓子郵麼這般溫柔如何搃
威敵父子傷五豹將軍韓速伏地請罪浮金主扶起
相國道大勇不勇其韓速之謂矣浮金主點頭又問
相國道威敵夫人因子作奸犯科其夫亦有難道之
咎今獻紫貝于萬請釋其罪相國以爲可否相國道
斷乎不可贖罪雖是古法然亦必因其罪在疑似之

問且其時無徵地丁關市各法假此爲權宜之計今
諸徵已備豈可貪貨物而使頑凶漏網此風一行則
貪者以贖爲泰山盜肆其貪犯而止于贖耳不貪者
將亦貪矣以致富者不死貪者不生後世訾議污穢
史冊浮金主道貝現在此罪既不赦即使將回相國
道亦不可此物皆民之脂膏可將威敵所管過地方
查明將此貝收入分派于所管過地方以減其賦使
貧夫知儉而四海知國家不貪浮金主稱善相國又
奏道聚囊猶有民兵俱堪實用願主上收入冊籍以

備撥補浮金主依允仍令相國子郵辦理二人領命
同單老兩日來到聚囊將威敵父子交與衛尉押解
先回再將浮金主之意傳諭悉聽爲兵爲民衆人俱
請歸農楊善金湯情願相隨子郵又告誡諸人忠孝
禮義力田完賦衆士叩首領命涕泣而散子郵同相
國還朝正值浮金主閱擬雙尾廬茶毒案情原來柏
彪實在不知一切事件俱係家人指引雙尾廬妄爲
承審官司刑大夫樂魚查明朔定之前案盡行反轉
估奪資產人物盡行追還將助惡黨羽盡行籍沒妻

擊黃醜邊軍擬定雙尾鷹概衆家人大辟請命正法
相彪別足發往漠漠島爲民浮金主依議相國奏道
相彪縱子爲惡容僕作奸雖死猶不足以儆其辜樂
大夫所擬極當但念往時頗効勤勞後來突然昏憤
雖過失多端究與自作有間仍懇吾主全其支體給
帶老妻舊僕同往爲民實爲法外之恩願慈鑿俯在
博金主道寡人亦念及此但案件多端寬之未免敗
法是以未便輕縱今卿意見如此免其別足許帶妻
僕同往可也只見止大夫郎福厚中大夫子直齊出

莊奏道威敵實國之干城爲隣邦所畏服今受子累而遠竄恐啟敵人覬覦之心願主上削其爵位仍使居于都中戴罪立功以備緩急島主問道相國以爲何如相國道不可法者國以法立而立若法不立是國不立也臣子而不知畏法將何所不爲哉如愛其才當罪而縱容之彼有微才者將何所忌憚哉浮金主道卿所論甚正但五豹俱傷柏氏父子又去突有緩急將何所指使相國道傷五豹擒柏氏父子皆係韓速今旣得速又何憂哉浮金主道韓速只有隻身

四面敵來如何抵擋相國道兵在調度不在強衆請以軍事委韓速自能護國伏敵淨金主道追究各案拍彪罪實難逃發往漠漠島爲民方爲平允卽令押解不得暫緩雙尾屨及助惡者。一併立決命下這邊行刑那邊起解看的百姓填街塞道歡聲鼓舞只見雙尾屨大喊連聲麻繩震斷奪過劊子手刀來砍傷十餘兵士衆軍平素知其勇悍不敢向前視其搶馬出城而去監斬官慌趕上朝起奏淨金主命將追拏俱面面相覷相國道非使韓速不可淨金主依

希夷夢

卷十三

三

允子郵領命不暇備馬立刻出城追去五十餘里望見雙尾廬在前加鞭子郵低頭直進雙尾廬聽得後面風聲回頭看時認得子郵見無器械帶轉馬頭叫道韓速韓速我與你何冤何仇苦苦相逼子郵立定答道爾之罪惡盈滿天地不容雙尾廬大怒揮刀砍道今日不是你就是我子郵指道着道猶未了雙尾廬下馬將刀丟在旁邊正是掙斷鉄繩逃猛人若狼欲知係何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十四卷

餽賂交鄰爲敵樹敵

正名施令攻心結心

却說雙尾虜着丸倒下未大損傷，如飛滾起跨馬加鞭，子郵又指道着，只見那騎長嘶將前蹄揚豎後股，漸蹙雙尾虜慌跳下地，招刀迎回子郵，微笑指道着：雙尾虜棄刀仰後跌倒，雙手抱頭亂滾，喊道：痛殺我也。子郵向前解下他的束腰絲，將手足背綁紮紮提。

行過畢，徐良監斬，等道到金湯，亦帶馬前來。子
郵令將雙尾鷹紮于騎上，同行進城，復命浮金主臨
軒親審雙尾鷹。已係半死，令用返魂湯貫入喉中，育
傾蘇醒，喊道：「痛殺我也！」手足掙舒，腰絛斷落，俯伏丹
堦，面上滑滑滴血。浮金主問道：「爾去了如何？」又遭搶
回，雙尾鷹奏道：「犯臣自知罪不容誅，然皆為小人所
惑誘，欲行掙脫自新，以報主上。不知韓速用何暗器
飛丸，先折犯臣二齒，不勝其痛，墜落騎下。情知萬無
好處，拚命跨上逃遁。韓速又傷坐騎，犯臣只得持兵

復與爭命未曾交手飛丸又中目眶痛極暈倒如何
擒回實不得知懇主上赦犯臣自新勿信異類以損
牙爪滿朝文武齊聲代奏道柏橫言亦近理况諸案
件皆家人柏可之罪願主上法外施恩。浮金主持
疑相國奏道不可諸案或由家人然庇護縱容以至
於此是誰之罪而強奪民女案件又將家人推諉耶
况現在殺傷多兵乎凡牙爪之士而不忠貞則同異
類遐方之人而能勤謹則是股肱願吾主勿疑仍令
韓速監斬浮金主准奏令韓速押入法場雙尾厲問

柏可道今日安在柏可答道大爺若無差辦事件小的何至于此劊子手跪桌開刀二人大慟頭滾落地慟聲淚珠猶未絕息子郵繳命浮金主加爲冠軍將軍賜官房爲第子郵謝恩出朝第二日往閤城文武門前投刺拜候再謝恩相國次日燭相國退朝卽來答拜問些中華禮樂文章至晚方歸閤城文武數日無一人回刺子郵也不以爲意金湯憤懣罵道這羣畜生往還的禮數盡失却莫非遭瘟都病倒了子郵叱喝始止楊善道昨日傳說文武俱爲。雙尾虜猶

議拜本請比試。嚙子郵只作不聞。果然值殿將軍康
珊奉命命冠軍往西教場伺候。子郵遵命到教場來。
只見軍馬排得齊齊整整。果然盛甲鮮明。器械犀利。
子郵寬衣大袖。直到將臺下。站住上面坐着三人。中
間係燭相國兩旁的却。認不得相國。令請子郵隨旗
上臺打恭。相國下位迎。說道。閣朝武將。因慕冠軍
英勇。蓋世。奏明求教。某等奉命監察。子郵答道。君命
謹遵。但彼此皆屬同氣。豈可以兵刃相殘。願求不傷
損的試法。相國道。甚善。回顧二人道。比試而不相傷。

莫手挽處身重今正以此爲准罷罷那二人起身答道
是中軍官走到臺邊傳諭諸將又令將一百二十筋
二百四十筋三百六十筋三樣石祖疊壘起來諸將
交頭接耳內有數人夙以力聞者出隊身起離地盈
尺又有身而動步者有能行三五步者惟有驍騎尉
白額虎身起行有十五六步蹲身放下氣不喘臉不
紅滿場稱讚公正官傳冠軍身石子郵道再請挽強
諸將又議有十餘人素以善射稱者出隊到器械架
上取樣弓拽得滿貫復建錦標于八十步外換次而

射多有中的者子郵取下一張犀角弓正欲拽試忽聞空際鵬鳴顧見壺內鰓鬚矢取下三枝用左臂拽開審得親切接連發去呼道着道着只見空際隻鵬盤旋墜下却是射穿左右翼中心三處均平之不參差此係韓家一字射法滿場稱妙諸將喪氣有都尉名喚錢銳向前道諸人皆得觀冠軍射法精妙更欲得觀神勇昇法子郵答道射乃偶然而中昇重則非所習甘拜下風中軍官道冠軍卽無力量無論幾個俱須一昇相國大夫方能覆命子郵道是撩衣向前

雙手捧着三砵，離身復隻手橫托，行到臺邊，約四五
餘步，仍雙手捧着放下，聲色不動。臺上臺下人俱大
驚。相國傳問道：「眾將官可猶有試法？」將士齊答道：「相
國保舉不謬，小將等俱心服矣。」相國同那二人下臺，
帶子郵回朝，覆命。浮金主大喜，加爲冠軍侯。再差往
延虛州盤查倉庫。子郵領命力辭，侯爵浮金主不許。
相國勸受。子郵乃謝恩出朝，却說延虛州大夫姓杞，
名圖，佳雖爲中大夫之職，管延虛州事，爲人清潔簡
重，凡積習陋規，毫忽不受。遇事執理論情，亦無餽送。

權要所以好處并無上司相讓倒反說作壞事他官
壞事播揚不係犯大夫的也往他身上推因此浮金
主間知動怒差冠軍侯前往按驗當下冠軍回寓
換衣帽令楊善爲御往延虛州進發經過白駒峽稅
悅山白鮎渡竹馬嶺大椿集始到州境沿途只聞稱
功頌德并無怨聲咀語但見田疇茂盛機杼相聞想
道怪哉如此循良而以貪酷加之何顛倒是非乃爾
其中定有他故及到城內寓下晚間與店主閒談問
及地方官長店主道三十年未見有此大夫矣冠軍

道這話也未必盡實。如果廉能何以境內百姓多有
言其老者店主道客官有所不知。未夫實在廉潔近
日所傳貪字却也有因。然非大夫自貪乃所信用之
人似誠慤而實饕餮婪賍詐騙於外不逞之徒俱倚
用之。并串通匪幕管門管門內有一人遇事勤惰才
難恃咽喉之勢。挾壓胥吏無前則行馬辱胥吏沒法
逢案則索詐取民以供所以貪孽藉藉大夫并不知
也。冠軍道爲州大夫如何連家人橫行都不知得其
咎亦難辭矣。店主道凡知人之過非目覩卽耳聞亦

幕友書役管門暗地貪婪誰將此事向大夫說目既
莫能觀耳又無從聞何由得知所謂見遠而不見近
也冠軍道幕門書役招搖于外姑無論之胥吏既受
其指如何不稟店主道幕友門上要去書辦如吹灰
之易胥吏要去幕友門上如移山之難緣門上可以
鈎串匪幕又可面稟大夫而胥吏具稟仍要由門上
之手出入幕友筆下批發請教幕門的權重不重冠
軍道書役姓名店主道姓石名佳冠軍道幕友姓甚
名誰店主道先是姓郭名試姓陰名瀕近是姓羊名

行冠軍門上姓甚老能店主道門上聞有四個
惟姓甚老能者最貪最熱諸人皆聽所爲如去石佳
羊其行桑仁再將門役究除可稱樂境矣冠軍道門
殺姓甚名誰如何難除店主道門役內有姓雷名介
王者年久成蠹據于要地教孫升木莫不係他幕友
書役管門之綿索皆伊通連說合實爲罪之魁也當
夜冠軍得知次早往治內來直到門上見諸人正值
早食冠軍袖內出刺向前說道都中韓冠軍拜候大
夫只見一人約三十餘歲有微髭鬚回道大夫向無

姓韓的故舊朋友且文武不相統請爾家冠軍快回不必想在此處尋油水同席齊和道桑爺說得是冠軍料係桑仁大步向前把住手腕說道煩爾同見大夫桑仁遭拳不能掙脫痛的如猪遭殺也似喊衆人齊向前呼喝子郵提着只管往衙裡走署內的人聽有喊喊之聲俱出來看杞大夫聞得也同幕賓上堂子郵看見五旬以外長面微鬚一位尊官料係杞圖佳向前拱手道都中韓速進謁門上阻擋是以造次杞圖佳連忙趨下打恭道不知冠軍降臨有失迎接

送入中堂禮畢坐下冠軍問些州內事情杞圖佳如
問回答冠軍始令排香案樓內去出升書令杞圖佳
拜接開讀曰

不穀以微渺一身處于都城凡四方軍民倉庫咸
賴牧令撫綏保守自任爾杞圖佳來牧延虛籍籍
有吝儲不足庫藏虧缺之聲果爾何負國家之甚
也今命冠軍侯前來審察如無虧缺則仍供舊職
或傳聞不謬爾其就檻來却毋得羈違欽哉

杞圖佳聽畢謝過君恩去冠脫服下堂聽審冠軍道

地方案情速已悉矣。大夫請穿衣正冠，同審犯者。杞圖佳謙讓再三，始行穿戴。坐下，冠軍問道：聞有龍檻者，何在？杞圖佳道：龍檻係老家人，久回去矣。冠軍道：此大夫之過也，跟隨多年，無大過失，奈何用新而舍舊，故致聲名狼籍。當速召回，可將幕友羊其行、井門上桑仁及書役石佳、門役雷介玉帶審，頃刻俱齊，令各給紙筆，自供贓犯，免得受刑。衆人那裡肯招。及梭起來，始承招認，俱係雷介玉串合羊其行、桑仁、石佳所爲。雖同分贓，而多寡各殊。冠軍命將四人杖斃，籍

沒家產妻子受議乃盤倉庫不期開倉倉空關庫庫
竭冠軍問主守吏役云何倉吏稟道去歲水荒大夫
見民急迫不暇奏請先行開倉賑濟那料後奏未准
故倉空無補庫吏稟道春間民無種糧又欠農具大
夫盡行按派借給是以庫竭冠軍方欲再問忽聞門
外呼號之聲如風暴潮汛冠軍同杞大夫到大堂上
觀看只見無數百姓焚香涕泣冠軍問其來意訴道
延虛州百姓皆賴大夫起死回生今聞被逮百姓俱
願填還倉庫懇求天使奏明保全杞大夫延虛全州

世世戴感大德冠軍道何時補完百廷道請限三日
冠軍道等衆所請不得逾限百姓答應叩謝而退冠
軍携杞大夫手回衙道足見大夫愛民保國矣命吏
役退去就于衙中住下問問人才物產風俗民情就
關到第三日倉庫吏回來稟道倉庫如數補足冠軍
大喜復往查清卽同陽善回都奏上浮金王且薦杞
大夫有感懷盛德非邊州之器浮金玉允奏降命召
回只見中大夫邊修奏道杞圖佳舉終難宥倉庫皆
守國之要有如何不先奏明而卽擅開支發給將有

警全州豈不瓦解令冠軍侯侯恩深遠當思報稱而
扶同履蔽實負君恩應請議處又有律決舉立奏
道凡事有經有權邊大夫所論乃係經道非知權者
若遇商民百姓存亡呼吸而猶輾轉騁逞恐民無食
不堪溝壑則爲盜以延命以盡填溝壑是無民也無
民何以爲國爲盜延命則倉庫豈國家所有民被于
內而招蔽于外其費豈止倍蓰耶于直道向例凡盤
過倉庫隨即解運回都該員離任令冠軍侯不遵解
運仍使就職難免違例之愆畢立道向例隨即解運

離任者以陳柱暗中挪借鄰邑及大商大賈補庫補
倉扶同欺混也今皆出于百姓感納之誠豈與尋常
相等而亦須防杜耶浮金之主道畢大夫之言是也仍
召祀大夫回都數日已到入朝覲畢浮金主慰勞再
問長何所疾苦祀圖佳奏道苦少淡沙浮金主聞得
便蹙雙眉視郎福厚問道所事若何郎福厚奏道前
使回來今復接信余包二大夫請我國進兵侵彼邊
邑於中取事浮金主道浮石君明臣賢人材衆多驍
猛之士不勝屈指進兵難期必勝中大夫鍾受祿奏

遣浮石朝內有余包之奸邊疆有四鎮之逆國家不
乘此時兵糧豐足與彼爭持設或二奸去位四鎮削
平竊恐吳不滅越則越沼吳矣浮金主道寡人非不
知之但必須選得大將方可進兵看朝諸臣皆不
能勝此重任只見中大夫蔣哲奏道燭相國常稱韓
冠軍係將相器主上亦深愛其能何不用之浮金主
猛然省悟大喜道寡人正忘之即召冠軍侯上殿浮
金主道本國諸件皆備惟淡砂仰給于浮石大平日
久生口口日繁舊數不敷邊人多誘其民私相貿易今

被設立新法防護甚緊不許漏出顆粒殊爲可惡幸
彼國有佞臣夙與交通今請進兵因時制宜實爲
難遇之機卿可將兵前往卽不能多取土地但得有
路通玉砂岡百姓皆求賴矣冠軍道兵易結而難解
且臣于天時未審地利不知人和莫悉願主上與老
成碩德共謀之浮金主立召燭相國國大夫子大夫
蔣大夫畢大夫邊大夫常大夫王大夫冷大夫共議
機宜燭相國道用兵斷乎不可浮石與浮金向來有
無相通因我貪于小利不公然交易而誘其猾民偷

漏又于彼國所須之物昂其價值是以立法隄防其
曲實在我只須遣使謝罪彼國多賢才瑞士自無不
允若輕于動衆臣未見其利也浮金主問杞圖佳道
杞大夫以爲如何杞圖佳奏道不獨論理義卽揣時
度勢亦屬非宜彼國俊傑在位兵多將廣歲無饑饉
邊多險峻是天時地利人和俱無隙可乘臣竊謂用
兵不便浮金主又問郎福厚子直道卿二人之意若
何郎福厚國有佞臣敵國之福今彼現有余飽二心
向于我雖有賢才皆將自相殘滅安能爲之用况彼

四鎮拔扈我既進兵彼必發作內外夾攻勢成瓦解
相國雖是持重之論然屬自弱之謀將終受制于人
欲強國者不當如此也子直奏道請先修備四境可
進則進不可進則止亦無大害浮金圭道寡人之意
決矣畢立奏道燭相國杞大夫韓冠軍俱謂不可皆
是慎重之見若必欲用兵須專委此三人庶謀算周
密也浮金圭道太子權聽國事冷慕光王台沼贊議
可否燭相國兼司糧餉駐于都中杞大夫中途提調
駐于龜息城糧草貯於雙敖谷韓冠軍爲前將軍子

大夫為將，領兵二萬前進。先于雁翼關訓練寡人，統兵五萬。同郎大夫督後接應。諸卿各宜發奮建功，以副寡人所望。相國正欲再諫，只見常安奏道：「浮石已不可敵，而天印、雙龍及各島皆同彼和好。我與浮石者構結而不能解。雙龍、天印煽惑各島北、東、南三面乘虛而來，是我隻拳而敵衆手。如何當得住？分募光道必須遣使四出說之，使共攻浮石。庶幾取彼羽翼為我心膂，是數浮金而攻孤浮石也。願吾主行之。」浮金主允奏，問諸大夫道：「誰往？」雙龍、天印冠軍道：「臣願

往于直道雙龍天印各居南北往返愆期宜選二人
分往冠軍道鄙意前去不僅欲其協力且察彼處形
勢以用其所長耳蔣哲道二處俱屬絕險不佞皆曾
遊來天印乘船雙龍習馬各有近屬數十島相附枕
圖佳道雙龍君臣乖淚天印君臣凶惡情性皆屬貪
狼非可以言詞喻耶福厚道二處臣子與福厚俱有
交往貪狼誠如所論惟多費土產耳福厚修葺差人
帶賂暗往以餽其臣主上使大夫聘禮明說其主應
無不借之命主上笑道寡人惟嘉謀是從貨物非所

惜也。諸卿其速辦理。燭相國奏道兩處君臣雖俱貪
戾。然事情輕重。豈有不知較量之理。旣與浮石交好
有素。烏能必其爲此。若干貨物。便棄好尋仇。况浮石
素強。不特本國軍士聞之。膽寒心怯。而兩國將卒。自
然畏懼相同。胡可謂費織土儀。便能得其死心竭力
以助我。此只因其平日性情上論。實未能禁其不於
通盤大勢上算也。杞圖佳道。賄賂雖可以結其歡。未
必能保其心。之終不移動。或浮石倍加餽彼。兩國樓
共爲謀我。坦然無備。彼懷詐乘機。而勃發於意料之

外不亦危乎浮金主道如相國大夫所言兩國之心
難保卽不必借其力亦足以制勝現有余包黨羽在
浮石心腹而素業販私之徒衆又俱怨彼嚴緊玉砂
今使之挑選精銳潛入玉砂岡自內攻出與我相應
豈不足以濟事又何必借資於兩國乎燭相國道如
此更屬不妙浮金主道何也燭相國道余大忠包赤
心爵祿已經尊厚猶有何求於浮石喪亡其欲我進
兵者不過爲與同朝不睦欲快其私意耳若玉砂岡
被我取得是彼之外府被我奪來也余包何樂而爲

之至於販私者其徒衆固皆精銳強壯其積蓄固皆
豐盛齊全其於地利固皆徑捷其於人事固皆熟悉
若爲出奇制勝原大可用然其居心念念在利浮石
嚴緊玉砂岡先自失去膏腴恒產彼又何樂而爲之
且私販皆不法之徒既心齊力一積儲多而精壯衆
其黨羽布散又最廣今使知兵之虛實必致貪念漸
生謀成而勃發於我內地誰得而禁制之似此種類
削除猶恐不及奈何反欲招爲心膂乎浮金主道所

論雖謀慮周詳，但百姓苦於餓食，舍兵不用而由他途得砂，終須多費年久，未免難支。諸卿必須於用兵之中，求其善道。王台沼道，惟有得兩國同心耳。杞圖佳道，心即暫時結得，安能保其不變。冷慕光道，莫若先攻奪其心，而後深結之，始可固而無虞。王台沼道，何謂先攻奪其心？冷慕光道，今淡砂、浮石既繫於我，未必仍寬於兩島，須先以各國百姓苦於餓食爲名，連衡爲間，間與間罪之師，如此發號施令，不但本國兵士生憤怒心而去，畏怯之習，雙龍、天印、君臣亦必

不能舍爲百姓美名而反與我爲難之理是正名以奪其貪險之心復餽賂而約結之兩島自不能不同仇矣浮金主大喜道冷大夫所謀最善着速施行寡人決矣無疑義矣諸卿遵辦不須再費唇舌矣燭相國道主上之意雖決老臣終以爲非王台沼道如必不可挽回立意興師動衆則須秘密勿露待百事齊然後見機而作杞圖佳奏道彼國雖余包二人奸佞向來賢才頗多聞近又出有古璋任爲客卿有鬼神不測之謀本國材幹無其儔匹須使余包實掣其肘

或于事有濟于直道昔日郎大夫在彼國時深相訂
定自然百般計算誅除大夫既然疑慮重遣的人齋
書再加叮囑就是了浮金主道結約二島于直可往
雙龍蔣哲可往天印郎大夫速修三處書遺精細暗
行先去杞大夫可往龜息理事韓冠軍可于大營挑
選士卒于大夫同相國分視四處崔賡根前待蔣大
夫天印回時再往雙龍燭相國奏道于大夫可同蔣
大夫各使一島其周視崔賡臣願獨任浮金主允奏
退朝諸人各理所司事務韓冠軍來到營中看

見將士率皆柔弱使之發矢不過五十步使之舉重
不過八十觔次看兵器又俱輕微令其作勢俱屬花
假問軍政司道兵形何太微弱軍政司回答不出旁
有軍士向前代稟道太平日久多係蠶緣頂替是以
如此冠軍見其意氣開服言詞清朗詢以他事俱直
言無隱井井不亂問其姓名答道姓金名墉子郵甚
愛之卽調任原軍政司用司軍政于二萬兵內將就
選得六千乃奏請召募數日間得年未二十者八千
人三十外三十內者二萬五千有零赤龍潭將鍾等

聞知多來應募又得二千餘人于中揀擇材力出眾者一百四十一人名爲親軍授以法度選其內智勇兼全者二十人爲親校矯捷異常者四十八爲上校餘八十人爲副校使自習練令金塘統攝軍事楊善金湯分班巡察乃更衣跨衛察看邊情民性地理山川一日到流尸渡邊看那渡船尚在洋中只得立待忽有白髮老兒挑着担子到來歇下坐地喘息冠軍問道担內何物白髮者道矢鏃冠軍道往那裡賣白髮者道我係浮石人氏世以兵器爲業矢鏃原自本國

煨來因水性輕淬之不甚鋒利必須到這邊紫雲岫
畔烏鴉澗內淬之其銛倍常冠軍道年高不宜擔此
重担白髮耆道原係徒弟挑的因在路與人爭競是
以我擔了先行到此冠軍道爲何爭競白髮耆道每
次到這裡淬水本邑徵抽十分之一今次徵過十分
之二猶趕來要平分我們不肯他便強將徒弟拚去
此刻無信想被。拘住我也難顧要過渡了冠軍想
道我正要看浮石沿途隘塞何不借此同去乃向老
者道我亦欲往浮石訪親奈路道不熟順便代兩擔

着担子如何白髮耆道近且淨石邊境來往俱要稽
查爾若過去須充作我的徒弟現有憑文在担內方
免盤詰冠軍依允渡船到岸衆客卸空冠軍牽衛提
担上渡過洋復將担子裝于鞍上仍使坐騎白髮耆
道得空手步行如昇仙矣乃相與同行同止都係嶺
頭峯麓巒腰洞腹窄狹崎嶇的路道大半藉于攀援
驢兒俱係前挽後扶視凡險處俱添設夾塞稽查晚
間都是宿于樹下岩中冠軍嘆道好險地也口裏稱
道本國通浮金共止三途此係岐路于欣逢鎮出頭

不能直道都中，少人知得，雖險猶可直履而行。又無風沙瘴嵐之苦，若由大路道遠費時，旁徑更險仍多。伏行之處，冠軍道原來如此。老者指隱隱萬峯團簇，聳秀如林之處，道彼卽座。淡砂處係淨石之寶藏，名喚玉砂岡。到黃雲城，猶有千餘里。冠軍想道：旣到玉砂岡，且先察看黃雲城，另行計較。今須視沿途到本國路徑，便與白髮者道我訪親家往女荷邑，請指示往方隅。白髮者道：從此向東三叉路口，轉向西南，透迤七十餘里，就係女荷境。但關口盤詰得緊，恐難過。

去今將徒弟的憑文送與這個衛兒給我若何冠軍
道遵命白髮者取出憑文交與冠軍乃策衛去冠軍
向東往西南行到網上見砂屯俱苦蓋于露下想道
正好用火轉念道此皆天地所產費無限工力方能
成此許多砂若焚之違天產育羣生之意乃不發火
看畢形勢即便轉迴過大荷邑荒風州雲平嶺鴛鴦
城梅平陵獨鎖波葫蘆卡百結關品字城各關津隘
口雖俱氣象威嚴文武賢愚地方險易城邑實虛亦
知其畧處處盤詰緊密冠軍因係隻身又有憑文所

以俱無阻擋。一路上雖峯巒接天，溪澗莫測，極其險峻。然寬坦可結陣之地亦復不少，非若小路之無旋軌。并肩處歸到營中，察看將士俱依習練，已有成效。子直亦回冠軍問使事如何。子直道：「至彼島中，先候將軍沙虎，託彼調協。沙虎不允，直詢邱大夫書。沙虎云：『乃彼此往還之禮，今爲國事，島主如無所賜，誰代擔此干係。』直云：『如蒙將軍成就公事，些微土產敢不惟命。』今來上國，除奉島主之外，仍帶有薄敬，請先晒納。令隸役捧上禮物。沙虎見了大喜，道：『島主久存』」

侵入之意緣恐力寡不能得志今大國既有此舉南
邊諸事可不須虞虎先奏明寡君便請大夫面見沙
虎去不多時有內臣來請直上殿禮罷海鱗開顏道
上國的于何時出兵訂定軍期寡人使將官尤雲彭
悅等約齊諸島併力迅發使彼不能兼備直道返國
先定的期飛速奉達海鱗請宴次日修書回禮送我
返國直道都中回奏主上命先於營中待將大夫歸
看雙龍如何再訂起期不識冠軍何處幹辦回來冠
軍亦將由小路詣玉砂崗山川險阻備細述過次日

蔣哲進營二人迎問雙龍可否依從蔣哲道到見彼
主童體仁送上書體童體仁問于羣臣將軍鐵鶴奏
道浮石浮金二國平日皆係通好今突附浮金而攻
浮石于交隣之道爲不順浮金必欲借我之力須將
珠池寶嶺二邑割交于我并助添辦船隻各費方得
出兵不知浮金可能從否哲道寡君與浮石亦無宿
仇惟因彼吝其淡砂民病鹹食豈上國所盡浮石獨
不吝乎今同心協力共往取盟使各國百姓疾苦永
除寡君此舉爲各國百姓非爲私也今未得寸地而

先割二邑使臣不敢與聞或軍需缺少自當勉力以
瘝童體仁道不惟効勞將率北方諸島併力聽命大
表既云未得寸地不可先割二邑如効臣之後可保
割否而今軍需外將何物犒勞哲道功成之後敢不
竭力奏請之犒勞軍士浮石東北數千里山川城池
子女玉帛皆犒軍物也童體仁道大夫毋太固執可
與鐵將軍議之哲辭出來鐵鶴請到他家飲酒問我
索夜光屏長淡石哲道長淡石奏明寡君可保送上
夜光屏實寡君所愛須待將軍有功方好啟奏此時

來敢應遠職爲道大夫母妻請誓以杯酒澆地遂如
將軍成功而爽約者有如此酒鐵鷁大喜復同上殿
請海鱸差人往東西北三面島上約令準備所求各
件功成之時俱在將大夫身上不須疑惑海鱸准奏
修書使內臣江陽同來請定進期主上留于都中使
舊間冠軍可齊備否竟無進道定期請寬十日諸事可
至矣聞二島素附浮石而極我國岸石恃爲南北屏
障今兩大夫奪表爲我羽翼其功偉矣將誓道辱古
之勞非實經濟將親是軍廣佈鴻猷以副君民之望

冠軍道年微識寡敢不竭蹶仰體大夫盛意乃與蔣
國士直周視各營將哲問道并不見攻擊之勢何也
蔣軍道因壯方成不可先徇外更將哲方從明白辭
回後營只見軍政司附耳稟道如此如此冠軍怒道
誰敢軍政司又稟道從權濟事行亦無妨正是枉尺
道時遂請訓求名避罪負孫謀不知所稟何事

下回分解

希夷夢卷第十四終

1876459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七輯

新詩選

卷十四

三

九九四



ZW 21101000707058

希夷夢

第十五卷

計中計賺開自結關

身外身誘過獨銷渡

且說軍政司所稟何事原來子直回到營中見諸軍費用錢糧較前倍加冠軍令如數支給子直暗囑各司再加倍開以爲餘羨金墉稟知冠軍不允金墉道大例係加二開銷前令照實出支毋許虛報但子大夫係勢要之臣應請依從以權濟事今拂其意將來

必致掣肘，冠軍道欺君之咎，本軍安能任。金塘不敢
復稟冠軍巡視，諸校見內氣已充，乃教引出以爲外
狀，始命上校分授五兵教訓習練三日，俱熟。請五日
俱便捷矣。依舊時陣法而增損之，使一人執刀持盾，
二人持戈矛，二人持刀斧，三人持弩，用短兵居盾之
前，凡戰盾居弩前，戈矛居弩後，刀斧夾戈矛旁，弩矢
可及一二百步，敵非到一百五十步內不得發矢。前者
發過坐地上，弩次者向前續發，又次者挨進，近敵則
員營盾刀斧後護衛，空餘八人爲伍，伍有首有佐。

八伍爲團，團有長有次，八團爲方，方有上士，有副人，方爲陣，陣有上校一員，副校二員，八陣爲軍，將自將之，教成令各陣，旌旗章纓衣甲各別，東南之陣皆綠，上校任龍，統之，副校書山沈揚爲佐，正東之陣皆青，上校荀登，統之，副校崔及盛進爲佐，正南之陣皆紫，上校黎正，統之，副校仰青，裴通爲佐，東北之陣皆黃，上校秋，統之，副校谷嵩，荆甚爲佐，西南之陣皆紅，上校候宏，統之，副校申邁，焦良爲佐，正北之陣皆黑，上校晏定，統之，副校直機，懷斗爲佐，正西之陣皆赤。

上校方利統之副校白長明山縱爲佐西北之陣皆
自上校公孫深統之副校婁廣用岳爲佐中軍皆五
彩纓校金壁國維孫全龍錦居于四隅爲衛尉桂殿
白肉華國對雲司接應龔奎樂思布惠湯開爲衝鋒
每二陣當一而相爲首尾親校逢琛統綠青爲前
軍舒翼統黃黑爲左軍蔣鐘統紫紅爲右軍袁罷統
赤白爲後軍駐騎一千上校梅清柳咏分統之副校
姚安東方旭滕政司徒盛爲佐親校蕭瑤將焉以備
緩急尉協之用飛騎一千二百上校江鴻常言龐盈

歸源分統之副校樓寧、崔默、張任、戈橫、石琮、戴周、閔延、咸遠爲佐。親校秦吉、連城各將六百于駐騎左右。居焉以爲搜索。追襲衝堅陷陣之需。親校金通、副校章熊言、瑛、領教所餘步騎備補換守輜重爲殿軍。其餘上校副校皆侍中軍。聽令差遣。并候陞遷補換。另選素知敵境地利人事者百餘人。陸續暗使探訪敵情。以爲間謀。令金塘司嘗罰楊善司、旗鼓金湯備不虞。分派已定。凡關陣以及大戰。則諸軍皆出。殿軍守營。平常鬪戰。量抽隊伍。分撥將校。不得錯亂。所有將

校者名悉列于左

討閑 蔡謀

金塘 楊善 金湯

親校

雙奎 梁惠 布惠 湯開 秦吉

蔣鍾 金璧 金通 袁熙 尹襄

逢琛 國維 運城 蕭瑤 舒翼

華國 白門 孫全 桂殿 單錦

上校

趙吉	雷光	風濤	風暹	百礎	梁正	雷聲
江鴻	劉枋	鄭任	嚴德	谷探發	查嚴	懷至
施恒	施鐘	鐵蛟	常言	郭堅	羅盈	歸源
平橫	方利	梅清	柳咏	丹圭	侯宏	洪巖
栗贊	荀登	元童	安定	秋巒	洪清	懷嵐
石祇	李儀	任龍	文慕	終達		
副校						
西明	周懋	衛定	沈楊	山縱	石琮	姚安
崔默	直機	白長明	書山	戴周	章熊	言瑛

希夷夢

卷一五

四

薛申	張任	樓岑	戈橫	刁利	惠龜	石礎
陳蜜	杜闢	姚越	彭舒	單巧	滕敬	鄒仁
常滿	穆謹	荆芒	盛進	仰青	黃幸	卻立
谷嵩	攝葵	惠貞	崔及	郝季	懷斗	方樞
邱業	莫裴	芮尤	翼盛	蔡淡	查述	閔延
譚青	方晨	威遠	薛如	范南	華禽	王法初
魏能	項營	洪兆	扶輅	申遵	于後	盛墜
于俊	裴通	周岳	屈奇	凌卓	婁廣	廖朝
曹會	羊烈	祖格	年柔	屠布	童良	焦良

門植 鮮玉瓊 司馬

各于營內講論巧便習練士卒果然精銳非常氣勢
莫比探子報郎大夫前來冠軍子直出迎入營卽福
厚道主上將兵現次天井關先應約定二島來朝進
兵今特差僕照會冠軍明日吉時開旗起馬冠軍受
命送卽福厚出營子直復近前附耳而別冠軍令道
軍法賞罰之条皆當遵守不得遺悞違者雖功必誅
各須努力報答君親諸校應舉當時收拾次日清晨
出雁翼關到洋邊冠軍率騎兵先渡前軍左軍右軍

後軍備軍須臾盡渡，俱入浮石地境，斥堠全行毀去。勢如風雨驟至，品字城下。這品字城乃一城當路，二城夾立，面前各相去三里，犄角如品字，故以名城各有守將。中城的名喚齊修，右城的名喚秦元，左城的名喚錢達。久已奉本國號令隄防，那齊修有萬夫不當之勇，當下見敵軍過洋，欲乘半渡出擊。因見俱係騎軍，散漫無定，未敢前進。故列于三城之間。土岡坡上，冠軍率領將士來到陣前，齊修持槍催騎問道：「二國素無仇怨，此軍出自何名？」冠軍答道：「天產淡砂，養

奇萬姓汝國罪多與寡使民餓食忿不聊生是以與
問罪之師如依舊寬售吾何多求若堅執不回則軍
士有進無退秦元大怒舉刀衝上道爾有多大本領
敢肆狂言冠軍背後轉出龔奎舞劍接着鬪到十合
秦元氣力不交便敗陣下去錢達挺戟馳到這裡單
錦舉鐵相迎龔奎捨了秦元來鬪錢達秦元回馬尾
緊追來單錦趕上使鏃直刺秦元急閃臂已受傷負
鞍落荒逃去錢達叱驚架開劍亦逃回陣冠軍揮兵
前進齊修獨當不住且戰且走各退入城冠軍于土

關上安營，命華國孫全各帶一千兵馬，巡哨。次早進取中城，攻打半日，忽聞連珠砲響，左右二城俱有砲應聲止。齊開人馬奮湧而出，龔奎攔住齊修。孫全接住秦元，華國抵住錢達。冠軍舉搥率領親兵闖出齊修背後，馳入中城。齊修爲龔奎纏絆，不得脫身。忽見兩城俱有火起，錢達急回華國，趕上手起刀落，揮爲兩段。秦元臂傷未愈，情知有變，欲奔前去與齊修合軍。不防旁邊撞出袁鼎，揮鎚打下騎來。諸將皆趨中營。齊修見勢全虧，急收軍馬，遠往城後去了。原來寇

軍見靠山築立三城犄角而守有攻一二救之勢因分付華國孫全借巡哨帶着李儀文某各領百人伏於左右城邊只待兵出飛速搶城放火恰好錢達秦元見冠軍攻到傍午中城豎起號帶急使諸軍齊備聞得信袍亦放應炮出城這裡李儀肉膊而登文某破門而入各于城頭放起號火二將失驚受戮齊修逃去品字三城皆爲浮金所有冠軍安民已畢招降千餘軍士使龔奎門值守中城李儀廖朝守右城文慕曹會守左城凡派定職事諸校一經調用其空缺

隨時補全不必細敘當日歇息次早起軍前進過了
數處小澗平岡見迎面雀窺峭壁勢障摩天且袤南
北竟是百結嶺有關居頂上名百結關自嶺頭下到
嶺脚有整整的一百個大曲折故名百結嶺兩旁俱
係峭壁中間這條石路光滑如油最難站足足入徑
石大路頭一個險處便令依山安下大營諸軍各分
留守餘校隨出攻敵再說百結關守將衛國元經告
病調來黃廣大黃廣多驍將弟兄率領副將宋調成
定江輝江彩等把守當日見齊修領得殘兵奔到關

知失城便留在關上調養幫協廣大全裝貫甲引五百名飛熊軍下嶺屯紮伺候次日見淨金兵到不問情由舉鎗拍馬直衝前來趙吉薛申張任接着大戰黃廣大力敵三將全無懼縮鬪到十合薛申肩膊中了一鎗張任連慌保護回營劉枋鄭任嚴德向前拜助夾攻黃廣大見勇健不少難于取勝心疑精銳皆在於此便虛幌幾鎗出得圈子斜往陣中殺來湯開查嚴同出迎住劉枋鄭任趕回廣大復戰四將越書嚴德殺上嶺去黃廣大尋思道不料敵人勇力頗多

莫怪品字三城失却不可戀戰且回嶺去再作商量
乃擺開諸般兵器退出奔回趙吉正同嚴德與飛熊
兵撥殺不妨廣大回到揮鞭打趙吉下騎幸得嚴德
拚命爭持劉枋等四校趕到接住救回冠軍鳴金諸
校歸營黃廣大亦收兵上關冠軍道黃廣大名不虛
傳數員健校猶莫能勝聞其弟廣厚廣多之勇等於
廣大明朝定有鏖戰只須活捉不可傷他正備辦次
日的事忽聞關上炮嚮一彪雄軍如瀑瀉下爲首的
靛顏硃鬚持着揮銅狼牙棒衝到營前搦戰冠軍令

勿輕敵子直道今彼既來豈容輕縱可多使健將迎
上剽除冠軍令後軍轉到營前桂殿白門公孫發齊
出盤住黃廣多鏖戰樓岑石琮策馬夾攻廣多全不
懼怯副將江輝江彩兩騎並出白門接住江輝公孫
發接住江彩戰過多時白門串槍挑下江輝江彩吃
驚逃去公孫發取出金丸飛彈打下坐騎衆軍向前
擒住白門仍未夾攻黃廣多見折了副將衝出圈子
便走桂殿等不捨緊趕追廣多故將坐騎放緩認
得親切番身使狼牙棒轉掃上時將桂殿連盔帶腦

打去半邊，廣多帶剋坐騎復衝過來。公孫發率眾軍團團圍裏，廣多那裡畏懼，引軍左衝右突，于西北角潰圍而去。冠軍收兵歸營，點視帶傷軍士二百餘人，擒得浮石軍士七十餘人。叱令監着，并取藥飲受傷軍士。再與軍政司籌弄取關之計，使下戰書。黃廣大批了詰，朝冠軍令今日駐騎，明晨出陣。步營靜養，休息。次早炮響關開，黃廣多當先引軍滔滔下嶺。黃廣大在中，齊修在後，三軍俱到，佈成陣勢。喊道：「會鬪的齊來！」冠軍持槌引騎出陣，分爲三隊，當有黃廣多舞

棒殺來并不打話冠軍迎着闖到十餘合廣大見棒
法漸亂舉鎚前來助陣又闖十餘合齊修見二人不
能取勝捱檣馳來夾攻槍似驚電棒如怒龍鎚若急
電好不凶狠冠軍這柄盤蛇槌將身裹定并無水洩
得入就似一口銅鎚得空飛向廣多面上打來廣多
讓開冠軍便撥去檣架開鎚衝出圈子齊修追上挺
槍刺到冠軍閃夾住槍回身舉槌擊下齊修着帽槍
槍而逃黃廣大又到冠軍執定槍將槌飛去正中齊
修脊梁吐血伏鞍帶槌而逃冠軍轉槍來挑廣大到

五合上旁槍箭中右脇廣多趕到舉棒擊來冠軍掣槍相迎廣多不敢戀戰保着廣大且戰且走冠軍將槍招起後回騎兵風捲而前冠軍加鞭挺槍刺中廣多坐騎那馬忍痛長嘶起來廣多騰身超跨旁騎馬後欲推那將下地不知却是上校慎至認得廣多慌丟兵器旋回抱住死也不放滾落塵埃冠軍趕到下騎將二人夾回擲下廣多細入檻車浮石兵將着傷者衆只得保着廣大齊修退去閉門不出冠軍帶衆上嶺只見飛石如雨冠軍令用軍器止住移置曲處

然終不能前進乃退歸營關上廣大齊修令副將成
定宋調開關緊守醫治金塔南議計策第三日有數
卒叩關云原是品字城軍士有機密事見黃將軍宋
調報與黃廣大齊修問有幾人宋調道共止七人俱
無器械廣大分付仔細宋調上關直望嶺下後面并
無兵將始行開關放入令家丁領進廣大瘡傷已合
聞說係品字城軍士囑齊修詳察再令帶入只見來
兵伏地叩頭便問道汝等係品字那城軍士來兵道
小人等實係砂積岡偷賣淡砂的百姓并非軍士因

爲浮金巡兵所擄，叫小人等假冒品字城逃回的來。嶺上詐降，便作內應，放火爲號，功成重賞。小人等家口產業皆在本國，世受君恩，安忍反害父母之邦？故將真情稟上。望將軍詳察。黃廣大問道：「可知彼擒的黃二將軍生死來？」兵道：「不知生死，只聞人說捉着兩個將官，終日將污穢物件罰他們吃，違拘就打。哩。」黃大怒道：「這非我兄弟同汝彩，更係何人氣殺我也。」誓不與此賊俱生。當欲披掛下窰討戰。宋調道：「不可將軍貴體。方痊冠兵銳氣正盛，攻之未見其利，未將意。」

見彼既使人詳降以作內應何不將計就計廣大道
如何將計就計宋調道下嶺第八十二折內旁有小
口轉入卽係雙球谷今夜黃昏末將隨將軍領兵入
彼埋伏成將軍半夜于關上放火敵人見內應發作
必引兵搶嶺待彼奔過谷口末將卽出攔截他的歸
路將軍引兵殺入彼寨救二將軍關內齊將軍守着
成將軍引兵衝下夾攻靡不勝矣廣大大喜齊修成
定稱善不置當晚黑了廣大傳令飽餐同宋調帶軍
士輕輕開關下嶺入雙球谷片時成走便令軍士放

和頁慶

卷之十五

十一

火自于關上瞭望只見對面營內隱隱繹絡兵將望
嶺上來看看漸到關前成定喜道宋調好妙算也就
關上發喊開門殺出正不見敵兵急趕下來審視時
人馬俱已退去正要追趕忽見軍士發喊亂石滾滾
從背後打來情知有變連忙回頭衝進關來只見迎
面利斧砍下道爾們這般奸計如何瞞得過韓冠軍
將成定剪作兩段齊修慌挺槍迎敵旁邊又有將領
夾襲戰這邊是心慌將官亦邊是得勝銳士齊修雖
勇奈搥傷未痊如何敵得過只得率眾且戰且走欲

困圍下不期坐騎前失，蹉倒爲衆軍擒住。這斧劈成
定的，係袁熙、魏延、齊修，的係印業。再說黃廣，大望見
關上火光衝天，使人窺探見敵軍已過。正欲出谷分
殺，忽見車推柴草入來，將口塞住。一片通紅，廣大未
調奮勇數次，皆爲火氣逼回。焰小烟多，兵將不能睜
眼。及至天亮，出谷外面却無敵兵。再看關上旗旌俱
係浮金字號。二人情知中計，料想奪不回來，只得率
衆下嶺尋路歸國。兵將腹內皆飢，正無計得食。忽聽
有馬嘶之聲，急回頭看，却係浮金追兵。大衆着慌不

頑命的奔跑廣大也難鎮壓只得親自斷後看看追兵屯紮住下心內稍定先行的兵士忽又發喊廣大向前看時覺得騎走艱難却在渣澤之中急急退出仍未轉步聞得笑聲自西邊來舉頭望去只見對面岡上人馬排着說道冠軍算定趕爾等到來此係絕地歸降得生恃強必死衆軍將不降何待兵士聞言紛紛投戈拜倒汗泥之中廣大嗚叱不止宋調見前無去路後有強兵亦棄槍下馬投降廣大大怒舉鎗擊死宋調引着親隨將士殺向前來方上得岡忽然

地動山搖輪起無數機木將廣大同將士俱擊入機
下坑中可憐一員驍將數白雄兵無有脫者須臾坑
內搭戈拖出俱係頸折顛碎腰斷脇穿無幾少脚的
屍首原來係軍政司金墉受令來此截擒廣大金墉
審視地形料廣大前爲汙沮後不能歸必奪西岡因
連夜伐木通青搭起擾堤甌龍上用浮土蓋好廣大
等不知悞入其中機發亂擊盡行死于非命金墉不
費被矢不傷半卒驍將雄兵片時戮絕當下軍士要
梟首級金墉止道鬪戰係爲國家爭命今彼已死安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七

忍復殘其屍爾等要爲記功之証只須收其兵器盛
甲足矣兵士如命金墉仍令取士掩埋再同衆軍下
岡往關上進發原來韓冠軍與金墉筭定使副校尉
業芮充屈奇凌卓隨着三名老兵上嶺作假詐降激
引黃廣大出關便伏于內再使湯開同公孫發嚴德
樓岑袁羅劉枋鄭任各帶兵士見火起上關公孫發
暗入雙球谷用草木塞住谷口燒烟湯開等直上嶺
徐作攻關之狀袁羅劉枋鄭任暗伏於曲折角邊壘
石之內待關開兵將殺下便飛關進截斷敵兵歸路

湯開等却退下來接應公孫發嚴德樓軍攔住關上
來兵金墉于春岸澤關截敵將石砥列軍嶺脚見有
敗兵從後聲追不必鬪戰辦畢卽到嶺頭記功諸將
得令而去冠軍乃令巢車軍士仔細瞭望各方天亮
報到已經得關又報廣大領軍向南而去後令年乘
往助石砥卽拔營上嶺湯開等各于關前迎接冠軍
登堂袁羆呈盤蛇勳衆軍解到齊修冠軍親去其綁
齊修不肯情願就戮乃令樞察查點受傷兵將詢問
功勞石砥金墉到來參見皇上兵器盔甲稟明未梟

市點夢

卷十五

七

首級冠軍視各將士均無傷痕問其所以金塘乃言
誘敵墮于穽堤罷邪情冠軍蹙眉道擒其渠帥餘者
自服安用多殺金塘道殺者皆不服之徒其服而投
戈者俱在關外伺候冠軍令盡放回以張國恩寬大
金塘傳令降兵歡聲如雷其稟各家俱在雲平嶺下
調到此間蒙恩宥釋仍須過關金塘代請冠軍依允
令各給乾糧諸軍歡舞而去冠軍將功勞註冊逐細
啟奏再問衆校道此去下嶺三十里便是葫蘆卡誰
先去取上校鐵蛟石襪稟道未核并未建功願當先

破取冠軍道此處兩傍深溪夾着一道石堤卡居於
中儉惡難攻猶在其次內有摧山弩能及八百步一
矢能殺數十人兵不能近礮不能擊火不能焚水不
能淹須要小心毋得造次鐵鼓石礮道且到面前察
看形情稟請鈞示冠軍令領五百飛盾兵前去令金
塘同薛和范南王法初鮮于瓊用百精關諸將皆在
此休息自領五百兵士隨後進發嶺內也是百個曲
折但路比前面少六里外面自下至上三十四里裡
面自上至下二十八里險隘大畧相同兩旁却峯巒

丈數不似東邊之陡峭却說做有二枝到嶺脚又行
半餘里見左兩峻壁綿長山脚各有深澗夾着衆石
踏往前景時果然高處巍巍兩個石堆前面一個小
懸後箇那個更大石礎道既有弩箭利害不可前進
然由明審先爭隘豈能停止鐵蛟尋思道須待夜裡
東起西人騎以驅驟擊以長繩驅而前往隨後舉火
我輩着是如何石礎道我有量虛尺量到石堆八百
步外說定兩邊形勢不可錯悞過去二人計議安營
將營寨內選幾匹老的用堅革護之取草束如人形

守到晚時喂飽驢騾將草人捆紮背上驅趕到記定之處發起喊來重重加鞭驢騾飽食力足所負既輕催促又緊往前直奔果然引得卡內百弩齊發將草人驢騾射得東傾西倒鐵石等猶發喊鳴鼓乍進乍退半夜時分始將長繩牽回果然矢長八尺一矢穿貫五六草人鐵鼓石礮并軍士見者無不吐舌回營歇宿次日冠軍將到迎上逐細稟明冠軍道爾二人守軍門要當先攻打今若改更軍令何在好歹要在汝等身上破這個卡二人面面相覷回營商議石礮

遺要避此須如此如此鐵蛟點頭令軍士取洞邊
大石平鋪卡八百步疊成壁壘于下掘穴率衆開出
地道於上定線將路認清內用木架隨灣就曲漸漸
挖進取出沙土四天始至卡脚俱是大石築砌不能
掘動鐵蛟自持斧鑿剷碎除去進入卡底穿過十餘
丈又遇石壁料是西畔乃令搬空其中隨用堅木柱
好將右畔石壁撬開再取乾竹蘆葦油硝等件安排
停妥令軍士齊出石礎將口門塞好只留個小孔將
藥線燃着用鞦韆竹筒敲擡起來立時石脚皆熱火

氣逼人方收竹筒用泥堵孔出穴回營却說冠軍紮
塞離卡五盟知掘地道傳往關上令金塘等五將留
三百兵把守其餘并令前來子直同各將領兵到營
問卡可曾取得冠軍道未也子直道可曾交戰冠軍
令視弩箭所穿草人子直往視見五六草人胸背連
粘令軍士取開竟美長八尺金鐵銀絲皆所未睹回
帳道守將有恃不戰焉如此凶卡望候不若軍道如
見烟起卽收功矣諸人未信次日清晨果見右畔烟
冒衝霄約有半個時辰轟聲架鶴山俱震動兩箇石

堆齊翻入洞底下火光屢發作起來鐵蛟石礮來營
報功冠軍登薄陸爲親校毀壘填路拔塞齊進到東
腰鎮金越寨并無兵阻攔安然而過行有百餘里忽
聞崙泝水聲激響即命安營子直道此刻尙早正好
進取冠軍道前面水嚮處就是獨鎖渡乃至險要之
處如過此渡再得雲平嶺便可至玉砂岡矣今須預
爲歇養明日前去相機取渡子直道不佞先探哨看
看如何冠軍道獨鎖渡守將乃黃廣大之弟黃廣厚
膂力絕倫今知廣多被擒廣大被殺關阻已失正是

將恨之際各事自然准備巡哨彙要小心可帶親校
五員副校士員前營軍士結陣而去子面依令帶領
將士斜往下流噴去三十餘里復轉上來望見獨鎖
城口之中流漸行漸近愈看得分明將近渡口忽然
咆哮女震洶轟轟激激西風湧湧上岸大叫納命的速
來東來速獨鎖渡闊有八里乃水路最險之處東西
兩岸俱有垣牆不可測量的深水中間却係高低大
小的堅石尖利峻嶒有巨石居中名曰獨鎖對心約
徑二里下面四圍像五丈寬濶漫濶環遠其外又有

圍餘壁石牆邊築來掩着真像二龍搶珠的形狀東
西各有丈餘曲灣的口子巨石出水面五丈有餘邊
高申凶生成女牆原名鎖子城于上蓋造房屋廣積
糧料先是下大夫山盤管理近因浮金兵起又揀選
中大夫黃廣厚守山盤爲副廣厚暗笑道百結關
有哥哥廣太廣多鎮守怕甚麼浮金及來到渡城聞
得廣多遣擒卽欲前往報仇因受命之時島主席長
諱諱誠論不可輕動所以免強忍耐後聞廣太已死
百結關又失氣得暴怒如雷及見葫蘆卡被焚海中

將士無一得脫料知敵兵將到乃令束腰鎖金燧塞
兵將俱回再將東岸渡船盡數收藏自帶水兵五百
名埋伏渡口埠下令山盈在城上見敵兵到來即豎
竹竿當時見暗號聞得人聲漸近放炮起躍奔殺前
來子直吃驚幾乎墜馬見那黃鬍厚面身上下俱係
青色手執三尖兩刃青銅刀策馬流星旗飛到眾思
布惠蕭瑤蔡漢查進閃延譚青齋出表佳廣厚初見
六七個童子那裡在他眼裡及接戰時鎗如怒蟒刀
如健翮鎗似飛星棒如蜜雨暗暗吃驚虛掃一刀出

行馬真

卷一五

三

得圓子就走見鐵蛟布礙在前趕殺林兵後面諸將
又追上來乃接住兩双刀拈弓拈箭再于懷中取出
飛鎗審得親切回身接連三鎗將譚青蕭瑤常滿俱
擊下地又將馬緊催追着鐵蛟發箭射落水中石礙
大怒舉斧便欲梁思等都到廣厚揮刀四面迎敵坐
騎遭布惠金翎刺傷便翻騰地上橫着兩双刀掃斷
閃延蔡淡等數騎馬腳俱跌下來廣厚得空往波邊
走衆將齊齊追到乃躍入河水底伸出十數隻手托
着廣厚的靴兜空過去諸將睜着眼睛看子直率衆俱

到見廣厚到口邊登石大笑河皮軍士紛紛爬起來
曾傷損半個連鐵較的屍首俱倒拖起涯衆將倍加
惱怒恨不生翼飛往奪回又見轉出船來廣厚跳上
衆軍踏水沒不至脛片刻轉上石城去了諸將回營
稟知戰鬪折將敵兵情形冠軍見失却鐵較傷多！諸
將蕭瑤常滿懣懣不悅次口令石礎領三百軍士迎
戰梁思布惠領三百軍士接應蔡淡查述領五百軍
士誘殺敵兵自己單騎掠陣話說石礎引兵前進廣
厚已在岸上石礎也無好氣舉斧狠劈廣厚舞刀相

卷十五

三

近聞到五合石礮遮架不住回騎敗走廣厚緊緊追
來梁思有惠趕上接住石礮回頭又戰三人且戰且
退蔡淡查述領兵隨後掩殺看那形狀俱係裏頭赤
脚單衣連褲紮腕縛脛用的都係短槍長刀衝入陣
中則背背相倚刺砍輕便跳躍如飛淨金兵士卒常
雖可一以當十而今轉旋進退反覺遲鈍查述將戰
兩擺盡行退開這裏敵軍四散趕殺查述見已入伏
中將戟兩招兵士回身再戰蔡淡引強弩衝來矢如
雨點并不能傷損敵軍蔡淡乃令長戈向前捲地拘

脚拖倒數個方肯退走。廣厚見後軍不進，料爲敵所
截，始帶馬殺回。正遇冠軍舉刀砍下，冠軍揮搥相迎。
戰過五合，廣厚抵擋不住，暗暗驚道：「浮金那有此人！」
斬將奪關不足奇也。便拖刀敗下，關冠軍緊趕至近，
摸取金鎚，回身奮擊。冠軍見廣厚刀法未亂而走，定
有暗算，果然金鎚飛到，用手接個正着。三鎚又到，卽
以接着之鎚擊去，兩鎚方落于地。三鎚已到胸前，冠
軍接着向前擊回。廣厚側身閃開，從耳邊刮過，打去
半邊耳朶，鮮血淋漓。怒從心起，轉騎再戰，終不能當。

慌集他擁開道來將何各冠軍容道浮金國前將軍
冠軍候將軍厚聽得咬碎齒牙也不回話抽回大刀
再說又有十餘合始將力敵不住加鞭奔走冠軍趕
到河岸見廣厚已策騎入水慌用金丸擊去正中項
背人騎俱沒冠軍正向西邊觀看忽見廣厚安然出
水由亂石隙內登舟轉上獨鎖城冠軍驚異回營石
礮等槍獲裹頭軍十三名冠軍問其刀矢不能傷之
故裏面軍道所穿皆金母岩上莓衣織就五金不損
大小不濡冠軍命將衣裳脫下俱放回去子直道長

河數千里舍此豈無渡所冠軍道仍有水挖與二
處然離正路遠近便莫若獨領我今舍而他渡後來
者將若之何留此是釀心腹之患也必須取得方可
前進令郭堅龐盈分上下流尋覓船隻石礎稟道不
須尋覓末將昨哨下流見有貨艦二十餘隻係本國
的因聞用兵停泊不敢前進如欲使用正好招末將
軍道可令盡搬空貨物船備其價商免其征石礎得
令盡數呼至冠軍問誰人熟諳水性歸涼稟道末將
畧知冠軍令領三百燕子軍前往觀其舉動歸涼得

令領軍分上五船推去未及到口諸軍齊聲發喊水
皆自底橋上須臾已係半船軍士恐沉俱跳上石歸
源不憤提刀沒入挽二首級出水回來放船過去將
諸軍渡歸真道河底俱係獨鎖水軍持着斧鑿獨力
難敵衆手須另設法方能往探冠軍令取大木截成
丈長接連作筏首尾相銜中間釘成轉軸既利曲行
斧鑿又難驟破上安梁柱蓋以皮篋下置掠刀連于
檣兩檣搖則刀掠賊在筏底無能爲也軍中依製橫
造成就冠軍帶甲士同上搖放過河進到獨鎖城下

忽聞梆響并不見人突然無數搗竿確杵輓礮鎗
擊下抽回速逾輪轉幹上俱係狼牙痰藜火釘藥外
邊遠者鎗擊中間竿搗近者杵齋冠軍見形勢凶猛
乃令鳴金笆下兵士轉檣齊回雖不曾着傷擊得箇
碎牌散柱裂梁拆紛紛淌出口夾子直驚道果然利
害冠軍大怒命將餘糧整齊尋可渡之處過河夾攻
令諸軍俱回大營親帶五百名燕子軍率連城尹襄
戈橫刁利東方旭方晨司徒盛于後等上後往下流
放去廣厚在城上看得親切想道夾攻雖不足懼若

水陸上船于西岸放往下流隨着木筏伺察欲渡節
便逃擊屋下五十餘里天色已黑見筏泊于東岸張
燈聲樂亦令傳于石邊使兵潛入水底石隙中分處
窺探乘便刺殺冠軍正飲得興濃令尹襄前來附耳
復大笑痛飲又橫辭酒力不勝尹襄亦辭冠軍勃然
叱下呼方員司徒盛道汝二人取百結嶺有功補爲
上校方員司徒盛叩頭站在旁邊冠軍令同暢飲約
有半個時辰于歌舞叢穠之際潛上坡岸馳到渡口

乘馬登舟，弄襲衣，橫石礎，募浹已同。軍士伏在船內，弄襲皇上龍筋索，稟梁思等同後軍，船隻齊金伺侯。乃命暗渡進口，諸軍啣救搖到巨石下，冠軍右手仗地，左手構着索頭，圈子蹲身躍騰方，踏着女牆內中。已覺立即鳴榔燈火雪亮，冠軍將索圈套于女牆頭上，即揮搥打倒發機將士，石礎等俱魚貫接上齊進。爭功猶如羣虎入林，山盈料不能敵，領軍逃走，逢着梁思等自城下達到，慌棄船沒水而逃。冠軍令梁思道汝等十人不得歇息，離此二百里，有河名濫補河。

過河三里便是鴛鴦城路上俱係山岡窄路無是塞
兵馬阻攔可將所領一千軍士連夜帶往鴛鴦起此
時城內不知獨鎖鑰信息防備未嚴汝等疾去各帶
百人分頭尋空爬城斬門便是頭功隨後另有將官
接應梁思等驚躍去訖子直同衆將到道後軍俱以
次過渡冠軍附石礎耳邊道如此如此石礎受計領
將士去又向子直道衆軍不得辭勞可帶三員上校
十員副校領軍三千連夜往鴛鴦城接應梁思等我
誅守衛將厚卽前來也子直領軍而去又合楊善等

金兵三千渡過西岸，築立營寨。候令却說黃廣厚的
水軍奉令過來，人人皆想立功。見冠軍雖然暢飲，軍
士仍俱嚴裝伏而不動。循環往報，繼見叱去尹襄戈
橫。又飲多時，漸漸歌闌舞歇。眾將大半退開，便湧上
筏，齊聲發喊，舉刀砍殺。方知不走的俱是草人。急四
圍報黃廣厚驚道：「中奸計矣！」慌令移船到岸，提刀上
騎，加鞭奔回。行過二十餘里，遇虜敗軍報道：「敵人攻
打渡城甚急，請將軍飛速救應。」廣厚策馬飛跑，又見
火把前來報道：「山將軍危在呼吸，請速救援。」廣厚連

漢將韓擒虎軍士忽然跌入河中廣厚騎行慌急遭
將衝倒廣厚便旋身下馬腦後忽有斧風自左驟到
情知是人騎第感道誰敢來急將利刃往左揮去正
是前邊書生顧承恩舉手揮去忙不知廣厚之
刃揮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十六卷

虛有可乘取城易於拾芥

武無用處破嶺擬若登天

却說廣厚足未着地原係不定的時忽聞鋒風自左邊
來急將兩刃刀揮去右邊又有風到不及架格正道
砍撲于地原來石礎受計同石礎梅清柳咏各領軍
士粧作敗兵分水陸假報以亂廣厚之心梅清柳咏
駕船石礎石礎步走沿途埋伏雙下絆脚索二人在

旁見廣厚聞報慌亂坐騎躑躅暗中看得清切阿斧
并舉將廣厚砍倒及火把到來石徑看時地下橫着
兩個屍首驚慌審視一個係黃廣厚雖然劈死頭項
左邊仍有皮肉未離一個係石礎連肩到脇削作兩
段不禁放聲大哭令軍士將二屍捆于廣厚騎上駝
回泣訴詳細冠軍雖喜殺死廣厚見折了石礎想起
破葫蘆卡等功勞不覺撫屍垂淚諸軍亦皆涕泣乃
令石徑同司馬萃童最祖格項穀卮豆守獨鎮渡自過
西岸引兵前進再說梁思秦吉冉王陳密杜閑姚越

彭舒單巧勝政鄒仁等十人引兵浦一夜走到濫柿河
將船內人殺盡往還數次渡畢趕到鴛鴦城惟見上
下皆黑不分山城乃用宵行芥子燈分頭照路這宵
行芥子燈光徹于內只有數點如芥子大的亮在燈
底下照着路近處自知是者莫見如宵行虫的樣子
卡將各領軍士分頭照尋山峻城高空缺盡行脩補
并無可入之處秦吉尋得着急聞有水聲隨視自城
脚流出走近看時雖係深溝奈有石梁砌塞水由縫
中淌下秦吉令用斧碎碎剗斷石梁撤空如洞令軍

士賊會聚時等在城門邊接應自却當先率衆由水
竇中爬入并無人覺轉到大街遇着巡夜將官發起
喊來秦吉舉斧砍去那將便走秦吉奔到城邊正欲
砍門不期守將先聞喊聲知有奸細入城早已准備
傳當迎向前來後面先敗的巡夜將官又回頭殺到
秦吉等腹背受敵情甚危急忽見浮石兵士紛紛反
饋秦吉揮斧衝出正逢着冉圭大喜冉圭道梁親枝
聞信恐尔力單囑我同陳蜜柱闕姚越仍由竇內趕
來接應他們在外劈門說畢奮勇衝殺浮石將官見

添生力，雖不敵，向前倚着月城，攔截陳密等。但到併
力向前，砍倒城門，已爲梁思等劈開。將士盡入梁思
道。天响，城內猶多兵將。秦太校等屯月城，我們
仍搜尋，連殺說罷，當先四將隨行，却說驚城守姓
信名恒，當聞人聲嘈雜，驚道：「各處皆捕齊，堅固，惟水
溝鐵閘未曾造成，敵軍必由此入。外面自有大軍接
應，來將果然智勇，宜乎各極險隘，破得恁快。」令首將
永貞、常德各領兵五百，由西門轉到東門。永貞屯東
門，常德往波口屯紮。可戰則戰，不可則守。又令次將

第一回

卷上六

三

臨潼領兵五百名接應。水貞再領軍五百名接應。常德如渡河無敵兵飛速過河于梅坪拒守。此去路上惟小岡潭并無隘塞。獨有梅坪老樹成叢石筍林立。險勢可屯。勿得遺悞。又傳令西門及城上加意守護。遣騎飛報雲平嶺安排已畢。乃全裝提刀上騎。統領將士往東街來。正遇見梁思等驟到。揮刀劈下。梁思等相抵那邊。副將張軒挺槍衝殺。這里彭舒單騎。政郭仁各向前攔截。梁思敵不住。信恒漸戰漸退。彭舒抽身使錫幫助。張軒舉槍迎着。量力亦差轉。

到東門天色已亮，城邊軍士道：「秦將軍在城外同敵人殺哩。」梁思等俱受重傷，聞知前後受敵，發奮道：「今受夾攻，係死地也。當于死中求生，不可待斃。」冠軍曾云：「有兵救應，斷非誑語。」說罷，挺耙當先，諸將士奮勇復戰。終因通夜辛苦，氣力不交，又要敗下來。忽聽喊道：「梁將軍我來相助建功也。」梁思聞係布惠聲音，知救兵已到，復殺向前。布惠趕上道：「子大夫領大軍入城了，將軍且歇待我驅除。」布惠引的係大劈手利斧，不分好歹，亂砍亂刺。信恒等戰了半夜，未免疲倦。今

突逢此生方軍將羅赫猛勇抵禦不住兵士先逃信
恒只得敗往西門棄往永貞得不俱到永貞道末將
逃到東門遇敵相殺得陸文續到兵勢正好不期敵
人又有大軍接濟衝散陸文小將勢孤殺敗歸來路
逢冉丕言常德到澧柿河見敵軍畢渡結陣向前乃
同常德隱其羣車中欲待其退半隨後掩殺無如敵
兵多而且銳常德敗往南邊去了冉丕殘兵不能前
進亦回圍城信恒道齊金兵素柔弱今比本國精悍
倍加足見訓練有人今日據定齊城少待再戰歇有

半個時辰飽浴方畢整頓出戰忽到飛馬差官持令
箭道奉西庖長鈞命言敵軍身猛智畧難敵各險皆
失今又入城勢必不支今將軍焚糧領兵回嶺轉令
河東西各城邑可守則守不可則退切勿輕戰信恒
得令即分頭傳諭又使兵士老弱者先回自領五百
人屯紮西門內外緩緩而退梁思等知信恒勇烈只
承兵把守于直又急檢視庫藏所以無人追趕且說
冠軍領兵行到空路令往左去楊善道梁思等俱係
直行今往左邊恐有錯悞冠軍道他們取鴛鴦城是

以直去今往青草坡自應向左青草坡係河東險要
地方亦須急取如得此城往雲平嶺這條路俱無後
患矣楊善方纔明白行過多時遠遠望見高處平脚
半邊火光冠軍道准備矣金湯逢琛查述可領飛騎
五百暗過東門向南殺入楊善領大軍望火光處直
進本軍自領騎兵接應却說青草坡守將穆新聞得
攻打獨鎖渡引兵欲來救應路遇山盈知城已失即
便回兵使山盈連夜報上雲平嶺再派副將景茂守
東關山慈守西關繆實守北關陸榮守南關自己全

表率領壯士以待忽聞南邊發喊穆新令副將盛起
往視自却由北門巡來又見報馬喊道敵兵已入南
門請將軍速往截殺穆新驚道如何不自北攻反遶
南至兵法實奇帶轉馬頭馳來見盛起陸榮戰二將
不下敵騎俱係長鎗漸捨向前穆新舉戰術人呼道
吾來也盛起讓開金湯揮劍迎上逢琛擊斃陸榮下
騎抵取首級陸榮就地拈得砂草審定逢琛面門擦
到逢琛慌隔兩目已遭砂迷陸榮被軍士負去盛起
見逢琛目傷便想擒取查述看見喊道不得無禮吾

來也盛起便轉騎與查述復戰逢琛不能臨陣上騎
圍管穆新箭枝盡戟如生龍怒鱗金湯兩斧金鋼似
掣閃飛星戰過多時金湯終因辛苦擋抵不住漸漸
退下到得閉門查述棄了盛起前來併力捨死抵住
不肯出城盛起復率竿子手殺來查述又受戟刺重
傷危急之際忽見冠軍驟到舉搥攔開金湯向前直
擊穆新見來勢凶狠退于寬地接戰鬪有十餘合穆
新力擋不起景茂山慈趕到盛起一齊搶上穆新橫
戟少歇須臾山慈鎗桿折斷盛起落馬穆新舉戟復

戰冠軍接着戟桿順搥刮得景茂眉目鼻口連成肉
餅穆新儘力奪戟冠軍復回搥挨桿削來穆新右腕
打折轉馬竄逃冠軍驅兵前進穆新山慈急出西門
天色已亮正欲奔就信恒忽見常德引敗兵奔到言
鴛鴦城已失穆新道如此不能到雲平嶺去且到美
萊城看勢如何不表同奔美萊城再說冠軍趕走穆
新山慈軍士綁到盛起叱令放去安民已畢次日令
金湯領五百軍士同威遠屠布守城查述留此養瘡
自帶大軍緩緩往鴛鴦城來二百三十里路申時已

到望見左右平岡來到中間突起兩山左邊山色五彩輝煌右邊山色金光煥耀兩枝山頂互相交結關門設于頸下城牆直圍過岡脊梁思等早已望見出關迎接冠軍問道子大夫何在秦吉道盤過庫藏之後即入內衙至今未出小校等先望見旌旗已使人往報矣冠軍進關來到衙內聞有哭聲查問所因何事常滿稟道昨日信大夫兵敗來催家眷回嶺遺下婢女二人爲子大夫收得強逼交歡俱不依從其一已經斃命今所哭泣想係未死者冠軍忿然走到後

面只見子直抱着個女子近看蓬頭垢面亂哭亂扭
冠軍向子直道奉命伐國當行禮義以服敵人之
心胡爲行此狗彘情事大夫如此其何以萌士衆軍法
無私不能偏于大夫也令常滿將子直扯下檻起送
往後營聽浮金主發落將此婢女寄于女觀居住又
將死者埋于閔旁立碣以表其貞令梁思布惠秦吉
領兵三千取鷺鷥城杜閑姚越領兵一千接應令楊
善冉圭陳密領兵三千取鴻濼城梅青柳味領兵一
千接應其餘軍士休息次早自帶飛盾兵八百名往

雲平嶺來察着形勢雲平嶺雖曾行過知其峻險但
兩邊却不會周視所以重復細看行有數里轉出深
林已見半壁連天接地的墨雲又行二十餘里已在
面前却係遮天峻嶺并無攀巒岡阜俱係懸崖峭壁
只有迤迤曲徑又皆爲石塞斷兩旁各有礮臺夾守
復沿嶺脚左邊望去行百餘里并無空可乘又回來
往右邊察看凡稍有凹處俱堵補完全復堆灰餅石
砲滾木飛車于其上冠軍看畢回城聞報浮金主大
軍已過獨鎖渡屯紮使大夫任環傳令快取雲平嶺

冠軍令逢琛等守好城池自奮獨鎖渡乘朝見浮金
主下座扶道卿出境而得品字城動足而奪百結險
梟其猛將胡盧半獨鎖渡奇險皆收今又顧指而下
駕鸞揚鞭而取青草不自被雲平嶺長驅入黃雲城
洵亘古未有之勲勞也冠軍籍首奏道此皆主上洪
福文臣運籌武士効力之功也浮金王道雲平嶺何
時可破冠軍道雲平嶺守將金城老練知兵西山才
德兼備此刻不可破也浮金王道不得雲平嶺終無
路到玉砂岡彼必益緊防護我國將何以爲食冠軍

類長奇謀以建偉績永惠萬民冠軍道兵無常形難
在知被抑已不可進而強進未有不敗軍誤國者豈
金玉道然則雲平鎖終無時可破乎冠軍道此時必
不可破惟待將來雲平至易庸將有機可乘始得破
耳爲今之計老營仍須紮于百結關臣守鴛鴦以防
敵出入軍巡濫柿河南北數十城昆屯田以濟軍糧
庶不爲敵所勝薄金玉道寡人之令有進無退今已
到此不可退回就紮定此將軍其往鴛鴦爲相機施行
直犯令可念其用兵以來微勞原彼初次剛後犯

法決不寬貸冠軍愠然道軍令乃條款法度非臣私
行若竟赦宥恐自此縱肆滋事致悞國家耳說罷辭
浮金主曰鷺鷥城令常言領三百步兵屯于梅坪毋
使敵人窺踏却說鷺鷥城離鷺鷥城二百二十餘里
寺糴米錦副島類與耀聞得失了鷺鷥城西度長傳
令稟守諸將不服道東南數十城邑鷺鷥爲最若閉
門畏怯其餘必定胆寒是不戰而自屈也况諸處皆
被詭計騙取并非力戰所失今出而不勝謹守未遲
乃全領衆出東門紮營楊善兵到巫錦挺着雙戈劍

直衝過來，再使九節金鞭，迺佳大戰。陳慶視再
圭不能抵巫錦，舉斧策馬夾攻吳耀。揮刀截住楊善
持子前來，烏輝舉銅接着再圭。石遮左攔巫錦，銅鎗
如梭楊善恐其有失，撇却烏輝來戰巫錦。烏輝追上
再圭，即攔住烏輝兵戰。將戰將殺，迺多時終是勞
不勝，逸往後敗走巫錦等，奮勇向前再說悔清。如
引兵接應，灑灑正行時，聞得前邊金鼓喊殺之聲，催
軍急進。柳咏道：「如何臨陣相殺？」城上不見有兵，梅將
軍請往救應。我觀便爬城，或得入去，中外夾攻城可

得而軍可破也。梅清依計分兵五百先行。柳咏領兵
過北吊橋見門掩着。原來守城軍士見敵敗走便出
搶拾遺棄物件。是以無人把守。柳咏既搶到門前。喬
勇殺入却無阻擋。兵俱進城。聞西邊鼓聲震。即趨
埋伏。這裡巫錦緊趕緊殺。忽見梅清救兵到來。便立
定脚。楊善等見後。兵到。復踴躍殺出。梅清舉兵領兵
向前逢人便砍。烏輝先走。巫錦吳耀猶勉強爭持。烏
輝到城門邊立定。守巫錦等。向入不防。柳咏自後輕
輕出來。手起刀落。斬于騎下。陳壘城。遂得城矣。

謝吳耀驚慌回顧見柳林樹叢樹叢樹叢難復
便領軍落荒而逃楊善入城再走不捨同梅清柳咏
趕下三十餘里巫錦吳耀得渡過河再坐等追到見
無舟楫只得率家回來巫錦令將船盡纜于西岸放
心緩緩而行遙着村庄使兵士備糧造飯只見一枝
人馬風捲齊來細看却不係本國旗號肚裏正饑足
力又倦如何抵敵惟有棄戈卸甲復向河邊奔走爭
上渡船見先前追兵猶未去遠只得開到河中下錨
止住這枝人馬却係接應警警城前杜閃姚越湊着

現成熱飯欣然就吃杜闕道今有浮石盔甲旗旌何不使兵穿戴前去姚越道不可恐本團兵將認錯悞了自相傷殘杜闕道爾先引兵照會我却後來便不混亂姚越道不可只須着人先行說知然後爾領穿敵盔甲之軍士詐作敗兵我作追趕便好見機圖事也杜闕依允使卒密往自與姚越分軍連夜進發次早望見鷲鷲城大喊起來杜闕先走姚越後追直到濠邊且說鷲鷲城在止濼柿河之西離鷲鷲城三百五十里離鷲鷲城二百里守將姓江名濯同副將自

希夷夢

卷十六

十二

交自高三人鎮守又有偏將盧慈盧雅稱勳先時聞
得奪金破了葫蘆未料知除却獨鎗渡不能過必要
來爭水蛇渡商議于埧頭對面築起夾關令白交盧
雅帶兵一千同守自己准脩接應忽聽得有敵兵從
大路遇河向東門來料是獨鎗渡已失因分兵往夾
關城中之衆不足守禦盧慈道且戰而後守海濱道
不可西庶長既有令戰勝亦無功如敗誰任其咎真
若爲城爲策之上人閉門登埧忽報敵軍已到東郊
江濯令白高往視令人盧慈巡察盧慈到北門見遠之

趕殺嗷呼所趕者係本國鴻州號將轉隊已到城下
喊叫救援追兵趕上敗將圍身接戰抵禦不仕盧慈
看得親切下城開門挺鎗殺出姚越接着不問便獸
杜閔得空奔掄入城放起連珠號炮梁息先已得了
信息今聞炮聲急令兵士疾趨納喊攻城布惠泰古
分兵殺向北門盧慈忽聞炮響又驚又疑姚越纏緊
不能抽身江濯聽得號炮取簡上驟聞報東邊攻城
便轉向東北刻盧慈敵不遇姚越怎當布惠等又到
楊法慌亂爲姚越打倒直掄進城江濯到東門上城

看這路假勢也必有兵由他處潛入慌趨奔此門正
迎著布惠四簡并舉秦吉舉斧夾攻江濯方戰二將
望見火起心傷驚亂越杜關又到江濯手下軍士
漸少四將如虎攢來且戰且走殺到東門向白高衝
出往夾關去了梁恩等得了城池分兵布守飛騎報
請冠軍將令以便進攻夾關再說冠軍在鴛鴦計策
南邊惟鷓鴣鴛鴦二大城其餘十數邑皆彈指可下
俱量城勢分令各校領兵往取惟在邊芙蓉城兵多
將廣菱頭城勢扼前堅背須親往鷓鴣雖下巴今年

乘半烈往偵揚善備兵一千守城替山守主陳密梅
精柳咏驚驚不知何若須臾探子報道采思等殺
牌將盧慈逐去江濯白高已得驚驚城池冠軍大喜
又有梁思稟到請攻夾關冠軍分付夾關爲驚驚門
戶本城既失夾關豈能久守急攻徒傷士卒緩之彼
自逃遁耳令梁思杜閔姚越將兵一千守城布惠秦
吉將餘兵回駕驚聽令自領兵三千取美蕪城美蕪
爲雲平嶺外第一一個大城浮石東邊糧餉向來均貯
于此自西度長鎮雲平嶺撤本城只存半載軍民用

度餘者塞道歸嶺上英葉鎮守將軍姓何著身有萬
夫莫當之勇夫人桑氏名喚桑髻姪子何方橫兒子
何昇何喚何龍俱深通器械熟諳韜鈴猶有裨將陸
益葉全凌洪等同守當日西席表檄到令其戰守相
機切勿忽造次却不叫他回嶺何身得檄即使陸益往
菱頓協守自將城內諸事料理俾官令嚴軍到集爲
匪地方靠平岡下寨當時夫人諫道難見平岡拉非
險要猶須憑城爲是何舟適郊外數萬居民糧食在
前若棄之岡頓要城何用不聽夫人之言正領兵來

涇邊某日，淨金兵到何將軍背插九口飛刀待柳葉
槍坐白駿馬率三子出營，拉著前鋒觀校國維正欲
開口問話，國維持著雙斧奔來，直欲何旋大怒舉鎚
迎住，鬪有三十合，勝負不分，風宏風嚴，雙槍并出，何
再向僻四鎚又到，前勇將槍擺動，兵分兩翼，衝殺過
來，這邊華禽穆謹荆芒向前接殺，鬪有十餘合，何再
敗走三將，趕去何再，掣下飛刀，連連擊到華禽，驟得
快腿上著傷，荆芒連肩帶臂，斬下，穆謹砍落頭顱，何
再復轉騎殺回，國維等見勢不利，駭下陣來，士卒俱

奔何旋等隨後追趕恰好冠軍兵馬正到排開陣勢讓過國維等何氏兄弟三人已經殺至冠軍揮刃迎住何丹只道平常將士漫不擔心接連三拋擲不住了方知英雄何旋何輝迎上助戰敵有三十餘合何丹鳴金三子齊回說道後來將官勇力無比何丹道想係冠軍因見汝等敵他不下是以鳴金今彼猶在陣前待我戰去挺槍出陣呼道來者可是韓冠軍麼冠軍答道既知威名何不下馬何丹道問清姓名好擒下汝耳舉鎗當心刺入冠軍腰間還丟闕有二十

餘合何舟敗下冠軍追去。喊道：謹防暗器！冠軍
看定何舟手取飛刀，便帶住馬。只見何舟身即飛刀
已到，冠軍認清，連放飛炮，打落九口。何舟大怒，回馬
重圍，約有二十餘合。何龍等趕來助陣，道：里國維等
亦復殺出，彼此混戰多時，天色已晚，各收回營。冠軍
查點將士受傷者二百餘名，折了兩員副校，擒得將
士三十餘人。冠軍道：「美藥不得河東西，莫能安枕，分
付過美藥二十里柳塘池方紮營。」次日，何舟兵到，又
戰，互有殺傷。晚間，冠軍出令道：「美藥頭為美藥特角先。」

乘其頭無備破之以專其渠羽軍則來築壘以困之
良不取矣將輜重墮下連夜全軍而去管內道擒的
浮石軍士見兵盡行用力掙斷繩索逃回告訴何舟
令姪子方樓往奪營寨自率三千連夜抄向芝嶺
行有五十餘里到鏡湖地方前軍報道橋梁俱折毀
了何龍向前道不要中敵人奸計何舟猛省急令後
隊作前隊速退回城方纔勒脚前面又報火起兩處
俱係密密黍稷何舟令往上割倒黍稷亦縱火延燒
風猛船急頃刻焚成平地上風亦經燒到何龍等恃

勇撥路俱爲火氣衝回無法得出何舟領兵移屯于
先所燬空地上雖然免得火災爭奈烟焰逼人軍士
多有熏倒者待烟衰烟滅始得領兵趕回逢着偏將
葉全問道汝等奪塞若何葉全道不曾成功今秦夫
人令來迎將軍何舟道城池無怎麼葉全道自將軍
往菱頭後末將隨小將軍襲取行箭數里回顧城中
火起聲音嘈雜情知事變急同小將軍趕回聞城內
喊聲大震見有敵將守住吊橋殺不過去末將同小
將軍分奔尋路救應末將到西門正逢夫人殺出城

內却無兵追。小將軍亦到，因不知將軍若何，特令小將軍同末將分路找着通信夫人，現紮營在荻村。何舟嘆道：「恨中奸詐地方已失，有何面目歸見君相，掣出寶劍欲行自刎。旁邊裨將凌洪慌抱住手道：『不可。』」勝敗兵家之常，三位小將軍又俱爲烟火所傷。將軍必須回兵調治好了，整家奪復城池爲國出力。奈何輕生以悞君事，葉全道凌洪惡言，願將軍審察。何舟乃止，令葉全、陵洪同往菱頭，協陸益守城。囑道：「菱頭雖小，得之可出，可入。若爲敵所有，則他日恢復少。」這

系會兵路也。敵人詭計多端，只領閉守，不必出戰。二
將領命而去。何丹乃往荻村，原來冠軍假言往攻。菱
頭故任被擒，軍士脫歸報信，却令栗贊、荀登領兵趨
雙鏡湖口，礮暗伏密葦之中，待彼軍過，即於後縱火。
自同衆將潛回芙蓉，伏于堤邊，見有軍馬出去，便令
元章安定，蔡達、施恒、書山、衛定、黃華、仰青，遁入城中。
守門將士不辨，已彼闖進，隨問隨答。次後又見軍出，
冠軍發號，伏兵齊起，盡行殺入，放起火來，却說桑髮
夫人自行軍之後，全裝率兵巡視，見北邊火起，情知

有變傳令軍民毋得亂動。又令女將凌護圍街把守。自率衆軍飛奔而來。正遇着冠軍。便使雁翎刀當頭劈入。冠軍揮鎗隔關還擊。戰到七八合。桑夫人交架不住。敗走圍街。率領家人收拾符節復行。殺出撞見國維。截住不及。夫人大怒。惡戰十餘合。凌護使金鐵撒來。國維左目受傷。夫人趁空劈入。殺死國維。護衆衝出西門。遇着葉全。續後方樓亦到。全於荻村蓼花崖下紮定。收招散失。令葉全何方樓分路追尋。何弁再說冠軍逐去本城。軍安營已畢。將國維入殮。同刺。

臣復遣二使，使卒送，即令柳咏、風巖、風安、山縱、沈揚、
守賊，自帶將士向菱頭來。到舊營內，栗贊苟登，紉出
其全，凌洪冠軍問知是往菱頭的，半路擒住，用好言
撫慰，還其表甲，使自歸國。乃領兵直到菱頭，見城上
寂靜，兩邊平岡環抱，石城後倚層巒，前臨瀾澗，城脚
窄路之外，便無餘地。在對面賊殺，并不見有人應敵。
令屯兵于上流，則替使伐堅竹大木，造成攻具，披架
篷笆，大筏當晚率軍士同登，放下認着城門，推到口
邊，翻倒柳鐵石，砲灰餅如雨打下，俱爲色所遮，隔蓬

軍士盡行逃散乃招外兵渡河入城次日令粟贊希
登姚安崔默獨守自帶軍士狗河東西未下城邑沿
途村鎮民人多有自百結關外放回者焚香饋食求
下地方官長聞風奔竄不旬日間河之東西七百餘
里州邑薺榮莖蒲菴燕黑瓦糜鵠燕石逃河扶老
雁海蘿紫黃獨豹鴉鷓鳴瑤枝猴蔡等險易大小
六十餘城盡行歸服冠軍隨處委署奏請發各處守

令，再回驚驚見迎接的兵將較前甚多，俱是瘦羸，且聞呼痛之聲，不勝驚訝。布惠稟道：「冠軍往芙蓉時，主上令子大白額虎領兵二萬往攻雲平嶺，四處尋路，不得勉強上去，俱受打傷回來，連往數日，并不冒傷。被一將擒彼一兵領去，萬餘軍士無不傷損。冠軍道：「西山知兵雲平嶺，萬不能破，須待天印雙龍有處得入，方可相機。今妄攻之，可憐士卒無辜受苦。今布惠取諸藥，分開醫治傷將士，又使人探天印雙龍勝負，若何數日之間，兵將盡愈。正議操練，忽聞大砲三

聲自西邊來。頃刻巡軍報道：浮石大軍下嶺矣。正是
方夏指臂多傷損。又報：舟戈競到來。欲知爭戰何如。
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十七卷

察陣勢濼膠堤越

中反間魚水參商

却說客卿介茅游吳洪等分往猿啼峽烏楓嶺去後
卽向龍街向雲平嶺來離滋藥關行過五百餘里到
思神港地方見許多大漢歐鬥將路都塞斷了先是
白打後用棍棒拚得肢傷膚損紛紛消散臨了止有
一個穿白一個穿皂二人儘力不休龍街歇下喝采

這好國各府國庫差觀者，這爲着何事，這便惡爭，寧道是包攬買私砂的客卿道，而今猶有私砂麼？客卿道：「惟其艱難，所以如此。現在諸販皆已歇業，惟減畢兩家，霸賣因所到砂少，爭買者多，是以各延好漢爭賭，賭勝那家贏，就歸那家賣。客卿道：「減畢不畏法麼？」低聲答道：「爾道減畢是誰？卽係賊無忌，畢競發他，畏甚麼位？據要津所獲。○大利又分餽當路，還有那個將法繩他？客卿道：「聞新規模，隄防嚴緊，如何猶漏得出來？」答道：「猶有未備處耳。只見兩個敬敬又鬪客卿。」

令龍街道汝可往解之。龍往所然取出腰間雙鏡直舞向前，將鬪者隔作兩處大漢俱。欲下觀看。鏡法龍街見他們不鬪，亦卽收住向大漢道：「目今外寇歎道：『內浸以二位武藝，何不出力于國家？』」乃在此處行這勾當，倘有失悞，豈不可惜？」同答道：「功名非不徒取，若有可進之途，不獨我等情甘執鞭隨鏡，現在數百壯士皆願効力龍街道，易耳。汝可知軍上坐者同問道：『是誰龍街道春水運儲之客卿也？』」互相驚道：「莫非飄來的賢人麼？」龍街道正是乃大喜道：「好也！慌領

衆人隨龍街到車前，拜伏于地道，不知大賢降臨望
乞原宥收錄。客卿下車，扶起道使，壯士失所，吾輩之
過也。卿等姓甚名誰，穿自的指穿皂的道，他姓施名
績，小人姓邢，名貫都，係本國玉砂岡農民。客卿道：今
我往雲平嶺視敵，汝等各有家室，如何隨去。全夥齊
聲道：小人等家室俱屬溫飽，今幸逢客卿，不討個出
身，更待何時。客卿道：汝等內有老病者，則不必去。茲
撥玉砂岡大夫先給每人柴貝五十枚，安家待立功
之後，自有爵尉。全夥歡謝客卿，查點共有二百四十

五名除汰七名老病，仍有二百三十八名。當日就港上住下，連夜寫清檄文，次早付不去者，持往乃帶眾人望雲平嶺來施濟。那貫等代龍街御車到了，餓虎開天色已晚，歇下。第三日早晨到雲平嶺，西庶長得報自迎出營，携手慰詢。客卿畧爲回說，便問浮金兵勢。西庶長具道其詳。客卿道：「果然勁敵，今營內有若干人馬。」西庶長道：「舊兵悉在冊籍，新收得各處敗回將士，品字城偏裨獨鎮渡山，益駕爲城信恒等，青草城穆新等，美藻城何舟等，并未受傷的兵士九千餘。」

名客卿道數鋒已老矣且開關試戰以探之西庶長
道願客卿施運神威以摧強敵老夫將符印交卸回
國推轂糧儲客卿道不可處繁理劇素性所畏因見
強敵在前恐庶長煩勞特來參議聽受指揮若以大
任相強不佞請從此辭西庶長道非係老夫避勞實
緣宿疾常發難勝辛苦日夕思客卿來奈何不諒之
深客卿道軍事倥偬原非尊恙所宜請坐此以理糧
餉不佞代辦軍事如何西庶長喜道如此足見爲國
兼愛老夫矣令鐵柱捧上符劍軍冊客卿道符劍主

上所命私交私受均屬不合仍請收賒有庶長在此
諸將心膂相通可無庸也。西庶長使鐵柱
收回交下軍冊客卿展閱裨偏一百七十餘員士卒
九萬有奇刷去老弱羸病其餘令俱入教場操演果
然兵強將勇只有陣勢古板乃將法授龍街令教所
領一千軍士成日則一人傳十人轉轉訓誨龍街心
已明白自爲領頭諸軍亦皆練過不甚費事五天俱
熟矣分爲四軍名曰推山曰越海曰狼頭曰虎翼合
習陣法其法一卒居中八卒環衛一伍居中八伍環

衛一隊居中八隊環衛一部居中八部環衛一陣居中八隊環衛九陣爲一軍始于九人爲伍九伍八十一人爲隊九隊七百二十九人爲部九部六千五百六十一人爲陣九陣五萬九千四十九人爲一軍百萬千萬俱可積加而上所謂多多益善也一伍俱九軍之形九軍皆一伍之法居中者爲心左右爲協前爲首後爲尾四隅爲足爲羽翼心主指使協主護衛動則前三隅衝鋒首主接應後二隅主替換尾主補空久戰則八方旋轉迭爲守陴變陣則抽餘補缺身修

者缺足戴角者無牙堅蹄者欠爪鼓翼者少尾短其
尾者長其項豐其翮者窄其身一隊內間騎士十二
八騎居八隊四騎居四隅戰則居後以備衝掠襲進
行則當先以看敵搜伏零奇騎步皆另爲隊部選立
上士二十中士百七十下士一千五百以備補換差
遣居則隅落鈎連輜重在中行則隊隊相引精銳在
後大將之下內肘脇八將居身旁輔助外牙爪八將
爲八陣之主專管相敵應機探士與謀士相表裡謀
士窺敵國之虛實探士明敵軍之隱微另附于後軍

大畧九十六變禽屬二十四變獸屬二十四變魚屬
二十四變虫屬二十四變互相更易以制伏敵軍循
環交錯千萬無窮凡變時禽屬用赤幡獸屬用白旂
魚屬用青旂虫屬用黑幢凡變用炮一聲一變至六
變用旗一面招展七變到十二變用旗二面招展十
三變至十八變用旗三面招展十九變至二十四變
用旗四面招展其變之一二三四五六則以角聲一
二三四五六轉爲度凡魚虫禽獸互變則以金聲一
二三四爲准變定則擊鼓凡變先脇次角次牙次皮

次翼次且心定不動以有化無互相伸縮頃刻而成
參差先後無不貫串令龍街爲陣心使平修那貫爲
護心使信恒何舟爲翼陣使各有副將其餘慕容夏
奇水正梅先春蔣功陳得何誕等數十員驍將俱派
牙瓜各處首領凡行皆用飛龍止皆爲盤蛇操演精
熟令鐵柱衛仁隨金城居守乃拆去壘石放炮率衆
下嶺屯紮當下子直聞報大喜道彼守則無法可攻
今彼離巢係送路過岡也冠軍道不然西山文武足
備昔守今戰非得勝算斷無輕動之理吾甚憂之夫

希夷夢

卷十七

六

夫緣何反善乃使軍政司與秦到老營并徵及各城
加意防備守直道昔求戰不得今得而不戰何時過
嶺以副主上之望冠軍道我能戰之將士皆分守于
各處本城所存無幾新兵尚未練成如何臨得謀定
而戰的大敵今彼下嶺而不前來是欲致我而以逸
待我也須將兵將練精方能言戰此刻僅可憑城以
守乃復往教場閱檢次日島主使郎福厚持節到營
監戰冠軍迎入郎福厚道主上昨聞敵捨巢穴下嶺
欲與我戰是難得之機將軍反請謹慎鄭重其詞主

上不悅言將軍養寇特使福厚前來摧戰敗不歸罪
將軍如或敵人退守嶺不能過惟將軍是符直道
戰未必敗何可受違君命之愆冠軍見烏士諸人意
皆欲戰自料亦不致敗乃點齊精壯軍士三千飽食
緩緩行到嶺北叱成陣勢只見對面砲雷角鳴兩翼
騎兵先出往還穿梭馳驟須臾角聲止鼓聲作騎兵
俱退○陣已排列前銳後濶四角貼伏有小校執旗
走來跪下道奉令請將軍觀陣冠軍答道此蝕月蝦
蟇也那校起身跑回又有小校執旗走過跪下道奉

命請將軍打陣冠軍自思此陣難法非同伴兒仔細
考較但現在兵未教成不可使用乃答道今日且圖將
改日闢陣小校起去對面鼓聲復震十餘員戰將湧
出一將提刀驟馬喊道狂長強徒可速納命右邊轉
出驍將柏鵬係柏彪之弟揮刀迎上不問姓名鬪有
五十餘合內中一將落馬却係柏鵬爲信恒所斬
邊市惡大怒舉鎗衝來盛進仰青黃華隨着齊出浮
石陣內山慈慕容夏奇陳德接住混戰何舟忍不住
舉鎗殺向前來黃華慌搶上去那坊慕容夏奇從旁

使鎗刺入左脇，結果性命。冠軍知何州武藝高，將
校無其敵手，乃策馬迎到何舟，見着怒從心起，勇而
就刺。冠軍也不在意，撥槍回機，戰有二十會，信相視
何舟槍法，蓬鬆慌捨敵將，驟至夾攻，又戰二十餘合。
龍街見不聞陣，亦掣鎗馳來，冠軍力敵三將，只見那
貫使批飛步殺到，冠軍衝出圈子，望城隍廟，命舟橫
怒加鞭，追上冠軍，見何舟槍鋒只在後心，上下乃勒
住馬，閃轉身槍鋒已過，舉攔掃到，恰恰擊着何舟脊
梁，受傷落馬。信相龍街連忙攔住，格殺那貫，棄棍皆

得何舟飛跑逃回浮石營內。鳴金諸將收兵歸陣。冠軍亦不追趕也。收兵回城。又見小校持書請來日間陣。冠軍批准。子直問道：陣已習成。麼？冠軍道：另有道理。次早引兵出城。用十二隊中間騎兵排成陣勢。并不前進。嶺下軍將俱出營外。見浮金近城結陣不去。攻打又來。請進冠軍。令前鋒答道：陣已排成。請汝主將觀看。小校回去。只見浮石兵馬果然前來軍中。擁着巢車。冠軍料是西山在內。正擬度間。又見執旗小校走到寨道。奉令言：此陣名喚風雲驟雨。攻打彼此。

多虞將士請更易相關冠軍答道既不攻打三日後
來嶺下破汝國陣小校去後卽領兵入城于直問道
不往打彼陣何也冠軍道能打昨日已去何待今朝
于直道敵不來打何也冠軍道彼中大有人深知
此陣妙理于直道旣不去破如何允之冠軍道批准
鬪陣今令其打未爲失信昨日若仍推辭便難于措
詞矣于直道三日卽能打彼陣乎冠軍道至期兵應
可用矣令金壁飛調楊善馳回合下教場審視習練
過了三日將士俱融洽貫通了始牽到嶺下來浮石

兵馬早已齊集，仍然騎兵先出，須臾陣成，形勢與前相似。旗旌甲冑，全色灰黃，但前愈銳，腹愈寬，耳小，校執旗如前，跪問冠軍，答道：「此老田父陣也。」小校起身，跑回冠軍，將令字旗揮動，飛肩兵各執旗旛，向前招展。揚善使變，只聽鈺聲一響，角聲四轉，將士俱係皂甲皂旗，變成元雕，張開兩翼，搏向前去。只見彼陣中四聲鈺響，二面白旗招展，角音三轉，陣形移動，四足皆攢向前，旌盡黑，變成元兕，揚善見陣變動，鳴鈺止，佳鏡聲三響，角聲四轉，變成雄盧，昂然直衝向前。

對陣又鳴鉦一面白旗招展角聲六轉旂甲盡白變成
成俄虎張牙無爪而來楊善鳴鉦錢聲一響角聲二
轉甲旗盡青變成青駿昂頭擺尾而前對陣又鳴金
用青旌招展角音六轉衣甲盡黃變成飛龍四足八
翼張鬚捲尾而進楊善又鳴金錢聲四響角聲六轉
變成令進及逼近始鼓盾與旂退後露出神吼直奔
飛龍兵接兵鬪將遇將殺惡戰多時不分勝負冠軍
舉槌直衝趕向將臺兩傍百弩齊發冠軍揮槌上下
遮攔弩箭紛紛落地冠軍已到臺前平修邢貫率著

八員勇健副將裹來冠軍連傷三個驍將拾死瀾住
臺上鳴金收兵諸將得抽身者因陣皆向冠軍重重
纏裹布惠等引兵殺入冠軍恐外陣受傷突出重圍
因顧猶有將校在內復同布惠殺入救出單不見布
惠并上校元章復翻身闖進見布惠元章相倚迎敵
身受重傷乃揮搥擊斃數將庇翼二校出圍再看浮
石亦收兵上嶺冠軍回城查點折了裨將三名親校
一名蕭瑤兵士七十七人其餘帶傷者頗多俱令調
理并將奪歸各屍入殮不題這邊客卿回嶺西歲長

迎問道今日好惡戰正在爭持之際如何鳴金莫非
召回諸將救護中軍麼及至重重將柴督圍住觀伊
往來無阻王出三入未常蹬蹬真可謂蓋世英勇客
卿笑道那是甚麼柴督卽向所言仗劍震汴梁之子
郵乃韓速二字訛作柴督耳西庶長驚道如何認得
係他客卿道此陣變化皆不佞與所考定前日彼排
風雲驟雨陣勢心甚疑之今不佞排田父陣形同蝕
月蝦蟇但蝦蟇畏蛇而田父能制蛇彼不以蛇而用
蒼鷹疑定是彼及變田父爲老兔彼不進擊復變蒼

鷹爲神、葵不佞、變老兔爲、餓虎、彼又變爲青駿、青駿
小、于虎而虎、豹聞聲、骨軟、非龍不足以制、不佞、令變
飛龍、彼知飛龍變化已盡、再變卽屬諸天陣勢、可守
不可攻、彼故變神、孔且行、逼近方撤、遮蔽而急、鬪使
我不及更變耳、已知必、孫子、郵及揮、搥衝陣、趕奔將
臺、不佞認得親切、則前之辭、鬪陣而鬪、將實陣、尚未
練成、故作此語、以解嘲、今旣齊全、而始來破耳、想彼
必、係因、追不佞、亦飄下、硬水圍、定屬浮金、地界不知
不佞在上國、故仕浮金耳、可喜、可喜、西庶長道、如處

英雄豈可使在敵國客卿道彼既任事如何肯來待
使小計以延請之西庶長道用何妙策客卿道當與
相國商量問龍街道共折傷多少將士龍街道驍將
二員裨將四十二員士卒七百餘名帶傷者不計數
自客卿令龍街將所製各種丹藥調治撫恤西庶長
道波變諸陣不用旌旂招展排時又無騎護遮惟有
插兵插旂何也客卿道彼以聲變不以色變惟用耳
聽比回頭觀看更覺省事前用盾兵搖盾使敵視不
明白用步用騎其用同也西庶長道國家若得此人

何愁各昂強瘦客卿道須如此如此庶長可有稀奇
貨物西庶長笑道老夫夙昔不知客卿道今是需他
之時西庶長道當向都中奏取立刻修成表章奏明
漢戰未勝之畧請藏內衆知之寶賜下嶺關以備使
用發驛遞去三日回來西庶長請審擇合式客卿取
光珠四百顆彩貝八百枚并追忘石寶光石饑飽石
修容石各一件溫涼蓆四條餘俱繳回又向西庶長
道此事非賂先生不可西庶長道合親正欲回都客
卿有委彼自不辭使鐵柱去請原來賂請奉命看視

西庶長現在嶺上客卿知其心明胆壯是以薦之當
下聞請隨到西庶長具道其詳駱壽整額道事故難
推但與巖峴鄙夫周旋過後不知幾日嘔吐耳客卿
道名士游戲何所不可况于國事有濟呼駱壽道貨
既有矣更願得鄉導客卿呼施續道汝意中可有與
浮金羅鐘二大夫相熟者施續道與郎子羅鐘四大
夫熟者頗有其人其中常往來于余包畢藏即子羅
鐘府內者莫若周士本屬浮金邊民後資在我國凡
買賣私物者多由彼糾合客卿道可呼前來施續道

汝澤善行之周士又道辦事必須貨物大事大貨小
事小貨小不人管幹何事件但願聞貨名實庶不致
虛行客卿道駱太夫已知之矣途中細談可也周士
退卜路壽令僕收拾拜別動身由襄行去第三日到
思神港聽得喊道周士來也周士看時都係舊日同
夥的名喚金堰答道我歸來也金堰同許多人迎上
問道聞說汝隨甚麼人去尋官做了爲何又回周士
道先逢客卿在此經過施濟那貫俱隨他去我也同
行及到彼處身開口談久熱不得斜合這馬客人先

往浮金堰定再回來辦事。金堰道這係那家的賈士道係顧庶長家鄉力此一切好些金堰道各事帶携我們周士點頭道汝等何時回去金堰道來日動身何不在此過宿。明早同行。周士道未知客人意下如何。駱燾道也罷。同伴而行。省得路上寂寞。當晚在港歇宿。次日五更金堰等百餘人挑擔起行。周士等作爲押後。過本國關隘見盤查來往的亦十分嚴緊。私砂經過却并不問到了下濫柿河盡行裝載。諸人復回金堰等上船開行向北五百里到蛟蝶津轉向

東南一百餘里到水蛇渡復向西南迤邐四百餘里
到獨鎖渡遙見兩岸營寨北上流各處更大復向東
南轉折五百餘里到蚩蚩渡又三百里到纏窟關討
過關向南三百里出口亂流過洋到浮金境進口百
五十餘里將近西寅關見無停泊船隻而往來商賈
歡欣周士使金堰。訪熟入道借問勒指然其
答。道却不鬆只是該一貝報一貝並無苛罰可免
雜費然亦莫想用賄私過金堰道緣何如此。答道
燭相國催餉在此金堰驚道相國在此我們老大不

便令未請辭，即須行書，分付家內，即便上
岸，路亦問道，遇知何不便，必周士道金，羅羅大
失夥計，須百討過，從無人敢道。所以未得今燭相
國駐，此推餉管，關家人不敢容情，所以要避關，鋪
燕道原來如此，周士道我們所有寶貨，須收藏好，免
得查出教費，回答駱燕道，我正忘與足下細道其詳，
乃將原故說清，今僅將燕盆具桶捧來，又于箱中
取出四卷四匣，打開卷子，指道此太和島溫涼席也，
冬月卧之而溫，不知有寒，夏月卧之而涼，不知有暑。

周子看得滑澤非常好生愛戀再抽出匣蓋忽然紅
光滿船審察都是四樣大小石子駱素取個內堂外
糙矣卵大的白石子道此石俗名容石產于洪岩島凡
臉皮有綉紋顏色有斑點者用于臉上環滾三周則
綉紋隱去面皮光潔顏色潤澤斑點全無摘箇赤黑
二色赤色晶瑩黑色深黝三寸圓圓的匾石子道此
名饑飽石產于消長島凡饑時以黑面貼着肚臍則
飽凡飽時用赤面貼于肚臍則饑又指箇徑寸半圓
半方的紫石子道此名紅光石產于烈焰島謂聖則

不可言說 卷十一 一
光彩滿堂蛇虫逃遁污穢氣除又插龍眼大的赤黑
石子道此名追念石產于定心島凡事久遺念追想
不得握之便歷歷誌起此皆正西諸島所產浮金素
難得者周士贊道真奇寶也但未知此處人識不識
耳駱肅笑道諸般珍物載在寶史如何不知况貪鄙
之夫農昏念念在茲者乎周士道請收藏好他曉得
珍貴就易辦了駱肅問道此船之載頗輕昨日過洋
船口猶取石壓何不多裝玉砂周士道另有緣故一
者山河下多石塊載重恐礙于行二者遇着實心辦

理之途官躲避不及，便將船底塞漏，絮件征去放水。大內頃刻淹消，既無贓証，折本文又不多，所以俱係半載。駱肅又問道：前見旱逃挑夫，俱屬強壯，每人儘可挑百五六十觔，而僅挑七八十觔，何也？周士道：過關過汛地方各處俱有常規，其無厭者又多率眾邀截，索勒遇着此等人，凡肩力足力強者，便一人挑二人之貨，先行空出一半手足，便捷者即用匾擔爲械，以禦來眾。駱肅再欲詢問金堰已到，催船戶開行。過關周士問道：辦得如何？金堰道：正項絲毫不可少他的。

俱經完納約此本貨物或本底子款常雖貴猶有微
利而今各關皆須照例推平無利矣船戶開到關上
查明放過次日過教化關又次日過社裡關俱係照
樣完納社裡關百六十里到龜恩城發担過腰星嶺
復下船不二日到曉岩城下早有人持柬相邀金車
着係羅大夫的姓名因先聞得有來議交易信息恐
到時爲他家截去故特使人迎接駱憲收下寫了回
帖周士先到羅府次日駱憲再往多村出迎春風滿
面讓至中堂溫寒敘過邀入私室再問道向來只知

顧庶長猶介等子前日今聞周士所言始知智畧過人昔之耿介實周旋同僚今之通融爲貽謀燕翼駘先生下照必有久遠大益之良籌駘道此亦非顧庶長自爲乃公子因親族衆多歲人不敷所出故爲是耳多材問道庶長知否駘道事雖不知但止有兩公子平素又極慈愛或者敗露自然護○庇且今辦理玉砂岡大夫上士及沿途官弁皆係公子深交斷不致悞多材喜道似此方保無虞但所云撤兵刻下恐難應命駘道使將匣桶卷盒捧上道顧公子欽

仰大夫并上國郎子鍾三大夫議與不與請擇擇定
然後分餽多才視禮單各寶善的抓不着養處便想
獨吞順口道郎子二大夫俱在軍前且存舍下再送
羊大夫近忽冠軍入骨聞郎大夫因冠軍絕無禮節
心亦不喜必欲罷戰須共謀之但交易事將來不可
走散今先請鐘大夫商議令僮將盒匣收入卷桶在
在案上使家人去請片時報道鐘大夫到多材迎出
道清來由再引與駱素相見受祿道聞上國東鄙城
郭險要皆爲韓冠軍所取再破雲平嶺便入黃雲城

矣。今先生之來，意在撤兵。交易未必可久。略諫道前，因諸將無能，并非冠軍力攻所得。至于雲平嶺西，庶長佈置得宜，上國數攻，徒傷士卒。今客卿到來，諸事益備，不久邊城自復。何得固執已往而輕視下國？無材且欲撤兵，實是營私，并非爲公。受祿道何爲營私？非爲公。略諫道兵結射防範愈嚴，糜費繁多，竟作被雲平嶺，得玉砂，兩而論利俱歸國，誰得而營之？故曰：撤兵非爲公也。多材指案上卷桶道，顧公子猶厚，况足下與郎子二大夫，暨弟請斟酌收否？受祿起身，族

視道非太和席麼多材道真溫涼席也受祿喜道彩
貝不奇此席非相府家得有散與多材道溫涼席產
于太和島太和席卽溫涼席往歲上國會遺寡君不
佞獲見此席草以中峰產者爲最今實中峰所產多
材道安得而知其產于中峰受祿道他峰產者止有
四稜惟中峰者八稜長臥能免風寒暑濕壯骨強筋
多材亦喜道足見公子不輕遠人受祿道太和島下
龍潭中產的苔絲褥子更不可得多材道有何好處
受祿道島下氤氳岩龍居之凡十二年騰波鼓浪

往朝尾門臺時王一次大小悉行土人没入採其苦
絲織成紺色褥子多則可得一茶少猶不敷一條平
日風之興溫涼席無殊惟男女同臥則苦絲畢張將
身體遮蓋包盡矣不須被夏不用帳在下者神張氣
溢在上者神建氣歛互相上下終日不勞多材驚道
那得有此奇珍受祿道可惜有不足處每糸只能用
十二年過期之後苦絲便腐朽矣轉面與駱蕭道寡
君曾數求于上國耶大夫重價購之俱不能得今慈
愿興構亦多因此如欲撤兵須以此許耶大夫方可

將兼道成物虛無無善無惡曾有賜與庶長束貯不
期當徐圖太子太子將遂斷不以微物而失諾大夫之
歡受祿遂能如此則其德可先將庶員分開送往兩
家專專入百與三大夫言老萊村道甚善不說羅鐘
分頭辦事且說羅鐘厚見家人到呈上暗號家書細
問明白次日使送往前營子直先已得信正中其懷
尋思傾冠軍的善策乃密寫浮石與冠軍的假書使
心腹暗棄于城門口邏卒拾得不敢啟視送到營中
○呈上冠軍子直同在帳內冠軍拆開看書寫道

接手覆云云兵不進嶺山自來意願始終持期
敵已威敵不朽又悉于大夫監軍驚撼浮金主結
營獨頌乃皆藉吾侯英木而不信君侯之確據也
智者見幾於未萌况如斯之已著乎果能返旆山
請于寡君悉索做賦舉國以從閱過焚之聲息無
洩
冠軍看畢帶笑遞與子直道西老兒欲問我君臣作
此伎倆子直接過視畢正色問道先此可曾有書在
來冠軍視子直道反問計何須形跡子直道如何辦

聖冠軍道付之不聞不問爲止策否則奏明耳子直道軍中耳目衆多猶須奏開爲是冠軍想道此書原無關係要令與小人共事若不題朋反多證謗乃應道大夫說得是卽聯名敘出選率拾得的表章并原書同送獨鎖渡浮金主覽過大笑付與郎福厚道此騙小兒之計也不像西山古璋做出來的郎福厚看完笑道真正糊塗此事付之淡然便了何必題奏可召子直語之浮金主允奏次日子直到營朝畢郎福厚問道此係反間計誰不知之子直道直也係如此

法因見冠軍軍接書倉惶欲匿不能始展共看形狀既異尋常直向在前營恐將來或有事故擔當不起是以特強之奏耳大夫未歷其境毋輕怪也耶福厚道原來如此冠軍何因倉惶于直道而今兵也不練武也不講俱付與楊善惟市恩沽名終日看受傷士卒藥餌與前迥異接得書時問其如何辦理彼云付之不聞不問直意不可始勉強同奏耳福厚道我錯怪大夫浮金主道寡人于冠軍未嘗輕待何至負恩耶福厚道嶺未能過終難。算成功賞亦不重今坐得

敵百里地比受封如敵元寇軍本魁吳國人民又無
家室有例願得數百里之地而耕之乎觀其得城
得塞并不請上授他隨意奪他心復其志不無有爲
浮金主遂勇耳寡人只言前營進取必須他將各處
守城常才可用另使弁員前往調回守將子直道此
亦杜漸之法福厚道韓速思于爲國實可恃爲子城
今既生異心而復使將服他用之失職懷怨軍校同
聚前營設總起倉卒誰得而禦之浮金主道然則推
有去其兵權耳耶福厚道聖慮萬全然不可驟削先

可託言召來議事，羈留于此。加子大夫職御使，統領前營，他自無羽翼，孤掌難鳴矣。浮金玉贊道、卿等謀慮周詳，何愁拔扈。但各城邑等處俱係要地，可思量保舉才堪勝任者，使往交代。二人同覆道：「臣等于營中遴選奏上，以備取用。」奏畢退出。商量分手，子直到鷺鷥飛冠軍問道：「有何政事？」子直道：「卽爲此書。」主上大喜，直與郎大夫再三疏解，已釋大半矣。冠軍含笑拱別。子直便將素所交接的將士保舉三十員，郎大夫厚已，選得四十餘員，備奏爲速築行錄，用召冠軍。

後營討讎，併使新員分往諸國，各處守將不說諸校
交與齊歸，駕駕。再說冠軍，接君立時起身，將到梅
坪，遇見石徑下騎，悉見冠軍俯躬，扶起問道：汝守獨
鎖渡，緣何到此？石徑道：奉詔交代，我帶原軍來前營聽
令，破嶺冠軍道：漸去，小心。到梅坪，見軍士頗多，
想道：只有步兵五百名，常言同安寇把守如何，有許
多軍士，正在築城之際，安定同新將軍鳳，悉見冠軍，
問道：此處何時添兵安定？道：今有單鳳奉命帶軍一
千來，此時時把守，命將校交代，帶原兵往前營聽令。

破嶺冠軍分付小心前去想道這都係偽書之故城
門邊安得有外人遺書定是子直奸計且看見主上
如何到後營朝見畢浮金主問道前日反間書係從
何來冠軍道巡邏老卒于城西門拾得臣想遠近俱
有巡邏安得有人到城下遺書此反間不由雲平嶺
而由于蕭牆內也福厚道或者鴛鴦民家有浮石將
士藏于其內亦未可定冠軍平日可與百姓交接冠
軍道大夫受閒了不佞何爲與百姓交接况初得城
安民時曾問素所疾苦俱革後自自後并無事故福

軍道或者有怨民亦屬難料冠軍道安民之初立有
禁令凡樵採時俱結伍隊登簿而出入則照數稽查
只有東門許出外今書在西城如何怪得百姓浮金
主道莫堪軍士們內有與敵同謀者冠軍道將士皆
係知漢心齊何苦爲此浮金主道是此說法莫非天
上掉下來的冠軍默然痛楚問道子直可知軍旅冠
軍道不悞國事便爲主上洪福知軍與否臣豈敢妄
對浮金主道固知此任非冠軍不可冠軍道未能過
領臣實懷慚有負差遣多矣請另選賢臣以待機宜

若係信任于直臣恐不能有得必多所失也淨金主勃然道據冠軍說此時既無策進取坐以守之諒于直亦不致敗事冠軍且在營中細籌取效善謀議定再往駕為可也說罷迥內去了福厚隨入冠軍退出外帳裨將時務達參見請留居住冠軍每晨進營退帳皆在帳中獨坐時務達供給周旅頗盡敬禮這日走近身旁低聲問道將軍拓地七百餘里所得寶貨若干冠軍道庫藏皆在冊籍實功俱誅數目職掌有人為將者安得私時務達道今日之事正由于此

耳爲將計敵國無事年無事後使伯之臣不徒權以
濟事乃守經以自取信無事爲將軍危之冠軍道進
不求名退不避難爲民是保而利于主汝未聞乎時
務達道此所似謂守經而不權也小將與將軍同病
前有所見願道其詳未知將軍能慎言否冠軍道汝
何爲與我同病時務達道小將蒙燭相國之知薦爲
廂軍將軍因無進奉於郎賦前日患症便道小將軀
病不能勝任身薦被殺可賜降小將守外帳非與將
軍同病乎冠軍拱道原來係時將軍有何見教時務

達道豈敢但所言大有關係冠軍道如此不必說罷
起身往外走時務達挽住道將軍莫怪理應謹○慎
然不與將軍言明早爲防備又恐疎虞有負燭相國
小將原欲具稟奈相國性情惡惡如仇聞事立時發
作不能容忍是以未敢稟去惟有說與將軍知不致
落入奸人之手主上得以全軍而歸實爲深幸將軍
莫怪小小將鄭重也冠軍道出將軍之口入不依之
耳發作亦不言聞自將軍也時務達道如此小將無
異矣正欲開言忽見前營報到言者今晨又有大軍

下嶺正係謀成去墨非前此勢取前營營步不知
下嶺如何且聽下問分解

希夷夢

第十八卷

義胆忠肝難勝說夫浸潤

志悲氣憤車摧大敵貌貅

却說時務達接着前軍報件傳入後營復出說道止
日有舊僕到自都中便謁小將問彼奚自據云去年
投在郎府今羅鍾二大夫有要事通知囑彼前來只
作寄家信暗帶書子密呈郎大夫展閱色喜使裁好
送與子大夫及至駕駕城子大夫先已曉得將此書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七輯

(原 闕)

一一四〇

(原 闕)

希 夷 夢

卷 一 八

一 二 四 一

金主道冠軍且退容城人想之冠軍則韓即福厚奏
道韓速之意便可見矣所以不敢動者以大軍在此
今欲主上領兵歸國其意何若而韓鎮守者以書敗
露之際雖口假辭心實奪機主上動是則數百里山
川土地皆爲所有藉此以圖本國誰能制之浮金主
道燭相國言其忠貞不二何至如此耶福厚道相國
雖是賢臣然不知大奸似忠大詐似愚平日惑于耳
目深信冠軍設或拔扈不識相國何以治之此諸葛
孔明悞信馬謖也浮金主道然則將若之何 耶福

厚道子直獨力恐不勝任臣素知中大夫羅多材鐘
變祿俱屬能幹良使恊子直總理子直駐紮鴛鴦使
羅多材鐘受祿將先所練一萬精兵分開各領五十
手兩邊地方巡視隨城駐紮以成犄角之勢而為緩
急之援庶不致悞浮金主道如此措置亦好昨報浮
石又下嶺安營未見動擗卿可前去看來郎福厚奏
道現有下戰書的在此前去子大夫送來請主上定
奪浮金主道滿意若何郎福厚道此刻仍使冠軍前
去待羅鐘受往好作道理烏主道可召進營議事也

軍到來時金主道深石送到戰書冠軍道下如何
軍道嶺上有人非算定不動今又請戰必有狡謀臣
以爲國之便且得燕師老再作道理浮金主道冠軍
且往前營候寡人之令冠軍領命到鴛鴦城將士歡
呼俱來參見前在各處鎮守諸校都重稟明交代冠
軍令各歸隊金鏞楊善金湯隨着不去冠軍便於帳
。○。○。○。旁小營內住下金湯問道主上信反問書欲
將冠軍廢棄却係郎子二大夫再三解釋方獲免咎
可你直麼冠軍含笑不答楊善道反問書明係挾仇

附書冠軍理應深辯冠軍道深辯何益彼等朋結謀
成分剖百語不敵牆中片言惟有燭相國到方能換
釋耳金湯道當初在聚囊山守住到也不受此輩瘟
氣冠軍道此亂言也舍倫棄義與在徒何異惟得草
竊之名耳金湯道今日方知古來多少變亂皆奸佞
爲私而不顧公以致激成假令更加相逼冠軍建義
以清君側之惡誰得而禁之冠軍道此亂首也純臣
豈有此事昔之判逆皆借清君側以文其奸而肆凶
惡我若立心不堅則于聚囊山時五豹受傷威敵就

擒長驅直入誰能阻攔尚且俯首聽命今君國盡
已定而復借名妄動是爲亂階豈不爲千載所笑嗣
後汝等勿再作如此語楊善道主上旣受。蠱惑小
人欲報宿怨而攘將成之功不亦危乎冠軍道吾命
定于天天定應死無此輩亦不待生天定不應死此
輩雖窮凶極險其奈天何二人嗟嘆只見梁恩走來
道子大夫請議事冠軍入帳子直迎上禮畢問道敵
人昨下戰書未曾批回今日又到請教如何發落冠
軍道掛起免戰牌使來使將原書回去說猶未了忽聞

鼓聲大震，巡軍報道：敵人于三里溝列陣，前鋒已到。濠邊左廂將軍稽成怒道：「浮石坎我，太甚！小將願同右廂將軍前往破敵。」子直喜道：「還係將軍忠勇二位，可帶兵三千軍爲前鋒。」我領諸將押陣，冠軍守城，冠軍道：「遵令，據不佞意見，仍係閉門，以待其敵爲是。」今彼新來，銳氣正盛，未易當也。稽成道：「冠軍試觀之。」憤憤邀單鳳領兵同去。子直率衆將接應，俱到陣前對面。金城銀髮雪鬚，提刀搦戰。單鳳欺其年老，挺槍而出。金城問道：「汝係何人？」敢撫將軍的馬頭。單鳳道：「○」

書乃澤金國右府將軍與物來取汝白首說罷舉槍
刺入金城隔開笑道無名小卒不足污吾寶刀可速
回去換韓冠軍來單鳳掣回槍又刺稽成悶得大怒
催馬撲奔喊道汝老不知死口出大言馳到來攻戰
過十餘合金成刀背挑開巨斧回刀當阻鳳頭勢下
單鳳雙手抬着槍桿抵攔金城刀利手重將槍桿剝
斷單鳳連盔帶腦直破到馬鞍稽成自旁轉斧勢來
金成閃過順往馬後仰臥將刀背掠上恰恰打入斧
頭下柄隙中稽成把持不住爲刀挑脫落於遠地欲

掣劍來砍，心急偏不得出匣。金成起身轉回頭，輕輕
掙離離鞍，歸營擊下龔奎，忍不住舞劍向前。衆校皆
望敵營衝去，浮石諸將亦紛紛而上。各等對子廝殺，
龍街見有絳袍金甲者在陣前指揮，料係子直暗引
二百名狼頭軍，斜刺裏抄將過來。子直只望衆將戰
爭，却不曾提防，旁邊有兵突至。龍街將到軍士發喊，
道：敵將殺來也。子直猛然回頭，看得切近，魂不附體。
連忙轉馬往陣中奔，衆卒向前攔阻。龍街撥却器械，
穿出背後，單追子直陣內着急，只得鳴金。諸校齊回。

東方旭見龍街右手高舉金錘慌取彈丸認定發去
正中柁指金錘墜地龍街忍着不顧仍然加鞭急趕
子直甚虧所騎的傳名駒龍街終不能及始掛住車
鉗取虎筋弓抽狼牙箭審准拽弦子直跑得正慌忽
然後回馬蹄聲緩偷回頭看見矢劈面飛到舉不附
體急忙抱鞍而伏正中頭盔將纓射落子直拚命加
鞭龍街見諸將紛紛回來拾起盔纓率領衆兵便徑
○歸營這邊子直到得濠邊○跌下騎來守門軍
士并後面趕回的將官扶還城內口吐白沫雙目緊

閉軍中醫政將強神壯胆湯灌下方纔蘇轉冠軍進
帳問候諸將齊來請安子直問軍政司道少了多少
軍士。荅道失了將軍單鳳信成親校孫全副校王
發初魏能項毅豐洪兆并軍士三百餘名著傷者頗
衆子直使記室修本具奏淨金主閱畢。見折了許
多將士驚與郎福厚看道自從出兵以來未嘗有此
大北郎福厚接本見稽成遭擒單鳳喪命失去心腹
冠軍并未出陣救援奏道韓速之心跡益可見矣袖
手旁觀視損兵折將而若罔聞稍有心于王事者何

至如此若不早爲綢繆實爲心腹大患淨金主聞言
怒道差護衛飛往前營樞來正法當時太醫國萬年
急奏道願主上息雷霆之怒使召前來詰問待其理
屈詞窮乃治其罪今未明白而先搯逮素聞冠軍與
將士恩同父子或衆。憤怒而變敵攻于外軍判干
內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淨金主道依卿所奏冠
軍間召起身次日近營見羅多材鐘受祿亦到二人
相邀一同朝見冠軍讓其先入後乃獨進淨金變
色道前日出兵冠軍破何陣斬何將冠軍道臣受子

大夫將令守城，因未上陣，鐘受祿。道子大夫文臣冠軍武將如何？文臣臨敵，武將守家。冠軍道大夫不知浮石金城，老成練達，加以西山文武足備。近日古璋又來幫助，其鋒難撓，并非各處將官可比。前日關隴幾乎大敗，其下嶺請戰，實有定謀。子大夫固當守當戰，不佞力陳當守，避其銳氣，待其師老而後擊之。稽單二將怨惠，出兵子大夫信其言，令不佞守城，非不佞欲守而請子大夫出戰也。羅多材道明敗緣，何不救？冠軍道奉令守城，輕出而城有失，咎將誰歸？况聞

右偏廂裏空偏廂裏前子大夫已自過平橋矣郎福
厚道據冠軍道來絲毫無過君子大夫之過羅多材
道真所謂捨命而獲兵安若而無咎也冠軍道捨命
有益乎國則爲之若不知事機而徒捨命實爲悞國
居而失事則應取咎如合理宜則爲知機浮金主道
居而喪二將軍安得謂之無失猶欲辭咎乎今限冠
軍三日獲金城以雪兩偏廂之耻毋得驕遲冠軍也
不置辯道回駕轎仍于小帳內住下楊善金湯同來
請安問問事勢冠軍俱無所言當日羅多材鐘受祿

到營子直接入內帳稱謝子直道。郎大夫保二位大夫到任，意在分開所練軍將。羅鐘答道：「另有所囑。」子直道莫非畢其命乎？羅多材道：「多材亦問及此。」郎大夫言其事與子大夫足以了之，不須某等。經管子直笑道：「知之矣。」鍾受祿道：「知係何事？」子直道：「鹿數百里，膏腴以潤澤耳。」二人齊笑起來。子直道：「既蒙顧席長厚，則下交何以？」前日臨陣，將官儘力追射，若非躬得快，幾乎不得與二公相見。羅多材道：「相交係顧席長主兵，係西山將官之追顧席長，不知也。」子直令藥

奎等五十員將校五千軍士隨羅多材往鷲鷲一帶
城邑地方邀巡保護令梁思等五十員將校五千軍
士隨鐘受祿往芙蓉一帶城邑地方邀巡保護二人
分領去了楊善書訴冠軍俱不回答金湯煎道適聞
天江州大艦進兵浮石沿邊城寨不能保守俱爲所
破鋒勢甚銳今已至猿啼峽矣冠軍道洋濱水寨無
大險隘天印碎然而來是以皆破然西山古璋預先
自有定算料難過峽也金湯道前日被擒之稽成浮
石放了回來冠軍可問問敵人形勢冠軍道領上事

問與不問同守帳軍士稟道于大夫請議事冠軍行
進中營稽成在坐見冠軍入俱下堦迎上冠軍問道
稽將軍如何得脫稽成道浮石甚畏冠軍西山。問
道冠軍何不出戰小將言另有奇謀襲汝黃雲城矣
諸人失色西山道今兩國罷兵修好若何小將思彼
既欲求成竟好借勢回國因荅道此事寡君主之小
將不敢與聞或者將此意轉奏允和與否。小將不
能保定西山道得將軍如此足矣又爲小將箴行令
送下來看嶺上面却不難破惟有路口各處嚴緊耳

小將且往老營面奏主上子直道且緩聞主上限冠軍三日取金城報二偏廂之仇今已第三日不見動靜諒有奇謀冠軍道強兵分出城內瘡痍未愈何能臨敵焉有一人作一陣之理子直道又有戰書在此請教如何批發牙將呈上冠軍接看大怒道欺人太甚取筆批了卽回小帳不題原來金城擒得偏廂。報功西庶長命帶進營捆綁手推入稽成叩頭乞命西庶長道爾如何敢做偏廂將軍可將下去砍來稽成痛哭捆綁手攙扶出營客卿道且住淨金冠軍得

我兵將數次釋放回來，今不若也。饒這斯以答其禮。因問稽成道冠軍，何不出戰？稽成收淚叩頭稱謝。答道：前日上國連下戰書，子大夫請與計議。冠軍言：上國准備整齊，不可出戰，惟有屯田謹守，以待事機。子大夫不信，令小將同單鳳出陣，自己接應。冠軍守城。小將遇見老將軍，無知狂妄，見斬了。單鳳便從背後舉斧砍下，不知老將軍如何。將板斧挑落小將手無兵器，爲老將軍所擒。蒙師爺宥赦，啣結不盡。客卿令再修書，差小校同稽成往鴛鴦城來。小校持回戰書。

客卿接着尾後批道：韓冠軍來日單騎破陣，客卿愁眉道：單騎而來，定是憤甚，怒極，必須生致，無損方好。齊集諸將，令道：明日戰陣擺于嶺下路口，只可緩緩以困之，不得傷殘，致悞大事。凡士卒箠鎗，戰刃斧槌子，俱不必用，拐盾梭鎚鏃，無鋒利之件，聽候。步騎各分十二陣輪旋接鬪，以誘之。白交引頭陣步兵一千，苗焯雍仲爲副，許衢領騎兵五百，押後。盛甲纓章旗號，坐騎純用阜色，樊理引第二陣步兵一千，甘淡余無好爲副，東方杲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

黃盛黃甲皂纓皂章旗號上黃下皂坐騎上黃下裝
翼受引第三陣步兵一千葛炯姜汴爲副官靖領騎
兵五百押後皆用青盔青甲黃纓黃章旗號上青下
黃坐騎青馬黃裝武備引第四陣步兵一千祁瓌於
珍爲副蔡欲領騎兵五百押後盔甲纓章旗號坐騎
純用青色蒲叙引第五陣步兵一千車泉鼓條爲副
烏剛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黃盔黃甲青纓青章旗
號上黃下青坐騎黃馬青裝源燭引第六陣步兵一
千郭晟孔求爲副何丹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紅盔

紅甲黃纓黃章旗號上紅下黃坐騎紅馬黃裝花鷄
引第七陣步兵一千賴天鵬賴天鵬爲副華能領騎
兵五百押後盛甲纓黃章旗號坐騎純用紅色班偉引
第八陣步兵一千施績權弘爲副游光領騎兵五百
押後皆用黃盔黃甲紅纓紅章旗號上黃下紅坐騎
黃馬紅裝郭昱引第九陣步與一千桓棧宗政爲副
俞炖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白盔白甲黃纓黃章旗
號上白下黃坐騎白馬黃裝田受引第十陣耶貫馬
毓爲副宇文正領騎兵五百押後盛甲纓黃章旗號坐

騎純用白色蒼敏引第十一陣步兵一千魯泗潘若
爲副沈肇領騎兵五百押後皆用黃盛黃甲白纓白
章旗號上黃下白坐騎黃馬白裝陶洵引第十二陣
步兵一千褚萐賀千里爲副公觀領騎兵五百押後
皆用皂盔皂甲黃纓黃章旗號上皂下黃坐騎皂馬
黃裝中軍立巢車一乘龔隆古尚山靜邢樹四將各
領步兵三百守之車之東挖深三丈寬二丈長三十
丈濠溝三道近車者用機關板陷外二道用蘆薦草
陷三陷內各伏撓鈎手三百名溝兩頭各用騎兵八

百名結方陣，湛欣谷虛統之後，伏網車二百乘，儲香
於丸，率之。金成信恒、龍銜鐵柱各領騎兵五百名，帶
何皞、何蕤、常言、裴淦、史美、賴熬、桑新、丙璜、奈先、奈祐、
竇忠、梁廣爲以禦援兵。何舟率山盈、谷裕、書丹等各
偏裨領步騎屯紮嶺麓，看勢接應。十二隊外各處各
陣兵將，盔甲、章纓、旗號俱須五彩，依方間搭鮮明，艷
麗。凡向敵圍裏一三五七九十一六陣，皆自西北而
旋南東；二四六八十二六陣，皆自西南而旋東北。
凡將接戰，軍士俱奔馳圍裏，軍士過盡後陣之將到。

來前陣接戰之將俱抽身隨兵歸陣十二陣步騎過
盡內外圍成陶洵公觀白交許衢樊理東方臬等兵
馬列北隅翟授宮靖武備蔡邵蒲倣烏剛等兵馬列
東隅姬嶠何丹花鸚菲熊班偉浹光等兵馬列南隅
郭昱俞焯田受宇文正蒼敏沈驚等兵馬列西隅騎
磨步輪左右交錯兵主圍困將主誘敵十二陣及車
騎將官轉輸接戰步包于內騎裹于外務必生擒切
勿損傷衆將得令各退備辦西庶長道旣係卑騎先
生胡不覲面招之客卿道覲面使子郵兩難反恐致

撰古占數理尚未能如磨也不說當夜備辦事務
說次日諸將領兵下嶺擁着巢車列成陣勢只見冠
軍單騎緩緩向陣前來信恒記起舊事披納不住驟
馬撥戟迎上冠軍只作不知斜刺往陣內去信恒從
旁使戟穿上冠軍閃開信恒便向脇邊鈎回光燭莫
能得人不知冠軍這副甲係獬皮攢成輕而且薄十
層金甲無此堅固戟枝雖利何能鈎透信恒見刺不
着鈎不住怒氣轉加奮勇又刺冠軍左手接過拋右
手捉住戟幹信恒之戟原有一丈六尺長見冠軍執

著幹用力不能得回，便帶轉馬頭，連加數鞭，雙手盡力奮奪。冠軍將拋掛住，兩手擎起戟幹，將信恒懸空，提離彫鞍，捧下地來。金城鐵柱驟馬早到，冠軍見老將料係金城，便轉過戟來接戰。鐵柱使棒夾攻，信恒被擡，尚未損傷。起來飛步追上，那馬翻身跨坐，掣鞭趕迴盤戰。十餘合，三將力弱難支，齊敗下去。冠軍也不追趕，仍向陣內加鞭。龍街舞起雙鎚，迎敵三合。左鎚乘空擊下，爲長戩架住；右鎚劈面打來，不期那戟串轉，自下迎上。將兩柄金鎚俱振落地。龍街慌將雙

馳連快坐騎直向冠軍馬旁衝去冠軍回身使戟飛
擊正中肩膊龍街翻身落馬金城鐵柱兩騎趕回捨
死敵住龍街得脫只見白交苗料雍伸三將齊到喊
道二位將軍少歇待小將擒此匹夫金柱二將退去
三將同上戰過五合許衢又到樊理引着甘淡余無
好隨後攻來白交等四將便抽身轉東而去戰過數
合東方杲翟授葛炯姜沐官靖陸續俱到交接起來
樊理等帶着東方杲向西而去葛炯係舊葦頭城守
將陸蓋的內姪想要報仇使動蓮花斧緊緊逼入不

覺坐馬前失向冠軍懷內撞來冠軍讓過姜沐在後
急閃不及斧鋒從面上刮下冠軍順搥掃去死于非
命翟授官靖護着葛炯隨兵歸關武備卻籠於珍方
到交鋒蔡欲聞知姜沐喪命趕至接戰蒲叙車泉鼓
緣已到不隨衆去盡力爭持烏剛策馬喊道蔡將軍
這件功勞讓了我們罷蔡卻抵擋不住正欲奔逃拋
已着身措手不及頸折而死嫖騎部展孔求等第六
陣俱到武備見本陣兵馬已過便不戰而去嫖騎見
搥法周密况奉軍令生擒料不可得關過兩合看花

鵬等已到便抽身邀蒲淑等一全旋去何母不服想
道雖奉軍令生擒就打死他難道律上有罪麼及使
鎚飛舞滾入冠軍撞過揚上右臂折斷雙鎚并落地
鞍逃脫花鵝等四將攔阻在前花鵝係穆新的妻兄
賴天鵬賴天鵬係黃廣大的徒弟華熊又係花鵝的
外甥諸人素常懷恨今偏點在一陣正中心懷當下
花鵝使長戈賴天鵬使黃金鉞賴天鵬使開出斧華
熊使丈八蛇矛四方圍住儘命爭持鉞從頭上蓋斧
從背後鎚子向脇邊刺戈自下盤拉果然各逞所長

十分利害不肯放鬆班偉等見郭昱等第九陣齊到勒馬觀陣便不守待都旋去了須臾賴天鵬中搥背爛心通田受等第十陣已到俞施原欲助華熊恰見花鶚落馬火上添油大怒挺着雙鈎月牙鏟奔入冠軍正撒賴天鵬華熊趕向巢車俞施迎個正着舉鏟鏟入冠軍大怒隔開還過俞施急閃中脇而亡蒼敏等第十一陣迎上宇文正更耐不住見賴天鵬華熊在後緊追便舞大砍刀劈入三人圍住冠軍鏖戰蒼敏見第十二陣將到便策馬而去內中潘峇沈警二

將復翻身回來助殺纏住不休冠軍擊退華熊策馬衝出宇文正舉大砍刀隨後劈下冠軍見着影子勒馬畧停揮過反揭雙臂皆斷仰跌下馬陶沟領兵正到收纏不及馬蹄恰恰踏着宇文正面門臉匾而死陶沟驚慌冠軍順搥掠去指子不及腰折而亡楮筆賀千里大怒奔來潘名沈擊早到冠軍迎回連搥打殺二將賴天鵬大驚奔逃楮筆賀千里不敢前來墮軍而去冠軍再看四面俱係雜色旗旌鮮明炫耀吶喊招搖諸將在內步兵在外騎在步外綱索縱橫圍

迥周密知城壘巢車之下戈甲森森便望巢車而
進烏剛使矛迎上道冠軍爾如釜中之魚還不下馬
更待何時冠軍大怒正欲來擊烏剛忽聞馬後風聲
回頭看時只見兩員步將持着黃金棒分左右向馬
腳掃來乃係施績刑貫冠軍見棒重馬不能當便翻
身下地就勢使搥掀揭兩棒俱被振回那貫的棒却
向施績面上落下那貫慌收不及拼着施績鼻梁往
後仰倒那貫飛奔跑去冠軍就便使搥築死施績飛
轉身來便鬪烏剛孔求使棗木梭賀千里使連環拐

如飛趕上冠軍橫步跨有三丈多遠，馬剛策馬已到，挺矛向心窩刺來。冠軍側身接着橫拉，烏剛用力奪，不轉去便棄矛策馬而逃。孔求賀千里左右兩路齊到，併擊冠軍，沉落棄木梭連環楊已到。脊梁冠軍只作不知，翻擗自孔求，墮下挑起傷重，仰跌而亡。翅身搗下賀千里，腦碎喪命。大踏步看看將到，巢車脚忽下陷，若虛情知有故，慌將身子踴高，躍過二丈多遠，輕落下來，仍然係陷，急再儘力躍過丈餘，脚不能輕踏入陷中，騰躍不及，正墜入底，黑暗如漆，無數搭滾。

滿身亂上，憤怒使拋旋迴數轉，四畔結然，仍見光亮。孔超升而出，只見軍將挨排林立，乃向西邊殺去。打開軍士，趕往巢車，不覺雙脚滑溜，慌留步時，活機早翻，不及轉氣，跌入板下，鈎搭攢來，揮打不退，勃然大怒。先南後北，將伏卒全行擊倒，板隙雖有亮光，漏下，奈離地三丈多高，伏搥躍打不能得力。事急討生，看定有土木交搭之處，將打倒陷內的撓搭鈎子，堆疊二丈多高，走到上面，使搥去土，受木處之土，然後鈎着楞木，用力拉下，旬旬架嚮如城倒樓崩，就于嚮聲中。

騰出奔到巢車龔隆古尚山靜那樹四將齊到龔隆
揮着雙斧古尚使的兩柄渾鐵狼牙棒山靜使兩根
蒺藜鎗那樹使兩口鬼頭刀四員猛將八件強兵攔
住不放冠軍飛步向西那樹亦善跨步隨後奔到雙
刀併下冠軍斜閃回手沉槌蓋下雙刀起槌轉自那
樹禰中挑起銳鋒正中龔門山靜龔隆又到鎚斧并
下冠軍閃讓起槌連那樹挑高摔下山靜急躲龔隆
箭着已遭壓倒雙斧往旁拋去古尚望着冠軍奔來
不防斧落斫斷足指痛倒亂滾冠軍左腳踏折古尚

脊梁右脚起烟，龔隆面孔山靜驚慌之際，搥到不能
交架，臉嘴括成紅肉，四將俱死。護車將士如牆，使器
械搥隔冠軍，撥開衆兵，打条血路，直往前進，跳上巢
車。左三右二將長幹擊折，巢內無人，渾身上下都係
衆軍兵器。冠軍大怒，含着搥，持住巢幹，旋身如風大
灣轉來，將四圍軍士掃成肉餅。遠的腿斷，中間的腰
折，近的头碎，貼輪邊的，反無傷損。只因鈎住，冠軍大
灣轉時，將鈎盡行折斷，持得木柄亂掃亂打，冠軍不
睬。看南邊有步騎結陣，料道主師在內，復往南殺去。

不見將官連關遠到陣前軍士分開揮擡衝進兩邊
復合裡面周圍都係高車藏着五兵機括暗發又有
漫天擱杆大網罩蓋下來冠軍見勢凶惡便自輪旁
突出擊高打車湛欣迎上谷虛領北邊車騎張開圍
來湛欣用的係紅纓四稜槍谷虛用的係沉絲鐵鍊
槍齊向冠軍刺到冠軍轉過撥開恰好紅纓鐵鍊結
住裏緊忙扯不開谷虛見擱起勢棄槍飛奔超乘而
逃冠軍擱向湛欣頭上蓋下湛欣仰避恰擊着肚體
胖肚肥擱沒入腹抽擱不覺連身提起拋去有三丈

多高五丈多遠冠軍亦騰空出陣滿營大小將官無
不憤怒齊圍上來三盞四面都係鋒刃冠軍奮然左
避右撥前揮後打塵戰多時褚筆曾泗為毓葛炯苗
焯俱被擊死余無好娘嬌卻墮於珍田受東方果許
衛濯授俱受重傷衆將始退殺出步圍華能復至舉
斧劈面斫來冠軍揭開順搥打碎馬頭華能跌落翻
身欲逃搥到斃命賴天鵬領騎兵將士擁到冠軍向
前攔擊賴天鵬抵擋不住急閃避時身已離鞍冠軍
便躍上馬接住右腳向高拋去左腳正被馬蹄踏在

擲作兩片騎兵駭退金城等到分布圍裏武備等又帶步騎追上合圍起來比前更加堅勅衝突不出戰得渾身是汗想道現有奇技不用更待何時只見金城橫槍向前道冠軍既入重地徒死無益况國內姓倭朋結仇隙已深莫若息馬敝邑免得鄙夫經營迭却性命取不智之名貽笑千載冠軍大怒道匹夫安敢以穢言汚辱且送爾金丸道聲未了飛星早到金城急圍槍隔已中手背棄槍跑回平修山盪又引兵趕到驍將史羨揮斧當面迎來猛擊舉級自後蓋打

桑新使矛從右直刺丙璜，用刀向右橫劈，戰有十餘合。史美着搦落馬，桑新趕救，趕到措手不及，眉開口耳打爛，半邊賴熬，因橫抵敵不住。平修山盪雙槍齊上，冠軍撇掉四將，斜刺殺出，賴熬不捨，只道冠軍逃走，隨後追上平修山盪雙槍如飛，齊向脇下挑入，冠軍閃過夾住，雙槍揮過，迴掃二將棄槍而逃。賴熬見勢不好，回騎便走，冠軍發丸正入馬腹，賴熬倒下，尚未及地，搦到胸前，擊個穿通。丙璜大砍刀當頭劈到，冠軍轉騎力落正中，馬騰馬隨倒地，冠軍超空擊下。

丙噴抓馬跨上向東避衝出正遇何舟信恒武備等
各率眾將截住合圍如鐵桶一般左右衝突雖然着
搥者無不斃命奈將多士眾終不肯退乃認定東面
硬打硬出何舟令將士隨著圍轉向東冠軍乃指東
打西指南打北見南邊兵將稍薄便往南邊突來打
得橫跌直倒無人敢攔方衝出陣常言等十餘裨將
當路阻住冠軍數搥打退俱入陣中高聲喊罵冠軍
大怒舉搥衝向馬兵多處揮使如輪由南到東無人
敢擋天色將黑始轉馬出陣回到城邊見門緊閉金

湯在譙樓上望見喜道冠軍得勝歸來也楊善有道
冠軍果然歸來也三人連忙下城不待子直軍令開
開城門接出大喜道此刻是重生相見冠軍道今日
幾爲敵人所算若非頓林將軍所授飛丸貽笑不小
來到中營子直接着道冠軍早晨憤憤而出數遣探
視初言冠軍殺敗敵將繼言衝入陣中後言只聞鼓
聲不見出陣又言鼓聲似敵人殺來之狀直恐城池
有失故令閉門楊善金湯請率衆出救直與彼等言
冠軍得來卽得來不須汝等出接若不能出陣汝等

希夷夢

卷一八

三

前往如蛾撲火彼等情切上城去望正望着了冠軍
渾身俱係脂血這場大戰足雪稽單二將軍折陣之
恥冠軍道託國家洪福全身歸營不致辱國殊爲甚
幸蒼卒仍回小帳收拾不題再說浮石見冠軍已去
鳴金收回殘兵查點將士信恒頰車骨爲飛丸所傷
龍街左肩爲飛戟所傷何丹右腕折斷姜沐蔡侯頰
天鵬花鴉俞焯宇文正陶洵潘若沈璧施績孔求賀
千里邢樹龔隆山靜古尙湛欣楮毛魯泗馮毓葛炯
苗焯華熊賴天鵬史美桑新賴蔡丙璜等俱經戰死

平修遭馬踏斃其餘裨偏死者四十員受飛丸傷者五十三員軍士死者一千五百七十三人受傷者五千餘人客卿令將死者人殮掩埋傷者傳以靈丹受飛丸嵌入骨者用餼琛珠引出另治這餼琛珠乃餼魚目睛氣能吸金凡五金入骨將珠于外引之當卽突出安頓已畢西庶長道今次可謂大蹶折矣客卿笑道子郵將到國中矣不然亦難立足于浮金而長道以卑騎而擾惡陣陷坑不能困木機活去不能陷兵車不能傷飛網不能伏殺其策重復其名實

人車中... (The text in this block is extremely faint and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low contrast. It appears to be a continuous column of vertical Chinese characters.)

國合王王書王書... (The text is heavi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accurately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It appears to be a vertical column of text, possibly a list or a series of entries.)

榮平無累通明龍運各交副將權署關事互相調任
准備候令授龍街封函吏特交龍運并帶狼頭虎翼
兵同余祐余先二將往滋榮龍街去訖又令邢貴選
舵公挽手篙工招手各二名軍士十名仍用私徒裝
飾備辦砂船干獨鎖渡下三十里地名漢口停泊只
作販私待伴日夜分班瞭望有本國軍將來卽招呼
上船直放至小河口進山河遇敵自有兵將接應邢
貴得令客卿再問周士道葫蘆卡獨鎖渡之間有鎮

市名曰虛中又各來與爾可熟識周士道小人雖常
往來但鎮中各事記憶不清現有小旗扈搏原係虛
中鎮生長起往曾為業後被小人鳩合作東道主人
他即在東腰鎮開歇店因私砂禁嚴販賣者少來投
小人蒙金將軍賞給名小旗現在營內欲知鎮事須
問扈搏客卿道汝可喚來周士出營領進扈搏叩頭
客卿問道爾在東腰鎮開歇店應扈搏道小人曾經
開口而而今改業了客卿道其有幾多屋舍扈搏道
門面係草房共四間進三進俱係四合瓦房共二十

後獲院軍... 備軍勇六夫問及勇
後猶存大竹園春初... 鐵柱附耳吩咐文與扈搏道
爾同周主... 爾去河東自有重賞扈搏領命前去第
二日客卿令金城... 偵查點各營軍士瘡痍現在神
氣充旺能戰者共有若干人二將查點回報道共四
萬五千餘人次日客卿令谷粉領兵三千由雙眉鳩
入山谷截伏謀得... 金天兵行動再過紺水洋屯紮
石城接應... 龍通烏剛領兵三千由嶺內脚至魚腮塢
老蛟潭... 壘床峯于下埋伏瞭望... 蛟潭渡爭戰... 出

救應五月無聞卽由金坑埠上船由亂石島過洋屯
紮靖波成接應平無累令齋修何方樓領裨將十員
帶五千入馬于嶺下左邊下塞原來齋修因金塘調
去百結關防守疏懈便掙開檻車連夜起城逃回令
何舟何誕領裨將十員帶五千入馬于嶺下右邊下
寨令金城信恒領裨將二十員帶一萬人馬于路口
下寨其餘兵將隨西庶長守嶺再說稽成受子直教
了審話到後營朝見浮金去問道爾被擒去如何得
回稽成奏道小臣見單鳳受傷舉斧自金城背上急

破不防大斧被擄去，因將他前刀快爲所擒到。上將西老兒勸降，小臣寧死不肯。西老兒夫怒叱道：「作速烏示旁邊坐，有少年者大約係甚麼客卿說道：且住，問他可與冠軍有交。小臣因聞前日有遺書，事務乃假應道：與冠軍至交。少年向西老兒道：「稽成所係冠軍交好，今若傷之，未免冠軍面上不好看。可放他回去，幫助冠軍。西老兒方令族還郎福厚道：「這話未必真，稽成道：「若不真，小將如何得脫？」浮全王道：「可見冠軍麼？」稽成道：「昨日見冠軍批戰書云：來日卓勝。」

破陣不知此劫若何。郎福厚道，卑窮焉能破陣。定有他故。浮金主道有甚麼他故，無非欲通言語，免奉國軍士見聞耳。郎福厚稽成齋道，聖鑒遠出，等勸傳郎福厚道。前日主上欲使將官調回錢銳爲前鋒將軍，以抵冠軍之職。今稽成雖敗，然寧死不降，雖可掃功折罪，請召回錢銳。即使稽成守芙蓉，庶前鋒有人。不知臨時紛亂，浮金主點頭道：寡人幾忘之。乃授稽成兵符，往召錢銳稽成謝恩而出。當有黃門官進奏道：鴛鴦城子大夫報章到。郎福厚接上拆開浮金主

穆道冠軍身單騎出城人彼陣矣。過了兩週時，賊又
有報章表冠軍入陣，反聞鼓聲不見出陣，未知係何
道理。半夜又有奏章報道，言單騎回來，其中恐有緣
故。請主上睿鑒。耶福厚道單人獨騎于千軍萬馬中，
欲進便進，欲出便出，好易事也。浮金主道兩下心照，
假戰出入，何有阻礙。其鼓聲大震者，使我軍疑為真
戰也。單騎歸者，計較已定歸來待時而發也。今留于
前營，或裡應外合，將若之何。且再召回語之，看他甚
麼言語。文吾耶福厚道聖慮精微，非臣等能及萬一。

請往驚驚城石冠軍淳金主崔奏正欲命白額虎去
召忽見黃門官奏道探軍探得雙龍島進兵大勝淳
石數陣破得城邑頗多不日即可到黃雲城淳金主
大喜正是海舶忙桅道毀壞扁舟順利在歡欣不知
雙龍如何戰勝破城得地且聽下回分解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七卷

一九二六

希夷夢

第十九卷

酌知己剖腹表丹心

救良朋束腰擒白額

却說雙龍之北屏風島南玉帶洲對岸有大沙一片
名廣漠洲其上不產他物惟長青草質堅葉勃四季
皆青海中有馬常食息于此洲上其足如鳥脇間有
四翅二翅不等二翅者良惟腮下有毛肉渾身俱係
鱗甲其厚過于鮫鯉而堅如鋼鐵刀斧莫能傷登山

陟嶺超躍稍緩渡水行莎速倍于飛然最難馴斷糲
食藁至死不受繫絆千百爲羣行止眠食皆隨老馬
老馬最淳不能嚼草惟食粟黍欲得馬者先以熟豆
粟黍置于沙上蹄跡多處老馬每到食時就而繫之
羣駒盡受鞍勒跨老馬渡水羣馬皆從不用時釋放
于沙洲無芻牧之費而獲馳負之用雙龍邀劫他島
侵犯浮石浮金皆恃此馬雙龍島主姓童名體仁與
浮金約結議定軍需辦齊便令元帥鐵鵠帶領軍士
裝料往北沙收馬令兄弟童深仁料理國事鐵鵠往

守五天收得老馬十三匹羣駒隨行帶回查點其計
七十餘匹俱加鞍轡御執教習馴良分爲三陣使鐵
鷄領馬軍三千爲前鋒先渡海洋登岸結陣隨後重
體仁自領馬軍二千步軍五千爲中軍令相國石狂
領馬軍二千步軍三千爲後陣循環搬運游渡過海
殺向浮石來上岸便係新沙城又名新岸城內守將
廉能係國舅廉勇的堂兄當時聞信意欲挈眷運囊
而走副將趙世基談古諫道雙龍恃騎而來利于野
戰不利于攻打今城內糧草有餘兵將不缺以理勢

兩論均屬可守如棄而走彼騎疾道安能保全廉能
道吾原不知文書未習弓馬蒙國舅舍弟恩典以此
地方戶殷糧廣事簡無差美缺奏授實爲我貧任此
三年除餽送之外仍稍有積蓄若兵圍日久城中用
度不敷吾之所有豈能保得則三年辛苦俱歸烏有
今車驟已駕決意行矣二位年富力強不似吾之衰
弱正當建功立名他日平定論敘守城吾斷不分功
賞說畢以雙手掩耳向後跑去趙世墓談古猶立堂
上待其出來再勸忽見軍士報道廉大夫帶兵三千

護衛出西門去了。二將大驚，道：「城內只得三千兵，今俱帶去，只好以忠義鼓勵百姓，乃親身勸諭。」衆民分地派守，廉能出城行得十餘里，後面鐵鵝探知，追來放馬衝突，兵將盡行竄逃。落下廉能并妻子女妓，婢僮僕九十餘口，并貨五十車，百二十牲，鐵鵝綁起衆口，驅來新岸城下，喊道：「若獻城池，先以人口貨物爲酌，仍使二位將軍鎮守。」趙世基答道：「廉大夫不出，則爲城主，軍民將官均遵號令。今旣棄衆奔走，與軍民便無干涉，吾須與此城俱碎，欲降不可得也。」鐵鵝

見計無用將所獲解歸營內議道新沙城高而堅趙
談二將守備智略有餘只合捨之而去設營提防便
了童體仁道彼恃城而守安敢輕出先鋒之言是也
可將廉能父子妻妾分作三處以誘敵鐵鶴得令將
廉能檻于前營妻子置于後營妓妾置于中營過新
沙置到古岸來城內守將姓賀名德全副將苟新郎
費牛信毛廣等同守這古岸係東北大城營害二十
三處糧餉賀德之妻乃廉能親妹緣此陞得美任當
下鐵鶴將廉能推到城下如說新沙說法賀德對衆

道廉能既係國戚有矢救援須于廉妃面上不好看
莫若權且假降得回廉大夫身作計較守信道不可
此乃敵人誘我之計我降他則踞城我等全于廉能
焉得由自主張另作計較乎忽聞屏風後喊道言此
者可斬也只見轉出個婦人來却係賀夫人廉氏衆
將趨前向前半信也隨衆施禮夫人問賀德道爾這
美缺因何爾得我只有這個哥哥今不救援或有死
亡叫我再從何處得哥哥來雖失此城亦無關係要
賀德道夫人所論是也半信念然道國家城池豈可

緣降將薛軫送與敵人小將寧死不從康夫人道爾
既爲將自能刀戰奪回如無武藝休閑身口苟新問
道將軍可能出戰牛信道爲將不能戰難道單受俸
祿麼賀德道將軍若奪得應天去全家回城我自代
向夫人說陞官添祿牛信道說要添祿陞官只要銷
得主上平日恩養罷了憤憤出衛提鞭跨馬開門出
城鐵鷄列陣在前見牛信殺來令副將白鵬接戰使
兩口鋼刀驟馬迎上半信連鞭闖到五合盡個破綻
使鞭虛蓋下去白鵬旋身得空飛速將雙刀從中劈

人牛信提鞭從旁挑起，正中雙腕，刀落于地。白鵬欲走，轉馬不及，遭牛信鋼鞭擊下，將項打折，死于非命。鐵鵝大驚道：「浮石那有五合殺我驍將之人，飛使雙搦驟馬接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鳳元挺鎗衝來，幫助牛信，想戰下鐵鵝。又有將到料難取勝，架檣便走。元鳳不捨，加緊趕追。牛信將到平橋，見來得近切，左手拿着雙鞭，右手向懷中取得金關，從左脇下發出。元鳳連忙躲閃，已中鼻梁，翻身落地。鐵鵝望得大怒，道：「何物匹夫傷吾兩員副將，加鞭趕來。」牛信已到。

廉遠見門緊閉連喊開城有新憑女牆問道廉大夫
全家可曾奪回牛信道未曾苟新道既未奪回又殺
彼愛將必至加怒而傷廉國舅使賀大夫如何對夫
人此智誰任今大眾家室盡在城內俱願獻降將軍
妻子不在此地請尋他路建功罷牛信道汝等不見
廉能樣子麼郎費道廉國舅是逃而被獲今我等是
誠心歸降豈可同言而語牛信聽得氣塞胸膛鐵鶴
交經追到乃使鞭殺回戰有十餘合料不能勝復虛
擊雙鞭見西邊軍馬多即衝往東方去突圍而出何

有四五十餘里馬步遲緩腹中亦饑望有村庄思量借
食借料及行人來却見屍橫滿路雞犬無聲正在棲
慘之際忽有大隊車馬衝到爲頭將官名換烏鵬着
得牛信持矛便刺牛信正沒好氣舞鞭圍住退出村
庄烏鵬只道牛信武藝低微見着破綻飛矛槍入牛
信隔開使鞭橫飛擊去打傷左額目珠突出收回絲
繚趕上加鞭結果性命後面童體仁軍到見傷了烏
鵬怒揮雙斧欲求牛信提鞭再戰四面俱係雙龍兵
將牛信馬倒腹餒力竭止遭童體仁劈死可憐好員

忠勇將曉守非命，董體仁領兵前進，鐵鶴飛報。古嶺董體仁馳到，賀德等出城頂香跪迎。董體仁下馬扶道，寡人斷不失信，必令你們親眷完聚。賀德等曰：「老拜後軍亦到，隨着進城，令將廉能放出交。」董體仁問道：「此去到柘磊關，都係大夫管轄麼？」賀德道：「管轄止于柘藤林之東，柘磊關今爲柘藤林，卽屬烏楓嶺管轄。董體仁道：「這里到柘藤林，有幾座城池，可須用兵。賀德道：「此去有三座城池，乃東岡、中岡、西岡、三邑、東山、二岡，俱係下官保舉的人，呼之卽至。」中

固守將名換蘇于性情古板須要用兵石犴道也不
須用兵可將兵符調蘇于來此救應使將埋伏半路
得被出時先敗其軍城中無主莫不破矣童體仁大
喜賀德慌將兵符交與于于不疑也
鷓率兵士伏于東門兩旁却說中固守將蘇于接到
兵符又見副將費賚來如何不信留兵五百令副將信
定守城自點馬兵五百步兵五百趕遼救應行出東
門只見右邊塢內兵馬衝來蘇于領騎迎敵左邊又
有大隊殺到後面步軍那里抵當得佳盡被蹂踐蘇

于揮刀砍翻甚象鐵鶴迎上鬪有十合雙搥將蘇子
打落塵埃引兵直到中岡招降信定看看鐵鶴暗使
弩箭正中坐騎左目立即倒地鐵鶴怒道無馬就不
能破麼舉步飛舞雙搥見城約高二丈有奇搥詭使
行借勢躍上女牆。擊死信定郎費早已開門納兵
矣次日鐵鶴到柘籐林又名秋柘林爲古文峰塞之
柘磊關俱係大小鷲卵石隙內長成柘樹秋籐當下
鐵鶴見有兵在林內把守再看延袤數十里秋籐繞
表。柘樹結成深林係步兵之利地不便于騎令軍

軍退回十里中，某營家飛報中軍董繼仁先接東西
之岡投降報，又接中岡殺將得城報，使荀新守東岡。
原守施懷守西岡，鄧費毛廣岡守中岡。後接鐵鵝屯
燕秋柘林東報，乃連夜修書差將官喜達報與浮金
島主，再將所得廉龍賀德私囊，使牙將林堅帶五百
騎，馳回雙龍，合將北沙之馬，盡行收來備用。并把廉
賀夫婦囚人，帶回擇便安置。子女妓妾留于軍中，不
題。却說喜達扮作平人，日夜兼行，來到獨鎖渡營前，
投進國書，牙將送人浮金主看畢，召進營詢問喜達。

朝報詳細奏上。淨金主大喜，賜宴隨即修書賞資遣
回。便問郎福厚道前日取印報來已抵猿啼峽。今雙
龍又逐秋枯林面，失兵反阻于此。倘二處有先到黃
雲城者，本國豈不爲其所笑。郎福厚道待錢銳受任
備其速效，感恩發奮，應無不盡力也。主上欲命白額
虎召冠軍來營，因雙龍使到，停住。今可召否。淨金主
道：孤正忘了可着速。去召回白額虎領命往前營。
次日與冠軍同到淨金主命入冠軍進營，朝罷淨金
主道：可曾趕着金城將軍來道前日陣上正欲提取

爲他將纏住致被走脫浮金主道可曾掣得他將冠
軍道臨陣期多斬殺不服生擒浮金主道其得若干
首級冠軍道擊斃名將數十員軍士不計其數首級
未及割回郎福厚在旁冷笑浮金主道全無證據悲
柯誌功冠軍道殺敵乃爲將之常安敢居功浮金主
道公事如此冠軍已事可曾議定冠軍道甚麼已事
臣愚不知浮金主道前日來書冠軍道前書係敵反
間願主上詳察浮金主悻悻道我再不信將來連浮
金難姓田矣冠軍道主上何出此言郎福厚接道並

非主上多疑已往根由儘不得知自書露後疑竇瞭
開昨復卑身被陣非恐信息敗露自往面議而何淨
塗正道寡人相待不薄如何遽爾負心至此冠軍笑
道此非上古所能明也乃復行朝禮謝恩道願主上
萬壽無疆又向東南兩三揖呼道燭相國知己恩相及
及面別了然後除冠卸袍向西稽首哭道太祖世宗
指揮哥哥韓德借兵復仇報國之志尚未得成又悞
臣等不可回甲中華之鳥生亦無益願相從于地下拜
能大勳起身收淚對郎福厚道願大夫善事主上莫

似不候有始無終言畢乃解衣坦出腹來合氣對將
金主道請視臣心訖罷引佩刀當中割下棄刀兩手
將肚皮拔開腸胃滑滑滾出次後一個赤心露于胸
口仰後倒地旁邊太醫團萬年忍不住道看這情形
豈係叛逆者大敵在前何處再得如此良將浮金主
道遺寡人生疑太重失此股肱誠爲可惜太醫道猶
可治也浮金主道卿卽速治太醫使取藥囊并將睡
褥去絮用麥麩納入其中浮金主道如何無血太醫
道怒極擁於肝經凝住故無血出若經溢流則莫能

道便淋可救矣藥物取至先用凝血散搽肚皮刀口
藥上參楚橋手使人四角執定緩抖再用藥醋輕洒
腹上腸漸次收只見二將闖入除冠頓首道舊允鵬
勳賊守將楊善舊充青草城守將金湯牀死朝見願
吾主千歲千千歲郎福厚叱道汝等俱係逆臣羽黨
擅敢闖入意欲何為金湯立起指郎福厚道汝係有
國府邪臣悞國的奸賊謀殺良將還罵誰為逆黨郎
福厚叱兩邊侍衛道速拏二賊侍衛齊上楊善立起
道請位將軍請問係國家心符還係郎姓家人我們

入來原係求死的。然冠軍之忠勇，諸位皆知。安可令其死得不明不白，是以特爲代辯清楚。今主上未曾發命而郎賊叱咤，是無君也。郎賊奸臣無君，自遭天譴。諸位奈何隨之，目無君上。衆侍衛聽了，視浮金主無言，俱退下去。金湯道：「冠軍軍政最寬而極嚴，鴛鴦百姓樵採盡走東門，只有交戰出兵西門。方開內外，穿梭巡邏，樓瞭望兵士晝夜不斷。外人安得入來，安得有書遺下。此係子賊串成奸計，造作偽書。可知若誣謀叛更屬荒唐。昔在聚囊山，擒住諸猛將長驅。」

人都誰能阻截，乃抵而不攻，明如相國，片言即隨歸。國果有異心，不于彼時肆志，而乃于名分既定之後，謀叛乎此。昔明、白、易、見、非、深、隱、難、知、者、冠、軍、今、日、死、敵、兵、明、日、到、矣、冠、軍、心、事、不、明、剖、腹、以、表、今、臣、既、白、冠、軍、忠、勇、然、于、君、前、無、狀、法、所、當、誅、乃、拾、起、遺、刀、向、頸、項、橫、勒、持、刀、站、住、不、仆、淨金主道：烈士也。與楊善道、汝、勿、如、此、楊、善、奏、道：冠、軍、未、果、臣、何、敢、死、須、與、淨金主問太醫道：可能救否？太醫道：湯血溢淋，瀰滿地，淨金主問太醫道：可能救否？太醫道：腕道可救，扶母下來，用凝血散傳定血，不滲，溢用雞

皮加藥拊好，丹來視冠軍，已收盡浮金主道。其人
有珍貝象皮散，傅之可不須縫。大醫道烈士可用冠
軍，不可用冠軍。乃怒極而剖氣，仍結而未散，不縫恐
舒發振裂，則其能治浮金主道烈士，何以可用。大醫
道烈士滿腔義憤，俱已暢吐，心無鬱結矣。則其氣順
故無回怒，是以可用。乃取法製桑白皮藥線，將兩邊
縫合，再傅珍貝象皮散，復選兕革裹束牛筋紮固。奏
道五日不可移動，五日後不可聞金鼓聲，靜養四十
九天，神完氣旺矣。浮金主道待五天後，保護回國方

齊東野語

卷之十一

十一

免金鼓之聲楊善謝恩道蒙主上愛恤如此冠軍雖
死亦無憾也再臣看此刻事勢危如壘卵願速爲防
備浮金主道今使錢銳權爲先鋒羅鐘犄角可以無
虞楊善道所虞正在此耳子直同三人皆係黃綠而
進間時承順伺候顏色則似有才使臨大事尙能負
濟必至敗壞羅鐘所領將士皆冠軍所練應急收入
前營猶可抵敵二三浮金主允奏差伍環宗旋召回
羅多材鐘受祿兩處軍馬歸前鋒營再說第三日金
湯已經平復冠軍猶是惛惛沉沉浮金主問道如此

情形係何道理太醫道冠軍勇烈無比恐其轉動不
耐久臥臣前欽以昏神酥筋散故若困殆隨時調治
到四十九天藥性解去自然精明淨金主道使何人
護送歸國楊善金湯道小臣二人送去太醫道金將
軍傷雖完合只能飲粥猶不得煩勞楊將軍可以護
送淨金主道相國今到本章專三言書是反間切勿
妄信以解朕朕前日剖勝自然相國聞知若不使的
實人應實為說明相國聞得心致急壞又要絮絮叨
叨不勝其苦今使楊善往相國處報信使金湯回駕

不日而
卷之十一
三
驚駭養病三日後再使白額虎帶壯健五十名服侍
宿軍諸國各人奉命不題却說裨將任環奉命起身
次日到瀟瀟城外撞見羅多材宣浮金主命召其領
軍兼行趕回前營羅多材接受畢問有何事恁的急
功任環道冠軍氣憤破腹而死今調錢銳作先鋒楊
善妻錢銳不知兵法二位大夫所領將士皆冠軍親
自揀練應速召回前營防備強敵是以主上使小將
來召大夫使宗旋召鐘大夫可速趕回前營小將復
命去也羅多材挽手道末將猶有俗務未了屈將軍

後生二天任道通主上住復命刻不容緩誰敢遲留
下其若之往雖多材道亦屬學士二大夫之事為滿
為為管轄之品應盡充盈前被得時查關細則尚未
齊全多材到日但令更改復道頗有餘羨將軍欲涉
等苦多材亦應盡情任環道為大夫勉留半天來回
必須復命用作速辦理多材乃帶家丁進城住環在
外營安歇次日望多材不到于營中散步看見柳咏
閉道橋南姓柳咏向前打恭道正係柳咏昔年曾
蒙教訓至今放蕩不恣任環答禮道果然係柳生今

武冠軍親教定然武藝高強原來任環係個教習出身柳咏曾拜爲師當下。答道雖蒙冠軍訓誨奈咏思慮有礙風飲河之嘆敢問昨與羅大夫所言死者係誰任環道就係冠軍可惜了好箇大豪傑柳咏與任環問答諸將士在下靜聽聞得死者就係冠軍衆人不待柳咏再問俱湧上來道真的麼係怎樣死法任環道係氣憤真神剖腹而死昨日親目所觀怎麼才真衆將推胸頓足慟哭號天秦吉含淚道此事皆由於郎子商車讓死今我等先到鴛鴦城斬子直之

以渡殺郎福厚龔奎道不可似此舉動冠
被帶累矣冠軍平日教化之謂何而乃稱
耶衆將道龔大校所言雖是今羅多材刻剝
似奪庫藏烏可隨之同受唾罵冠軍已故奸臣
誰能保全况以冠軍之勲尚遭屈死我等安
迫乎龔奎道清君側固不可而與鄙夫同事亦不
莫若各散歸田以脫罪陷衆將道龔大校之言是
也我等帶着餼糧取路還家罷同時收拾將輜重等
件丟下向任環打一恭頃刻散去羅多材收拾齊全

催着物件同鴻鵠大夫郎紫出城見個空營并無將士怒道我不在此都往那里去了任環將情節說知羅多材氣得瞳白着兩個眼睛任環道事可辦齊小將不能再待了多材道且請稍緩這班逃散將士到營務須奏明主上盡行捕來梟示與郎紫道煩大夫代頭車二百輛夫八百名立時俱要起程郎紫道大夫之事就係家叔之事敢不遵命這郎紫係郎福厚之侄當時進城傳喚夫頭卽刻辦車三百乘夫一千二百名車頭稟道卽刻辦集不及郎紫大怒叱令重

責五十車頭叩頭求饒兩邊衙役如凶神般那由分
說拖下打到三十棍不聞聲息視之已經死了郎紫
令用揭竿挑于城外示衆使車夫知警又喚車頭夥
計上來吩咐立刻要齊夥計稟道天色過中拘集也
難起行明早齊全動身上路趕緊包不悞事郎紫道
必須此刻令集明晨發軔夥計稟道立刻要齊只有
加高工價否則再打死百十個車頭徒然耽誤工夫
也干事無益郎紫道爾加若干就是何必多稟夥計
下去加半倍車值使人分頭招召兩個時辰俱陸續

齊集營前將公私物件分派裝畢黃昏散去次早齊
來多材叱令起行衆車夫道五更趕到腹中猶未及
食此去車重行遲往返必要五天家中俱須安頓請
將工價付清以便趕辦多材怒道我行過若干城邑
那處不係差派此地要起價來。豈非反了郎紫命
左右將先開口的重打左右動手棍下無情碰破頭
顛額角血流滿臉衆車嗟怨喙冤內有一個名喚楊
初見衆人憤怒便揚臂大聲道本城一千三百人聽
着我等原係浮石軍民因城被破家室俱在于此所

以暫時歸服況冠軍不但威重而且惠溥待百姓有
恩無怨想郎紫來到幾時今日差明日派百姓貧者
忍富者恨茲因辦事稍遲則杖斃揭屍不發工價反
打得傷損血流衆人家口嗷嗷何能枵腹爲奸臣辦
私今去係餓死不去係打死進退可謂無門諸位這
話可不是不是大衆齊聲道是是請示活路。俱願聽
從楊初道如今強兵猛將俱散眼見浮金萬難久留
我們先將兩個民賊綁起着五百人護送往雲平嶺
西庶長古峇卿處請功餘者同百姓守城將車輛貨

物糧餉收入用度不好麼大衆應道極好我們先把
這些狐假虎威助奸害民賊烏衙役家人打死再綁
二賊羅多材郎紫始聽楊初所言猶呼叱禁止却無
人睬他及聽得綁送雲平嶺見勢不好便想走路衆
人圍住那里得出任環掣刀欲砍潰圍楊初道任將
軍爾與我們仇怨全無同來的人俱請帶回任環乃
呼親隨同去羅郎正在着急之際大衆齊聲動手將
百餘家丁衙役打得糜爛羅多材跪下叩頭道願將
辛苦所得百餘車寶貨獻上求饒狗命楊初道百姓

實貨在夫夫處買得命大夫所有寶貨
姓的今只算還我們歸償舊主却買
弟們可動手眾人應聲爭來將羅多
袁刻下只有褲子不脫用草繩綁跪工
車頭夥計道爾姓甚名誰答道姓周
助爾同五百人速解二賊同符印往
回營定有大兵前來并請客卿發軍
周助領俞同眾造飯食畢起解羅郎
使眾人將車輛盡行推入城中監起

原係我們百
得命呼道兄
郎紫冠履衣
車上楊初喚
助楊初道周
平領今任環
將守城應敵
雲平領楊初
石旌號開門

以守周助行過半日望見嶺下有營便令諸人緩行
自己放步前進遇見數騎衝到擒住帶走又聞營內
鼓聲驟起軍將如噴出迎一個少年將官抱着雙鎗
勒住馬道問他係何等人後面有多少夥伴巡騎擒
到跟前捺跪下去將官道令起來說周助躬身說明
緣由將左衛驍騎將軍符印呈上將官令巡騎道可
將車上綁的取來令衆圍城候賞巡騎飛往分付
車夫解下羅多材郎紫交代仍歸瀉瀾巡騎牽着隨
將官帶周助入營帳內坐有將軍畧問幾句復令上

嶺這將官乃係何傑將軍係何舟何傑上嶺進營亦
畢西庶長問道外邊係甚麼人何傑稟道係鴻漸城
百姓周助擒解浮金左衛驍騎將軍羅多材城守大
夫郎紫前來報功西庶長令入衛士挾之而進周助
叩頭將韓速軍激怒剖腹而亡及先調羅多材到鷺
鷺等處分巡龔奎等散去多材要車夫郎紫揭車頭
屍不發工價打傷衆人楊初激憤放去任環歐斃衛
役及跟隨練得兩賊送到請遣將發兵守城的話細
細陳訴西庶長道寡卿言子邛難以立足今果然矣

可惜了好個英雄老夫沒福不能晤會客卿道無妨
不佞看東邊將星光暗而欲推算子郵壽祿猶未可
量請放寬心西席長道鄙意欲使信恒取鴛鴦何舟
取芙蓉穆新已愈令取青草金城守鸚鵡齊修曾有
善政于鸞鴛可取鸞鴛諸要害大城既得其餘州邑
可漸次而收不知高見以爲何如客卿道席長所論
穩而遲不佞視彼國無良將可以險而來速西席長
道客卿妙策自然出老夫之上請發遣可也客卿乃
取封函令偏將衛仁星夜持往通明關交平無纒開

拆又將浮金兵符飛領龍遜再令金成帶裨將四員
領兵二千由水蛇渡潛入石鼠谷到首結關右帶星
峯下白鹿岩邊分佈埋伏探得動靜則展旗揚兵放
炮以驚之令樊理同白交甘淡往水蛇渡夾寨帶兵
五百于葫蘆卡邊窪子洞山間埋伏冠軍重傷必先
回國可瞭探清出軍搶奪如得冠軍則趕赴漢口將
人交與刑賞將船直放南洋湖上交渡津須隱而
不露連夜襲取品生城只獲得一堅守以破其胆自
有兵接應守將得令盡誦乃令何舟同裨將余無能

拔寨過濫柿河於古樹岡屯紮令信恒拔寨前進于
鴛鴦城東左畔蓮蓬墩下寨令周助齋符加楊初爲
下大夫守鴻鵠周助爲副文令山盈近前耳語山盈
點頭領命而出發付已畢自帶將官十員狼頭虎翼
兵五百名告別往信恒營內駐紮西庶長問道今有
兵而不取城却使屯紮于野楊初本係小卒客卿并
無半面驟授下大夫之職而令爲守皆老夫所未解
客卿道今城多兵少攻則死傷不免今置于要地而
驚恐之彼無戰心內自生變楊初雖素微賤觀其言

勤似可任託况浮金各處近日皆以腹剝易愛惠民
窮士怨特賞賜初以勵其餘諸城必多效之而起者
是用一人勝於敵萬師也子邨先後其練兵士二萬
有餘百十員將校令雖兵散五千將失其半猶多能
戰者今不佞純用攻心之法使彼自亂諸險可不攻
而復也西庶長道果然看料透察得德國運應昌可
喜可喜請先生起馬若夫坐聽仔消息也不說客戲
帶邊鋒士率由信恒營內再說浮金主三日後命白
額虎保該冠軍回國大將將應用藥物各執各包標

明遂時挨服湯飲等類，交付白額虎收清使辦。歌與
選壯健收拾，次早起程。這白額虎原與柏彪粘親，實
緣陛下神將柏彪夫婦遠竄，大失倚靠，恨冠軍人骨，
今差彼護送，又受郎福厚分付，便思乘機代柏彪父
子報仇，以結郎大夫之歡。當日過瀾鎖渡，凡冠軍要
茶不與茶，要湯不與湯。來到東腰鎮，壯健稟道：「過此
鎮，要到百結關下，方有食賣。」請在此打尖。罷白額虎
道：「我不餓，爾們速吃。」速行壯健，齊打中伙。店主出爐
道：「知將軍歌馬早爲備下，紫華席面，名茶醇酒，精美。」

單素蔬餚請粵坐坐以表小人誠敬請諸位將爺好
飽食趨行白額虎見店主及勸下馬入坐衆軍健俱
于兩旁飲食店主捧上名茶白額虎取出腰內雙箸
於盃內三攪再飲店主自出牽馬往後槽喂料白額
虎叱道不必店主見聲色不好姑住道可放些水白
額虎道也不必店主仍繫蓬內回到厨邊照應自捧
菜盤呈上白額虎用筯翻攪再食原來此筯產于黃
華島長葉修本每根兩枝枯時收以爲筯其堅如鐵
遇毒則軟白額虎於柏彪處得來今恐路中有人暗

算故用之先攬而後飲食當時持盞忽然臭氣衝出
店主怒道有貴人在此如何不潔淨快焚好香來解
此臭穢只見裡面捧着火盤羽騰裊裊四圍旋行布
散衆軍停箸迎嗅白額虎喊道好大胆也掩鼻奔出
上騎欲回獨鎖渡見個大漢在巷內轉出手持鋼鞭
喊道那裡走白額虎帶轉馬頭加鞭往葫蘆下逃走
那大漢追趕不上始行站往心中好生疑惑只見路
旁有幾個軍士是本國章號牽着剋馬在澗邊放水
白額虎問道過來西邊係甚地名軍士道我們浮金

新來的却不知得將軍尊姓大名何故如此慌張白
額虎道我乃裨將白額虎是也因奉差護剖不死的
冠軍回國到前面鎮市見店主人殷勤細看飲食內
却無毒藥後楚散魂香出來我掩鼻奔走幸未中毒
又遇大漢追逐不解係甚麼緣故軍士問道甚麼散
魂香白額虎道我曾見過此香乃無毒島所產其烟
結成百毒之形入人鼻中魂魄俱散不能動揮先時
店內焚出之香似係蛇虫禽獸之狀所以掩鼻而逃
軍士道大漢係甚麼人將軍如何不禽擊他白額虎

道我那知丈漢係甚麼人因見毒香掩鼻忽忙忘携
兵器將何抵敵軍士道冠軍哩白額虎道那個此刻
還能管他軍士道生死雖不管他若係失去將何繳
令此場中有兵乃奉郎大夫將令屯紮伺候以備非
常將軍遇此急事正好率領前去白額虎道如此却
妙也省得我到嶺上爾們可同進場發兵剿擒獲賊
自有重賞軍士道小人引路將軍隨來白額虎跟入
轉過山灣軍士站住指道裡面便是將軍自請白額
虎策馬進口見有數百軍士自內行來細看却係浮

石字號心內吃驚，不防背後流星鎗，鎗將馬脚打折。正要跌倒，白額虎趁勢翻身，立定肩，上又着一鎗，接得鐵練，彼此爭奪。塢內將官已經衝倒，兩把鈎鑊鎗，齊上攔隔不及，腿上中鈎，被拖落地。軍士上前綁起，原來虛中鎮店主便是扈博巷內趕來大漢，便是鐵柱塢內兩個使鈎連鎗的，便是白交樊理使流星鎗誘入的，便是甘淡。當時擒住白額虎，白交問甘淡道：「探得冠軍若何？」甘淡道：「這是護送冠軍的將官，名喚白額虎，行到東嶺，被人使毒烟迷住，冠軍不知若

新刻

卷十一

三

何白交道這定係客卿埋伏的我們且解這廝到鎮
上看看確否樊理道是三將帶軍士出塢來到虛中
鎮戶閉門關並無人影白交查清店面命破而入內
有數十壯徒東倒西歪睡于地上白交出門察看
見形跡間西南邊有喊殺聲音同樊理加鞭向前轉
過庄子見人叢聚圍鬪料係邢貫喊道邢將軍樊理
等到也雙槍分左右挑殺敵軍紛紛落馬殺入裡面
不見邢貫却係鐵柱率兵儘力格鬪白交大呼道然
將軍大軍到也敵將聞呼手中畧鬆爲鐵柱加鞭打

死向交焚埋又挑創數人從面甘淡領軍士亦俱趕
到浮金兵將四散奔逃樊理甘淡隨着趕殺白交下
馬問道鐵將軍兩會奪得冠連鐵柱道自店中熏到
眾人偏那騰送的烏將官狡猾追擊不及我們卽令
番獸與趕尋以口不期浮金游軍自後追來馬強人
將恐被人奪命令扈博先送上船我抵死掙住若非三
難將軍來得快幾喪性命可到此船看看白交道護
送的將官名曰賴虎現擒在此請帶回國我們仍奉
兩命出洋不奉降了鐵柱道出洋亦須船隻今莫分

敵同到漢口，看看願便願用，豈不更好？樊理甘淡亦
俱回來，仍同鐵柱到漢口，只見船隻紛紛開過對岸，
鐵柱招呼有隻中號航船，搖將過來，頭上站着那賈
鐵柱道：「幸得三位將軍齊到，殺散敵兵，那賈道客卿
安頓來差，將先令扈博送冠軍到船上，便放於下
漢口，着勸靜守我們，此船係另顧者。」白交問道：「此處
有得顧麼？」那賈道對岸要多少，俱係同行熟酌，因近
自邸大夫添設關口，聚此商量，包利免關鐵柱
道：「既有包利，何必免關？」那賈道將軍不知正稅易辦

胥役無厭，還係世的好樊理道。鐵將軍緣何在這裡，鐵柱道奉命遊蕩，只道敵將走了。不料三位將軍擒獲白交，向邢貫道。邢將軍煩代僱十號洋艦，上交渡津。該值若干，如數給發。邢貫道不須多值，他們雖係淨金商船，今見關稅，假虎威，勒捐加稅，利息全無。心恨那賊，俱禱阻待他兵敗，好作生涯。白交道加常給他邢貫，用子遠招諸船，齊放過來。邢貫僱定十隻家，雇撥船隻，柱令放到漢口，扈搏等却纜于口外。鐵柱道將白交帶船，拾過捺入船底，一齊放行。次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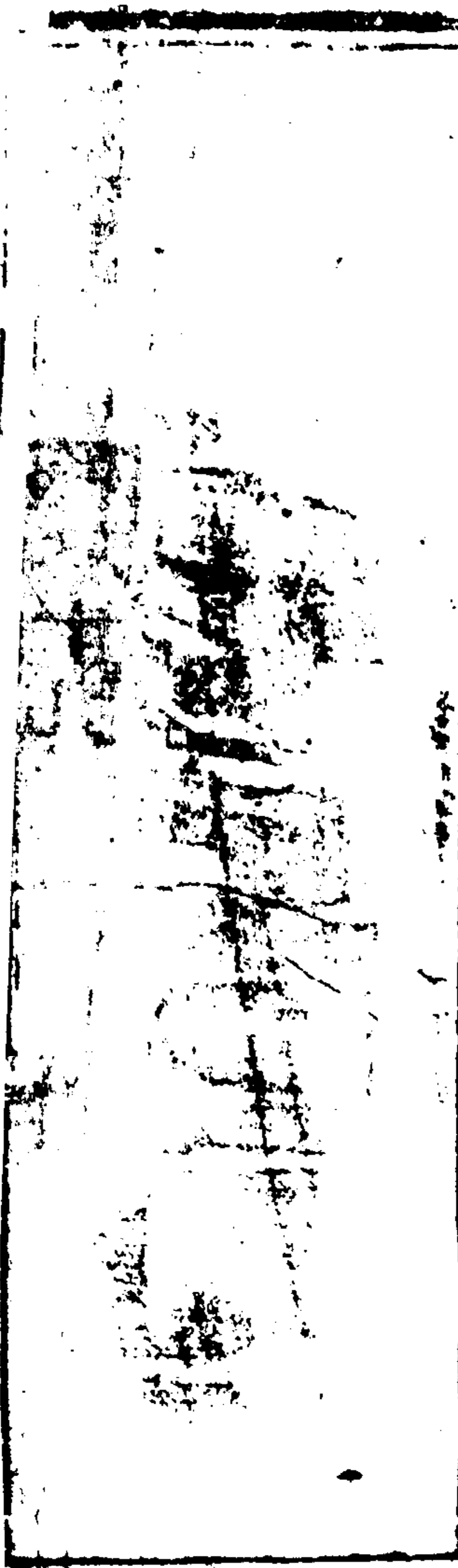
到蟻蚰渡自交楚環掛淡別了仍往下放鐵柱邢貫
便遇蟻蚰渡這渡兩邊俱係大石中間雖有丈餘濶
的薄下面却有無數石限當網船底凡載稍重則須
將貨物盡搬於後艙船頭高起過過石限復將貨物
搬於前面將頭壓低船尾方得過來如此數十次始
出石限令裝的係人各自行動不須搬移半個時辰
也就過了原來此河自發源起至亂石島迤邐數千
里中間俱有石壩不斷其堅過鋼鐵或聚或散磊磊
相連上流河窄所渡之處猶多自老鸛城下只有三

301 44 49 2757

處缺陷可渡上係水蛇渡中係獨鎖渡下係蜒蚰渡
各相去四五百里除此三處餘俱隔着石硬直到洋
口凡欲渡之處石硬兩邊各設船隻須作兩節過鐵
柱等到蜒蚰渡西將槍來的行李囊箱開看見內中
有珍有貝又有數十包子俱標着日時鐵柱不識邢
貫道問船底這廝便知軍士揭開船板取起白額虎
鐵柱叱道兩這廝這些紙包係那里詐來者白額虎
道乃太醫交付逐日逐時調治冠軍的邢貫檢道詐
夜命軍如何不用白額虎道失記了邢貫見包土兩

俱誌着煮煎引用忙令軍士攬火指白額虎道爾這
瘟鳥險些害我性命鐵柱問道怎麼請那貫道客卿
有令冠軍若有失調惟小將是問以軍法從事扞
道定因他殺害將士大多醫養好了緩緩處治鐵柱
道大約是的談談說說不覺放下三百餘里稍公道
進口了將船灣下取出篙管裝起櫓槳鐵柱令軍士
內未受傷者分作三班幫添換緯水急人多逆行不
覺其緩扞搏道明日中時即可到關那貫道似此方
免違限次早正趕前行只見上流數船衝下用撓鉤

播住喊道，得了也。鎮柱那賈，扈搏各携兵器奔出。船來正是功成，趕秀回關，急路遇邀，攔迎，鬪忙不知勝負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七輯

一二五二一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七輯

希夷夢

第二十卷

絆雄兵兩途襲敵

燔巨艦單艇擒酋

話說三將出船，扈搏當先跳上來船，揮鞭叫打。忽聞呼道：扈搏不可造次。鐵柱看對面說話的，却係衛仁。連慌喊道：莫動手，莫動手。扈搏縮回道：險險幾乎誤傷自家。人衛仁道：小將奉令，同平將軍來此守候將軍。可係擒牛市。

守滋榮關譚無累的衛仁道正是形貫道客卿令進
萬珂河說有接應原來條令將軍埋伏于這里衛仁
道猶奉蜜諭平將軍在後見面便悉扈搏趨足望道
到也到也鐵柱看時歎道梳桿白崖邊轉下時時全
船俱見平無累在邊下問道衛將軍可係鐵將軍鐵
柱喊道平將軍鐵柱在此迎接平無累道特來聽將
軍教船到過來施禮畢問清成功擒將的事攜鐵柱
手徑進船道客卿令同將軍帶兵三千往襲浮金龜
息城鐵柱道天印入寇搶奪沿邊許多城寨而今週

洋倘彼以巨艦追擊我等俱飽魚腹耳平無累道天
印乘舶而來其鋒甚銳東南地方俱遭荼毒繼爲猿
啼峽守將李之英用計焚盡天印寨寨已空我等出
口過亂石島渡洋無有知而阻者鐵柱關道關上事
務若何平無累道奉令交代衛將軍無累因未晤過
諸位是以同來免致乖悞鐵柱乃過平無累船相別
分行當晚衛仁等到關形貫扈搏吸侍冠軍押解白
額虎連夜由內回雲平領平無累鐵柱出子河過關
次日渡洋忽然颶颶大作不能前行只得復回進口

泊下、第三日風平始出至亂石島、乃係無數方圓斜
直石塊、高低出沒、或密或疏、船在隙中、挽行、船底復
係石聲、直到傍晚、纔過一半、忽見有個大岡、草木叢
蔚、高不足三丈、上面仍有遺址、鐵柱間道、此處有房
屋、居人麼、衆兵士無知者、老稍公到前、答道、昔年倭
金有正副將官二員、領五百軍士、在此戍守、到今島
主言其徒糜糧餉、盡行裁去、後有強徒在此、截劫、
金剝除毀去營寨、是以猶有存址、鐵柱道、若是岡上
設兵小船、萬不能過、我等只好回去、平無累道、恐未

必得平安回去。是見先賢製度不差。後人因已管見
而輕變更。必致敗事。鐵柱道此處比獨鎖渡更險。今
尙得過。浮金不足平也。平無累道。燭隱治國未可輕
議。我等惟見可而進。見不可則止耳。行過大關。住下
次日清晨開船。又是石硯尖峰。縱縱橫橫。備極萬狀。
行過大半天。方得出口。望見浮金境界。臨涯有座高
城。築在無際懸崖之上。四處有數十級石塔。夾城臨
涯。時立雖非夾險。却極隘平。無累知條。澄波城令
船止道。鐵將軍可領將士。暫泊無累。帶有玉砂。先行

過去彼自不疑可得進城，以假黑夜乘機發作將軍。見有火光，須催船擁至城外，無累自奪門進兵也。鐵柱依冷平無累，過船開行多時，到岸泊下。巡軍查係玉砂，取得規例回去，牙行前來迎接。平無累帶得十餘親軍，裝作同夥，進城到行內，歇下。復借意上船，將沿路週圍望過，返寓前後，又看清楚，乃同眾人晚殮歇宿。約半夜時候，口稱腹痛，持燈後苑登廁，到柴堆邊爬上，往外張望，却全不見形影。乃將藥件安置點着，緩線仍回房中，一齊裝束停當，出行向城門口來。

只見街上人衆紛紛切問火自那裡起俱不持救撲
器具皆意在趁勢劫搶平無累到甕城並無兵將把
守親軍取出利斧將鎖砍落開開門來鐵柱率領將
士湧入合軍殺到衙署守將常瑞副將安錦孟琛方
纔得知慌慌起來保護家眷欲往東關逃走平無累
趕到擒下將三將斬首餘者監禁城內軍士俱降平
無累令摧山正隊長雲雀領兵三百守城仍用浮金
旗號再帶降兵俱令騎馬連夜趨行經過兔兒窩勒
馬崖雙坑壑各險隘處直掠而前三百里到競羊關

天已大亮，遙看乃係兩枝大山，中夾一小山，設立關城，面前環着深溪，自東北來，遶西復轉東南而去。兩邊山形如虎，小山似羊，初原喚做二虎奪羊山。後設墩于小山上，因改爲競羊關。當時降兵叫門，守軍有識得的，問道：怎的恁早帶多兵來？有何事故？平無累答道：昨自浮石派回步兵三千，守澄波，調我們來守競羊。爾們去守白龍城，上軍士喜道：回家去也。真的麼？平無累懷中取出兵符道：這條甚麼軍士連忙報明守將，下城開門，平無累過得吊橋，加鞭馳至東門。

分軍布列，令凡入來者許進毋許出。守將向陽副將吳根黃學、吳倚聞信不及，盛甲只取兵器率衆趕到。查問平無累道，浮石百萬雄兵已到西門外。汝等若念室家，早早歸降，不顧室家可來就死。向陽大怒，令副將吳倚出馬，吳倚持斧殺出。平無累橫持大劍，雙手力揮，早已連人連騎劈倒地下。這大劍係平無累在滋榮採取金精鑄就，兩長六尺四寸，柄長二尺四寸，犀利無比。當下惱了吳根黃學，兩騎并出。吳根使的尖槍，黃學使的水磨鎗，無累見二將到來，又橫

劍儘力歸去，二將變作四段，向陽大驚，率眾往西奔走。恰恰遇着鐵柱，馳入迎個正着，向陽無路可退，舉耙接戰，只得三合，爲鐵柱生擒。過馬，衆軍投戈跪降。來到東門，平無累問向陽道：汝係要死還是活？向陽道：那有不要活的人？妻妾囊橐俱在于此，要死做甚麼？平無累道：爾若賺得白龍城家室，俱還爾；若賺不得，連命莫想。向陽道：願求妙計。平無累道：令軍士易粧，隨汝作假敗之狀，先奔到白龍，叫救我引兵在後追趕。城上見着開門，便算爾功。向陽道：謹遵臺命。

平無累道且歇息將各事安頓停當令搆山副隊長
彭博領兵三百守城查東門并不曾有人出去乃選
越海軍三百競羊降兵二百俱令飽殮帶乾糧隨着
向陽先行鐵柱道兵士通夜奔馳爭殺亦太勞矣平
無累道藝取之法務于迅速省力而易得功不可惜
勢稍緩致悞機宜鐵柱稱善平無累率衆同向陽先
行鐵柱隨後到對岩塞直沖而過置兵二百名把守
天色已晚備行到燕子河水塞已交四更將塞內軍
士擄倒又置二百兵守塞再往前行又行一百五十

里東方斬白到老龜岡，望見白龍城，平無累令諸軍飽食，自同向陽先行。鐵柱在後追趕，向陽大喊叫救。城上早已望得親切，守軍韓上珠挺槍帶軍，率裨將傳嘉開門，齊出讓向陽等人去。使槍前迎鐵柱，戰過二十餘合，平無累上城砍倒守將雲懋，下城閉門。外圍軍士大驚，城道韓將軍門都關了。韓上珠驚疑，架開巖走過吊橋，鐵柱勒馬不追。韓上珠查問，只見一聲梆響，浮石旗旌盡行豎起。韓上珠知是中計，便拍馬率眾倉惶向東而去。平無累開門，鐵柱入道前面。

際甚麼城池可往取之平無累道此處往東北二百
餘里卽係龜息城杞圖佳駐扎督理糧餉燭相國前
于各關津盤查今應回矣須細探訪方可進兵若燭
相國未回取得龜息巉岩城亦可圖也乃查問軍士
道燭相國歸來已五日矣聞昨早提着有個姓余的
將官係從丹鳳谷來的故調韓將軍至此守城換皮
將軍回龜息去平無累道丹鳳谷何處來的將官被
擒軍士道丹鳳谷現有浮石兵將這自然是一起的
平無累道北邊形勢尤險難道係龍遜比我更遠麼

昨早捉護想必得令在先須親往探訪商量設計鐵
柱道將軍不可離此待小將去來平無累道此處路
途未將多曾行過將軍可緊守城池鐵柱應允平無
累更表藏口小劍復問清路徑夜裡出城向北而走
不說浩途躡跡清路山險水隘只說到得丹鳳谷見
懸樓旗號薛孫齊石叢上有箇龍字無累認清放心
直進遇着巡軍說明使報原來龍遜於道明鍾事在
任茲幾龍衛奉命持函亦到龍遜放龍乃係個將關
務交副將許瑄領率龍街帶兵三千選將十員潛由

紺水洋襲取前去續接得預到兵符令用浮金服色
假作左衛驍騎將軍羅令遜祭西北直往龜息城龍
遜得令立時備辦停妥使龍街假姓公孫發收着兵
符自作騎卒在前部內黃昏出關通夜驟馳天明到
紺水洋現有浮金船隻見係本國人馬便行裝渡這
洋水近浮石半邊猶係淡青色漸進漸濃到浮金那
邊正係深碧紫色是以名爲紺水洋又名紺海當下
率衆上岸先使幹卒報到石城守將姓麻名飛得信
閉門登捍龍街等刻時見城無甚險阻俱係巨石砌

成惟高厚倍常耳麻飛縋下軍士取符上驗始令開門下城接見兩處兵將羅列東西麻飛問近日交戰勝負龍街道彼此互相勝負乃軍事之常今有飛語言將軍交通浮石曾否知之乎麻飛驚道小將世受國恩家族願衆豈肯爲這城門之事龍街道仇人之口有何忌憚那管家族願衆或者正因族大人衆內結有深仇畏將軍而不較故誣將軍而及貴族耳麻飛道主上信否龍街道如何不信自冠軍私交敗露訪聞文武通謀者甚多故左將軍奉命使小將等分

巡各邊便宜行事麻飛無語龍街道小將年輕諸務未諳今省察西北一帶敢勞將軍同往不知尊意若何麻飛道奉命鎮守未奉命巡察豈敢擅離龍街笑道將軍如何肯去須小將同到寗息城相國處辯理叱令攀下當時奈先時忤走上擒住龍街道與諸將士無涉不得妄動衆將都知公孫之勇况又係奉命誰敢違逆盡行退下龍街問道諸公可舉康能寬惠的將官權知鎮事以便奏請衆人齊聲道廉能寬惠愛恤軍士莫若嚴惠龍街問道嚴將軍何在家將將

嚴惠推出上前唱喏龍街見形猥瑣小不似大將氣
度既爲衆心所服必係狡狴之徒故作笑容下堦攜
手而上道將軍能服衆將定係奇才國家得人矣小
將過洋來見紺水洋口正無兵把守使人易于登
岸處置未免失宜嚴惠道本有三千兵把守洋口前
日奉令調往軍前現在兵少未曾分撥龍街街道城中
有若干軍嚴惠道向來也係三千初時抽去一千五
百只存一千五百龍街街道可用兵一千副將二員出
去守口嚴惠道管隊懸羅伍弼可用二將出班打恭

道洋山厥係喪地舊有兵三千今只一千恐不足用
龍街道索性將此五百名帶去我另撥兵守城便不
將士各給半月糧餉安家騰羅伍滿依令去後龍街
次日令狼頭隊長武壁領兵三百守城檻好麻飛邀
嚴惠同行出巡嚴惠勢不能辭只得隨着將下午時
到鐵牛谷只見對溪係數十丈高的巉岩當前疑無
路徑行過石梁轉入峭壁旁邊有個黑洞上築石砌
屯兵把守嚴惠向前說明兵弁絞起關鍵拉開鐵門
龍透等進洞裡面寬窄十分窄狹却左轉右轉地上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七輯
一
山凹深清，約行半里，始有亮光，出得洞口，只見兩山
環抱，中多居民，却無軍士。嚴惠道：「此洞係鐵神牛所
開，故名鐵牛谷。」後設兵在此，卽名鐵牛關。有警則于
洞內多設機械，數以百計。遇者皆死。東邊出路，迤邐
逼窄，兩畔俱係懸岩，隨着險隘之處，置兵安寨，敵人
不能飛越。龍銜令猿頭左副隊長，時林領兵三百把
守。次日出谷，果然險峻非常，約有二三百餘里外，俱平
坦。又行一百五十里，到錦屏岡，却係三十餘丈高，一
塊白石壁，兩旁夾的係高嶺，下面壩的係深溪，壁上

有隱隱各種班駁顏色之玄曲徑往來行人繹絡不絕一遺飛泉自岡山顛懸下樹葉赤綠青黃華彩映發真似一軸畫圖又因石體端方儼如屏幃所以每爲錦屏岡溪內原設十二隻渡船見着兵來俱收過東岸巖惠指出暗號始搖過來離埠丈餘泊着查問嚴惠復爲細說篙公用手相招十一隻船齊來龍街令前鋒隊先渡左牙右牙次之中隊輜重又次之左爪右爪在右翼右翼之先在脩右脩居左足右足之後殿軍又在後分作十餘次方得渡畢盤旋上下行

到錦屏岡頂中間一道清澗左右俱係石地龍街欲
留兵把守龍遜道錦屏上難下易前後有兵此處可
以不必龍街依允次日前進八十餘里已是老蚌峽
入內兩嶺犬牙相錯夾着曲折深溪只有半邊嶺
鎔金撐木造成棧道若畧斷數丈東西便不得相通
中間寬處有白圓巨石經約三里呼爲明珠墩上面
有壘無兵舊名明珠城龍街令虎翼左副隊長于武
領兵二百把守再前進沿途與嚴惠說些鎗劍相得
甚歡又過一百六十里望見丹鳳谷龍遜令龍街分

兵五百先行，餘兵在後。繼進龍街，依允行到谷口。望
着丹鳳城，只見一將領軍近前來，問道：「係何處來的？」
軍馬龍街道奉命巡察東北一帶。那將問道：「有兵符
麼？」龍街道有令嚴惠將符與看。那將見着嚴惠，各相
慰問，便持符回城。原來丹鳳守將舒澍，晨早奉到蜀
相國令箭，命嚴防。好細，便使副臨樂康帶兵巡搜出
城，遇見龍街兵馬。樂康與嚴惠俱係舊交，如何不信
舒澍視符上各事皆確，亦自出城迎道。緣新奉令言
各處失機，恐敵暗襲，是以嚴加防察。唐突之外，將軍

原諒龍街道爲將者理合如此各處如何失機小將
却不曾聞得詳細舒涵道只聞雙龍鉄甲馬爲鹿角
軍所敗他處却未知龍街道諒係輕敵使然小將自
細水洋行來山凶水惡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進
浮石如何得到此次巡行實係主上多疑也舒涵請
入城中樂康仍領兵出谷正搜着龍遜等問道爾們
在此何爲龍遜道隨公孫將軍到來樂康道隨軍不
令人城也應屯在濠邊今藏于此顯係匪人挺槍刺
道看槍龍遜使狼牙棒撥開劊孽往還闕過五合樂

康敗陣而逃，虎翼正隊長余則龍抽弓搭箭，欲清射去。正中馬後，跨忍受不住，將康蹴下。余則龍先二騎飛出，擒住軍士四散奔逃。忽以瓶正設宴，款待龍衛嚴惠家丁來報城外不知何處。來的兵馬將樂將軍擡去，舒酒傳杯，起身問龍衛道：將軍所帶兵馬俱在城中，應龍衛道仍有後隊未到。自家兵將如何操戈爭戰，必是錯悞。舒酒道：古怪。小將且去看來。攜鎗上馬，帶將士出城。余則龍揮雙刀迎著，關十餘合，龍衛觀余則龍在後，使棒向前。余則龍在旗門下認親

三

又發暗箭正中舒涵左脇翻身落馬。諸軍見主將喪命盡行奔回到得城下城門已閉龍衝拊着女牆喊道降者免死衆軍皆投戈倒地拜伏。龍遜兵到令降兵純于城外待嘗給資糧分散歸農。龍衝開門接龍遜入城嚴惠目瞪口呆龍遜笑道嚴將軍莫怪小將係浮石通明關龍遜奉令襲取龜息將軍不棄功勞其之嚴惠道小將家室現居瑞麟城內不知何龍遜道瑞麟城在何處嚴惠道此地斜由西去而南行過蘭花岩金魚蕩桂子窰畫眉嶺始到墨巖又名瑞麟

有七有餘里若由東出谷往南挨不夜河邊到龜息
城西入光明墩百五十里便係瑞麟約以五百餘里
奈先道何不經襲龜息得了城池斷盡浮金歸路龍
遜道來意原係如此龍街道不可容鄉分付到丹鳳
城探得燭隱未歸則逢襲龜息若是已歸則堅守丹
鳳切勿輕動致傷兵將今燭隱現今各城嚴防則係
已在龜息豈可輕進奈先道狀士照成不死帶傷若
拘拘執執如何建得奇功今現有符在此若騙得不
賊將軍隨後進兵小將得便先斬燭隱相應外合大

功成矣。龍遜道突有差錯，性命矣。余先道某等深
受國恩，并將軍小將軍栽培，雖肝膽塗地亦所甘心。
余祐道小將亦願助余先同往。龍遜道汝二人堅執
要冒此險，可領三百兵先行相機而進。我率兵接援
余先。余祐大喜。龍遜撥與虎標兵三百名，正副隊長
各一人。余先欣然訪得鄉導，於晚出谷行過二百餘
里，覺得愈行愈亮。余祐道：「難道五更過了鄉導道龜
息城下，湖中有窟，大小珠蚌，夜則吐珠，晝光明亮如
晝。晝作米，夜湖龜息城名，為不夜城。今之照耀皆係

珠光乃耀近湖耳衆人方知果然漸漸與日無別來到湖邊令衆歇下浪飽前進天色微亮望見龜息城墻挨行到得對岸看湖約寬二十餘里後係層層高嶺前有烏金大石踞于北邊兩傍石爪分入湖內中間有個凹岩凹中又凸出尖圓石子如龜藏頭伏息之狀大石約高四五丈城脚築于龜背兩爪上各有門平日俱關閉近因用兵只開左首西岸有將官盤詰稽察奈先等到渡口說明來歷將兵符交看稽察官查過使副將送往城中照驗回來傳令公孫發身

進見奈死昂然上船過湖復搜檢訖再放入城沿街
排列將士寂然無聲直刊府前隊伍整肅盔甲鮮明
好威嚴氣象奈先進到第三層門見有一位白鬚尊
官端坐據案料係燭隱乃于階下參見堂上問道公
孫將軍勞苦奈先躬身答道奔走之勞分內所當又
問道將軍令尊係何名字奈先并未訪及從何應查
得來支吾道不敢稱父名堂上道變狐爲藥書之子
稱藥書書也後見于春秋今問令尊之字便道何訪
奈先道不得望見威嚴心內驚慌記憶不起堂上道

他事或慮父名何至記不起爾那裡係公孫發明係
奸細左右可速拏下道猶未了兩邊將官齊來奈先
見事敗露便起身趕奔上堂意欲提住燭相忽聞道
着耳上已中飛標料事不諧回見諸將皆有兵器自
已手無寸鐵何能抵敵只得躍起捻着擔邊椽子欲
翻身上屋忽又問道着飛標早到將在虎口釘在椽
上急忙拔標眾將鈎戈攢上已將衣甲搭住亂拖亂
扯遭跌下來拏住綁起堂上老者正係燭相國由東
南自察因聞有反間書便來到此換祀大夫往西北

考核催供，當下雙標聯發，擒得余先與眾將道浮石，
將士如此各處安得不敗？問余先道：汝姓甚名誰？如
何得到此城？余先立而不跪道：我姓余名先，乃龍將
軍麾下。次將由緝水洋取到丹鳳城，龍小將軍奉命
原不許來，我貪功欲得汝首，破此城以取封候。今雖
被擒，汝亦係走肉殘喘，暫延時日耳。燭相國分付檻
囚，令傳事官再到對岸，喚一人來。又令裡將韓上珠
道爾可速往白龍調回皮蓋，用心稽察，勿悞韓上珠
得令而去。又令楊善道冠軍同白額虎為浮石所劫。

浮石梟白額虎冠軍無間必有他故明日探子回國
便知今敵人已經北入丹鳳雖使韓上珠去守白龍
猶恐不足了事當再選將前往今大軍在外老夫請
全軍而歸奈不見從致有非常之失中路惟天井關
糧豐城固儲備廣多今使汝往鎮守老夫始放寬心
楊善得令而去傳事官喚到一人上堂叅見乃係虎
翼副隊長姚牧燭相道汝引軍奸謀敗露已被擒檻
汝等好好回去申明將冠軍來換可也余先高聲喊
道不可冠軍英雄無比百奈先不抵一冠軍且彼殺

我國將強兵無有數目今得之正宜寸磔爲諸亡
將士報仇放之則如經籠歸海國事未可知也可記
斯言我從今絕食矣燭相道汝毋聽此狂言兩國本
無宿仇皆爲小人所構以致傷殘老夫方將與西顧
二相商議和好汝能將命休兵息民與有功焉姚牧
思想力無能爲只得答應退出過湖與余禘說明領
兵回到丹鳳告訴前情龍遜跌足道余先性烈是幾
送他性命也且申文報明并將各處事件安頓停妥
守待軍令申文去後三日軍士報道外有一人口稱

姓平從白龍城來要見將軍小將軍龍遜道白龍城
有甚麼姓平的龍街道莫不係通明得令襲入白龍
且去看來龍遜依先龍街趨出望見果係平無累大
喜向前攜手進城龍遜迎入見禮道未知將軍光降
有失遠迎幸無累道不敢聞取龜息失利願聞其詳
龍遜請上接風席將始末說明平無累道此不知彼
所致今中間隔着瑞麟城若得瑞麟則我等形勢通
聯隔浮金君臣爲兩截矣龍遜道防備必嚴峻險難
取莫若于中途擇要築壘以斷之平無累道行來却

看有二三處可用請與將軍各築堅塞則我氣通而敵勢離矣龍遜道事不宜緩今令龍街率五百軍士隨將軍行平無累道所見甚善龍街立刻點齊同出丹鳳次日到桂子壑當道已築有壘龍街便欲攻奪平無累道形勢不可力求只可誘取龍街乃率衆先行來到面前審視便回塞內引軍開門追來喊道俺相國料得不差爾走往那裡去平無累故作殺賊情狀率領軍士投戈拜倒來將催騎只望前趕龍街平無累便悄悄掩入塞內殺散軍士放起炮來龍街聞

得回身逃戰闕有十合一鎚打碎敵將頭。眾軍爬
山越嶺而逃。龍街進寨。平無累道。彼失此隘。自另起
兵奪復我。且趕回白龍。令鐵柱起兵前來築寨。于蘭
花崖以成特角之勢。天印雙龍既破。各卿必添兵將
乘機進取。我等從中斷之絕。彼信息雖不得。浮金燭
隱亦無能爲也。龍街稱善。不說平無累去。安排築寨
事務。且說天印島海鯨受了浮金結約。立差沙虎大
發材料。闢華成船。自己揀選將士不數日。開造成大
艦十二。每隻可坐千人。海鯨領得強兵一萬。分作兩

隊揚帆直到浮石洋邊大觀寨寨內守將和固令發礮飛鎗大艦全然不怕聯併血沖水塞俱如朽木精着盡倒戰船好似浮萍擦着全翻和固見勢不利只得收兵奔入大觀城與守將別庄道我自幼練習水向未曾見此大船並不須人用力惟行勢冲壓撞着卽碎別庄道恃船應無長枝登陸自然殄滅明日定來攻城須預爲防備蜜令副將尚霄燕甲各引兵五百埋伏于南門外五里墩蘆葦叢中自帶兵出城下寨養力出城塞猶未下沙虎已領兵殺到俱係蓬頭

既定露刃上身惟着單褲用的長兩短槍飛奔跳躍
別庄揮戈殺出沙虎使鐵鏈鎚迎戰鬪過十合天印
吹動鬪策諸軍圍裏前來大觀軍士亦捲地而至天
印冠兵或二三相依或四五成羣旋轉刺砍速於水
輪雖係精身為劍急切不能得入別庄見冠勢猖狂
令放號炮向霄燕甲兩軍齊起掩殺砍倒數兵氣勢
正益忽然有如風雨驟至之聲一彪雄軍冲到却係
海鯨別庄儘力遮擋那裡有用海鯨使二口鐵鎚當
着堵無不摧殘尚霄燕甲迎上俱爲打死別庄連慌

收兵海鱗沙虎隨後追逐幸賴和固領兵救回僅存
三百餘名帶傷軍士別庄亦受數槍閉門堅守海鱗
沙虎于城外槍擄殺戮回船揚帆到靖波塞守將通
俠先已聞知備下火船火筏見天印巨艦轉輪衝來
飛將船筏燃着順風放去誰知天印將鐵首長竿叉
住推開并不能着艦通俠見計無用料塞難守令軍
士回城不期沙虎自後掩到通俠舞斧砍斫雖殺死
數人自身亦受多傷左膊又爲折斷恐遭擒受辱慌
自劈腦而死海鱗便殺往靖波城內守將柴椿溫殺

聞冠列塞尚議守禦溫緩道其鋒甚銳大觀可鑒莫
如堅守柴椿道郊外赤子可憐須令進城以免屠戮
我引兵保入將軍令各門傳諭可也溫緩遵令柴椿
領三千兵出屯要道立足未定海鱗已至柴椿挺鎗
迎敵海鱗不以為意戰有十合脇下中槍身離鞍轡
柴椿復認咽喉刺去忽有鍾鉞飛到將槍發開海鱗
滾跳起來翻身上馬柴椿同沙虎接戰海鱗令兵圍
定自己割下戰袍塞住傷處復攜鎗入殺柴椿馬失
前蹄倒撞落地海鱗趕上鎗下打苑再掩殺敗軍可

憐三千雄軍出城，只剩得十數人回來。溫緩頭不得，百姓慌令各門緊閉。海鯨等攔殺過去，又分水陸趕向息氛沙虎船到，已是個空寨。直殺上岸，往息氛城。海鯨先在濠邊不見有兵，暴怒如雷。沙虎道：兵貴神速。今此城靠山臨河，攻實不易，可捨之。進取猿啼峽，過狹，卽係內地。士饒民富，子女玉帛，勝此沿邊十分。海鯨大喜，回騎上船，却說猿啼峽浮石東南，四水出海之口，層岡疊嶂，擁到兩峰夾峙，關設于前，內外戶口繁盛，離海百有餘里。他處水路上，分下合，惟此亦

出峽却分八道入洋原因奔流迅急李之英到時疏
開以殺其勢又多通潮汐以灌漑邊田自吳洪等奉
容卿命由滋榮關來李之英便率吳洪童微隆達曾
東巢高乜坐越豐并將先時所揀選健壯一同朝夕
諫諫當日聞得天印兵犯大觀塞傳令令關外居民
并倉廩盡移於內將入海之口堵蓄蓄水以淹毀將
獲之穀踞關而守海鯨沙虎到來全無所得不見關
外有兵令軍士辱罵李之英亦令罵以激之海鯨等
沒法傍晚退歸途中滿地俱係水沙虎驚道潮來了

海鱗慌道上船不得如何是好軍士道潮勢活動這
係積水若不快行返恐漸深難走海鱗傳令軍士先
回自與沙虎斷後俱沒及馬蹕來到海邊見水係被
遏長堤外形低上地反乾海鱗大怒令軍士控去填
刻便涸當夜修書遣將往浮金報捷次日又來大罵
童微等同請出戰之英道看彼軍士已無人形我兵
與鬪甲厚則旋轉費力輕裝又難當槍兩莫若待其
倦以計破之隆達道某等素以勇捷見稱又蒙將軍
教訓當此強敵正宜試之而今六人願不帶一兵以

挫其銳之英道旣汝等齊心只留魯東居守本鎮亦
同臨陣衆將大喜之英選五百名軍士出關令每將
各帶五十名分兩路抄去海船接着吳洪巢高沙虎
接着童微惡戰也坐越豐隆達逢軍亂殺吳洪巢高
雙戰海船不下巢高手中內帶鐵鎗壓下打成肉餅
吳洪免力撐持隆達殺到見童微敵不住沙虎便向
前來攻吳洪敗逃出陣海船就來助沙虎也坐越豐
趕上接住海船李之英見折了巢高傳令鳴金海船
沙虎纏住諸將不能得回李之英使鐵鏈鎚領軍殺

入海，餉捨却也。坐越豐來迎李之英，戰過三合之英。鎚鎚將海餉，左手鐵鎚纏住，摘落塵埃。海餉一箇鎚，便使不來之英，揮鎚打中右臂。海餉棄鎚策馬奔逃之英，逐殺沙虎，不敢戀戰。領軍保護海餉而走之英，收兵回關。責童微隆達道汝等，持勇致折，巢高以後。再言戰者軍法，從事諸將，默默而退之英，喚吳洪分付吳洪，點首而去。次日不見寇到，令軍探訪回報。海餉在船上調養瘡傷，沙虎領兵各處抄掠，乃令軍士收拾齊備，見火出關，再說海餉等因，不能過峽田。

無獲恐軍糧費廣將兵分爲三隊每日一隊隨沙虎
搜劫一隊接援搬運一隊休息第三日傍晚劫搜之
隊方回沙虎護運之隊未到忽有大船一隻颶流而
來望樓上軍士報知海艚喜道正恐日久之餉今船
飄到分明係上天所賜速捨勿失先得者爲頭功號
令發出各艦起碇競進張翼排迎圍個正着來船忙
亂左衝右撞被圍難出入衆盡行奔入艙內將門緊
閉海艚叱令輪船將士捨上來船劈倒艙門只見烟
火噴出烈船紛紛燒燬俱被冲倒盪擢起來看那蓬

桅船樓等件早經燃着慌開離時如膠粘定急切不能得脫正在着急之際兩邊艦上生烟吐焰只見眾寇都喊起來看時各梢上亦俱燃着海鱧欲逃無路思量赴水恰好有隻快艇經過賊道島主速上船避火海鱧不分好歹舉足跳入兩邊十數人盪槳於島飛回看各大艦內軍士東奔西跳擗拳頓足身上着火亦被焚燃下水的皆無生路真正傷慘再說小艇漸漸盪入港內海鱧問道這係甚麼地方昏黑不可輕入只見船後人道島主前日接教就忘記了麼

鱸回頭急看猛肖係前時交戰的將官，情知中計，有
船內却無兵器，隨手擲過，把槳往後擊來。那人同二
十多名夥伴齊翻入水。海鱸正無處作法，只見舷邊
有人冒出半身，扳着船頭播道：「主水底好要子，請
下去要要罷。」海鱸往前奔來，站不定脚，船身翻轉，人
落木中。原來艇上就係吳洪，受了李之英密計，將大
船內裝硝磺、油、鑊、火、蜂、火、螺、火、啄木等件，外邊
俱有狼牙、犀利、鐵釘，又將梢後艙底截去，橫繫快艇。
一隻于內假作懸流之狀，自上放下，待敵攏來，故意

先離而後用力撞，碰釘人自信深固，人俱進船，燃着炸藥，盡上快艇，齊力湯開，凡遇艦尾，俱釘，猛油火爐，燃着，復走，所以各梢皆起烟焰，又于海鱗紛亂驚慌之際，出其不意，誘上小艇，海鱗雖然猛勇，奈是天甲衛主寇，不太習水性，船翻無法，被吳洪等于港底綁起，唱凱盪回，正迎着寇兵，當日沙虎將晚歸來，遠遠望見火勢如同白晝，心內大驚，令軍士盡棄所掠，趕奔回船，方到港邊，聽見唱詞，却因遠亮愈顯近邊，漆黑看不清楚，問道：係甚麼人？海鱗聞得沙虎聲，口賊

連連救寡人沙虎聽知急急追趕馬饑槩快儘力
鞭趕到林箐間忽然炮響軍馬闖出爲首便係童徽
沙虎吃驚回頭便走約有五七里盧草邊列着精兵
攔阻爲首却係陸達沙虎那敢迎敵奔到海邊見艦
俱遭焚毀人猶未息天色漆黑更無去路只得就沙
洲上吃些青草餓斃如急雨般來驅逐不去撲死方
歇十分利害天昏地暗想衆人熬過一夜又倦又飢挨
出草莽思尋飲食忽見李之英領將率兵衝來賊道
沙虎不降更待何時沙虎大驚正是
仰望天空無

香奩夢

卷二十一

三

健嗣 俯看海濶少慈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希夷夢

第二十一卷

鹿角車葉驍騎攻瑕取勝

蜂房卯焚積聚走險成功

這回再說童體仁差喜遠報捷者後全石狂等率領
軍士到柘簾林鐵鷄奏道木石叢雜難于力攻童體
仁道既來此間斷無罷理果不利于騎何妨步戰說
畢下馬當先殺進鐵鷄帶衆盡行跟隨只見一將緩
步徐來却係茅濤領着兵卒挺鞭叫罵童體仁鐵鷄

邊上茅游漸退童體仁加緊向前茅游棄驕誘陷重
地暗號照應埋伏四起掩截石犴在外鳴金童體仁
殺回鐵鷲緊緊保護無奈柘藤枝條礙手絆脚鈎袖
挽袍雖然潰出各人俱受有傷領來將士只逃脫十
餘名童體仁懊極與鐵鷲道弗聽卿言致遭敗衄鐵
鷲道明晨全軍俱入分布各竄然後逐殺石犴道終
是彼熟我生有損無益鐵鷲道然則何從取勝石犴
道豈未聞夫深林茂草火而伺攻乎此日葉落汁枯
焚之甚便待風生發由上延燒可不費力而破匪寨

軍體仁鐵錫大喜安排硝磺物料以待自晚至早及
係薄暮偏偏無風童體仁急得暴跳及更鼓時忽聽
梅抄有交擊之聲出帳審視石犴道勢可候矣請命
定奪童體仁道賢卿速爲調度石犴令三百軍士持
貝趨北分頭放火使鐵錫領兵五百名保護須臾間
風力緊急烈勢猖狂光明照耀枝柯皆似珊瑚西南
半壁滿空烟焰到天太亮風聲更猛火象反裝却因
林木自北而起復折向西將自北而南的燒盡折過
西邊時因風反背便即滅息童體仁猶欲令軍士復

往延燒石狚道火焚藤柘原爲碍路今已去了十有
餘里速治餘椿儘夠馳逐童體仁依允使鐵錫另帶
三千軍士前往平治燼根令石狚仍回巡視所得諸
城令諸將士准備收拾馬匹以便攻取再說茅游知
雙龍縱火連作率軍士撲救奈已通天萬難遏止因
退出屯于炎威不到之地天明欲仍依林而守忽見
將官飛馬特着刻箭道奉王鎮軍將軍全言昨望半
壁連紅定係敵人焚破柘藤形勢旣失可徐退歸毋
相違誤茅游遵令回馬楓嶺行近石子岡見王之華

列陣于頂。慌到營前。請罪之。垂進。非汝之過。乃我欺。
重體仁。恃勇不知謀。畧所致。若先以精兵。暗于上。厥
旋轉。保護有寇。近林即出。而旋夾。衝殺之。彼安能得。
志。今令射。然饒拱。備辦要件。汝所領之卒。勞矣。不必
候戰。付晁。照帝往後邊。差使可也。不說諸將。遵奉密
地。安排却說鐵鵠。整整費了一天氣力。方將焦根。除
盡。開出道路。童體仁令諸將。次日拔寨。都起鐵鵠。在
前爲先鋒。自己押後。爲應援。鐵鵠馳進。見當道石子。
平岡約高五七丈。上有軍馬屯紮。來到下面。呼道。柝

瀚林險隘尙爲我奪今這低坡何能拒守莫若速速
歸降斷不薄待當有犀利携槍策馬應道汝等遠離
巢穴如魚游釜中猶敢爲此大言麼今罕住汝這狂
妄鱗畜碎屍萬段原來雙龍島人最惱的係罵他鱗
畜鐵鷄聞得二字咬鋼牙舉爪狠擊犀利挺槍戰過
五合抵當慌忙茅游舞鞭相助方才敵着又鬥十餘
合犀利發劄中鐵鷄左腿鐵鷄左爪架開鞭右手飛
爪擊到犀利用槍隔落抵力凶猛打碎馬頭一齊倒
地犀利左腿爲傷馬壓住急拔出來不妨鐵鷄坐騎

近前張口。數住脚肚。犀利收槍。狠刺那馬。閉目弭耳。
皮如鋼鐵。槍無入處。擺頭搖頭。將肉連靴。敲下犀利。
痛得拚命亂爬。幸虧鐵鵝單抓不便。且爲茅游纏住。
犀利因而得脫。王之華望見童體仁。又到鳴金收兵。
茅游回岡。童體仁見鐵鵝腿上着傷。又失去金抓。大
怒。當先上嶺。王之華使鎗迎敵。二十餘合。童體仁轉
顧人馬俱倒。在岡麓跌的跌。爬的爬。不敢戀戰。旋騎
下岡。王之華令勾槍隊奮勇捉拏。原來此馬雖渾身
生成鐵甲。喉下蹄中。却係軟肉。淺草平沙。馳逐比風。

更快今石子岡俱係大小磊磊石子石塊小者碰得
脚痛尖者戳入肉裡所以盡倒童體仁騎者乃係龍
種身強力大因蹄用金裹釘馳驅無異羣馬力小裏
釘卽不能行當時童體仁見捉拏兵士復上岡趕殺
將士卒盡行救回勾槍隊護馬三十餘疋繳令王之
華視與本國產者微異反復細看蹄形似鴉鴨掌而
厚當中肉白如脂項下瑩潤如玉二處俱綿軟渾身
鱗甲堅似金鋼大小齒牙利如錐刃之華道果與誌
冊相符沿邊居民每年受害頗衆此種惡類宜盡除

之令茅游領軍士搬往後山熬油收時備用這童體仁無法過岡飛召石犴速來計議自領兵將在手地誘敵上邊軍士排列坐着不動百般笑罵童體仁大怒令諸將步行登陟浮石軍士隨取石子亂擊百發百中打得血流肢痛莫能向前童體仁憤極加鞭奮衝數次俱爲飛石擊回無法可作氣懣了兩日石犴方到原來石犴巡視城邑一面差使回島收馬聞召起奔營前恰好馬已盡行帶到共八千餘匹童體仁將不能過岡的話與之商議石犴跨騎左右看過

命軍士各俱布袋乘沙土五斗卽刻交割軍士得令
紛紛將糧餉囊橐撻掘沙土裝滿夯負交割石犴使
搬至岡邊解袋傾出自下漫上填造大路須臾便成
如何並無阻攔却是先時王之華見有將官看過去
後敵軍携囊取土早知係爲填岡而設因令軍士退
後離嶺五十里下寨蔚然饒拱晁照茅游俱來參見
王之華問道二事俱齊全備蔚然等道今日方了之
華道蔚然饒拱各領騎兵五百分伏嶺前聞炮齊起
趕逐掩殺茅游晁照各領巨斧兵五百退于嶺下二

軍外紅葉林左右結成方陣四將去詔自領五百騎
兵屯于營內養德果然童體仁等將路填平長驅而
至王之華連營往後退避童體仁騎快當先趕着之
連舞鎗回闖數合得空便走童體仁追及放開五六
合又逃如此數次加鞭馳驟人于兩方陣之間鐵鎗
石奔傾騎兵如潮湧到奮勇摧打忽聞子母炮聲地
下悉索窸窣一片響動馬俱不行兩邊山塢內盡係
歡呼之聲那知多少人衆抄出趕來石犴恐怕中計
慌令鳴金大隊轉騎齊聲發喊石犴倒栽下地軍士

走的走爬的爬再看馬時或左或右一蹄陷於土中
便帖然斜着捺拱不起鐵鷁與兵將俱係徒步奔出
童體仁攔殺抄來的騎兵鐵鷁見失却石犴復衝入
陣極力救得命健卒抬行自己跟隨保護不防茅游
晃照兩傍掩來俱係巨斧凶猛莫當鐵鷁喊道諸將
速行奮路有我斷後且戰且走遇得童體仁合着惡
殺潰圍雖然出陣奈軍士失去三千有零逃得命者
又俱受重傷入陣五千鐵甲驍騎遺陷無半疋得返
石犴跌傷右臂回過石子岡頭坐下歇息童體仁嘆

道王之華是何等人這般狠毒拏住他持定行碎剝
報仇石犴取丹傳臂道勝敗軍家之常毋得自亂猶
存未傷壯士六千鐵甲萬騎尙堪大戰惟令步軍居
前挑地覓空凡低凹之處掘土隨而填之且探披原
兵只於三千近日死傷亦必不少雖聞接應尙未曾
到我有精兵六千此嶺之勢又非如我島之東西口
雙瓜雙毫等處十分危峻今令衆分途漫上彼豈能
當再訪得逾嶺無多路程卽係上石林谷過去直行
二百餘里坦途袤延二千餘里沃壤惟平岡小阜淨

金進兵亦由其中而行是我得嶺得谷則與浮金氣
通勢連矣童體仁正在商議忽聞石子岡後有風吹
旗角響聲童體仁慌跨馬上巔觀看却係王之華結
陣在下童體仁大怒道王之華汝欺人太甚加鞭揮
斧殺來鐵鷄等只得起身同趕過岡聞得鼓聲大震
兩旁湧出騎兵圍裏攏合童體仁戰住王之華鐵鷄
領着殘兵突陣三番五次那里衝得開去仗抓打一
騎兵下地翻身跨上又搶匹馬與石狂乘坐破圍童
體仁始終勇猛撇掉王之華引領敗卒奮勇砍殺歎

出數入口、救得石并鐵鷄餘兵盡被傷倒三人狼狽
奔歸古岸王之華回嶺諸將各報護功所得軍裝器
械無算王之華道敵人雖敗猶有軍馬定然盡行前
來報復幸熬道又是竹筒內送命也之華道不可先
因其初至而用之今彼已知豈可復恃須另易他法
始能濟事丹說烏楓嶺之旁有二谷石名蔭谷谷內
廣產大竹左名賜谷谷內廣產鹿角木之華早令饒
拱取木造車蔚然截竹爲筒車係四枝交搭筒係五
筒攢成削竹爲簦煮以麻藥安置筒中於嶺前多方

挖土埋安上用硝磺拌煮細索十字牽連捆紮覆筒口上復將速藥走線纏繞諸索結總于藥匣之中土蓋大竹枝葉微加浮土人馬往來無損惟誘敵騎入干圈內掣動機括總結匣內鐵輪行轉觸石出火藥燃結焚走線散開頃刻通盤俱到筒口硝磺線索燬去甬上空虛馬足易陷遭簽尖刺着藥性竄行於筋絡自不能動所以童體不負進陣之五千騎無有脫者當下辛熬道用何他法敗之之華令蔚然將演車軍士召來只見推出小車五百輛俱係兩竿單輪兩

竿前端橫釘孔木中，豎短竿，上繫布囊兩竿，上交，又
堅釘鹿角木四枝，鋸開木梢，各用銀簾鋒鏃，嵌合繫
緊。短竿囊內，便貯香料，令二士爲正副，持猫竹弩帶，
短兵挾竿而前。二士持矛戟隨之，聚散起伏，偏湊斜
迎，直逢仰接，無不便利。未出則士居車前，旣陣則車
爲士蔽，教習已成，俱依法則，乃令安息養力。所以聞
呼，立刻齊集，當下拓籐林，探馬報童體仁大軍已出，
古岸城茅游道童寇必盡，其精銳穴巢自虛，可襲而
復也。之華道古岸遭賀德塗炭久矣，今匪衆雖俱來

民畏其法見我兵弱必代固守若密襲之是我自戕
夫民也况現兵無餘多多分則此處不足用少分又
弗克濟事雖似奇功有這兩層不可得而爲也汝今
率百騎各帶枝箒并竹筒兩箇將前所熬馬油拌熟
料裝一筒一筒盛油封固遠石子岡柘籐林之南過
西岡之東到古岸城下寇馬逢內將料引出令軍士
分拋餉之用竹枝箒將油細細遍洒于各馬身上務
必均沾勿悞茅游得令而去石子岡探卒又報董體
仁大衆已離柘籐林矣之華令將士飽食畢徐徐下

嶺令蔚然饒拱管陣自帶辛熬晁照立于軍前只見
鐵鷁當先領兵撲地隨後甲馬浩浩漫漫殺來晁照
使兩口寶劍驟出攔住辛熬見鐵鷁抓法緊密舞動
狼牙棒趕上來攻童體仁又到之華接着戰過五合
一聲鑼響陣分兩半之華架開斧拍馬全辛熬晁照
奔入陣內鐵鷁也跟着闖進只見兵齊退却露有許
多枝枝桠桠物件昂然疾趨童體仁舉斧狠劈爭奈
此木質柔性堅遇軟則硬遇硬返軟所以隨斧上下
憑抓往來劈不斷勾不開童體仁怒得無法石犴後

隊兵到使長槍居前勾車冲陣令軍趨左右襲嶺以
誘分散童體仁大喜命石犴鐵鷁襲嶺自提長柄利
斧領軍攻打只見對陣亦解釋開來或十或五屯聚
爲隊或前遮或後趕或橫截或斜迎如羣鴉弄風浮
萍逐浪童體仁鳴金石犴鐵鷁迴軍東追西逐引得
人飢馬餓車復合攏車在兵後兵隨將擊童體仁等
三面攻取又聞鑼聲陣便排列兵退入內將亦奔回
忽有陣陣香氣撲鼻引得鐵騎舉頭張嘴不肯馳驟
却係輪前竿上囊內貯着熟料羣馬仰望着竿騰奔

想乞多有將兵士掀翻跌下者忽然炮響弩箭如蝗
箭身細微遮隔不及透甲洞背中者立死羣馬遶食
自將項下軟肉露張車兵奏使鹿角鋒梢迎刺猶如
穿絮立即倒地士遭弩斃馬受鋒亡片刻之間數千
精卒鐵騎縱橫盡喪只剩得童體仁石犴鐵鷁三匹
退走之華領將驅逐石犴先奔童體仁恨極揮斧惡
闖之華辛熬晁照雙戰鐵鷁殺到酣處辛熬猛棒蓋
下鐵鷁仰閃打中鞍韉力重釘深入木急切拔不得
出鐵鷁一抓擊到辛熬急躲雙手搖脫棒來借勢自

下地。鐵鷄右爪方掃，晁照雙劍左膊爲狼牙棒勾住。驚駭石爪打來，擊箇正着，辛熬腦裂而死。晁照雙劍並下，鐵鷄右膊亦爲砍斷，負痛而逃。馬忽陷入索圈，絆倒在地。軍士齊上，擒回童體仁。見鐵鷄遭縛難于救護，只得敗走之。華也不追趕，收兵回嶺。茅游繳令稟稱，餉酒已遍，晁照鄉得鐵鷄報功之華，令檻好具文申報，解往雲平嶺查點。折了辛熬，嗟咨不已。令將士殮埋休息，以便收城。再說童體仁趕上石犴，回到古岸，見羣馬在坡上打滾。童體仁道：「居蓬內的這

般快活受用上陣的，死得好苦。石犴定睛看道：古怪，莫不中了奸計？童體仁道：甚麼中奸計？石犴道：且審視來。策馬往前，回頭道：不好了，不好了，受人暗害去也。童體仁問道：怎樣暗害？石犴道：島主不知這牲口，銅筋鐵甲，刀箭莫能傷。惟腮中蹄下軟肉皮破，則死。土腹火腸萬毒，莫能害。惟食同類，則亡。今在地亂滾，定係敵人將前得我之馬煎熬製料，誘食所致。且轉去追究，便知童體仁慌道：如此喪敗，何顏歸國？二人進城查問，譙樓百姓道：上半日有無多兵騎近城，我

等只說係襲取的連慌閉門看那隊軍都由篷邊而行馬俱隨着他走卽揮手布撒物件羣馬爭食又見持筭亂洒不知係水係油石狂跌脚道無遺類矣童體仁道打滾之馬不足四五千匹如何云無遺類石狂道不聞說持筭遍洒麼乃必係油馬身著油發癢見心而死滾者係食料受毒其不在此者係著油癢極入海底擦石沙也童體仁道擦去可得愈麼石狂道要癢見心皮肉筋膜俱擦得去癢那裡擦得去童體仁墜淚道怎了怎了石狂道西今急也無用只有

歸國招募兵將，結約諸島，令現在各城頭目，速回雙
龍。臣往浮金營前報賊，說彼分兵取嶺，復仇童體仁。
道：惟有如此，將所存糧散給百姓，使傳令于各城石
犴。道：我們在這裏，有成無思，不可久留。恐遭暗算，童
體仁大慟。石犴自炊進膳，君臣飽食，痛哭分別。莫表
童體仁惶惶歸島，再說石犴。次日，至大樹谷，聞得前
面音聲繁雜，便勒住馬，意欲潛避。已爲來衆看見，發
喊，跑到犴住，問道：你實說係那裡逃脫的？石犴視有
三百餘人，却戴得金管號，便放下心，答道：我乃雙龍。

島將官只緣兵敗往浮金請救未識諸位將軍駕過
觸目甚甚那為頭的笑道你無庸徒勞罷我們都屬
浮金將士因為那臣謗殺大將是以思想使血戰成
功銀條奸黨受賞有奉承未到之處立至死亡莫若
替身遠禍五千餘人一時同散浮金將士願不暇安
能救汝石狂道既到這里也須前往方能復命為商
的道你必要去但恐有傷性命今索性相贈小旗一
面遇似我們形狀者即持交驗彼自寬釋害也石狂
受旗拜謝南行兩日到獨鎮渡東岸言明來歷將士

押送邊河，送營朝見。浮金主問清事體，呼嗟不已。石
玠退出，忽有國內急報，報浮石通明。閔龍遜父子襲
入海，願欲計取龜息為相國所屬，獲得敵將。浮金主
大驚，視即補厚道。浮石用兵可謂神速，而兼鬼域前
時，義劫冠軍。鳥我白額虎隨襲，品字左城窺探百結。
關公及時，人丹鳳南邊地方，城池尚不知如何。具前
時，雖多材，東曹為民擄降。鍾受祿之兵，回復叛走。鍾
受祿又為盜所殺，若冠軍在何。至于此，今雙龍全師
盡，天朝難應。雖然亦安能猶存在，日功勞俱成灰。

應節召于直等早令歸國或百結開為敵人所奪
我國君臣士卒皆無生路矣道猶未了又有雙敖谷
紫報浮金玉驚避噫糧草休矣可取報文進覽且說
這雙敖谷在金嶼山前兩山交抱峙立如二敖之狀
故名雙敖谷中間寬敞可以堆積因其山勢險峻包
藏通密前有曲港通洋便于搬運故將糧草屯在其
內金正副將官三員守之防備嚴緊并非懈怠無如
加算出奇超乎意料之外所以遭焚仍不知火自敵
輪且聽從頭敘來山盈當日在雲平嶺受客卿吩咐

于後帳櫃內領得包裹見封条寫道休山盈到思神
捲開視想道雖聞有此地名猶不知在南在北暗令
家丁訪清了收拾乾糧單身趕逐次日將晚行到住
下將包裹取出揭去封条打開看時有箇油帟包四
箇雞卵一枝銀簾杖約長二尺四寸梢上生成小眼
又有無柄斧頭一件却有縱橫二孔一箇鐵鏈扣釘
細想不解其意將銀簾裝試可以爲鋤可以爲斧再
將油帟包拆破却係衣褲首套上面俱係燙蠟線畫
神衣裡面係淨金的字號尋思道這係水具又有斧

頭定係因我善泅使往獨錯渡交渡津二處劈船其
雞卵何所用處委決不下復將包裹等件細檢于首
套內抖出單子寫道

水衣全製銀簾斧一柄蜂房自燃卵四枚藏固小
心往雙敖谷焚燒糧草毋忽

看畢道我說此卵必有所用但雙敖谷在黃花洲對
岸乃浮金邊界屯糧重地勢必嚴兵把守如何焚燒
得來好難題目也又想道容卿算無遺策斷不致送
我于死地且燬去單子收好各件明晨前進看局面

行次日路上那飽關州唯見紛紛逃難百姓向北而
過俱稱萬惡勝于惡神放火搶擄馬安吃人凶殘莫
比山盃道雙龍兵勢如此橫暴自然佔去多少城
邑一面走一面想忽有人搶上揮住胸脯道擊着爾
了山盃着時十餘兵士皆浮金波束着實駭慌連話
也說不出衆軍將包裹打開翻看問道爾係甚生涯
山盃見翻落號衣陡然生計道裏不相瞞吾乃奉
息城燭相國合往黃雲城雲平嶺窺探衆軍聽見燭
相國二字便叫放手又問道令幹何事山盃道小子

善放火善設水相國密令潛入浮石得便逢庫燒庫
逢糧燒糧逢草燒草間道燒得那些地方山盈道各
處守備嚴緊限又逼迫無便可乘還要受責哩衆軍
道燭相國最體量人情真是十分隄防責却可免山
盈道果如所言受賜厚矣衆軍道今日聞得韓冠軍
回國爲人劫去爾曾曉得麼山盈道只聞羅多村被
百姓所擄却未聞冠軍被劫衆軍慌問道羅多村怎
樣被百姓所擄山盈道昨於途間聽得底裡尙須探
訪衆軍道惜乎不知其詳若說與我們明白也係快

事索性告訴足下我等皆因冠軍遭讒激死忿怒而
散若相國為將我們俱歸出力也山盈道眾位正好
全回龜息眾軍道若是這般不如不散了山盈道然
則何以為生眾軍道既莫能服邪臣又莫可降敵國
惟有分棲岩穴採草苗木蠶而射獵以為生耳主上
省破誅滅羣奸我等即歸自首請罪矣山盈道諸公
忠于王室君相那裡得知小人到都遇便即將原委
細稟相國或者即有諸公共禦強敵眾軍道事負盛
情相國雖深信于主上冠軍尚遭讒死何況我等後

伴在朝寧終老於山林斷不出也山盈道相國常恨
此輩今謗殺大將兵豈能勝主上悔悟鄙夫定正典
刑自可相聚衆軍舉手道但願但願煥然拱別山盈
由青錢山這條路又行了天半方到黃花洲邊遠望
茫茫不知何處係岸天色已晚並無船隻往來乃將
衣褲首套穿齊各物藏好插着銀簾斧泳入洋底直
行前去由淺漸深半天時候復自底而上遇着堅壁
礙路冒仰細視一帶都如這般模樣想必係靠邊了
便爬上岸翻回衣褲穿好再看時却係箇巖巖大石

山全無路徑只得坐下打盹醒來天亮往上望去愈
遠愈高坐的所在却係磐岩大石盡頭兩邊青草沙
洲並不見人好生煩惱忽聞隱隱有低昂歌聲觀沙
洲左右俱無形影仰揚漸近轉面看時有數隻大船
幫連放將過來山盈見景生情招手高呼救人船上
只作不曾聽着山盈望得漸到坡岸慌起身趕透大
塚那船始停住問道係何處軍士山盈道俺乃巡
兵因渡洋失足泊到這里不知係何地方雖未喪命
腹餒欲死乞請位拯濟借渡過去梢公使水手搖過

脚艇來笑道爾不小心致墜水內今遇我們便是造化各人俱奉有令誰能此刻渡爾好冒失鬼的話須待公事辦齊順帶過去山盈道諸位辦甚的事水手道爾有眼無珠麼今往雙敖谷裝運糧草可速上罷山盈聽得雙敖谷三字便如搔着癢處喜的說不出來慌跳落脚艇爬登大船道蒙諸位救援恩德必定負鞍以報水手道俱屬本國全袍那個望報爾可會唱麼山盈道畧知幾句恐不中聽眾人喜道逢場作戲以消長日那個係俳優麼你且吃飯我們開行輪

唱哩乃起鋪拽篷圍圍坐下指點板脚作句囉囉我
如此歇後起山盈飯異二同接聲不覺沿洲放下三
十餘里轉灣又五十餘里方纔來到港口兩傍各有
營寨中設截流鐵網連草軍士持符進營驗訖將官
各出向網邊并港前後細看水花方令陞網軍士將
絞關鬆下鈴鈴錚錚音聲紛亂那網俱係五寸長的
鐵索兩頭扭轉嚴結間安金鈴凡物觸着卽響所以
響如鬆動鈴錚不止各船過盡如舊紋起又入二里
多處看兩岸俱有木欄空處只得四寸寬其外帳蓬

蓬蓬又有木障截在港中上面復掛鐵網見有船隻
將木欄上鎖開開去管去閉門蹉下鐵網各草船魚
貫進畢卽被網上閉上管再看兩邊欄外帳篷直到
山脚望見巍然一條巉岩大青石嶺山盈道好條大
怪嶺梢公道這名金嶼山那兩隻小山名左敖右敖
其內係雙敖谷爾先喊救處卽在此谷之後山盈道
旋過來若干路梢公道後面轉到前面足足九十里
山嶺細看形勢果然似螭船到小山下復斜入內停
泊坡前下截兩山各有石嘴真似敖像中間一片蓬

鬆白土儼如噴的浮沫山盈隨衆登岸到小山塢營
內投呈文書立時撥發糧袋草束俱用谷內軍士搬
出交與外營軍士送至船邊山盈看那自上西亦列
高木闌欄上掛着鐵網左右放頂各立有寨中間
山巔又係一箇大營四圍俱係欄網想道這般嚴峻
不越此刻混進却待何時便隨衆趨近寨門再往裡
走只見門內坐着兩位將官叱道孛下內外齊聲發
喊數十把索柄撓勾齊乘拾住掩翻山盈駭得魂飛
魄散幸虧軍士認得代稟道這係運船上的將官道

如何藐玩法令山盈慌磕頭道初次當差望將軍寬恕將官道爾不見告示字底山盈仰凡門邊懸着木枋寫道

非木谷將士過此限者以奸餉論

山盈方知連忙搶地呼天血流額破將官道幸而足未逾戶不然莫能原也比鞭四十逐出兩旁軍士放下軟鈎網起青訖推上草船水手報怨道爾如何亂走若再進數步連我們都不得乾淨了山盈渾身痛楚倒在船裡只係時痛定了爬到後梢擎隻碗暗將

防身護命的靈丹取置鏡內用約柄搗碎尿尿和勻
吞下藏入草中睡去及至醒覺全無病痛楚退書有時
船在洋中放行衆人正唱得熱鬧見山益笑道打也
打得凶睡也睡得足昨日晚膳無爾今早仍四處搜
尋想也餓够了快來吃碗午飯好唱哩山益答應向
前飽飯又隨衆胡亂唱過幾曲已到品字城停泊下
衆人用酒過在這條路回國要過各處關隘倘或盤詰
取證非是難比火入狼寨不如仍轉舊路見衆人給
勸教道相與送便向楊公道奉令機密另由他途

有幹重生之德容緩圖報稍公道已係下午可再草
榻一宵山盈道恐悞限期拱手謝別復往上行天色
將晚想通奉令辦公微勞未者庶長容卿容各處失
城之罪諸將皆建功績我獨全無歸家既難對庶長
客卿更有何顏近同列回鄉里索性復往不幸死于
敵人之手也博簡爲國捐軀的芳名幸而如願這件
勳勞誰人比得意思決了就地跌坐吃些餓糧連夜
趙透百十餘里又到黃花洲四顧無人將衣翻轉全
備穿好帶緊首套插着劍斧看定東北沒入洋中底

下如書跳身出水觀望天却漆黑乃浮到海面
始信傳說凡是海底天愈昏暗反加雪亮今身光明
所以放心仰面露身又經多時審視嶼山隱隱却在
背後知係行過了復審定洄迴忽然震動非常沉落
隨去乃係兩箇巨窟闕得波翻浪湧遠望有一死屍
橫在洋底料道窟因食競心中老大不忍潛走近前
帶住屍脚輕輕拖向港內又見蕩漾洄湧回看那窟
爭逐趕來便將屍推往東行揮鋤以拒只見鐵網已
在咫尺正想趕過之策不知那網大半墜去有小半

橫鋪水底手忙脚亂正此得橫鋪的邊錢覺得響動
鐵網漸高慌將屍首丟棄跳出看時那兩箇大福飛
速追搶死屍齊奔大內網俱絞起便乘空由下南向
裏行又見網欄在前脚下步步耽心此網却不比口
裏的止到底就罷了無有一半平鋪却近貼于檻上
閃閃大木根根深釘入泥空縫只有三寸寬細看巾
間雖有閃閃上下左右嵌定莫能移動聽得說道網
上竿得好大雨筒水老虎可去看看來山盈伏住及
至到內無聲再靠岸陣摸時堅木緊緊壓着毫無空

處捫捏那岸却係堅土想道有理乃于攔根外要用
鋤斧輕輕挖土堅鋤利太塊小塊墜落壘壘約可容身
便輕輕爬過往前進到小山嘴下猶聞稱說洲邊大
網獲住兩箇大水老虎看看來踉踉跟跟過去了山
盤轉人到白沙坡底聽不着人聲始敢伸頭出水旋
望天色昏暗再看雙敖營內燈仍未息網邊半壁火
光閃爍兩旁亦俱雪亮輕輕伏爬上坡到木牽脚撐
探鐵網亦安响鈴慌縮回手計算白沫土色不像堅
硬因用鋤耙頗覺輕鬆俱像成片成塊的耙起推開

欄下尺許，亦有木管管下無物阻碍，便將深挖，轉將管底取空，曲體仰入，大喜。進到欄裡，伸手那里見掌叉，愁起來，挨着平地，一步步一北，往前面，忽然光明照耀，望去却係二人提虎子的先行，擔木棍的在後，自草窠邊旋出，山盈無可躲避，因斜回原路，見有毛廁蓬連忙蹲伏，只聞說道：「偏是我們局氣醜派，在今日夜巡內，齏肉莫能分得，龜湯亦無口嚐，暗明日只好看他們吃。」又聞答道：「爭死屍的龜，未免有毒，沒得也罷。」說着走着，燈亮漸入左邊草堆，傍去山盈認定。

大堆便直走到殿前將鋤斧插於腰間懷內取出雞
卵記起道聞得火藥以蜂房灰爲最修合須在地穴
內遇有微風卽便燃着惟用雞卵壳收藏封固始免
慢事故名蜂房自然卵但未知靈驗否乃往高爬這
堆係中間四頭脚凸爬到半腰却難再上坐下將卵
封口折開抽草成窩用藥撒入奈竝無風想道或者
傾峻遮住且旋過一面看就平行灣轉置藥也不見
燕又往前去亦復如舊着急道腿都走軟了如何是
好只得撥開草將卵籠置於穴下併氣用力吹去忽然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七輯

(原 闕)

一三五二一

(原 闕)

希 夷 夢

卷 二 一

一三五三

紅船烟裏婚低漸漸有吳生側帳便棄餘羹沒沉水
底認不定方向隨潮浦仔抵着涯岸翻身上坡換轉
衣裳通夜驚慌辛苦好生困倦天猶未明地上莎草
茸茸綿軟如個便倒下睡去忽有拘搭紛紛鈎住掙
扎不脫聽得道學住了正係功成未受封候賞因臥
先遭麻穿淚不知捉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二十二回

數節迎刃犀馳電掣

一着錯處死解冰消

却說山公被釣搭在夢中驚醒急掙扎時那裡掙扎
解脫只有羅龍那起舉拽着走的約行數里進城到營
房內羅龍把兩隻手柱上又群然帶門而去山公道
料必無生運道者竟被羅龍把巴望天下竟想道若在
谷裡道兩隻脚也還落個名字正懷恨間聽得語聲

叢雜又見推門拉得一個轉的軍士道今日初次好
大利沛連獲兩隻此刻將軍該上堂換班了我們解
往請勅定然有賞衆人稱好將山盈解下指那軍士
道你們認認可認相熟山盈低頭無語那軍士看道
不係草船上的山盈也不睬他來到衙前仰視旗旂
却係浮石字號心內大疑遠觀堂中坐着一位將官
撓鈎手將二人帶進跪稟情由將官問道汝等係甚
麼人敢做好細從實說來可保性命若有虛誑定殺
不赦那軍士連忙磕頭道小人係双敖谷把守木關

的胖在三鼓忽然起火將草堆盡行焚燬糧亦燒去
七八今奉差往大營報信昏黑趕路被擒現有文書
所供屬實將官指山盈道不哩那軍士道他係草船
上的前日快進營門幾乎正法幸虧太象代他求饒
不知何故今亦被擒將官正欲開口左右向前稟道
與將軍聞得獲住細作來同說哩只見一員將官戎
裝自外而入這將官下座相迎山盈定睛看時好像
與理上堂剛坐那將官復叱道尔這厮立而弗跪何
也山盈大膽道被擒無非係死難道屈膝求生麼後

來的將官聽得聲音走近審視道尔乃山盈將軍麼
鬚鬚眉毛那裏去了山盈始抬頭張目道樊將軍何
以在此樊理見果是山盈慌解綁索那員將官亦趨
前問道莫不是鎮守獨鎖渡的山將軍盈樊理道然
也那將官面赤打恭賠禮山盈問道這位將軍是誰
樊理道是甘將軍淡山盈笑道俱是自家今我幾乎
嚇死甘淡道唐突之愆容日負荆山盈道不知何罪
請教係甚地方二位將軍如何取得樊理邀入內堂
上席將奉令劫寇軍出口湖流襲城昨日方得仍有

白將軍搶城辛苦在署未起之事說明山盈亦將奉
令奉焚恨草的始末告與二將大笑痛飲山盈起身
道要早告別回報樊理道沿途關隘俱有浮金兵將
把守那裡去得山盈道不妨適所搶的軍士可令禁
好莫傷他性命將文書衣裳盔碗俱要將來司席得
會盡行取到山盈換齊收好文書揀着簪弁二將送
出南門轉過西門經百結關次日過獨鎖渡報到大
營浮金主者過報文問郎福厚道寡人見浮石軍屯
玉虛前不請職必有詭謀予直言其畏懼雖強未敢

加襲誰知是絆住大軍使我將各處軍馬分來他邦
潛行襲進搗入腹心相國苦言切勿與構子直簧言
攻語以爲易圖汝亦信之今所得皆虛而所失是實
善後無謀令寡人不勝憤懣可卽令此軍士前去將
焚燒糧草細說與子直知道卽卽福厚領命出營使山
盆往駕鸞城報信石犴與郎福厚道根草焚燒軍安
能失分兵復仇的話屬空談了卽卽福厚沉吟道冠軍
之事主上歸罪于子大夫與吾恐于國中難以立足
將營在平貴島未知元帥肯下照否石犴道大夫所

奏敢不敬從。郎福厚道，元帥須奏請給大艦歸國。可
泊于品字城埠岸。福厚將邇日收羅先行發上，頗收
載帶回，寄存府內外有二車，以作贖儀。石犴道謹領
台命，乃全入奏請。島主依允，不在話下。且說山盈過
了梅城，到沿柿河邊，跳上渡船，搖到中間，船裡鑽出
一個大漢道：果係山將軍山盈，吃驚大漢道：小人們
奉客卿將令，隱在此處，誘望浮金。傳信的人因見遠
來形狀，便疑是將軍，逼近細看，果然不差。若非平素
熟識，幾乎因犯敵，聞將軍眉毛鬚鬚那里去了。如何

穿着浮金號衣山盈道另有道理客卿在嶺上安慶
次漢道就在前面小太引將軍去山盈道狠好抵岸
同登行過二十餘里方到營門信恒迎上道山將軍
成功得意也山盈道客卿指使賴將軍之威公幹
回來信恒全進參見客卿扶起山盈將焚燒糧草遇
着樊白及假充軍士報信到浮金大豎浮金主使轉
報子直的話逐次稟明客卿大喜慰勞道這件功勞
爲最上曰稽成使使前來約降各城邑人民多有通
約子直不久必定要走汝到鴛鴦可張大其辭以速

其去山盈頃命辭山行入鴛鴦城高聲朗誦子直驚
悼召機銳商量軍吏回道有兩天未曾醒請金湯共
議回說金將軍瘡原未愈因前日割金塘等悲痛過
度病又復發睡在床上莫能起來子直聞言憂懼無
措且說金湯因何悲痛過度乃先時金塘全梁思等
分隨南路巡警迨後宗旋奉命召鍾受麟及將士回
前營禦敵不得刻遲鍾受祿奉命欲行奈各處所到
捲的貨貝除餽奉郎子之外猶多囊橐累贅難速道
五千軍士俱不肯代爲載負沿途中要夫四騎延到

有夷夢

卷二十二

五

南荻村地方欲以威挾金墉使令軍士代運金墉回
道冠軍受傷前營危急是以召與爾將奉命隨大夫
巡察未奉命爲搬松件玩愒之罪不應全受小將先
行了說罷打恭領諸校並五千軍士連夜回駕驚鍾
受祿恨道冠軍威勢強勝百倍我們輕輕的就將他
性命送掉看尔個個到那裡去再望天色又將黑了
問家丁道這里離何處近家丁查訪回道離芙蓉二
十里鍾受祿立命報與芙蓉城守令差健壯前來迎
接家丁飛馬到芙蓉檣成得信想道鍾受祿莅任合

各牧宰將庫藏積數半開報島主半分覬郎子二大
夫又聞廻環搔撻刮筓民靡囊案頗肥今士上守罪
郎于鍾羅羅多村已爲衆民擄降浮石今鍾受祿之
資是天賜我也暗使取之敗露則全城以歸浮石有
何不可計筭已定份付副將舒懷道可選壯健軍士
三百名明晨飽餐飛往南荻村小心速爲運行自有
軍令畢回到私衙領家丁百名飽餐往北門轉到
南來裝扮停當行十餘里見燈火輝煌車仗纍纍催
趨前進阿叱坏止稽成接刀寫先喊道雲平嶺邊兵

有夷場

卷二十二

六

爺爺到此代百姓報仇快將車仗留下饒爾等性命
衆車夫齊聲呵哨情勢盡行散開親隨的並兵丁亦
俱亂寫逃去剩下鍾受祿單身駛得要走無奈心慌
骨軟寸步難移稽成令家丁揀細軟車子担仗取了
先走自己斷後復回身來看看是何光景只見鍾受
祿坐在地下道稽成稽成幹得好事若是浮石兵士
何用塗面尔塗得面目尔的喉嚨也該塗塗搗成搗
頭道這係一不做二不休將墨烟拭去抽刀應聲而
入道鍾大夫好眼力看得的確鍾受祿連忙磕頭

成道尔便認出是稽成今在尔面前尔怎麼樣處治
罷了任尔叫郎福厚子直難爲我罷了鍾受祿只是
涕泣求饒稽成道尔詐指時人磕頭哀懇尔肯饒麼
鍾受祿竟不是話爬起身來就走稽成使刀搶去正
中左肩負痛跑竄稽成向前攔腰剝倒鍾受祿喊叫
救命稽成往口上亂搨又復問他然後將頭割下再
趕回城卽暗使心腹賣美漢印綬往浮石投降次日
清晨舒漢領着軍士行近南荻村只見許多人在那
里聚議舒漢騎到前邊跪地下殺死一人問清係鍾

大夫吃驚回報稽成也作吃驚卽令舒懷收殮踏緝
具文申報不題再說金墉趕到鴛鴦坡子直問鍾大
夫金墉道裝重行遲小將奉命立刻趕來未及待彼
說罷出候金湯問冠軍瘡勢金湯道似無妨大事適
聞回國于葫蘆卡被浮石劫去大約商多吉少金墉
驚道向日沿途俱有將官穿梭遊巡難道又草除了
金湯道巡將淩洛幾乎喪命迨副將能持得信趕往
浮石船已放遠金墉想道地輿誌載浮石東南下溪
萬澗綜滙歸於大河二道今船行斷不出洋遶猿啼

峽必係由子河口逆流進通明關水路紆迴溯行遲
綉若自此渡濫柿河過鶻鵠城極南踰鶻休嶺而東
經迴龍岡而北由龍瓜山折而東南便係斷機埠乃
進通明關所必行之路於茲截住萬無一失金湯道
我們全去金塘道不可見全去鴛鴦無人矣或冠軍
得自浮石來誰人接應今留扶輅申遠侍兄之疾留
湯閑等十五弟兄相助守禦弟全餘者飛馬連夜前
往或者有用亦不可知金湯道事不宜遲金塘道卽
刻告別乃全衆人收拾出城疾馳金湯想着冠軍西

多吉少不禁哭泣自夜至旦次日瘡病復發幸太醫
預留妙劑服之漸減今聞子直特請原可出會因惡
其符爲所以推病子直着急自往錢銳帳中看他橫
卧袖旁口角涎沫漫流酒氣莫當太衆倉惶復到金
湯帳內來見倚在床上扶膝申遠起身迎接金湯道
病軀不能爲禮大夫休怪子直道連日因軍務倥傯
致失問候現今事勢頗壞將軍須勉扶持金湯想子
直說這般話自然情形大敗答道朝不保夕之病夫
安能謀國大夫與羅鍾謀于此耶大夫謀于彼何所

不中子直道將軍猶未知庶冠軍剖腹梁忠等全軍
聞信而散羅大夫遭民擄縛降敵鷓鴣已失金指問
召急回鍾大夫爲盜所殺適聞雙龍全軍盡沒天印
先報得勝進攻猿啼峽後久未聞信息今主上召直
回國敵營逼邇將何爲計金湯道羅鍾如此了結只
可惜失却秦吉等諸將今召大夫旋加鴛鴦恐難守
矣子直道這時候猶顧得鴛鴦麼敵人三處屯兵耽
耽虎視大營品字城被佔其二金城坐關百結關龍
遜暗入丹鳳若非相國歸來龜息早屬浮石不矣刻又

報饑救谷糧草遭焚殆盡平無累襲至白龍難道將
軍都未聞麼金湯道小將病在營內那知一變若是
之極大夫往日以冠軍爲事此刻何須躊躇死已解
矣安能復全只好遵命歸去子直道今信恒屯兵與
東門相近正慮不得到獨銷渡金湯道不得到也要
到猶有兵士萬餘豈無力殺敵子直道輜重頗多奈
何金湯道可分三千兵交小將居守輜重可無恙也
子直道猶有餽即大夫之物必須帶行金湯道細軟
非輜重廣多可比今晚使申遵引兵一千立塞于東

道扶輅引兵五百紮于濫柿渡口。大夫率衆携囊放
心歸營。再令湯開等率騎兵于城外遣使獲送可也。
于直大喜。將糧餉器用物料儘數存留。惟將私物取
糞貯囊。申遠扶輅領兵出城。次早金湯令湯開率一
千人馬列陣濠外。于直使視錢錠宿醒。雖解步履猶
帶踉蹌。及使坐于後車。安然過濫柿河。申遠扶輅湯
開等齊回金湯。令申遠守西關。扶輅守東關。湯開等
十五將輪流巡城。又將三千軍士分作三起。派三百
名守東關。二百名守西關。四百名巡守女牆。五百名

防備費換五百名休息五百名郊外採取五百名獲
衛三十二箇時辰換班號令已定將士無不歡躍同
心協力再說子直渡濫柿河過梅坪望見大營方纔
放下憂懼先使通報與郎福厚的家丁回來道郎大
夫在帳外候有話說子直心中若大吃驚進營見郎
福厚招手連忙輕步至郎福厚跟前行禮福厚招手
道此刻仍作這些虛文麼主上爲兵散城失俱怪到
尔我雖知向爲羅鍾所悞二人今俱死亡尔我更推
誰來今主上聞報龍遜兵斷桂子峯意欲退兵因海

石三路軍營日日延進又恐爲其所乘若實慌急進
營須要小心子直道是尚有托庇所取東西除先送
外餘者現在福厚道而今還云東西庶說罷去了子
直方報名朝見浮金主勃然變色道好秦軍拾得好
書七百餘里之地原壁歸趙反貼五百里疆土與他
人兼之歸途被截善後無謀俱大夫之功也還有何
難立於人世子直奏道臣愚昧悞中反間計今願殿
軍保獲以贖前愆浮金主允奏令諸軍盡行拔營挨
次回國又令將鎖澳百結關二處加兵把守毋得動

移不表軍校收拾起身再說山盈到鴛鴦報過子直
營外將士多來詢問故作倉惶之狀張大其詞將士
聞者無不驚懼山盈只推回大營繳令却潛歸浮石
寨裏客卿道汝可全田受領三百兵用浮金章號往
復獨鎖渡山盈受命而去又傳令與古樹岡齊修營
寨不動留老弱看守領軍審過水蛇渡于東腰鎮靠
岡依林下寨多張旗幟金鼓有浮金兵過歸師勿過
惟尾而驅之待其行盡卽順流出口逆上趕盜品字
城幫助白交等又傳令何舟留何方樓守營帶二子

分兵收復獨樹渡以西城邑一面報與嶺上西族長
防備金湯一面傳各營束裝待子直兵過隨後躡之
諸將士遵令半夜時分巡軍警報鴛鴦不知多少軍
馬出城少刻又有報到言敵人離營前二里搃路口
下寨河邊又報敵人屯紮于渡口信恒稟道子直走
來請速掩之輜重可盡得也客卿笑道彼以二軍分
踞于路口渡口蓋慮我掩之耳必是選鋒擊之未便
然彼情此斷不夜過定在明晨始安然而走子直雖
無能為其將士猶多子郵所親教者勿得輕視將軍

欲見功即領兵五百由下渡過河伏于梅坪近處待
子直行過從而趨之梅坪可復也信恒答應帶兵過
河天已大亮于綉草墩隱匿不見動靜等待半日始
有敵兵結隊而行步騎約萬餘人徐徐過盡信恒躡
至梅坪守將蒙供遠送子直營內無主見敵兵到俱
亂竄四散信恒不勞隻矢佔了梅坪就便紮寨蒙供
回到半路遇見逃脫的軍士驚慌奔來報道將軍送
子大夫離營後敵兵殺到諸人不能抵當都逃散了
小的特來報信蒙供聽得驚訝無措後面接踵報道

浮石將官旗上現出信字定係原日鷺鷥城守將信
恒有軍士道信恒好生了得將軍幸而不曾逢著作
逃走罷家供轉馬出山加鞭數次到得營前得金主
同大軍俱已過渡只有子直勒兵嚴裝見衆供道先
領所賊黨請回塚如何又來家供道小將獲送之時
離將信恒隨後襲佔梅坪小將原欲攻奪奈軍士盡
散獨力難支是以特請大夫發兵子直驚道尔還不
知信恒的利害哩島主有命令各處將士歸國今大
軍已得衆心思家還要梅坪那箇荒林做甚麼可全

我過渡去罷家供聽清如同接得赦文子直出營正
欲上船只見紛紛殘兵繹絡而至看時却係所保舉
全桂新守青草城的副將賈邕慌問道桂新何在賈
邕道敵將何舟殺到青草小將意欲護主上回國桂
新不從城內民變開門納何舟兵將桂新被殺小將
見勢孤弱只得還營請命子直令同家供爲殿車自
率將士渡畢再用縮地鏡看對岸猶有百十軍士帶
着輜重便令賈邕道可放船渡來協守獨鎬城賈邕
去訖子直領軍前進將到東腰鎮忽有鼓聲急令屯

葉探騎探得鼓聲發自林中仍有旌旗招展子直道
這是疑兵計且拔營齊進過葫蘆卡聞得嘈雜鼓聲
又起回看却係一彪雄軍如飛追趕子直慌令輜重
車仗快走有賞軍士擠壓而行道俛人衆紛紛跌落
兩邊深澗車壞馬倒沿途堆塞俱不能進錢銳翻傾
澗內頭碎腰折而死蒙供勉強挨到後面看那敵將
却係賈豈全着軍士蒙供道這兵將是何處的賈豈
喘得半字也說不出子直亦到賈豈始吐聲道先時
對岸將士并非本國的乃浮石山盈領軍假裝者渡

上獨鎖城就脫去外蓋殺將起來小將虧得坐在艙
中這些軍士都是逃過河的聞守將馬象已被砍死
若非將船取泊東岸山盈已趕上了蒙俱道聞彼能
于水底過得五七晝夜手下精兵又多豈愁無渡子
直道不管他先使飛騎報上百結關我們且到前面
入隘安營明日再行軍士得令縛車扶馬行到嶺脚
輜重俱進結內安宿令蒙供賈邕屯紮于口次早陟
行進關忽聞連珠炮響擧頭望見外面峯間俱排列
着敵兵守將席喬道主上原欲駐紮于此因見飛礮

打損女牆驚懼過洋于交紐關駐紮留令箭命大夫
守關于直村度島主兵多將廣尚且難住叫我鎮守
實在好笑強勉應道這里得之非易胡可輕棄然須
將所失品字二城收來氣勢始通知取不回則係絕
地糧餉何由而至席喬道大夫明見小將請發付兵
馬往復二城于直道尔去他們那肯出力待我統領
諸將攻打取得然後着尔們分駐可也席喬低頭退
下于直當日見砲聲不斷寢食難安次早令所帶軍
士車仗盡行下嶺逾陵越阜入得品字中城問守將

削完道左城如何失去其二。削完道左城初爲敵人
所襲右城賁盈素知白樊二將不睦當得大戶送款
請爲內應賁盈邀復左城小將疑其有詐勸毋輕聽
賁盈恃勇黑夜領兵前往到得濠邊並無動靜賁盈
令軍士過吊橋梯肩而登忽聞梆發燈火齊明箭如
雨點軍士多被射傷賁盈情知中計連忙奔回到城
門口只見樊理自內殺出賁盈欲投中城半路遇見
白交拚命衝脫逃往去了右城因此亦失子直道左
右二城不復兩城豈能安枕明朝汝領勁兵三千取

左城賈進勁領兵三千取右城蒙供兵一千于洋邊
性來巡察蒙新昌德領兵二千觀勢接應五將得令
次日率衆齊出蒯完往左城詭將士道諸公皆冠軍
所親愛令樊瑄白交乃叔冠軍者我素欲緝戮之恨
無非手今得諸公復仇之志聚矣將士聞言泣下道
賊不竭亦解完又道白交係浮石有名猛將只可計
擒難以勇敵今將兵分作三陣亦如品字形狀旁兩
軍結陣勿進待我領中軍入戰佯敗誘他前追兩軍
前後截殺我追軍共圍而擊之蔑不勝矣將士依令

排成三陣。蒯完率衆左城下。白交領兵一千馳出。蒯完迎鬪。數合。寔抵不住。轉馬奔走。白交素知蒯完兵弱。將怯。雖見兩邊有陣。那里在意。直追過來。二陣環合。蒯完回頭圍裏。周密困於垓心。白交左冲右突。腿受四槍。背着兩箭。所帶軍士俱被重傷。終莫能衝潰。白交驚道：「蒯完何大變！若此，係我欺敵。自取殺身正。」在危急之際，忽見雄兵自東南如飛而至。却係涇石。的旗號當先。五騎奮勇加鞭。殺入陣中。浮石分兵迎戰。蒯完指揮軍士不防。流矢射到。穿通兩頰。滾落塵。

埃將士舍自交火速抱起扶于馬上保護而士為守白
兵將亦合回城這救白交的乃係齊修因奉令逐過
浮金歸師卽星夜出口湖來風順水便直到岸邊恰
好遇見相殺再表樊理在右城聞得鼙鼓登城觀望
見賈色領兵殺到將士欲出迎敵樊理道其初至銳
氣正盛且緩以待其衰賈色見閉門只道樊理怯戰
拍馬濠邊往來馳驟叫罵不休埤上將士個個憤怒
樊理持弩道我為諸公酌之認親發機賈色全馬齊
倒却係射中右腿餘勁並入馬腹將士開門搶奪已

被浮金救去樊瑛掩殺一陣收軍賈邑右腿受弩箭
穿左脚又被倒馬壓折呻吟不絕子直見二將俱傷
心內好生憂懣蒙世徽令報道巡至下渡口獲着大
艦五艘子直道汝可領將士登舟泊守又見席橋奔
至子直驚道百結關想係失了席橋道自大夫離後
金城晝夜兩邊攻擊大戰將房屋擊碎兵將莫敢拒
禦彼便湧入軍士皆逃小將難以獨守只得退回候
令子直想道百結關既失這條孤城豈能存立乃修
書過洋問邵福厚一面盡將所蓄帶上大艦靜待回

信以便歸國探騎飛報浮石金城得了百結關又全
信恒合兵殺奔品字城東子直與蒙俱道幸虧見機
得早不然亦受圍困矣又有馬報左右兩城俱屯兵
于濠外金信一將圍打中城矣子直令將渡船收來
全開到洋中下碇當晚接得郎福厚覆札大畧言島
主無甚運他不知將來何樣足下須自斟酌子直大
驚道泰山崩矣欲往投余包蒙俱道不可羅多
材爲浮石所獲或供出余包招兵彼等尙難自保焉
能顧人間雙龍邊嶺峭如壁立東西兩口有九曲八

十一灣三十三天等名目。天即四面懸陡洞門夾道，皆是奇險。當往二處暫時躲避，以視機宜。子直乃令各艦轉舵向南，再說客卿令信恒去。後次日午時探馬報道：敵國兵馬盡過渡去。少刻又有探卒報道：渡口營寨俱拔歸鴛鴦客卿與裨將權弼等道子。直細軟俱行，糧餉仍存於此。兵少而精，城堅而險，食用足備，人心合齊，未可議也。又有探馬報：菱頭城百姓推老將婁叡為主，殺死浮金守將陰昂。敵兵俱潰。婁叡改易旌旗，使役稟請張令隨後當至也。又有探

馬報青草城百姓見何將軍到爭開城門何將軍斬
了海金守將桂新安民撫衆又引兵他處收狗左右
探馬紛紛報到或是殺死敵軍或是敵將驚懼逃走
或係百姓見本國兵到出迎或係臨陣斬將或係攻
破城池陸續不絕未曾兩日獨鎖渡以西州邑數十
復收復了各鄉亦隨地選偏裨把守第三日何舟全
上表到營教令各鄉令何舟率何方棧領裨將八員
兵三千兼雲平嶺下寨以保護各處而防金湯何龍
何龍隨營聽令又命權引守青草相槎守鷓鴣調樹

初守驚德何舟箭勝稍好可守芙蓉俱受何舟約束
又使稽成守水蛇渡再拔寨過河到梅坪帶信恒同
渡橋鎮營上南結關金城牙將宗政公觀于嶺
頭迎接真明得關金將軍即時往攻品字城客卿登
帶星峯縱觀西去緊接雲平嶺東望浮金諸峯巒隱
隱可指憶念故土劍閣黔山好生傷感回關進兵品
字中城金城齊修等恭見客卿令衆撤圍請主將會
話城內買賣罷刑完受傷不能登埠原守相默年老發
疾步履維艱客卿待過多時見無答應便令隊長與

譙樓上將士道主將已去糧餉不繼孤軍懸于絕境有燃眉之急之救援之兵豈肯暫者而後知萬難守也今與汝大眾約欲歸則備渡船以待不欲歸則離二百里洋邊有城其名濤山可移屯于彼處如畏言歸又憚移屯而此城爲本國往來要道勢在必復唯諸卿諒之譙樓將士將這篇話報入衙內相熟與賈豈蒯完道僕本安閒居家泰與郎大夫瓜葛因此欲美俸重事簡使出受任僕素不知筆如何提箭如何發今在危迫之時只得直道其行與止請二位將

軍定奪，蒯完道隔洋卑城萬難久守，但去又恐被邀截。賈將軍主意若何？賈益道蒯將軍所見極是。此刻實無決斷，衆將士中多有聞冠軍謀畧者可問。彼等以叅之。蒯完道是也。出來詢訪。當有隊首候功。荅道：將軍欲守則與城俱碎，欲歸則結陣而渡。兵士唯令是從，何敢有二。蒯完道留是萬不能歸，渡又恐其截劫。是以猶豫耳。侯功道這就容易了。與其坐以待斃，曷若渡而于死中求生。蒯完大喜。道賈將軍所見不差。片言決矣。回對相默。賈益說了，令衆軍結束。次日

起程使侯功到浮石營中回信侯功進營趨上叩頭
客卿命坐問道來將云何侯功道微臣不幸忠佞同
朝寡君明人之惡而暗己之惡與兵又自折其股肱
以致功業敗于垂成今蒙開導二三子咸願歸國敢
假渡以濟願將軍無誑客卿道事以信立今爽約于
諸將軍他日出言其誰肯听侯功拜謝回城復請刺
完先領二千兵士上船派定相默賈益上車共八千
餘人齊出渡洋回到浮石營先報胡興守將馳過
兵符給放上岸進交鈕關待罪浮金主名問來歷又

問于直何以不見崩完道子大夫前已令裝供等回
國矣浮金主令查望遠樓將官去道昨日有數艘陸
續往南洋行不知是乎大夫否浮金主問耶福厚道
子直逃往何處去了今浮在已二路襲入腹中蘭花
岩雖虜相國奪回而天印遭焚半桅不返浮石客卿
金城信恒屯于品字意在渡洋與二路相應若輕去
此龜息城以西非國家有也寡人視閩外南有山名
曰堆堆北有山名曰兜兜皆險峻難攻應分兵屯紮
以戒伺伺諸卿誰爲其人守之神將時務達道微臣

願死守一山。即福厚思道。島上龍愛。近日漸衰。燭老
兒平素。又與我冰筴子。直羅多。封鍾受祿。單鳳。清成
錢鏡。及後各城守將。皆我薦進。今敗者敗。降者降。死
者死。我何顏立于朝。上。前曾寄頓于石。狂。今何不借
名守出。好則可以邀功。否。即潛往。雙龍水。途亦近。况
先已令心腹回家。囑小心。軍赴雙龍。見機潛逃。可以
無憂。當下將金主復聞道。二山須二人同守。方好。耶
福厚應道。微臣願死守。燒。金。王喜道。二卿可各
帶兵。亡。未。分。時。南北。軍。人。無。憂。矣。時。務。達。奏。道。事。關。

犄角實屬緊要，鄧大夫恐不能親當，矢石斬將摧鋒，願主上另選良將，留大夫以脩維繫。**浮金**主道良將，何人卿試舉之時，務達道微臣所知，楊善可用。**浮金**主勃然道：營中大小將官，奚止數百，竟俱無用，備備注意於不在此處之少年楊善，誠寡人所冀。解郎福厚，領命挑選。時務達亦只得帶兵三千往推甲山去。再說客卿自浮金將士渡洋後，入城安民，休息三日，令金城鎮守百結關，駐紮品字城，遙為聲援。令信恒為先鋒，領兵三千，何龍何驥各帶騎兵五百，全先渡。

詳自帶諸將士隨後而進，信恒得令見係正西風，便把十隻空船多插旗幡，聯成一片，扯起篷蓬，乘夜前駛。將到東岸浮金水營內，矢做齊發，風勢愈猛。將士大驚，俱退歸陸寨，拼力發礮放弩，及停止涯邊，方知俱是空船。全營奪氣，少刻又如舊駛來，只道係前番故計。狐疑觀望，忽見船中跳出軍士，持盾使刀如飛騰躍，連忙阻攔交架。後船又至，步騎奮勇齊登，殺得落花流水。客卿安然上岸屯紮。信恒等收兵回營，叅見稟道：適擒得敵軍，審問浮金水主仍在交紐，閉命郎

福厚時務達分守堽黎堆甲客卿道謀得浮金前日
使郎福厚守堽黎福厚手執邊鋒銳以從使時務達守
堆甲將士俱屬派換今路道崎嶇我若前往則這兩
路兵衝截爲患必須取得一山然後議進信州請道
小將願往客卿道堽黎兵雖精然無足慮將雖庸急
取却難時務達先授偏廂將軍因遠郎子而降爲裨
將其志畧已見一班况係燭相國所甄拔定有過人
處幸其所居之山隘而險小兵非精練攻專較易捨
之則爲害滋深我意取得時務達郎福厚無能爲也

信州等齊聲道客卿高見小將等侍候客卿令其淡
全將光雍伸領五百軍士紮塞于路口以防郎福厚
救援令田受何曉蒲傲班俾各帶軍士三百分頭小
心上堆甲龍街領軍士一千何察有先得路者趕緊
接應諸將遵令而去却說時務達領兵三千令多有
糧餉到堆甲山履視團圍俱係雷擊者有宜的大小各
頭無可安屯之處惟牛膝牛掛乃築石壘派軍士分
班輪守又置隊于山頂瞻望見浮石軍馬過洋殺散
水陸士卒安營方且即分兵四路迤來副將便令拋

石發木時務達道非六十步內毋許妄用恰恰何皞
先到將近壁壘、柳聲響處、滾木石塊無數打下、何皞
令軍士躲避、自挺雙戟、在前排撥、無如愈撥愈多、轉
身不得、竟被積壓而死、三百軍士却俱逃脫、回營報
信、田受蒲似亦受傷、而還班偉、遠近寨前、門忽大開、
一將領軍、使耙殺出、班偉讓於寬處、二合刺死那將、
便趕殺入、又見一將、揮鞭迎到、班偉接戰、抵擋不住、
漸退、林邊、蹶爲樹根所絆、手內金鈴、帶鬆來、將雙鞭、
蓋下、遮格、慌亂、腦碎而死、先使耙被殺的、逸、存、金、

將陳彪後用鞭擊死班俸的乃時務進龍街先知班俸已得路途領軍咆哮搶山恰好逢着敗軍龍街不顧仍然爭上無如木石難當只得退回客卿驚道何物狂徒傷吾兩員健將因細問山形寨勢晚間呼何說郭昱分付道時務達築壘于半腰頂上自設有軍瞭望何說領虎軍百名起夜於後暗懸山頭將敵軍士盡數殺死取其衣甲假作瞭軍若見有兵取山時務進出寨即啣枚奔入攬住歸途郭昱領狼頭軍五百名來應二將得令再使信恒領軍士五百名帶

神將游龍倉後儲杏宮靖由西路上山天亮時到壘
邊詢戰彼迎緩遲愈須防之文令娘嶠在授郭景領
兵仍于舊路擇可避木石處屯住見信恒勝無庸往
助若不能勝復向前夾擊諸將各領令去訖信恒擁
騎到山使軍士加食稍歇再行及到壘前見旌旗齊
整却無兵將應敵信恒也使眾養息輪流大罵敵人
亦不答應及至下午突然砲雷門開雄兵飛出將務
達當先信恒迥使雙戰迎戰二個戰到酣處忽聞發喊
時務達知係有變撒了信恒趕回壘內將士紛紛逃

出見特務進軍... 便打郭巨... 上特務... 後將士... 勾生... 定下...

降哉、雖蒙見知、真非、以、說、能、也、然、何、石、魂、一、撞、去、
斷、裂、而、死、客、卿、慌、去、已、絕、矣、嗚、嗟、再、三、命、以、禮、收、
殮、天、明、埋、于、岡、麓、書、記、於、誌、勇、官、官、等、送、之、
紅、關、却、說、耶、福、厚、弟、弟、望、見、汗、志、矣、上、堆、甲、攻、打、
將、士、請、往、救、應、耶、福、厚、死、將、務、其、事、言、莫、肯、援、拯、及、
至、得、索、被、敵、奪、時、將、其、遺、體、以、送、其、家、來、攻、地、盤、
全、軍、同、往、往、其、地、盤、下、下、而、耶、福、厚、弟、弟、已、絕、有、航、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尊叛主恩何在去國登航勢亦窮不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二十三卷

地利人和資用全援絕可守

依危恃勢備禦缺未隙而攻

却說信恒先到交紐關見隘勢如生蛇無可並行之處、面前又極窄狹不能列陣關踞高隘殊難仰攻、四營稟明、各卿當時前進步行觀看、上嶺自東南而來、迴顧東北下嶺自東北而來、每向東南互交灣拖、只有寬不盈尺、這條路帖着東北折向東南之嶺、腰路

外即係千百丈的深溪重關築於兩嶺峙立迴折處。果然險峻因左右峯巒似雁翅展越的形狀又呼爲雁翼關真係一夫匹馬萬人莫過。客卿鋪帳持出錦囊問衆將道。茲有密計誰能捐軀建功。信恒甘淡齋道。末將願往。客卿道。汝二人再帶鼓椽蒼敏盛欣泰。引提選健銳鷄子兵五百名。俄虎兵五百名。爲助。大將得令去後。又使何龍郭晟車泉蒲菽領兵一千。分爲兩班。替換探視。關裡動靜。動則急進。接應。靜則謹守。以特四將得令。再說。信恒等選齊軍士。收拾已畢。

漢書地理志

關前難攻，汝等乘夜自後覓路，逾嶺突入關內，奪門以進，大軍毋悞。

六將看過，齊車郭精，勢高接雲霄，但已答應下來，不能中止。惟有領眾直行，經過三十餘里，遇着岐途，侯恒甘涼，盤旋折而往南，鼓椽蒼敏祭亭，直行向東南，定光過松路，俱拜竹木，以便農事。議畢，各途前去，分頭搜尋，知導信，桓等，各得兩個獵戶，審詢趨向，答道：「西邊山邊，並無通義，那係屠者，查整欲逾險入關，須

徑止嶺、進、退、而、西、到、舞、鳴、峯、便、望、見、衙、署、民、居、但、不、
如此時、棧、洞、崩、頭、有、兵、把、守、否、但、道、且、帶、着、同、往、
自有、軍、道、行、近、黑、熊、棧、天、已、昏、暗、取、藤、荆、燃、着、照、路、
隨、透、洞、前、洞、內、守、軍、着、驚、醒、來、倒、戈、拜、降、信、恒、令、將、
士、毋、許、擾、攪、權、且、歇、息、甘、淡、道、小、將、同、盛、將、軍、先、往、
將、軍、可、使、幹、卒、跟、着、鼓、椽、等、速、來、接、應、信、恒、依、允、甘、
率、眾、走、的、都、係、高、低、窄、棧、盛、感、失、脚、墜、落、深、澗、軍、士、
士、拋、刺、照、看、不、能、見、底、軍、士、垂、淚、棄、火、坐、地、吃、些、乾、

根摸黑下嶺天色微亮已抵雁鳴峯俯視衙署方屋
俱在平地兩邊就險設關四圍却無城壘乃使健卒
迎催信恒竝蒼敏等再往前行視對面岡上某有營
盤下到峯脚列成陣勢那邊兩員步將一使鎗鐵棍
一使呂公拐領軍殺來甘淡輪雙方迎着力抵二將
戰酣時信恒趕上敵將見有救兵飛風退回信恒取
出銀標打中使棍將官右膊那將棄棍奔逃其餘將
士大半趕幫使拐的將官塵戰這岡名喚屏山岡原
無把守浮金庄圍浮石侵進恐相國令屯在嶺頭的

將士呼喚不及調。這里紮寨正副將官二員乃是丁秀壽。筮危顯丁秀使綱文壽筮使鐵棍危顯使呂公拐壽筮被傷丁秀卽報浮金主並着壽筮回衙調治。挺又迅衝接戰當時浮金主聞報大驚道兵何神也。隨令羅仲秀韓往協丁秀退敵再令丁宜逢琛畱守。自帶三軍回羊腸峽屯紮當下丁宜與逢琛商議道。關前道狹車不得旋轉人莫能並肩料難攻破所到屏山敵將勢必饒勇非常將軍可守于此我往相助。彼等逢琛道將軍爲主將不可輕動末將願去丁宜

喜道得將軍，恁般吾無憂矣。逢琛携兵上馬前來，正
見房轉在岡前，觀了秀危顯羅伸三人，擁住信恒。又
見甘淡于隊內，冷箭射倒了秀危顯羅伸二人，抵信
恒不住，勢將敗逃。逢琛大怒，下騎左手執金剛球，右
手持大撻鎗，飛步早到，叱道：二位將軍，少歇待吾斬
這匹夫。危顯羅伸各出圍子，信恒使雙戟打來。逢琛
接住，惡鬥多時，忽然天色昏黑，風雨驟至，始各歸營。
信恒道：不意于此處，又遇勁敵。甘淡道：我已深入重
地，兩勢陡而攔路，又有驍將把守鼓椽等，未知可能。

不

卷二十三

四

尋到而今非出音無以爲生信恒道出音只有潛往
奪門各卿布置的當如能開關自必有救應但丁宜
亦係浮金名將豈不料及恐難遂意莫若仍係由茲
拚命而進甘淡道奮攻向前同爲謹慎然所帶之餼
糧將盡而又無所掠奈何請將軍留塞內待敵末將
循岡而西或得到關則勢可以招外兵如不得到仍
回原路未晚信恒道所謀亦善且待黃昏帶兵士全
往我去岡上敵人亦未能知也使商量併力甘淡道
如此更好直至更深雨止風息暗令軍士飽餐啣枚

是有五里見道塗爲米石壘斷即于木石上行忽然
翻得火把齊起許多兵將攔住路口信恒令衆道今
吾等在于絕地諸將士須捨死以求生說罷揮雙戟
直進尖嶺重圍轉視軍將俱隔斷未曾帶得過來復
翻身殺回見軍士被困奮勇打開血路帶出軍將單
不見甘波高頭又有敵軍攔住原來剛下往關止有
此途丁宜恐浮石偷越使裨將危高領軍士屯守防
備用木石堵塞信恒等兵到危高放起號炮丁宜親
來救應前後夾攻信恒只將盡力抵擋軍士竭力爭

行夷夢

卷二十三

五

動信恒飛戟刺殺危高丁宜搥銅纏緊不休只聽得
甘淡喊道信將軍可奮勇破敵甘淡已開關引大兵
進也軍士聞得氣增十倍丁宜料難取勝領眾退走
信恒慌取銀標跟定發去丁宜應標而倒將牌爭奪
救逃信恒見甘淡問道將軍如何得建大功甘淡道
將軍迎敵時末將在陣旁見竹木叢襍趨着黑勢遠
出林後直到第二層關砍倒兩將兵俱散了便把鎖
斷落正遇車泉蒲做趁入蒲叙守甕城以待大兵直

衆殺往衙署求將前來報知信恒欣然迫我尋不見
將軍正在着急何意出奇早成大功可喜可喜乃命
兵同行東方漸白來至關前見客卿已到呵前繳令
客卿慰道二位將軍這件功勞不小齊答道皆客卿
神機末將等遵奉指使客卿令取食棹內熟餠餅與
信恒道了宣雕傷淨琛未除郭晟蒲似前進不足了
事卿機矣帶此手馬上食之速往勿遲信恒得令領
了餠餅跨上雕鞍如飛而去却說當夜逢琛聽得炮
聲知係信恒偷透稍刻探軍報道敵營僅存空帳羅

伸道可尾而擊之。逢珠道不可。丁將軍既有埋伏以備
潛行之兵，豈無取截善計？今吾等若動或被設伏于途，
或誘開我等而暗來取，豈不反中他的計？且待天
亮再看如何。須臾又聞連珠炮響東邊，反照西南遠
近兩道火光，逢珠驚道：敵已進門矣。急身韓羅伸危
頭分兵助丁宣獨領軍士守在岡上。只見探軍報道
敵將車泉領軍殺到帥府，勇不可當。危將軍已被殺
死。韓羅軍受傷，羅將軍保護往東去了。逢珠驚道：關
不可守矣。令軍士加食上馬趕回。正遇車泉揮刀直

旁圍有十餘人蒲倣郭晟齊至圍住大殺逢琛料難
取勝撥開兵器奪路向東一將緊追逢琛將金鋼球
就左手底下向郭晟拋去正中面門仰翻落馬車泉
趕上逢琛將騎帶閃讓開車泉刀掠不着逢琛使鎗
飛擊打着車泉脊背口吐鮮紅仗鞍逃脫蒲倣大驚
信恒七到逢琛早將絲絛收回球鎗在手迎住信恒
塵戰蒲倣領兵四處剿殺盡絕又來夾攻逢琛見軍
士俱歿打開血路而走蒲倣旁掣刺倒坐騎逢琛伏
球揮鎗步翻數椽等亦俱尋來團團圍住逢琛遍體

受傷使孫向信恒迅擊落中馬項信恒亦旋身下地
逢球料不能脫乃解盔揮鎧拍頭碎腦而死蒲傲欲
取首級信恒道不可使以禮埋之軍士報道客卿已
前進矣信恒蒲傲守關候令再趕軍前沿路觀看形
勢雖非崎嶇却少平坦但係高高低低山迴水湍遠
遠望見半壁青白色濛濛登登縱橫周密堆積在霄漢
之下愈行愈見高巍不覺早到營外但見兩嶺抱着
州河峯峻流急半腰有歇斜棧道又爲毀斷正遇客
卿看畢回來向前稟明折了盔甲傷了車泉登

琛自行擊碎頭顱而死。客卿道：「可惜折了。」二將令田
受去守關，換蒲儼來營，並帶丹藥，搗埋車東。問信：「恒
道歟？」險已極，如何？被信恒道劫時，聽說羊腸峽千
迴百折，驚魂相測，行過半天，仍不得到，又有曲人深
溪，致狀無窮。毒箭况後，道多被折毀，殊艱攻進。客卿
道：「石俱光，得真能立足，逾遠非易，但未知體實堅脆。
若神信恒道素知敵情，多處處陷下石塊，煮之，卽
成客卿道果如此，便可圖矣。」請將請示客卿道：「棧隘
攻難，時易已極，毀斷難，待道遠，再延費月日矣。惟有

勇造生途於其土離遠人九百步使彼弩箭節施莫
及用鋤把斧鑿採取石塊以之拋擊又使后軍循底
溝進明暗並發敵人利服兼響或可前也諸將稱善
客卿令甘淡領三百狼頭軍由頂關路信恒領三百
虎翼軍由溝潛入二將去後果然守峽軍士兩頭難
顧終日連報估得九十餘里辰至午仍未見報客
卿大疑令蒲倣往視回稟敵人俱用竹笆架木以擋
滾石上既無所傷下即不能行客卿想了片時令蒲
倣挑選壯健軍士二百二十名二百名擡爐二十五

請鋪二十五口將取下的土石俱搬入鍋內五副火
猛二十副火平猛火以鎔鉛錫平火以預熱挨逐加
於猛火鍋內以便速化用長柄鐵勺畚鎔化之錫往
竹笆上澆二十名管加添香澆一百名替換甯俄得
令挑選前去依計而行暴熱竹笆着了熱錫不但燒
架笆俱燃着連架盡焚守樓軍士紛紛逃命半日便
攻奪二百餘里直抵羊肚山這山是峽中高岡約有
三里寬滿上面石形俱係成紋其凹恰似羊肚故以
名山浮金柱自交紐關

名山浮金柱

名山浮金柱

名山浮金柱

破色驚惶無措國萬年奏道燭相國會稱天井關可
守而不言交紐關羊腸峽定有所見應請旋駐天井
再看如何浮金主無策只得依行方纔出口信恒等
早到岡邊蜂擁而上軍士望着四散奔逃信恒通夜
追趕直至峽外安營以待後軍却說浮金主率眾退
進天井楊善迎入行宮浮金主見軍士不多士民稀
少愁道交紐羊腸何等隘塞尚爲所破今看此關遠
遜十倍定然難守相國這次所見却差了楊善奏道
心齊力協乘高禦下善用武勝着客卿知兵定不履

險主上無庸憂慮。淨金主因知桂子壑等處俱被淨
石佔斷，回國又愁爲所邀截，無可如何，只得慰道卿
勞瘁，率衆禦敵。寡人榮壽其之楊善領命出來分派
守備，且說客卿入羊腸峽，過羊肚岡，出羊肝嶺，信恒
等迎接，隨同東行。次日望見一枝石山，自左邊聚結
成如屏一帶，高兩丈，起伏數百丈，中起坪墩，又復起伏
如左邊結作鵝高，往右而行，關城設於石墩之土色
如黑漆，高約三丈，而峭如墻壁。客卿令退依山日屯
紮，對左右兩處兵刃，躬作道裡信，願請道者，此險不

過羊腸峻不及交紐正可乘其新賊智莫能謀勇莫能戰之時蹙我三軍銳氣振鼓而下之如何却退依山口客卿道汝知其大槩而未諳其根由關內守將姓楊名善與金湯隨子郵最久任爲腹心今燭隱又特委任則其才幹已見非如上二處有隙可乘須待龍遼平無累絆斷彼援方能議之信恒道請飛檄二將速爲攻出大軍從此破入蔑不勝矣客卿道龍遼雖是猛勇之夫龍街却通謀畧平無累則練達形勢而智勇超羣浮金兩邊將官無彼等敵手白龍丹鳳

可以必得二將據城定然斷其要道今不須撤會惟
每天早晚放百里炮一放使其聞知自放應炮彼時
再爲斟酌也信恒等半信半疑只辦按時放炮至
第四日晨起炮響傳音未盡亦聞轟聲接續各鄉道
我兵入彼腹矣信恒滿似可領虎翼飛肩兵五百依
山脚暗過邊敵不可浪戰須要小心傳諭二將切莫
有悞信恒滿假得令而去再說平無累在甘子壑別
了龍衝回到白龍城鐵柱迎問道信息若何平無累
道龍將軍果得丹鳳翁先欲襲龜息計敗被執表

龍小將軍奪得桂子寨，壘底恐難孤計，分五百兵與將軍前往于蘭花岩，依形築險，以爲唇齒。斷路客卿定然帥師追趕，浮金援絕，糧盡大衆，可圖。夜湖東皆國家育也，鐵柱喜道將軍料敵如視。羅文只係未將，未經歷覽山川，殊難措置。請守於將軍，仍去應敵，不識以爲何如。平無累道，機宜客卿自然有接應兵到，可以放心。鐵柱遵令，平無累道，銳卒五百帶裨將陸辰包式，連夜趨蘭花巖。次日天亮，到時望見巖上已有旌旗，壁壘平無。

果驚道何神速也原來桂子壑被奪敗軍報往龜息
城揚相國道誰使他出戰乃令裨將王豐星夜赴蘭
花岩築壘晝夜趨成毋許迎敵待後將兵至再復桂
子壑王豐係王台沼之子得令前來迅速辦理堅固
當下平無界只得退回與二將商議道外邊通桂子
壑間無路道惟裡河變誰谷有徑可達黃梅嶺旋下
即近蘭花岩拿勇兵二百與陸展埋伏于蒼簾洞約
明後日聞有炮響便卻枚奪蘭花壘陸展領令而去
平無界聞炮式領兵入谷次日逾嶺而下就于脚邊

坡上築壘王豐驚道桂子筓已爲被奪佔嶺坡若復
任其築成吾前後無路矣相國雖令母許出戰今不
得不乘其新集未定而擊之乃開塞門奮勇衝來平
無累率衆退回王豐也不追趕就屯于坡上平無累
令軍士飽食順勢冲下王豐使兩條鋼鞭率衆迎敵
平無累且前且却漸漸旋截兩邊立刻放炮王豐情
知有計連慌鼓勵軍將衝鋒奪路平無累見其拚命
恐多傷士卒便令包式截殺敵軍自來攔住王豐戰
鬪多時又聞炮響知陸表已得了寨便放王豐奔逃

率衆隨着掩殺。又聞後面炮響，轉身觀看，却是浮金將官王厚乃王豐之弟，勇睿兼全，奉燭相國令領軍來同王豐奪桂子壑。使的係撥風刀平無累，便掛住劍，取出彈弓金丸，認定發去。王厚早已瞥見，用刀迎隔。金丸在刀口上，迸出火星。王厚將馬來催平無累，縱步直前。王厚亦離離，揮刀惡戰，不分勝敗。王豐回到寨口，見已被佔，勢難奪復，只得翻殺從後夾攻。天晚方退，平無累使軍士先報與陸辰，密令暗暗退歸寨內。次日早，王豐、王厚等到不見一人在豐道，奉令

守寨爲彼襲取如何回見相國拔劍欲到王厚攔住
道不可這里由黃梅嶺出雙熊谷經獨藤岡便係鶴
鶴塢哥哥速領兩員副將帶兵一千前往截守以絕
白龍寨路塢東有徑通墨麟城可令人從茲報信弟
同將士逾諸香岫北過天姥趨石鼠山以斷丹鳳
往來之途然後稟請相國遣將遶出桂子壑西以阻
之無需與戰彼自困也王豐乃收劍分兵各爬山越
嶺而行不說王豐往鶴鶴塢單說王厚拔石鼠山令
將士築成壁壘使副將李陶謹守自帶黃秋周社二

將走黃蜂谷下木蘭渡擇地屯紮隨將所自渡船翻
收過來只留兩隻泊在對岸稍離埋伏軍健誘擒婦
細分布方定忽聞連珠炮聲遠遠响震近處又有續
應王厚與前將道本國何因這般炮聲定係浮石中
路兵將已到天井見關城阻隔與前日奪寨之兵信
息難通故用炮聲照會不久必攻打也周祉道所論
極是且我等住處在防城關之兵有備奪寨之將而
右尤屬死寇既當其歸路必有嚴防王厚道然也汝
擇險專當右首黃秋只管在邊我從中看勢往來巡

察二將遇令王厚再到本關渡登高望瞭只見西岸
船搖過來捉住浮石報信的夜不收王厚下山審問
那人低頭無語王厚令用皮鞭重打直至百餘始吐
實情言信恒領兵已抄過關云木蘭渡乃係要隘使
照會分兵把守以免失慢王厚道浮石大有能人連
本國山川險隘俱在意中若非先築成寨此處豈爲
我有么盪好了呼董秋周社商量道今彼兵到只慮
城中不防我衆不夜啣枚而往出其意外亦奇道也
周社道雖是奇謀亦係危着彼若有備返道維艱莫

右堅守以待其弊王厚道既係衆心各異則不必劫
 塞關最進戰可也點齊三百壯軍上船安歇次日五
 鼓造飯餉食須臾抵埠令百人伏于艙內百人伏于
 涯畔帶百人乘黑登岸過盤根谷行到關東已係大
 亮等見信恒龍街等遠城觀看原來龍街令將士緊
 守桂子營不許出戰自帶精卒由小徑上玉書巒以
 看聖廟城見勢惡難攻仍回桂子營登錦屏剛逾展
 新嶺越嶺望山出仙人洞過蘆竹渡到天井關東北
 枝嶺頭聞號炮聲亦放炮接應然後下嶺以見信恒

前

卷三十三

七

蒲叔哨巡已封會合一處依岡紮寨次日帶三百軍
士出營看看形勢遇見王厚率眾殺來龍街迎着戰
了五十餘合信恒看龍街不能勝王厚加鞭向前王
厚眼快認得信恒想道小將鍾法未亂信恒又係勅
敵須以計取乃撥前鎗轉騎飛跑信恒喊道小將軍
可誰備城中冲突待我擒此匹夫龍街分兵提防信
恒追到渡口只見涯旁百餘敵軍湧起攔住王厚舍
騎趁船信恒使戟打開壯士直闖埠頭下馬猛省道
渡船何應這般沉重况敵將並非武藝低微其奔逃

明係誘敵莫要中他的計乃跨馬回營忽見軍將衝
近仰首看時却係淨金旗號纛旗士一個楊字信桓
營道楊善何處至此原來楊善在城上眺望見王厚
在盤根谷前關龍街及信桓到使不戰而走知係誘
敵認得龍衝却認不得蒲倣看他指揮軍士料也是
員勇將乃令陸續招回家鄉在雁翼天井隣近各校
內秋總都立各寨共揀四將領五百軍士分紳二將
今惠貞崔及領二百軍士往奪營寨令却孚懷斗各
領二百利斧兵截殺敵賊令方極協守東關自帶印

業素素二將領三百鈎鏑套索手專襲信恒開關同
時湧出龍街見兵馬出城便令軍士退後結陣蒲叙
揮鎗迎戰秋鬱使槍當著戰過平敵懸員崔及領軍
奪營能街趕上抵注却孕懷斗冲入陣內裨將裴途
游九枝戰場楊善將鞭指去卻立谷高轟投套勇齊出
楊善便率將士作混戰之狀遶出陣後欲令莫裘自
背突入因見盤根谷口有將防備便斜向前來恰恰
迎着信恒印業莫裘全上信恒雙戟如飛印業馬項
遭打斷折印業倒地信恒挺右戟趕刺莫裘使槍攔

開印業逃脫信恒右戰串入莫襲慌沉槍隔離右戰
忽橫掃至莫襲措手不及耳門受傷目珠突落而死
楊善正欲展矛向前渡中王厚領三百軍士早登岸
殺回揮刀直砍二將戰到三十餘合兵士爭鬪各負
重傷楊善視王厚難勝信恒便令釘鍊索索手張翼
囚周信恒雖勇爲王厚纏定如何能掇得聞許多鈎
索馬被絆倒躍於平地步戰鈎鍊如雨點般緊密王
厚大刀向空處飛砍遮攔已極費力索索復紛紛攢
蓋萬不能當正爲鈎索拖翻被擒楊善道王將軍請

仍守木蘭寨。注厚答應去了。乃令軍士負其妻屍首
回關。將到門邊，聞得聲鼓大震，旋轉看時，狄德等正
將浮石兵將趕入寨內。浮石又有大軍過來接應，所
以鼓聲動地。楊善見旣挫其銳氣，士卒已倦，恐多傷
損，令鳴金收兵。諸將回城，親自斷後。蒲徽不捨領著
親到的健將，卻囿於珍，并數十精騎追趕楊善回馬。
發開鋼矛力敵三將，城上康珊發弩認定於珍，發机
恰中馬股於珍，傾側。楊善趨着順矛刺倒，卻囿慌來
救。援楊善又掣鋼鞭，打得口吐鮮血，伏鞍而逃。蒲徽

不敢戀戰，保護龍回營。楊善追殺軍士多被傷。這邊龍街驚還，却早懷斗領軍沖出。楊善率將迎上龍街，見衆寡莫敵，收兵退歸。楊善乃緩緩進城，閉關查點，折了莫裘轟，挨殺得悲淪於珍，足以相抵。今將信恒用犀車金練檻籠囚於獄中。諸將照舊把守，不題。却說信恒在底牢，囚籠內寂靜漆黑，愈想愈怒，咬牙切齒，吞聲痛恨。忽聞大聲問道：「懊惱者何來？」音居此許久，苦似屋下，這般不耐煩，死多時了。信恒聽得係本國口音，便問道：「願聞大名。」答道：「說起姓字，真正

着死信恒道同災其難這又何妨答道請教信恒道
吾乃信恒便是那人聽得默然無言信恒想道奇怪
如何聽得姓名反無聲息這口音却是相熟的猛然
想起道你莫非黃廣多麼亦不聞回答信恒道將軍
差矣目前雖有小嫌此刻豈可記掛當念國家相與
計議于死裏建立奇功方不愧平生豪傑始慙道將
軍之言是也未將果係黃廣多請勿加怪信恒道此
中滋味如何黃廣多道一切苦惱消除百般妄想斷
絕惟有聽天由命耳未將先同江彩兩人彼緣情性

淨泉前日推故信恒道揚善這厮果然狡狴用兜革
裏纏復加金線網織何能解脫黃廣多道似此猶好
如去乃係槍鋒撐願刀口碍腕動揮不得飲食俱係
逐頓喂吃信恒道有人喂麼初還蒙他情黃廣多道
先原無這樣般勤後因冠軍被我國劫去故欲將末
將調養以易冠軍信恒道如此吾寧絕食而死黃廣
多道這便快了且到其時更作商量信恒道狂狂重
地難卒頗久想來俱在外邊只係黑暗却是難過黃
廣多道將軍不知衆役梭川旦夕皆然今日因可刑

衙內有喜慶事，半頭家又酬神，且見練粗革固料道，無妨留人看守，俱領賞散福去了。信恒道：「大好機會，若過今夜，何能再得？必須作法脫離相勢而行。」黃廣多道：「所見最妙。將軍既無銳鋒，單領革練便可先磨。車破後斷鋼鍊，現在黑暗無有巡警，實好施爲。」信恒道：「將軍之言是也。然須靜聽，以防人知。」黃廣多道：「這班畜生，想必不要命的，狼狽虎咽哩。」信恒乃將檻籠底本踏折準頭，正欲穿出，忽有微忙亮光影子。黃廣多慌招呼道：「餓飯來也。」信恒縮住，只見門開，二人同進。

提燈者先行擔鉢桶者隨後到黃廣多跟前喂食桶
內係麵鉢內係鯨魚肉廣多灌身俱係刑具仍有人
鎖鎖定廣多故問道先似慳囚入牢在那邊呻吟而
今無聲氣看看是死是活提燈者走近照道猶未曾
死廣多道着爾作些陰功給他些魚麵擔鉢者道有
他們的在內你且快吃今日司刑老爺母親太太八
十歲衆人送禮都去飲酒我們難久待了廣多食畢
卽提桶擔鉢這邊來喂信恒那里管好互將麵魚儘
量吃完提燈的說道上面猶有人莫非該餓的麼擔

鉢的透果耶偶爾忘記此刻已是時候講不得明日
補罷說畢收拾同去信恒乃從檻底爬出滾到石礮
邊方將臂肘擦磨革破線鬆掙脫右手解落左邊兩
手齊全便扭斷鎖管將金練兜革層層剝卸挨摸到
廣多身旁問道吾怪信恒去將軍有何所苦廣多道
煩代把喉間銳鋒向外灣倒末將便可施展也信恒
用手探得刃薄鋒尖乃取做革包在雙手左手當中
執定右手往懷內扳屈不覺用力太猛正折下來廣
多道將軍可取做革代割兩腕信恒卽爲裏好廣多

便折散手扭信恒又代除去各件廣多道好了我們
無有器械可將金鍊結作鏈鎖信恒道狠是立即結
成摸到底牢門口却係大木柵欄鎖着正欲算計作
法只見有人提燈來開柵欄喃喃的道伺候三天方
纔得飲幾杯正好睡着又要提甚麼鳥囚內班衆人
都去搶食祿偏偏着我們頂缸兩人同樣埋怨將柵
欄開開不覺齊齊撲入黃廣多次住一個一個倒地
信恒便踏柵將衣帽剝下穿起再看那人脊梁折斷
夾住的脇骨陷斷俱經氣絕隨後又有二人把火進

來亦俱打死并拖到旁邊放步走出只見幾個灯笼
數十兵卒引着一員將官持有令箭叱道管牢各項
人殺都在那裡信恒便走近道有那將官道只你單
身麼信恒道大衆都在司刑府上領賞壽酒有買辦
的適去買辦未歸有上差的回家取蒲蓋未取那將
官道因獄重地成何體統現奉帥爺鈞令言牢中有
浮石驍將黃廣多今又獲住信恒亦非善類不可全
置使狼狽成奸今捉黃廣多安置西牢信恒麻道遵
令便往前關門將官道做甚麼信恒道因獄重地親

矩如此拴好了門始全諸人入內廣多便當滿擊下
將官叫聲呵哨轉身就走信恒飛腿掀翻並將隨兵
結果廣多也剝得將官衣帽笑嘻嘻穿戴起來欲拾
火把信恒道將軍可持令箭廣多擊住令箭信恒執
着火把藏好練錠開門頂出却不知東西南北忽見
燈光雪亮許多巡軍行到見黃廣多手有令箭問道
差官何幹廣多答道奉令捉囚巡軍便往左去二人
放步走過多時驟聞後面嘯嘯喊道率住假差官者
重賞廣多聽得急道且分尋頭路乃捨信回徑進旁

巷轉上大街往西南跑恰是閉口見軍將嚴裝排列
慌道如何闖到這里退又退不及只得大膽向前軍
士迎住查問甚多又命前道李令關外辦機密事
軍士走脫訖卽傳開門廣多得出隨後緊閉却說信
恒曰兩處爲戈所傷步履遲緩後軍趕近問道假差
官在那路走信恒答道通總往前奔跑也將官問
道你係午內的如何反照假差官信恒道說係奉差
者我那知真假將官道且帶住做眼一路同行穿街
過巷路經師府遺落下來想道跟他依甚麼料難脫

歸莫若來時時看看所說得浮金名將也未必在
此乃反問內贊到第二層門見裡面燈燭輝煌不敢
前上轉往東邊火把將盡劫却摸入聞得歡呼之聲
驚急破眼遠露亮光矚時劫得五個老軍在那裡猜
兼飲酒俱有帶酌之狀左首腰門半掩便輕閃進坊
上掛着燈籠明明白白內倉二字不覺大喜將繩縱
放尋物引去走到廚房視旁邊堆有草柴便點燃數
處頃刻炎波板壁林檎盡生烟燄回到腰門撞着個
小解的差兵問道是誰信他應道是我裡面軍士齊

探頭望信恒恐防驚張掣得練鎗一槩打翻持燭欲
焚倉廩只見火光已經冲天毘連屋宇俱着乃收練
鎗退出將大石礮子倒拒住門看清路往外跑聞衆
聲喊道倉內走水隨後救火將士紛紛奔趕問道可
條這里信恒答道間壁軍寨欲回有將官叱道勿退
現奉楊將軍令言他處無閑緊要倉內卽不失火亦
宜在此保護可都進去信恒迎軍士走纔到二門頂
頭撞見楊善勒馬問道係甚麼人作速拏下兩旁軍
士齊圍攔來信恒揮練急拏楊善轉馬舉簡信恒閃

於暗處楊善不防如鞭馳出信恒認定背上儘力使
鎗打得楊善落馬卽飛身騎騰將腿夾着催行楊善
忍痛爬起飛步急追信恒已出大門楊善得了巡將
讓馬軍士照着跟尋信恒趕有微光拍騎奔逃又遇
秋樹當面攔路楊善進近信恒心慌憤使練鎗將秋
樹右臂折斷看看火把更急得掃開血路跑到城
邊逢着卻立不省身步惟有雙手舉練鎗揮去卻立
胸脯正中馬頭跌落塵埃復擊下時已經翻身逃脫
再望傍邊都係兵口只得帶馬搶上城頭守城將士

俱被擊倒。楊善亦經趕到。信恒傷痛力竭。乃抓定馬。策離戰場。生女騎戈矛。槍戟密密攢來。信恒使鞭鎚。往還橫擊。只見軍旗紛紛墮下。楊善令勾子手向前。信恒恐防被擒。受辱。始仰牲城外墜去。可憐好負勇。將姓名未上。凌烟。骨肉先膏野草。其時火已撲息。倉內各糧。焚燬大半。楊善見信恒跳城。料無生理。先丟火把。再俯看時。直挺挺在城腳邊。乃令將士一閃擡入。却係頸折而死。楊善嘗使盛殮。同攝揆。莫裘掩埋。因臂被鞭鎚擊傷。服藥調治不題。且說黃廣多。逃得

出開那顧昏黑寸步挨往西行回望城中火光明亮
疑是追兵一脚高一脚低亂奔亂走不意踏空跌落
坑堦闕道着了着了數把拖鈎上下搭住廣多只道
又攪暗算動也不動隨他提起眾人放出隱燈正欲
縱繩廣多乃用練鎚搗打鈎柄齊斷衆人去燈飛跑
廣多趕上捉住一個却係軍士問道你們好大胆敢
作這勾當那軍士慌道小的怎敢實係奉令擒拏奸細
廣多道奉誰的命那軍道小的係申翁隊下伍長申
翁奉密地翁翁的命小的在此廣多道原來係

自家的人我乃百結關被擒黃小軍道這麼係黃二將軍了如何得回廣多道話也長小速將燈照我進見客卿自然知道小軍道沿途都有~~毒~~毒氣飛槍~~抗~~點~~氣~~行天亮方能行得廣多道不可信將軍無法脫隔~~重~~飛~~出~~報與客卿以便救應小軍取得長竿沿途挑撥解廢話件早到營前告與巡將轉稟中軍廣多~~廢~~人搜檢驗過果係黃廣多始令上帳客卿案傍燈火耀灼廣多恭見畢將事細陳客卿頓足道信相休矣請將請示客卿道閔內嚴禁禁在牢中斷不致

却係王厚道因逾黃城嶺人雙龍谷見險隘早為陸辰
軍進佔定形勢已失攻守皆難率眾回頭坡上坡下
已有燭拍國遺為堽堅壁把守王厚道見上王厚道其
原委王厚道事已如此且過河佔定木蘭西岸使閉
內聲氣得以貫通便可將功折罪乃全引本部兵馬
過河連夜與秦營寨全裝結陣以防衝突龍街等不
敢輕動王厚道將壘辦成始收回去王厚道叮嚀緊
守勿戰仍帶原兵過渡王厚道懷着怨恨見廣多到忘
却切囑便提刀出馬責廣多也解悶久的直舞狼牙

揮相迎兩個慶團五十餘合兵力悉敵慶多想道此
將難以力取因詐敗而逃王豐也不追趕黃多與龍
衝等見畢龍街道將軍今日惡戰高下難分後如何
詐敗黃多道聞王厚善謀王豐善戰今故詐敗明日
王豐必來小將纏定將軍引兵襲之得其口塞王豐
無歸路矣龍街稱善下騎進帳次日清晨只聞鼓響
却不見兵到又次日天明黃多正欲領軍引誘忽聞
鼓聲大震王豐已壓營而陣慶多當先衝上王豐道
取將何敢復國黃多道今日定取汝首兩個戰住

龍街便暗引兵由背後入谷內，逕襲前去。行到落雷壑，忽有敵軍啣枚疾走，撞個正着，兩下便廝殺起來。此軍却係王豐的副將，名喚陶書，素為王豐戰廣多。本下暗中引兵，越行夾擊，遇見龍街，只道係浮石伏兵，心內早已吃驚，勉力抵當，且戰且走，退到渡口。只見寨內飛騎冲出手，起斧落砍，陶書於馬下龍街視之，却係蒲倣龍街，又驚又喜，問道：將軍何時到這裏？蒲倣道：奉令同東方杲等，伏于石耳谷，只待王豐離營，便行潛取。王豐離寨，又有將官領兵向西北所存。

餘軍無幾，小將不勞而得龍街，大喜。眾將齊來見禮。龍街道：諸將軍可仍伏于寨中，小將擊鼓放炮，作攻河之狀。王豐聞知，必然趕歸。黃將軍自後掩殺王豐，雖三頭六臂無能爲也。蒲叔等依計而行，却說王豐與廣多圍過二百餘合，馬倦換馬又戰。正到酣時，忽聞遠遠鼓炮聲震，心知陶書有失，慌架開棒，撥騎便走。廣多追上，回戰十餘合，又走。數次退到營前，果然有兵圍住，攻打王豐。大怒奮砍龍街，擋住。廣多看二將，戰有五十餘合，不分勝敗。忽聞弦響，王豐馬倒便

騰身站定，揮刀復闖龍街，金鎗擊到王豐，隔開，順刀亦將龍街的馬脚砍斷，龍街早躍在平地，使鎗時打兩個步闖，難解難分，廣多馳近，自帶用渾金狼牙棒蓋下，王豐遮隔不及，打得鎗盤深陷腦內而死，廣多仍趕殺入龍街，喊道：「壘裡做自家的人，黃將軍請止。」廣多正欲細問，只見蒲倣等早已出來，龍街說清來歷，廣多方總明白，與蒲倣等進營，見禮，蒲倣取出札諭黃龍二將，折開看時，乃係諭令黃廣多守木蘭渡，塞東方果守龍瓜山寨，儲杏守石耳谷，塞官靖守半

月若塞許備守南枝剛塞數椽守芙蓉嶺寨蒼敏守
舊帝壘塞蕭做龍銜接應四處每將各領兵一千偏
裨大員小心謹慎諸將受令畢廣多養道客卿調度
果然周謀天井內人馬指日可擒蕭做道將軍知己
而不知彼者卿計善一年方能破得今于閉門築三
個大寨俱用良將守而不戰閉之東邊通七條路是
以築七個寨圍住阻斷消息城中箭盡援不能
越進始自疑也諸將稱善止欲各處擇地堅築塞壘
忽見對岸船隻風湧而來鼓聲驟震正是旣然得險

卷之三

三十三

七

成形勢那怕統兵復戰爭未知如何交戰槍斧且聽
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二十四卷

兩函書商量和議

一道表惶恐求成

却說王厚回過木蘭渡進營選擇精壯置備糧餉以便奪復雙熊谷次日猶未起行忽見敗兵來報王厚陶書俱爲敵將所殺王厚問清恨道何等叮嚀勿戰仍恃勇喪命自死理所應當可惜失却要口又折了兩書雙熊谷如何能復且再去看勢局好作道理

卷二十四

一

帶着精壯上船龍街瞭見卽欲出迎蒲淑道客卿鈞
命各塞非奉令毋許輕戰卽勝亦以違令論龍街乃
止王厚抵埠見寂然無聲知有定謀也不登岸移船
直湖上流坡涯泊下令健卒分頭爬山越嶺探訪路
徑衆兵陸續回報凡要害之處俱築堅壘只有玉版
坡小路未斷王厚卽同將士攀藤附葛而前途望天
井關外四圍遠遠阨隘俱紮有營盤係淨石旗號王
厚想道塞如星布圍似羅張因得天時而佔地利濟
之以人和計深謀密彼俟我勞微倖無能爲也今後

隊爲前鋒仍歸舊路過度轉報與燭相國這邊諸將
見王厚移船料係另尋途徑付之不理滿俶于七塞
巡視築好照畫地圖圍營呈覆容卿令將所領兵士
周流審察再說燭相國在龜息城勸農興學練將操
兵遣人四出招收怨散的衆校衆校聞燭相國之令
又知郎子俱亡多陸續旋歸燭相自失了桂子壑使
逢琛往交趾關使王豐屯蘭花岩因恐王豐性躁有
失乃向漢漢關調回冷星又爲途遙先令部中司城
大夫王厚來協守并奪桂子壑誰知王厚未到蘭花

卷二十一

四

二

岩先已被奪燭相聞報懊惱恰好冷星稟見卽令其
趕赴相機攻取冷星既至看那塞壘險固莫能必得
就便另築覆報緣由相國道浮石不但大將韜畧悠
遠偏裨亦多智勇兼全深爲可憂及聞報木蘭渡壘
爲敵所踞音信斷絕料難復回痛恨郎子羅鍾乃使
謀臣冷月同龔奎等十校帶三千五百精兵往來觀
勢令諸處小心毋許疎懈彼此俱無動靜一日冷月
探得老蜂峽內明珠城守將于武生長計其將士自
然鐘靈連夜領兵往襲清晨已到肉膊而登及埤堦

將士覺時，棄至早入，落鎖開門。冷月等並進了武引，衆迎擊，爭奈宿酒未除，無力抵敵，只得逃奔出城。龍遜聞知，領兵來奪，冷月堅閉不出。龍遜爲所隔斷，聲息莫通。燭相聞報，喜道：「今得如此事，便可爲命取文房四寶，修書記至，卻與鍾逸道相國王事，勤勞筆札，細件待晚輩草稿，請正繕寫，無庸費心。」燭相道：「此書非尋常可比，係致浮石西國老及韓冠軍者，二人皆知我的筆法，如非親手，無以見誠。」乃揮毫寫就，使人送林敵營，轉呈鍾逸。問道：「韓冠軍今在浮石去，函難

免阻隔燭相道封于西相函中斷不致浮沉原來歸
子郵臥病回國被白額虎故違國大醫囑咐幾乎悞
傷性命及扈搏等劫進滋榮關晝夜兼行到雲平嶺
雖依次序調理已經遲了幸賴安太醫爲西庶長察
症奉命而來西庶長託其審視太醫診畢道神散難
收逾時不過蠢然一物而已庶長驚道緣何至此卽
提白額虎嚴密供出未遊國太醫湯飲時以西庶長
大怒令將白額虎斬盡安太醫道且緩有用他處庶
長命道神散可能收復安太醫道速以梨棗

可飲之始可獲痊但急切如何能得庶長出遊主上
念若夫癩症昨蒙恩賜預尖三枚猶未用動安太醫
道梨棗的係奇珍然并不消痰惟疏通筋絡阻滯助
益心肝氣血冠軍受害心血虧而肝氣損失于調理
致使筋絡血脈背逆此件爲最宜庶長大喜令取梨
棗用玉榨取汁安太醫拌藥與冠軍飲畢令將白德
虎擎來又用藥水浸梨棗二枚俵食庶長驚道這上
邊梨棗每歲只有十餘枚爲稀奇之珍如何給與鄙
汝安太醫與道學生亦知貴重但入彼腹另有道理

好子韓君用也安太醫視白額虎吃畢更飲以藥酒
釋其刑具令徒步歸國囑道汝可速行遲則追回矣
一面傳放走白額虎四肢麻木逾始得奔跑西庶長
不解其意太醫道可令值日將校領士卒逐之谷虛
領命安太醫吩咐道待其奔急喘倒氣血擡于肝心
立刻擒回谷虛遵令去後片刻果然擒白額虎轉來
安太醫即使將心肝取出搗成稀糜沖酒并束汁與
子郵頓服庶長令將白額虎臬示子郵自飲過酒次
晨稍為明白自能迴視身是掉動不得安太醫以伏

神當歸湯七劑飲之。神氣復原。乃服狗脊丸。羣句始可立起行走。終日默坐。見安大醫。診視殷勤。只道係國太醫所囑。左右有二老僕。日夜伺候。並不出闔戶。外另有多人。聽其指使。室中幽雅。擺架。圖書。料係燭相所安排。養病之處也。未幾。關又過幾日。身體健旺。問老僕道。相國何在。老僕回道。現在府中。時時至門外。詢問子。郵驚道。何敢業。思至此。當往候安。老僕跪下。道。庶長鈞命。轉老爺。雖愈精神。尙虛。出戶而莫能諫止。致傷復者。小的二人。以置法論。韓老爺欲見庶

長只須命請于郵想道連日舉動雖然如常不可拂
其盛意使無辜受累進中堂于郵拜謝再詢道先生
尊姓安太醫道不佞賤姓安于郵道國太醫何在安
太醫道現全浮金主駐天井關于郵太醫止欲細問
只見傳道庶長已到于郵起身趨下却係一位鬚髮
皓然的尊官持着白柬入來拱手道久欲把臂恐煩
清神今喜漸痊特踵晉謁并將令友先生留書捧交
希爲靜覽于郵想燭相面貌清古而此容顏端方詫
異不下只得迎上郵謝禮畢接道鄙陋小子通承渥

愛再看圖而寫道：尚待子壽賢弟，愈日函致爲禱。晚
生仲卿頓首，乃不敢視，問道：向來未聞上國有仲卿
者，現居何職？願示其詳。西庶長道居客卿之位，原名
仲卿，因有事故，託名古彰。前日始將真名道出，古彰
卽仲卿。仲卿卽客卿也。子郵道老先生尊姓盛名，此
處係何地方？仲卿大哥今在那里？西庶長其手道老
夫姓西，名山此地，係雲平嶺。仲卿先生領兵，運洋金
主現屯聚井關子，郵乃折看道。

自黃山懷別入蜀旋唐虛勞跋涉飄流至此邂逅

授知于庶長島主以爵位相加堅辭不獲權受客
卿夢寐思懷賢弟不知賢弟何由亦在浮金往日
于陣間遙望親切原欲前來握手將士諫阻言浮
金側有邪佞觀而恐大無益于賢弟是以忍耐謀
知受譖憤怒損軀以見素志然何不念太祖世宗
幼主而乃輕生耶特令將士截迎到嶺賢弟其靜
養毋躁吾不久取盟旋師即商量復國事也

子郵着畢起身拱手道吾往天井去也安太醫道足
下神氣未充勞頓必變西庶長道客卿手書切囑先

生靜養若輕舉動或致損傷身體何異輕生子郵送
吾非糊塗但聞仲兒所在而不得見度日如年庶長
道客脚履次叮嚀若先生欲見之切寧可飛馬暫回
萬勿怔先生幸往老夫今去探客卿來如何子郵無
奈依然停住西庶長令何舟何方樓等進兵駕鸞城
遠圍毋近將領上事務交駱壽命西青贊助自帶護
衛將校跨寶駒向東進發第三日到天井關前客卿
迎出道旁長遙驛莫非子郵性急西庶長笑道然也
特換先生以解子郵精虛客卿應諾携手進營諸將

參見畢客卿命將冊籍呈上通宵細談次早相別升
車帶原將校起行二日卽登雲平嶺入室相見子郵
趨前把臂拭目道大哥旣知係弟胡爲并不通緘消
息客卿道陣法商確斟酌全製况變數次信息何所
不通豈猶未知吾在茲乎卽子之徒陸地猶起風波
明通消息恐于賢弟更多獲咎也子郵道雖然今已
委贄各爲其主弟亦請從此辭客卿道賢弟悞矣若
云委贄吾不爲客卿矣吾終以周朝爲主這里皆屬
虛浮賢弟無論有無國事家事在身接君臣手足腹

心草芥冠簪之譏于浮金亦可止矣子郵道島主原
視弟如手足雖慢信總言亦未至于草芥卽君之恩
斷而臣之義何可絕也客卿道避色避言爲退辭
之準的浮金島主屢加于賢弟矣豈仍欲往仕耶子
郵道雖然終不仕將石客卿道吾何嘗仕淨石乃
保權時棲止得傾則回中華耳子郵嘆息不語客卿
聞麻黃山怎樣歸於浮金子郵正欲告訴忽飛一報
道主上述幸嶺塞客卿道先如何無報又見安太醫
奔入道龍與到矣客卿趨迎子郵仍回室內客卿接

駕島主扶起道寡人駐玉砂崗接席長奏往軍營暫
換客卿的本章是以遊覽至此一者久不見先生二
者欲觀韓卿芝宇先生軍事項勞寡人念及未嘗安
枕今韓卿何在客卿道小愈猶欠精神待臣召之島
主道無庸勞動寡人自往客卿進房見于郵堅臥力
挽使起島主已到榻邊躬身問道賢卿連日安否于
郵體視無語島主向客卿道聞韓卿此症須頂選梨
朮前日席長所用乃去歲所儲恐其味減今新貢已
集寡人特帶三顆以治韓卿之疾命內侍取汁煖熱

島主坐于床邊問浮金近事客卿大畧回答內侍送上梨汁島主接過改去浮沫先飲半匙稍熱便爲調轉再飲半匙溫和始用匙挑俯喂于郵感動厥然躍立匍匐頓首道外臣抗拒不恭情甘伏法島主慌將水交與客卿雙手扶道卿毋勞動請安靜養息于郵道臣初極憊今已平復望主上寬心島主道卿且服此汁仍加調攝寡人畢慮始釋于郵跪受島主不肯于郵弓身捧着飲盡島主大喜左手携客卿右手携于郵出房來到中堂命坐再問何以到浮金于郵

將尋仲卿，悞以赤鯀爲馬，乘之遊霧，落于赤龍潭。放
薇蛾擒雙尾厲及燭相招安等事，詳細申明。島主連
聲稱奇。客卿也覺詫異。內侍呈上御膳。島主召太醫
命三人全席飲宴。客卿醉太醫堅辭。島主皆不允。子
郵坐下二人侍陪。飲過三爵。島主又命坐于郵方間。
仲况何由至。浮石客卿將夢中聞李節度喚醒散步
出苑，直到江濱，尋回無路。附之英之華船，進川旋搭
洋船往浙。于海中逢怪，船落硬水，圍飄到浮山。并言
舟中與之英之華莫逆，兩人溫情如玉。明朝似珠島。

王道王李三卿才德兼優，雙龍天印入寇，賴並破之。
稱贊，亦未忽到，報直島主，折開問過，遞與客卿道通。
言猶不曾完，餘孽復又猖獗，當速飭沿邊地方，小心
防備，客卿受着，那保謀知，便說石狂糾合十三島將
連兵全部，兩軍分二路寇報，客卿道十三島皆道王
勢同，事亦同心，臣先聞信，已飭谷裕分兵屯紮，新水
洋探得大印，亦將效尤，并飭烏剛分屯靖海，波亦致書
庶長，請飭各州邑營寨，員弁，堅壁以待，其長島主，喜
道有先，在瀾膠，身人何憂，今迴，都欲請解，卿同職朝。

夕盤桓未知可。舊客卿應道：韓速自然扈從還朝，再
得金有燭相賢才在位，似難以得志。將士久暴露，
十外亦非所宜。臣先往換西廬，長回嶺相，其機宜得
止則止。又向子郵道：賢弟且到都中調養，吾歸國時
其營求心事也。子郵道：弟乃再死之人，兄長再生之，
所命豈能違拗？但有鄙意，當言之。于先弟進黃雲城，
只作黃冠真言，簡棘島主笑道：卿可放心，寡人斷不
以官職相汚。子郵大喜，島主握手登輅。子郵辭道：盤
囚外臣，安敢并載。島主道：卿何出此言？力挽上車子。

到立侍身主不可乃坐于側發駕迴都却說金湯在
驚驚城雖無兵臨亦如敵至時刻留心這日巡察見
四面八方遠遠俱建營寨只道係添兵攻城連待兩
天並無動靜第三日又復如常第六日各寨復加嚴
整想道聞客寨進兵西庶長在嶺只圍而不攻定係
防吾邀截今分外嚴整必有緊要事故觀東西勢厚
南北形稀乃飭將士當晚各於南北城壘突門二道
令湯開領副校二員選鋒五百出北突門冲營連西
而南入單錦領副校二員騎兵五百接應今盛堅領

金湯

卷二十四

上

副校二員選鋒五百出南突門冲營繞東而北入鈔
翼領副校二員騎兵五百接應先皆伏于城邊聞樂
作飽飡樂止齊行近敵營再發賊城上鼓喚助賊衆
將違令次日親自登堦眺望不多時果然浮石軍士
皆全裝排列密傳作樂半時樂止兩處各將突門放
倒領將士脚板飛進到浮石營邊發起賊來俱係鋼
刀利斧奮劈直前守將趕上時後軍接着施放盛聲
衝潰南圍見有百餘將校擁着車馬緩緩向東便催
騎緊追將校散走車上端坐一人不問好歹攬過關

鞍仍舊踏欲入南突門何方樓領兵趕着擒拿盛
堅將人交與副校裏各迎敵十合抵擋不住恰好湯
開由西邊到助戰芮充復率衆救援何方樓始退三
將同歸何舟馳來已屬無及望見金湯全將士設營
在女牆頭乃收兵歸營金湯令梁塔兩處突門下城
看那擒住者挺立塔傍金湯問道汝係何人答道吾
乃秦卿的親隨金湯道客卿何在答道先在車中聞
得發喊便乘馬轉東往何方樓營內去了金湯笑道
我只道係解淨金寶器的將官或解各人經過那里

料到客卿回嶺全西庶長議事若知係他也不在此
蛇長賊速道擒得客卿便可議換冠軍可惜未曾獲
住如何反讓蛇足金湯道用兵最要知彼知己客卿
有移步換計之機安能擒得徒妄想耳又問那人道
可知韓冠軍而今怎樣谷道島主昨日同戴還朝矣
金湯道留汝也無所用今給馬匹放歸湯開道惡實
係客卿請候非小金湯道有諾內必形諸外這人貌
雖魁偉然目昏聲細若客卿恁般豈足爲奇戚遠遵
令開東關使出隨閉不題原來客卿送島主子郵迴

部次日別安太醫下嶺經鴛鴦北山裡忽聞城聲
係城內有兵衝突便舍車上騎令家丁乘坐道雖被
擒去不致傷命又令軍士道浮金兵到可散歸何將
軍營乃策馬前行何舟接着客卿道可往北山救應
何舟領將士趕追散開的軍士陸續俱到報言親隨
已被捉去踰時何舟亦回少刻又報親隨逃脫旋歸
矣客卿喚問親隨將情形稟明客卿笑道可人當日
于營內歇宿次早起程又次日到天井關西庶長迎
入道關主上爲韓先生親調水汁足見愛賢之盛意

後却如何客卿將并載旋黃蓋等事說知庶長大喜
命童子取書一函交道得金燭祀國有函投到客卿
接看寫道

盧田自立國以來各保疆宇聘請郊期有無相濟
未嘗相惡不幸做邑慢藝神祇降生妖孽以蠱惑
寡君而糜爛士庶此不佞之所心傷亦老庶長之
所不忍也今賴祖宗之靈妖孽次第死亡矣憶不
佞昔年與老庶長周旋瞬息又皆白首深慚誠不
足以格寡君繼後也上國若不與老庶長共議

則兵戈情結生靈塗炭無有已時故請不念舊事
釋怨修好使兩國百姓得終其天年其載仁君賢
相之大德不亦善乎言味謹陳希俯鑒察

封內仍有一書與子郵客卿拆看寫道

僕與足下邂逅而成莫逆原期鴻才大展宣暢國
威不意用非其用而非用復不能終致使連枝分
于異國聞足下與客卿原係異姓腹心而今完聚
嗟於膠漆自能使兩國休兵息民永修舊好足下
調和于其間而鎮定百島此僕之所甚願足下其

有意乎

客卿看畢道事雖如此現在龍遜亦爲彼所截斷然和自有和法豈可憑一紙書而卽休允之乎西庶長道老夫且歸看子郵如何客卿道金湯在鴛鴦城前日出兵邀截將替身擒去今庶長當加護從庶長道無庸老夫所乘之馬迅速莫比渾身黃毫名曰金電光蒙主上所賜如有緩急足以無虞乃別客卿返雲平嶺將兩書飛遞子郵第五日回書已列大意云兩國軍旅不便置隊然俾兵息民實君相體上蒼好生

之仁也。虜長并將自覆燭相之書，又飛遞來客卿看。畢置於案，俛密令各營每十伍備廣鞞十束，聯成其寬一丈，披以五色布帛，齊全伺候。黃昏時分，客卿傳令每十聯作一排，下置木輪，列如屏帳，派兵三十名，接近城邊五十步外，便回待。鳴金去收，毋得遺失。又令堅甲將士，復加兜皮，戴厚鐵鋼盔，推雲梯二十道，兩進勿靠着城，聲張發喊，候敵停止，又往旁移。眾將得令，且說天井關內，糧盈薪廣，物料俱備，惟安心靜守，以待敵衰。救到，日夜挨班巡城，凡夜更嚴于日。緣

何兵校衆多，粮薪正不匱竭，却係當年盧生初至，浮山相擇形勝時，受此幽靜，周圍石壁如垣，中間平坦如臺，因安爐修煉大丹，真正潔淨虔誠，只待九九功成，何期到七十天，外有二鷹飛交，空際盧生若不管他，也還可保，緣恐其穢惡滴落，慌取鎮邪殺妖矢，仰面發去，射個正着，將兩鷹穿作塊，直墜下來，不歪不斜，撲在火上，爐內轟然震動，山谷盧生知母被觸，要走走，慌將雙鷹塞入爐內，以厭止之，誰知那丹莫能上冲，竟將爐底爆開，爐騰霄漢，大丹溢流入地去了。盧

生嘆息收拾往元珠島復煉方得完全嗣後人因形勢有似天井呼爲天井谷內產黑白石子黑者燃之則着而爲炭沃之復返而爲石燒焚九次始化爲灰白者用炭煮之軟于鷄卵食之生津益氣黑白石子各分產處北畔產的皆係白石南畔產的皆係墨石其下撥去三尺皆是清淡水石子之間又生草蔬黑石間生草白石間生蔬蔬供人用草足喂畜復產鱈鮮等魚終歲取之不竭所以燭相廣積五金布帛膠漆羽毛骨角等件于中而以天井爲可守使揚善

卷二十四

于此經營將舊爐基草創行宮楊善教以道義兵民
同心各分處所更替守巡當夜見遠遠有行動影狀
便報西邊有兵偷劫楊善令東南北三處諸人勿得
擅離派地又令將士非到七十步內毋許發矢守軍
俱設以待及見雲梯至近方施號令萬弩齊發矢如
雨注過有兩個時辰或散或聚並不退走另換生力
手射仍然似前楊善疑心傳令且緩拋火把于城下
看時只見雲梯又到楊善令用火箭攢射焚燒客廳
乃令鳴金諸兵各將木輪草屨牽曳回營上面密密

前校何止二三十萬客卿使各將草束段藤至次日
薄暮時又令每伍備排木二根上帶水囊令甲士
誰飛橋于道于上安置持盾以備伺候這排木係一
根大木腹後一根小木撐住兩脚各有鐵釘定于壕
邊併排立起如牆以遮矢石又名排城飛橋上列絮
裹貯水以防火攻且遮蓋圍內將士上有鼓吹撞竿
敲鑼強弩天色深黑令分南北向前再說關內勞了
通宵次日日揚善上城細看并未射死有人地上箭亦
無多與監巡將重康瑞道昨夜中彼計矣康瑞問道

中他甚麼計楊善道客卿知城內糧草充足惟器械
須資于外必以說計誘取我矢康珊道強弩射不退
時情知有故奈雲梯又驟然而來何罷中止楊善道
這里吾道知其是偽却慮明攻暗襲從他處入耳康
珊道于無敵地方加倍嚴防至之處以火箭射燒
楊善道彼既設心斷非一次此後再來當令死士往
劫其營以報數十萬箭之失傳知諸將預備至更深
時忽見南邊火亮鼓鳴衆木橫列而連飛橋隨後又
前矢石越過女牆守兵受傷康珊令放火箭飛橋放

下木囊火箭俱熄橋上復有撞竿伸縮如梭者皆
倒康珊情急慌令發弩楊善在北邊監押巡警使上
校惠貞全三百名壯士繩下忽然鼓聲震起火把架
地而來楊善令惠貞等還上看時却係排城飛橋楊
善令用木板以遮矢石用長勾勾住飛橋以長矛撞
刺不知傀儡手足活動輪旋撲擊器械多被格落人
在橋中時運機括久罕暫集守軍多傷楊善令用戈
拒木阻住飛橋使真能進退復以麻松火把燒之橋
上木架放原火燃不着橋頭被木勾拒又折橋尾橫

來城上抵擋不住，弓弩只得齊發，橋上復用巨斧砍斷，勾拒木沿堦挨靠，楊善用車輪大鉞運機極速，將橋斫斷，用飛戈搗開排城。**浮石**方鑿，**鵠金**南邊亦隨收去。清晨繳箭北邊五萬餘枝，南邊六萬餘枝，各卿喜道：天井積器雖多，箭矢則去其八九，足以喪其胆矣。自此或日或夜或遠或近，用所得之箭礮攻打不休，雀及中弩而死。楊善晨昏皆於城上巡察，**浮金**上大懼，道於茲所恃者楊將軍耳，突有傷損，全城豈不為係？左右皆泣。**浮金**主遁，而今惟有求和，誰為寡人

一行羣臣默然待命。金主嘆道：「諸卿皆寡人親愛之臣，素所認為股肱，而今分甘其樂，易當危迫，無為寡人分憂。若國太醫道若輩非舉，豈能賢不過承順順意，隨全喜怒，現是軍國大事，焉能肩承其未敢應者，慮敗政務，却係若輩好處，可勿怪也。」臣愚竊謂此事當與楊將軍議之。浮金莊道：「看他執意與相國相似，雖然勤勞，却安閒得很，說到求和求字，他豈肯依國太醫道不與楊將軍重其機刺，非臣所敢預聞。康瑄道：「如乏行人，臣願前往。」浮金主乃喜命作自責謙遜文函表。

希夷夢

卷二十四

七

康珊待楊善德到東邊卽開門出去康珊管書直至
營前令人先報詳命爾有使臣奉書止大國之主客
卿傳入見道汝高素好學此令圍困于孤城勢若燧
卵僅將空言有何所欲康珊道寡君始而悞信佞臣
致獲戾于上國今方悔過請修舊好客卿道將軍差
矣軍旅之際說謊百端此函非不佞辨理奚能得進
須先訂和禮後議和法二事皆定不佞始可由達請
西顧二庶長發問靜聽寡君可否茲并未曾定議率
爾請成何其妄誕康珊道敢問何爲和禮何爲和法

香脚道失禮出施浮金今存亡呼吸即下將降亦當
爾表此和禮也以不但湖爲界湖東歸浮金湖西歸
浮金此和法也二事如武然後南軍將軍領回去歸
酌再來康珊無策奈何只得旋歸天井頂頭撞見楊
善大慶問道將軍旣往敵營故爲瞞者未將康珊道
未奉命通知將軍楊善道今可言否康珊道旣未奉
命通知似仍未可言也楊善道者尋國家請嘗寶劍
康珊道不敢不放說罷逕入行宮見浮金主將客卿
約話奉服浮金主將踟躕憂懼復問情形康珊又將兵

多將廢景狀大畧告訴左右涕泣失聲浮金主道卿
意若何康珊道白龍丹鳳俱爲彼有今又遭圍困外
援截斷真若權從之以圖後日乘機興復浮金主道
亦難全依且先以溫涼川爲界川東屬浮金川西屬
浮石果不稱降雖用表這次何妨康珊道觀彼聲勢
未必肯允只見楊善上殿奉道臣奉命督理事無大
小應俱使臣與聞今雖在圍中大虧損浮石極力攻
擊所傷自必非細再二三年亦屬無虞胡爲不氣求
和况相國四處招收散亡將亡已得數千又結交諸

烏使各干沿邊侵擾浮石且問變節天師西兵殺他
客卿雖智安能孤軍入懸于外乎惟宜設法以持其
德浮金主道寡人胡以爲金鼓聲震衆食俱廢若仍
持久難保平安卿毋逆命國大醫道只以木蘭渡溫
涼川爲界事却可行楊善道莫非爲丹鳳等處皆歸
於我口只換天井一城此時權從隨後便裝奪還原手
國大醫道然楊善道盟誓既定舉動皆爲背信况前
飛奴傳書來言老婦嘆爲冷大夫所襲谷裕兵備幾
龍侵邊未能兼顧接應龍廷困于丹鳳計曰可擒白

龍城勢低下山水發時堰斷黃沙川口羣流匯向白
龍而洩乎無累全軍豈能逃脫則木蘭渡以東轉瞬
皆可坐復兩路俱歸開花岩桂子壑彼如何守渡西
之營寨安能當我夾攻是不求和則不失地不下氣
求和則下氣失險幾時恢復茫茫乎國太醫道雄論
剖析甚明求和非是厚余主持疑莫能決斷忽報道
東門政打甚急秋密在坡上防備身中七矢狼狽之
至楊善道臣去視來和字勿議說罷出宮康囑這秋
密也係那說求和非的今存亡呼吸若楊將軍亦如

秋繼敵人更不肯和矣。浮金主道寡人，心定今將書
換作表，并圖溫涼河以內地圖冊籍送去，看彼意思。
康瑤道：臣先往後營內，聽候破猶賴客卿威內，前
渥得命回來，而今請另選賢良，前往浮金主道。若有
賢良，初時不煩，卿去客卿既溫，和料不妨事。康瑤無
奈，只得捧表并圖籍，依舊到浮石營，客卿迎下。康瑤
將表件呈上，客卿讀畢，道：此事須大夫親臨敵邑，啟
奏待寡君可也。行止不佞，從茲緩攻。大夫寬懷，前往
展瑞，應謝客卿，令和瑞帶二十騎陪護而行。過雲子

和少步

卷二十一

三

鄒西庶長已先知道并無停留直到黃雲城公館住
下郝壠綢達與交鄉通客司立刻轉稟碩庶長當日
奏明次早召上殿康晞朝畢捧呈表冊侍衛取進
浮石主覽閱怒道國內之地皆寡人所有今表求解
圍釋放又欲使我退回丹鳳等城寡人何樂而爲之
且汝若真心求和胡爲又使郎福厚子直與天印雙
龍連衡請島嶼據我邊疆顯是緩兵之計可謂欺人大
甚且先斬汝首隨命三路作速攻打看汝那寨君在
那裡聚黨下碩庶長奏道請主上息怒古稱相爭弗

新使以老成長估廣望君將到議而後行可也淨石
主始命以着尔道廣望君是議乃是淨石島主因
韓子郵照辭官職文立大功兼有望諸君樂毅廣武
君李左車之才德而刑跡相似故封爲廣望君虛名
而無實職使子郵不得推辭且說子郵如何得立大
功却因子直自交渡津截貨南竄回頭蒙供等艘俱
被竊逃幸喜相較博在此魁乃放出口正過着大印
賊兵陶沙虎金殘傷士卒破追潛避屯紮在洋中沙
灘上料道船可擺擺說話子直疑係厚石的慌令速

關只見數十島兵將藤牌放水內坐着用刀划動趕
來子直令放箭藤牌上的兵見箭射到俱翻身沒下
牌亦覆轉浮如萍藻漸漸逼近子直令用槍矛搗刺
將牌勾起看時并無人影船頭忽不向南行迤望西
去子直慌得無法只見灘上喊道無庸着急我等係
笑印敗兵巨艦俱爲浮石焚燬島主被擒將士喪亡
大半沿邊莫能存身非船難過大洋因逃脫暫守于
此今見你們浮金旗號又只存孤舟料想係同病之
人故請商量勿相猜忌子直方稍放心乃大着胆推

意問道將官在天印居何職分沙虎道吾乃先鋒將
軍沙虎是也你屬浮金甚麼人子直拱手道原來係
沙將軍失敬了吾乃子直也沙虎視道原來係子大
夫子直道及違台教貴島怎樣失利請將軍示知沙
虎進艙坐定問道大夫緣何到這里子直將說殺劫
軍浮金主罪及恐誅的話誑說籠飾沙虎道今將着
往子直道欲往南邊說諸島嶼沙虎道諸島皆須珍
貝若徒借口舌恐無所益子直笑指道艙中係何物
件沙虎喜道既饒寶貨諸島皆在掌握請先到敝邑

安息定計後再施行子直見沙虎雖是凶頑因日前
曾交饒送今又同病相憐况船上水內俱係彼等牙
爪如何不依只得假作欣然道得將軍指教國恥可
雪矣但物重人多如何盡載沙虎道小島軍將皆能
潛入龍宮羅窟尋珠頁寶却不畏海今使輪班歇息
可也子直大喜兵士在波濤中扶行較掉槳更快約
兩個時辰見洋面上浮着許多黑片聚散不定子直
問道沙將軍浮者甚麼東西沙虎視之垂淚道敝島
戰艦遭浮石焚燒此乃燬未盡剩餘的焦底隨潮往

來也子直嘆息軍士迎着黑片都拉來傍着坐于其上
催船趨行次晨遙見遠遠有帶蒼山迎着漸近漸
高沙虎指道將到敝島了子直前次因夜裡行過未
曾看得今聞沙虎所言便定睛望去乃是橫列無際
一帶巉巖片山形俱是頭擺脚開這却係陡削峭峙
并無路徑船泊壁下岩中守卒見係自家人問知緣
故將事體寫清繫于鴿尾往上繫放片時聞得所嚮
放下十數道懸梯竹籠沙虎同將士呼呼的盤旋而
登子直白着眼望只見沙虎又纒落問道大夫不習

登梯請乘筇輿子直走入竹籠高頭拉動轆轤須臾
已到看時却是半山約有二百餘兵把守船中貨物
亦俱陸續提上轉過邊角方見闕門乃默然山腹石
洞由之而升曲折數次陟百步石堦始係平壤乘馬
前進沿路田廬房稀遙見官闕樓臺便覺人民叢雜
行近眼前百姓老幼俱來問信沙虎令軍士分頭回
答哭聲震地埋怨海鱸無故興師以致傷民喪命沙
虎又將海鱸并將士被燒苦死形狀詳細說知大衆
其忿俱要復仇沙虎便撥使將官載寶四出說素願

結聚之島嶼自於國內造船選將練兵不多時日諸
將紛紛回頭帶領各島頭目恭見聽受約束將官內
尤雲亦帶得雙龍童體仁並耶福厚的書約連進兵
沙虎等直大喜別選各島兵將共計三萬五千真正
人人壯健個個精強擇期正欲起行忽報雙龍又有
使者到正是兵馬驟時軍勢銳旌旗開處使臣來欲
知使者標何等及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卷二十四

天

希夷夢

第二十五卷

五猴掣天印

百雉炬雙毫

却說童體仁兵馬喪于烏楓嶺又拆却鐵鷄再使石
玃往獨鎖渡請救只落得單身獨騎連夜逃回雙龍
使燕鍾烏蒙林堅吳艾等將所護廉能賀德各城邑
資財分與死亡將士父母妻子軍民大悅鐵鷄之弟
鐵鷄鐵鷄上殿泣懇與兵復仇童體仁垂淚道卿等

等勿過悲傷待石丞相來便圖善地鐵鵬道臣弟兄
二人奉命巡視東西諸島無不歡洽今願仍往前去
邀同齊心進取土地歸雙龍寶貨給諸島自然畏威
懷德竭力聽命帝體仁道連衡之策固善奈器用未
全鐵鵬道敢問缺少何物帝體仁道大海茫茫甲馬
盡喪軍將輜重必須渡洋諸島既乏大材船豈易造
鐵鵬沉吟鐵鵬奏道島主洪福無庸慮渡洋臣前巡
至金蓮島見木年所產金蓮華異常茂盛往時止於
千餘朵今歲有數千朵其華一莖或三座或兩座每

半十二瓣每瓣長五六尺寬二三尺長七八尺寬五
六尺不等島人用以爲舟一人乘坐有餘人水不滯
風濤愈大浮泛愈穩隨波上下從無失悞且瓣性遇
軟則柔遇硬則堅可爲甲片刀矢莫能入童體仁喜
道有此奇物是天賜寡人復仇也當用甚麼交易鐵
錨道聞彼處銅貴以鐵鎚之應樂從命童體仁依允
即使二臣載貨往結各處自于國內撫孤問疾收得
精壯五千人朝夕賞獎訓練石犴亦歸將浮金王兵
敗舍獨鎮渡還國郎福厚恐陷不測以行軍所蓄先

附載來又令家屬取向所積聚陸續密送寄頓于本
島的話次第告明童體仁大喜道聞余大忠郎福厚
乃男色中之絕頂今福厚蓄積既來其人不久當至
須設榻以待之今且與卿商議興兵石狂道須先往
浮金收集木料童體仁道不必用艦鐵鵬往取金蓮
辦矣石狂道臣聞耆老云乘金蓮用武者雖安佚而
終有咎童體仁道乘之以往到岸則奪彼船何愁終
咎乎石狂道辦各事數日後鐵鵬鐵鵬俱回鐵鵬帶
得飛鵝島頭兒終亭卧虎島頭兒是嶧鳴鐘島頭兒

步鉅奔焚島頭兒樣車拳拳島頭兒文駒仙弓島頭
兒匡鼎大團島頭兒曠地鐵鵬帶得鬪牛島頭兒既
腹碧天島頭兒衡始金蓮島頭兒郁廷萬峯島頭兒
洪瑠蛾眉島頭兒關端鯁脊島頭兒惹端白蛙島頭
兒越彤名領雄兵一下前來聽令過洋爭鬪童體仁
出城觀看各隊軍士形容裝束雖不相同率都精悍
壯健俱加賞勞令與本島銳卒攙搭習練陣勢郁廷
呈上金蓮旗八百石童體仁大喜另給酌謝當日石
犴子在殿上聞議取進之途忽報有浮金郎大夫到

在郊外候命，童體仁連忙排駕出城。定睛看時，實如瑞雪，且多芳澤，色似芙蓉，更有光輝。石狂向前告郎福厚道。寡君聞大夫降臨，特賜親迎。郎福厚趨進拜見。童體仁下乘扶起道：「家人聞石相所言，逆料幢幃將照小島，日夕懸望，今獲追隨，實由天授。」說畢，攜手上船。郎福厚謙辭，童體仁那裡肯依，同載入宮。接連數日不理政務。鐵鵬叩門請見，內侍報知。郎福厚問道：「爲甚事情？」童體仁道：「乃鐵鵬之弟鐵鵬，痛死念切，催速進兵。郎福厚道：「夙盼鐵家五虎，俱係英豪，雖爲」

私仇亦屬島恥微臣願扈駕進取童體仁大喜卽駐
鐵鵬領飛鵝等六島將士爲前鋒鐵鵬副之白領本
島兵五千爲中軍石犴領鬪牛等七島將士爲後護
童給金蓮辦俾爲甲片童體仁與耶福厚乘船石犴
騎馬其餘將士兵丁並輜重俱用金蓮辦載裝運行
不由南路而山西南過洋次日鐵鵬獲着一隻沙鱧
船解來報功童體仁問所捉頭領道你係何處人氏
答道小臣係天印島驛官名喚尤雲奉令往南西各
處借兵飄到五沙島爲寇人所追逐拼命駛來冒犯

之罪叩求寬恕。童體仁令解柳問道爾島港及亦敗。島主遭擒，尚未獲有生死實信。童體仁道：「現在誰人督理？」元雲道：「今係將軍沙虎浮金大夫子直為首。耶福厚道我說子直逃於何處，却在天印起兵，可喜可喜。」臣當寄信與彼，催其作速出師。童體仁道：「使浮石首尾不能相顧，更為得策。」耶福厚修書，又再三叮囑尤雲領命，更裝揚帆向東而去。本船亦向西南來前，鋒鐵鵬等登岸，收拾停當，便殺到勁城。這城乃依山墜石築就，守將姓蘇名微，副將姓展名蘊。當日望洋

樓內軍士見海面浮浮泛泛如蟻如蝗料係寇匪連
忙報知蘇徵同展蘊上城用清遠鏡照看果然率率
連連蘇徵道眼見定係雙龍童體仁借得吳烏兵將
復仇前次喪折于烏楓嶺故今舍北而山東北取滋
榮爲進攻之路但初到銳氣正盛且渡法占怪宜堅
守以視之展蘊道不可彼前雄軍惡馬尙都喪折今
無非尋常舍之衆若只靜坐而使遍野村莊市鎮民人
亦皆爲所蹂躪乎須先戰以挫其鋒勝與不勝閉門
未嘗蘇徵乃同下城據掛率一千五百名軍士直滾

列陣以待，只見鐵鵬繞着疾飛，飛奔而來。展蘊使的馬脚，被鐵鵬一踢，接着鬪過十餘合，遭疾梨打傷馬脚。展蘊翻身步戰，蘇微見長矛不便，乃使刀驟騎向前。鐵鵬舍了展蘊來迎蘇微，展蘊使挺矛從旁追刺。那防鐵鵬又自後至，暗使飛鉞擊中腦門，倒落塵埃。趕近揮斧砍死，率眾直沖過來。陣內將士接鬪，刀斧砍斫，雙龍軍卒身上只聞軋軋響聲，並無破損。反多被傷，蘇微恐防城池有失，旋纒便走。到得陣內，鐵鵬由鐵鵬使棄空槍路，佔住城門。蘇微見勢已屬，舍却鐵

馮帶領殘兵奔丹鼎城鐵鵬遂與肆殺敗卒激蕩緊
逼蘇徵令軍士先行親自斷後鐵鵬使軍士團圍裏
汪令長槍攢刺自掛住疾槩鎗取出彈弓認定眉心
拽拉蘇徵不防正中左目手裏刀鬆死於非命鐵鵬
便軍士抬着屍首來招降丹鼎這座城池
居濟星岡顛又名飛來城乃盧生在天井山空被城
汚州從底走鼎因爆激冒冲霄漢垂墜落星岡化爲
大城邊圍盡光燦灼比鐵尤堅只有一門係鼎缺所
化其守將展懷副將燕童文與展懷係展蕙之兒蘇

車係蘇徵之姪同文興俱係有名勇將當日見敗兵
報信展懷令蘇重領兵五百救應文興領兵五百幫
接蘇重捉着烏金杵過溪便進耀武揚威寇將却是
鐵鵬蘇重不管好歹舉杵當頭壓落鐵鵬見勢凶猛
用雙斧架住兩員猛將格鬪多時鐵鵬退走蘇重舉
杵奮進文興喊道敵人不是真敵小將軍莫要中計
蘇重道叔父之仇豈容輕縱將軍助我擒此賊匪以
洩恨氣說罷舉杵又趕文興榜斧領兵隨行蘇重只
顧緊向鐵鵬那期仙弓烏頭兒匡晶拋起飛索鈎圈

自上蓋下蘇童速忙攔撥。鼓鴨回頭，捕斧劈到文興。
踏步掠開白蛙島頭兒，越形使銀狼頭儘力猛擊打。
得蘇童腦漿迸流，可憐好個少年驍將，因報仇心急。
喪于寇手，幸得眾軍士拚死奪回屍首，文興且戰且
走，保獲進城。展懷道：我看寇兵只顧殺人，并不遮隔。
刀斧所砍，俱無損傷衣甲，必是奇軍。當先破其衣甲，
始可取勝。末數道須擒得寇兵，方知底裏。展懷道：易
耳。帶三百名鎗鍊兵，提鎗上馬出城。童體仁中隊正
到，接着便殺。展懷將鎗招起，鈎鎗齊心捲地而前活。

奔夷夢

卷二十一

擒得兩個敵卒展懷架開兵器回馬疾歸閉門視寇
身上胸背各有一層黃膜臂膊亦然俱係兇筋繩線
捆紮取利斧砍之毫無破碎反堅硬起來展懷大驚
令掛免戰牌具文申報黃雲城章體仁便紮營丁要
道命鐵鵬鐵鵬帶領各島頭兒分左右二路攻取州
邑搶擄子女玉帛沿邊數百里俱遭荼毒紛紛報入
都中島主先接斐頭城為浮金散軍金塘等奪佔之
報復謀得天印交結各島起兵復仇今又覽東北各
州邑急報念客卿遠道浮金西庶長現駐雲平嶺

庶長勞瘁沉重難痊慌得無措余大忠包赤心勸駕
親征水湖諫道不可雙龍狂暴雖凶料難卽破茲榮
應召西庶長還朝調度包赤心道金湯在鴛鴦爲心
腹大患西庶長豈可輕辭仍須親征爲是島主志志
未定忽又報道童體仁因見展懷閉門將所據勁城
蘇履兩家人口在濠邊凌辱號楚慘極將士望見俱
忿怒嗚泣展懷莫能鎮管全衆出城爭奪人口雖都
有得展懷交與俱沒丹鼎城亦隨失却童體仁現屯
兵湖東關外計算攻取島主驚道寇勢如此猖獗寒

希夷夢

卷二十五

八

人非親征不可。蔣夔苦諫亦莫能止。水湖蔣夔全踵
顧府講會。庶長聞兩大夫偕來。必有事故。命童子扶
到書房。水湖蔣夔進見。將事逐細告訴。隨即別出。庶
長傳余大忠包赤心問道。聞雙龍兵鋒甚猛。大夫有
何善策。包赤心道。小子等無知。願聞確論。顧庶長道。
老夫病人。諸事未免疎忽。大夫毋得過謙。余大忠道。
鄙等意見。惟須主上親征。顧庶長道。有謀臣智士。精
兵勇將。扈駕否。二人回答不出。顧庶長道。老夫只道
意見係主上的。那知出自兩位賢大夫。或有差悞。惟

等是問二人連慌打恭道某等膚淺錯悞今當場
力回天但潑榮現在急緊亦望庶長作速調度說畢
告退顧庶長命童子將筆與入室响臥于中直至韓
守郵館內聞却在碧梧塢囑止家人通報倚着童肩
進門由東角徑過迴廊曲榭早見子郵在池邊憑欄
紫微看童子代鶯洗濯綉額庶長緩緩步到背後
遙守仰面看得告道客來子郵轉視驚道聞庶長連
和並宜細養何以辱降一面說一面掖於小軒顧庶
長坐道賤體沉疴不能爲禮先生勿怪今因主上幾

為小人所懷老夫特造拜懇奇謀以安國家子邴道
願聞其甚願庶長將變龍節次攻取城邑及兵到滋
樂聞余包勸駕親征並驚為頭天印等事遂細數
說子邴道纖微細事庶長傳召吩咐就是何需帶病
光臨願庶長道恐非躬謁無以表寸心虔誠耳子邴
道速前有言浮石與浮金軍旅誓不與焉其他處危
急安能袖手而等負君恩乎願庶長乃撲地再拜道
先生如此為懷老夫無憂矣子邴頓首扶起道庶長
請歸速便動身往望平嶺與西公等畫願庶長道聞

漸覺其甚急先生如何反達雲平嶺子郵道滋榮將
上係平無累所練鎮網衛係客卿所拔薦自進明
調任滋榮關事可以勿慮兵法尚奇速往雲平另有
所見顧庶長道客卿不輕用人老夫忘却守將係所
拔薦請先生于路少駕衛仁雖能然恐有萬一之失
願為留心老夫告別子郵道敬遵鈞命送顧庶長去
樓即備坐騎星夜上雲平嶺西庶長喜道韓君下降
歸是奇功莊駕權居半月老夫率衆沿邊驅逐雙龍
寇匪子郵道無庸慮去勢力速已有破之之策願代

此行西席義太甚開道用兵幾何子郵道且待往駕
駕看來西席長道老夫莫能奉陪有良驥請先生坐
藥命家將牽至乃是疋鳥離渾身如退光漆黑子郵
望道觀其行來後蹄跨過前跡果屬龍駒不敢套辭
請令箭一枝以便使用西席長取交撥親軍百名隨
行子郵揖別跨馬到嶺下寨內何舟接見子郵問道
近日可曾相殺何舟道自庶長客卿往返時衝劫一
次子郵道不佞自入城看來何舟默然而有難色子
郵出營上騎帶兩個軍士到劫駕爲濠邊傳召金湯城

上于俊巡察見係冠軍慌報與金湯開門迎入衆將
齊來參謁金湯道前有燭相令諭棄此歸國湯等因
未得冠軍消息且燭相已老郎子在側恐終遭其毒
手是以諸弟兄皆不願回今冠軍歸來衆人有依賴
矣子瑯道子直畏誅逃于天印福厚肯君遁入雙龍
現合童體仁取浮石十餘城已進兵滋榮關金湯道
冠軍何不轉取以正其罪子瑯道客卿本吾手足卽
素所道汴梁拯脫出獄于黃山離散者也不料流落
在汴石離爵而拜客卿今現圍壽金生于天井關吾

意欲使兩國息兵養民，復修舊好，永無相害。卿等各
止浮金陰子封妻，吾與客卿然後訪求，出旋渦法返
中華，誅篡賊，復周室。諸將道衆校皆聽指使。子邨道
而今當先破雙龍擒郎賊，未知諸卿意見如何。金湯
及衆將齊聲道：吾輩皆係冠軍所救，培教育人人，
從子邨道：金塘等屯兵茨頭城，今雙龍領兵深入島
內，必虛前關。雙龍地圖週圍一千八百餘里，東西長
南北窄，形如猪腰。進出道路只有東西二口，其島嶼
高峻削如城，四面八方皆係一樣。東口夾峻有九曲

入十一灣之轉折兩岸俱係峭壁至低處亦高十餘丈高處三三十五丈數十丈不等兩口瀑湍有梯形三十二處之懸冲峭陡等子東邊兩口峽底俱係尖利堅石大小出沒密密如蒲層層如浪稍有不到巨艦亦立碎沉東口之旋轉不易西口之涉逆尤難岸上復有各樣摧擊之具險處皆積磊石船入峽中兩頭推石斷河乘勢火攻萬無一脫如有兵守終不能得計彼前次傷折頗多現在又帶大衆過洋復仇情急顧前未暇慮後必將守兵撤去卽有亦非經練能事

者自可驚而走之。如得入口，雙龍便不難圖也。湯開
秦吉，可到支密，邀齊金塘等領軍乘船潛襲雙龍，由
東口而上，吾同金湯領現在將士往復丹鼎，彼自莫
能久留，待其退時隨後追逐，由西口而進，前後夾攻，
事應克濟。衆校稱善湯，開秦吉領命去了。子邨問金
湯道：島兵有金蓮，裏體力斧，不得傷，當以何法破之？
金湯道：肢體雖包手，拍眼睛尚露，應鎔金爲粟，以藥
煎煮，用筒噴撒，見血卽倒，或能制之。子邨道：汝照辦
來。冉銀如意，揮金戈一把，長九尺，重六十四觔。金湯

監造二百齊全並使將舊油布帳載四十車同輜重
進發令金湯領兵一千五百先鋒令何舟領本部
軍將帶百名親軍由雲平嶺內往滋榮關協守相勢
是夜令何方樓領本部軍為後隊令盛堅守為諸
將各遵辦理再率兵馬起程却說金湯五日到得丹
鼎城內只有童體仁即福厚并偏將數員石狂去巡
撫城邊鐵鵬技滋榮關各島將士四處擄掠俱
不在此當見官兵來立時披掛即福厚挽
往探訪何處人馬將帥智愚

方可定戰止童體仁道愛卿豈未知孤有萬夫莫
當之勇况身著精甲今敵臨濠畔而怯戰何以
策勵者高卿試登高觀之說畢上馬領三千軍馳過
吊橋見對面陣已結成有將使雙簡驟騎迎到童體
仁舉斧擗砍那將接鬪十餘合轉歸陣中童體仁奮
勇衝入裂開復閉後軍俱莫能進那將翻身再戰四
面軍器齊來童體仁架擗費力砍条血路奔走那將
緊緊追上使簡從奇梁擊下護心鏡遭打得粉碎童
體仁拚命突出將士已散大半城上鳴金不已童體

仁收軍退回，即福厚趨上道。吾主所戰之將係何在？
氏童體仁道：孤家遇着，便殺未暇，問其名字。然武藝
不凡，後心受其鞭擊，幾乎墜馬。即福厚道：微臣認得
名喚金湯，全金塘楊善三人，俱係韓冠軍首將。今詐
敗引誘陷陣，若非吾主神威，已爲所算矣。須得石相
并二鐵將軍速迴，先滅金湯，後圖進取。童體仁依言
取令箭飛召兩路及各島兵將回城，且說鐵鵬鐵鵬
分途取奪，擄掠會合于滋榮關。茶寨雙眉塢關內寂
靜無聲，百般辱罵，不見睬。乃造雲梯飛橋，撼山撞

將等件清晨正欲攻打忽接令箭問明島主受傷折陣只得令軍士拔寨忽聞關上鼓聲大震鐵鵬囑鐵鵬率眾先行親自斷後只見門開軍馬湧出爲首一將花白鬚髮執撥風刀驟馬馳來鐵鵬使疾棊鎗迎住且鬪且退爭奈山勢高下不平退難進易回身接戰莫能抵當正爲所殺鐵鵬領敗兵奔到丹鼎天色正晚石犴已回鐵鵬訴說鐵鵬陣亡童體仁忿恨之至令來日清晨全軍進圍營寨務獲金湯以報鐵鵬之仇諸將得令次早同帶雄兵人人施勇出見結陣

爭先裹包只見一片烟起隨風鋪漫而來官兵往後
退走鐵鵝喊道般知大軍圍集焚營遁矣三軍速追
獲著金湯自有重賞將士得令盡力冒烟齊進只見
金湯已經排列在前軍體仁令將士四面攻打不可
入去諸軍圍緊忽聞陣內鼓鳴分布噴箭勢如風雨
着者渾身疼痛氣噎筋麻八方迭噴迭進將士俱不
能施勇漸漸跌到重體仁大驚引親隨軍士逃歸丹
鼎將到吊橋只見吳馬護衛衛郎騎厚奔出一員敵將
濃眉豎眼橫刀追趕止於馬橋口後面俱係浮石旗

童體仁知城已失，令軍將保郎福厚先行奔勁城。回島親自斷後，行到勁城，叫喚忽然，擲箭怒矢如蝗。城門開時，又是浮石兵將殺出，童體仁轉頭急奔。只見大隊敵軍屯紮爲首三個將官，喊道奉令待爾多時了。童體仁可將郎福厚丟下，饒爾性命。童體仁使巨斧石犴使雙刀，鐵鵬使雙斧，拚命向前看那三將。一個使雙戟，一個使金鎗棒，一個使銀鞭，鞭打着斯殺後面砲聲震動，金湯又同衆將追到。童體仁等不敢戀戰，奪路而走。到得海邊，見有船泊，便俱捨上查。

點又折了石犴，只剩千餘軍解甲扶腋過洋。方幸逃脫，痛恨金湯詭計，忽有島內巡軍報金塘等領兵由東口潛襲，失去鹽球等關，進攻雙瓜嶼。守將林堅、吳艾俱經戰死，請島主作速回國調度。童體仁驚道：「如何恁般猖獗！」即福厚遣微臣前會寄書約于直起兵。此時未知彼處事勢若何，應自往探視。童體仁道：「愛卿何可刻離孤家，且到島中，另使人可也。」次午抵西口，第三日進元都城，令鐵鵬往雙瓜嶼，謹守鐵鵬得令，忽有急報報道：「浮石兵將過洋，搶得西口一路。」

餘城守備單弱或降或破，俱被奪佔。現在進攻雙臺，童體仁駭慌道：「何得如此迅速？」郎福厚道：「金湯智勇兼全，應速請天印救兵，以乘其背，方免深害。使他人恐不得力，今事急矣，必須微臣自走一遭。」童體仁道：「路上疏失，若何？」郎福厚道：「不妨。」于軍中收存浮石，浮金兩國章號，途中可以放心。童體仁道：「千萬速回，毋使孤家懸望。」今令烏豪計路全去，郎福厚應聲垂淚而行。由小徑踰嶺，覓船晝夜兼程，趕到天印壁下。說與守軍，只稱雙龍使者。守軍報往紫綬墩，次日就

下付籠上島進衛子直在堂中望是郎福厚連流趨
迎各訴別後情事子直與沙虎說明二人見禮沙虎
道大夫請寬心某視浮石將士如黃葉白草耳往日
之敗乃僕中奸詐今不用船戰專用陸攻管教他堤
崩岸倒城碎嶺平郎福厚道浮石用兵比當時更加
靈變亦難於輕忽沙虎道大夫未知某軍將器械耳
且請觀之郎福厚道願見乃同出大堂到西北教場
上登臺看時寬濶一片空地不見人影沙虎將白旗
展動鼓聲驟起又將紅旗招展八方將士如潮湧到

分作兩排半邊長槍半邊利刃左臂各挽鮫皮牌沙
虎將黃旗招展兩軍各作攻擊之勢上下如攔烏迥
旋似風蓬復合成陣槍刃相間短長相救演畢分爲
二陣于百步外豎草十束各軍取牌內所藏暗弩迭
放并無一矢落地又置木牌于三十步外取標連發
枝枝中的郎福厚大喜道請先告別回島照會整頓
以便將軍兵到來攻并收羅寶貨犒賞將士沙虎道
聞浮石輜重俱在丹鼎今若直往雙龍我勞彼逸丹
鼎之衆隨躡反致腹背受敵莫如逕襲丹鼎破之則

養恩以待其來卽不能破而浮石攻雙龍之師聞信
恐斷歸路必定趕回某等邀截于途雙龍掩擊於後
良不勝矣子直贊道將軍妙算如神大夫請還備辦
卽福慶復叮嚀拜別再說子直用舊桐油布帳燒烟
引雙龍諸島金蓮用過營遠遠辨沾着桐油氣味俱
朽壞如腐所以噴筒金粟深透層膜着者人人發瘡
昏迷倒地十四島兵將未曾走脫一個童體仁大敗
奔回不期何方樓先已發進丹鼎城內軍少莫能抵
當卽福慶同將士逃出生逢童體仁令守在勁城誰知

趕到又被由遠暗取只得望海邊奔走思者于後威
遠方雙轡住大殺石犴被斬狼狽領了殘兵敗將逃
歸這里子郵令將甘草煎湯滴入各受金粟傷倒將
土鼻中盡行醒劑子郵問道浮石與汝諸島素無仇
原胡為助虐終亭同眾頭兒叩首匍匐道某等皆緣
命主被惑悞犯虎威子郵道今放汝等回家日後永
無侵害倘蹈前轍斷不輕宥諸頭兒叩首稱謝領兵
寬渡而去子郵令金湯何方樓領兵八千先往西口
再檄何舟守丹鼎乃乘風往雙龍來金湯等過洋到

時天漸微亮，看那形勢山高水急，聲如巨雷，船隻非
自上流提挽，萬難逆沂。奈兩岸斬削，無容足之處。巖
若螺髻，似有曲徑，而低處亦高二三十丈。等思未得
良策，子郵喚近收帆，何方樓等迎着稟道：須多用弩
箭，繫以生絲，射逾巖頂，然後總絲爲繩而上。子郵道
計固可行，但箭身輕活，不若石子以絮包之，堅絲捆
紮如礮，擊卽不越過，亦必墜繫於凹處，始免遺誤。
二將遵令，選絲取絮，捆壓船石子，用機飛發。頃刻已
有數百，當下何方樓揷着雙鎚，腰帶長綬，喝道且止。

乃東總各絲兩手旋接，不曾暫停，直到嶺頭，放索提

得希佛徒繫峯頭，金湯等將上魚背，而金湯有三百餘人，大索梯忽斷，十數軍枝齊落水中，大索驚駭聲洪，守口將官燕鐘已覺，率衆殺來自頂，壓下勢甚凶猛，金湯使蕭富前，何方樓等繼進，鏖戰多時，金湯身被數槍，拚命奮上，打倒燕鐘，島卒始退，金湯領百餘壯士，逐逐何方樓，引起大籠，令兵將併力拉挽，諸船脚尾而進，逆冲三十三層，天生陡石，登岸繫纜，鼓勵爭先，搶城奪邑，量留鎮守，收得堅車，晝夜驅趨，直抵雙

堯子郵隨至今道此城險峻二三子同心自可取待
但多傷牙爪糜爛百姓非計之善也只須築壘於當
途要道圍而勿攻衆將遵令二日完成另派水陸邀
巡次晚獲住快艇一隻稟道稽查雖有本國章號因
詰回答支吾不敢輕縱因將船內人等拘帶請示子
郵從帳中看去那所獲者正係郎麻厚郎迎下道大
夫入淵今日甚風吹降異域郎福厚見係子郵羞赧
無地子郵令檻好解送丹鼎繫獄再訊烏蒙及篙手
花工得知沙虎子直運襄丹鼎金湯道相應乘彼未

至退往埋伏于途出其不意可截而取也子瑯道計
天印在丹鼎路程雖有烏金嶺等處隘塞但守備單
薄奚能阻遏即福厚到此沙虎子直勢必將近丹鼎
中途焉可得而埋伏且所用圍魏救趙之法若往前
去正上其算彼反得伏以邀我况何丹老練智勇不
下于敵兼之糧足可保無虞現在形勢莫若乘其內
虛直搗天印為最善金湯謹守各塞布惠巡察西口
不伎帶何方樓等星夜往襲得則旋而擊之不得則
沿險設伏以截其聞信奔歸莫不濟矣諸將大喜乃

選軍三千用艦二十艘小船二十隻粧作商船下口
揚帆五晝夜始抵天竺仰看均係巖壁懸岩高數百
丈週圍審視約千餘里四角暫立只見花落猿啼絕
少羊腸鳥道又無土人可問何方樓道向來雖知大
印極險不料至此若非內應如何得破子郵合何方
樓等停住于島邊自率將校十員令各用繩索纏身
又帶十號中號長金練數十條由北開到東邊見有
瀑布自石洞內噴出如垂白練兩邊桃樹成叢枝頭
累累如杯如碗紅白青紫可愛便命將船泊下令東

去地道汝之彈法精熟可帶勾鎗小旗各一件這里
機熟意有猿取可藏身草內叢間待猿聯臂掛落探
搗時卽彈而上猿指下而衆猿自墜便將旗挑鎗上
招展通知東方旭得令帶了荏根潛匿巖邊再令起
石約行三四里回頭觀望早見紅旗招展連忙迴棹
趕到東方旭道適船離後卽有羣猿串絕小將彈脫
十餘大者拔髮騰躍只有幾個小的不能得去現在
將避亂窠子、邨道足矣令搜尋看其得五個俱用細
金練鎖其頸項再用兜巾號練子纏鎖小練數十條接

成一道線尾結鑽石塊乃全拽達轉西合健士飽食
率何方樓等復到瀑布邊看小猿俱不見了只有金
絲正壁却係老猿窺人已遠復下來引去耳子郵介
道誰先爬上便算頭功何方樓自中方雙齊聲答應
帶着繩索頂踵盤旋果密矯捷次第到巔放索提起
三人又又六人個半時辰共登二千將士令取三日
藥膏器械藥王殺生此邊等關迎接再令將船開回
何方樓指與將士說道諸君知平韓命領衆俱去此
孫馳地作運力戰則有功使敵知而防備便盡死也

衆將士道願隨將軍何方樓提刀砍斷金練以絕衆
望再爲首領向前行并無阻攔提住上人問路答道
原來各處皆派巡守嗣因調遣故無人知今惟紫綬
墩并關口有兵亦屬無幾何方樓帶着同走黃昏時
候望見紫綬墩衆欲止住待天曉進戰何方樓合食
乾糧歇息片刻與衆將士道乘黑前往出其意外所
謂從天而下大好機會不可緩失衆將奮勇啣枚趕
進半夜抵紫綬墩擁入營內守將彭悅措手不及只
得投降何方樓令將海鱗等家眷相監守好天明到

關放下懸梯稟請于邨上天印于邨看山川形勢邊
高中下自邊到底約有二里低處都係龍畝行過自
里地形漸高民居稠密愈行愈高平地湧起高塚卽
係紫綬墩周圍約有百里于邨上墩進府撫慰彭悅
等將士令何方樓領兵五百守紫綬墩于教場北造
浮屠以望海洋方雙領兵二百管北關門白中領兵
三百邊遠巡察使八百兵攔搭百姓分守要缺再取
天印者甲一千二百副帶彭悅上船令將士換築使
彭悅引着偽作天印軍將敗逃以賺沙虎等入營時

卷二十一

三

以時聲為暗號功成有賞敗露妻妾子女併誅彭悅
不敢不遵順風開行第三日晝抵雙深港起岸繞到
光州谷歇息加食直奔丹鼎天印巡軍看係本島兵
不見彭悅那裡還起疑心報與沙虎其時已係黃昏
再說沙虎全子直領兵近浮石境舍舟登陸奪得烏
金嶺蒲葵寨殺到丹鼎城何舟閉門緊守沙虎令軍
士厚罵終不回答一連數日正在憤懣忽聞守將彭
悅報來大驚無措彭悅進營未及開言後面將士雙
齊動手刀列斧斫天印將士先聞島遭襲失心已慌

剛忽又變生倉卒黑夜難辨是波是已標弩俱莫能
施惟有爭奔蹂踐官兵聞得暗哨卽以聲谷無號便
砍闌至天亮沙虎身體遭衆踏得藥爛三萬五千軍
士死却二萬有零餘俱重傷單單走了子直何舟出
城迎接子郵道沙虎之死乃係自取這三萬兵衆實
屬可憫死者埋之未死者醫之將軍再率兵五百駐
紮護龍西口調度糧草何舟得令子郵又查將士內
精壯者俱優給俸糧于舟鼎養息挑選一千無疾者
帶往護龍待不多時忽見報道逃犯子直于廁內擒

獲于郵令帶驗看原來子直聞得變起便由塞後走
避迤宵至午力竭神疲忽聞馬嘶回見追趕甚近便
登廁藏匿官兵尋到情急無策跳沉糞內拾手勾起
解夾已是眼閉口張于郵見係直死令臬示海邊乃
渡洋由東口上再說金塘等將士在鴛鴦城別金湯
後趕奪冠軍不及屯紮于菱盤谷探得菱頭城老將
婁叔病重便陸續暗進菱頭三更放火驚死婁叔聚
糧練士以訪冠軍及見湯開便令眾人大喜立刻整
齊出城於白蘋洲僱船過洋趨近雙龍挨靠島麓賊

進東門天亮登岸守兵方覺抵敵不
能敵得囉囉關奪得伯木關招降玉尺關進攻雙瓜
嶺及子郵到岸時衆將聞知取得天印誅了沙虎子
軍回寨各加奮勇爭先半日得嶺鐵鵬爲秦吉所斬
便至雙臺深港約齊蔡寨候令子郵車到金湯等迎
接東道雙臺寨蛟非常雄文龍糧餉咸備于斯元都雖
係舊寨却人開新寨台得此城進取元都如拾芥耳
子郵進山到莊前築寨于中兩邊相去里許峭壁之
上將寨門築成以打殊雄乃出營觀看見左邊關外有

峯端尋問深何名小校稟道名紫炁峯因全將士躋
陟極巔見城治東西有兩石峯平地卓立較紫炁更
而更高四旁草料廣貯倉廩密排城外嶄然澗澗迅
圍封有岸刻下窄只見山麓許多樵採軍士追雉逐
兔并鹿園糜子邨問道這係何地金湯道乃雙龍之
圍童體仁得着禽獸都送於此蓄養以備射獵子邨
道貪逸肆其凶殘以重禽獸而荒田畝是誠何心還
到帳內令軍士三百名追取活雉兩個將辰捉得百
餘乃令湯開泰吉口各帶副將二員選兵五百伺候火

起馬開往南奈吉口往北於會壁寨令金塘帶着雉籠
回糧香藥等物黑家轉十堆與對着雙毫放去隨即
雙毫爲金塘解鞍放馬付一函車完折看却說雙毫
將爲軍機仁之爲軍深仁生來勇力非常學成武
藝適衆加之此險賊高草多根足看有得敵兵如同兒
戲初見築寨笑道此等壁壘我靴尖超之莫去不倒矣
左右道胡弗先滅之以挫其氣深仁道若將現軍誅
絕他時敵人莫敢來矣今築壁壘是知我糧足懼我
鋒銳也當養之以壯其膽待彼後軍大集島主自將

上口五雲門挖開下口迴鱗灣堵斷無需用力敵軍
百萬俱成魚鱉耳左右歡呼舞蹈稱賀深仁先曾于
糜能等妻妾婢女內選得數十有姿色的暢飲縱樂
日以為常當夜酒正酣時巡軍報道草堆火起深仁
道城內并無奸細此火非關緊要傳令作速撲救片
刻數處報道俱合似有深仁仰望滿天通紅鼓聲大
震始驚道不好了定有裡應外合倉猝難于抵敵且
退元都再作商量量慌帶美女上車的上軍上馬的上
馬往城外跑眾將士視主將走脫那個敢留閑然爭

湯開說湯開秦吉見果燃炮焰滿空各暗引兵上到
壁邊這兩塞內軍士家眷俱在城中遙望房燬衆散
驚慌無措忽聞大聲喊殺心膽俱裂回顧爲首將官
勇不可當都拚命亂竄湯開得了南塞知深仁等俱
逃與副將裴通道空城正好襲取以納大兵汝領三
百軍守住勿動我帶二百軍前往如何裴通道遵令
湯開率衆下壁向西門來方到中橋忽聞一聲鼓響
女牆上旗旂齊豎湯開急叫中計正是替行只道幾
謀密鼓震方知見識遲未知湯開如何且聽下回分



希夷夢

第十六卷

定河爲界大將軍封侯祚土

庶務論心老庶長制佞保儲

那知這箇消息慌叫道中計中計轉頭奪路奔逃開得
高處出這湯開不必恐懼急仰看時正是冠軍又驚
又喜原來進城祭見金塘等隨到火俱撲滅乃召秦
吉將五百兵交與盧昌守寨餘者掣回聽命諸將齊
集湯開問道老命在大營如何入內放火于邳道不

後何常人來火乃雉所放耳秦吉道能安能爲此子
郵道雉性直行急則藏頭露尾因見深仁堆積艱草
甚多故令金埔繫綬線火藥于雉身繫對雙毫釋放
鼓噪而逐之自然投階草間火藥燃及無不焚燒凡
百餘雉所着之處勢必廣多是以周圍并發使敵難
測也又令金埔歸後領兵士于東門外攻打喊殺敵
將心疑定有裨應必致倉惶不佞帶軍挨城潛行欲
砍西門恰好童深仁全家奔去故未費力而得耳此
時童深仁已經胆寒且養息士卒明日前進諸將拜

賊由說軍深仁奔到元都宿酒已醒告訴內應放火
失了雙毫童體仁大驚道雙毫被奪屏障輜車盡失
哥命沐次軍深仁道彼得雙毫必取元都待臣竭力
禦之言體仁道弟可備辦破敵於死中求生切莫再
飲童深仁領命次日子郵命金塘守雙毫自率將士
抵元都童深仁領兵排陣戴雉尾束髮冠穿龍鬚金
靴山前插五口飛刀手提三尖利刃睜着銅鈴兩眼
空處鐵制鬚鬚左右擁護三千精兵帖身排列十員
大將當下秦吉舉斧奮勇加鞭女將春燕使槍迎戰

希夷傳

卷二十六

二

十餘合秦吉故露破綻春燕挺槍出劊秦吉左斧
監開右斧飛砍春燕交架無措慌往傍閃不禁自離
雕鞍仰落塵埃馬已跑歸秦吉連忙下地孤取粉首
春燕旋身早已躍起騰于秦吉騎上舉槍直刺秦吉
揮斧步戰九員女將先見春燕失機齊遶救應金湯
亦領衆將截殺童深仁將及前指左右精兵飛速搶
陣賴有駐弩射住童深仁輪動銀及鏃括紛紛斷陸
單刀獨入冠軍乘勢衝突數次俱爲弩箭射倒子卿
見深仁凶狠恐其多傷將士乃持如意戈在旗門內

果腕金光發去正中深仁右母指深仁急用左手輪
刃退走子郵使戈一揮兩邊將士紛馳向前眾寇便
擁深仁奔回金湯等隨緊追逐雙龍將士不能相顧
大半受傷童體仁領軍攔住同退進城深仁用還形
復氣寶丹敷治立刻全愈携及跨馬引兵復出喊道
英雄須于陣前定個高下今在暗裏傷人豈是好漢
請主將答話子郵使湯開道主將連等取鳥豈與小
醜角力深仁大怒舉刃狠砍湯開揮抓相還十餘合
外漸漸難敵秦吉洪青飛騎迎上深仁並不懼怯鬪

過五十餘合撥馬便走三將那裡肯捨一齊趕去深
仁暗掣飛刀旋身擊到正中湯開二將保歸深仁尾
着隨至秦吉連忙抵擋氣力不交及金湯等出救時
已爲深仁所斬金湯拼命奪回屍首士卒亦多着傷
子郵命用蘊毒大黃靈丹與湯開服洩除毒氣再行
醫藥令將秦吉殞殞只見童體仁又領雄軍臨陣助
戰全深仁齊殺過來子郵見折了秦吉又損湯開深
仁體仁俱驍勇非常必須親戰方免將士吃虧乃持
戈策馬接住童深仁鬪過二十餘合深仁敗走子郵

陛下深仁取刀擊來手却俱用金戈打落童體仁趕
到咬牙切齒雙戰子郵有四十餘合金戈架住利斧
深仁使及怒劈子郵閃閃就勢抓得及柄順戈向體
仁咽喉童體仁慌舉斧攔隔金戈却串在深仁腕上
深仁急避已中左肋跌落塵埃童體仁連忙拯救不
及想及擊着隨下右臂伏鞍跑脫擒住深仁冠目女
將齊出搶奪子郵揮戈紛紛墜地猶有三將撥馬奔
去這陣漸漸傷體仁擒獲深仁并女將七員子郵還營
命將深仁梟首七員女將釋放再說童體仁大敗逃

歸緊閉城門，關深仁首級，揭于竿上，肝胆痛裂。又見女將俱道韓爺，猛勇真比體仁，料生途已絕，齊集親人，于殿內積薪，焚起烈焰，沖天然後跳入火中，合家燒死。百姓無主，開門迎接，于郵令將士撲滅了火，賑恤難民，延訪耆老，凡禁令之不便于民者，除之。復遣四出傳諭，遠近城邑，盡賁印綬，歸降俱使，仍還舊職。令何舟權領雙龍軍民事務，再問諸將願留者在此，願去者隨回。金塘等全軍咸願留居金湯，等願回者，郵令將城內外未受聘及無夫家之女子，并年未三

下屬婦之寡婦分查彙造花名清冊各處遵令查造
兩六呈上共有一萬五千餘名子郵命翌日盡到教
場中擇配次早帶願留諸將士往教場女婦亦陸續
齊至子郵按冊先點女子後點幼婦別為三等每校
各賞女子一名為妻幼婦四名為妻軍士各賞女子
一名為妻幼婦一名為妻分班守營歸宿半天配定
未婦相率叩謝歡聲如萬壑松風海門潮湧又檄天
軍何方機亦照樣施行以安客身然後命金湯等軍
並登舟出口揚帆向南晝夜前進直取品字城路途

卷二十一

王

兩快時已抵埠頭，金湯問道：「冠軍曷不返國？」子邨道：「須見西顧三公，將事交代，相與議之上岸，便投符令，箭先行，自同金湯等過品字城，經百結關，不勝感慨。」到葫蘆卡東腰鎮，金湯問當日受劫的事，子邨將白鬚虎故違國太醫調治致危的話，始末說知。將士人，人笑指子邨笑道：「今彼死我存，爾們却恨甚的？」衆校乃止。濟獨鎖渡，又近鴛鴦，金湯請道：「小將意欲仍駐紮于此，以候將令。」子邨道：「好可。」全盛堅等仍居城中，乃單騎到雲平嶺上，西席長迎笑道：「先生一出敗南。」

北強敵取二島疆境而未匝三旬，亘古以來建奇功者，未有若斯之盛且疾也。子郵牽駿馬，接令箭，繳還道奉差，偶不辱命，皆主上庶長之洪福也。西庶長道主上命議先生勳勞，史館奏定，廣望徽號，現命工曹將印造府矣。待亞公旋日，再同授土子郵謝道，另有部裏上疏，俱不敢受。亞公亦是同情，願庶長代為辭謝。西庶長道道這足耐功，乃國之大典，焉得而辭？或有辭，長彼時再議可也。聞金將軍湯隨先生歸，今在何所？子郵道仍暫屯于鴛鴦西庶長道。老夫今欲回都。

因浮金求和使者昨日過去彼卽具本馳奏茲請先生偕行何如子郵道願隨鞍轡乃全起程四日到車橋地方離黃雲城只得十里見有大小官員都立路傍迎接子郵連慌下車趨近爲禮顧庶長扶着童子肩膊迎笑道先生擅冠取烏奇功已非可擬議而又兼滅天印誠出望外主上欲排駕爲先生洗塵老夫再三代辭而止緣命儲君舉行在前蓬內子郵謙辭西庶長到來與顧庶長相見問子郵並進二位世子出蓬迎上子郵瞻仰卽便俯伏儲君大步拉住西庶

夏帝遣君安內監送上菓酒，儲君親手取敬。子邲欲
跪捧接，儲君那裡肯依。子邲躬身承飲，三盃受三菓。
兩恩畢，同入都上朝。島主降陛，子邲舞蹈高呼。島主
扶起，道：「寡人只欲解圍，何期并得版圖。敵匪受誅，百
萬歸伏。寡人手上殿賜坐，并賜西轎二庶長坐。再問
諸處行軍攻戰，子邲畧表始末，便奏請與浮金息兵。
寡民爲主，道現有浮金，使臣未回。子邲道係何百姓，
島王命侍衛召至。子邲見係康瑤，迎下問詢。浮金君
爾安好，康瑤具道其詳。子邲轉奏請差往營前同客。

聊邀燭相其議和好事宜仍將表件交康珊帶還島主依從命閣朝文武陪宴慶功享畢命大小官員隨廣望君并捧印綬入新第于御辭之至再島主不淮方纔謝恩同諸大夫進府拜酌送出門官呈上冊籍率領眾男婦僮僕等見廣望君擬開冊籍揮去諸人令先發旗牌再上朝奏知島主賜三百護衛廣望君道兵結農荒兩國久受累矣茲往公華人多則行緩非所以解患安民也臣健軍騎倍康使臣起程島主允奏路無停滯到天井關客卿接着一齊拜倒痛哭

不休滿營將士莫解其故都看呆了還是客卿收淚
披胸望君起來步進營道事已至此幸而皇天憐念
僕得相來不知可訪有得歸之謀否也廣望君道國
仇未仇痛寒切齒浮愁無法旋鞭水瀑出旋渦圍惟
關逢百八十載元會則尾闕盈土地湧騰旋渦溢而
碩木瀑返客卿道爭奈只得十二時過後依然復舊
難計其期尚有百餘載如何能待當另求良法廣望
君道兩國山川奇秀定多岩穴逸人躬遍訪求或有
所得客卿道賢翁明見極是廣望君道今浮金請和

况意可否客卿道彼疾已去而我病方殷弗和笑恃
廣望君道弟與浮金周旋若恩雖斷而臣義難絕須
竭身以報之客卿道禮義最富廣望君道康將軍到
都主上原先定要不在湖爲界弟請差來與兄斟酌
稍謂浮石浮金素無嫌隙因小人構釁以致棄好成
仇今羣凶盡滅弟只欲浮金謝過浮石撤兵各守舊
疆今浮金既許以溫涼河木蘭渡爲界弟亦不便更
進前境素字攜起仍然用書兩國之君或不克會盟
請西蜀二相代行永遠和好未知兄意若何客卿道

所議在情在理但表已到都中廣望君道已奉交康
將軍帶回兵客卿道如此更免費事可着康將軍先
歸復命康珊告別去後者若談論達旦次早客卿命
蒲倣御廣望君進天井且說康珊行到關外譙樓上
巡守慎重道康將軍聽者奉將令禁將軍入城康珊
道現有冠軍在浮石營內使我先歸奏知煩稟揚將
軍末將奉冠軍命將表帶回片議易書慎重道既奉
冠軍命且住聽候說畢轉身片刻傳令進見楊善看
過表隨着朝清白方許上殿浮金主問道不另作難

平康珊瑚驛道初至浮石國王必要不夜湖爲界嗣
後俱須用表使臣返國易圖浮金主失措道這麼怎
好康珊瑚道那期冠軍受彼國所托平定天印雙龍酒
值選朝見臣在廷詢知緣故奉浮石王請以溫涼河
水南渡爲界無庸用表仍舊用書浮石島主一槩依
允今冠軍現在浮石營內與客卿議和令臣先歸復
命冠軍進一二日亦當至也浮金主嘆息道有臣忠
勇如此而不能容將何顏以見之今晚矣明晨卿可
往相國處細細達知并如此佈知此與相國商量康珊

陳命却說廣望君別了客卿今蒲倣上天井關楊善
等迎着歡呼涕泣廣望君大口各撫慰全楊善入宮朝
見浮金主降塔垂淚扶道寡人昏憤卿大苦矣廣望
高俯伏道臣無涵養性急氣勃自取危殆幾負聖恩
浮金主道與客卿必須不夜湖爲界必須
用表賴卿之力依以木蘭渡爲界而仍用書昌國家受
益多矣寡人仍有後話待相國到斟酌之廣望君道
臣久違相國慈顏亦欲往謁主上有所諭臣便同
相國同之浮金主道昨已與康珊言矣相國可來則

其謀之不可來則請夾之廣望君遵命退出楊善隨
從門金湯屯紮鴛鴦井取雙龍天印情形廣望君細
將梟沙虎焚體仁獲福厚子直進厠內擒得戮屍
及招金塘湯開同往立功始末說知楊善等人歡
悅浮金主差國太醫召宴廣望君連慌拜謝太醫辭
遂携手同行上殿領宴浮金主持盃嘆息欲言又止
廣望君飲過三爵浮金主命加廣望君爵而復領三
爵浮金主亦不再留命國太醫相陪同進帥府楊善
迎入小酌說此近事直至天亮乃齊早朝廣望君奏

時往朝見謁燭相曾金主命太醫偕行二人全到木
蘭城廣多等先已奉有將令放過康瑯回國今見
康瑯拜叩廣望君下車慰勞然後
康瑯相欣然帶康瑯趨立階前廣望君垂淚拜
伏于地燭相國亦慌還禮扶起上堂問道聞浮石客
知燭相下有書信乎廣望君答道素未識面速首在
亦深念怒詩好僧于線線幾死而仲兄生之志同道
合我如膠漆前日受讒莫伸剖腹呈心于獨鎖遭邪

黨白額虎故違太醫制限幾至于死仲兄又生之并
受西席長愛護安太醫救治國主親調湯藥種種恩
德搗糲莫報燭相目視康珊嘆息康珊道昔日怨散
之將校俱已陸續還歸今知冠軍迴國定然傳告齊
集主上處茲魚水又有金湯等在鴛鴦萬人同心玉
砂岡可必得也冠軍意下何如廣望君只作不聞燭
相國問道康將軍所云中聽否廣望君道豈但速仕
難言卽客卿亦非委贄浮石惟願兩國休兵息民而
周旋于其間康將軍不識速心也相國道老夫固知

聞下有以處之苟得休兵息民本遠和好何必定在
本國哉康將軍具聞之照直回奏可也康將道謹遵
鈞命其和議未知冠軍能保浮名無更變否廣望君
道速只有在中調處此事兩島主主之南出國參之
保字速不敢任也想相道康將軍失言與先生非有
先見豈輕關說者老夫心着猶不願以溫京河爲界
先生其爲熟籌之廣望君道事體非細速莫敢宣須
請二相國其議相道先生有所未知溫京河發源
于氤氳山氤氳山與尾國峯相對峙立中枝落脉如

高鋪浪濤起伏擁護七百餘里始結巉岩城山北有
泉四時俱如沸水故名湯泉漸遠熱勢漸減繞過巉
岩復經西南六百八十里到汾水涯雁涼水涼水這
出靈氣山之南初出比米九冷及漸得各處溪河水
合其冷漸減至汾水涯溫水行西涼水行東由錦襄
關下三百里回環壑水之溫泉始旋轉渾合無殊今
談以溫泉河爲界若要自汾水岩起殊爲不便先生
意見如何廣望君道運向未悉其詳只聞浮石島主
堅執所議溫泉河木蘭渡爲界燭相取圖指示道木

商渡無防下游俱可依據其上如與國長去當于轉
杷潭入塢塢之東山屬浮金西嶺屬浮石到戰龍湖
湖之東城名壽珠屬浮金西城名媚川屬浮石其南
俱以河之東西爲界直過競羊關入赤兔谷狃霄嶺
俱以路爲界至大黃沙川則又以水爲界直到紫英
河海邊俱有七百餘里先生以爲如何若溫涼河則
于東南仍要入內數百里此事安能聽從廣望君點
頭道連竭力周旋以答恩相鈞命將圖交蒲叔謙遜
入廣望相詢問西顧客卿并以下賢材廣望君次第

卷二十一

三

回答二人比前更覺眷戀次早別燭相全康珊返天
井關康珊將細話奏明浮金主垂淚無言又次日辭
浮金主全康珊到營客卿出迎蒲倣將輿圖呈上廣
聖君展開逐細指告客卿乃修表作函送黃雲城請
島主西顧二庶長定奪數日後西庶長到營充主盟
使傳命客卿為副使一切便宜行事覆書于燭相交
康珊帶回燭相亦進天井奏請以廣望君為通盟使
浮金主允奏即以燭相為正使杞大夫為副于木蘭
渡之東築一城浮石亦于西邊築二壘相約言辰于

舟中聚會。涂期客卿。仍令將士分班防備。再全西庶。
 長登車過天井關。上船二相向來。雖神交敬仰。魚雁
 往還。却未俾面。今日相會。各道渴衷。客卿杞大夫俱
 一見如故。訂立重程。每歲增玉砂二十萬。簞再泛舟
 往。隨流直臨海口。和合島始返棹。溯上轉花潭。聯
 入塢。過戰龍湖。又懸船泛赤鬼谷。易騎到大黃沙川。
 乘舟下紫英河。沿途議定地名。疆界歷書。迎春。鷓鴣
 洲。波烏白。翅阿。紫豚。白鸞。鷓鴣。夷田。燕。鵬。鯨。鮫。魚。集
 象。胆。萌。高。鴨。鵝。鴨。鴨。懸。刀。鵠。鵠。蒲。抄。雀。歸。乾。阜。殿。菊

等山原五十餘城繕成冊籍二本回到木蘭渡西庶
長客卿廣望君作別還營發令往白龍調平無累鐵
柱領將士退屯競羊城令丹鳳龍遜領將士退屯于
鐵牛谷浮金燭相杞大夫入關奏請島主迴墨麟城
楊善仍然留守待盟後領軍駐紮墨麟島主見渡東
浮石將士俱拔營退回乃令燭相杞大夫國太醫等
全往墨麟城約擇于辛未日相會盟誓再說西庶長
客卿廣望君在營談論忽有丹鳳將官余祐稟到客
卿令見余祐進來伏地痛哭客卿問其所以乃起稟

道未將隨龍將軍許義淨金直至丹鳳城先留于武
必進夏引兵潛取老蚬峽于武無措城失被戮龍將
軍聞知令宋將守丹鳳自率眾奪峽不期冷月將百
姓并餉盡移于山谷中四處埋伏龍將軍到時冷
月出戰不勝閉守三日又戰詐敗領軍逃去龍將軍
入城伏發圍困將各路壘堵未將聞報即留裨將余
無能守丹鳳自帶虎翼雷裏根往助斬寨奪路到得
峽內僅存十七騎勸龍將軍殺出龍將軍道不可此

地乃進退要道。若係失却，丹鳳何由饋運。必須固守，以待援兵。令小將往桂子寮、蘭花岩、呂小將軍奈途徑俱爲淨金佔據。又未知小將軍勝敗存亡。末將回信見糧食已盡，士多饑餓，勸龍將軍衝回丹鳳。龍將軍道：寧可絕命，斷不舍城。令尋到大營，請救末將。領原來十七騎闖過錦屏岡，遇見淨金糧餉殺散保護。將士奪有荳米百餘，饋運回方。到濠邊遇着令星趕上截住，將十七騎殲盡。末將身受十餘槍，只得棄馬爬山越嶺。今已四天，龍將軍多分不妙也。客卿驚道：

龍遜可憐今已讓和口如妻請旌表封贈也余始道
龍小將軍現在何處客卿道現在監築渡口壁壘爾
且於後營調養今會甘郭與旆符替換龍街不說
甘郭持符尋難營將晚只見龍街進帳參見軍客卿將
龍遜被囚說與知道龍街大驚請率勇趕赴難西席
長道不可老夫修書與燭相圍自解矣廣望石道請
庶長作札致燭相不佞悉這路徑今小將軍前去
庶幾得免遲悞客卿道據數着來龍將軍應盡于老
蚌峽龍街聽得淚如泉湧客卿慰道信將軍盡節于

天井余先鋒拘羈于寢息俱待回師一并奏明旌表
建廟血食千秋也龍街叩謝請廣望君起馬客卿向
廣方君道既已許之可率前往令諸將士退屯鐵牛
谷着龍街扶柩歸來狼頭虎翼軍士俱隨同去客卿
在行次早廣望君作別全龍街等向蒼巖岩山路進
發第三日到老蚌峽見係浮金旗號龍街悲慟將士
皆號啕廣望君令小校於城下傳知冷星乃出參見
廣望君問龍將軍何在冷星答道龍將軍圍中斷糧
兵士死盡亦自剝身亡末將哥哥冷月敬其忠勇以

上大夫禮殯殮設靈於衙門內廣望君道令兄請會
冷星道今有東邊平裔島聞本國兵敗結連九島侵
擾疆鄙旭華署將蔣鐘病痢重劇燭相國札諭云已
與浮石西相客卿議和冷月可往旭華開經畧替回
蔣鐘調治哥哥得令昨日逕行廣望君命冷星引龍
銜進城迎樞出停忠烈祠自領軍將屯紮明珠墩傍
龍街隨冷星到帥府左邊見喪幔粗豆齊整香燭輝
煌揭高帳幔起開棺蓋面色如生果是上大夫服製
仍然收拾完好躡踊痛哭冷星代備上禮儀筵席龍

衛大懾祭畢冷星令散去另行弔祭龍街稽顙謝訖
冷星又具稟衛護送入祠軍士見到俱垂淚涕泣廣
望親臨拜奠龍街切辭廣望君道老將軍忠于王
事盡節而死如何不奠奠過諸將士哭祭龍街俱謝
畢復設宴謝冷星等次早發輜車出峽取路西南又
次日行有二百餘里地名含葩坡廣望君見山迥水
轉氣局完全與龍街道觀此山形勢確係佳壤前聞
信將軍余先鋒尚未歸國何不移來合葬龍街道恐
與散魂迥迥日後受累廣望君道凡爲人好詐鄙卑

離埋于家中及深墜地底亦必遭劫發今三公皆忠
烈之臣百世敬仰雖坐于巉岩絕息亦無妨事或有
奸徒竊掘而三公之英靈在天且將保國祐民豈反
不能殛殺賊匪以保身耶龍街欣然從命造起草篷
權厝岡上龍街帶二十名軍士守靈餘俱隨廣望君
回夫非次日進大營客卿問龍遜事體廣望君說明
西庶長遂前日書定疆界奏上批回依議擇于明日
和盟所有一切事宜須請斟酌廣望君道二相目不
偏忒速無庸贅詞客卿令取出兩函乃係二相不佞

而合之條款廣望君視畢點頭道二相相同足見同心同德西庶長道前天欲定築壇之地燭相議各削石壁以鐫盟詞仍用樓船無需另行與工廣望君道如此更免糜費當夜無話次早過天井關盤桓谷到木蘭坡蒞廣多等將士擺列成陣對岸工厚亦然燭相令康珊請西庶長客卿廣望君全上樓船燭相杜大夫亦到備具禮儀告于山川神祇傑白梟鳥獍以為青義者樣讀罷盟書削壁鐫勒另刻銅牌沉于河內大小三軍藏刀解弦楊善引兵過渡往墨麟城兩

國大臣飲酒盡歡而散不說燭相回國單說西庶長
等進天井關問得信恒殯所設筵祭奠令余祐送往
含葩坡余先鋒靈柩亦經迎到今日合葬而各造塚
西庶長全廣望君先回浮石召客卿令龍街鎮守鐵牛
谷余祐爲副管轄谷東西社各處地方黃廣多屯盤
根谷甘淡郭晏守渡口雙城蒲叙守羊場峽慕容夏
奇守交紐關客卿駐紮天井改舊行宮爲學校札平
無累守兢羊城鐵柱爲副兼轄城之東南西各地方
諸事擬議奉上請命定奪又造三烈祠于天井關以

祀龍遜信恒奈先諸陣亡將官從祀造孤列廟于堆
甲山以祀時務達百姓因利興害去家歌戶誦又見
祭祀及時將軍衆心無不歡欣再說西庶長回到浮
石一切奏明島主大悅卜吉告廟將日前先後擒獲
寇匪海鱧鐵鷁等獻馘乃命閭朝上中下大夫集議
封西庶長爲文侯客卿爲武侯兼大將軍以芟頭加
文侯爲食邑以雙龍封客卿以天印封廣望君廣望
君固辭不獲并命水湖贊詔到天井來客卿迎入罷
設香案俯伏水湖開讀詔曰

於戲勳莫大於攘敵開基勞莫著於進賢平亂
曩者朝廷多故宵旰不遑天賜良肱降臨下土
董述年春水備運無艱立法于玉砂稽查有數
叛逆受誅投履效順已喪邊庭盡復妙過田單
退敵心膂迎來智逾鮑叔雙敖一炬胆落逃歸
天井國威重勳進表拓疆七百增城五十厥功
實懋大典宜崇其以雙龍為永傳之士武侯為
世襲之封於戲非報嘉謀稍酌勞瘁先立其欽
哉

客卿受詔款待天使乃修辭表請水大夫復命每日
後文侯又奉詔全廣望君到來宣讀畢再三婉勸客
卿始受見文侯清聖心疑痰疾舉發問道昔侯貴恙
近日若何文侯道願安太醫常時診治平服多時武
侯道顧庶長近日安否文侯嘆道憂國心勞食少骨
立恐難久于人世武侯驚道何為至此文侯道先生
不觀老夫憔悴麼聽書尊官兩道這係為何却只有
事放原來島主元妃生兩世子長曰景次日景廉妃
只生一女元妃薨後廉妃愛景而養為子及長景和

表而果剛斷余包莊罪之流皆女且而懼其及相與
謀順康妃之意欲廢景而立景為國舅廉由浚潤廉
妃亦為所惑包赤心却狡黠慮道事須從容現有西
門路殊難率舉必須使二老不來阻撓庶幾有望
廉勇道他人可以利動這兩公殊難措手余大忠道
西顧皆樊氏之婿國舅外家亦係樊氏須國母請兩
庶長夫人進宮而善為說或者不勞而成廉勇稱妙
復使其妻余氏入奏廉妃應允次日妻內監宣二夫
人西夫人以病辭顧夫人遵命見駕廉妃先敘表姊

妹之殷情再慰問庶長之病勢賜宴同席甚相歡悵
後言世于輕躁甚以爲憂又稱母孝順聰明顧夫人
唯唯廉妃遣內監護送回府并賜珍貝又叮囑致意
西夫人亦賜厚禮會顧夫人領謝歸家將情形告訴
顧庶長驚道此受羣小朦蔽欲搖動東宮也老夫當
扶疾上表以欺所謀夫人道情形雖似蹊蹠然無實
跡豈可輕動本章猶有賞賚西府姐姐各物妾且帶
去面與詳言細說待姊丈旋都再共商議以杜其漸
始爲穩當庶長依從夫人乘輿命家人禮物進西府

西夫人道這妹妹胡爲厚，既顧夫人答道：「妹非祝者，乃同受祝者也。」西夫人說道：「是從何來？」顧夫人將入宮見廉妃情形詳悉，告訴西夫人道：「我素不喜娘娘輕信外族，所以聞召極力推託，願賜之物，妹夫人可代爲她的辭却，只說病沉且兼重聽，珍貝存下，恐有遺失，待痊愈時親身拜領。」顧夫人道：「謹遵姐姐命，昨日家相公聞得，便欲拜本妹子再三攔擋，請待姐丈庶長迴都南議而行。」家相公方肯暫止，姊姊可想朝謝正人，事落兩朝，老頭兒許大年幾只思執已之見。

盡命捐軀。兩顧結怨。遺禍妹子。甚爲憂懼。西夫人道：家相公屢勸不轉。我也只得任他。妹夫人亦無用多愁。聽之便了。顧夫人道：姐姐分付甚善。家相公骨痛如柴。若如丈庶長相。是煩姐姐代托。暗家相公。只可婉言切莫再用激勵的言語。西夫人笑道：妹夫聽妹妹的話。如矣。自然聽爲姐的話。顧夫人也笑起來。因顧庶長在床未便。久留相別歸家。將賜西夫人之物。繳上廉妃。好生不樂。探得文侯已受盟。迴朝便令廉勇將原件送到。文侯先時夫人已將辭召并記顧夫

人纔回各事但經說過文侯正在憤怒忽報廉勇新
賜入府文侯甚喜和顏相迎廉勇備道廉如敬意文
侯道老夫權存待拙荆小愈親自朝謝留廉勇當駕
栗花呼水公子出堂拜見廉勇謙讓不敢文侯道此
老夫之幼子也老夫平生執性得罪朋友頗多幼子
稚頑他時望國舅教導廉勇道大公子軼羣英俊現
爲玉事勤勞小公子頭角岬嶸他日必成大器如欲
採取精神應生愚陋未敢承受重委當代擇賢良不
負所托焉囑之文侯道若蒙厚愛留心老夫定當結

草廉勇以為得計辭別往余大忠家恰好包莊畢同
坐談笑見廉勇到其間西老云憑廉勇將見珍貝羅
列詞色煥然留飲及囑幼子說與四人知道余大忠
等鼓掌稱快惟包赤心道雖然近理也難深信余大
忠道老牛舐犢肯為真情如何難信包赤心道且勿
告其實事須仍探之窺彼音容再為定奪余大忠道
如何探法包赤心道只以艾頭雙龍探之余大忠點
頭包赤心又向廉勇道國舅應請中官扶桑滴露一
盞亂麻膏二方傳命賜西老兒方有開口之端這扶

桑露性琉璃島珊瑚峯頂可得扶桑原遍蓋浮山前
島并各嶼洲沙蕩長年垂露處處皆有但性穿金貫
石着物卽消惟琉璃峯頂旁高中凹受露全無虧滅
島人用牽下之土和頂上之露埏埴範以爲瓶收貯
進餽此露拭目去昏花添明亮掃眉掠髮倍加光澤
這瓠瓜膏亦非易得之物惟瓠與龍鬪龍死瓠斃方
得瓠瓜熬膏凡瓠渾身俱大熱主散獨有瓜性清溫
主軟而沉下能除鬱結痰涎久候年高多痰而月
常昏故包赤心取此二者使其需用易收又惟內藏

方有故假以為由當一廉更假妻子請及五入商定
言詞全列於前文侯出迎不是往時若若氣象笑道
今且一試其新舊賢次降也余大忠道晚輩因人達
君何特離詢問福安途逢國舅云稱中宮知君笑為
國心勞有目疾痰症賜扶桑露桃瓜膏符命寶來是
國舅時進府來侯道老夫平素疏慢何敢當諸君盛
禮廉更道中宮不但常愛君侯行等且前問議知君
侯封僅支頭小邑而外人反受大國全上幾欲奏請
更易文侯道蒙中宮如此隆恩及于老臣若非國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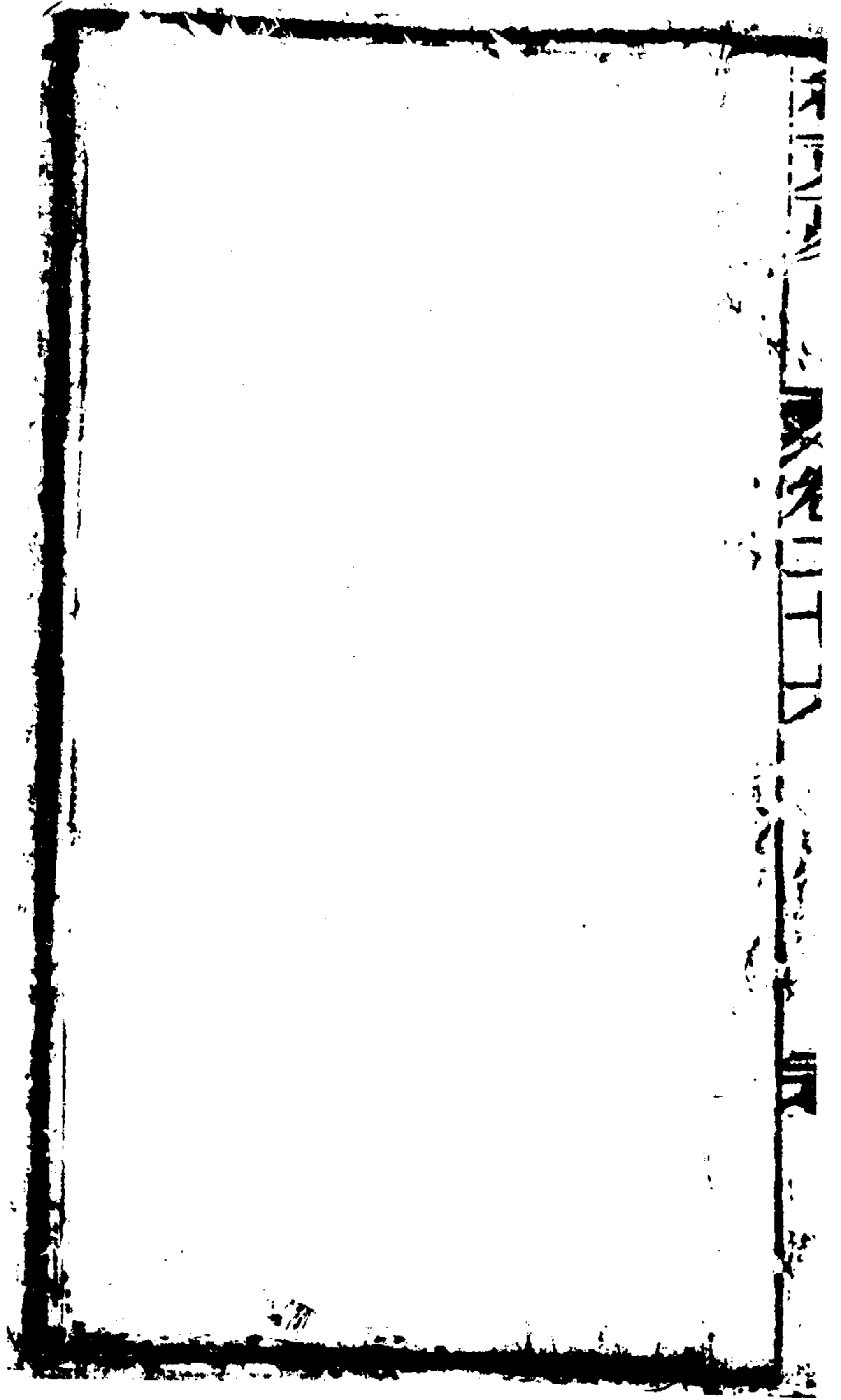
道及焉能得知。叫老夫從何報答。一面吩咐擺席。一面自將二物捧入。收藏旋出。陪客。客又問向來盜賊人皆知之。只有三味。今于鯨唇鱗。至白松之外。又加菜粉。係極豐盛的席了。歡飲之際。廉與向大忠等道。君侯有小公子。將來實係大器。請公見否。同回道。未曾會過。文侯道。少刻出書房。呼來。即請他時。仰仗垂青。培植。廉與道。小子無知。今四位大夫皆在。廷之英傑。君侯止道。擇選。也。文侯道。我朝漢魏。奉請奉托。四人齊聲道。遵。原。由。道。後。制。督。事。與。後。制。恩。則。取。俱。須。預。

爲之防而國尤甚于家今中宮因此朝夕焦勞文侯
道爲着甚事厥勇道前日與之妻聞中宮聽得大世
子暴戾恐弗能承社稷是以憂耳文侯道美哉爲社
稷煩心古所罕有鼎兢兢發道世子前在車橋未曾認
識及於華光樓看天花落瞻得和平端厚似守成令
主何云暴戾莊無息道乃係二世子非大世子鼎兢兢
發道我道就係世子不知却係二世子余大忠道老
君侯執悉兩世子否文侯道雖曾屢見記憶不清庶
勇道中宮因二世子仁孝恭儉堪爲社稷主常怪其

生在家第一莊無忌道吳以季札爲賢父只皆欲以之
爲君若有利于國家何拘在二在四余大忠進莊大夫
之言是也文侯進未知主上之意若何余大忠進主
上以社稷爲重中官請之于內君侯奏之于外自無
不依文侯道在廷諸臣若何余大忠進君侯論之太
忠等相信者大忠等曉之誰敢異議文侯道常聞中
官愛養兩世子却未知近日少監而長恩然此皆屬
傳說無所爲憑老夫妄動琴書事上實歸中官袖手
如何是好康勇道要甚麼爲嫌文侯道世子暴戾中

萬憂慮俱無確據廉勇道這個容易待明使賤內明
日進宮問清將憑奉覆文侯道老夫靜候包赤心等
再問浮金定盟的事復飲片刻而散次日五人又至
廉勇欣然捧諭函交文侯上有中宮印章文侯展開
先慰勞而後言世子情性浮躁恐他日難以自保文
侯讚畢袖書勃然色變令左右抬出箱盒來指堂前
柱礎視五人道此石堅矣然可方可圓猶隨人意老
夫寸心山平海澗不能負變汝等可察盒內眾人驚
慌揭蓋看時却係中宮賜西夫人之物暨扶桑靈乳

八
本
得
風
飛
魂
散
連
忙
免
冠
叩
頭
正
是
奸
謀
未
遂
心
中
願
基
能
來
頌
重
如
飲
知
五
人
姓
命
如
飾
且
聽
下
回
分



希夷夢

第三十七卷

變成法補全成法

戮貪員懲勸貪員

那論浮石寶藏中有盧生遺下切藥赤銅刀老島主
臨危之時賜與文侯之父老相國收藏世世守之凡
有文武大臣好究者殺死勿論所以包赤心看見本
草并細縛手又想到赤銅刀幾乎駭死免冠磕頭額
俱磕碎血流滿面文侯道汝等有何勲勞受主上尊

爵位祿邑屬過分乃不思謹慎小心以報涓埃惟圖
快己私欲滋生事端罔顧國祚是其道理汝等之于
國家猶蠹之于木安分守己木存而蠹命亦長若肆
其蛀力木倒而蠹將焉附汝等看往古亂國賊臣國
家敗壞有幾人得所善終今世于卽或凶暴屬寔亦
只有規諫去其左右誘引爲不善者奈何無半點形
跡而誰捏煽惑中宮造謀廢立罪豈容誅稍寬汝等
終爲禍根左右可盡綁去斬訖以絕萌孽兩邊細細
摩齊聲向前那裡仍由他們懇求立時剝卸只見門

召奔入稟進廣望君御命到來文侯慌出迎接廣望
君升堂傳諭道主上以客卿辭雙龍對士命速隨君
侯前往勸受文侯道君禮臣謙真可喜也廣望君見
堂下五人精身受縛却認不得只見文侯又勃然視
他們說道客卿之才德百倍于老夫主上雙龍封之
猶未足以酬功績汝等無知反借此而生離間老夫
豈如汝等之鼠目寸光乎國家內有四鎮之拔扈外
有名處之覬覦強兵壓境奪去關塞城邑數十客卿
不特收復舊疆且拓地七百餘里老夫加食麥頭屨

辭不獲、猶算客卿之牽帶、汝等欲使易封、是誠何心、可知、雙龍天印、皆國家之勅、敵殘、毀邊疆、侵到猿啼、鳥極、丹鼎、滋樂、廣望、君不費國家一兵一矢、召金湯、等兵將、兼旬而并取之、係雙龍天印、原非國家之地、以之封客卿、廣望、君何常損國家寸土、汝等知之乎、五人掙在地下、磕頭、齊道、某等愚鄙、未聞君子訓誨、今日始知天恩、確當、從茲洗心滌慮、再不敢復蹈前愆、廣望、君問道、若其所犯、甚事、文侯道、犯的事、大着哩、乃將謀、爲易、請、并賜、守赤銅刀、今欲先斬、的緣、故

一說明廣望音方知係余包等五位好人只得勸
還主上也與奏參現在蠶穀之下非遙遠可比請君
侯斟酌文侯道且押還朝五人又泥首道求君侯海
涵全中宮體面大忠等情願保大世子如有短長俱
惟某等是問務求恩宥廣望君又再三解釋文侯指
道今日若非幸遇廣望君此刻已經身首分散姑算
去鄉令將賜物同扶桑露乳小膏膏帶轉繳還五人得
命倉惶奔走文侯全廣望君上殿受命退出看望願
願長病勢急危心甚懸念雖然放了余大忠等胸中

與係不快，飲食減少，安車而行，九日方到，所以愈覺清瘦。當時武侯答道：原為見貴體更弱，所以疑痰症又發。廣寧君乃將余包等內外結構，願庶長憂憤，以致疾篤。文侯因而罕慮，成瘠。遂次告訴武侯，慰道：濟濟盈廷，豈能盡是赤心？惟在君明任賢耳。彼等這番驚駭，自必胆寒焉。能又萌故計。文侯道：奈愚多賢少，何？老夫意欲奏明主上天印，雙龍旣平南北兩路，曠跡岐鳥，灞嶺只調將官鎮守，召李之英王之華入朝輔政。二人智勇兼全，亦易得心膂之用也。武侯道：雙

龍天印俱歸版圖各島盡服謹慎將官可勝任矣文
侯道齊修樊理素稱廉能武侯道君侯所舉甚善不
佞欲于邨往雙龍天印立定各事規模未知可否文
侯喜道如此更好何不先且迴朝將內事經畧再詣
二處武侯廣望君齊道謹遵鈞命文侯大喜武侯請
到盤根谷木蘭渡察勘新城文侯應允聯轡往觀果
然依山臨水勢障阻隘有天塹之險遊到三忠祠登
覽祭奠回來文侯即欲起程武侯留住至次日清晨
膳畢始同出關不覺已至羊腸峽武侯與廣望君道

賢弟昔日爲厭途間多事故，以小術變易眉目，然雙睛突露，未免含凶。今既不愁嗔詰，理應復回本來形容。說罷，令廣望君暫閉兩眼，將袖於面上數拂。文侯不知所以，勒馬向前看時，廣望君踪跡全無，却係一位眉修目秀、態度嬌嬈、男裝的美女。同武侯說話，慌問道：子邳何在？武侯道：這不是麼？文侯審視道：真正不是。廣望君笑將緣由告明。文侯大笑，謾說當時分別，再說余包等五人抱竄而走，見着長隨，各將物件交付。畢竟發道寒舍後園，轉灣弗遠，諸公可歇歇足。

余大出鎮全行進門，且說余引到蘇花苑坐下，廟裏
痛哭，余大忠咬牙道：「背殺這老倖，莊無忌道：包大夫
連日絕無片言，何也？」包赤心道：「素知此老，但憐前朝
國舅，說他忽然圓活，終難釋疑。及昨見之，似平可信，
然彼溫和，我猶戰慄不解。今日加怪，雙目炯炯，卓然
顯赤心，其甚。恐理應勇道向來只道忠直，誰料忽變
狡狴，幾乎將吾駭死。」包赤心道：「幾乎駭死麼？若非轉
剖腹排解，豈想活麼？」廉勇道：「他雖守先君遺刀，也還
有主上在朝，我們位皆大夫，他擅殺了，豈得安然無

卷之三十一

第二十一

五

恙包赤心道：「這個老兒執着已意，何嘗顧命他殺了我們，將各物同廉妃論回奏上道：『我們謀儲亂國，真賊是証，卽中宮亦莫能庇護。』我們就到森羅殿上也無冤可伸。廉勇驚訝道：『這樣說法，真虧廣望君。』余大忠道：『如何算計將此公籠絡人，我們黨內方好弄手脚。』包赤心道：『大約亦非容易。看前年仲卿便是榜樣。』莊無忌道：『謀事在人，未有不謀而成者也。』廉勇道：『大家留心機緣，自合余大忠道國舅之言最妙。且請將先時苦情訴與中宮，使知餘生出子萬死皆係爲着。」

世之世廟也道也我亦親歷其境現在心內仍似鹿
撞有非新與中宮更于何處若此則舉發復邀登錦
明開真霞射飲酒康男滿臉愁容余大忠道國舅當
思對景且開懷持杯莫念苦之何事已至此快快何
爲莊無忌道聞定盤增額銀五砂二十萬錠浮金且
增雙龍天印加增更無庸道再集洲嶼小島歲入之
數能有幾何畢競海濱道莫能取之于外則當取之于
中今番缺已度沙了道對之必乃保舉親信者往往
豈然者且大缺並無慮道胡不仍保牛僮人包赤心

微笑大忠亦笑道所見相同今傳人應到任矣莊無
忠道如何恁快包赤心道牛傳人係某等心腹向保
督理砂務顧老兒將他奏調且用器欵今顧老兒卧
病西老兒在外余大夫奏保就於任所前往是以信
息仍未張露申幾發笑道這夫人情被二公做去每
月所進可分惠纖微余大忠道那用費心他會作威
福赫吸商膏計竭民髓設名徵奇以奉顯要大夫怕
他不來他還怕大夫推却哩莊無已忠道可見保舉得
人我們要各敬巨觴廉貞道所論極且余大忠道量

和難辭只須國舅賞光就算領情了廉勇道歪勺之
極安敢比湖海大快見愛怎敢不遵斟下兩巨觴捧
起飲盡廉勇告別先行包赤心道我們再各陪大夫
余大出道同飲罷又各飲畢巨觴離座叮囑而散單
說廉勇到家放聲大哭其妻余氏并家人媳婦不知
爲着甚麼事這般怨恨直行他哭得沒氣力方纔就問
廉勇見問又哭余氏道莫非奴家哥哥們苦你廉勇
答道兩哥哥也幾乎喪命余氏道如何連他也幾乎
喪命廉勇始將被縛原委細說余氏道無需懊惱待

我見娘娘逐件直訴自有主張廉勇道明晨前去須
說得週詳請中宮代我們出這口惡氣不題當夜二
人安寢次日余氏溫車進宮廉妃問道嫂嫂起得恁
早余氏朝畢對道西老兒懷奸捏詐騙人傾吐真情
捧出寢榻他便翻轉面皮要害五個性命廉妃驚道
聞西席長天生誠實這話係從那裡來的余氏將如
此如此這般這般底細陳明廉妃雙頰通紅道此皆
所謀不臧又將我的印意賺去他若執意奏上君王
加怪如何對答余氏道若非賴廣望君勸回西老兒

他們已作無頭之鬼廉如道廣望君爲那邊余氏道代他們討饒自然係爲我們這邊廉如道這邊的人文侯豈聽他的話余氏道聞得這廣望君年幾強壯勇猛非常浮金先專信任取我國城邑五十有餘後受離間激成腹剖便致敗績逃歸喪地七百餘里若收羅得爲心腹猶愁何事難遂廉如道久聞廣望君是個英雄又屬武侯異姓骨肉武侯連爵祿尙且堅拒斯人亦非可輕視者余氏道須籠絡之待籠絡不來再另想法廉如道聞係孤身未有妻室余氏道非

霞公主年已長成正好招爲駙馬廉妃道且待商議
非霞美似天仙豈憊凡夫爲侶聞知廣望君手標若
何余氏道前日曾見廣望君貌雖極妍只是眉目太
猛令人懼怕妾嘲男子全美者莫如李之英王之華
若擇俊秀無加匹配公主非於二人中選一不可廉
妃道誰爲最好余氏道子都之與宋郊難分伯仲廉
妃道現在那里余氏道出鎮邊疆地方却未細查廉
妃道廣望君行止余氏道昨同西老兒往天井關公
幹去了廉妃道回都之時再行定奪余氏領命歸家

告訴屬對謀余色莊畢到府談罷當各差心腹尋訪
本多日曉得已離去辨蘭眾人天天盼望反無音信
後來探事的更連踪跡都無問處人人詫異又經半
月方見進首雲城緣何文侯廣望君如此騫遲却有
道理自別武侯過雁關只留一僕令侍從俱先渡
洋在雲平鎮備候乃易衣看便負行囊連塊盤山脚
直至流屍渡廣望君相對岸南側高峯遙其間有小
徑可達正欲開徑散看其常文侯道有多少路廣望
君道較中途少二三百里有三条大路五道溪河其餘

攀附厲揭難以屈數文侯道徑險景多奇老夫連日
覺得足力健旺現有艤船泊埠艙內將滿正好就此
過去三人齊上只見梢公水手吃了飯解纜拽篷開
行文侯問道昔日胡爲歷覽窮山僻塢廣望君將遇
老兒挑箭鏃徒弟落後肩認得文直到玉砂岡轉雲
平嶺回國何處險何處易說了半天那船帆飽風狂
如驟如飛早見三環跨脚似乎品字條忽又皆離遠
廣望君問道還不住麼水手道早哩早哩廣望君道
駛到那裡去水手道好卑梢風大約定更當出口子

廣望君道出那個口水手道出大洋口進亂石河廣望君道這不是過流屍渡麼同船客人問道老客貴業非販砂麼文侯聞販砂二字便接道他係新合夥的未悉地勢客人道如何過流屍渡文侯道有夥計已先往玉砂岡我這夥計欲由旱路趕之所以欲過流屍渡客人道向日係那家行裡文侯因前同客卿到玉砂岡聞說寓在王家行內隨答道主人姓玉客人道王姓有數家文侯道平昔只呼王老大却忘子他的表字客人道王老大已被訪準而今行都係暗

開不比當年要由旱路去須入口湖流及思賢港上岸方省辛苦廣望君問水手道如何上船弗問清就開了水手睜眼道你這客人難道今日纔做這勾當麼豈不知私船上例訣登舟無用詢抵埠量交資爾客人既入船自然係那勾當誰來問你文侯道我係舟行的這夥計乃由陸路的悞隨上船我也忘了而今只好到思賢港再談客人問道二位夥計如何又分兩路文侯道前雖業此後因浮石立法嚴緊乃改生涯近聞又畧鬆些故着夥計先去探訪這夥計係

往接先去的夥計我另附船詢問是以分途取客人
道尊客雖謹慎周密然非老行家未知販私竅妙文
侯道願聞其詳客人道凡販私者不計法之廢立惟
視稅糧加減當舉會廉二者而已法愈繁費愈多而
私之行愈利耳稅糧加重則成本價昂私砂無所增
則價不昂稅重苛多商力不足自減及砂口產價砂
戶愈樂賣私矣民自避貴趨賤買私砂而不買官砂
矣禁商減價商力竭則歇業砂盡歸私矣民卽奉法
不避貴趨賤然無官砂可食不得不食私砂矣稅糧

不增

多苛

二

不增當事者貪墨自多苛取攤派入于砂上成本加重其害最酷蓋糧增而歸國家商本不能轉運國家猶發而調濟貪墨苛取入橐掣之爲子孫計那顧商賈尚乏私梟縱橫遺害國家惟稅不加當事者廉而且明能執法以繩屬下則私砂利薄而關開河路巡兵遊緝之規費照常無有利息不禁自絕耳文侯點頭道誠哉是言也承貴客高明指教今之稅根加否否人道加而又加文侯道島主加之乎當事者加之乎客人道其間底裡却未詳悉貴客到行詢主人自

知世廣望君問道貴客歷練多年辦稅紗商規模可
擬道人道此皆素所熟聞廣望君道其緣何而成家
遂何而失業請兩里耆指末末道人道其成家者皆由勤儉
任得夥計奴僕等敢誰欺妻婦不敢誘惑無益之徒
不敢入內而各處有難所深結先時佈置彼趨此
讓入妻者雖難出而難其外業者皆由淫佚所任非
人奴僕等敢誰欺妻婦不敢誘惑無益之徒
甚不願應事願應事上人喜新好異不知運籌漸次消
之爾敗廣望君道兩省之巨者積至千百萬較古產

侯爲尤富何以不兩三世而子孫貧賤甚至乞丐客
人遺諸侯有賢能之在位輔佐故得久傳商家不知
訪求賢能不諳嚴訓子弟故易喪亡文侯道其故何
也名人道各商之庸夥刁奴最善順意奉承而婢婦
之引導逢迎平肉爲賢更以商家樂其隨使不違故信
爲誠實卽有賢良持正商家未必依從卽能依從而
此輩視之若木炭矣自必旁邊暗裡百種浸潤明白
不惑自可漸起而受惑者必疏賢良卽不致兩解亦
必滅口袖手而無規諱矣况商人好自矜誇不喜才

能出守已足是以安于庸職孰知尊崇材幹訓誨兒孫始能保守久遠哉文侯道亦聞有數世而仍盛者事人道此則非近處之商乃不挈眷經營無婢婦之惑亂惟有僮僕禍猶不烈究竟所托之夥稍有仁心見識能遵規矩也廣望君道亦有信正聲訕而消乏者客人道此則所求之非賢才乃為賢者不賢才者亦本是以紙虎為鷓鴣也廣望君道商之興敗得聞命矣而商道中誰為賢誰為愚可得聞乎客人道商內有大有小皆愚頗多其人任名如記憶不清然小

商皆附于大商大商賢則小商得以安業辦稅而獲利大商不賢漢之苛之則小商虧折而喪亡文侯道何爲賢何爲不賢大約幾樣客人道大約爲公辦稅則爲賢懷私獨利則爲不賢其內有良商有好商有狡商有不肖商良商者愛恤小商專心濟食足稅奸商者中申盜書匪幕損人利己狡商者趨利取巧遺害于人不肖商者不顧祖宗創業艱難由匪人指撥俟目前而不計日後文侯道恤商之道若何客人道爲民之道當于法內寓情恤商之道當于情中守法

文侯道：今時若何？客人道：狗情壞法，胡可勝言！文侯道：何也？客人道：凡一切商情，懷私者多，顧公者少。若當事者不能明潔，而唯其言是聽，害衆最甚。廣望君道：胥吏習氣若何？客人道：安分者如乞丐，而不憐貧賤者，積巨萬，而人敬畏相習成風。見利忘害，亦如各商之絕無急公者。文侯道：胥吏謀食，喪家商賈取巧趨避，皆分內事，無足深怪。至于大商，每有報助急公，頗切何謂？絕無客人笑道：業在其中，不能逃匿，并非果然情願。所謂歡欣踴躍，乃說得好聽耳。廣望君

道底蘊若是所言大商懷私應是商情所同何以謂
聽其所言害衆最甚客人道此中道理惟更事多而
熟悉各商之情形心計者方能悟其言似是而非非
常事者聽之不察其裏而以爲是則言者得計而不
能言者莫不吃虧也其違背之處輕遽入告或被主
上察破其賤混當事者受譴再悟爲商所悞已無及
矣文侯道曾有見否客人道會見商因困窘衆額前
運之稅分于續運帶補以舒商速稅當事者課便商
而課不悞將可所願詢于大商其大商故赤手取巧

以成家者欲衆困窘始可取巧而獨專其利乃飾詞以對當事者徇信不准所願捐商得以專利衆商受害而愈困矣文侯道賢客業與砂商若風馬牛何以彼之曲折隱微皆知客人道凡有捐商懷私而阻調濟者固滑商之利寔販私砂者之大利也用心窺探自無不悉廣望君道私砂如何則有利而行如何則無利而不行願聞其旨客人道凡行私砂之機有五因因稅增之成本重也因官費之規例多也因市價之高昂也因廣產商無力貯而易收也因商本之

艱澁也。五固有一即可行矣。凡不行之機，止于一件，乃市價賤耳。廣望君道：聞立法設禁，亦云嚴矣。胡爲不能止也？客人笑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能自正，何能嚴刑下屬，以減輕成本，而惟販砂者是禁，乃止。知門外之賊，而不知戶內之盜也。外賊之害小，內盜之患深。欲除外賊，必須先靖內盜。當事者不能也。廣望君道：商人與書吏和平，客人道：其利則和。文侯道：聞商人常恨書吏，書吏常怨商人，其故何也？客人道：爲間隔者所使。廣望君道：誰爲間隔？客人道：商奴也。

商人與書吏親接者每逢事件必經商奴凡書吏所索止于十而商奴悉商人之底裡視商人之緩急聽商人之意思則轉加倍獲及與書吏止于一二多有商人例給書吏之資商奴視書吏之情弱者則減而又剝漸至假商人暴狠之名不給而肥已矣書吏且怨商奴亦偽辱罵商人不察商奴之猾認是商人則刺矣書吏有書吏并不索費事件商奴亦假書吏之名恐嚇取而人棄矣以致商人無不受累書吏無不吃虧無有不恨書吏之商人無有不怨商人之書

吏於是書吏苦而商人困商奴日增月盛過于商矣
足下不信試視商奴則羅綺輕裘高梁大廈甚則婢
僕成羣優奪商業書吏則布素藜藿蠅室茅簷甚則
爲傭糊口鴿結斷炊廣望君道商奴皆如此之欺偽
刁狠乎客人道若非笨黠安能一人羅攬數十家兼
數十人之事乎然亦賢愚不等茲特言其甚者耳文
侯道商人恨書吏勒索皆爲錯謬書吏怨商人刻剝
亦屬差訛不知皆商奴于中爲奸也然書吏亦有言
後商業者客人道此則百中之一二亦由代爲商奴

之事而然者非如商奴之無不溫飽也文侯道現在
砂法調劑如何客人道乃欲引年而進豨苓耳厲望
君道何至如此客人道調劑之法除輕成本使民樂
食而岸暢銷再無善策原有歌訣索性奉告訣曰

官價高昂私路開

價昂增費使然哉

官廉費減輕成本

食幾私圖白不來

願望君道詞簡而意括盡底抽薪之論也文侯道甚
蒙教益吾等雖會業此實不知有如許訣敢問進
和身有陸路否客人道可問梢公旁邊水手道進口

過換油渡由小河口進通明關論上港出塘塘便是
大荷色玉砂岡了廣望君道我們出這條路去訪訪
也好水手道這却不必他處猶可這條路樊將軍盤
詰認真私砂斷絕了文侯道如何禁得住水手道聞
先出示曉諭三月為期販私自首者蠲條給本令其
改業巡緝兵丁銀二月為期二月之後被人所首及
經訪覺者以軍法從事三月之後販私被獲者拘繫
令舉首一人而拘繫之始刺字放歸巡兵既遵軍令
販私者豈復敢行其境文侯道客人先說嚴法不能

禁止如何此處禁止了水手道禁將軍號令如山也
只禁得這帶路途亦因平日并不減剝軍糧而所入
之祿又皆周濟困窮及軍士之緩急所以言出法行
刑書戮及軍士拘及人民哉又侯嗟嘆不已第三日
抵恩賢港卽有牙行爭前迎接侯還舟資飯價稍
公辭道二位貴客都係同道將來交易正多纖微小
事何須破費廣望君道後會再容罷乃別衆客謝船
家登岸牙夥擔得行李引導進店款待請上牲口房
租堂食驪脚俱不須會鈔次日半天上玉砂岡人行

主人姓苑，殷勤款宴，問係辦往何處，行銷何時，收買其數若干，好備應用。各件文侯道：「乃有水路同伴待他到時，議定照會，行主便不復問。」乃借遊玩為名，在剛左右周流訪察。賢愚盡知，再顧衛到大荷邑，果然禮儀衣冠，但惜俗習糜侈，務虛而少崇實。步過道德祠，升堂瞻仰，羽士認為砂商，殷勤命於各處眺覽。後上百尺樓，觀東南半邊千萬峯，繚環迴壘，聳羽士道：「其中卽係玉砂岡。文侯問道：『聞玉砂岡原係荷花形，得以此地名大荷邑，莫非以管轄玉砂岡而名麼？』」

客道不然。玉砂岡乃承露之荷華。大荷邑乃倒地初
出水之蕤。同發脉于藕塘。邑之藕節嶺中腰雙股垂
脉結合。一山復從兩角分落。一結玉砂岡。一結大荷
邑。因指點花葉形勢。惟恐形逼近。反似依稀。見祠內
幽靜。因賃移居。再問羽士。巨商大賈。羽士道。大商姓
奚。姓蒙。最有名望。爲邑中岡上衆所敬畏。文侯道。辦
公事務。可在行麼。羽士道。小道雖常與商賈交接。而
運籌握算。却非所習練。東邊丹房內。現有老商作寓。
欲知砂務。須細詢之。文侯道。甚善。敢煩介紹。羽士道。

不妨逕往三人下樓轉到丹房只見有個五司上下
年幾者據案檢閱簿籍後面站著兩個家人羽士趨
上道新寓二位客官特來拜訪那商停手出位禮畢
道客長貴處高姓文侯道某等姓韓家住雲平嶺尊
客貴姓客人道小子姓龍敢問到此何幹羽士代答
道欲辦官砂因諸務不諳是以驚動起居拜求指示
龍商笑道奉勸早回罷小子世業于中昧于見機漸
致消之寸土無存客長一切茫然外行鑽入自應加
倍吃虧徒將本折何益文侯道若如尊論砂莫能辦

矣如何經營者不絕人也。龍商道有種世業根基各處鋪擺不得更變動移消乏而後已有種可去可留則在見機耳。今貴客既另有生涯當錢糧贖上私增之時還宜止有折本難獲利益所以奉勸早回文侯。此等論道指教銘勒五內但國家每歲額徵無所同異間近捏名苛徵加而又加無一定數以致報銷成本俱屬虛文不知係奉島主之命加係奉當事者之命加非國道若奉島主之命明加即可添入成本計本商有何大害而今乃爲首數商承顏順意設立

名色加派衆商以取媚于當事者然後趁火打劫猶
狐假虎威遇事則嚇詐弱儒小商安不消之文侯道
何爲設立名色龍商道或借公名或借商名文侯道
何爲公名何爲商名龍商道借公名者借公事大工
以爲名歛商脂而入彙借商名者借培植各商空價
以爲名支藏帑而入彙文侯道貴客悞矣借大工聚
歛而入彙事屬可信昔借培植商以支入彙藏內豈不
空缺龍商頓足道若藏內空缺與商成本何干惟借
商名支出肥己而勒商捐納補完皆係虛借是還所

以大受虧累耳文侯道又有大不解處幣非商領商如何甘完龍商道支幣之時卽勒衆商具領商旣具有領結安敢不完文侯問道這話更難明白商旣不領幣如何甘具領結龍商道爲頭的狡猾有利具了那怕衆商不完文侯道不完便怎麼想必事事威凌挾制龍商道豈但用威且不給憑無憑則官砂皆私砂矣文侯道當今法令森嚴諸商何無揭告者龍商道尊客所論雖是但不知商人習慣口厭膏粱身耽佚樂舉動皆須僕妾微末辛苦便不能堪况筆秃而口

欠利茅塞而律例不知豈敢與盤結勢要之管轄顏
顏平文侯道誠如尊論然豈無二三稍明理勢者見
家業終歸于盡而拚命上訴乎龍商道此中有二種
一種因俗尙澆漓行而不成同袍者弗原諒而反誚
訕是以寧死不行一種今日虧本猶望後日得利因
循漸次至於消乏如小子是也文侯道雖然未必盡
是借公人稟商情未必困苦每見商人報効捐項主
上辭之再三而猶踴躍再四必請收而後已難道另
有一種殷商不成龍商垂淚道那裡另有甚麼殷商

俱係按箕派加這踴躍急公是足下目覩商情平是於紙上見之乎文侯道每於抄錄本章上見之龍商大哭道若不說得好聽主上豈肯輕收踴躍急公字樣遮飾商賈無限剝肉醫瘡折本失業傾家喪命苦楚在中文侯道聞管玉砂岡大夫屢代各商加增砂價則係官取於商商取於民糜費雖重皆自善價增價何至折本傾家喪命龍商嘆息道砂價不增止于病商加增砂價商民兼病不但增價爲驅民食私且費又暗勒加費無益而反有損廣望君道主上頗知

商艱有所調劑奏上必允特限于無可調劑耳龍商
道調劑則大小衆商皆利而奸商之利反輕是以凡
有寔在調劑奸商必計阻之以壟斷專利文侯道原
來底裡若此苟非素經歷練安能得知近來督理大
夫誰賢誰愚龍商道最賢莫如前任器大夫仁嚴明
潔四字兼全有仁如甘澍嚴若雷霆明如皎月潔若
冰壺惜各商孽重福輕到任未久而竟病故器大夫
只有一事錯悞將大荒奏作小荒幸主上明無不照
澤無不及而急賑之然器大夫亦由篤遠未知寔在

所效而其清儉公正是百年所未有也愚則不之其人至於不畏國家之法不體主上之心不管商本不顧民腹凶狠異常未有若牛大夫者文侯道副大夫若何龍商道副大夫尹台君子人也若非賴其安靜廉潔商無死所矣然寬無猛濟不免小人舞弊文侯道問藏是副大夫所專司如何任支而不問龍商道商之領納具結以借給衆商爲名衆商又莫稟訴副大夫只道正大夫已准如何不依文侯搖頭與廣望君道養疽釀禍乃至于此老夫無聞負愧多矣轉問

龍商道今追資員三十年內賍費歸還消乏原本之
商能復興否龍商道如何能得得有二十年歸還便
俱殷寔每歲課程永免虧缺砂戶得有培植所產自
不致便息矣文侯嘆息起身拱別出門遵事之大勢
俱已了然船上人言俱真且回都城奏請定奪恐其
離隔多日主上垂念也廣望君道誠如鈞命就此起
馬罷別過羽士向岫羅岡進發路上人烟頗覺稀少
下騎中伙文侯問店主道如何廬舍稀少生意寥寥
迥非從前熱鬧店主道因島主在雲平嶺折毀房屋

挑成溝港借通水路以斂剝商脂民膏墳塚挑去無
數骸骨拋露不堪民無居室流散他處鎮市自然冷
靜文侯道主上并無此意經過地方盡行免徵如何
猶怨及駕店主道聖恩免徵地方官仍復催迫主上
雖無折毀挑河之意而借駕過以居奇聚斂者非與
大工何以得巨資入橐文侯道爾開店業幾年店主
道將二年了日前原有薄產坐享花利猶有積蓄因
便營不厭貪心所以俱派在應挑河道之處遭害田
空屋盡僅剩此地兩椽假之以度命耳文侯嗟嘆不

已僮僕會了飯資出店上騎第三日進黃雲城入朝
復命島主開顏問道武侯謝章早到又問二卿已全
回都經久反無確信今日齊來庶免寡人懸念文侯
奏道臣全廣望君沿途巡察訪問民間疾苦以致羈
遲島主喜道如此勞矣民間猶有疾苦麼文侯奏道
民間疾苦未能遍知惟砂戶守分者苦而且貧玩法
者樂而且康甚爲可慮島主道何也文侯奏道守分
者砂俱歸于額稅商人同貧則價值賤而無利又不
得培植緣此死亡相繼又得不苦不貧玩法者砂多

歸私私行則價值貴而利厚且兼併守分者之產以
廣其業如何不樂且康島主驚道商何以貧文侯道
爲上多方以取之故貧島主道稅皆如故何爲多方
以取文侯道所謂上者非止于國家也凡所管轄任
事之官皆上也島主道何爲其然文侯乃將龍商所
言并私船所聞的話條分縷析奏明島主怒道速將
候國匹夫革職拿究文侯道臣猶有目覩事件島主
道若非賴卿實心訪確寡人受羣小朦蔽安能得知
猶有甚麼事件文侯又將沿途折屋掘塚挑河糜費

等項全奏島主拍案大怒道寡人往日之行爲視庶
長疾并巡訪民間所不足屢諭勿動商民寸草才
木凡巨細一切務須開銷藏款竊自規規於夏王之
遊豫不期匹夫明違暗背生端苛虐商民無辜被害
自必敢怒不敢言庶長老矣勞矣廣望君可代寡人
前往按之帶精騎三百令侍衛裴通武備茅重固極
谷裕齊偉宗政公觀國文侯保等十員立即起程自
半偉人以下分別賢愚抄沒革職嚴審便宜行事毋
違廣望君領命出朝分撥侍衛兵馬俱已齊備伺候

顧望君上駟如風雨迅速先在玉砂岡時各官廉墨
俱所周知次日薄暮登分枝嶺令八員侍衛領二百
四十騎各給列名小旗一面使分廉倅按名擊抄不
法各犯八員侍衛領旗各派三十騎向玉砂岡馳去
顧望君命武備帶十騎埋伏嶺間以防來往暗通密
信者自帶各俗領五十騎來次荷色天亮進督理衙
門牛大夫出迎全上大堂顧望君道有命遣大夫牛
倅人聽得遠字驛的格動不得各俗領着騎卒將長
隨着儀仗被邀行拘繫副大夫尹合亦到裴通等將

玉砂岡各領官寓居邑內者俱齊獲住在下砂岡者亦陸續帶來并資財等項發夫搬入廊廡堆滿廣望君於凡作備加費之員槩行籍沒其効尤收費者按數勒追其已陞調他任者俱照溯查一併辦理再畧問問牛倖人將受各官賄賂括取商人貨資借名派徵增重成本所取及送余包竝餽諸顯要的數目核約相符乃將衆貪犯上囚檻每員差騎兵二人令俟保管押還都墨吏盡從印于本處處與發落飭尹合護理正大夫事其餘奉法不攪商不苛劄各官提署

者提署兼管者兼管只見武備帶着二人近前稟進
擒得送書者二名因望見快馬加鞭情有可疑到嶺
盤詰不服搜出無名密信一封續有飛騎亦如前搜
出特同解來請令廣望君折看笑問道汝等性命只
在頃刻書已聲明猶欲隱瞞到那裡去一人叩頭供
道先係畢大夫差的繼屬包大夫一命雖大夫差者
廣望君令置獄內乃集老吏問以杜絕私砂長等語非
言添設巡查則言嚴刑玩法細想添設巡查不但糜
費增多且爲梟賊加一庇護嚴刑玩法又難免狡滑

巧印無業代災俱非徹底澄清永遠不壞之謀計算
坐于衙中待命莫若仍往玉砂岡察訪帶着幹吏十
名俱令坐車從行沿路禮延耆老詢問抵玉砂岡見
數百里周圍處處岐徑紛雜實難防備空勘二日悶
悶無策回來經過道德祠入內謁禮羽士大眾俱捧
香迎接龍商亦在旁窺視廣望君呼所曾共話的羽
士羽士膝行廣望君扶道故交無庸乃爾羽士抬頭
認得係賃居作客的駭得竹篾跪下只是叩頭廣望
君又拉起來使請龍商龍商聞得傳召恭恭敬敬趨

上禮了四個頭。廣學利命。坐龍商不敢詢以杜私之
策。龍商回道：立法原善，奈守法不齊，終屬無益。願望
君令退。當晚吩咐各役盡行迴避。乃于老君座前焚
香拜祝，道祖師垂訓，道德五千言，章句句句皆寓正
修齊治，其濟今弟子愚魯，求顯示絕私良規，祝罷拜
畢，復盤坐于案傍，左思右想，想不得，不寐。忽聞晨鐘，聒
耳恍若走鐘時，因看時，滿室明亮，椽檑歷歷可數。中
間鳳額飛白大篆，無官無私四字，書法遒勁，殊常仔
細。看時，又漸漸昏暗，評此四字，必是秦漢之遺。然于

廟額不十分確切。須臾聞有馬嘶。天已明亮。起身再
玩大篆時。連匾額俱無。不覺既驚。定神密想。忽然大
悟。拜謝起身。羽士人役俱同在外。伺候稟明奉命召
回。廣望君接過起程。第三日到黃雲城上朝。島主宣
入鴻淵閣。文侯先在內。島主問道。聞卿為杜私事務。
晝夜勞思。未知有嘉猷否。廣望君奏道。雖有一籌。但
恐言之有駭。眾聽島主道。只要有寔濟。何礙諸人。廣
望君道。私砂之不能杜。由于有官砂之別。雖設救時
之權謀。奈利之難。數瞬息。弊生不但所立之法無用。

反增虛費累商益深正本清源莫若連官砂之名而
并去之私自絕矣島主勃然道軍餉用度全靠砂稅
今去其名稅從何得廣望君道稅依然在不稅裏而
稅地耳島主道何謂稅地廣望君道將產砂之地盡
派成井令世業之商鎔金爲大篩篩砂民人家共之
將額稅攤派于井上而令四季完納稅糧所產之砂
任商人遠近運賣不必拘限地境商省無窮虧耗國
消聚衆寔憂莫此爲甚島主點頭問文侯道庶長意
謂如何文侯道稅不減而糜費除成本輕矣國課裕

矣成本輕而砂價賤，島黨散矣。隱害消矣。任貨賣而
不禁商滯，除矣。民食通矣。洵屬良謨。請照行。勿疑。島
主大喜。又問道：使誰人辦理？文侯道：經臺關大夫獨
孤信天可任。島主命下大夫石仁接管關事。召獨孤
信天交代後，卽往大荷邑督辦。石仁領命前去。島主
問道：玉砂開解到諸犯員，庶長將盡置之於法。寡人
憫其無知，欲從減議。卿意如何？文侯急問道：聞前日
獲住通密信者二人，如何不帶來？廣望君袖內出書
道：在此。文侯取呈。島主看時，乃莊無已心單發手札。

照會速將寶珍先發來都以免抄沒有咄又便代為
使用以取庇護島主大怒將書交與文侯文侯看道
莊無忌畢競發之奸邪今已自供請主上定奪島主
道二人且緩論文侯道請主上秘密勿露牛偉人不
可緩矣島主點頭意猶未決文侯道有臣貪婪害國
結黨欺君而不誅何以儆後島主道牛偉人爲國增
裕其數頗多今若置丁極典恐後任者從茲不踴躍
矣文侯道嘗聞國以民爲本又聞王國富民亡國富
府庫今偉人剝商增幣以病民是爲國之末而傷國

之木也其罪大矣應照賣國律治罪豈可赦乎島主
問廣望君道卿意如何廣望君道願上上守祖宗之
法島主嘆道卿以祖宗為詞寡人亦莫能曲宥矣其
仍着侍衛押公觀往大荷邑交獨孤信天并各犯回
時正法示衆文侯傳命公觀立刻起程第二日申時
到欣逢鎮係挑河通玉砂岡的日子衆人歇息百姓
見犯山牌上寫着貪婪苛商殃民害國犯官一員牛
作人百姓一傳十十傳百頃刻圍滿歡呼島主仁睿
聲如釜沸有老成的近檻問道牛大夫也有這個樣

乎處當日劫造廣垣峻宇媚奉土像木偶今日可能
護佑汝剝削國家命脉病商困民的罪犯汝平時孝
順顯要格勢今日可能庇遮汝檻內拆牌的羞恥牛
大夫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牛偉人無處躲避只係閉
目低頭衆人提斗的指額的謾罵等等的公觀明叱
不住催解役起行衆百姓止住道將翁不必發怒百
姓等靖望皆遭此賊發掘田廬皆遭此賊廢毀商膏
民體皆遭此賊苛竭今日主上命解任所正法是皇
天有眼百姓等積怨已經只是刑筭遭牛賊挑掘暴

露拋毀成堆，叫百姓從何別處移埋。惟壘土成坵，名曰帶山九泉之恨最大。仍要精前夜復說罷，各解小衣，將尿向牛倖人頭面澆下。人人學樣，頃刻路卽成渠。有無尿的，爬上檻車，屁也努放一二個。又有一人無屁，用力狠努，連瀉肚屎都病出來。牛倖人滿頭滿面，都係糞漿。衆人說道：這係代牛大夫裝金了，笑罵而散。回車方得起行，自離欣逢鎮。凡過村集，不敢歇息。第四日早抵大荷邑，獨狐大夫尚未蒞任。尹太太權收入獄，公觀未見正法，仍在邑中守候。次日獨

夫若刑到查點已犯員每人各下有妻妻子女僕從
婢婦數十名百餘名俱重加審問將各犯員發玉砂
剛正法者即在邑內分別差人網緝赴場正法其罪
輕者犯員并發烏風品為比巴陞調者奏請追解玉
砂剛亦照輕重一體究治其已故者用行勒追子孫
若請去冗官為商會費以裕國支民原來玉砂剛自
官職四品其有五等乃係中中大夫中大夫下上
大夫下中大夫下下大夫向來中中大夫下中大夫
俱係死罪今事既減并下上大夫俱奏去之只留中

下大夫下大夫二等序出本章再臨場上監斬只
見百姓擁滿大荷邑宰叫衙役兵丁速打速打獨孤
大夫問道打甚麼邑宰見係督理大夫慌來參見稟
道牛大夫綁到場上各頭人等不由分說將衣服扯
碎各嘴一口頭面腕臂皮肉俱已嚼完指節俱經斷
落獨孤大夫問道時至也未司辰司稟道已過了獨
孤大夫令道速夾罷劊子答應分開叢圍立刻斬訖
將頭呈上獨孤大夫看去却係個血肉團子令將棺
木盛殮埋于城外路旁并令玉砂岡示衆之大夫棺

木一併移來同埋立碑以爲炯戒其各處正法之下三等大夫卽于夫處掩埋立碑令訖吩咐請朝往玉砂岡人役俱不須去只帶量弓冊手二名馬夫一名如外有暗往需索者從重究處老從事與道人役俱係國制威儀公出仍須帶用爲是獨孤大夫遊此輩無厭詐索擾官費商莫斯爲甚諺云看災上官來勝還兩災災豈可任隨惟該役等工食無多自然前歲外差使費養贖所存規例汝可代收毋許加增歸時方爲每放止許一次斷不准給從事唯唯次日

卷之二十一

第二十一

三

符至砂岡五日夫量清楚將各下大夫遷調去留
與俱定凡供給在禮者小遣太稍豐者大調小出
逢迎者去年毫而精丹未衰者留商民大悅方欲回
邑忽聞剝笥震天如山崩塌正係誅貪遍地欣聲沸
歸邑驚人架嚮騰欲知震天係因何事且聽下回分

希夷夢

第二十八卷

追道犯喜得金船渡弱水

求快婿恨將木氏作土郎

諸說獨孤大夫公事辦畢起程回衙方下玉砂岡聞
得車聲殷殷突然震動巖如樓倒城崩仰觀青天并
無半點雲翳着實可怪行有二十餘里忽見巡軍到
報報西門外貪殘塚內霹靂擊毀牛大夫棺木屍首
失喪只留五臟在夢現被羣鴉啄食原來正法諸貪

真所埋之塚百姓共呼爲貪殘塚當下獨孤大夫道
可於左近查訪屍首在何地方巡軍得令而去又行
十餘里經北邙山只見人叢塞道因未帶儀從行近
跟前衆人猶不知係督理大夫當令老吏查問爲甚
聚議看者答道半天碧亮忽然墜下一段人腿來數
隻大大爭奪吃哩獨孤大夫問落于那里答道現在
叢塚旁邊這叢塚乃牛偉人挑河掘挖的骸骨百姓
聚葬多者謂之骸山其次稱爲叢塚獨孤大夫心內
了然令其掩埋到大荷邑進衙同老吏將并數核定

以所沒貪員贖費內各員派明發給諸商會繕造大
金冊金部按地照井徵收糧稅立定月徵季徵歲徵
之例月徵者每月照額徵之數而徵也季徵者每月以
款產至季而徵足三月之額也歲徵者或季款產次
季不能補足每歲必有豐產之時於此而進徵是十
二月之額也再造彙冊開除發給商數餘者按三十
年內消乏各商運變確數給還商民大悅具結收領
遵行去訖巡軍復報探得牛大夫屍體俱散遺在該
山叢塚旁邊某處頭某處手某處腕某處臍某處脇

某處背某處肩某處臂某處腿某處脚俱係殘碎不
全道過山口算來少了半段右腿無有下落獨孤大
道道在北部山可取將來仍代完聚而埋之老吏稟
道這是天譴無需復埋獨孤大六道天譴已過死骨
何知仍用衆埋爲是令探子速于各處拾回次日探
子來稟道有遭禽獸吃盡者有遭居民拋入河者有
遭擊糜爛而不能收取者獨孤大夫嗟嘆再三并將
腐盡毀塚屍骸無存同發贖項營造徵法等事舉行
奏到黃雲城島主覽畢依議見牛偉人棺爲雷擊屍

但消滅不勝詫異問文侯道庶長往日參劾牛偉人
寡人猶疑罪惡何至若彼之極今視上蒼加罪頗似
因法處治猶未足以盡其辜想牛偉人平時暴虐貪
鄙勢必難堪其朋黨定然更甚庶長其速查究不表
文侯領命退朝且說廣望君未到都之前余大忠等
恐于包赤心家余大忠問莊無思畢競發道二公專
人密馳信息可有回音包赤心道正欲與君商議前
日兩次送書到分枝嶺限不期遭侍衛武備帶騎潛
伏先後搜出銀被拿住送與韓廣望現置獄中懇賜

良等以杜波及余大忠驚遁敗露斷難遮蓋此刻只
有兩字相贈可速爲計莊畢連忙長跪求教余大忠
道死與亡耳二人猶欲相求大忠拂袖道西顧作梗
天意非昔連某猶難免怪安能庇人說罷出門逕去
莊無忌畢竟發時將着眼睛都駭痴了爬不起來包赤
心道余大夫平日何等擔當今尙如此事體可知真
再就這快走爲上莊畢旋膝問道逃往那裡的
道我夙昔想得個地方記有摺兒二公作速經理往
甜珠島折看莊無忌道是足島如何包赤心道是足

雖好奈有主者恐受人暗算不若此地自得專主之
為愈說罷往內取出封函并符前一枝二人接得拜
謝起身回家收拾細軟珍貝各帶寵僮愛妾會齊薄
暮出城路上并無阻攔曉夜兼行三伏時已到太極
潭上船過硬水登紺珠島畢竟幾折看大喜令眾人
并上元珠島將船用金練拉入軟水理出長橋藤絲
另繫石上將粗枝祈斷橋自落沉惟在硬水邊半段
高浮在無已驚道這係軟水橋既祈斷如何過去畢
競發指石上藤絲道橋斷而絲不斷可絳而起也莊

可

無忌道如何登岸畢說渡道船可拽而浮世無忌
道糧盡若何畢說發道茶實最耐饑石粉足數千人
日食綾緞布疋頗多寒亦不愁事卒余包信到起橋
回都否則于此生子生孫朱陳世世亦稱胸懷莊無
忌喜道果然虧包大夫指示這塊地方不然天印雙
龍貪虐難近浮金燭老兒未必扣容只有坐而待誅
耳慢表二人得計欣欣然再說文侯出朝到家立刻傳
令獨孤信天將獄中半書二犯星夜潛解來都研審
知爲包赤心莊無忌畢說發三人通信凡有賄賂俱

係文行優閭思廣代其餽送乃上朝奏祭五人島主
看畢道文行優閭思廣未有確據從寬免議書皆出
于莊無忌單競發之手且先提到追究命下立差侍
衛分往頃刻將兩家妻子僮僕都拘到案却不見二
人令水湖蔣美研訊供出二日前黃昏時候各帶僮
僕窺妾不知何往嚴詰長隨方知包赤心給與令箭
叫他們往紺珠島水湖蔣美覆奏島主大怒道先通
信與牛偉人罪已大於莊與今復給箭使逃係包赤
心爲奸邪之魁首也罪豈容誅命余大忠道包赤心

係卿至交可前去拏來務必追盡朋黨以清朝廷余
大忠領命出朝吩咐家丁罷如此乃到包赤心家令
扣守前門後戶自率數人入內包赤心聞聲急出
何答道大忠不下若何現今已臨足下身下包赤心
道我自有辯余大忠道代想有一計可於密地說之
包赤心引進幽室余大忠目視家人家人向前將包
赤心擡起脚高首低包赤心正欲喊叫四人用力齊
往柱礮上行勢撞去腦漿迸流嘴張脚直余大忠假
驚道不好下包大夫情急碰死了叫我如何復命包

家親屬驚慌奔集問因何事尋死余大忠道主上甚
怒命擊包大夫追將畢二大夫跟由我問包大夫莊
軍往紺珠島可實係他所使包大夫聞知着慌怕受
嚴刑甘於自盡只好帶親屬去乃拘其妻子入朝回
奏水湖請往驗之恐其中有詐請去衣允驗過覆道
渠係願裂斃命島主道兩賊不他往而上紺珠者以
其近元珠急則直過而斷藤橋耳此刻姑置勿論當
時退朝餉若五天混沌邑宰會同汛弁具報申東院司
差親率員有與女人衆持命箭過洋往元珠島斷藤

構理會詳請定奪東境司奏上島主大怒召文侯廣
望君道兩賊這般刻毒他逃去也罷將數百年之聖
跡籐橋斫斷嗣後如何取茗二卿可爲寡人圖之文
侯奏道元珠島橋既失矣非飛不可渡也而今只宜
置之膜外若欲追擒恐徒費力終無所濟島主道寡
人原知橋斷難過因廣望君係不世出之奇木或能
辦此莫可爲之異事并非限定期日卿等毋辭文侯
廣望君只得領旨退朝廣望君道不佞且先往訪察
文侯道須從者于廣望君道今日且隨便帶去待審曉

後果須人象再於近處營寨城邑擬調下邊文侯道
何時起馬廣望君道就此告別文侯道共奉上命應
皆選擇僚倅方好回奏乃全進營中軍皇上軍將冊
籍文侯推讓廣望君點素所知之材幹者武脩周恆
谷虛梅先春烏剛谷裕游九雍伸裴通宗政源嶠翟
授等并帶騎士十名分手進發數日到品字城沿邊
往上三百餘里過混沌邑又五十里住太極洋洲地
將官兵士迎接入堡房內正對斷橋望見兩島相峙
於波中四面山勢遠遠環抱週圍碧水巨浸深迴中

有半段藤橋橫卧泛浮原來浮在浮金相隔洋面他處寬濶只有百餘里惟太極洋周迴有二百八十餘里連灘坡共有三百里這紺珠島俗呼爲滾水島元珠島俗呼爲陷水島兩島形俱圓圓紺珠色青赤元珠色深紫故又以紺元爲名當時令船往紺珠篙工稟道不得上去廣望吾問道先的人馬如何過的篙工道這島每歲只有六天水可渡其餘俱真能大嶺庶長爲混沌邑宰見水平場令用長練繫船於紺珠島麓撥一伍兵下屯於島腰設隊長管理凡見有

人欲渡便着放到礮水邊地纜出繫渡船兵丁自上
拽冒硬木自可撐到島下今練船遺沉於无珠無纜
拋繫如何前進廣望君道且試行之令騎士俱登艦
或各執小棹或合運大槳到礮水邊齊發同聲號子
大衆盡行用力搖盪人手雖多無如水力更急專勇
到半個時辰氣力俱衰篙工歇住道若上得半個就
有怪子無奈水硬牆壁般阻住騎士道可換大船多
添水手滿耳道船太人衆吃水亦多也是一樣廣望
君道且回頭觀城城轉停止却箭射回岸邊廣望君令

將小艇十隻用大船挽頂索將繩繫以堅繩數
兩相按令便挺身輕軍士六人各帶手槳坐小艇內
拽上旋頭再添岸兵復搖到硬水邊用力齊盪隨將
死幹放倒小艇自落入硬水中六人飛棹到得島下
登岸將繩繞樹三匝縛好復到硬水邊合索成結繫
艇將繩攬騎土人衆截過齊力牽拽大船高工水手
趁勢盪搖須臾亦上廣望石登計幾道有光球軟木
却碧清不似硬水色渾渾沉沉之極隨隨可見乃到
軟水邊捕落扇羽覆於波面卽漸漸沒下細看底時

2

昏昏暗暗深淺莫測高工道開於藤枝可以見底軍
士隨取燃照愈覺混沌水手道不是持着照擊入水
中便可見也軍士如言只見一點漸亮下去愈沉愈
大到底徹亮四面八方奇形異狀之怪物無數圍裹
將來爭看火光衆人俯視毛髮俱豸廣望君熟思無
計只得上船出圍登岸令汎軍移屯島內再使騎士
回都報信只帶谷裕同身使裝私行於各村中市鎮
城郭兩日未遇奇士高人不覺行到紺海想道莫若
過洋往尋金壽求乃上渡船船內先有老翁帶着兩

個車于廣望君拱手招呼老翁起身還禮坐下須臾
只見漸次加添各裕叫道梢公例數已足快些開罷
老翁道且緩猶有敝友未來又守食飯時候陸續擠
得船滿水手解纜扯篷老翁道猶待人哩篙工道已
是中食要開行了老翁道既不能待我仍上坡明日
渡罷廣望君見老翁雙目開時炯炯光芒外射便挽
住臂膊向衆人道老翁尚有朋友我等義駕共濟再
守片刻罷衆人道俺們都係各辦要事的只好爾全
他守老翁扶童出船廣望君也同登埠老翁道是下

因何廣望君道衆客俱有貴幹不佞同老丈候令友
老翁大喜携手復上船廣望君道丟掉令友麼老翁
道老漢世居端容邑因爲俗所棄遷於浮石嶼山今
剛武侯政令簡靜欲往浮金訪視親朋卜之吉且于
水內得遇異人同遊水內非舟中而何足下始則急
于渡及見老漢而亦願緩今則隨老漢行止非大有
心人安能如此卜既驗矣不渡何爲廣望君笑道安
得有心如老丈乎便俱入船順風開到洋中颼颼大
作赤浪騰空衆客大懼相公轉逢駛道難收來石口

也老翁道老漢要往來石有事而今說不得了片刻
梢公又道連迴山也莫能收且看谷口也只目風猛
蓬急未曾半個時辰就收到谷口口邊放落大蓬轉
入港裏下錯搭跳諸人交值登岸老翁問道只下渡
來將住何處廣望君道向聞浮金石幽木異特來探
訪今萍萍逢傾蓋深願追隨杖履老翁道如此合顧
一輛車子到谷口城廣望君道甚善乃顧車同坐老
翁道今收谷口雖將老去遺落却省走數百里陸路
廣望君道這些地方不仗俱未經到老翁道谷口者

九谷之口也。邑居九谷之口，故以谷口名山。多溪，眾昔時民淳俗樸，不知近日若何。廣望看道，笑爲九谷老翁道。其中清奇勝境，莫能悉數。歸總於九個大谷。老漢睽隔年久，連九谷之名俱認憶不起。有做友居於避光谷內，只計得避光谷。今無用進城，只遠郭北而過，以免纏攔車夫。如言推轉輪軸，沿濠徑進，只見半壁連關，樓閣高高低低，遠遠則壘壘疊疊，蒼翠森森。望者行來，已係谷口。南夫問道：二位往那洞谷去者？翁道：避光谷。直夫道：避光谷，還寂無人居。住欲去做。

甚麼老翁道到裏面自有車夫道窄路車不能行今
已晚了莫若就此歇宿算眼罷老翁道也可下車進
店算還價值次早飽餐舉去盤旋曲折崦嶮崎嶇末
枝垂條拂面絆腳花葉滿徑菓子盈樹鳥聲新異山
色殊常食菓飲泉隨地憩息老翁沿途審認若壁峯
頭形勢直至將晚見傍岩數間欹斜草房老翁喜道
是也是也走到門前童子看見簾籠網住圭竇齊聲
道此內未必有人老翁輕敲數下只見一個蓬頭赤
足村童由屋邊走出看看復退回須臾有褐衣藤屨

漢子來問道老丈何為老翁答道知常過訪漢子慌
旋歸瞬息忽聞拴帶門開一個清癯老者白眉披頤
皓髯過腹扶杖迎入老翁道久不接膝鬚髮更如光
彩老者笑道弟既舍我遠適今如何肯回互相歡笑
伏地交拜罷廣望君趨前爲禮老者看視着答界問道
這始非我輩中人焉得至是老翁道弟仍不知其姓
氏是屬非常昨晨渡洋契合卽同造謁廣望君道敢
問二位老仙老翁指老者道此避光子也避光問道
足下可知吾弟之名廣望君答道尚未避光道卽知

齊東野語

卷二十一

三

常子也。廣望君道不傳，姓與名連，知常道弟久違隔。諸谷舊朋，可皆無恙。避光道死者，遷者遷，惟沉谷。藤山公在耳，知常道諸谷，可有繼者。避光道人却不知。知常道可堵玲瓏泉，邀諸藤山，敘會避光子，叫童子去，將泉眼盡行塞住。原來谷腰石壁天生八日月，目流泉水極芳潔，其源脉與九谷相通，故名玲瓏泉。平時惟避九有水，餘谷皆涸。若用旋花封繫各口，則溢於他谷，可怪流出，俱變混濁，不比避光清冽。諸谷有事，知會或使走獸，或書或使飛禽帶信。避光凡欲

招來只認果自閉令散遊他谷卽知傳信當日童子
辨後回話已係深夜時候二者論些澗裏因步履辛
苦就榻安寢次日早飽時知常仍然不起廣望君沉
血已畢見有三個老翁回來避光迎道藤山公好早
也知常昨到特發水菓相送藤山道夜半聞室旁滑
滑有聲料賢弟見報必有殊事待不得雞催秉杖趨
對單展於品鈞壑遇着甘子過黃梅嶺又逢舒叟追
問甚事知常賢弟何在避光道跋涉因倦知常聽得
口音喚作相道弟起也藤山走入房道許久未通音

問谷見茅履康泥形容不改甚爲可喜知常施禮道
謝途遠水隔魚雁素稀寸數載積塵今日解矣又出
拜見主人籐山指道此甘穎谷此舒灌谷籐山亦問
廣望君知常道他說姓韓名速舒灌谷聽得近前細
看道不是不是廣望君看舒灌谷也有些面善詢道
老翁仙鄉何處舒灌谷道是是又看道如何冒且不
同聲氣名姓俱是廣望君道老翁認不佞是那個舒
灌谷道音容名姓俱似韓冠軍但眉橫而不豎目秀
而不露廣望君道老翁自何處見過知常問道足下

居住貴邑廣望君道不佞中華人民舒灌谷道如此
係冠軍了連院拜下去廣望君容顏想起道老翁莫
非尊字鑿華舒灌谷道正是廣望君道尊顏不似日
前憔悴而今何以在此舒鑿華將恐柏虛親黨來尋
報復移家于灌谷的始末說明藤山問舒鑿華道原
來係舒與故交舒鑿華道是大恩人因將救護賊擒
雙尾鹿相保薦職封冠軍的訴說與諸人知道藤
山點頭道也好避光向知常道這種人爾如何同到
山鄉待待途中相遇誰知他係凶貪者然頗卓聲

非尋常可比。脈山道已往不追來者，不拒兩弟無庸
固執。問廣望君道足下遊覽，莫非更退麼？廣望君道
不使懶惰而勤，獨善兼善，未知有是有非。避光道窮
場，茅蓬不堪歇息，請駕速回。廣望君道有小事難夫
如蒙指教，即便告退。藤山道有何疑務，且試道之。廣
望君道逃入深岩窮谷，我可到人亦能到。若往元珠
島，斷藤橋以絕世人，不知猶有能尋者否。避光道終
無用處，豈未聞鐵船過海乎？廣望君道鐵船安得過
海？知常道足下不知凡物性極則反。鐵船雖難過海，

其能波弱水極弱之水遇極重之物則重者反輕弱
有反強耳亦不知玉砂至淡產于至鹹之中巖間峯
下之水最鹹其旁上池峯頂又有淡泉乎其理一也
元珠島雖遠不知九谷之荒僻幽邃廣望君道謹受
教誨因遺舍利中人得到殊難廣望君道避光先生
其功其德其德新薰沐處登草堂舒聖華道請臨做
德便游幾矣去廣望君道潔誠再來相訪乃掛別諸人
無情世世出世道遺袖占足下非欲逃元珠欲追逃元
珠者其真也其真極則反四字終可以成廣望君稱謝

知常因轉舒鑿華送到岐途指道欲往迴山來石則
往西北欲往陡崖關鼠則由西而南廣望君道往太
極洋想係由西南了舒鑿華道係往南太極中太極
北太極欲往北太極可沿山而行進塢至桃莊鎮上
船往中太極亦沿山入塢至丹葉谷折而往西北過
白茅嶺到紫瓜埠上船若往南太極過了陡崖邑再
渡關鼠谷上觀極嶺下嶺就係南太極了廣望君道
承教今往南太極向陡崖可也揖別舒鑿華同谷裕
南行遠遠望見山岡突兀詢問行人知係陡崖邑計

算趨奔不到便入村觀借宿次日路上無停抵觀極
嶺下已是黃昏入坊投宿第三日清晨登嶺却是漫
天大霧并着不見太極洋石徑濕滑行過多時方係
洋邊僱船順潮流淌霧漸收起望着二島却在後面
抵埠起岸反往北行進營山盈近前來見廣聖君問
道山將直緣何至此山盈道奉文侯鈞令帶二百軍
士前來聽遣廣聖君道且同過去看看一面令軍士
就地鑿金再帶山盈登舟搖靠硬水邊紺珠島上軍
士放船趕進只見波底閃出許多人衆毛髮肌膚俱

係青綠顏色山盈稟明新募的水軍硬水外者扶着
船舷硬水內者拽着船頭儘力衝頭頃刻及岸上鳥
下簾橋走到半浮盡處廣望君摘取扇翎拋于水內
只見往底直沉轉瞬已看不見又令軍士將佩刀置
水面上亦搖搖拽拽漸漸蹉去却不似用毛之速山
盈道差幹卒入水過元珠審察如何廣望君道須要
小心山盈遵選一卒使結束提刀而往約半個時辰
不見回來山盈道可怪便欲沒視廣望君道再着卒
去山盈又使健卒網紮持及先下日亦結束停當取

... 用他燃着聖燈水車照得透明無
... 聚擁山盈進橋邊俯望全不
... 忽有白童迎揮劍砍翻又
... 山盈視形狀克
... 水怪坐着吃
... 道此亦無法使且
... 因傷兩奪眾
... 將青貝五百枚分給兩被
... 各樣磚

武西面復有陰陽鉤連搭頭文令成竹登為二大筏
去日俱備者將金磚搬上大筏湊合成船復鎔金船
縫將被纜漸放近軟水邊令山盈谷裕領五十名壯
士俱用浸蠟衣褲穿紮停當復以長繩繫腰各携利
刃上金船駕前後入軟水其繩頭及餘人在後筏上
却也作怪筏入軟水即沉船反浮泛無恙山盈令軍
士用力搖櫓的搖櫓盪漿的盪漿如箭般射回元珠
船上船裏的軍人盡見飛風報入懸洞莊畢却在島
上見得這船來不信道他近

歌水船筏自沉家人道此刻已登島了二人方纔看
慌山盈領兵早到畢竟發道山將軍來故人有命矣
山盈答道故人有命山將軍無命矣畢竟發道當年
會効微勞將軍可看情分面上山盈答道當日情分
係珍自換的今日山盈借二位得功請賞只當抵還
日前珍自莊畢無話就縛僕僮妾婢羣然磕頭求生
由盈令道且都上船老僕道盤起沉橋過去穩便谷
務道犯止莊畢餘俱免罪可將沉橋整理由紺珠渡
洋眾人歡欣叩謝山盈令軍士相幫將藤枝引起藤

本然後拽出水面終不能懸卧如前乃命軍士乘金
船於下扶芬遂段襯高島上綰絞將練籐盤繞如前
橋始浮平架空橫卧因將細軟盡搬過紺珠數次裝
渡報功廣望君令將二犯上囚車并物件押解回都
衆人各望家鄉見內有一俊僮俯着斜過似頗相熟
叱令抬頭抵死也不肯廣望君心疑使軍士捧托看
時却係郎福厚廣望君想道聞福厚死於獄底如何
却在這里其中定有大弊因出位迎揖道郎大夫許
久不會別來無恙即福厚連忙跪下道昔時肉眼悞

今日只求速死，願望君扶道，浮石法有浮石
法度小將為禮，係故舊之情，大夫不必過謙。即福厚
那裡敢起，只是磕頭。乃令上囚車，全莊畢齊行。原來
郎福厚於雙龍島被擒之後，監往丹鼎城，因沙虎攻
打州縣，解書開得，更直送到黃雲城，司城收置獄內。
余太忠同色相愛，又恐其露前情，便邀包莊畢三人
帶地商量，救取莊無忌，道敵國之仇，主上未必肯依。
只好另想他策。包赤心道：司獄大夫張國威，性情不
和，須將他調調，仕用局內的人，方好作法。莊無忌道：

行時

卷二八

二

副司獄許成仁係中大夫錢世達的甥戚司城大夫
終遠眸日西庶長保薦尚中大夫嚴惠分按巡無受
雙龍天印兵災地方正好保張國威爲司城許成仁
便同陞正司獄先邀錢世達說明緣由自無謀不遂
也余大忠茲獲果然許成仁做了正司獄錢世達使
許成仁先將那福厚暗暗脫出令獄卒昏夜同行入
年少者將布袋套裹着頭倒背進監用藥麻住嘴人
檻床內餓過三天渾身將毒藥塗抹用上裹透斃只
道牢瘟病故具呈報上委員檢驗那裡別得清楚耶

福厚往來四家俱係粧作婦女暮夜乘輿車而行外
無知者在里逃走帶入島內今始敗露同解回都昔
日余六忠只道係包赤心隱匿起郎福厚來心中懷
恨所以趁奉命時便生毒計將包赤心害死既絕其
口又舒積怨及細搜絕跡反失包赤心商量少人未
免常時懊悔那知莊舉帶入元珠島總聞廣望君經
營元珠只管暗笑又引陳德言衛國胡爾仁幾世達
閻思廣石可信施博愛女行漫許城仁等一班鄙夫
爲黨羽數次交結李之英土之華二人婉辭不就余

大忠心心念念終要籠絡廣望君李之英王之華爲
心腹訪知廣望君未娶思量將第二個妹子招他爲
婿恐又似客卿當日推托因請大妹子歸寧囑孔廉
勇作法余氏道廉妃會有將非霞公主招廣望君爲
駙馬的語韓氏不便再題如欲爲妹子選班腹快婿
於李王二將軍內擇定可也余大忠喜道作駙馬亦
吾之姻姪遇事自必不致掣肘李王得婿一人則一
人亦可羅而致也立時登門托廉勇廉勇滿口應承
道恐一人言詞或有不到中大夫胡爾仁居處與賢

相逐逐之作伴應有裨益余大忠即使請主具
道其詳胡爾仁道久聞合妹小姐爲閨閣之秀才貌
無雙又有大夫之門媚彼異域人夢想不到哩廉勇
道大夫善爲之說賢鄰自然樂從余大忠笑道全仗
國舅夫夫成全其人別過徑向將軍府來却說李之
英在九華自懷啼峽鳥楓嶺敗寇之後邊城盡復島
主如之英爲鎮南將軍之妻爲安北將軍節制東南
東北邊庭等處地方男安於敵女安於機士工盡心
耕業商賈暢意往還西庶長制在廷聞其溢等者多

行

卷二十八

三

真材真濟者少奏請以齊修樊理調之英之華內轉
齊修鎮守猿啼峽樊理鎮守烏楓嶺之英之華交代
歸朝續居于眉歌巷又因西崖五沙島民同海邊百
姓作亂高王命安北按撫淦申關外地方府內只有
鎮守高王關報即出儀門迎入道二位貴人何事光
輝蓬華胡爾仁笑道國員聞將軍中饋尙虛特邀商
在全家作伐非特郎才女貌而且郎貌女才門端正
對之英雄得中饋尙虛四字心中悵惘驟然色變辭
道蒙國員高情曷勝感激但已有糟糠探負盛愛康

勇道何時娶得夫人弟輩失贊敢問令岳姓氏之英
道自幼父母所定不幸飄流上國念及故土肝腸摧
裂胡爾仁道這浮山地方只有淌來從無瀆去如弟
先人原係大魏國戚因皇太后崩追治前愆逃遁海
中不期流於此處那裡還能設得回將軍在中華所
定聘者只索去閑身就名門以延宗祧之英道父子
尊命誰敢毀之胡爾仁道事有經權將軍請勿執固
依弟愚見祖宗血食不致斷絕而於異境又得至親
寔屬全美之英道父母之命言猶在耳若只受室非

奉父母之命斷斷不能爾仁欲再開口之英道大夫
勿枉費心弟性最直語出必從二公非弟父母何苦
相逼廉勇道弟等俱係好意今且告別將軍三思改
日再會之英送道光臨百次弟無異辭還是免勞些
好二人回到余大忠府內大忠相迎廉勇道効勞不
遇余大忠道難道又似仲卿麼胡爾仁道仲卿前事
晚亦竊聞那似此公斬訂截鐵我不信世上也有這
種人如許富貴的親眷堅推這般才貌的佳人硬却
不知他肺腑是何樣子廉勇道且休題罷該應沒福

且待安北回來另行辦理胡爾仁道所見極其險峻安
北旌都聽着他的話設或照樣如何是好莫若討差
往途中關外與安北訂定決然勝於這執拗失時倒
遷的痴子余大忠道安北去後主上放心不下時時
聖報捷音竟未見到明日可以奏請二公前往相帮
協理自當帶功議敘廉胡齊道大夫所委豈敢辭勞
做伴議敘更拜台惠矣今日別過料理專候佳音不
表各自歸家余大忠次早上朝島主問道討差王將
軍報捷遲延已經多日迄今仍無消息余大忠奏道

徵臣亦切望捷音，備覺查事有可疑，鄙意欲請主
上再令親信之臣前往監督。文侯奏道：「不可。之華勇
畧老臣，深知足辦此案。況兵事百端，不如一見報之
遲遲，乃到彼觀勢佈置耳。今使人監督，以掣其肘於
事，有損無益。島主道加差前去，只管逐日具報，不使
與聞軍政，亦屬無妨。文侯大夫可舉其人。文侯道：「李
之英可。余大忠道：「李鎮南乃材幹之臣，應留國中，以
備緩急。國員廉勇中大夫胡爾仁現來，有經手皆堪
任用。請使賚賞以往。島主允奏，命廉勇、胡爾仁當日

起程且說西五二島如何作亂那西五洲即係中
華別船廳下者仲卿李王歸國衆人于島上樹藝五
穀與濱民往來婚娶海邊亦漸事耕種貧丁皆成殷
戶旁有司歸塞官弁斃其積蓄屢次苛派百姓不服
俱遷移入五沙可耕種之地官弁變毒爲怒聲言西
嶼五沙流民煽惑邊境衆衆謀亂帶兵前往欲恐嚇
許財與肉不知根由各自躲避官弁搜刮飽得而歸
諸民探知畏入骨髓嗣後廣爲探訪得知官弁又踵
前轍續修舊酒房陳設而潛埋伏弁兵到來見人散

匪卽收羅捆載見有腫脹蔬餽料道定係大元毒慶
事故放心儘量暢飲飽食那知酒食下腹頭重脚輕
不能行立皆倒於地兜嘴嘔吐大衆相聚翻迴將官
弁同百餘軍士盡行捆起鞭撻得身無完膚半夜裝
出抬棄沙灘濱上號痛聲高引動衆兵羣趨啞吸天
亮巡兵見被細綁的都係熟識軍士到羅扶救查點
少了四名已死五名被傷殘損者頗多官弁捏詞虛
報邑大夫不察領兵復行人攻二島頭日早已准備
各有殺傷堵住內口邑大夫又照會鄰封添兵協剿

邊民見勢危急反潛殺往城中放起火來邑大夫接
得緊報慌撤兵回島內人眾齊心驅逐殺得官兵丟
盔棄甲死傷枕藉奔走遲者俱被擒去又呼朋引類
西海受醜虛之州邑皆建起相應近城牧守見勢浩
大不敢輕進飛報黃雲城島主責罵使王安北督師
征剿之華奉命率領行過雙阜關紮定營寨白帶數
騎往五沙島發到得淮川城只見營內兵將湧出俱
持大白木棒殺向前來之華策馬當先舉空手喊道
華某聽吾言語毋得妄動對面見無兵器亦俱立住

有認賊王之華的喊道這是王將軍我們有命了大
衆統得俱團團圍住叩頭訴冤之華問清即令諸人
分散通告各邑自仍馳到海邊島內在岸結寨者一
齊趨前歡呼拜請上船泣訴官弁殺傷若干百姓之
華問道何人首謀百姓道係吳誥起意之華道這謀
首犯與刑難寬可拏來正法餘者罰耕田十畝百姓
道吳誥已被殺死之華道施生戮死百姓遵令將吳
誥屍首戮過獻上之華道朝歸寨員弁何在百姓道
先曾釋去後復擒住今現拘于島內之華令取出審

問清白員名商之傑并名施嗣廣俱係包赤心的門
客先在玉砂岡爲下大夫因器大夫叅奏革職二人
將私囊營謀於余包包赤心因朝歸塞地廣民淵保
請捐復在任方纔半載百計嗷民居嗟行怨之華審
知亦卽處決并將吳誥之首揭竿商之傑施嗣廣首
級令騎士全島民帶往各邑招安然後修表奏上數
日間各處百姓都讓城歸島王之華吩咐小心永作
良民大衆號泣扳留之華勸慰而別到雙阜關逢着
廉身胡爾仁之華拜受君賜一人詢問軍情之華細

新東坡

卷二十一

三

說原委胡爾仁贊道奉命未半月而民安亂定真經
國手也廉勇道無怪余大夫愛慕之誠之華聞余大
夫愛慕字樣料定必有緣故便正色道平常細務何
勞過獎廉勇道敢問貴庚幾何之華道弟亦忘之胡
爾仁笑道想是國事勞費貴庚都忘記了之華道非
也浮口時光與敝處迥異是以不便妄對耳廉勇問
道夫人何氏之華道天賦奇疾不能御女羞對貴客
胡爾仁道敢問是犯五不成麼之華道天闕廉勇道
何謂天闕胡爾仁道卽天官也廉勇道何謂天官胡

爾何謂之有丑怪形不能成其為女曰角曰豕曰豸曰獒曰獬
曰犛曰豚男有丑異狀不能成其為男曰健曰怯曰
變曰漏曰天姿不能配產育天卽天關也廉勇問
道確乎之華道焉敢違請廉勇胡爾仁道弟等正欲
為聯佳偶何期有變如君而身有不足之處可見天
下事十全者少也廉勇道李將軍中饋有人否之華
道爾問也胡爾未詳悉胡爾仁笑道二位將軍同心
胡爾焉有未詳悉之理志願道大夫知其今而不知
其昔也廉勇道爾等亦胡爾仁之華道弟等與武侯俱

係因朝廷差使家室流離於途邂逅安敢妄稱知其
昔之詳以欺二公乎胡爾仁遺余大夫有妹才貌無
雙前日弟等爲李將軍執柯彼立意以曾聘定却辭
弟故聞耳之華道此易耳回時代爲勸解恣意共聯
佳偶廉勇道如得將軍鼎力自然得成余大夫感佩
不朽矣之華道李將軍最重武侯亦弗外弟如弟勸
無用便轉囑武侯諒必安也廉胡大喜於路極相恭
敬到都同復道命二人卽往余大忠府內將事說明
大忠嘆道王將軍這般和氣風流若非生就奇疾勝

于李之英多矣廉勇道向日其傳二人情形相同自
今觀之奚啻天壤胡爾仁道明日相會明公便知爾
仁等言不謬也余大忠道弟與他們從未通過往來
邀之未必肯至若先往拜又恐惹人笑話廉勇道弟
有鄙見先往謝其同歸培植禮請於寒舍小敘屈駕下
降尊門敘會談洽自可通家也胡爾仁道調停得極
好余大忠笑道只是有累破鈔耳不說三人欣別再
說之華復命畢回府李之英迎道兄弟同廉胡偕行
終何喜哉之華笑而不答携手入內始備細告訴之

有美堂

卷二十一

三

英道兩雖輕輕卸脫我猶有繳德彼必來尋可設詞
回絕之廉道莫苦先請彼而中托病以辭之英道更
妙乃寫密帖合家人前請廉胡大慌道王將軍等延
宴未聞有人擾過今初交而卽邀敘必係勸安也約
定詰朝同起次日午刻廉勇到胡爾仁家坐定忽見
原价來回只卜吉期奉屈問其所以答道昨晚因勸
李爺未曾依允言語不合今晨王爺起早受京嘔吐
貪眠懶動故令小的稟告改期胡廉瞠然相視只見
前使探事家丁回報廣望君拏住莊畢等一千逃犯

下胡爾仁驚問道元珠島藤橋已斷如何渡法家丁
將始末備細稟訴兼勇道洵係神人這等難事也辦
得來若莊畢到都主上宥之則我等與余大夫之交
疏矣須作法令其必決胡爾仁道小子已經有計可
往余大夫府上議之乃全行進門余大忠只道係赴
過宴連慌出迎胡爾仁道大夫知有小不利之事乎
余大忠道未知胡爾仁道聞廣望君獲莊畢并獲郎
福厚有之乎余大忠道有之胡爾仁道福厚到而嚴
審窮究賊虜柔骨如何撐持盡吐前情大夫不能無

過且福厚得金之絕色也。或君王見憐而寬赦之，則大夫之寵分矣。余大忠茫然道：願卽授我秘策，胡爾仁道難違，非在舉除之庶口可滅。寵旣不襲而前愆盡益，大忠喜道：承教非淺。弟上朝奏請，卽決彼等於邊。二公遊宴若何，廉勇將改期的話，說明大忠道難爲王州官，以其不愈再相與謀之談，畢分別大忠登車。正欲上朝，忽想道：這案非他可比，恐主上見疑，不如往後衙門走走，看看他如何。於是轉轅進文侯府，請安文侯。道包赤心，可謂神奸。大忠道：正是卑職向日願

為所悞近來漸覺文侯道大夫知而自悔便可救也
大忠道聞廣望君恐郎福厚到都主上曲宥生亂欲
沉之於洋莊舉懇求一全起解未知確否文侯想道
此必大忠恐郎福厚分寵那裡是愁國然使福厚生
至莫若君事之為妙因應道聞係全囚解來老夫奏
請於途誅之君何大忠道君侯先機綢繆真國家洪
福也不說大忠告退回家再說又侯上朝奏道聞報
楚里獲將并獲郎福厚開兩國爭端糜爛無數兵民
皆此數人懇請於聖平嶺下梟示以為炯戒島主允

奏文侯退朝發令飛馳往東迎住復回於雲平嶺正
法余大忠探知甚喜立即照會廉胡二人亦放下心
事准專侯王之華病愈數日後莊昇郎首級俱到廣
望君亦回之華仍未銷假廉勇胡爾仁往候數次或
不得進門或是之英獨陪力辭終莫能見之華面這
日余廉諸人相敘想法忽然胡爾仁大叫道真正聰
明半世憐懂一時現有奇方如何不用二人連忙同
問正是疾愈望穿仍未得巧機心內驀然來不識胡
爾仁所道是甚奇方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二十九卷

招騎馬靈籠英雄

認公主成全壽苑

前說余大由廉廣與胡爾仁之言運北詢問爾仁道
爾仁曰公除武侯外最敬廉聖君今廣望君現到
爾仁曰廉聖君在廟余大忠道恐其不為用力奈何廉勇
道我每口問他主將重病勢可言則言胡爾仁道國
身尚見應即往溪一丈人稱善不說同行拜訪且說廣

望君令武備侍侍衛解各犯由正道而行自却由飛
沙堤合璧嶺沿途遊覽凡過險隘之境見前相樊桐
昌經營無不由盡其勢每低徊贊嘆及到都中始知
各犯俱於雲平嶺下梟訖入朝嵩呼島主降階扶起
道太極籐橋昔造於神仙今被斷而先生修復功績
併於神仙矣庶望君道賴主上洪福得隱者指教及
將士之力耳島主道先生之才之美寡人欣悅莫喻
有愛公主年已及笄四德兼全非先生無其匹也國
母屢奏願令侍箕帚廣望君聞命忙俯伏奏道臣故

國淪亡兄喪家傾誓復國家之仇然後入室說罷痛
哭細奏篡奪等事緣由島主亦爲垂淚道且緩議之
先生勞矣廣望君乃收涕辭出文侯邀回府內洗塵
細詢始末廣望君將遇避光知常等談論指教具言
其詳文侯嘆道才德如此而淹沒無聞吾於燭相竊
位矣廣望君道諸公性甘澹泊避仕如仇居山惟恐
不深以孝弟力田爲教非二相國之過也文侯道前
日西邊五沙諸島百姓爲貪婪官弁逼變王將軍奉
命未幾旬而平復上國材幹何皆傑出也廣望君道

希夷志

卷二十九

二

皆素蒙君侯之教育，文侯道王安北回來，忽得重症，不能見人，屢使往俱，係李鎮南代為辭謝。廣望君起身道：「想係過於勞心耳。」速回去時，順便視之，兼達盛情。文侯道：「拜煩致意，不屈留了。」相送出門。廣望君有侯過，顧庶長安太醫後到，廣歌巷內下車，入幽貞巷進門，只見司閹跪稟道：「將軍舊令，凡過午刻，非上意軍情，毋許傳報。」廣望君道：「日云夕矣，不應故違。」可將韓某拜訪問疾，登簿。司閹叩頭領命。廣望君出來上車，回府見門外車馬停繫，家人近前稟道：「有余大夫廉。」

國舅胡大夫携樽候久廣望君聞知下車趨進余大
忠等笑容相迎道聞君候建出奇之偉績深懷敬慕
謹潔薄餽以洗風塵廣望君道奉主上差遣託諸君
福庇偶不辱命且禮畢分賓主坐定胡爾仁道天已
三晝昏正宜持盞聽教廣望君道今蒙辱臨敝寓光輝
甚幸豈敢復擾卻厨余大忠道及誠潔無君候不却
已爲凍宰如獲守收於宇下叨愛之日甚長廣望君
道既承溥賜堅辭恐反得罪乃令人席廉勇問金船
事以廣望君畧爲應答三人談頌不休胡爾仁問道

卷二十一

三

聞君侯視王安北疾未知愈否廣望君答道適纔往
候聞人稱將軍過中印不會客來晨仍須再去胡爾
仁道余大夫曾有事件煩王將軍不期抱病至今今
人懇切廣勇接向余大忠道韓君侯亦李將軍故鄉
知己何不相託胡爾仁道國勇高見廣望君道如可
妨勞自當勉力胡爾仁道余大夫有令妹木貌無雙
愛李將軍與俊欲結絲羅曾託王將軍執柯不料抱
病以致阻滯聞李將軍被信武侯君侯王將軍三公
由已意欲拜煩君侯鼎亦未敢造次廣望君道男宜

室而女宜家况及其時成就姻緣亦係善舉不佞當
任其事余大忠大喜滿口已就敬到位前揖道得蒙
俞允謹先鳴謝廣望君回禮還敬四人開懷暢飲更
盡方歸次日廣望君進幽門巷來適值李之英回府
登堂見禮廣望君道聞王兄抱恙可曾痊愈煩引而
候李之英見廣望君係同病心腹使家將傳報乃
全過懷閣人穿堂進書房只見王上之華迎出
道君侯建且古未有之勳欽犯全獲生仇亦復真大
快事也廣望君見之華面如帶露美瑩毫無病狀笑

道偶然耳如兒指頤而定亂誅貪易勝敬服再者聞
受重託胸中推厥絕無回音豈不令人急殺之華威
眉道當時只謂此事極易何期李將軍堅執不心弟
實報對他們故假推病然晨昏猶切勸之今得君侯
來弟喜有帮手矣太乙英道終日絮絮叨叨殊覺煩
瑣幾欲避逃廣望君道此女頗賢門楣相對仍當俯
就不可過於執拗之英道聞其四德皆亞於公主弟
方怪君侯痛哭辭婚之非欲明日上本請代執柯王
之華噴然而笑廣望君亦笑起身道媒錢無分當回

彼事不諳矣之英道君侯回都尙未洗塵且弟等與
武侯睽隔久遠亦欲詢問胡爲乍來急去豈雙臣之
命如軍令嚴緊時刻不可悞耶厲望君笑道若非嚴
緊何致王兄躲避稱疾耶乃復坐下談論竟日方歸
到門下車家將稟道余大夫廉國舅俱着家人問信
數次適纔廉國舅胡大夫俱到來在堂上厲望君進
府見二人下階忙趨迎遂不知駕臨有失迎候胡爾
仁道君侯竟日勞矣所事定然就矣厲望君搖首道
難難百般開導他友引弟爲比并無微隙可乘効力

新更夢

卷二十九

五

不遇敢煩代覆余大夫請另託高才廉勇道還係君
侯來日重新勸諭或者從命亦未可料廣望君道若
係好說何須竟日雖百往亦係徒然并非不竭力也
胡爾仁向廉勇道如此告別了罷廣望君道日之夕
矣非酌勿辭廉勇道余大夫現在守候回音弟等須
早覆之免其蒞切廣望君道既如此不敢屈留送至
儀門而別二人到余大夫家照廣望君的話說過一
遍大忠怒道李家這小畜生如此不中抬舉看他倆
強到那里去胡爾仁問道昨日聞廣望君亦當朝力

辭尚主未知係何樣辭法余大忠道他仍辭得婉轉
不過痛哭以大仇未報爲詞并非推托尚主胡鹵仁
道這也係不辭而辭據小弟愚見國舅還須力勸娘
娘決意務使廣望君依從并奏明主上將小姐賜李
將軍婚以君命臨之彼安能辭大忠廉勇齊道此計
大妙必須如此行法方於事有濟說畢別去次早余
大忠到廉勇家內廉夫人接見大忠道今日之來爲
二妹子婚姻須得賢妹進宮與娘娘如此這般計議
自然成親廉夫人道都係自家的事豈懼煩勞况又

有益於娘娘更當竭力廉勇道夫人可速動身我留
大舅爺守候佳音廉夫人應允使了鬟將花籃入園
採各種鮮花全上幃車往宮中行守門人員俱係熟
的并不阻滯進宮朝見稱賀廉妃問道嫂嫂所賀何
事余氏道聞主上昨賜廣望君爲駙馬公主才貌無
雙駙馬英雄蓋世真正無比一對好夫妻理當拜賀
廉妃道此事仍在未定之間余氏驚訝道莫非嫌其
係外國人娘娘不肯廉妃道外國人既仕於本國卽
本國之人只當擇人不當擇地有駙馬如彼吾復何

嫌却係顧望君推託於未定耳余氏道這事豈可容
他推託主上玉音既出則通國皆知如何更下嫁他
人且除顧望君亦更無堪此任者昨聞傳言妄私心
甚喜結得英雄親眷日後彼此多少倚靠後問他他
又說得不清令妾好生疑惑是以特來探問方知倒
係顧望君之意據妾論此事仍要立意專主在軍民
人家去此滿彼尚爲笑話况堂堂大國之公主乎廉
妃道顧嫂所見極是妾方思其開導彼之人耳余氏
道聞顧望君最信的係武侯西庶長亦所敬重若使

合謀應可成就廉妃道待主上回宮奏明請命二侯
曉諭余氏道文侯武侯自無勞諉其如廣望君執意
何必須使不推託方好廉妃道嫂嫂高明吾細與主
上計算可也余氏將花分贈諸宮娥便往見公主島
主退朝見花瓣在地問從前來廉妃奏道小童娘子
余氏聞非霞定有駙馬特來賀賀并帶鮮花分與宮
女島主道原來如此駙馬二字仍未可稱廉妃道小
童也是這般說法據娘子言外面俱稱已經定子島
主道妃子哥哥難道不知廉妃道據問廉勇說係夫

定百姓却喧傳廣望君係選中的駙馬娘子云豈有一國之君輕將公主許人只道廉勇係戲謔他島主道此事且緩議之廉妃道誠如聖諭小童聞廣望君秉性直烈須使所敬信者如轉開導島主道其所敬信莫如武侯明日召還喻之廉妃道主上似此費心非霞有托矣島主乃復出御便殿領與諸臣皆集島主視文侯道寡人久不見見武侯欲召來都并問各事誰人可代其任李之英奏道臣願往護理島主點首欲允只見胡爾仁奏道李將軍雖材幹有餘但浮金

亦是勃敵受盟之後既不可挑事又未便疏防仍須
老成持重熟習地利人和者爲是烏主道所言亦甚
有理文侯道天井關材幹不少莫若着武侯於副裨
中擇可用者使之暫護烏主准奏卽差文侯長子下
大夫西青捧詔往天井關却說武侯坐鎮浮金半壁
惟以德化民以義教士自聞廣望君遇避光諸人更
留心探求岩穴政事之暇或南或北或城或野或三
日五日不歸或五日十日又出雖未逢奇人亦未嘗
厭倦偶然欲訪九谷諸叟便將執事派定令將吏不

得解意使才重爲御更衣上車出天井關河西進
發次日行至蠡湖地方見衆人圍住喧嘩及到跟前
看時沙灘上坐着個面白如玉鬚鬚若月的火裏下
放着個華囊一柄如意鏡一面寶刺牌這牌乃鐵索
編成環上皆有疾黎鍊四邊高起鐵火焰裏戰可架
滿器放入水以作細鱗鱗視其形狀甚是雄壯隨屬
何姓人氏各道緣緣石壁嶺居住因兄弟往琛珠島
歸來爲鱗族所捕故亦瀕追殺水怪直過大洋至此
湖南給執策勾師身獲頗難擡救上岸暫歇訪酒飲

之再去追尋借問此間有香醪否旁邊人道本鎮美酒有松花白各島馳名那人向革囊中摸出圓珠一顆如龍眼大光輝耀日向說松花白者道小子離水脚軟敢煩代易美酒這人接珠前去易得一塊秀來那人稱謝別去封頭就口而飲武侯使茅重將食盒內綠筍送與下酒那入也不稱謝接到便吃霎時笋了而酒有餘乃將囊中光珠探出如食粟粟約吃下八九顆酒亦罄盡復將雙脚盤圈坐好把囊底提起傾山明珠揀七色珠各一顆又將餘者收入扣於帶

上雙手捧着七顆珠到車跟前遠遠承惠賜以即報
頌此侯滿職而起俯身接道微物何足言酌取問姓
士此珠得於何右首甚用處均祈指示那人道各珠
各用載在寶史若問來處乃係龍為鯨魚所吞珠隨
水滾皆聚於旋淵底武侯道聞旋水淵底輕重諸物
皆不存留何能聚珠那人道珠質之輕重不均因而
不滾者俱不存留其輕重均勻體質較固者始不得
出只在淵內滾旋惟將車裏之口撐開中用機接底
安穩存取原物便無流先于清邊接下後投車裏布

徑鐵湊旋入水底脚踏球着鐵性皆為磁石引大囊
中復為旋水旋出收而食之其性耐饑解渴駐顏壯
氣所益甚廣武侯猶欲再問只見那人轉身道不陪
了挽牌携劍躍入湖中踏水如履平地行約里餘旋
身拱手而沒看的衆人個個稱奇道真武侯將珠置
於盆內審玩道正望光耀滾滾遂不停交茅重收藏
發軔向前行過湖邊漸人曲塢雖無層巒峻嶺而茂
林深箐幽邃之致蕭然真觀山景不覺山昏四望無
有人烟只得驅車前進漸漸黑暗茅重心慌乃靠坡

而行幸有依稀亮光得見山形濶影武侯看那亮光
隨車可疑使停住視從何來茅重道出自盒縫武侯
恍然道此珠光也命將盒蓋揭開光華如火焰噴出
四圍車見乃令取竹去棧于竿首四分之將赤色明
珠一顆嵌入紫妖壁於車上餘者收時照得百步之
內明白如晝又行過多路正不見有宇舍地面漸漸
路徑迂迴喬出茅重道聞此中多毒蛇猛獸今
無宿處如何是好武侯道命在於天憂之何益忽聞
遠遠有嘯聲武侯道這不是僻處麼茅重認着吠聲

來處紛紛迎上，轉過平崗，進入場口，推進石礮，只見
數椽茅屋，一隻黃犬吠去，吠來，車到場上，正欲敲門，
忽聞戶內說道：更深時候，犬吠不休，定有人到，呸呀！
將門開開，看其年幾，約四十餘歲，背後稚童執着燃
的荆蔕，武侯下車，向前拱手道：日暮失於投宿，敢假
宇下，依棲一宵。那人道：尊客來自何處？武侯道：由端
湖來，緣身看山川秀麗，致忘棲托。那人道：待與家尊
即便復命，說罷進去。須臾出來，請道：荒村草舍，母嫌
簡慢，武侯道：冒昧，蒙情，受惠不少，乃今進中堂，見二

老翁拄杖立於階簷，武侯趨前爲禮。道夜暮途窮，深
荷庇蔭，得免露下蛇虫之患。老翁還禮，道更深，下降
洵是宿緣。上堂坐下，只見移席出來，無多盤碗，俱係
山簡野飯。清夢適口，惟酒味極淡。其子姪大小小
俱立於兩旁。武侯道：「玉樹亭亭，眞國家梁棟材也。老
者拂然停杯，立起道：「吾族世世相承，遠避肉食，無似
足下。漏夜求宿者，今乃欲誘我輩，吾族卽達車不敢
留。顯達請速，擗華廡，停車說罷，命子姪將席復行。移
入武侯榻，獨起身先。那人道：「尊客未知敝處習氣，祖

訓不得出山。今言國家棟梁，觸老輩所最忌者也。說畢，關門。武侯嗟嘆，四顧皆黑，無處可行，只得倚於茅簷，將車轄圍定，以待天亮。安息未會片時，忽然吠聲又起。武侯命人重視之，答道：「火把數條，逕奔而來，想亦係投宿者。」其人眾漸漸趕到，面前喊道：「車子在此了。」武侯揭幃看時，却是天井關牙將周桓領着兵士，趨上叩頭稟道：「都中有大夫西青捧詔到來，小將們循着轍跡，追尋至此。請君候回關接詔。」原來浮石制度有品職之車輪釘，俱有分別，神輅係風雲釘。

島主駕係盤龍釘后如輦係團鳳釘公侯係展斧釘
卿相係梅花釘武侯應用展斧釘因昔拜客卿時西
庶長將石松軸朱竹梅花車餽送武侯愛之常乘不
易凡車輪轉釘印入泥所以尋轉跡而至當下武侯
命仍循跡回車奈草深葉茂漸次糊塗無跡可尋行
到亮時路途崎嶇忽見先走的軍士立定發喊武侯
問係何事周極稟道行到峭壁顛頭來了武侯下車
近前俯視雖不甚高却巉削無路遠遠已望見天井
關外烈焰峯回看并無轉車之路乃令軍士伐草披

成巨繩纜於樹根先將御者繫去武侯坐於車中亦
懸繩落屬後人衆俱下軍上車武侯徒步隨行尋
見石徑紆迴得三大路始登車而驅經過水壺岫五
版坂多時至三忠祠黃昏方得進關到府下車上堂
排列香案受過詔書西大夫便來參拜武侯忙扶住
手道大夫何故如此西青道青父泰居吾侯駕下青
是晚輩年微職小均當謁叩武侯道大夫奉丹詔而
來乃係天使何得爲事外之謙西青遜之再三始用
賓主禮坐定西青道主上思念君侯甚切請速命駕

武侯道詔內命仲卿將印務選擇委護今使黃廣多
換平無累到來便起身矣西青道如此青先行覆命
君侯待平將軍到發勅可也武侯開筵款待問朝中
近事西青道無有不決案件惟騰望君辭婚愷切青
父婉勸亦未見從武侯道子郵過於固執不佞到都
自應細爲開導西青道君侯善勸自然聽從說罷辭
別武侯送出關外回來令茅重換黃廣多往競羊城
代平無累去又令周極往蠡湖山內查清投宿村莊
弄路者回報二人去了數日只見周極回來稟道踏

事再三并無似當夜山岡廬舍溪橋形像次日平無
累亦到武侯將印劍令旗冊籍交付登車往都進發
沿途州邑大夫奉令不敢迎送并餽酒席等事於路
無話數日到了岫羅墩進得午朝門值日將軍奏明
卽刻宣入保元殿武侯朝見島主親手扶起賜坐慰
勞備至命天祿司排宴令文武百官畢集相陪三爵
之後再賜三爵武侯離席俯伏而辭島主笑道今得
先生到都寡人心胸頓暢特加三爵諸卿無需陪日
後不以爲例可也武侯飲畢謝過恩島主道諸卿無

事者可俱退朝惟武侯先生暫緩武侯乃復往脚百
官退出高主道召先生來都一者問潤多久二者爲
非假公主婚姻寡人前會親許韓卿韓卿并不措詞
只是慟哭復命文侯勸解依然如此今欲煩先生委
婉執柯其勿辭勞武侯道韓運忠義成性時刻心懷
故主其悲慟者念及國覆家亡不能自己耳臣以天
恩渥厚開尊自請遵依也高主道廉妃因其固執近
時欲殺與賊武侯道臣往諭之乃辭出朝至午門外
見武侯道安此何不領宴

李之英道：「現有舊病，假武侯道所患何症？」廣望君低聲
笑道：「爲債回不去耳。」武侯道：「且候過西顧二公後，往
視之，乃全往西顧二府，又到安太醫駱大夫宅拜望，
便進將軍府來，入到內堂之華，迎出武侯，笑道：「蓮華
似六郎言，真不謬，何云病而假也？」廣望君道：「適已與
兄言過爲債回不去耳。」武侯笑道：「欠甚麼債？」廣望君
將余大忠要強將妹子許李之英的話，細細說明。武
侯笑向廣望君道：「他的債可躲，我今亦有事故，這債
却不能躲也。」二人問道：「有何事故？」武侯道：「也是與安

北全樣的生意廣望君聽得滿臉生愁李之英道莫
不是爲妻霞公主麼此事原係廣望君拘執故土不
知今生可能得返豈可自絕宗祧廣望君呢呢連聲
道看說人的話好聽麼武侯道也是正理廣望君道
他們胡爲辭余家李之英道余家是何等樣人等來
相比太不倫了此事君侯須當主之公主下嫁既出
主音廣望君不遵難道有另行更易之理武侯道子
孫婚嫁其辭了廣望君道兄長有所未知此日若尙
公主或他時天使其便得以領兵航海復仇殊多阻

礙若掣携同行則軍之勝負尙未可知成何事體若不帶去安能忍心棄之武侯道賢弟殆未之思也此地到中國出關水而上爲難又加難若中國到此地入關水直下易而又易耳他時得便領兵報國無需掣去功成高蹈迴此避跡完聚豈不美哉李士齊道武侯所論詳且盡矣廣望君更不必過強詞矣廣望君道惟兄長命武侯欣然人朝復命島主大喜立命小監入後宮奏知廉妃更喜余氏適在跟前卽時稱賀便奏道武侯直係天寸廣望君執性在朝無人能

進片言武侯纔開口，就俯首聽從。不知是如何說法。廉妃道：自然以埋服其心，而又素所尊重者也。余氏道：娘娘高見，妾另有下情懇求作主。廉妃道：這嫂嫂有何事？故余氏道：妾妹子長公主二歲大，忠欲與李將軍結親，無奈同推廣望。君亦曾圖成，仍未依允。聞武侯亦李將軍所尊重，若得片言自無不聽。但大忠與武侯交深，託之終屬無用，不敢勞娘娘奏知主上。請武侯鼎力成全。廉妃道：俱係至戚，況此亦屬美事。廣聖君尚從李鎮南，應無不聽命也。余氏大喜，俯伏謝。

辭歸再說島主見小監復命便命余大忠監造駙馬府女侯等退朝迴駕入宮廉妃賀畢島主道此事大虧武侯康妃道中國降來四人武侯爲之首而又年長自然語無不從適纔嫂嫂余氏言他的妹子長非霞兩歲余大忠欲許李鎮南無如堅辭欲得武侯成全其事求妻奏明主上未知可否島主道李之英旣拒絕何不許王之華廉妃道誠如聖諭聽武侯於兩將軍內斟酌可也次日島主宣武侯廣望君上殿言余大忠有妹子欲許李之英便爲執柯二人領命

出朝廣望君道弟看之矣之華旋規折矩不但武士
中罕有雖文儒內亦少似二人之矜持者武侯道年
少慎重真大器也廣望君道聞之華以天闕却余氏
之請事亦可疑今我們前去可詐添一家要嫁之華
看他若何武侯道即說余大忠仍有堂妹子便子一
路商量不覺已到府門下車直入李王迎出道二位
有候何由并至廣望君道特來爲兩位賢弟賀喜答
道西人同流異國有何可喜又何可賀也廣望君笑
道今日到此門了武侯道余大夫有二

妹皆色藝冠世主上命金子郵執柯李之英驚道弟
非不婚但余氏何人豈屑與結絲蘿此事寧死不從
主之華道余大忠只有一妹知弟天闔已經斷念今
如何又增出一妹來廣望君道賢弟原來不知余大
夫親妹一人係今許李賢弟者有堂妹二人長者適
國舅廉勇今許賢弟乃其幼者也李之英道管他一
妹二妹我等頭可斷婚不可從武侯道此言差矣國
仇家難均未報得如何便輕言死咎道二位君侯足
以辦之無庸弟等也廣望君猶欲再勸李之英道可

從之事。一位君侯吩咐，豈有不從所不從者？終不能從也。請善爲辭，無徒費力。武侯道：我亦知余氏非匹，但奉君命，應勸屈從。若復命不獲，如意請自奏辭可也。二人道：何必又另費事？今就全上職，何如？武侯笑道：且緩商量，胡爲亟亟？若此，李之英道：無可商量，若非共絕一番，免家終莫斷念。廣望君向武侯道：倒是聽他二人面辭，省得我們費事。武侯乃全上車入朝。烏主與廉妃正在蕊珠樓看花，內侍入奏，隨召四人上樓。烏主、廉妃俱立起身來。武侯等知係廉妃自前

朝拜康如答禮退回後樓島主笑問李之英道寡人
代卿主婚武侯駙馬作伐亦非常有之事李之英俯
伏嗚咽道聖恩深重雖肝腦塗地不能稍報涓埃但
臣有願在先誓於復仇之後始治家室懇主上俯鑒
微衷存臣殘喘說罷痛哭島主問之華道王卿若何
王之華俯伏道臣之誓願與李之英同時共立求主
上鑒察島主又道聞卿天闕有之乎之華奏道此醜
疾也不敢達於聖聰島主正欲細問只見內監領著
四個宮女各執珠蕊近前奏道娘娘言珠蕊六十年

一開極爲難得今武侯駙馬二位將軍皆是天木應
各賜一枝以見際遇之隆島主道妃子所奏甚是卿
等可俱領戴內監宮女各代捕於冠中玉金花內武
侯等俯伏謝恩宮女卽爲四人理裳島主扶起平身
宮女含笑而入島主命內監并賜文侯領庶長余大
夫各一枝乃問武侯道天闕能醫否武侯道須斷盡
七情六慾意念三十六個月加以藥力調治自可全
除玉之華道豈有能斷盡意念三十六個月者只見
內監出奏道娘娘言王將軍有病自應只許李將軍

如仍不從，娘娘召王將軍進見，面問高主，笑道：「王卿，可躬奉慈諭。」王之華只得隨內監轉過串閣，徑由曲榭旋到後樓，只見廉妃迎下道：「王將軍，汝瞞得人好也。」王之華道：「臣有何事，敢瞞娘娘？」廉妃道：「且問鄉李將軍是男子，是婦人？」王之華見問心內大驚，強笑道：「那有婦人做將軍之理？」廉妃笑道：「要有自，不止一個，卿可從實說來。」王之華道：「臣雖與相處多時，并不知他是男子，是婦人。」廉妃笑道：「卿是男子，是婦人？」王之華道：「娘，休得取笑。」說罷，轉身道：「臣是外臣，不便久在娘娘。」

跟前取姓廉妃笑道卿是天閻使多就遲也不妨事
只請汝李將軍兩耳垂上如何俱有眼孔之華道中
國習俗凡生子者愛之恐其疾病則爲女糝是以兩
耳珠皆有通眼廉妃道原來如此脚內無骨何也之
華道焉有脚內無骨之理廉妃道因疑李將軍是婦
人故使宮女插花埋裳以便細看豈宮女未拾脚靴
耶廉妃笑之華係表姊妹李重進被圍安心殉國
使二人身是表出請兵復仇不期漂入浮石又被廉
妃所殺

肅才知是道能乃上前俯伏道臣等爲國亡家復欲
往都邦借兵報仇不期飄到上國諸事望娘娘包涵
廉妃問道李將軍怎麼樣之華道與臣相同廉妃道
如此二人拜小童爲母如何之華大喜慌立起身來
行了八拜之禮廉妃道旣已言明則須改粧令宮女
引入後閣并令召李將軍面諭却說之英見之華往
後樓去心中志忑忽聞召他內監又帶笑容而
目駐視情知有故端立不動島主道妃子召卿之英
道外臣不應入官內監跪奏道王將軍已說清了娘

娘只召李將軍當面一決。島主起身視之，英道：寡人帶卿同往如何？之英難於再辭，只得隨島主進後樓，并不見之。華廉妃帶笑道：李將軍原來有婦，自應堅却余氏之姻。島主道：如何知其有婦？廉妃道：現在這裡。回廳宮女道：可請公主出來朝見。李之英聽得疑惑不已，只見宮女擁出來的，正是之華。朝見畢，島主驚道：這是王卿如何粧作女子？廉妃笑道：問李之軍便知其詳。島主轉問之英，正難回答，只見之華走到跟前，附耳將廉妃疑係女子，令宮娥視耳摸腳，已經

識破并認爲公主的話說明請亦拜爲母之英首肯
之華扶到廉妃面前廉妃道且先更衣再見禮罷之
華全宮女引入後去島主不知底理心疑亟問廉妃
將見二人行步猜似女子因借賜珠蓋花枝使宮女
窺察果然耳有雙眼靴如無腳實係假鞋召請出來
已認爲公主逐細聲明島主鼓掌笑道奇事奇事之
華領着之英出來朝見島主問道二位公主夙昔行
徑武侯知否之英奏道妾等爲請救兵更粧殺出重
圍并無知者島主笑道爲着非霞選擇駙馬費盡氣

九今又添兩個年亦相等的如何是好廉妃奏道妾
想武侯未兩家室二女已是桃天時候非二女不足
以配武侯捨武侯二女亦無擇婿處之英之華連忙
俯伏奏道妾等情愿終身服侍娘娘若是歸於武侯
這却斷斷使不得廉妃問道何也之英奏道妾等同
舟共處多時今歸武侯是無私有獎了烏主道母妹
真假自有分別寡人且出問之乃到前樓文侯顧庶
長奈大忠俱來賜珠蓋烏主問道武侯騎馬同李王
一將兼顧處孰以廣望君道臣於某時朝賀始與兩

將軍相識仲卿自中國借來相處最久島主問武侯
道然平武侯答道臣自大通附船各訴同病衷情心
契志合如手如足臣最久與相處至于天闈則未之
知也島主道今據李將軍自稱亦有暗疾此事如何
辦理寡人且將二子幽居宮中以待其愈顧庶長奏
道自古未有人臣幽居宮禁之理島主笑道兩庶長
可後行從容議之武侯等聞命卽退島主道武侯請
便駙馬亦且暫緩武侯乃全余大忠下樓出朝相別
島主問廣望君道駙馬可曾細請二將軍來歷廣望

君道臣自黃山追隨仲卿悞以赤鯉爲馬乘之落於浮金之赤龍潭不圖再見仲卿矣及與復聚始知其由故國同李之英王之華飄流到此其中來歷實未深知島主乃將之英之華原係女子男粧今被廉妃識破認作公主欲使俱歸武侯二女不可詳細說明三人深爲駭異島主笑道此事且莫說明寡人主之主卿執柯可也文侯等齊聲道必須如此方成事體臣等謹遵恩命辦理乃全退下出朝到武侯府內武

侯迎問道主公後來聞李王二將軍信息否願庶長

道兩人消息且緩言之今主上因武侯功勞顯赫而
室家尚虛有猶公主年已及笄才德兼優特命下嫁
以奉君侯箕箒武侯道不佞已有妻子何敢復以公
主爲妾廣望君道家鄉無有返期妻子處兵亂之際
存亡未卜安可斷絕宗祧武侯道賢弟此言差矣天
若棄吾雖再多娶適增罪戾若不當絕妻子定然無
恙文侯道主命如何違悖君侯不遵請白面辭武侯
道似此無辜纏擾也輪到我身上來廣望君道弟也
是這般說且全去面君定奪便了四人乃全出門登

市人朝烏圭召入鴻淵閣問道武侯何緣不豫武侯
奏道適蒙聖恩念及旅臣家室銘骨鏤肝無以稍報
但臣曾有妻孥斷不再娶文侯道却主上天恩已爲
不順甘孤身無後又爲不孝武侯道如逼臣娶只要
有三件事俱全方許烏圭道那三件武侯道一皇親
宗室大臣世家不要二非中華生長不娶三無文武
全本不娶烏圭大笑文侯頓席長隨望君齊笑烏圭
道此三事如何能得全武侯既不願娶李王二將軍亦
係同樣依此意人之意將武侯府將軍府併合通諭先

上夫恩顧長道君前無戲言武侯道情願同二將軍終身相處并不敢欺誑文侯道武侯中計矣武侯驚道仲卿中何計廣望君乃附耳將二人實係女子

的話細細告訴武侯駭然道焉有此事顧庶長道所謂猶公主者適所認也又與君侯三不娶之意相合可改爲三必娶矣武侯復奏道臣與二將軍全居多時今若完姻恐傷風化島主道寡人自有道理乃使內監將細語傳入珠璣樓之英之華聞得懇求廉妃

道此事有玷名教斷不能行于祈作主廉妃道一六
貞堅我已深知矣然亦不可不表明白隨命內監回
奏請開瑣鍊爐取白貞珠作証正是童身若果非完
璧觀面如何對異珠欲知如何作証之法且聽下回
分解

9: 11

3 4 27 (4)

希夷夢

第三十卷

爲奸謀散分奸勢

進正士扶持正人

富弼下島主准奏傳命璣珠庫司取白貞珠再命內監
請娘娘帶同新公主到閣別驗之英之華羞澁道妾
等已經易粧豈可更見朝臣廉妃道君命不可違也
二人無法只得陪侍到閣庶長朝見畢之英之華向
文侯顧庶長欲行祭禮兩庶長慌止道今日係公主

矣如何仍係這樣島主笑道平禮罷二人赧顏遵旨
內監取到珠匣呈於案上另各設高几於面前島主
親啟旃檀匣解散鮫綯包拾出白玉方勝盒掀開蓋
來只見清光溢發隱隱嚮騰須臾視定乃是胡桃大
一顆明珠升降不已其中仍有一顆安然無聲內監
捧上赤玉盤二面島主先將不動之珠取置盤中命
內監挨送於文侯武侯顧庶長廣望君几上俱端然
清靜及置之英面前忽然周流環滾移之華几上亦
然進到廉妃鳳案其珠躍然而騰與龍案之珠互相

起落島主乃命內監將龍案上珠珀入赤玉盤捧於
 文侯武侯顧庶長跟前俱突冲莫過到廣望君几中
 不跳而滾矣迨至王公主前疑然若往送上鳳案寂
 然無聲矣島主大喜廉妃欣然奏進二位公主之貞
 性表白已係奇事而騎馬之操持亦見更屬難得此
 皆國運昌吉正氣降於天也島主大悅道妃子所奏
 不謬可將鎮南安北將軍封爲鎮西安國公主廉妃
 所之漢之甚謝則國運昌矣內武侯正欲再奏顧庶長
 道對侯國運昌正氣降於天也島主大喜廉妃欣然奏
 進二位公主之貞性表白已係奇事而騎馬之操持亦見
 更屬難得此皆國運昌吉正氣降於天也島主大悅道
 妃子所奏不謬可將鎮南安北將軍封爲鎮西安國公
 主廉妃所之漢之甚謝則國運昌矣

明奇人心跡顯白母得更推矣島主道二卿之言是也武侯乃止島主問道諸卿知此珍出處乎文侯道臣嘗讀風土記西海有簸箕島其珠可別男女貞淫應卽是斯顧庶長道臣讀禹寶圖記白貞珠產於西海可別童身雌珠別男雄珠別女廣望君道臣聞鯨魚乘潮陷於沙洲爲螻蟻所困肉盡骨朽而目睛光耀不衰左爲雄右爲雌能証貞淫島主問武侯道先生可有所聞武侯道臣聞東海有珠半滾圓半矜平能分已未匹配動時不可止止時不可動乃魚腹鰓

吞而日晴不化冲突不已鵬復嘔出意者其此乎
玉觀之果然半不甚圓大喜命欽天監選擇吉辰工
務司趨進上駙馬府當日賜宴盡歡而散惟武侯快
快然亦無可如何不兼旬府已造成乃係一府二宅
極其幽潔殿閣至期三公主鳳輦全降說不盡粧奩
多與寶物珍稱賀盡公侯將相更萬難及者公主駙
馬無憾而本手鈔猶又英雄自然情逾膠漆愛甚海
國只氣續余大忠等那班邪佞朝夕思想離間傾陷
其腹衛國無可信先為狡黠國舅廉勇因與余大忠

卷三十一

三

至戚又係無大主宰的人也弄成一黨當時胡爾仁
見計不能便與余夫忠道事已如此只好緩圖而今
且擱過半邊莫再道了大忠仰首嘆息石可信道話
雖是這般說但余小姐堂堂上大夫之妹國舅之姨
爲着結親說來說去俱無成就豈不惹人耻笑衛國
道我看這件事要想出氣猶須中宮作主余夫忠道
中宮本性執拗迂板後來已被節次說動何常不作
主奈這班人俱係主上親信的誰能弄得動前爲太
子的話幾乎五命喪於西老兒之手衛國道扳倒西

老兒其餘隨手可以掃去大忠道談何容易駙馬公
主都係親信之國戚那西老兒更莫想扳他罷弄得
不好連命都係沒有的石可信道衛大夫智胆包身
定有奇謀衛國道惟有借儲君而去之并傾儲君耳
胡爾仁道那裡有此好事衛國道先可布散流言說
主上惑於廉妃國家將亂文侯等文武欲奉太子以
主社稷請主上入樂山宮爲太上皇如此張揚自然
傳入宮中主上如或動怒自有法作如付之坦然又
另作計轉衆人齊道主上最不服老聞之必怒石可

卷三十

四

信道然須由宮因而激之庶好行計余大忠道我叮囑妹子入宮相機而行胡爾仁道如此裡外夾攻庶幾可一網打盡衛國道謀固極美然須慎密諸公且回心照可也不題各人暗中布散流言再說顧庶長雖卧病在床却時使親信查訪朝廷大小事件其日聽得紛紛傳說監國立命家人請文侯到來便問此語真假文侯道我亦不知這話自何處起今早聞之適在朝中主上問可行得山奏道此係奸人欲搖東宮耳主上不應乃言先封太子鎮天井地方山奏道

國儲無出鎮之理主上不悅定因流言故也顧庶長
驚道似此亂將生矣文侯道主上素明或偶爾悞聽
不久必然省悟庶長保垂山且告別顧庶長道復扶
杖相送文侯趨出道不必不必顧庶長見文侯去了
即命公子顧言顧行扶上筭輿昇入朝中島主聞顧
庶長輿疾上朝立時升殿顧庶長命顧行顧言扶下
朝見島主止之顧庶長道臣本一介寒儒蒙先君擁
主上請讓位至庶長恩極渥矣不幸而有錮疾莫
能養者湯藥不聞好人暗造妖言意在殘害忠良而

亂國家太子性剛爲羣小所忌文侯公忠至死不移
願主上勿爲流言所惑臣死亦得瞑矣島主縹眉未
答只見顧庶長躡身躍出筭與伏於陛階顧行顧言
慌忙扶起已無氣矣二子流涕島主垂淚道卿何至
此拾上與時雙目睜開顧言顧行昇莫能動侍衛相
帶重若邱山島主臨前以袍袖拂面道東宮依卿不
出鎮寡人惟文侯之言是從如何語甫畢而目已瞑
矣昇之輕如空輿正欲看出島主道且緩可將黃蓋
覆歸二子方替顧泣辭以見文侯全文文武百官俱到

島主流涕道寡人糊塗致良臣諫死他日史冊何以
堪之文侯道適聞雙目睜睜今何緣而瞑島主道豈
但此事十數侍衛昇莫能起寡人說道東宮依卿不
出鎮惟文侯之言是從目隨言瞑二人可勝矣文侯
道顧復可見先王於地下矣島主道下大夫顧言顧
行俱人品端重克承父志其遷中大夫又目文侯道
老庶長可代寡人送回殯殮自太子以下俱赴靈前
拜奠命侍衛持黃蓋蓋輿出朝文侯率百官隨後擁
到相府舉哀號文武中多有慟哭者文侯道顧庶

長生前乾惕急公臨死仍立不朽之節諸公皆宜師
法無用過爲無益悲哀衆人止淚獨有余大忠痛哭
不休文侯道余大夫何必過哀仰體顧廣長之志匡
君正國忠魂呵護自無盡時原來余大忠想到易儲
之計將成爲顧庶長所破再無妙策悔恨在心不覺
痛哭當下聽得文侯言語又好憐又說不出來更莫
能忍直哭到殞殮已畢太子到來方纔止住太子奠
後文侯武侯顧望君并余大忠等相次奠畢文侯因
失部忠更少一治國的帶手弟庶痛心安萍婉勸歸

府下在話下且說余大忠等歸到大忠家內施博愛
道而今更無第二計只有請中宮時刻留心乘間耳
胡爾仁道衛大夫連奉計費盡心思已將主上打動
若非胡爾仁見其命該連西老兒俱可擒下也石
可信道這今日各人之情武侯垂淚廣望君無有戚
容是不棄於西顧也余大夫既屬姻親正可借此籠
絡余大忠道廣望君并不板執若非公主欠通道理
久已入殺不衛國問遊公主如何欠通余大忠道前
朝捨妹親中宮名中宮名太太子處事之非駢

馬靜聽無傷東宮之意公主反泣下跪諫道自古易儲未有不亂國者二位太子哥哥情性雖有微殊俱無失德母后豈可輕聽人言而爲厲階以污青史乎中宮怨道自己養的女兒反不爲護生母他日爲人魚肉自然也是坐視的公主又道未來之事不可得而知也惟居仁由義以順天耳若懼害防危而違道背理妄肆動作反恐害處卽生於妄動之中而所懼防者適爲取敗之道也中宮慙怒公主痛哭伏地猶是廣望君解勸一事以此看來豈非駙馬易收爲公

主所誤乎石可信道此事不將他們間開終歸無濟
須先收羅駙馬以探彼等舉動而離間之方免費力
衛國道余大夫何不借親戚連絡駙馬親熱浹洽便
下說詞探試如可收則收之不可收則陷之石可信
道此亦老成之謀余大夫勿緩胡爾仁道仍係收之
爲妙娘娘謀之於內余大夫謀之於外雖石人也應
點頭衛國道收得來誰不收他收不來非陷之更比
諸人掣肘也余大忠道我自有道理石可信向大忠
耳邊道莫非如此如此麼大忠大笑胡爾仁啟齒欲

問石可信道此刻無用多說我等且散後日便可見也衆人乃相別去不說大忠趨奉結交且說島主幸萃珍園召廣望君侍駕觀彩鸞舞這彩鸞形體如鶴其所由來乃前年赤騮嶺下玉鐙岩中彩霧迷漫三天消散復有紫光煥發神駒邑宰奏到島主問故於羣臣翰林學士史鑑奏道赤騮嶺形勢奇特岩谷邃幽且紫光乃吉祥之色臣愚觀所奏發自玉鐙岩中定有寶物出世可令取之島主依奏命內監勞崇前去中大夫國永安奏道只須命該邑宰差幹役往視

不必朝中發人恐使鄰國聞之無寶則爲所哂有寶
便謂國家重寶且朝內差出沿途州邑不能無迎送
是內差擾於牧宰牧宰又轉擾閭閻島主准奏仍批
可探則使精細牙役往探如素有毒虫猛獸潛藏則
不必徒傷性命邑宰遵奏自往赤嶺嶺祭過山神紫
光頓歛入岩看時後邊崩開大洞量之盈丈裏面明
亮率衆人觀中有徑尺圓石光輝如鏡髮末毫端無
不畢露又見二丸綴接無休邑宰令役將石舁出二
丸忽覺香觀乃係二卵華彩韞結因納於懷回用絲

繡錦盒護貯同鏡光石進上島主閱畢遍問廷臣無
有知者適有雙阜關大夫樊勇朝見奏道臣聞先臣
嗣昌言有鏡光之石現則仙鸞可致二卵見石滾而
不休或係鸞卵亦未可料島主道如係鸞卵出殼定
係鸞雛未知用何法哺之史鑑道諸禽皆凡濁之鳥
惟鶴有仙骨須置鶴巢內以試之島主依奏命送入
萃珍園鶴巢內羣鶴見之飛鳴而舞舞罷俱侍立於
旁忽有黃鶴長鳴南來降於巢中伏而不動七日飛
去雙卵已化二雛形亦似鶴并不飲啄惟仰而吸露

導氣週成翎翮俱全長鳴狝書向南驚去島主愛惜
常時憶念偶然一日到園見羣鶴而思鸞雛想及鏡
光在命內侍於寶藏中取來觀之滿園光華燦爛花
草竹樹陪加鮮妍正在驚奇賞鑑之際忽聞空中嘹
唳和鳴仰面觀之只見兩團彩毫霞光萬道盤旋頡
頰而下立於石前昂首高有五尺翮下尾上千絲萬
縷艷麗相輝鳴中呂律鼓舞不休百鳥俱集助歌佐
舞島主乃命將鏡光石藏開鸞始止舞立鳴齊翥而
去島主因此每月將石葦入園中一次以致鸞舞後

偶臨期忘之鸞亦雙棲太和園梧桐頂上和鳴仍然
似鶴惟色純青耳島主慌命輦石人圍使鸞暢舞嗣
後著定命太和嬪夫人阮氏專司此石今因廣望君
是駙馬乃召同觀觀畢止欲出園只見內監捧上珊瑚
瑚根的盒子島主問道其中何物內監奏道娘娘知
駙馬侍駕特將紫光石賜駙馬島主笑道紫光石正
宜賜駙馬可卽受之同內監入宮稱謝可也廣望君
接得揭開盒蓋驀然彩色毫光勃勃湧溢視定乃晶
瑩徑寸四方紫色寶石島主問道駙馬知所用否廣

聖君對道臣思識寡尚未知寶名島主道此石遇八
音則紫光揚溢因名紫光石懷之戰鬪則霞彩數丈
遮住身體光芒直射敵人對之日不能睜可傷敵人
而不爲敵人所傷凡妖邪法術均莫能展廣望君立
時謝恩再隨內監入宮謝過廉妃舉步欲出廉妃道
駙馬卽如親兒女一般非外臣可比如何這樣生疏
且坐下猶有事請教廣望君只得站住廉妃道外臣
爲東宮將不利於二太子駙馬當代盡保全之策廣
望君道君聖臣賢誰敢妄作無非小人故造捕風捉

有真夢

卷三十一

十一

影之言欲假此以售其奸計耳願娘娘勿聽廉妃遊
他們以安東宮爲詞而危二太子言正理順何爲不
敢必須授以安身立命之策吾始放心廣望君早知
係余大忠等因顧廣長諫死烏主醒悟東宮無法動
搖故又造此流言以惑廉妃於中取事乃對道欲得
萬全之策只有將心腹之有才幹者置於緊要地方
以收人心然後奏命二太子出鎮天井臣往輔之自
保無虞矣廉妃喜道此計最妙但公主駙馬吾所最
愛豈可遠去余大忠亦係心腹親戚使之輔二太子

如何廣望君道若大忠肯行臣無憂矣廉妃道主上
同官其言詞奏請如問於駙馬亦當極力從懇廣望君
道臣謹遵慈命或余大忠不去必須奏請使之廉妃
道至言自有道理廣望君告退出來却說廉妃的宮女
聽得廣望君所議便傳與內監通知廉夫人余氏大
喜時內監出門即轉余大忠到家逐句說知大忠
驚道駙馬所言之計雖是好心奈我斷不可離朝廷
今朝前法明日有人談論過失如何難得及且我
在內保養比在外更好諸人有所舉動得信便先安

排拂開主上或有不然猶可再三再四解釋今若
輔朝中心腹雖有智力皆無用處妹子請速入宮
明娘娘萬勿請主上命我出也余氏道哥哥所見亦
是我須飛速前去遲則恐費力挽回余大忠道我只
在此坐聽好音余氏道妹夫不在家無人帶信你
哥哥余大忠道至戚須指客套余氏別過余大忠
直入宮內廉妃迎道嫂孀子晚來余氏道聞驃馬朝覲
不知趨舍若何廉妃道驃馬却圖活那似公主不請
世情但所議猶須重謀方得就緒余氏道所謀何事

廉妃道觀駙馬之意係爲羽翼無名當置立勢障
用心懷但欲着你看哥哥輔二太子出鎮主上聞我奏
請含糊其辭還須再奏方可准耳余氏道據妾看來
不必拂主上之意留大忠在朝却好似在外凡有信
息事件俱可預爲之計若大忠出外國舅各事生疏
且於主上旁邊不能進言更有誰人可託廉妃道是
呀嫂嫂見得極明然余大夫留下當更用心腹之才
幹兼全者方爲可惜余氏道胡爾仁石可儘衛國施
期愛錢世達等皆有才畧又是心腹請選而用之應

獲實劉廉妃道。嫂于言之有理。可昭會爾哥哥。多將
要緊地方記清。免致臨時錯亂。余氏道。回去卽傳命
大忠安排停當。不說余氏歸家。并廉妃奏請等事。再
說島主千秋文武畢集。島主道。客卿遠鎮。寡人不得
朝夕聆教。今欲留於都中。共議國事。二太子年已長
成。雖封輔國公。但未知民瘼。欲命往鎮天井。更天井
關名爲鐵圍城。諸卿以爲如何。只見文侯奏道。二太
子出鎮亦無不可。然須多選備臣。朝夕學問。庶免垂
異。島主道。諸卿可各舉所知。上大夫蔣業奏道。下大

夫駱憲恬淡好學翰林學士史鑑賢古通今上大夫
樊勇博學文問皆其選也島主尚書顧庶長作後真人
思繼其徽音者非樊大夫不可日昨已全水大夫出
差待其事完行將以庶長用樊大夫史學士寡人朝
夕訪問不可遠離今加駱大夫爲中大夫其母館遠
涉之勞駱壽奏道臣體質靡弱藥餌俱需自採且識
見短淺難勝重任請另選賢能島主道文侯顧庶長
稱卿素矣今蔣大夫又首舉薦豈無才德者今去鐵
圍其往來行止聽卿自便駱壽乃不再辭只見廣望

君之道上大夫余大忠才幹優裕與駱大夫同侍
公更有裨益余大忠忙奏道微臣濼竿廊廡而於
民之道毫無所長若勉強受命恐無益而有損島
道大忠不習吏事寡人所悉駙馬更思其次廣望
道臣與余大夫相接深知其才故敢妄奏其次莫
若中大夫胡爾仁石可信下大夫衛國施博愛然
雖悉諸人才能尙未知其德性請命大忠據實奏
明島主道大忠應知爾仁等有才無才可用不
可用大忠奏道四臣吏治皆勝於臣俱可任使
島主視廣望君道

孰須固人應願望君奏進靖波城之南百二十里地
名暮雋為南島入浮金之咽喉老蜂峽之北谷名木
桃水陸交衝二處不可少城谷曰雁翼等處事繁民
稜前日主上命議添員協守今止四人猶不敷耳島
主問余大忠道卿以為然否余大忠道胡爾仁勤勞
不倦可收暮雲衛國思慮精微可築木桃石可信拳
拳奉公可任雁翼施博愛念念在民可守谷口島主
允奏文候應奏書國使與四地未必相宜願望君接
奏道臣知因在在對國地及皆臣所履歷甚是相宜

請母更議文侯正欲復奏武侯以足躡文侯而微哂
文侯乃止高主賜宴畢令隨出鎮者第五日動身各
往往所詣臣領命同衆謝恩退散文侯回府恹恹不
樂夫人問道今日相公上朝欣然而去歸來獨坐嘆
息何也文侯道夫人不知老夫素以韓子弼爲正直
忠良那知他已入邪黨將佞臣奏居要地奸勢愈強
國家將來滋事自子弼起夫人道相公會否諍阻武
侯云何來侯道武侯止我復諫想必有暗挽回之術
夫人道胡不問之文侯道青兒馬往當下門官人來

報道輔國公駕到文侯超出輔公已人儀門道老先
生何處如此文侯道老臣未及還迎輔公道所以道
府者爲是於擇道術未能週向敢由而居民之上因
綸音已下勢難復辭若得與二三君子周旋猶得免
於乖張不知謝馬是何意見而與余大忠相唱和薦
胡劉仁等四湘都夫叫聲從何處治文侯道老臣深
怪願望君政擬欲行復陳武樣願自是而微晒似身
有道理只見長客西席上堂見過輔公文侯問道汝
何處來西席道我與道者有親厚後武樣使介招去

云明日保孩兒開路大張國公出鎮令孩兒今日稟知料理家事付與白弟孩兒問道今日朝中如何無聞武侯云因老庶長未曾開自是以不便夾襍又奏孩兒問係何緣故武侯道老庶長只知奸勢強盛心疑廣望君偏為奸黨未嘗實出其羽翼以弱其勢也文侯猛省道若非武侯指破我幾怨殺廣望君汝速收拾料理隨從出鎮師事駱大夫不可有悞輔公聞知猶未釋然文侯笑道公無過慮石可信等皆大忠所取討謀者今出而遠之然後可圖大忠并去

兩人拜輔公方纔覺然問西吉道將老先牛府上何處方官節行拜訪文侯遂道請君兒可御前往西吉道命輔公上車一路驛文驛路出城內直到駱家造駱大夫生性孤峭原居城內北廂左側因不喜與人交接故遷於郊外在東邊有一山背水十餘間茅屋週圍圍着籬笆將門在一個海欄胡于坐於籬邊西邊籬笆外有幾家茅草屋聞說文侯立起身來見車將到籬笆外將車暫守別處駱大夫轉身看時認不得車後的人都說得西吉道拱手盤問道大夫何來西吉道

策輔公下直西青道奉父親命御輔公拜訪駱大夫
知是輔公忙趨向前道驛門何敢駁駁駕輔公行來揖
道先生高尚素所景仰今幸追隨願勿拒外駱大夫
請人草堂欲待朝蒸輔公道如此吾亦用師生禮矣
惟讓再三只行平禮坐定駱大夫道臣素寡陋今被
謬春取借不安茲有勝臣十倍者一人願公聘延應
有禱蓋輔公道願聞名姓居址駱大夫道名姓居址
臣俱不知因與二子周旋日久悉其胸羅經緯抱負
端方輔公道不知居於何處聘延無有姓字將稱

誰訪問駱大夫道雖不知居址然有聘延之處不知
姓字却有名號可呼輔公道願聞其詳駱大夫道一
在混沌津撐筏名稱混沌篙子一在康衢街趕犢名
稱康衢鞭士於混沌河康衢街訪問守之自無不知
也輔公道願隨先生同往西青道日將暮矣混沌津
須明日方可得到輔公道今日且與駱先生共話一
宵駱大夫道羸體素羸不耐夜坐請公晚膳安寢來
朝駱駕前往可也輔公道先生不耐久坐何敢有屈
須臾漸漸昏黑且玉當鹿山肴野饌醑酒粗茶的話

行馬

卷三十一

六

只說次日清晨盥洗飲膳淨塗推出三輛車子正欲
上車只見昨日的落腮鬍子來得漸近駱大夫止住
道來者正係康衢鞭士公可迎之輔公趨上揖道駱
大夫盛稱先生碩德鴻才方欲趨拜適值降臨曷勝
幸甚鬍子還禮道山野匹夫毫無所長足下莫信駱
子謬言西青道輔公出鎮浮金聘請先生同游鬍子
定睛將輔公審視旋轉身來大步而去駱大夫喊之
也不回頭笑道且訪箇子箇子可鞭士亦應可也請
輔公西青各升車西青道奉父親命非送公回府不

散易也駱大夫乃自登坐由長街進發沿途觀看百姓
姓菜蔬播種始知農民樂歲亦係旃旆勞苦行過長
街却係康衢驢騾犢犍往來不絕過盡康衢便係灑
灑溪循堤湖行二十里到混沌津駱大夫請車歇於
垂楊陰下獨往津邊與篙子說明輔公然後上渡看
時一個瘦長老翁三髭花白長髯迎揖道路子嗜痴
悞言於公誑駕遠來隔宵不返主上未必放心輔公
是辱先生同載回朝主上自知非浪遊也篙子道情
意僻性已成混沌烟霞難捨願公更求能士毋以渡

夫爲意輔公道此行專爲先生與康衢先生而來康
衢相遇不顧而去今先生又欲棄我而歸與歸管子
道雖士初有欲仕之心後斷塵囂之念性定不移願
公亦勿措意也輔公道先生須指教如先生者吾方
釋然於先生否則不能忘情也管子想道雖有一人
未知肯去不肯去駱大夫道那位管子道蓮華山樵
駱大夫道可以代先生矣然伊生平向未入城而今
豈肯同遊乎管子道我試請於其父乃提壺向村中
沽醞釀梢後取出一尾活鱖魚折柳条穿了共載入

每打過七竅岩踰升峯巔嶺梵梧桐林內露出數椽
竹屋童子詣道此卽山樵家也輔公等下車整冠入
林覩有個肩擔皓然禿頭老翁右手拄青藤杖左手
扶耆童肩面問地前朝天行出門外道該回來了箇
子道此山樵之父也乃携魚酒先行童子遙見道前
次送酒酌又携壺來也老翁舉頭看道箇子何又破
紗籠罩走到跟前放下二件揖道老丈別來無恙忽
爾以游道僧年少禮老父年邁得舉輔公等視之乃
系細草十餘束的漢巾草冠冠右肩柴擔頭上繫

者歸花本等推著非肋趨來倚於松根還禮道又承
運馬何以竟信請入舍與坐坐老翁道請箇子道猶
有拜訪者老翁舉頭向外望者有車忙旋身推童子
拐進家去了山樵問道素昧平生如何聯車枉顧箇
子又饒甚麼子高子道清煙如鶴乃饒舌者山樵道
清煙者爲誰箇子道歸其姓燕其名山樵道今日方
識路子且請鉢內石上坐着我更衣去來乃取柴擔
半肋荷着酒入肉須臾我獨布衫到石邊拚駱子
道山樵樵夫何勞遠涉路大夫道先生向來拒藥未

甚今朝獲挹芝眉夢寐俱慰輔公趨前揖道風仰高
風今始得侍左右山樵答禮道毫無所長有何可仰
旋身見着西青定晴視道敢問尊姓西青道學生姓
西山樵道云歲仲夏之望曾遊雲門乎西青道有之
由樵拱手向輔公道然則此位爲誰駱大夫道爲輔
公仰慕塵積熏沐訪拜隔宿始至山樵道輔公爲誰
駱大夫道國家二世子近封輔國公山樵作色向蒿
子道蒿子何不自安而又僕僕枉公之駕下及蓬門
駱大夫道輔公奉命出鎮敬求岩穴肥遯以爲師友

是以造廬勿怪唐突山樵道且請坐用飯再談自又
往家內捧出黃雞綠笋青菘白飯擺在石桌上童子
送茶隨後取碗盛飯飯畢以剩者給御夫山樵道素
性愚頑寸心不爲形役且父老丁稀萬無出理若容
在此居住駕勿復來如堅不許則移入窮谷僻塢駱
大夫道足下決意高蹈亦何必相強聞暇往來盤桓
不以俗事相干可乎山樵道所謀各別氣味自殊幸
祈原諒輔公道理應登堂謁老先生先生其爲道達
山樵道老父龍鍾殊艱舉動豈敢當公賜降輔公道

焉有到門不入拜之禮。蒿子道：「老夫酌應為勞，請免禮。」罷。輔公乃作別。上車，馳回舊路。到混沌津，過渡。輔公諄諄請蒿子同車迴都。蒿子道：「若有人都之意，今朝可無山樵怪矣。」駱大夫道：「忍心哉！蒿子不答入船。」輔公又上船，言別。蒿子復送上岸。三人駕車一路稱嘆。輔公道：「未具禮儀，成何聘禮？毋怪其然。」且回都齋戒。虔具弓旌，復往。如再不出，我始無怨。駱大夫道：「公言極是。但看此三公，亦未必因禮未具而離安於食力而不勞心。性定久矣。臣知之熟矣。茲來有各形情。」

更央絕矣。輔公道：雖然吾仍盡其敬，今且送先生回府。駱大夫道：臣須見文侯，乃同行。進城已經昏黑，輔公與西青道且見卿矣。然後回宮。西青往家內御來。文侯迎出，道：主上昨日因公未夕，見當時查問老臣奏明，臣子青御訪駱大夫，此刻不返者，或又轉訪他人，途遙未及還耳，可以放心。主上今朝亦未查問輔公道。文侯所料不差，惜所訪三公各教如一。文侯道：三人何名，居地何處？輔公道：一居康衢街，一居混沌津，一居莽蒼山。文侯笑道：所謂康衢鞭土，混沌篤

子蓮花山樵者輒士萬子知其名而未見其
未至蓮華山樵之父姓江名抱一山樵名帶
為銅山邑宰會相往還抱一厭煩遂去後聞
下有人種桐結實清使窺之果係抱一父子每
以蒼園餽遺未嘗見面於茲四十年矣此三人
可得也輔公道吾心終難釋然文侯道且請同
主士縣念輔公始上車出門駱大夫亦辭還家輔公
進宮請安島主召問輔公將所訪遇奏上島主道真
高士也庶幾道需有留祿莫能羅致之人島主道彼

行高士

卷三十

三

高尚性成雖萬眾不易豈真富貴哉廉如道如武侯
武侯之流若何島主道文侯乃無世嘲議同休感武
侯昔日堅辭至再而爲客卿仍是不受爵祿亦其流
亞也廉如道吾兒連日勞頓且去安息緩思延請之
方輔公乃退回日華宮備齋禮物奏過島主第三日
召西青全行到薛蘿峯下駱大夫入青島山採藥未
返驅車直至混沌津篙子不在船士問渡夫何往答
道全鞭士聖家趕犢駕船去已二日矣輔公嘆息行
過并峯嶺人梧桐林只見那老翁伏在石桌上看童

子開棋輔公步到跟前請教施禮老翁旋轉半邊肩
膊視道客又至次仰起身來還揖童子走到背後托
着脊梁又一童子捺住手膊老翁道年邁不能全勝
勿怪勿怪輔公道道德尊壽高令人仰慕雖已老翁道
食力完璞術不灰拆無有可補輔公道敢問令郎可
在宅上老翁道老漢只得此了真客切勿引誘輔公
道敬受預德願訂真道之交出與不出非敢勉强西
青冷從人將車內弓弦琴琴玉錦繡滿堆石桌上老
翁道山中酒姓要遠觀物什何用西青道公立意潔誠

老丈無事過却老翁道小兒一次百薪老夫甘旨三日俱足男耕女織可免饑寒要此無用寶物何爲有之適足以誨盜耳輔公點首命且收開擺下樽有奉酒爲壽老翁不辭盃進盃乾輔公又言及康衢混沌二公俱遠遊矣老翁道昔年共論唐虞後出者二子惟與傳說孔明餘無所取今更可知請勿措意也輔公浩嘆老翁道如君必欲延同游之士此時屈指猶有可勸罵者但非聚於一處接請未免費事耳輔公道天涯海角亦所甘心請指高士共有幾位居住何

方老翁道真高士不可得而致也。所可致者用世之
悉未盡。純真有一人居國之南境，赤駟宿下老人谷。
中姓巫名丕，有一人居於浮金金牛谷之北，鷹巢
嶺下，萬丈潭邊，姓端木名寸，係同胞兄弟。有一人居
於雙頭城內，姓黃名雁，皆俱從老夫遊學。問雖殊秉
性端方，堪爲師友。足下聘之，猶恐他們推却。老夫另
修火藥交儀者，到其居址，將書先交，後出禮儀。
因汝應無不相從。將西青捧上筆硯花箋，將墨磨好。
老翁乘酒，酒興揮灑，入簡露封封，交西青道公意。腕

切何不命令郎出而同遊。老翁道：以公之仁厚，仕固無妨，但小兒雖有微長，性極偏執，罔顧時勢，恐徒殺身無益於國。且有巫子等數人，何事不可爲？耶大凡國家於賢才，惟在用與不用耳。若上能用，朝有小賢如管仲、蹇叔之流，亦可致治；上不能用，雖有大聖如箕子、比干之侶，難免國亡。知此雖爲君可也，何況於鎮守乎？鎮守而汲汲於延攬，意欲何爲乎？輔公整言。道今日聞君子之教矣，令從人將各件俱捧入茅蓬。老翁猶欲推阻，輔公揖別，轉身上車西去。青見從人將

各件送入出來拱向老翁道途遙將暮不久墮了說
畢令御速行到嶺頭上遙見老翁率家人將各件置
於林外西青告輔公道隱俠之士真可敬也輔公嘆
息因五日限期已過只得驅馳而回到得朝門時已
黃昏見胡爾仁等俱立兩旁輔公道勞諸公久待請
各赴任所吾明日辭過主上亦起程矣又與西青道
大夫可帶禮物往聘國位先生各在鐵圍相會西青
領命精辦應用各件稟過文侯次早帶着僕從向赤
嶺橋進發行過日半忽見途中百姓扶老携幼如避

寇逃難形狀甚覺流離顛沛心下生疑使僕訪問百姓道爾們也行不去河塘堤崩水冲州邑田廬傷損人畜無有其數隨問數次皆然西青只得緩緩回車到碧雲鎮住下使御者往前探訪處處路斷坐守數日水雖漸減路仍未涸詢店主人沙水如何漫淹店主道此患近來年年發作俱有數邑遭殃今年係投鞭河北岸崩開雙蹄邑係其下流當衝之處受傷最苦歸於樓邑入海我們金鹿邑無憂西青道其源來於何處店主道聞發於耳杓岸之西自源至尾實只

五千里圍其大曲長灣最多是以誌圖所載長一萬
三千里卽古之流沙河後因不知淺深其曲築防高
如岡阜故名沙磧岡西青道如何就至無語得入店
主道所說原尾其載圖誌小及不知俱係聽道老學
究說的相公要知詳細於村中問之自然知悉西青
道老學究在村中何處姓甚名誰店主道小入也不
知他名姓只在前村盤家教學遠遠望見兩株梧桐
便係他館中也西青次日卽帶童子望着兩株梧桐
行去

所見學案考例等次正學本圖分錄

希夷夢

第三十一卷

車宿備遊紅借首

除烟疾避野春風

却說西青只坐着雙橋直走到得近處反不見桐杪
却係兩岸垂楊滿渠碧濶無渡無梁乃仍回舊路出
大道灣轉過了土橋見有牧童便問學究先生牧童
指道從下邊巷子進去穿中街左首出巷望見竹林
轉出欄角候着河邊進巷行出竹林但見花木叢陰

兩株梧桐獨冠羣樹滿空綠葉垂蔭數畝土垣茅舍
皆在其下有五六童子於林內尋花鬪草見人行來
便齊到跟前作揖問道先生貴姓府上何方降臨敝
地可係訪家業師西青還禮道不佞姓西從并峯嶺
來正是拜訪令業師童子拱道如此請西青道請童
子內有一人先走報信餘者俱隨在後轉過南垣已
見荆扉朝東門前平坦數株山茶紅白艷麗柳椿上
聯着魚目車蓬邊繫着小艇只見報信的童子迎來
道午雁尙濃請先生且到館內坐坐西青應聲入門

却係三間殿內有十餘童子坐着抄書當中几上
隨着個白髮先生西書才便驚動諸童子全下位作
揖西書還禮看所抄的俱係墳典篆格妍勁可觀有
童子向外拾松枝折枯竹汲水煮茗片時奉了茶來
西書起身相接見歐上浮沫未消隨口道香浮蟹眼
童子應聲道翠折蠶胸西書又道珠沁心脾消濁氣
童子應道芳潛肘腋起清風西書喜其敏捷大加獎
獎童子揖邀學生斗胆求教西書還禮道願聞童子
道子來尋我黃白果爾青想道九宮東西南北中忽

見先生舉首道何事喧嘩童子趨近前道有客拜訪
坐候多時先生起身道何不早言西青向前施禮見
先生五絡鬚鬚三停豐頰迎答道足下貴鄉尊姓台
字西青道學生姓西名青由并峯嶺往老人谷中途
忽遇水沙漲漫阻住難前回到鎮上聞先生學貫天
人無微不至冒昧造壇瞻仰仙姿且願聞沙水之旨
先生道鄉人既言足下勿信請問從并峯嶺來可知
抱一翁杳西青正欲回答只見門外走進一人五短
身材面圓口方雪白長鬚飄揚腦後浮道童子謂別

多時今日天使趨候先生欣然迎道還不是天使只怕係地使耳那人大笑禮畢亦與西青見禮隨後坐下先生與那人道這位西先生由并峯嶺往老人谷亦如黃兄阻迴那人道并峯嶺地僻人稀未見有姓西者西青道請示高姓尊名先生道此吾友也昔居碧雲鎮之西北墨梅岡上後遷芟頭邑姓真名雁西青打恭道袍一翁正使小子到芟頭奉候今不期而會于此可謂大幸黃雁問先生道抱一翁囑來相候可有書在先生道候見非候弟也黃雁道奇了問西

青道西兄往老人谷可係候巫兄西青道巫先生莫
非名丕者黃雁道然西青大喜道正係候巫先生那
知設帳在此若非沙水漲漫到老人谷却係虛行抱
一翁有書現在寓中回去取來巫丕道兩年不上鎮
矣隨先生行黃雁道好全去就候西先生三人茶畢
出門童子已解纜舉棹上船坐定巫丕問抱一翁丰
采精神西青道偃僕善飲次問蓮華山樵西青道只
知養親無意澤長黃雁道兩岸垂楊幾時不見便掃
頭拂面若此牽纏何若芙蓉笑臉相迎盈盈可愛巫

丕道可速進棹早見抱一翁于教童子道港小岸近
不解深行至練出口入溪使好盪也平時出港舉起
雙梅迅疾如飛頃刻到鎮入店見禮西青令陳聘物
捧書在手道原當到宅拜呈今既幸會請先晒收後
看箋簡坐丕道真聽聽也是下爲誰爲此願聞其詳
西青道輔公奉命出鎮所取浮金土地山川自恐年
輕有負恩命故來岩穴以達民腹訪得抱一翁橋樑
已旌隱聘翁以年高不就即以養志堅辭潔誠復往
抱一翁時奉四位先生輔公以命限難遲只得前往

弗克躬來謹具禮儀使青將命巫丕道翁太多事已
不出就罷了何必又道出人來黃雁道且看簡內云
何西青送過書巫丕與黃雁接着面上寫着布交承
之伯龍于岑赤湖四子展覽拆開看道

僕愧入山未深居處爲駱子所識返復邀延僕以
自古無百歲邁夫而入仕途者彼雖絕念于僕猶
注意于帶也觀公貌厚心明始終如一原可從遊
但帶素性夔烈當事不撓居則可以全軀出則必
致喪命非若足下四人之進退裕如也特以尺素

萬焉或勉一行可爲則展素蓄以仰體天地生民
之心不合則卷琴書而相遂林泉適意之性去留
任意諸子其不以僕言爲謬乎

二人看畢黃雁道如此何妨遊戲巫不道伯龍于今
出吾亦出矣西青道敢懇修函小子帶往鷹巢敢請
巫不道我等修函係勸其出也大木率真小木怪僻
不必修書只須將抱一翁此札示之足矣西青稱善
令從人將禮同行送入書屋又向黃雁道抱一翁命
往萊頭理應隨府黃雁道與舍去此甚遙存巫兄處

可也從人將禮放下回碧雲鎮巫丕擺出魯酒村餚
三人就席舉盞間談膳畢已係下午巫丕招指道此
其時也黃雁道有甚麼事巫丕道紺珠島梨棗花英
能復瞽目過時不採落粘土氣力量便輕山妻病目
前日就安子胥脉據云防瞽須以天印島紫綬岡上
葵花露點之可免我想往天印取之費事仍係梨棗
英爲便黃雁道沿路瓊花可觀甚不寂寞巫丕道須
待水退方可起程西青別回碧雲鎮使人訪問次日
路已可行乃到館內通知巫丕道仍須緩期黃雁道

猶自未了事。麻巫丕指衆童子道：「俱應管押庶免。」
蘇乃修書命館童推車往菜竹潭請華世姪權代館。
童領命入後取車載書去。黃雁捧過棋子，全巫丕
圍棋。西青旁觀，由晝到放學時，仍未及半。全盤終時，
天已亮矣。巫丕輸有兩着，整兵再戰。各人窮思極策，
黃脊方與巫丕仍輸兩着，止欲復布。童子自外進報，
道華老師伯到也。巫丕黃雁俱出迎接。西青在旁見，
人來者却係混沌筒子三人，揖過西青步出爲禮。筒
子走時，看道從下從何而來。西青道：「自別後第三日。」

復且禮奉彘始知先生已于其日前動身無從延請
輔公悵悵而往并峯嶺抱一翁却禮不出虔告再四
乃命請巫先生黃先生二木先生是以此巫丕道
原來也係相識箇子道非相識也聞駱子言他係西
庶長令嗣官拜下大夫駱子悞荐弟相會于混沌津
弟無脫身之計乃轉荐江帶巫丕道老兄荐帶帶又
引到弟等四人箇子道抱一之書不可違也所委館
事小兒現在收穫不克趨承弟可從命惟願西大夫
勿言在此西青道敬遵台命箇子乃喜轉向巫黃道

昨札言書致四人二木亦非夙意避世者何不同往
商之懷卷用行自在方寸更不必各拘形跡也黃巫
點頭竟夜無話次早巫不命館童將行李置好西
令親隨取安車兩乘到來恭請乘坐同別駕子發朝
到鎮侍從事馬俱齊整在路口伺候進發向西而行
不走投鞭河山下流避白津過渡向南次日到元戈
塢黃雁閉塞不道可候過文巫不道我正忘之可由
右徑遠道暫停西青道命僕夫在此守候小子陪二
位老先生候客黃雁道此公古怪西子亦無妨于

乃併車進塢行不多路見溪邊有柳橫卧枝拖對岸
根頭坐着老者垂綸西青道高哉此叟也黃雁看道
且住車夫停止三人步行巫丕從後呼道先生好消
遣那老者回顧見是巫黃置等于楊柳隙中起身道
故交到舍無物佐酒是以求魚巫丕道有何嘉賓願
同把臂老者道俞廣特候過盛不知已去驪龍窟設
帳我聞之挽請到舍二公可先往晤巫丕乃仝黃雁
西青行到埠頭過渡轉出桑坂人垂柳叢中只見兩
老者坐在草茵上巫丕招呼道俞兄杜兄何同會于

此兩老者起身道巫兄黃兄又何同至于此見西青
問道此非我輩中人互相作禮單黃雁乃將緣由說
明西青問道二位老丈尊姓大名巫丕指微鬚長眉
者道此俞子名廣指班臉滿部鬚鬚者道此杜子名
進黃雁問杜進道聞兄喬遷七里岫彼處山川若何
杜進道山川雖美人事却非巫丕道有何非處杜進
道幾好難嫁女好繪組儒者不以道德爲懷而以爵
祿爲重巫丕道先何輕舉俞廣道去年全過彼處因
覓家宿廟歇林壑獨處致動遷之今欲與則子商量

將移步。適黃雁道適周子乘綸相遇。言俞兒在此不
意杜兄又在此。洵係良逢。西青問道垂綸。周老丈尊
名。巫丕道名蟠黃雁道。昨所言禮溪釣叟是也。杜進
道。何不到草堂中坐談。乃全舉步前行。忽聞後面叫
道。杜子何來。停步旋身看時。周蟠肩擔竿子在前。背
後隨拾大網。捉得兩串溪魚。俞廣笑道。周兄急矣。雖
得魚。誰人食之。周蟠也笑道。恐客久待。故買歸而卷
綸耳。行到前來。將竹竿交與拾網的先行。自陪五人
隨後。全進草堂。禮畢坐定。問西青道。仙鄉何處。尊翁

何名西青道學生姓西家住岫羅岡俞廣道他尊翁
名山周蟠道不應到此俞廣道借巫黃全訪過丈杜
楚道如我輩世居山林出者則非他們世愛恩澤安
可幾乎俞廣道非遜也招遜者耳周蟠道所招者誰
巫巫將抱一翁致書勸出細細說與周蟠道所指四
人恰當但今本激而棄之則行敬而禮之則遜須以
不請爲請則西青避席道願求指示其畧周蟠道大
不資性魯純好學天生錙銖曷積以成其道老而彌
篤亦本懷以爲教絕情與經子無所關心抱一翁曾全

入萬卷樓其內藏書何止寸萬歷指名月掩而詢之
小木吐詞論理皆當無訛而尤縱情宕整四國百島
幽深遠遠亘古未有標題之處立記不勝悉數行山
林中與麋鹿猿猴各無避忌凡仙踪聖跡斷碣殘碑
藥草藥寶江帶贈大木有句云面積兼旬垢衣留隔
蓬萊贈小木有云藥繩遊絕壑帶粉悴殘碑二子之
詩在行爲已可概見弟兄賦性不同趨向亦異大木
以寬宏化育爲功小木以稀奇駭怪爲務禮請斷然
不出座丕視黃雁道論二木詳且盡矣我們到鷹巢

嶺看大木若何大木不出亦當速歸也俞廣道大木
見抱一之書亦無辭却周蟠道雖大木不出二子既
偕行于先何可復退爲人所笑謂處士虛聲因人輕
重也黃雁巫不道所論甚是豈敢不遵盤桓過了一
宵次日辭別三人退出塢外中時捨車進得谷口石
徑盤旋片時間早已望見巫家外垣行近前來只見
稚童村婦奔入將門緊閉黃雁笑道山村不慣看軒
車驚慌却避西青道高致可羨巫不自己敲開請黃
雁西青上堂交拜西青又將私禮二分送上巫不也

不推辭黃雁稱謝俱收入內用過午食巫丕道赤湖
可陪西子散步散步弟往南莊家姐處看看卽回西
青道請便黃雁道我們不必散步且到峭壁擁書樓
坐坐西青道奉陪二人出門入東垣到松風草堂轉
人後進芸窻有額曰虛白軒由旁上樓但見密密松
枝遮獲隆陰綠蓋遠無所見又更上一層乃見周圍
峯巒重疊山麓俱係石壁遠岫獻呈更覺娥媚無數
松頂接聯如茵褥平鋪田禾皆看不見西青道于此
心胸頓豁塵念都捐黃雁笑道請看匾額西青仰看

乃半陶二字問道願聞其故黃雁道老人峯之南有
場曰陶場其幽致疊出逸景難言此名半陶以吾視
之未能半也西青稱羨不已審青峯巒似有形狀黃
雁挨排指點莫不舉首瞻玩許久忽聞樓梯有聲巫
巫呼道黃子東溪公至也黃雁連慌下樓應道雁來
迎接也西青隨下到書屋內見一位老翁左手搭着
黃肩巫巫揀着衣履行來道黃子到此何不看看老
漢黃雁海上掛道困巫子別去未暇趨候欲待彼回
在青陽地裏沒公道誰非俗客何不同遊到舍西青

向前見應東溪公道西子有詞如此家聲不墜矣可
喜可喜坐下同黃雁談得不休直至入席方止始問
巫不在此事席散黃雁扶送回家約明日於葫蘆峯
下會齊西青道小子亦應登堂晉謁東溪公道不需
不需見過就筭了但願爾以民之憂樂為憂樂老漢
讀受惠多矣西青道敬謹書紳全巫不送到垣外回
房下榻次早巫不收拾起身並帶家僮陟岡涉澗由
西夾岩縫中攀壁出山過葛嶺踰梅溪早見黃雁坐
看松根守待從人迎上巫不西青行到跟前邀全上

車出元戈塢乃由赤驢嶺脚撒掉通明關斜向太乙
採取路雷門過雲嶺濫柿河獨鎖渡百結關到紺珠
鳥採取花英西青越黃雁過藤橋登元珠鳥眺望見
有腥頰短髮老者荷鋤擔筐而來行歌道昨說周遊
非爲國今知勇伐乃無君由來處出光明者版築躬
耕義孔殷黃雁親之却是過盛苑東過于招呼道二
先在何處聖賢道任天下之重胡可與尋常共語過
迂抬頭者道黃子久違莫非往天井廐此不係吾所
作乃故交身給偶爾誦之然尋常之道卽聖賢之道

聖賢不能舍尋常另立一道也。費雁道：何爲問往天井過江道而今主上封二世子爲輔國公，出鎮所取浮金土地到境，次日躬備玉帛帶往鷹巢，伯龍因其誠篤，且知有並峯老翁手札，當時就聘于岑，避跡無處，訪尋伯龍，愛石門幽靜，輔公請居於西園，開迎賓館，以接待隱逸。今有自天井來者，據說如此，是以見前黃雁道雁因江叟致札，故借巫子前往，却不知伯龍先已到彼，巫子現在紺珠島採梨棗，英先生可前去相迎過江道，不必請子。旣在天井，我儔或往或來。

順便俱可救會歇息惟名姓不可使居停知之阻斷
足迹耳黃雁應答揖別全西青回紺珠島登頂四望
洞門俱係闕嶺迴遠曩致無甚奇特下到半腰見巫
丕採足梨棗英封付家僮帶回老人谷再與黃雁西
青離紺珠登舟至靴尖埠上岸由萬馬崗過倉箱嶺
經堆甲山脚進交紐關次日入羊腸峽逾羊肝嶺出
日望見鐵圍西青欲先入城通知輔公迎接巫丕命
從人將車箱中原聘禮物取出交西青道煩帶璧輔
公如蒙見允丕等在此聽教或堅意使受則今朝權

領明日夾然行矣。足下所惠俱已登貯。西青不便違
拗。將各件收回道。謹遵金諭待輔公親奉。巫不道莫
於省事。免得煩攪。黃雁道。西子善爲道。達若費往返
便。非率真。巫不道不等。且見伯龍。西子請人關。西青
道。陪進石門。方好復命。三人登車沿澗而行。只見石
壁迎來。阻往去路。行到跟前。轉由側首。又有一層石
壁相對峙立。中有曲徑。進入塢內。便覺空澗來到。西
園。但見堂中濟濟。坑內翩翩。俱係皓鬚素髮。巫子黃
子。遍見過禮。大木迎問。抱一翁諸人。黃雁交出原書。

學道始末西青作別回出塢口遇見前驅舉首望時
車駕將近原來輔公自在朝門外命胡爾仁等先行
赴任次日進宮拜別烏主其在射圍觀韓駙馬教官
娥彈蝴蝶彈法輔公趨前禮畢烏主命入後宮拜別
康妃又命駙馬全往康妃見輔公告辭垂下淚來問
駙馬道輔公出鎮左右無人寔在難以放心駙馬道
駙馬西青皆勁直之臣輔公平素以忠孝為懷斷不
致感于邪佞請娘娘無慮康妃道我意原欲駙馬全
行將事歸鄉奈難捨公主遠出意欲請武侯為之師

傅駙馬以爲何如駙馬道公以忠孝爲懷雖孤身亦
有天祐若遠君子而親小人雖十仲卿亦無能爲輔
公道駙馬所見極高况顧庶長作古文侯年老多病
國事正賴武侯維持豈可離朝娘娘莫多無益之慮
說罷出宮又辭太子二人依依墮淚分手車騎齊全
駙馬欲送於郊外輔公再三謝別乃全駱大夫共載
取青豹坡一路往雲平嶺前進先已行文沿途文武
官員毋許供奉不准迎送駱大夫係有名古直的并
非沽名邀譽心與口違之具文那個敢不遵依所以

路上毫無城阻六日便到鐵圍城文武官員悉見溫
言慰勞檢覽輿圖知鷹巢嶺在赤淮邑中去天共閉
北五百餘里次日全平無累往訪二木命駱壽居守
午飯時分行過千牛山及到赤雁邑天色已晚停車
止宿次早出城望見鐵牛谷後巍巍一條峻嶺行有
五十里到得跟前看時俱係磊磊疊疊的石塊雖有
曲徑莫能容軌公自下車令四婢負禮隨行餘人皆
留守候無累在前開道者窺不似尋常之峻險但看
得頂巔一天仍未得到就石坐下歇歇又行見個黑

面銀鬚身長七尺的老者擔着鋤頭竹籃自秀穿來，平無累視其形容不俗向前揖道借問老丈上姓那老者放下鋤籃還禮道尊客上姓平無累道小子姓平那老者道學生姓吳名冥平無累道木先生宅上敢問在于何處老者望見嶺下又有多人恍然答道學生不知說罷擔籃荷鋤而去二人先到頂頭四顧觀望見嶺麓隈中有烟盞盞而起乃望着由石隙中走管不得脚步高低行過多時雖見數椽茅屋奈足底都係陡崖無路前進只得復沿邊旋轉四五里方

有數山見牧童驅犢問時知前面臨澗柴門係大
木先生住宅行近前來公命從人俱在扉外自全平
無累才以聞有談笑之聲向窻櫺中看去見二人倚
柱而立左邊的身長八尺有餘紫棠面色花白鬚鬚
滿面垂耳眉高鼻正白秀且方氣度偉然右邊的長
不滿五尺額鬚眼凹鼻塌耳反嘴撮幾莖黃鬚
兩鬚短髮身材猥陋展着圍畫賞玩輔公轉身入門
升階拱手揖道二位老先生姓小子造次驚動敢問那
位係本老先生二人因禮好是幾老者指氣度偉然

的道這位就是輔公登堂那老者托住手道學生木
只不知足下貴鄉高姓何緣降臨平無累答道吾公
奉主上命來鎮鐵圍城訪求若人高賢江抱一老先
生指示仙鄉是以特踵拜訪木尺道學生毫無所知
山居情性已定吾公勿爲抱一翁所誤此係名荐他
人實脫自己輔公道今既瞻韓且請拜見木尺道學
生係山野小民安敢與公抗禮輔公道先生道德高
巍天質真此互相謙遜賓主禮畢輔公轉身來與右
邊那老者施禮已不在了平無累令從人將聘禮捧

上木良道此物請速收回雖出亦弗受否則可無
矣輔公道纖微不腆聊以申敬那成聘大賢之禮
賜也納于無異道禮以致敬訂交之常出與不出均
可無傷木尺廣因之無異道足下高姓輔公道天井平
大夫世木尺舉手道原來就是平大夫失敬失敬對
平公道牙律事像如平子平公得而信用之何必更及
山平公道果不道果不道果不道奔走之勞安及大賢萬
事公道不事公道未敢以俗事相屈或往或還悉憑
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
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公道

老境樓中輔公道得木尺保障足矣木尺道似此往
還無損且願從遊但必須將禮收回方可聽命平無
與向職奉道木先生諱諱見却請權且從命罷輔公
惟允木尺請用過飯卽遽去往萬大潭木尺道無庸
徒往日久自來輔公道必須親詣以表微忱遇與不
遇俱勿論也木尺道如此尺在草舍候候輔公道誓
別不恭乃人全平無累等帶禮直到萬丈潭問至木寸
居所空室無人只得回車木尺迎入留宿一宵第二
日膳畢分付家人看守田園乃同輔公過嶺上車沿

路指點山景咨詢民情到白雉壑歇宿次午到西坪
地方見山岡迢遞卸輓粗頑形勢逶迤陵阜招疊溪
河繚繞遠峯秀麗喬木陰濃未尺問道此處何名平
無累道此石門塢也武侯暇時常于此地散步諸將
士因伐木截竹結蓋殿亭額曰西園最爲幽靜未尺
道尺素畏近城市今居止于此可乎輔公道有所未
便恐妨簡養耳平無累道駱大夫曾囑山林不耐市
井喜清靜者可下榻于郭外定然因此地隔絕塵囂
房舍潔淨也未尺輔公平無累俱下車入林步到澗

邊只見流水淅淅白石縱橫綠藻青蒲葱籠蕩漾過
平橋穿射圃經松徑造酒廬却有多人奔走伺候輔
公同木尺上堂禮畢木尺又向平無累見禮當晚請
大木修書勸小木駕木尺道請必不來無庸往也輔
公亦駐于園中次早駱大夫到來見過輔公又與木
尺平無累相見便令從人捧過印劍交還平無累不
受道已奉公命交大夫爲城守無累自今只在塢內
侍奉諸賢駱大夫道不佞奉上命侍輔公未奉命守
關昨日因不知地理是以暫時代勞今大夫旣回理

應交卸輔公道駱大夫之言是也平大夫仍當照舊
管理軍民政事平無累始肯收下別過木尺稟明輔
公田城辦理木尺修書四出駱大夫將垣外左右并
前園後園俱佈置蓋造房屋亭臺樓榭卽有老者到
來漸漸接踵而來至俱無姓名設榻供養駱大夫
接待不厭疲倦輔公朝來暮去或半日在城半日在
城冷田莊出朝遇見西青立於道旁西青上前啟明
輔公早已下車道大夫勞矣木先生已經請到巫先
生黃先生來會晤西青道二子聘禮絲毫不收因

見江先生執轡同來現往西園輔公大喜命西青
登車御馬同進右門步上草堂向諸公作禮又與巫
黃教仰藥之誠巫黃道不佞輩何足數明公招迎若
此近者已無不至遠者亦當來遊公俱勿問也輔公
稱謝木尺道如絡子念切民膜時刻訪詢公允而行
之勝凡輩十倍也輔公與駱大夫道先生所知爲民
興利除害的事可悉公平大夫施行不穀樂朝夕側
聆諸公議論閔中所有事務俱可商決之駱大夫道
大權不可下移民間疾苦臣與平大夫商議去之其

他事件便請公定專輔公應允不說鐵圍石門各事
再說島主自輔公全駭毒西青出鎮放心不下問于
朝臣獨孤信天奏道略盡西青平無累皆忠幹之士
主上可以放心島主道若親近此三人而惟其言是
聽寡人何憂聞在鐵圍築西園館閣日夕宴會于其
中不知所同遊者何等人耳獨孤信天道據理觀之
是皆正士若有邪佞賄請等自能棄絕公如剛愎亦
必廢爾爾未幾得准章又不聞西青有稟啟文侯尚
何憂哉爾道雖外寡人疑終難釋獨孤信天道如

此只須便親信之忠誠者往視便可知矣。島王道上
日。途中。大夫苟誼來朝。武侯言彼有社稷臣風。請
留于朝。又言苟誼之子下大夫苟學禮深沉毅果。當
使往守競羊。陞鐵枝管。途中。閔事。今使苟誼密往鐵
團。如何。獨孤信天道。苟誼面生心正。寔堪此任。島主
召到面諭。苟誼奏明告假料理未清事件。島主依允。
苟誼回。閉查點親楚鐵柱亦到。逐件交代。乃問可知。
輔公近事。鐵柱道初聞不甚親理政務。前日奉接管
途中。之命。往鐵團告辭。輔公却在石門塢內。往到西

園見其中只有西大夫與輔公兩個烏頭餘者俱
籍籍垂髮所與同遊既皆老誠政治將來定可觀也
荷道似此計可無須往矣然既奉命亦應去來均
易便服單騎獨僕仍由國中行不過岫羅岡徑向紫
霞山逾五星巒出小龍潭到雲窩壑越烏鬼山下百
結嶺至交度津上船時那篙工前來相扶進艙艙內
諸人起身讓坐荷道道可怪篙子攙扶或係思想多
索渡值諸人讓坐何也忽聞老者道當初子直爲雁
鴈傳書何事刻剝去後又係耶紫接守賤吸更甚而

今又在魏與閩接口道也。虧得他們若非將七百里地土與浮金今日那得有如此美政。又有人接道：「魏係當年燭相公爲守與後日武侯鎮天非時皆不能如今日之極。又聞道非二公才德遜於輔公此時有人通知民屬素苦而悉除之。是以未之及耳。苟謂言道行人如此褒贊善政自必不誣。且沿路看去虛實便知。內中有老者問苟誼道：「老翁仙鄉何處？莫非往訪西園內相知麼？」苟誼道：「老漢敝處淦中往鐵圍探親。無有相知在西園。那老人道：「淦中自苟剛去後

苟誼守閔政令都變好了而今苟大夫康健歷前有朋友從黃雲城來言島主召留在朝這話確麼苟誼道老漢也聽得似此說法却未知其確否那老人又道老翁住滄中係從好處來的今到鐵圍方知更有樂境也老漢往盤根谷正係同路相伴而行何如苟誼道奉陪得老翁指教聞新政令叨惠多矣忽聞船頭上道已到岸了衆人出艙有交值的有不交值的苟誼交值篙工退回那老者道渡值有三不受廢疾不受窮苦百不受老幼不受今老翁同行二人俱係白

齊東野語

卷三十一

五

髮不須與他苟誼點頭上岸那老者帶着童子偕行
逢州遊州逢邑遊邑但見農力在田女力在機市無
遊手之民戶有弦歌之雅堂案牘封閑無指滯遊覽
數日來到鐵圍那老人帶着童子相別往東而去苟
誼進城門官查問取出隨身鄉貫年貌照單呈驗登
簿始行放入看那隊伍嚴整軍士雄壯街道潔淨往
來相識交易和平貨色無偽苟誼見文德武備并美
心中暗喜住下詢問居人皆無不足之處次日到石
門塢內只見西青出垣迎入登堂與諸老翁見禮推

上名色苟誼不可西青告道諸賢降臨總以初到
作宮後便不拘形迹苟誼乃坐凡到此地有相熟者
就來陪敘苟誼原非岩穴是以無人相認坐過逾時
西青乃請入後閣下場苟誼不辭先于近旁各老翁
軒總樹館內敘談二三日間通園俱相識了偶步閣
後觀看乃係潔淨小樓中懸有榻問樓後係誰所居
答道自樓告成公命存榻在此後恐慢住是以懸之
苟誼知係有為而預設也忽見人役奔入道輔公自
錦屏因道到閣後有誼出閣輔公全駭盡平無累已

到苟誼趨下行禮輔公驚扶道此地從來未有此禮
平無累却認得係苟誼向前問道老翁若非苟姓莫
行此禮苟誼道正係苟誼輔公問平無累道大夫何
以知老翁上姓平無累道昔御武侯到淦中與老翁
有數面之識苟誼道平大夫彼時失敬又十餘年矣
今日見公豈可妄誕輔公道然則係苟大夫矣聞召
入朝而今到此定有上命豈合且禮迎接苟誼道主
上使臣到此觀政臣已悉其詳因公出巡未獲瞻仰
是以暫留別無所命輔公慌請島主君安駱誼道既

係天使自應平禮苟誼推不過乃行平禮又與
平無累見禮道入境入城風化政令無加二位大夫
勲勞懋矣駱平齊答道澤沛閭閻義著史冊老大夫
功德偉哉苟誼道今已見公臣請覆命輔公留住盤
桓次日餞行通園老者亦俱辭別仍係單騎獨僕回
朝過了支渡津氣象亦覺變異苟誼想道此處風土
人情的未得悉須細爲訪察方不負主上差遣此行
乃過灤字城撇掉百結閃向南行來到文星集只見
衆人圍擁着新告示歡聲動地苟誼也擠入觀看上

寫道

韓惲大夫樊爲未除蠹弊事照得陋習相沿病國最甚雖賢者不能悉其詳假官肆虐害民尤因惟受者始深知其毒主上高居九重屢念閭閻虐膜下臣謹守三尺嚴搜城社蠹奸雖云已往不究惟積習難容漏網卽使改過自新而蒲鞭亦應加懲茲將素所病民從今禁絕先行曉示隨後鐫碑除例禁不載外各條臚列于左

一 凡大臣以及上司經過地方官員無許絲毫

餽送雖酒食亦不准違而收受者免餽送者
流

一凡文武官員食用各物俱須公平購買不得
使書役員辦違者革職蓋此二條名出於官
官多取於書役書役非苛于市民則派于田
賦官得其一民費其十矣

一凡論獄非大疑案不卽斷決而故牽連羈久
者革職從重究處

一凡論定稅額無論五穀絲麻各員槩行隨時

不買

卷三十一

三

價值收受毋許拘定通民以有易無受居奇之苦以免物價低昂

一 凡百姓完納而物不如式加一罰人若如式而胥役刁難狼藉苛求並縱容者概以軍法從事

一 凡衙門修葺遷造俱須詳明支帑報銷卸任之日造冊交代毋許缺少一草一木如有聽信邪說妄動工作俱令照舊更正仍加倍追罰充公

凡苛及農家擾及田畝者計贓照例加等治罪

凡大員出差及地方官往來管轄之處不許多帶家人以免各項繁誅下屬受累

凡民無恒業不歸于四民而遊惰者驅往北漠島洲開墾

凡有諺傳傳者歸州俱准移文考錄庶直

未致久仰而士愈多奮勵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者借值倍輸入官以備飢饉發賑之用凡未
達士子及已退大夫不得貪逸懈怠俱須授
徒肄業興起教化

一 凡強欺弱狡欺愚衆欺寡并欺四窮者俱驅
邊遠洲島開墾

一 凡商賈貿易往來其非切於民用而販賣者
皆籍入官

一 凡百工非切于實用而事虛華費工者沒其
物而罪其身

一凡四民更易工商雜歸土田士農俱不准歸工商

一除雙身雜羣一閱其餘開津滙寒俱稽而不徵違者自島籍

一凡偷後牙行脚夫入等指詐四民已得貝者照竊盜得貝律計贓治罪未得貝者徒

一凡東德事件本增而增費用照後盜加一等
凡東德事件本增而增費用照後盜加一等
凡東德事件本增而增費用照後盜加一等
凡東德事件本增而增費用照後盜加一等

有司

卷三十一

三

以上各案雖前所未禁如墨吏放鬪相露頂
穢後職方但經查出立正典刑外合行曉示
通國收年吏胥士農軍民人等知悉恪遵毋
違

苟誼看畢問旁邊人道此示因何而出答道今早寔
粘的仍有竹籃盛着三個首級在這里與人看此刻
約已過品字城去也其中細故却不得知苟誼離了
文星集來到比馬場最係民悍吏刁的地方昔年曾
經訪親屬留多時知爲丑鄉今見街市交易行人不

少而朱靜無聲殊覺託異因到舊萬住下湖湖土
方知其勇全水湖久密奉命賜劍查察四境水湖由
南東而北西樊勇由西北而東南互相合論其勇
過已知某也賢某也愚某也猶聞有清州交水湖復
訪水湖交冊亦然樊勇過江上邑復察蓋有職方博
言商業由常豐倉察得下大夫怕露頂生端苛斂
詐國財到此馬場察得下大夫放翻濫差嚇詐貌注
殘民各確寔情由俱立時筆下其餘賢者獎賞題陞
過小者降大者罷再檄集各處牧宰將放翻等三人

提刑鯉羣閱請出上方劍斬首各于該處揭示後集
于一籠使役持行命吏刊劄告示各處曉諭凡地方
胥役詐害良民者俱籍沒發北漠洲島開墾所以民
情安靜市絕爭譁苟誼喜道樊相國有後矣乃別店
主復往前折疊而行但見處處軍民安業遍野俱謳
謠之聲田上盡辟山澤少荒蕪之地到赤蛇岡想東
南一隅皆係如此其三隅大槩可知不必廣訪逕由
魚尾谷還都郊野景象較外更覺浩蕩心胸豁暢之
至入朝復命并將國內邊地形景奏知島主喜道真

人只道大夫耽阻于新境那知如此跋涉風塵其進
爵上大夫以酬勞瘁苟諄謝恩余大忠奏道據苟大
夫所見國內已臻雍熙氣象雖堯天舜日無以復加
請主生制禮作樂以鳴其盛島主大喜視武侯道國
內治安先生之功爲首今欲制作禮樂不識以爲何
如武侯道臣聞制禮作樂須天下奠安匹夫匹婦無
不得其所然後上天降徵下土呈瑞始可議之今國
雖粗安竊恐未及于此奈大忠道數月以來各處並
不見有罪犯奏聞遠近州縣陸續俱報獄空又無水

旱兵蝗之災何謂匹夫匹婦不得其所武侯道現在
砂磧塘崩漲漫數邑田廬百姓俱歸烏有猶當宵旰
訪求良法島主蹙額道是也寡人幾忘之大忠奏道
此乃天災自古莫治與盛世無所關係武侯道古事
湮沒雖無考慮然不聞遠年有接連漲漫傷民之案
當時必有治者民溺已溺之謂何而乃云稱無所關
係耶余大忠暗想道樊嗣昌西山皆竭力殫思欲止
漫淹而終莫能今何不卽以難之便奏道武侯灼見
非臣所及然此事非武侯更無可奏功除患者請主

上稱委在之自島主喜道大忠所見與寡人相同願先
生爲國消憂武侯領命廣望君奏道臣欲隨仲卿辦
理此事武侯道關公主坐月韓述豈可遠出乞主上
寬臣勞勤而不限以年月使得便宜行事臣獨在之
如果無錢可治再行具奏島主道一切依允寡人新
得良馬瀟身如墨名暮歸鴉請先生帶去武侯道此
非求遠之事無用寶騎島主道可有所需武侯道惟
請以下大夫引笑舒木遠同行足矣二人出班俯伏
奏道願隨武侯觀海島主大喜命卽設宴手持玉觥

賜酒武侯跪下島主扶起武侯雙手捧觥吸過隨與
引笑舒太遠吸乾謝恩而出遊二大夫到府起程正
是赤心開口招難事粉面隨機困直臣未知商議如
何

德下河分解

布夷夢

第三十五卷

念煇書二朝書

雲形夢三二年秦續

原亦浮石山山出起阻礙海新山來騰嶺後之月灣山

同北海由山灣起時亦而角分張中心灣四如月初生

形狀一再起隨層層懸崖一系系橫千里約峻嶺插

天排列十九夷峯頭分落十九海龍脈惟中峯最高

如元聖挺立其前邊似初雲其狀張若大鳥落地之狀因

名落鵬嶺自中峯卸落平陽復湧起頂結陽光谷又
名鵬頂山俗呼爲蓬頭山其脉分三枝水發兩界正
脉梧桐串心節節雙送雙迎大起大落護衛周備行
四千里山迴水遶萬峯端拱特結岫嶽始祖盧生
卜居于此後乃開國建都其地土質純黃城色韞彩
遠望如雲故名黃雲城其餘氣脈續展布猶行二于
餘里止於天姥嶺嶺後仍偷落氣脈奔西趨東其結
金羊山百歲山赤兔嶺太陽嶺火練岡紫笏峯赤龍
嶺斗山青杆白岡雲平嶺飛虎谷而盡於猿啼峽之

右其左枝自陽光谷分落後起頂結陰岡嶺天廚山
 下樞岫功曹嶺扶桑林天官峯通明閣御龍湖陰岡
 嶺之外復有數嶺重覆包護長枝短幹各有結作其
 至長者結烏楓嶺馬牛山斗斛嶺泰山青錢山青豹
 山鶴怨嶺白結嶺魚腮岡文螭岡屏風岡齊霄岡而
 止其右枝行度又是一樣曲折走閃摺疊之處十倍
 左枝由陽光谷分下起頂結四輔山凡有跌落隨即
 起頂擺擗橫嶺大灣面面河顛陽光谷有天皇嶺北
 嶺嶺鼓盆嶺陰旄嶺少微嶺天漢嶺白猿嶺天鉞山

嶺過白猿山俱秀麗蜿蜒山遠嶺之高峻過于諸嶺
與陽光谷相等其下跌斷山洪度水再起天鏡山山
蓋山天鏡峯長輝山又斷而復起結大中山天貴谷
天屏山更點山而止其水之源俱發于陽光谷左界
清右界濁盧生亦名左為潤川右為涇川左水因山
麓俱係堅石并無土壤因此壅滯見底而所滙集各
溪潤川壑之水皆然其經由之道自北灣環而南出
御龍湖又折而向北往返三摺經合璧壩常山嶺山
頭溪濫柳河水蛇旋山鎮渡山蚰渡小溪口香爐山

出注其河底天生一道有壅亦自陽光谷起隨河屈
曲而行或高或下皆到海口入洋結亂石島具右界
水源本與左界一樣清澈因四輔體質似上非土似
石非石鬆脆殊常性堅饒天茂竹樹榮五穀奈逢根
株脹熱俱墮起蓬鬆一經風雨飄流入河則為淤泥
所以其水漸遠漸濁在白猿嶺之內兩岸多山骨夾
流其水必急上壅不能低存白猿嶺外兩岸無石水
勢行緩砂礫亦俱留積起如原有疏浚之法因遇生
性遲滯之中大夫勸督管河務以省費媚上悉行

奏裁島主只道寔係真情不察其爲甚僞准依革除
後遂壅塞始有水患又遇不明道理之中大夫朱信
心調來辦理不知浚深之善惟用築防之功暫時雖
可掩飾朦朧而歷久爲患愈凶非東堤漲裂卽西岸
决決無虞無之樊嗣昌憂思而卒西山欲治不能是
以余大忠借此難事窘之仲卿雖知係大忠奸險只
爲河道殃民必須察訪清白以靖閭閻所以並不推
備那引笑舒太遠二大夫各有暗病引笑性最多憂
遇着事總總然無一件不係向壞裏想朝中起他混

名呼爲晦氣鬼那舒太遠性最迂濶凡事俱歸實際
上雖從不顧費用多寡朝中亦起他混名呼爲死石
頭俱晒而不與共事一人雖未接武侯教素常敬慕
在心今聞請以全行所以善出意外當下隨回到府
武侯治酒於情陰兩相待問道久仰二位大夫鴻猷
此行應請推平此舉道越夫夫有言百聞不如一見
須到彼處請加賓禮請到始可措手舒太遠道
必須由下口止湖上道過過家請得悉原本忠方可
除武侯稱善吩咐家眷備酒齊送二位大夫各紫

貝五百枚安家約定明日動身引笑舒大遠道所賜
受矣煩掌管遞到舍下但此次差事是因數十邑百
姓無以爲生起行何可明日武侯大喜也不入內正
全二大夫出門相背同候在旁引笑道不須車夫遠
行卑職代御可也武侯依允上車舒太遠執轡引笑
御行凡三十里相與送換其行愈遠愈遠第五日已
到蠡蠡口邑又名涇川口共行三千餘里迴車同視見
河防邊岸高峻如城乃步上觀之水去堤面只五尺
餘色不甚濁令渡人于河中以篙量之深只二尺再

(以下原闕二葉)

物料今俱有望雖未到手猶怨已舒所以歡欣鼓舞
引笑道無怪其然大約爲給還喜猶屬小見官吏亦
望轉道喜正力也三人中伏果止車前進沿路民情
便屬欣欣然運工料者俱踴躍齊心來到垂鑿地界
水勢浩濶奔流激射水與石因流洶涌不能合榘水
湖正在其邊有王望月觀視便趨向前觀武侯住下車
觀道者五六人與武侯亦相視笑而無功殊屬可惜今得
福星明湖地界上有望矣武侯道其共往倒岸視之水
湖全干上海廣船渡過其岸應相觀地形河勢武侯回

顯達三公知治法者水湖道愚昧庸陋實無妙策引
笑道此堤勝况不可築完則當於南堤之外剗河爲
堤道過長清缺口而棄缺口之河武侯道此刻猶不
需如此便太遠道然則惟於上流相擇地勢剗堤建
開使上流積水自開口洩以便築完下口耳武侯道
然水湖道請問何謂於南築堤抱過北河而棄缺口
何謂剗堤建開而築下口武侯道堤南築堤者如何
之堤堤崩洩二千丈不能完工則于河之南量地直
如何面於中取土築壘平堤二千二百丈兩頭向北

灣連南堤卽于下流灣合處開埝相通將缺河之下
築堵如堤次將上邊灣合處之堤開通引水入內面
出下開之日歸入正河復將本河開口之下如下開
口之上築塞則本河與新河二千餘丈形通勢合而
崩缺之一段舊河棄而不用如此辦理固爲善策然
不若剗堤建閘完口之爲省費也引笑道洗刷瀉去
閘上之堤奈何武侯道易耳乃擇埝寬厚處令下椿
如半月堵阻水入以便屢就建造閘底水湖令匠頭
工長如命辦理那知今日將盡下成明日又俱浮起

漂去武侯合試水之深淺工長逆不須探試此下係
白龍穴窟此地椿築不成引笑欲往上審視舒太遠
道必須此地堤形既好下流仍歸原道不致又損田
廬武侯道聞白龍素爲民害穴處深隱猶當搜而除
滅況在此乎已思得斲絕之法矣令辦大塊生石灰
一萬石不日而足將舊船數十艘密於首腹尾各作
巨孔用絮塞好裝載石灰泊龍窟邊曲圍如新月又
于堤上堆砌石灰五千石一面令將各船孔塞密學
去使船沉沒一面令千人將堤上砌灰同時推大河

中頃刻如湯液沸蒸氣成雲乃令快船持釣于下流
守待約有半個時辰只見小小大大熟籠翻浮原出
魚鱗上層層結層層鱗鱗鱗鱗鱗鱗鱗鱗鱗鱗鱗鱗鱗
仰觀鱗鱗鱗鱗鱗有七尺通身白毛眾人發喊道老白翻
肚矣鱗鱗白翻肚矣鱗鱗翻到岸邊水湖令將白龍解
脫肚內全無釣有升餘道苦若非君侯神功萬民之
伏安能獲鱗鱗武候神武下鱗鱗起英國母乾裏水宿
雷與下水不得能令堆土填之木俱盤出始于上流
翻覆深入河底八尺左右三層鱗起堅岸乃于其下

長三十一

建閘十四口建成始于最下十口靠河南面之堤撥
開水俱由閘而出下面缺塘無水洗瀉乃令民夫靠
河底南邊取土揀選工料將北岸堤築成再閉各閘
水仍歸于河流盈旬已畢水出還朝武侯三人依然
往上探去這日出至龜壩到以頭邑見烟戶無多而
鶴髮童顏之男婦不少武侯稱贊引笑道杖頭有菊
花樽新莊翁于舊杖四華花開不斷其旁居民多壽
武侯遙聞杖頭有丹山不甚高峻而景象幽雅其中
多耆民試往觀之引笑轉轅下堤北進二十餘里

而返東便見迎面平山竹木叢隱皆係赤色又行十
餘里已到山口流水淙淙色如漂砾因下車由澗旁
入山左濛右迴漸次登高始見茅屋草蓬隨隈就
向南結構門前坐立九年壽翁飲之曰山中無
播種之男婦俱係黔首並繫此族見老者傳善童子
緩步而來曰拱手問道老丈高壽幾向老者站住答
道衰則衰矣壽尚未足稱也武侯道如何壽始足稱
老者道塢內居人初時出山者少至五百歲亦不稱
奇後來每每捨本治末離家出窺入城進都多爲名

利損傷神氣臻三百歲者便爲稀罕近代風俗三百
歲者爲上壽二百歲者爲中壽一百歲者爲下壽如
老漢鄉長八十有九去下等尙遠家會祖現已一百
八十歲猶不敢稱壽此處過潭進塢丹塵岩邊姓趙
名乾者二百八十歲矣乃可以當受壽字武侯道妙
哉丹山多壽民信不誣矣拱別老者又進十餘里始
見菊花潭不但四圍菊色如丹而潭中荇葉藻莖皆
如珠似菊花參差高高下下短者尺餘長者丈餘花
大如斗莖細如著武侯開懷鑒賞猶欲深入引舒道

...亦民族非...遊...何...津...不...武...點...
...直...止車向西而行二十餘里經茂林中...旁
...係...桐梓疎密有致忽聞響聲道妙哉雲蔚霞
蒸不若此景武侯看時却係個老人坐樹根上望着
東邊稱贊三人停車回頭望去果然近林黃綠遠山
丹赤土宮碧青飛鳥黑白更有山光映發色澤鮮妍
奏成一片錦繡雲霞真堪娛目忘道此人賞玩不俗
其勝山避光之流亞與下車向前拱手道天將暮矣
請登車同故何如老人起身還禮道敝廬獨樹今自

丹山觀春家回貧者景致在此歇息正忘將暮得附
高軒寔爲欣幸武侯挽扶上車共坐而行老人問道
客自何來武侯遂自垂緇來老人道聞河防洗瀉水
大夫已經築成信乎武侯道昨所目覩水患已除老
人道今年雖免明年復然不得謂之除也武侯問道
請教高明如何方可永絕此患老人道難武侯道如
何謂之難請試道之老人道難難武侯又道何樣難
法何樣則不難老人道難難難難武侯道老丈春秋
幾何老人道兩週過武侯道甲子兩週歷老人道然武

侯道丹山係何令親往有何事老人道母舅昨日生
辰奉老母命往拜壽耳武侯道令堂高壽幾何老人
道七母一百六十母舅三週武侯道妙哉何貴邑高
壽之多也老人道做邑人氏七十則稱古稀得壽者
皆秋頭丹山菊潭之民耳武侯道老丈宅上非杖頭
乎老人道做邑獨樹前面便是界牌老漢五歲失怙
隨母育于舅氏四十始回武侯道亦得丹菊之氣多
所以壽高老人道丹山菊潭不但水土天生以人事
而論亦應壽多武侯道願聞其詳老人道過界牌松

卷三十二

三

林中便係做廬且請停車草榻須臾見前面林內隱
着數椽茅屋引笑逕由旁徑入到門前下車同登草
堂行賓主禮老人子子孫孫俱來見禮邀引笑舒太
遠外坐武侯道俱係同伴夥計不必另擾老人入內
片時復出擺下酒蔬雞黍四人上席子孫羅列兩旁
武侯請免侍立老人點首子孫始退武侯道樂哉家
庭之政也觀此芝蘭玉樹端厚大方不似澆漓氣習
敢問高姓老人道老漢姓李原居郡中因習慣丹山
風氣故棄祖居易山園于此而遷焉延菊潭碩德以

西席凡家人子弟無事不許出林是以年久
異耳引笑道但恐壽字是習學不來的
即難習學但死字不致習學耳舒太遠道
可學習妖的李老人道如何不習學但未之覺耳無
論氣血尙弱而先爲色所誘推損元氣卽如耳渴于
聲目迷于色口惑于味心意諸般妄想名利熱中皆
傷精損神耗氣敗血之斧斤也誰能無之非學習妖
而不覺耳致候道至哉言歟長生之箴銘也席撤李
老人

遷到草堂車飯武侯謝別問往河堤出門當走向何路
老人道如係直去正當水道灣港到河防頗遠若與
近縣仍須往杖頭再向南到河防上不過四十里此
處直行有二百餘里哩武侯道仍往杖頭置出門掛
牌曰直入此道隱逸之樂半個時辰已上河防見河勢
浩大真箇南來形狀與垂網相似足有二百餘里始
見河面漸闊水又行多時方纔由西北灣轉漸漸由正
南直東流來矣笑道這灣比已往所行之灣又大舒
大這道有名的叫做鬼灣直到天絨山方纔止哩引

前面黑隱隱的不是天鉞山麼舒太遠道不是
引笑道不是天鉞山是甚麼山舒太遠道在想不到
武侯道名山大川歌有長髯舞天鉞舒太遠道不錯
此係長髯山離天鉞百二十里過長髯便見天鉞了
引笑道天鉞係天鉞郡六侯邑所轄長髯係長髯邑
所轄合獨樹邑俱附獨樹郡長髯山不聞有幽趣聞
道天鉞山景致頗佳今到彼時登覽便知行了半天
忽見嶺峽劈面徑上至橫脰開展如障秀峯挺拔如林
幽深曲邃端的非常舒太遠道不聞幽趣之處勢已

如此景致頗佳之處不知何樣引笑道想是誌載錯了似此而不爲幽趣更誰爲幽趣武侯道到天鉞便知但所云相隔百二十里定係直路若似河堤灣東遮西不知幾百里哩引笑道試問農夫便可知矣停車下堤過坂問道借問此處出河堤到天鉞山有多少路農夫停鋤道那個天鉞山引笑道天鉞山有幾個麼農夫道此山便係天鉞因爾來問故疑另有耳引笑道長鬚山在何處農夫道量弓百二十甲出堤二百五十里那黑隱隱的不是麼引笑心疑上堤告

前武侯看道此刻影象如走時更小定係離河路遠
避而不覺耳爵大遠道且登山頂觀河大勢武侯應
先步行過溪岸下堤由田塍去約三里多路已係
山脚置車于側請登而登盤旋四百里方到山頂元
母宮門歇足見河形在迴石抱如驚蛇舞帶極遠則
水光地氣浮騰蒼茫混沌耳竚觀之際羽客出迎三
人不辭到碧天軒內羽客問道那位老爺姓伍那位
老爺姓伍爵大遠道問他怎的羽客道非係下土多
結尾兩卷有一人准做觀萬道兩句昨日去時留下

封函照會今日未刻有三人到宮將函交與伍侯老爺下士未初已在門內觀看高軒過渡而來是以奉迎奉問耳奇太遠指武侯道此位便是羽客於神櫃抽櫃內取出封函送交并無標題折開看時亦無隻字只有尺幅畫的個大車輪擊着長繩又畫古栢一株根邊有落下的梢子數粒不解其故令人囊羽客捧上漆簿請批武侯道并無貨物以五色玉帶十二片助守宮內可也說畢解下帶來羽客全緣簿收入欵待留宿次日時舉出宮羽客引導周迴觀

看山景指點峯名見極南邊山將卸落平陽又起六
個峯頭排作三對如三台之狀俱歪斜成勢羽客道
乃六嶽峯也係六侯邑的祖山邑名因此六峯而取
維多山黃頭奈少端厚再全看到宮後忽見青嶂揮
天延表無際武侯問道此何山也羽客道曰猿嶺也
引笑道可謂峻嶺之冠矣望到巔頂有無數大小白
獸接踵自下向上奔跑不已武侯問道其紛奔者何
物羽客道乃水逐空下流非向頂奔名葡萄泉又名
珍珠泉後面仍有鳳尾泉千絲萬縷自上掛下俱係

才更甚

卷三十二

三

奇觀引笑道：「今已耽悞半天，不可再遲。」武侯乃別羽客，下山上車，復由河防往西北行過一百餘里，始折而向西到玉印地方，又轉向南到金街堤，時已經昏黑，下了坊子，次早出門，武侯道：「且過河看堤形。」當年經過，未曾留心，今須細勘過堤，看時下河水不甚濁，有港通到堤上，堤之兩旁長虹石阜，亘夾護其下，河爲西北西南州邑島嶼入內的要道，總滙是雙阜，關先原與上河相通，因砂磧將下河壅塞，阻絕船隻，始行築堤隔斷，下河淤積，漸爲潮汐，洗滌清楚。凡到

與下上往還若不換船俱用竹籠拉牽逕過武侯看
畢就由南岸向西行過半日路道漸多堅石兩輪行
于窄狹之處殊覺不便再看往來的車子俱係單輪
其行甚速舒太遠道聞禹王治水所乘有四今只此
車無怪其遲武侯道禹王千古大聖所治天下洪水
今止一河奚可同年而語途既不便于車步行可也
行李等件可顧單輪小車載行引大夫且在玉印郡
駐劄河之大勢如此治法非可草率敷掩玉印百貨
叢集應用各件飭令郡牧備辦不佞同舒大夫入山

有事則行文知會引到道邊令到村中顧得車子將
衣囊行李裝于上面令車夫先行將太遠隨武侯後
走但見雄阜重疊石徑不平問車夫道這是大路麼
車夫道此日是大路往日是亂山亂院往日大路
何在車夫道此地名桃根峽由來山徑微窄久被沙
石淹埋後于山腰行走成路因石堅難攀是以步履
艱辛也行過多時見岩秀樹下皆係災民隨地結蓬
居住轉入峽裏巨浸汪洋不必河路武侯問舒太遠
道讀兩河記峽內夾河俱係峻嶒大石天生成就各

植形像不聞有此巨浸舒太遠道想是為沙磧塞滿
以致水勢長高將石盡蓋漫耳車夫道後容憐樹之
蓬念原先皆在平地因田廬蕩沒不得已而荷安木
石間耳武侯嗟嘆進峽行過天漢嶺出晨嶺天官嶺
直箴嶺天嶽嶺東嶺北極嶺大勢相同凡山隈稍平
坦處俱係市集坡岡寬展處則遷郡邑吃的是黍稷
麥豆粟粟粟梨橡廣山芋之類行到龍樓嶺忽然不
見流水復退回看時濤濤聲洪只見嶺下如沸浪頭
湧高數丈漸漸低向前去舒太遠遂此水自地穴涌

出武侯道乃上游伏流于斯出頭耳且向內看定有水入地底處可見車夫道對岸山徑稍平過去行罷及全隨往兩邊山岡原係各成形勢的惟此處龍樓嶺脚卸下結成平岡通連猪婆嶺脚渾合不分三人看畢行過百餘里聞有水聲洶洶愈進愈響及至望見水光反不聞聲來到近涯倚石俯看有個大旋渦寬約里餘深陷數丈水色便不渾濁如膏舒太遠道入處在此出處在彼此中百餘里不知是何景狀武侯道無非水石與空寂耳看過多時仍由東岸而行

平地但有郡邑村鎮桑麻禾黍河形陡多平少內中
石梁備極百物而舡艇上下俱在銀濤雪浪牙陣毛
絨車日天廐嶺玉葉嶺至元武嶺皆然其上則淺不
能容舟而惟通筏于瀟萬港聚漚而成川到四輔山
則峭絕皆無高山平地俱係沙礫溱濕漫漫以物阻
遏則見水流通至陽光嶺形勢皆然舒大遠道河源
止于此矣君侯將何以治之武侯道且緩看龍樓岡
以內百姓比挑根峽以內百姓境况懸殊而挑根之
民輒怨怒龍樓之民無喜色其故何也舒太遠道易

問何去于路訪問便知其詳武侯道是也今既到此殊爲艱辛蓋登落鵬山中峯以極宇宙之廣大舒太遠道跋涉萬里帶終日之勞舍難得到之山不登誠有空回徒然之悔但峽內百姓感頌于山峽外百姓與嗟于水時刻難違望君侯思之武侯笑道大夫所言極是不佞幾忘之回去罷三人回轉沿途訪問居民方知龍機岡下其旋渦水每歲溢洩數次雖然驟退不損田廬而軍民六畜趨避遲者俱遭漂沒莫可伊何是爲最苦武侯道此口勿耳令凡于缺空之處皆

地而于各路口亦皆帶築造時出凡離村生
者皆在于路旁挑高土壘草芥築大垣以便不及人
住之人民牛馬趨避樹各牧宰遵辦後再過龍樓
車夫道汝留車根紫貝在此專察水暴漲湧之
何景象此下是何樣子如得情狀便往玉印報
明車夫命命一人過問附船出峽凡遇村鎮上岸逢
者若則次則詢民膜始知峽內之民田廬低者既俱失
去而高者僅存亦不除近因水湖巡察奏明狂猾舞法
病其者置之在典餘者分別懲獎勇巡到見苦民

無業者復請給牛散種現在收成有望島主又大賑濟是以民情歡洽武侯舒太遠方纔明白出得峽口至玉卽地芳上岸問到公館引笑因往堆貯場上收查各物料回來聞有二人訪人公館慌趕進門相見大喜武侯道此刻須先發助遷徙不佞飛檄峽外各郡將南岸五里內之居民盡給以移居并檄峽中各郡邑擇遠民壯開動倉庫按名支付安家盤費顧船將民壯裝往蠡口候令舒大夫往蠡口督造蓬舍鋤鋤耨箕盆箕繩擔各種應需器用引大夫將所儲物

料糧草沿途安置伺候不佞回朝見主上遂細奏以
以免掣肘于意外再來齏口開工二人齊道居民稀
少者可令遷移若巨庄大鎮不能動者仍應截河過
岸與挑若南北俱不便之處則應于河中浚深方爲
盡善武侯依允作檄發行次早登車還朝三天半便
到進午朝門正遇內監勞崇匆匆入來望着武侯笑
道君侯好喜也武侯問道勞公公不佞何喜勞崇道
今日君侯大公子週歲武侯道此是不佞所知勞崇
道非假公生養的公子今日百壽主上現在駙馬府

武侯道子郵得子珠爲可喜勞崇道還有今日卯時
安國公主又產石麟難道不係喜事麼駕到府中正
值落益主上大喜學生是奉命來賤珠庶取墨珠賜
公子的武侯道豚犬怎敢費主上天心不佞陪公公
見駕罷勞崇道請先行武侯道在寒舍奉候說罷便
趨回府門前文武官員擠滿見着爭來道喜武侯都
回答過進到儀門見島主立在堂上廣望君非虛公
主鎮國公主侍立兩旁安太醫樊帷幄等俱在階下
島主見武侯入門將次降階武侯趨上俯伏謝恩島

主扶起慰問畢又與安太醫等次第見禮勞崇亦到
島主取過墨珠與鎮國公主道公主去歲產子賜與
青珠前日非靈產子賜與大珠今安國公主產子可
將墨珠賜之鎮國公主受了謝過恩捧入內去武侯
欲下階謝恩島主拖住道先生有再造國家之功纖
微小事何勞如此武侯道國運昌隆主上洪福臣何
功之有島主道跋涉治河談笑而除滅妖龍之久患
立合河傳之益良規績亦巨矣每源人內不知得悉爲
害緣由不武侯道河源出于陽光谷盛于元武嶺北

極嶺盡見滙聚北極嶺之外始有居民或巢于木或
穴于土無衣冠儀容至玉帶嶺始有宮室衣裳相與
往來耕種貿易至天廐嶺則有城邑鎮市矣龍樓岡
以外河路爲沙磧壅塞平地田廬盡遭淹絕白桃根
峽至蠡口河勢歷年加高河底逾于居民屋脊下流
既壅上流自滯滯則漲漲則漫漫則崩則瀉或數百
丈數十里皆未可知島主嘆道由此觀之寔不能治
無怪故庶長之憂成篤疾也武侯道水本山地中行
者今高行于地上應有水患欲除此患須使仍行地

中島主道此則須深之可平工費如何措辦武侯道若
自高浚深使行地中則其費浩大誠難措辦今舍此
河而不用依于河防而另就平地挑開河道以舊河
作一邊堤防以挑起之土專歸一邊築成厚岸則河
深防固加以善後之良規守而不失而以永免水患
即守不力亦可得千百載之安計其費項較浚深入
地可省三分之二島主道河長萬有餘里終恐徒勞
無益武侯道臣觀河勢雖萬餘里只將挑根峽以外
疏通峽內水勢迅速砂積自不能壅塞漸漸隨流淌

溜可盡。峽外不足六千里。凡灣過大可截而排之者。則行剪斷。此中又省工料不少。用峽內之失業閭民。使之辨河以覓食。其意必謂從茲飢寒可免。故業可復。心歡力倍。不催而成功。必速。况郡邑粟紅。不因民災而用之。則粟陳。瀾而爲土民荒無食。則團聚而爲盜。不能以成土之粟。弭飢寒。死命之盜。烏主矍然道先生休矣。寡人喻矣。闕以外。惟先生是令。武侯舞蹈。奏道臣于河務。蒙聖明格外信任。不敢辭。諉請以砂稅。開稅資辦工程。除河務之外。則不敢奉命。臣卽往。

孟口之矣。鳥王道任先生令武侯拜辭。廣望君道仲見
勞矣。前日弟請此行。兄以公主分娩為辭。今產已久
矣。願受之。以終河務。武侯道上下情形。吾所已聞
不。惟。事。詳。告。君。易。生。手。恐。于。事。無。濟。適。入。城。時。聞
雙龍金將軍疾病。弟鳥往觀之。鳥主道且都過數日
起程。鎮國公主奏道不可。昔大聖治水八年。三過家
而不入。今西邊百姓日夜仰望。出視不過數月。胡可
入家。商。獲。得。循。武侯奏道。臣到陽光谷。欲進登落。鳩
領。衛。夫。諫。道。岐。內。百。姓。望。領。于。山。峽。外。百。姓。興。陸

于本時刻難遲今若停留則負舒大夫矣島王笑道
爲民如此功必可成寡人親送出城武侯道如此則
臣罪重矣願聖駕回宮島王道駙馬代送廣望君領
命二人相携直到車橋地方分手作別廣望君回府
武侯上車馳驅到齋口引笑舒太遠俱何候道旁武
侯問道民壯物料俱齊全否引笑道民壯蓬室俱代
蓋搭于河防亦分什伍以便稽查先到者即給與糧
食物料令其自行造製應用傢伙齊全聽令舒太遠
遊各項物料糧食分交桃根峽外至齋口各地方官

堆貯候命武侯道二公所辦甚善民分什伍則功過
易見物料分貯則轉輸不勞今將動工鄙意見上下
南岸外民居稍少欲就南岸平地挑起面寬一千五
百丈底寬一千三百丈深五丈挑起泥土盡歸南面
築防計面一千五百丈底一千三百丈底面對折俱
係一千四百丈長一丈深一尺應五千六百方計深
五丈應二十八萬方先用牛馬犁起堅土脆石然後
再挑每一萬二千五百人築防挑河限六日成功一
丈未六日而成者賞過七日則罰者罰風雨扣除凡

各處民壯農隙願來農忙欲止悉順其情凡一萬二
千五百人配地十丈完工往土翻去凡職事人員工
竣計功賞勞作奸犯科軍法從事大畧如此二公其
潤色之引笑舒太遠道敢不竭力報命武侯道先可
出示曉諭不佞往海邊定發跡之處使之開工工人
遵令辦理武侯親率邑宰到海口邊見鐵獸鐵人頗
多邑宰道此鎮海怪之物海怪爲患田廬傾倒入海
中者不知其幾矣武侯道所編未爲盡善且緩議之
今可離海涯五百丈量定出口立記與挑邑宰遵辦

號令發出民壯齊心動手歡欣踴躍逐日加添城內
到來百姓知武侯賞罰夙昔未爽莫不奔蹙入隊集
牛馬驢騾之力趕辦甚速驢騾搬運馬牛躡堤甚于
民築擔挑凡限六日之工三日卽成自下地上有如
潮湧未及二月涇口境內俱已完工武侯甚喜喜挑到
蠶口見民不似以前踴躍且多散去武侯大疑全引
笑易權於各近村境採訪始知下中大夫東橫發給
價目扣十分之二門上書辦衙役役頭承辦各扣一
分用市者權得十分之四下下大夫白與梁刻數

過之而暴酷尤甚武侯回公館卽令河警兵大夫吳洪
將東橫和與梁及衙役人等盡行擒到歸太遠道白
與梁名白餓虎正法固宜東橫素無貪虐之名又係
傾庶長所拔恐不致此武侯道先係善人今忽變壞
若不加誅將來之患愈凶矣免其籍沒可也大夫可
出諭將梟示貪官污吏緣由遍告百姓舒大夫遵令
并籍沒白與梁家口須臾吳洪擒到繳令武侯命將
車二乘綁二犯員于其上又將各家人吏役每犯均
給犯由牌插于背上隨于車後沿堤遊喊示衆次日

于人多之所正法竿揭於各處告知傳令嗣後有賊
刻局漁者籍沒支解遠近聞知依舊漸漸入隊鼓舞
挑柴不覺已到蠡湖又名老蛟潭但見碧水滾滾風
靜潭高廣闊數十里若無邊際武侯令踰潭挑向上
去遇見西曹正行到見禮真奉文侯命前來侯安武侯
問道大夫隨輔公出鎮今因何至此西曹道緣父親
疾發前日使其奉命歸省賴此稍痊父親言積患治
理不身君有保足然勢使書請安并視情狀武侯道
仁義感民今河務賴引舒二大夫

之九規模已成告竣猶須歲月西青道興工未三月
已挑到此計及挑根峽二周可畢矣武侯道到峽大
約二年可望而內外遍暢無虞非三載不能西青道
君侯所擬定然確當語猶未了忽燃人去拋棄鋤鉞
爭跑發喊武侯使左右查看正是方誅貧墨安夫役
又怪鋤鉞爭棄拋不知是何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三十三卷

破肚移心善念深仇都了結
拘魂易體巨奸隱惡自災殃

且說挑夫入衆因何發喊爭逃原來潭內老蛟時常
率領族類乘風作浪淹漫田禾崩堤倒岸奪覓血食
今次恰好起挑之處與潭間隔無多蛟怪聞人畜聲
音羣然騰興沙土爲所摧毀水驟湧入百姓知覺趨
避上高未肯傷損驢騾牛馬亦俱奔竄須臾中決張

大開墾海疆，山澎湃盈溢，數十萬挑夫袖手觀望，牛馬驟驅，散漫遍野，引笑道：器用俱失，如何備辦得及？舒女遠道，且令象內善于工者，星夜製造，比先成者，倍給其值，各處民夫并牲口，翻上與挑武侯道前邊請事。二公任之，潭中蛟患不佞，須熟思之。引舒二大夫遵令吩咐，董事人員逐層傳諭下去，辦理武侯乘車復到潭東，令涇邑宰開去海涯邊五百丈，寔土令蠡口邑宰將老蛟潭掘通，放出海口。邑宰遵令開動，水自歸河，突然消濶，下勢注傾，奔流逐浪，半天時。

候將巨浸之蛟溯洄去大半僅存東南徑約里許牛
窪碧永老民告道此老蛟窟也武侯道易耳選擇後
日丙寅開鑄令邑宰採取頂好純鋼命老民查訪近
年被蛟害者生辰年月八十一名次日齋全令揀聚
堅煉堆積如丘又次日清晨武侯設祭禱畢起火鎔
鋼分作八十一分令老工煨成犴形曲牙鈎爪尾尖
鋒利倒懸每口呼被蛟害者姓名寫生辰于其上
選強弩分列八方再用蠟繩穿齊另以鐵練沉鋒于
窪中給冷蒿烟者着重蠟衣裳巾靴分布潭內周圍

車拔落底之鐵練蠟繩盤旋攪使刃縱橫土下只
見連底雷鳴沸湧白浪激昂衆蛟乘之騰空俱爲強
弩射落蠟繩或平掛或交錯往往來來水俱變赤受
傷之蛟其毒或半段紛紛漂浮水面另用長繩浮
木攔入潭邊或大者有小者約數千条有牛形
者有蛇形者有獨角者有雙角者有生鱗者有出毛
者有無鱗無毛而光皮者有無角者其類不等仍令
繩刃再四搜取只見水翻并無蛟踪武侯想道惡類
若盡水不應翻其中非老蛟則他怪耳忽然憶起元

母曾道士代送... 畫有栢子因想當年周將軍處
曾以栢子煮刃誅得老蛟今應試之乃取栢子仁熬
... 濟命神風乃慢煮米皮穿擊人漣水勢翻滾更甚
半煎... 聲自底而發... 物大浮水... 仍歸
... 鳴... 到... 志... 一... 十一
... 或... 亦... 仍
... 西
... 在
... 百

拾遺各物西青辭道奉父親命前來各事已悉大
今謹告歸武侯道不暇修書煩代致候朝中有獨孤
大夫苟大夫樊大夫與韓子卿玉砂岡有石大夫四
境關務有楊大夫水大夫新境有駱大夫平大夫河
務有引大夫舒大夫與不佞請尊公調養貴體國事
毋庸過慮諸人皆性定不易惟石仁似乎色厲內在
恐其心地靡常仍須體察耳西青稱謝回都去了武
侯隨河審視凡兩邊有支河則將堤凹下一丈用三
和土築成堅填水大則流去可免漫漲崩岸等患白

枝頭邑至天鉞山凡百六十餘處自涇口挑築至金街填凡越二十五月將填掘開使水盡往下河宣洩、峽內積砂隨水瀉淌滾滾滔滔勢如傾斛然後將上河應剪應浚之處、築行挑築堅寔又于涇口鑄鐵人鐵獸不用卧形俱係行立向前直指有奮然奔闕之勢再將金街填堵斷水始暢流于大河、令往來船隻分六中小三等、各造鐵口粗布袋沉拖于船邊以取淤泥四十里一交卸又凡四十里置堡兵二十名收泥船十隻收受船交之泥、視堡左右四十里內、是有

缺陷處所便行奏補善後事宜一併奏上島上聞畢
使廉勇前來慰勞并解賞資賜諸職事人員武候全
引笑舒太遠謝過恩款待天使因見廉勇衣冠平淡
形狀猥衰甚為詫異廉勇平日習華語氣宇狎狎
今忽若此定係親近正人變去惡習引笑忍不住問
道國舅近來何所際遇迥非日前規模廉勇聞問垂
淚道不幸爲妖人所弄貝山珠藏變爲鶴去魚脫返
背渾身債負今次討差前來望君侯與諸大夫幫助
幫助武侯愈却不解因其垂淚未便復問席散令家

手據其邊際，不知就禮。原來廉勇因奉廉妃命到鐵
圍看視輔公，只爲舉動狂妄，遭人暗譴，致吃大虧。爾
道賄遺之者是誰，乃遊石門塢一個奇士，且說輔公
朝常在此西園，接待隱逸，恭敬不衰。凡岩穴湖海之
士，往往來來，各無畛界。這日偶到半山閣後，見苟軒
案前有位鬚髮白髮的老翁，枕椅背而卧，其形甚陋，
身旁豎着杖紫竹根的拐杖，似乎亦曾會過。問侍客
各官無知其來處姓名者，惟云在此坐卧，足不出口，
已係半月。輔公猛省道：昔于鷹巢嶺見與大木先生

倚柱立談者、正係此人、形跡古怪、定係小木先生、乃
拱立于案旁、多時、老者醒來、也不起身、伸腰擦眼道、
公無勞苦、老漢午睡未足、輔公道、此非先生卧所、高
榻備于正室久矣、老者也不回答、依舊睡去、輔公端
立以待、須臾醒來、起身笑道、公悞矣、盡禮于老漢、何
爲、輔公道、豈接諸位老先生教、無不用其誠、然稱盡
禮、則未敢當也、老者大笑、携手取杖、轉入正室、輔公
親將懸榻放下、拂拭、老者道、公如此老漢、難安矣、請
各從其便、不必相擾、公始別出、問大木道、老者可係

小木先生大木笑而無言。輔公也不復問。率真相待。聽其自然。廉勇奉命到來。恃國富之勢。目空一切。見西園內。都係無官位的貧士。竊怪輔公交接之非。不期小木恰好出遊。廉勇到住室內。見意外景致。可觀。令從人將所存物件。盡行拋出。眺望盤桓。次日輔公聞知。連忙收拾封鎖。廉勇見了。不悅。立刻起身回都。去後三日。小木歸來。見物件移易。侍奴告訴情由。小木全不爲怪。輔公到室請罪。小木道。狂童放肆。於公何與。但伊到此。尚且無忌。平素作爲。定然不堪。輔公

其說中往年余包今日余廉權備內外官職國家忠
其用身如鐵石如鐵石俱莫如何武侯駟馬置之腹腹其
其欲危生太子數請上以皇主上娘娘俱為所惑願願
其死讓方止小木築道心正邪義能入公無多慮無
事老漢治之輔公稱謝次日小木帶僕僮携拐杖離
石門西行半月始到黃雲城賃居於先覺宮其中供
奉的係任坐者其人甚多者共有三十六房乃黃雲
城內外第一個大觀院本來幽靜逢有事故投寓者
多其地僻處小未首的華北樓頂四面軒窓暢爽不

山巔林壑之氣象俱可賞
又有晴泣之聲若相和聲喧喧這日偶見東郊
古木濃陰巨壑巉巖者使直搆杖往觀方知是遠
遊騰境原來不南至城外峭崿回前左山右湖湖內豈
我至淡以漣九色蓮華中無間隔而華依方出色從
未冷淡惟嘆其奇絕自華西北係朱邊自華北蔡
嶺遠行其表其首皆然若邊之山雖係岡陵不甚嶺
峻而正近岡道嶺峭峻難述內中最著名者

國土人石乃石具者人情狀數是一千故曰千人石
此外有鳥獸魚虫之形者尤多其東為百穀萬卉乃
教種時類成備也其西為曲水瘦藤乃水盡曲摺之
態餘弱交結之奇迥其南為木叢竹藪乃竹族俱全
木名悉具也其北為幽岩邃谷乃岩極駭怪谷備有
異也向為行宮禁地島主時常幸臨迨包莊畢牛伏
誅之後精勵政務命將行宮撤去人民始得游覽其
間水澗有怪石古藤奇花異草登閣盤樓曲房複室
應接不暇所見湖池者真如北邊之幽岩邃壑當曰

... 欲盡其長窮... 名勝早見
... 數間... 行至
... 處無路
... 知係石... 大為
... 只有西北瀑水瀉響
... 洞
... 洞
... 狀曰
... 狀曰
... 狀曰
... 狀曰

熱野... 安次仍回舊... 通天... 確切... 水皆... 之狀... 再... 有時... 渠... 如坐... 或正... 或... 或仰... 日修... 石... 足... 欲... 進... 若... 有

所傳佛道遺蹟之有石牛水半岸曰濯足石對岸有若
坐而動身者曰搗砧石旋而沿澗行去隔岸有石雀
立澗內有石似牛曰飲牛石先出岩所聞霖霖水聲
即牛石所激激也前進壁阻乃踏角登脊而過對岸
向南轉其望見平坦處曰白雲窩二石并排曰耦耕
石及到石旁為十阻斷澗澗有斜石若船曰橫舟石
上流有長大石中復有石若坐曰乘槎石對岸有石
若招手曰喚渡石轉望南邊有二石相向左石上寬
下窄右石上尤寬如十字端拱對立曰舉案石行到

石邊有曲徑上坡曰盈芳甸。當坡下有石曰無松。石上坡見松去石尚遠。乃自松後而至石前。轉往石後。見石上有斜石曰鬚新石。其石旁有石臨涯側首曰聽琴石。左旁有石即首銳潤曰戴笠石。涯下有石胸如臃腫曰灌園石。去戴笠石數武。兩邊有石若拂袖奔走曰避人石。上岡有石迎面仰首若笑曰浩散石。望岡嶺落處層巒之上曰煉丹臺。有石若端坐旁有石如爐如灶曰煉丹石。上至石邊則巒頂有池形。若萌蘗水清無塵。其源自北嶺九疊瀉下。始至巒頂。

分貫入池間中湍急而池內無波遙望北嶺積翠葱
龍嵒愛奈無徑可往乃由巖東下遍地草色如銀曰
雪花坪足忽若虛鏘鏘聲嚮視之則簾枝漫山簾葉
如雪葉下黑花紅果名雪中炭山麓岡旁岩中橫石
曰高臥石去岩十餘丈有石飄然若行曰尋梅石隨
澗轉南曰太茗園山茶未謝柯旁有石躬身苦澆曰
拗月石其山茶色如鷲羽懷仰撲鼻幹老而枝瑩微
若水晶過拗月石有斜石散手箕足倚于根株曰徇
待石石旁有石半白半青曰袒裸石過袒裸石依澗

積雨涯邊有石，垂青俯首，曰行險石澗。水流入石壁，壁阻途斷，有藤橫空，曰仙子橋。藤懸足，移過對岸，旋入壁前，度橋入壑，爲海棠塢。有石上下分，而中合，曰交臂石。進塢，向榜樹旁，有二石相對，弓腰，曰傾蓋石。塢內海棠爲浮在，之荔枝，桑葉翠色，淡氣馨，名曰凡香。海濱叢邊，有石，身窄首寬，曰棘化石。其旁磊磊如畫，如餅，俛童道，涉溪行來，曲折十有餘里矣。石路高低尖利，小人赤腳，膝底不能堪矣。請暫歇息，小木庵，允就石而坐，像童隨，躡于後，望觀對岸，忽聞呵叱。

之聲前驅。至小木起身道：「海潮轉交加，僕童涕泣，小木攙杖拄着，不管路之險易，奔跑向前。僕童脚痛流血，哭號更凶，俱遭打入澗內，渾身淋漓，逐驅者揚鞭叫罵，連連不絕。走者夫夫，至矣打死汝們，無關緊要。我等受讀外經，理論小木挾着僕童，拄杖上岸，逾阜穿林，奔出場外，席地而坐。僕童泣道：「平日言選擇說，趨避今期，遂玩于石，奇景尚未及百，已受十分足辱。向所言說者，果在哉？」小木大笑，又見侍從如雲，擁着一個少年，顯官烏紗珠履，玉帶紫袍，神如秋水，色似梨。

花小本脂美道好個清秀品貌但惜行如擺柳視若
飢鷹視若走兔處處香氣氤氳移時方散詢問旁人方知
係富家第一個伴臣官拜上大夫姓余名大忠小木
精靈也一見此物便知其真聖島主為其所惑須臾進
場趨前高聲讚美約顯者繹絡不絕守園園丁將看花遊
人盡行逐出園外對致亦復清趣俟童脫下衣裳晾
于高閣下上小木撫着欹柳看湖外農民插秧忽然
來喚人看時原來是道老不死前閉管頭何處坑裡
倒不在此處也道老道小木笑着走過橋去回視持

樓的邊邊，遠遠地，見那人大聲哭，奔趕來，雙脚都似搗
在麻上的，倒一雙雙，都差過，少陪了，攙着杖子，候童取
下衣裳，緩步而歸，他道：「那人要趕，趕不前來，我
們差過多路，看他也還站在那里哩。」小木道：「早哩早哩，
沒兩道我們出城時，官門口哭的那家子，全樓下讀
書，差過多路，都不會止哩。」小木道：「在寓痛哭，定係受
欺，果真是落難中，有老婦、有少女、老者傷痛、少者忿
賦，而伊夫，勸來不依，似有無訴的冤枉，然離西園至此，
但見民安物阜，可知政美道隆，烏得猶有冤抑無訴。」

若此之事候，道慢說甚麼政美民安，我們方纔受
無辜，打難道有甚麼處麼？小本點頭道：爾可前去細
細訪，我中有道，但像童去了一箇時辰，回來搖頭
正正在後天，那八條金雞郡雞爪山人氏母女
一人母約五十餘歲，本姓胡氏，嫁與鄒家，生得一子
一女，女約十五六歲，名喚露珠子，名德盛原係雞爪
山富戶，因與族人爭田，恐訟不勝，投在國舅廉勇門
下，拜爲管庄家人。不期砂磧漸加，將田蓋漫盡行荒
廢，前日廉國舅親去看庄，見着露珠子，生得姣好，硬要

因妻之病，妻胡氏曉得金夫人酷妒，窺見侍妾有與國
舅善語的，俱極力責罰，被死者數人，因此不肯廉國
舅，便勒令鄒德盛賠租交雞爪邑，比迫將鄒家田地
如產俱行抵入，仍不足數，德盛之妻屈氏氣憤而亡，
仍然刑法拷問，定要露珠作抵，方准結案。母女
二人來請，三載投奔外家，誰知前月搬去，咄羅墩再
無執人，欲回鄉，則無家可歸，在此權寓而使用，又
之露珠，竟因難去，母親前見鄒德盛解往雞
爪，形容枯槁，體無完膚，解差不許停留，推折前去，母

女急得沒法，只有哭慟而已。見者無不心酸。今已八
月，不小木道無怪聲之悲切也。爾明日可買石膏二
觔，磨成細末，將樓左邊洒掃潔淨，取向北木槿幹一
枝，燃燈三盞，俱置于案桌之下，布寬縱橫八尺，待我
遊戲與汝看。俟童欣然。次日悉行辦就，西刻小水焚
香，燃燈坐盤案下，密誦至言，用木槿將石膏分開八
位，畫成山川湖海城郭之形，令俟童也進所布八尺
之內，坐于乾宮，俟童走入眼界，便實似登高峯下，瞰
城邑，轉顧水中，脚色在巖，拈着槿枝于末宮，三擊忽

然城門忽然大開奔出個
白眉的背者翁到來恭拜道本城土地叩首請祖師
真箇小木道喚徼魂班幽卒聽使土地老翁復入城
內領出個判官隨着數十頭面各異的鬼卒齊到壇
下叩頭小木道免禮可將木城廉勇雞爪邑鄒德盛
二人驅壳好好取來用木槿于子上輕敲門扇豁喇
開開判官領着鬼卒俱入其中片時扛出個精身漢
子又扛出個手杻脚鐐的犯人齊到壇下小木令道
可引一魂出舍判官用手指去犯人的魂出自鼻中

如此行黨變作人形奮皇欲走鬼卒搗住押歸地府
再問精身者指去寂然無聲二指三指亦復如是判
官驚慌跪稟道下役法盡求祖師神通小木道那德
盛困苦不堪其魂欲脫蘇指到卽出廉勇特頑安是
聞風則避何能輕得但係財色之徒爲一女子而甘
心作惡須使化劫氏引之判官道領真旨命鬼卒獲
此女頭用雙手將臉搓摩數轉儼然姣好美女孃孃
婷娉特到廉勇身旁說道國舅聽稟而令哥哥鄒德
盛全母親情願送妾服侍國舅求恩釋哥哥道猶未

不與見... 猴跳出便成人形執着美
女手道... 哥知如此也不受苦了且取樂
去... 抹下大聲道前邊係取樂的地
方... 看見牛頭形狀驚懼欲逃奈手已
爲執生... 戰戰兢兢隨到壇前跪倒小木道
可將... 互相易繫原來凡魂出竅俱有
先天... 牽連不能離脫所以各歸各
體... 判官令鬼卒將二魂氣線割斷互
易繫... 且將康勇之魂入... 德盛體內還原

ALC 3 3 41

牛頭便用鐵索向廉湫面上拗廉唯驚起奔入鄒德
盛鼻中牛頭挾着復入坎地門內小末道樓下士子
勤苦攻讀無有分務志向堪嘉可謂某魂詢問判官
領命亦于坎中領出魂來周身襁褓氣宇軒俊約有
五十餘歲行到壇前禮拜三恭小判問道足下何爲
而攻苦讀此來魂躬身道小生姓萬名卷少雖習儒
後以家難易業今見詩書理義遠畏好之志疲無所
事極小判道志何所欲萬道天下人心一般平正
既有所食樂者何太無偏邪之心無凍餒之民于願

足養小者遂以地偏狹自愛加倍磨折汝不必管廉
與廉子積德總會西南兩民荒極苦易汝心而布散之以
遂汝民無凍餒之志如何萬魂遊此不義之財正合
爲之分散小木吩咐判官道可將正心互易判官令
鬼卒推坎門捧出萬卷之心又取廉勇的心呈到上
邊小木見形色相似驚訝問道何二心之不殊也判
官稟道這有兩箇心是廉勇之心无而黑如炭孔竅凝
烟堵滿萬卷之心元而青如蓮蕊瓣瓣玲瓏一係仙
道將成一係何身未入小木道聞所未聞見所僅見

可將萬卷之魂藏于心內入廉勇之腹以行其志。鄒德盛之魂入于廉勇體內以復其仇亦使還原廉勇之心暫安萬卷體內判官領命令鬼卒捧着青心安入廉腹縫好肚皮再將鄒德盛之魂送入廉體負去。回來小木吩咐道二七後候令判官道領真旨吩咐鬼卒守視三個鬼卒仍入坎宮土地判官等俱還本地城內小木將金鐘輕扣百般光景事件隨聲漸減不說樓上事務再說鄒德盛原係廉勇發回雞爪邑比追積欠收在禁中之鈔使用無苦不喫僅存微喘。

仍拘繫於匣床之內，廉魂易體，那裡得知，只道仍歸舊舍，躲脫了牛頭，又不敢揮動出聲。及至聞得鈎繫習習穢氣騰騰，好生驚疑，欲將身子轉側，始知擠靠得緊，而且九竅百骸舊痛帶引更甚，大喊道：「苦殺我也。」夫人侍婢在那里連呼數聲，將獄中眾卒驚醒，惱道：「這個窮根死囚，眾爺們愛爾，的累少麼？爺們好好的睡著，還要大講小怪，喊醒陪爾，想係身子不快，要人服侍麼？」眾卒來將匣蓋抽開，提出將遍身膿血痂子粘在床內的盪行，撕下痛入骨髓，大叫一聲昏

死過去獄卒擲于地下用糞尿灌醒過來滿口臊臭
心翻欲吐獄卒見已醒回用脚踏來滾去無皮肌膚
捶痛尖利鑄石砂子陷入肉中痛貫心肺廉勇只道
仍係鬼卒乃哀告道諸位神祈弟子作惡多端但求
放還陽世情願改過自新延請道德法祖荐拔諸位
早昇仙界衆獄卒道好好先還將俞們作人此刻將
俞們當鬼罵哩還不打麼當用藤鞭捆起使竹枝皮
条安排擊敲下而復上翻身旋轉無處不到任他百
般告苦萬種哀求摠付之不理及至血流遍地痛極

死去場橫在子，又用尿灌醒，捺入匣床，廉魂骨節處
處破裂，呻吟無力，蚊蚋成團，木虱擠滿，看看漸漸天
亮，難係獄中，而聲音俱係人象，終不解緣由，大小便
溺俱任自然，餓得喉內生烟，膩至嚙腹，每日或一食
半頓，或無粒米滴漿，如此到第五日，上都中文到捉
取趙無家，獄卒用藥水細洒，癢癢浸軟，離而不粘，扶
出匣床，傳飯與趙，德盛恭喜，你從今不受苦了，這
般冤屈，人人皆知，我們都係奉命差遣，當知對頭係
國舅廉勇為着，令妹必欲置你于死地，此去白楊塢。

快聲各處門洞洞開香新壑等處都係結果超生
迷胡須索自來明白錦廉國舅那厮報仇索命不必
記重我們廉魂餓得凶將半鉢飯飯吞完獄卒猶未
說了乃問道衆情薛諭不解情由告借鏡子一用獄
卒道牢裡那有鏡子尿缸內混混罷廉魂寸步挨到
缸邊照看大驚道緣何將我變做鄒德盛獄卒笑道
係鄒德盛變做死囚非爾變鄒德盛廉魂道而今可
到精都中獄卒道真真莫想凡提去的囚犯半路上
九個裏是死一個今次的朋友係舊相識他們行徑

不聽我言，越看越起來，大約抵白楊場，就要送爾歸天。哩廉道：我非郭德，盛實係因國舅廉勇因遭妖人作弄，將我變改受此囚獄。平道：這些閒談，無論真假，都不必論。爾只認定冤家不係我們，就罷了。爾若係郭德，盛只須尋廉勇報仇，洩恨。爾若真係廉勇，只算自作自受，還須自認，何必害人。自害到這地位，其餘別話，說也無用。廉道：急得無法，只有痛哭。隨衆卒出獄，邑裏人見了，都來勸解。上大夫路過，見朋友腳下放緊些，我勸他鬆些，命立有限。林雨前疼痛無關緊要，誤了。

日期不是當要的廉槐道爺爺囚犯非敢怠慢不道
鐵鐐貼着傷痕粘動痛徹心肝如何快得來矣
差便將棒照脊梁掃來罵道我們叫你是聽的須
他叫爾方纔肯依廉槐痛得跌倒在地帮差道陛下
就弄罷麼只要爾安穩舉棒亂打看看不動了已經
死去方纔停住片刻蘇醒提差見是傷重乃顧竹
籃盛之而行沿路顛播膿血淋漓皮肉受苦較挨擊
更甚却得餘茶剩飯不致十分飢渴數日已到都中
再說那德盛魂人廉槐體內半夜醒來覺得渾身鬆

夜闌射煖鼻衾褥溫軟身旁睡着膚滑如脂的婦人
不禁情興勃勃婦人已醒便挨來撲定懷抱上身鄰
妻久曠那顧好友便鼓勇馳驟婦人竭力殷勤約有
一個時辰花顏柳困二個時辰勉強撐持降書數遞
矣鄒魂暢極如龍戰收兵相偎相倚睡到五更宅門
傳點請速上朝鄒魂茫然婦人道往時國舅最早全
日之遲想由過手歡娛所致此刻已係時候不可再
緩了鄒魂起來出得房門便係萬魂主張各事明白
先令往雞爪邑提鄒德盛再冠帶上朝朝畢島主道

今據西邊郡邑奏稱峽內連年水荒蓋藏久罄丁壯
流離所存文婦老幼必致盡瘁溝壑請開倉發賑以
安民衆國舅西邊庄子頗多定知情形真假萬魂奏
道臣倉卒記憶不起容臣回家查明覆奏但國帑存
貯未充連年砂稅雖足而河工所耗不少苑囿雖減
而賑濟用費頗多此事如有所需臣願獨力輸家助
國余大忠院奏道此案工程非千百萬不能辦國舅
急公出言甚易事或莫敢豈非欺罔萬魂道所言甚
善大快素受天恩渥極厚至如勇欠缺亦應以家之

所有盡輸佐國，獨孤信天水湖樊勇蔣義等齊聲道：國舅之言是也。余大夫之意若何？大忠急得没法，只得隨口道：敢不竭產以報天恩。島主大喜，諸人隨亦退朝。萬魂到家查點家資，開冊進呈。當下四大總管稟道：資產乃多年機計所得，成就甚非容易。奈何任與傾家萬魂大怒道：這些家產不知刻剝多少窮民受若干咀怨。爾等孤假虎威，趁火打劫，于中取利。我今散之以避天譴，以釋人怨。爾等猶來假忠假勤，可惡極矣。傳外近每人重責八十。資產查籍添補佐助。

全家發往落鵬山後開墾不容分諱林畢立刻奪稿
發遣四人平素作惡舉指今朝何在當下再喚掌管
物家中所有估變作價掌管道西邊峽內九郡七十
二邑按烟戶冊上貧戶老幼共八十餘萬口應二千
六百餘萬員方能辦公今府內新老各庫共四百萬
員田產各物變易臨時價值九折可得八百萬員只
敷一半萬魂道家中還有哩掌管道東邊各庫乃舅
老爺余溫候衙頭的共一千萬員萬魂道可以借用
掌管道也還不敢萬魂道再可于他處加息借貸奏

足濟用事管運命下與呈上四百萬券文請押萬魂
押舉軍管執往外去半日如數將負輦歸交易田產
物貨日半俱畢萬魂大喜卽命運到王印郡中令各
郡搬去散給掌管道如此遲矣各郡邑俱有辦事人
在郡中可呼來交彼等擇便路而運不必多玉印一
轉也萬魂依允掌管往外傳各郡邑坐都人具結領
去兩日俱清余大忠聞知急忙來見妹子余氏因連
夜勞倦晝寢推病道有語請與國舅說余大忠問廉
馬道妹丈何事喪心病狂萬魂道向來爲國舅所誤

辭服刺得些家私奈通國大半切齒言云多藏必厚
亡我今散去以全首領以保子孫不亦善乎余大忠
臣直兩耳往外走道碎碎原來係害執病萬魂也不
與此查點水由新訂約妓受細... 家人之無妻者
備美之志... 當盡行... 發出... 兵前
幾個老嫗... 項... 朝
奏道文... 馬獨... 之
臣今... 仁衛國石可... 寺係... 盡
... 係君子係邪人... 道這... 日景

仰天曰：「臣等心願壽侶，亦島主微臣，忠連
曰：「臣等心願壽侶，亦島主微臣，忠連
得與這席話，這他就在其中，恨不帶些男出朝見
主帥，這文侯素惡國舅，聚歛今日如此行徑，可
親自與楊前說與他聽來。安太醫道：「文侯延臣
尚未命，這今全國舅去島主道如此，更好免得文侯
不信。」人出朝到文侯府西青社，盤口候武侯，未回
安太醫係通表進見老夫人，先向說明，再與康體萬
侯全到榻前，安太醫將事重宣，文侯蹶然大笑而起。

迨祖宗德澤朝廷洪福國舅如此大忠心腎絕矣說罷復睡下去絕無聲息視之已逝矣萬魂見文侯作古吃驚亦倒于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全家慌亂西青恰好到家蹣跚號泣不題西府喪事却說安太醫命家人昇輿抬廉勇回府余氏從床上驚起來到中堂撫視心內微溫安太醫道此離魂症也大事無妨衆人圍住守到半夜方纔蘇醒調理數日復原無事這日鄒德盛提到萬魂事畢已歸本舍廉體只有鄒魂出堂觀看廉魂往止奔道爺的身軀係我的肢體

兩旁家丁亂棒打下，廣視魂以之無靈，魂道爾自作
自受，誰教爾起邪念，廣視魂洋江無能，邪魂道且將瘡
傷用藥醫好，再來審問其母親妹子，俱今還鄉，將夫
人粧奩兩匣給作盤費，掌管依命而行，不題。再說萬
卷平曰：貼符之聲，農昏無聞及易心之後，朝夕寂然。
同寓眾人，生疑，嗚道士往看，推開房門，見橫卧床上，
胸前剖裂，而無血跡，吃驚喊叫。閤宮的人聞聲都到，
始知廟內有仙，衆心議論道：這個人誰不說他是好
人，那知心係這邪鬼，所以受天之譴，早些將他的衣

驚代爲變買棺木能其時小木問知怪道胸如何剖
而不收也遂請樓入房中看用手撫道渾身猶溫羽
士可懸等處由之內當回否則二七必回矣此刻驚
慌恐致誤事旁人問道此係何症小木道此名易心
非病症也將惡念來身去善心以行善事不久自還
原耳衆人將棺將疑羽士着道童看守小木回樓到
半四日晚間仍如前佈置三處鬼卒全判官土神齊
現小木令判官率鬼卒復將廉鄒二身抬到將兩魂
氣線解開道相還原又將二心易轉再說廉勇本魂

回說就像癩身仍係痛楚口中不住的阿啣啣余氏
想道定因連日房事太勞叫侍妾取參耆湯廉勇方
纔明白係自己家中始痛哭起來余氏驚問廉勇將
受苦的話詳說苦訴余氏亦將上朝傾家賑濟的話
詰問廉勇因甚余氏道可知那人姓甚名誰家住何
處廉勇道我那裡問他余氏道家私俱被散盡仍駝
債在身不追出這個人怎樣得了廉勇道我若追他
倘又將我極法受苦如何是好余氏道爾這樣我
和哥哥說去請他緝訪廉勇哭倦睡去余氏好生懊

惱坐倚天亮起來并不拭拂乘車歸余府家人到朝
房報知大忠隨即回家見余氏這般形狀問道妹子
有何事故恁的早起余氏將廉勇的話逐細說清囑
大忠定要追人還他大忠道頃在朝房聞說日前先
覺言失去心的寓客今朝復活了如此想來妹夫昨
晚還魂可見布散資產卽是寓客所爲只須拏住此
人便知端的余氏道費哥哥心囉役好好喚至切莫
難爲先送來看待我審問他大忠令家人持信符全
司城大夫飛往拏家人得令持符到司城衙門來

大夫吉存見承山立刻帶領人役辦備物件上馬到先
覺宮徑往樓下見門已鎖慌問道人答道這客醒來
說此地有鬼怪捆背行李辭房移去吉存問道他往
那條路各道不知吉存大怒令押着道人并近寓衆
客做眼分途急遣人役上樓搜尋見小木正倚欄遠
眺不管好歹拖擁下樓余府家人認得小木慌向吉
存道此係妖人吉存道如何曉得家人道數日前他
關入海棠塢看沉檀海棠硬不迴避余大夫被驅逐
出門外仍用杖回指我不但不能動脚連手也垂不

可來直點到第二日方得移行妖法何至如此言何
叱令鎖拿眾人將帶的豬狗雜血向小木頭面渾身
傾潑小木也不推辭隨他拏進余麻蕪夫人看見形
狀聽了聲音回道不是不是大忠道且置監候我事
定另行研訊吉存遵命送小木入獄嚴加拘禁爾道
大忠有何事未定乃因許成仁等在新境貪婪不法
俱被輔公查訪明白據實奏請于鐵圍正法並命
平無累分贖擒拏委員接任島主閱過本章付余大
忠看報知明恭因人暗寔指他因心生急訃奏道伊

等素受天恩至渥平日矢口捐軀報國大忠深信之不意到任狂悖至此請命提到都城待臣嚴訊他們當日所言安在島主依允立差侍衛田莊信可復往鐵圍提取各犯大忠又擬定口供差心腹家人沿途撞去密令四人照樣依允因有此心事所以將小木置監再訊小木在內坐了三天不見動靜乃誦至言獄神出位叅見下面仍有許多苦鬼叩頭號訴俱係大忠等陷害死的小木役獄神往余家探視獄神帶領余家土地來言余大忠囁妹子廉夫人入官

說廉妃道許成仁等並無辜跡因與駱蕭西青不睦
故二人交致其罪但許成仁等俱係駱馬所荐今若
如非法須連坐駱馬請娘娘幹旋島主因廉妃進言
有不治諸犯之意小木笑道此等陰謀誰人得知這
還了得該神可將余大忠的魂靈拘來獄神道余大
忠瀕福猶有三十年未終現有吉星庇護小神職卑
無濟于事小木道易耳將手來獄神雙手迎上小木
于左手掌上寫筆余大忠魂靈六字獄神全土地前去
片刻拘來促促不服眾冤鬼爭上索命凌辱齊加余

魂始懼奔跪小木身旁叩求保護小木道易耳乃與
馬面道之日夜循行浮山凡遇四生六道身體受苦
即將此魂推入代受每天更換一處馬面叩頭領命
負去乃與眾怨鬼道大忠賞盡樂事作惡多端但其
陽壽未終今使其魂生受萬種苦楚待數盡之日汝
等報復未晚眾鬼叩謝而散再說余大忠生魂已失
次日早起忽如痴迷島主傳召也不知起身家人因
使命催促只得扶上溫車入朝島主往日與他說話
俱係隨口回答今則通問數事無半字奉覆島主大

儻道問方知係早辰新得病症嘆息不已因命廉勇
道國舅係大忠至親可送歸家延名醫診治廉勇領
命全車到余府延安太醫診道此爲失魂之症乃靈
性悞離神舍歸來自愈可勿藥也廉勇全大忠之妻
子皆知安太醫係國手今如此說法只得隨他數日
新境諸犯皆已提到島主欲行釋放樊勇奏道諸賊
臣壞祖宗法度願主上急付有司誅戮以存國體島
主素知樊勇忠貞拂他不過因命付司寇置獄待大
忠病愈令其嚴訊定奪乃將諸犯入監許成仁寄信

托廉勇料理獄事，奈手內無貨，空口白說。各處反將
暗苦與他們吃，都使人來切怪。廉勇無計可施，先所
借貸之貨，又俱追索。大忠妻子取討不休，余氏只想
着前日床席的人，懶怠貪眠。廉勇無法，只得令親信
僕婦入宮向廉如訴苦，求命出差，索些酌贈，以完債
担。所以奉命賚賞，賚來到天鉞山，見武侯問及便求
幫助。武侯使長隨探訪廉勇家人，只知得了狂病，將
家私盡行揮散，不足猶借重債。盡情湊用，病好悔已
無及。却不知由于小木換心易體的緣由，當下武侯

家無遺餘如此則雖開國身捐資發賑只道係
在公為名便為飽饑寒那知是保他的家私而今到苦
河次相濟時廉勇道團得為國輸家可敬可敬廉勇
後道其說敵不容債道家得凶求若侯幫助武侯道
謹以家侵廟月稔祿奉贈諸大夫善而且貧國舅無
痛措意廉勇雖嫌輕微然見武侯列出已資不便再
請只得謝別團都武侯仍等夾鏡山起程進峽沿途
觀看風土所宜教以村莊中於積砂礫俱隨便設
法疏濬在五月越月始到龍樓岡引錄也表夫稟道今

全歸得已其職已次附于隱處光輝史冊平生願足
勤謹進修內勤外勤幽谷可敬辭君侯徇往於彼武侯
道不阿清濁但隨大矣動身回朝自有上賓何以隱
為江太夫公道除君侯無人知周某等者某等除君侯
精便棄才德可服心而甘為之用者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功成而不知退待奉得退時思退而追悔不亦
晚乎臥疾歸隱者以疾為藉登舟而去武侯嗟嘆望
外見船始知看水勢洶洶迅急速於往時行到岡北見
漁舟漁翁漁婦漁童漁父命車夫在此間守着形狀令

不知存亡四處觀望見樹極上架着車子武侯道車
在此間人必未去正在這裡嘆息忽聞嘯聲出自樹
杪灑徹霄漢入林視之聞呼道老客好大胆不怕猩
猩麼武侯聽得係車夫的聲音惟加清越耳却看不
着人因亦呼道猩猩好壞眼睛連故交都忘記了又
聞道老客不懼吾自來也忽聞枝葉蕭蕭晰晰已到
面前渾身毛羽瑩徹光彩骨肉皆如玻璃無有間隔
武侯驚道緣何得以至此毛人道自老客去後糧盡
而所見米窠思去則恐無以贊助爲民之志因困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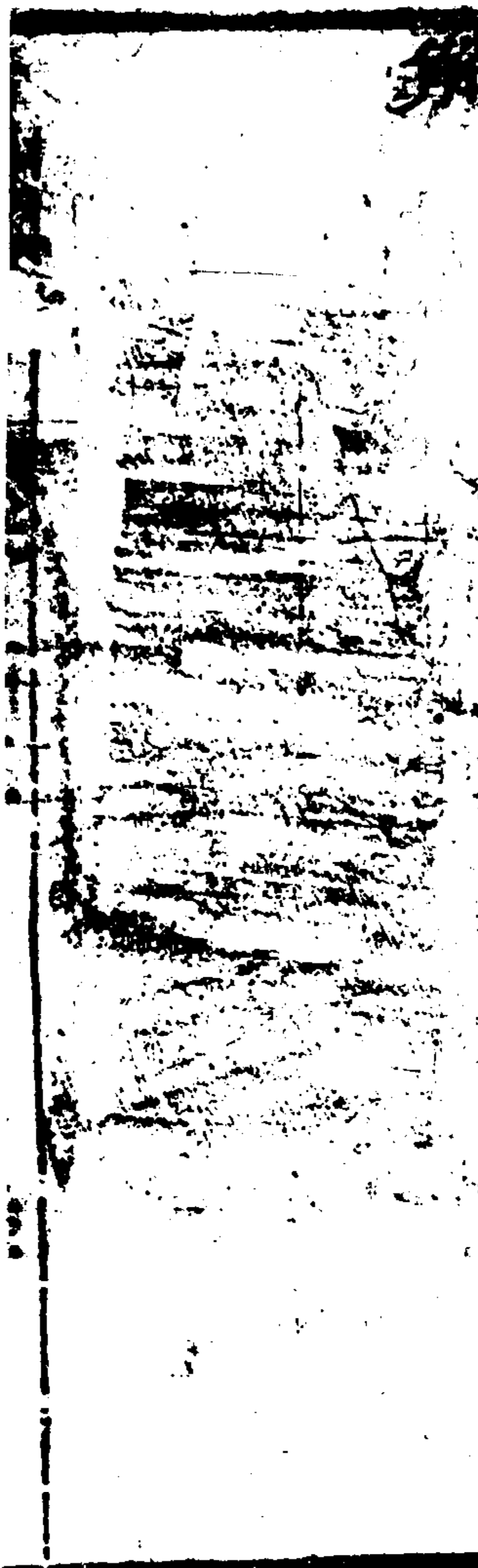
此欲爲厲鬼以除害，偶來有女子見我，甚憊于籃中，出物以食，竝傳辟穀之草實，因此得生，如法尋採，五月正成此形，至今飢寒不識矣。武侯道足下大道已成，皆由于爲民除害之念切，請問所見的是情形，若何。毛人道：凡水內衆怪欲出之先，地氣熏蒸如將濕雨，其旋渦漸平，忽又大陷，後再湧溢，水如牆立，向上奔去，底露空洞，先係赤髮青身者，數十爭出踏水而行，隨後如龍如蛇如虎如牛，百種狀類，不知其數，分奔亂竄，河中滴水俱無，約半天時候，水漸流回，各怪

隨至牛馬驢騾俱被擒獲有一怪捧一件者有數怪
發一件者戲羣結隊跳躍旋歸水始聚冲而來復成
旋濶矣武侯道此易治矣檄飭龍樓都大夫龔吉令
龍樓岡四圍五十里兩岸衆百姓各脩強弩逢蒸熟
之時卽命探視如果怪出水酒密布兩岸以守其歸
期檄橫水漬漫矢鏃認定射之殺一怪者以軍功一
級輸發糧之役別了毛人仍往上行看直到四輔山
沿途訪問百姓近患若何俱云今歲未曾傷人牛馬
等畜亦多獲免但往年水溢不過二三次今則每月

三、直攻矣。其地通似此民業益難安矣。須盡除之地。
海名得。即謂乃登四輔之顛。觀望落鵬山秀峯排列。
如前。往登覽。又爲引舒所非也。
至。到龍樓岡。龔吉接道自君侯進山後。
五日。來溢。怪出如命。伏弩以乘其歸。水族着弩。無不。
見。各。類。受。傷。又。代。接。去。弩。矢。取。泥。敷。瘡。倒。者。皆。起。
奔。歸。井。未。獲。住。一。個。武。度。驚。道。似。此。則。難。治。矣。當。孰。
思。長。法。以。除。之。再。奪。毛。人。曰。無。除。隊。郡。大。夫。于。林。中。

整起帳篷進武侯進內側卧約過半日躍然而起道相
被可用矣合郡大夫鑄造備辦諸般物料藥材并行
玉漢山取白猫竹行流砂河取金針魚候用郡大夫
遵命各領飛筋正是水族成精凶可恨賢才設法智
非常每如狗除此伏流納水怪之法且聽下回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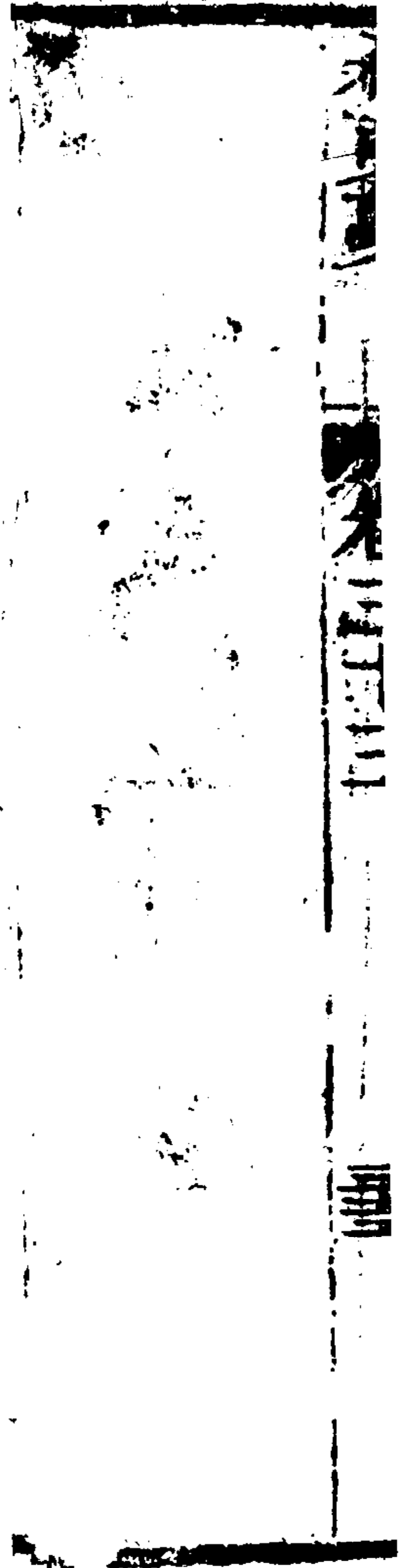
解



1276461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七輯



二〇三四



ZW 21101000706984

希夷夢

第三十四卷

懷逆謀郡奸授首

舒忠憤二子捐軀

話說天漢川居龍樓岡之西南，相隔四百餘里。其中所產有種猫竹，枝葉根幹俱白如雪，性輕體柔，節勁質堅。粗者可以斷為浴盤，可以剝為小艇；細者可以削為弩箭，可以採為繩纜。其用最廣。當時郡大夫龔吉，特令飛檄，飭天漢川邑宰，令將本境內所有白竹。

選擇不枯不燥的，採取解到藥材物料亦都齊全。武庫大喜，令鑄金針魚作壹二十石，粟四十石，復以川草烏汁淬之後，搗旋虫，子子虫漬之，再煨冷，砧金片裏斷竹筒先入硝磺藥品，後將金粟金豆封口築實。成炮次者小者俱入巨筒之中，另加藥料築緊，其成大炮百有二十，以巨纜兼細繩聯之，約七百步繫一大炮，纜上多安毒藥，銳利刀錐炮口各有羊腸自燃火，巨纜中間密安蛇絲炮，蛇絲炮者如毒蛇放絲欄路，有物觸絲，蛇隨奔，炸令炮上多絲，有怪觸着炮隨

道轟也各事齊全乃結大筏載炮用纜繫泊于上流
先將金葉竹車輪夾引首纜自上放下入於旋渦片
時長纜大炮盡沒然後將細繩掣抽這細繩係發自
燃火的機括自尾纜入首炮筏上掣抽得緊通身机
括帶動須臾時候轟然震動岩谷如地塌山崩隨後
響聲紛紛不絕只見紅水反湧出來翻作紅濤武侯
道民患雖除此族種類皆絕無德感化而惟以力戕
之與不教而殺何殊嘆息多時將龔吉及各項人員
俱上功績簿次日起程還朝到伏流出口地方有邑

卷三十四

二

宰程善果道：昨日午刻，有車輪自水底泛出，沉浮不定，忽聞地中轟聲大作，紅水溢涌，隨後流出無數奇形異狀的怪物，至今仍未消盡。現在俱令水手撈于灘上，猶有數十已成人形者，請君侯驗之。武侯道：既已誅絕，不必看矣。程善果道：其成人形的怪物身上，各帶有竹筒一兩箇，不等。武侯道：乃受蛇絲炮傷也。此怪爲遊絲所逮，掣絲卽遭炮傷，所以浮出，仍帶着空炮筒也。龔吉問道：願聞其畧。武侯道：巨細炮子俱用游車子，子束清過，發則旋窺橫縱，上下週時，水冷方

定金粟金膏金銀金鈔造成其性浮而善竄走竄之
時不得血肉不止計每里有大炮大炮炸而小炮散
發即有炮子數千布散追襲在伏流內安有逃者其
炮炭係用嫩槐燒灰研合水族着之盡浮况着炮子
傷者藥性入肉散走通身焉有不淌出者襲吉拜服
道君候博物入微自應水怪絕滅武侯道峽內諸郡
百姓久爲水患所苦大共如知有便民不便民事件
毋論大小俱可疏奏毋忽襲吉領命送到郡界武侯
道大未幾身到郡界民事罷襲吉等遵命不送武

後過蒸丹郡便越教授山回都四日已到黃雲城朝
內只道武侯在龍樓閣准和怪不知已經辦清島主
聞得立刻降陛出午朝門來武侯仰見連慌俯伏島
主趨前扶起携手道勞先生三年跋涉奠安萬民寡
人無從酌報自後切勿再行此禮武侯道禮者君臣
之定分豈可違失成功乃主上之洪福臣下焉敢貪
入以爲己力上殿賜坐問水怪誅剝始末武侯節畧
積奏島主大喜又將引舒二大夫因河工已成遁跡
休泉的話奏明廟主嘆息命名其子世襲亦無知所

往者武侯退出往西府弔喪住于樞側守靈次日俄
然不歸西青弟兄再三遜辭方回駙馬府鎮國公主
領着墨珠接至中堂見禮又有宮娥四人領着一個
童子抱着二個嬰孩鎮國公主使墨珠拜見父親宮
娥扶進童子拜見伯父鎮國公主道這火珠是君侯
見過的這水珠曙珠係公主隨後所養武侯笑道可
喜可喜子郵膝下珠樹三株矣安國夫人何在鎮國
公主道前因金將軍接連文書報病妾偕之華奏明
之華帶着青珠同上所賜內監四名率家將等往雙

前日說出年月矣正說話間廣望君來到禮畢武侯
問道國醫弟前往便龍視金將軍政令得中病亦漸
愈後往天印方樓治理若何廣望君道天印民情悍
詐何將軍先時過境後又大嚴致民思亂主上因何
老將軍傳古欲請何將軍回國弟到彼巡視安排粗
定今欲奏明主上天印無人可以替肩欲全公主前
往坐鎮不小兄意以為如何武侯道天印地險得其
人則為國家藩籬之蔽失其人則啟南面腹心之憂
坐鎮而以德化之極為善策廣望君道不但此也治

農講武兵精械足有出圖之機則揚帆直上勝似在
此多不便也武侯點頭令人洗塵筵宴互相商酌
更方散次早全車入朝廣聖君將欲往天印坐鎮秦
上島主適天印係駙馬所取土地封定永傳子孫正
當歸國治理寡人雖愛公主亦不能強留惟隣近諸
島駙馬撫之國家無爾顧憂駙馬之功也又謂武侯
道前因雙龍金塘病重安國公主雖去寡人仍未放
心先生亦可掣家前徒疑難諸務寡人差使詢問如
有大事先生須枉駕來都武侯道臣謹遵慈諭島主

開筵命滿朝文武陪宴又命取鎮國庫內異寶各賜
十件二人謝恩出朝收拾動身非霞公主鎮國公主
入宮拜辭島主廉妃留宴餞行因係喜事各含淚別
不題再說安國公主到得雙龍金塘先接文書備知
武族沿水安國公主前來乃囑夫人張氏于城外迎
接安國公主與金夫人見過禮全進署看病時金塘
已遷移于外室患的係半身硬強如冰半身軟癱如
火的症候見安國公主到告道公主遠降未將不能
全禮敢祈寬宥安國公主道將軍爲國勤勞致得異

症患夫婿聞之，手執不交，靜攝無勞。金嬸囑張夫人，捧過印契及各件，交代安國公主道：「不可軍國之事，吾輩爲料理。凡姓名職銜，仍係用將軍的。此來原因，聞知病勢緊急，今若居然辦理國事，係爲他時婦女。隨朝口是心非，不可行。金嬸喜道：「名實相符，悉聽尊便。」至國公主，其時將陳事查閱。次日，此積下各件及都封文書盡行開發清楚，批准批駁，無不中節。中外駭然。明時仍令張夫人看金嬸，奈病勢有加，無減甚。爲陳自朝，二十五日，上武戾已到。張夫人命子金履

金墉沉痾，遂入視來，到床前，金墉
已不能語，武侯垂淚道：將軍積勞成瘡，得此不治之
症，情殊可憐。將軍之子，躍哥不佞，撫之少女蓉娥，為
不佞妻。事畢，環妻之後，事可以無慮。說罷，金墉雙目
睜開，氣絕。婦人等痛哭治喪，送葬俱依金墉遺
囑。惟武侯仍依國志，依成規，不在諸下，却說廣望君
到天印去，法法之過，甚者其餘，稍為更改，興教化，取材
於以次，兼濟一二，處自此官，清吏肅邊，延無事，武侯廢
事，若後，其書中，大書，皆其，決斷，本湖，將美，俱已

高麗獨孤信天爲政專以寬惠爲事島主因輔公贊
有數子世子始生太孫大赦國內胡尔仁等俱加恩
革職辦事鎮國公主又生一子島主賜方珠一夥因
名方珠光陰冉冉歲月如馳人平政和無事可記不
覺青珠長成已係二十三歲金蓉娥已係二十歲選
昔完姬島主命西青長女許字火珠次女許字墨珠
俱于蕭雲城射馬府中成親後再各迎歸國四處物
阜民安只有北邊烏風島等處互相爭奪島主加陞
鐵柱爲北部總管以脩不虞亦屬寧靜惟胡尔仁衛

國石兩結，施博發利，俱係余廉門下。余大忠雖得奇症，不省機密。廉勇却依然無恙。胡尔仁等餽送殷勤，廉勇為之感。譽表揚漸復舊職。奈生性不改，遇事貪婪，有貨惡果可生，無貨清白可死。所在怨聲騰沸，風化頓殊。再說大忠生魂，自被馬面負去。凡遇男婦禽獸，垂介鱗，羸受苦馬面，即將大忠生魂捺入人畜禽獸。里介鱗羸體內，代受片切剝鑽，剝斧鋸錘，繫前熬烹炙，酸鹹苦辣，以及雌雄牝牡，生刑死法，無不受來。追悔無門，如此多年，大數將盡，始還原壳，回醒轉來。

歷歷在心，悔恨之至，依然與群小狼狽盤結，奸黨復熾，獨孤信天欲去之而不能，屢乞骸骨，高主不允。太子聞知，時常命左右訪問事情，石可信得了此信，通知衆人各相驚恐，密謀傾太子而立輔公當下衛國。道公昔恭吾等，今若立之，安保無虞？石可信道：昔日之事，乃駱壽所爲，輔公出名而已。後駱壽採藥不返，非爲虎豹所食，則頓跌巖絕壑中死耳。今以數千里山川奉輔公，他難道反與吾等爲仇麼？胡尔仁道：有廢必有立，不以輔公爲主，安能廢世子乎？此刻權

濟相前志急後事到彼時再作道理衛國道據我意
思諸公所謀皆淺如余大夫疾病二十餘載而今忽
愈丰標如昔謀略更深豈非神祐這般品貌難道不
可南面我們教人豈不可作卿作相封公封侯莫若
湊下秋節遠近大臣集祝之時各將家甲暗聚國舅
把定內營小子全起外營兵馬一鼓而盡擒之省得
受這班人的瘟氣余大忠驚訝道是何言哉而今不
過爲進禍并將來富貴長保之計奈何造此毒族之
謀就係各處成聚莫言諸人有備卽盡殲絕其居攝

之人豈是善類，傳檄討罪，我等才力誰能禦之？豈非
弄巧反拙乎？此刻惟有立輔公為主，然後徐徐剷削，
與已者，彼時再看勢局而圖耳。施博愛道所慮誠是，
然家甲亦應脩齊，既可以防不測，而廢立亦須兵威，
胡尔仁道施大夫所見極當，我們各回去辦理可也。
衆人分散不題，且說如何名爲千秋節，乃係宜高七
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係島主百歲壽誕，上代島主不
過八十九，便爲上壽，今主上壽至百歲，精神猶然
健壯，大臣共議，平壽誕之日，通國四鎮兩關四十八

隘二十四州七十二郡諸大夫以及邑宰并鐵圍
龍天印俱來朝賀其慶千秋島主以隘州郡邑不可
離守其餘依議以樊勇西青充千秋正副使樊勇合
百官有司各分職事及發咨文檄支干諸處到三月
旬旬本國各處大夫俱已到齊輔公全黃雁帶着平
大夫無累長子平駱駱大夫壽幼子守義續到武侯
使青珠監國全鎮國安國帶墨珠方珠廣望君使火
珠監國全公主帶着冰珠曙珠陸續俱到各島或主
或臣亦紛紛而來進獻土產珍貝好不熱鬧就中單

表駱守義平絡二人自幼練就渾身武藝矯捷非常
情同骨肉分班輪侍輔公駱守義却係施博愛的姨
甥余大忠使博愛招之以探輔公信息駱守義雖知
博愛奸邪然係母黨如戚情難拒絕乃與平絡商量
平絡道兄去須小心在意無關緊要的話便說不妨
更須窺探彼等心路守義道謹領兄命卽到施博愛
家來和柔謙謹言慍洽博愛視為易與約次日賞
瓊花乃引入余大忠之室談笑相投便訂生死之交
守義假意依允大忠乃令諸心腹相叙盤桓始將圖

情願而爲所挾使者不少，只須將現在最顯者聚而
去之，守義會意復到，施博愛家向余大忠等道：公見
筵上諸君甚喜，欲卜吉開筵，但因人衆難于辨認，須
將衆位分作三等。此時未到者勿論，凡忠智者誠心
者爲上等，材幹輔助者爲次等，心志愛戴而才能平
庸者爲三等。其第三等不必開入，只將上等次等分
爲兩筵開上，以領召宴。次第認識也。施博愛點頭道：
所見極是。吾等公議甄別，乃互相斟酌頭等開出三
十五人，二等開出六十九人，其餘三等不開。駱守義

捧回輔公展櫃唐首就是余大忠廉勇施博愛衛國
諸人太怒道國家荷爲心膂而俱思首亂其罪何可
勝陳再着次箋俱是一班武臣及諸人子弟乃將兩
箋交黃雁看道次箋亦可勿論三十三人可于十七
日召宴拘住使十八日不得發作後乃辦理然此事
非細奏上不可但恐到洩機關亦須密稟世子黃雁
道明公斟酌輔公帶箋到東官細將緣由聲明世子
道人臣無將只須防之使不爲害待過千秋後再爲
奏奏輔公領命辭回與黃雁說答道廉勇現掌林牙重

備國督理京營一人十七日必不得來如狼狽如狐
深為可慮須與獨狐密議之輔公道何不與武侯
望君謀之黃雁道觀二公素以遠客自倚不肯預嫌
疑事體只須與獨狐商之足矣輔公乃上帷車到庶
長府面會獨狐庶長迎入書台禮畢問道前日枉駕
因事繁劇尚未踵府今又光臨定有以下教也輔公
道千秋聖節庶長各事機宜妥當但萬方咸集賢愚
不等未知如何防備獨狐庶長道公所慮誠是緣恐
衙大人不諳軍旅適已奏請紮理矣輔公道內營若

何獨孤度長道內軍已選調出二千五百協外營奇
兵于各處遊巡所剩五百名廉勇營領可無虞也輔
公喜道度長可謂無微不至矣乃辭回備宴請武侯
廣望君暨三公主及諸世子十五日燕會至期諸人
齊到公府叙過溫寒互相尊敬宴畢邀入後苑賞玩
青蓮輔公陪武侯廣望君散步輔公道千秋節會各
方畢聚其中恐有不測武侯道日前獨孤度長訪國
內將才不佞言樊理持已忠勇治軍嚴仁奈祐臨難
不避遇事能斷苟學禮應變合宜視軍如子皆可使

月後聞已調樊瑄領外營又分內營爲遊軍使余隨
領之似可無憂矣輔公點頭稱善由蓮樹轉入秋容
園俗好平絡略守義侍立芙蓉廳前輔公呼來拜見
武侯問清知係平略二大夫之子俱磊落不羣欣然
全廣望君愛其半禮呼瑩珠等前來以通家兄弟禮
見上人謙讓再三始依命全拜午宴于素心園命撤
一席坐與桂亭令瑩珠等全歡六人年少賢能互相
敬愛飲不取暢意酒過三巡全入苑內謝宴侍席輔
公等亦隨爲舞劍踏春板角之戲換劍者以劍百樣

卷三十四

三

此輩在相承接撥換板角者以兩指捻椽相逐移到
獨角或單手順攀或獨足倒掛行周四方跨脊者自
此角跨脊中行而至彼角當下二人遵命跨于角上
須臾相連其疾如風目不暇瞬換劍之後復行跨脊
其角木繩常日盡數而散却說十六日余大忠等各
集家申俱已整齊共五十餘副諸人皆在大忠府內
見以衛國勢然而人道事都反了昨日樊理奉調幫
辦今早我入營去衆將稟奏視諸心腹不見在內問
軍政司云昨晚樊爺將令出差去了首領將官都

是契命人嘗揀閱時所定甲乙今晨補授的我問整
理何不相商盡行變亂他言謀能使任整營伍之
當千秋爾後使各復舊職而今是去一臂增一敵
叫我氣也不氣大嵬聞言失驚施博愛道事已至此
只好各散家甲以滅其跡待後有機可乘再為圖謀
不計信道幾理如此安排衆恃之不畏我等乘其無
備而襲擄之入劫主上解去樊理兵權然後盡殲之
甚奇道也夫忠道不可三個公主時刻皆在宮中兼
國師神術常弱昨日聞公主請主上將四珠權授內

延請梅蘭四子智勇非凡各家家申那能濟事須依
禮大夫之意爲安正商議間只見駱守義捧進召宴
的令旨每三十三人十七日赴府筵宴諸人大喜復
舊唐兩外費更變的事細細告訴并言十七日俱
須各持數事不能領以守義道輔公急欲識諸君之
面十七日如是不能請改于十八日待千秋宴散後
同往入府內勸解諸人喜道如此幹旋大費台心衛國
道十八日宴畢後請臣全來拜賜今日各回辦事
罷衆人齊聲稱善分散十八日清農島主先受國內

公侯諸臣朝賀惟至武侯出位答禮武侯堅辭島主
道先生師也又於國家有內定外攘之勳豈可無所
區別廣望君道雖有微勞分不可紊况今又忝名聯
馬平島主乃答半禮後係浮金使臣肆立并各島洲
沙嶼之主賀畢賜宴宴畢島主命開砂精藏以答賀
禮得金三十石各島洲沙嶼視其人民衆寡五石四
石三石二石一石不等以備玉砂缺產濟荒這砂精
一石抵玉砂百石之用乃玉砂多年消絕而成者各
處得此砂精以為至寶無不歡悅島主復以各洲島

三

沙嶼途遙難得之貨，頒賜以答所貢獻。土儀各處，領得歸館，收拾回去。不題。再說駱守義當日回府，將改期并各事盡行稟上輔公道。邪謀既阻，何必更召守義。道聞外國各島洲沙嶼歸期俱係十八日。本國各郡邑係十九日。吾主與雙龍天印係二十日。緣恐軍營只顧防外人，不知有內事。恐十八日島嶼俱去，營內懈怠，諸邪突然而起。事未可量。臣故擅以十八日爲之請也。平駱道十八日亦只免得一次耳。吾公回鎮，獎理兵權，仍歸衛國事，猶可憂黃匪道無妨。吾前

日代諸邪推美氣數將絕不能為害既已有改期之
約。宴亦無傷于事體輔公依允平絡退下私與守
義商量道誘到群奸何不明明証其罪而盡誅之守義
道國家臣子非主上命誰敢擅專平絡道行權安國
何所不可守義道三十餘人非盡柔弱之徒豈可泛
視吾兄勿多事也平絡見守義不肯依允乃通夜籌
思次日訪到醫副施吉家內施吉乃博濟之子平絡
用衫貝購得奇香密藏腰內到千秋宴散羣奸同來
府內只有廉勇監押收點寶貝入藏羈在朝中當下

賜宴輔公問問各事情形諸人傾心對答平絡見筵
將畢乃用蒜菜鼻將香焚燃捧出週圍旋轉濃烟散
灑衆人出得暫待席諸人喫着卽不能動揮平絡仍
席餘香散撲門上然後掣劍出匣跪于輔公前稟道
臣世受深恩原不欲殺身報國奈奸勢盛熾萬難容
忍今臣身喪而奸除儲安國定于願足矣輔公張目
要說也說不出來着他將各席奸臣挨排斬盡只見
駱守義全數人人門着烟卽倒平絡收劍奔至獨孤
席長門前關人求見獨孤度長出廳平絡跪下逐細

與明獨孤庶長又驚又喜方欲細問只見平絡起來
向南拜了八拜口稱叩謝天地君親師之恩復掣劍
自刎家人救之不及獨孤庶長慌上車到府命用醋
洒入將香澆息其烟俱伏見門內地上睡得五人堂
上呆坐着輔公皆上塔下劍着數十人再點殺死者
共三十二名取香審視知係醫副施吉所製帶着入
朝啟奏島主大怒立拏施吉下法司研審命各家自
行收殮時廉勇在旁自幸未曾與宴逃得性命疑係
輔公所謀便乘間諷道輔公前日叅奏諸臣主上未

會依允。今却一網打盡矣。島主益怒。命同下法司。嚴問獨狐。度長奏道。輔公此刻尙如醉如痴。且待甦醒。便得明白。可無庸下法司。乃命少尉辛坪同安太醫往視。太醫道。此中蒙汗香毒也。解以發表麻黃湯。不能入口。復用皂角刺取嚏。始得下喉。半時間。諸人雖滿身流液。仍然如痴。太醫道。此蒙汗香內加有鬼饅頭。與射香也。又用獨甘湯飲之。令蓋厚絮而卧。三柱香時。各有嘆息之聲。揭輔公被看時。汗出如墨。太醫吩咐道。輔王毒氣雖除。元氣太弱。須調養數日。方可。

出戶諸人受毒輕且伏于地其汗止于微青辛坪
黎觀之果然且皆坐起矣乃帶駱守義等同安太
回奉時武侯廣望君同文武各官都在朝內駱守義
俯伏三呼于懷內取出名箋并將施博愛招他見余
大忠起到賜宴計備非常止并無謀誅奸黨之事此
實平絡一人私意節次奏明島主不信太子上朝將
輔八請參奏奸臣逐細奏上島主怒仍未解駱守義
立起身來叱廉勇道賊臣謀危社稷乃敢立于朝上
歷廉勇惘然西青奏道廉勇亦在三十三人箋內請

下法司島主未允堅守義俯伏奏道平絡寔與臣謀
臣當止之密疾利深故捨身誅邪以安國今主上不
信疑及無辜臣請盡命以明輔公寔在不知奏畢起
來向盤龍石柱撞去琉璃瓦俱震動復向礎石撞去
礎碎腦漿迸出依然躍起立挺殿前島主變色道可
惜不終朝朱二烈士午門將軍奏道有老人自稱黃
雁在外請死以明輔公之心島主道請黃先生速回
寡人不疑矣顧廉勇道看如此情形豈能庇尔不使
平駱瞑目廉勇依然俯伏懇求獨狐庶長使少尉押

往法司勘問駱守義屍首始撲于地島主嘆息退朝
且說廉勇到法司時見堂上有中大夫詹棘素稱骨
鯁島主所信又見醫副施吉已經身斃駭得魂消魄
散昏暈倒地用薑湯灌下詹棘令收禁調養兩日再
問當下余氏着急入宮求援廉妃正色道向來汝等
皆說太子不能承守社稷我只道係真的近日主上
屢次召問事端理義明所寔社稷他國之賢主幾爲
汝等所悞受萬代惡名今日他們罪戾皆由自取我
不能爲私而廢國法也嗣後汝非宜召不得擅自入

宮可速退去。余氏慚愧流涕回家。至第三日，廉勇已
經平復。詹棘提取訊門，廉勇將受賄交結等事，逐件
供出。作亂之謀，是不與知。詹棘道：作亂奸謀，姑不深
加究詰。但薦引諸邪，復職皆由於汝。其罪寔比諸邪
更甚。廉勇俯首無辭。詹棘帶着上朝覆奏。島主道：不
與邪謀，加恩從寬。革職詹棘，奏道：眾奸之惡，非復職
何由得肆。非廉勇貪婪，眾職何由得復。如輔公爲若
輩所搖動，前日已血染宮庭矣。島主道：罪固在不赦。
但其先世有功千國，往年廉潔，遭雷擊死。除廉勇再

無別丁加恩着連家竄往赤沙洲爲民屠戮道三十
二犯雖已身死然不足以蔽其辜應請悉行籍沒
主准奏命樊理督各校尉分道籍沒三十二家方欲
返朝只見輔公負斧滕行伏于丹墀之下奏道臣無
狀致左右大逆殺戮朝臣該犯雖自誅死臣罪寔無
可追請恩速正典刑以爲炯戒島主命廷臣議奏中
大夫水平奏道家人犯法坐于主人况誘殺大臣數
十乎若謂寔不知情此筵誰所設也若謂奸臣悞國
何不奏明以正典刑乃以詭詐聚殲使他日有怨謀

殺者皆得以籍口也。輔公之罪似難曲宥。中大夫將
鳴奏道水大夫所奏乃常論也。平絡之義憤殺身為
國。輔公寔不知情。駱守義廷爭撞死。尚不足信乎。應
請免議。只見世子趨入奏道。諸臣朦蔽無狀。莫能屈
指。輔公若非平素賢明。今日國家已不知是何形狀。
貴戚之卿為社稷。尚易君位。何況誅奸乎。卽輔公寔
有此謀。亦分內所當為。不僅免罪。仍應厚賜。以為後
世忠於為國者勸。島主意方釋。然問道。據汝是何辨
法。世子奏道。輔公受命鎮守鐵圍。今請使傳子孫百

代不改輔公奏道此異賞加于大犯也壞法啟奸莫
此爲甚島主正欲開言只見樊理覆命道諸犯賄積
浩繁俱有簿籍記載今將各犯簿簿先行進上餘者
待各校尉另查另開以便核對島主命取簿進覽樊
珮出朝帶軍健挑入共五十三石島主命取一冊閱
覽樊理隨手取冊捧上却係石可信收國外送禮記
島主哂道石可信素常廉貧寡交國外有何禮收揭
開看時俱係各沙島沙嶼所餽石可信親筆登記勃
然大怒令樊理道可帶五百禁兵先將石可信家資

才更甚、
卷三十四
三
華來、樊理領命而去、島主命輔公道、汝可平身、茲看
廉貧之臣、賍賄狼藉若此、其他可知、今將新境封汝、
世世相傳、永為國家屏幃、輔公辭道、臣罪重如山焉、
有廢國法、而受降恩之理、臣死不敢受、太子奏道、輔
公堅執常理、臣有調停之法、請削輔公公爵、以全其
情、封其子、以志其謙讓、正直之德、島主喜道、如此吾
兒、不必再辭、輔公道、凡奸臣賊國、皆指正人行權事、
端、以為口寔、如纂奪者、稱引伊霍是也、今有罪不誅、
而反加殊賞、是啟後世邪佞之口也、太子道、凡事真

者自真偽者自偽公終堅辭學負平賂矣二子之忠
烈自古所希仍應請贈以顯其功而寒奸宄之胆輔
公仍欲奏辭只見樊理已將右可信家細軟抄來覆
奏擬入進積充滿廊廡島主大怒道有臣如此寡人
之過也且將各犯家資查清造冊并呈再行定奪說
罷特怒退朝樊理分抄五日方纔查清又三日方彙
造冊進呈島主見各犯少者有巨萬之資最多者
係余大忠足有億萬其餘千萬百萬不等及庫中所
無之積不一而足不勝憤怒道此皆寡人所親信之

臣謂其不欺為柱石者也。而皆若是之貪墨，則枉法殃民，陷害忠良，舉薦邪曲，顛倒是非，殘傷命脉，不知其幾矣。應將閑權永裁，免地丁十年之徵，撤樂減膳，期月以謝百姓。命西大夫頒行國內，留武侯廣望君，緩行商量國政，封贈平絡為勇烈侯，駱守義為忠烈侯，合建廟宇于東門內。功竣之日，着太子往奠。今卽合葬于白虎嶺頭。中大夫以下送葬修祭，命冊輔公長子世為新境之主，不得推辭。輔公無法，只得謝恩。考功大夫曾省奏道：犯官衛國没人房屋，坐落東門

內左邊門樓高大廳堂宏敞可否用之改造雙烈廟
以速成功而免糜費島主依允司刑大夫子車若水
奏道按諸逆臣之罪一死猶不足以蔽其辜應請暴
屍揭示島主道其身已誅家室籍沒妻子爲奴從寬
加恩免其梟暴諸臣遵命三旬之間一切倉庫虧空
盤查清楚文武陸續降調俱已停當只見武侯同三
公主墨珠方珠朝見辭歸島主起身扶起武侯二公
主墨珠方珠三呼畢賜武侯公主坐武侯奏道前因
國事未定逾期辭謝昨接到青珠稟啟當有寇船侵

援邊境百姓名受其害今謹謝恩回雙龍看視島主
笑道前接鐵柱表章奏稱北寇犯邊已調武備雍仲
往助昨接邊報鐵柱斬將焚舟連勝數陣日內諒平
靖矣武侯奏道鐵柱不勝猶可無虞連勝數陣恐中
敵人詭計請速選將添兵往助始免遺悞獨孤度長
道所慮甚是北邊沙島蓄謀已久交結甚多亦係勦
敵况自余大忠等誅後其黨紛紛潛逃必往合謀相
濟而今應分屯三處以備非常島主道用何人爲將
屯那三處獨孤度長道各邊城寨先已行文嚴飭謹

備矣仍請用荀學禮將兵五萬屯北山關接應鐵柱
余祐將兵三萬屯修翎郡青珠將雙龍兵三萬屯本
島之西尾山相機進剿再令冰珠曙珠各領騎兵五
千往北巡警請留韓駙馬于國中調度軍務島主依
奏與武侯道先生全二公主墨珠方珠回國東邊之
事足辦矣觀度長措置北寇似可盡絕武侯道不備
不虞不可以師以有備爲恃亦不可以師顧主上以
此諭諸將毋論寇之絕不絕也廣望君奏道兵革不
用已五十餘載雖依然訓練但多事飾觀于寔濟有

限應飭諸將勤教習選擇精壯各成其材以收指臂
之効島主稱善命將大將軍印劍令下大大西白送
入駙馬府武侯廣望君回來墨珠立刻治理歸裝二
公主自宮中辭別廉如回府道適間聞報鐵將軍又
勝匪魁武侯蹙眉與廣望君道鐵柱必敗可令苟學
禮速往吾就此分手廣望君道前飭火珠監造戰艦
據稟將到請以百艘護送武侯道不須昨接青珠稟
啟云使金躡將船三百號分屯螺螄獨拳玉溝三島
為犄角此法可以無虞廣望君以公主餞行三公主依

依不捨四珠亦戀戀難離忽有下大夫獨孤中立請
見武侯廣望君起身出迎獨孤中立道中立父親適
接密報言鐵將軍乘勝追寇中埋伏計受困于盤蛇
島特命中立告知廣望君道盤蛇島入易而出難行
煩無多鐵柱必死煩覆鹿長今日卽令水珠磨球先
行巡警苟學禮等明日起程并飛飭東北各邊城塞
如有寇到等備勿戰武侯道僕今回雙龍告別欠禮
多煩致意中立道父親不知君侯發駕未來候送晚
生應侍升車武侯道軍事倥忽請回府辦事罷中立

告退方珠稟道行李車馬齊備武侯乃全二人公主與
廣望君非霞公主作別登車第三日黃昏到滋榮關
副將鐵石迎接武侯問北寇消息鐵石垂淚道滴接
飛報鐵柱已經盡節于盤蛇島全軍覆沒武侯道昨
日可曾有兵出關鐵石道昨日辰刻有年少將官名
韓曙珠韓冰珠各帶騎兵五千俱持符驗明當經放
出武侯道關上共有多少兵士鐵石道現在有兵三
千連各隘口并斥候共有八千武侯道鐵將軍旣沒
寇兵必乘勢而來此關雖爲揔會之地然抱守險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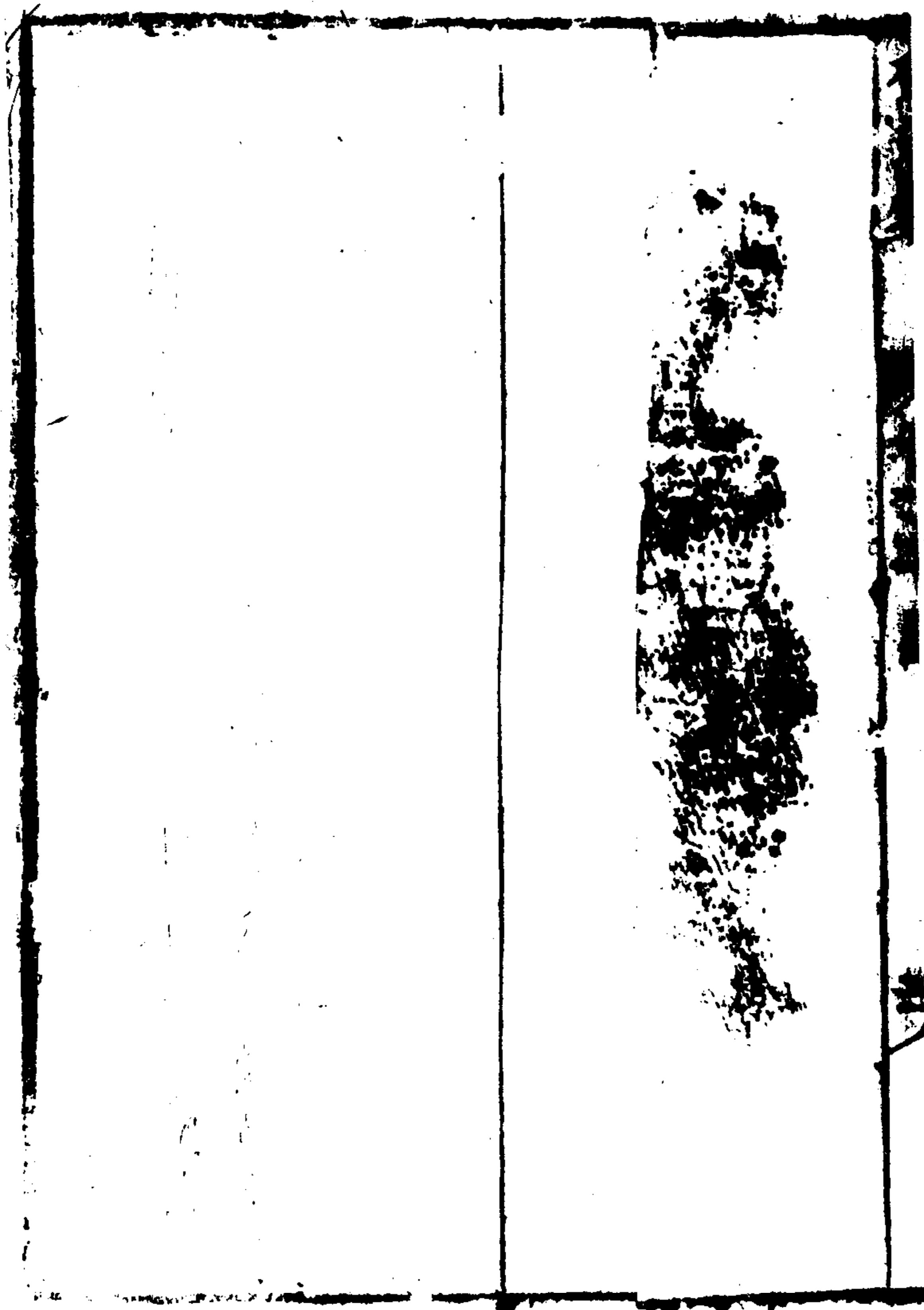
形勢便宜莫若青牛山將軍可速就近抽兵三千不
安命方球相助前往據守擇便邀擊使其勢不得相
連此關可令副將留守即便奏聞鐵石道有宿將都
瓏游光閒散在家可否令全前去武侯道甚善可併
奏明待後兵到留下三千補足鐵石道命修表奏上
令副將白瑩守關自抽兵全方球都瓏游光往守青
牛山武侯次早離關取路晚到丹鼎城守大夫盧駱
接迎入城稟道翼龍有將官在此伺候五日了武侯
命人乃係上尉由潤前來參見道奉監國軍令使未

將全韓在雲垂小豹領兵船迎接，未將在此，韓在在
柳岸雲垂在陰樞洋，小豹在船泊新岸洋，令君侯路
出于此，未將使騎飛會一處，速回新岸，武侯點頭再
問盧駟道：「此處可聞寇信？」盧駟道：「近日頗多，北邊百
姓投奔城內，據云沿邊受寇侵掠，死者頗多，惟棄家
逃者得免。武侯嗟嘆，當夜無話。次早出城，往新岸進
發，中時已到，船亦放來，韓在禮畢，武侯等上船，小豹
并眾將悉見盧駟回城，順風拽篷，開行十餘里，忽見
後面兵船數百，號揚帆追來，却不係浮石旗號斗樓。

瞭兵報上、武侯令道、且差快船迎去查問、小豹跳上
八翼解艦、飛棹過去、那邊也有滿篷駛來問道、前面
係何處的船、小豹道、係丹鼎城號船、你們係那裡的、
來將道、係天印的奉監國令、差將官何昭何同心領
戰船二百號、水兵六千前來聽令、小豹道、將停泊何
處、來將道、已有申文請廣望君鈞命、而今停泊新岸
小豹道、新岸恐寇將到、不如且泊丹鼎港口罷、來將
道、將令不敢違、你們後面船往何處去、小豹道、往雙
龍進發、來將道、如此甚好、有書一封、係監國拜請上

國武侯安的可煩帶去。小豹道：「武侯現在舟中，何不取書前來面呈？」那將大喜，返棹而去。取了書，同何同心來。小豹見過禮，正欲舉帆，忽聽後面喊道：「有緊報煩請前船暫停。」小豹看時，却是丹鼎洋快船飛也似來。小豹乃揚帆向前，須臾到大船上，稟明領何同心的書，看畢，卽令何同心回船。與小豹往泊于玉溝島。聽調二將去了。快船亦到，報子進艙，叩稟道：「鐵將軍死節，北寇十餘萬劫掠沿邊一帶地方，擄百姓以爲

兵飢民附之告以國內虛寔所向無前北方十餘郡
遭害最酷武侯驚道何速猖獗至此再去探聽記功
領賞正是蒞民守令如賢德耗國豺狼恣獗猶未知
寇勢究竟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三十五卷

衆邪悞置蚊聚成雷

三將臨危舍生取義

話說雙龍之北最巨島曰屏風其四面沙洲島嶼大者有無烟鳥風廣溟鳥沙杓子飛鴉元光漠漠等名其小者不可勝數所食無菜蔬五穀惟逐獸擒魚所衣無錦葛絲麻惟魚皮獸革工用五兵蔑顧法度尚努力爾棄禮義重橫矮而賤直長凡見貨貝必得而

後已雖父子兄弟未嘗相讓結筏刳船四出邀截雖
死不悔遇有折肢傷體至親亦莫矜恤視同路人爲
浮山最壞之地所以各國有作奸犯科者皆竄于此
世代相沿習以爲常先時來者稀少不能爲患久則
戶口繁盛強壯衆多漸事樹藝自相彪以後浮石莊
畢牛包浮金節子鐘羅各黨接踵不絕凡犯十惡之
徒又俱潛逃躲避于此而爲之用若是各處爲政者
早慮衆惡成羣而分散安置也不致大受其害皆因
未籌于俄先所以此國犯法之徒竄來彼國犯法之

德亦竄來此犯竄來北沙彼犯也竄往北沙衆惡相
濟結黨同心引誘土人得堪勝兵者二十餘萬也是
合當有事屏風島四面大小各島洲漸上淤成一片
南北數百餘里東西二千餘里南邊又有天生石堦
如長蛇般護于外面形勢險峻端的非凡其間爲之
首者浮金威敵侯相彪淨石滋菜關鎮將牛市之子
牛連相彪自竄到後其黨萬勝等使白額虎之弟白
面虎將彪家私陸續搬運交還相彪以之滾剝厚利
延接武勇招納流世有廉能賀德苟新施懷卽費等

暨許之子即勝祖宋佳之子宋仁管夏之子管靖
顧河之子顧垂包靖之子包瓊俱依傍爲生莊無爲
畢志改相附和黨羽衆多士卒壯銳共推栢彪爲首
氣象規模儼然大國牛達居于無烟島身而且譎貌
視衆人奈貧而無資惟交接得錢猛之子錢如山安
大壯子安德勝羅多村之姪羅繼羅括鐘受祿之子
鐘圖泰包赤心之子包慕光等亡命少壯及土人哈
氏七雄佟家五虎并麻賴番巴巴即葉習戚土等各
姪強梁亦有衆數萬及千秋節後復有衛國之子衛

斯文行夏之孫、文三、吳簡思廣之孫、閻觀射錢世遠
之子、錢萬隆、石可信之子、石中、許成仁之子、許爽、胡
爾仁之子、胡益、陳德言之子、陳英傑、并余、大忠等二
、錄、箋、上、之、楊、充、雷、善、將、封、金、布、蕭、宏、連、登、查、清、龔、得
、以、逢、捕、方、在、筆、石、樓、石、岑、山、峻、高、風、高、郎、子、書、凌、青
、看、凌、青、漢、等、俱、係、牛、達、少、時、相、知、牛、達、竄、到、島、後、諸
、人、常、時、餽、送、往、還、并、邀、約、來、島、相、敘、其、中、陳、英、杰、石
、中、衛、斯、光、極、狡、猾、牛、達、結、為、死、交、垂、涎、相、彪、富、庶、常
、欲、圖、之、因、其、兵、多、糧、足、而、未、得、其、便、迨、石、中、等、到、衛

新孫郎敬酌表弟前去拜望得知何新即費疾白面
虎之驕與肆志莊無為謀欲去之而不能衛斯歸告
牛達乃指稱新孫家飲席間言白面虎驕做怪人以
探之畢志道如果才是壓聚也還氣得他過荀新道
豈但墨水金無連題身也不能開筭甚麼漢子怎怪
即將軍欲甘心被緣力量單弱而忍耐耳牛達道
四公如有所娶姓牛的無不踴躍荀新即費齊道牛
將軍真的麼牛達舉杯灌地遂誑言者如此酒荀新
即費出位稱謝范畢德意讀牛達道須得有便方

能效勞即賈道後日相夫人息氏八十大壽勢必開筵待席散後掩而掩之莊畢道以其家資五分分散衆人五分存公濟用豈猶有不遵者牛達道所謀盡善小將奎期託事先歸整衆待宴畢而往四公須要勸其暢飲畢志道小將同莊大夫勸飲荀即二將軍再心接應牛達喜道如此更妙當日各散只言第三日牛達送過壽禮復往拜賀相彪率幼子相瑱陪宴片時並無爲畢志又到開懷暢飲牛達起身道早晨猶有俗務未及分撥暫待告別少刻便來奉陪相彪

拉住道：「有例不可棄親之事，必須親去。」牛達道：「作日金蓮馬石猶專執邀往彼處與童據仁面議，與兵復仇。回書已經寫就，須親交來，將當面可囑開發動身。畢志道：「這係必須自去的，但不可爽約。我等在此守候。牛達道：「豈有此禮？百里之遙，上馬片時就到了焉。敢失信相處，送出回席，復陪眾人。原來雙龍島當破廣望君破時，童據仁深仁受戮，其弟據仁年方九歲，有石犴之弟石猶潛負藏匿。晚間出來探聽，得知禁令無搜惡族之條，即暗邀同鐵鵠之弟鐵筆及未受

傷軍官各將家眷細軟運行裝載巨艦揚帆竟險躡
避初居于杓子島後見沙洲長合失其隘壘空階拍
彪右邊牛達氣勢相聯恐爲所併乃移于屏風島育
牛偉人之子牛駢正曾景之子曾必燕府章之子府
祕音亭之子晉梧林遂鴻之子遂塞思林亭之子林
號林琦顏兆之子顏島易種之子易哲後佩之子後
吳等先已在上居住見石猶橐囊充盛屢行借貸石
猶探知曾必祿等并不窮困意在吞噬乃四出探訪
形勢見金蓮島險峻餽禮借居卻延貪其禮物便指

金蓮島北邊四辦峯頭之地與石猶等爲家童據仁
漸七長大暗到雙龍見峻嶺盤纏膏腴沃壤民殷國
富兵壯馬強心中切恨常有復仇之志所以交結各
島知牛達猛勇黨羽彪驍更用心結識又聞浮石誅
殺多人逃亡絡繹始決意約牛達出兵議定得勝浮
石歸牛達雙龍歸據仁所以專書遣將約期牛達因
船裝衣甲器械雖辦齊全仍少錢糧物料欲待圖得
相彪再訂時凡四書昨已打發去了因相彪切問隨
口如此回答當下到家卽令土豪葉涉據領五卒戚

軍盜領我軍前在栢彪村落循環窺探騎兵在三里
之外其寨在栢彪家中迭相傳報葉沙珠戚擊滿潭
領軍謝素後乃暗集人守栢彪使羅繼衛斯錢如山
許其各領精兵五百到彼分關巡翼自領精騎二千
帶騎陳英悉石中為護泰令鍾圖泰領二千精騎接
應方在栢彪相為勦令包校錢萬隆領精騎一千葉
昇鳳島友並畏聞觀射領精騎一千接應分撥已定
後處騎士報進道客已散牛達令各營飽食領羅繼
等上為羅繼如在栢彪暴雨時即到令羅繼等各由

俱巡進牛達令止殺掠查點栢黨俱已盡絕令分頭
搜羅各死者家資并招降人民兵壯到天亮時紛上
來投牛達即令四處勸諭管嫻散并嶺景郭托作等
皆情願歸順第三日巡近陸續俱降男女共得四十
七萬三千五百餘口馬四萬餘匹資貝無數糧食山
積包救等襲屏風島一取到已殺暗入得斧農城矣牛
達令將糧食存貯資財盡號運往屏風島十日清訖
牛達得了屏風島招安曾必祿等見斧農城四面陡
峭有十餘丈高以爲天險居民稠密強悍勇猛好不

快活軍資廣多兵馬壯盛及心益熾選揀兵士得二
十五萬約會童據仁復令哈里藻邀齊諸島爲後應
自選兵二十萬霍以筏進發又遇浮石職守西邊諸員
弁因余大忠等以平絡斬除籍沒家資料知平素交
結實情必然敗露此罪犯難辭潛逃投當日牛達大
喜衆人哭訴緣由牛達分別委用將到金蓮島接得
童據平文書已經率領精兵三萬戰艦百艘帶石猶
鐵準白鷺元鶴等以鷺等諸將作先鋒向陽光嶺進發
矣再說鐵佳自以平閱調到滋榮見陽光嶺控北帶

東乃副將鐵柱白草守滋萊自同蒼敏谷虛分軍
來嶺屯紮及聞牛連等反叛晝夜瞭望當日見敵軍
上岸令蒼敏谷虛各領兵五百伏于十里外山中有
谷名囊箭形勢一旦表叢禱最好藏匿自帶兵一千迎
進正遇鐵準舉翎衝來便舞鞭迎上闕過四十台不
分勝敗見鐵準武藝高強架開金翎詐敗而走鐵準
性起引兵趕來已入伏內蒼敏谷虛兩邊殺出鐵柱
翻身回戰鐵準心慌使翎俛力打下鐵柱閃過鐵準
將翎舉起鐵柱趁勢左鞭白下挑上右鞭自上擊下

打傷鐵準左腕，鏘鏘劍拚命殺出重圍，恰逢蒼敏挺戟起來，鈎住左右，用力挽拖，便起勢斜入，順劍掃砍，蒼敏措手不及，止爲所殺。鐵柱飛馬早到，手起鞭落，擊得鐵準頭折而死。所帶將士三千餘人，不曾走漏半個。後面童據仁引兵驟來，只道鐵準在裡面，打仗輪刀殺入谷虛，將鐵準首級劈面摔來。據仁認得魂飛魄散，谷虛發一聲挺矛，當心刺入童據仁。急閃時，已着脅窩翻身落馬。衆將捨死救回，這邊得勝之兵，勇氣自信，鐵柱領着，由左截殺谷虛，從中驅逐，恰如

秋一雨。林春風吹柳絮。後趕前奔不能駐足。直至
昏暮乃止。董據仁將到海邊石猶正領兵來迎。管前
鐵準同軍蓋歿。肩窩受得重傷。石猶道勝敗不足爲
奇。且回船調養。董據仁上船敷飲靈丹。次早平復。便
欲領兵報仇。裨將元鶴諒道。瘡口雖平。元氣尚虛。豈
可輕動。白鶯道。銳氣已失。必須養之。況戰鬪甚長。何
爭在此。一日。只見鐵準之弟鐵鶯哭道。島主且在船
調養。小將今去報仇。鐵柱若活。誓不回營。董據仁應
允。令領兵五千。同白鶯前往。石猶見令已出。不能諫

山方將囑小心鐵白二將答應領兵殺奔陽光嶺谷
虛遠七望見敵兵前來對鐵柱道童據仁昨既大敗
今日猶來兵雖畏懦將有必死之心不可迎敵待武
備雍伸等接兵到齊合戰可也鐵柱道冠鏡已挫正
好剗除若待武備等來彼接應之兵亦到氣復盛矣
谷虛道現兵不滿五千內中有多昨日受傷者若係
俱去則嶺空虛若分兩守何能抵敵仍係待援爲妙
鐵柱道我引一千兵前往覓可而進將軍領餘衆居
守也當日領兵一千上馬下嶺迎敵谷虛終不放心

揀選二十未傷軍士俱命能乘其餘服傷者令坐而
穀驚于傷者令立旌旗之下安排領腰兩旁手足俱
傷者令坐于嶺上乃率兵士接應却說鐵柱行到山
外正逢着鐵鷲使兩柄渾鐵狼牙棒冲到并不打話
奮勇便擊鐵柱使鞭相還圍有三寸餘合勝負未分
白鷲後軍文到兩翼合圍鐵柱見軍勢漸弱架開雙
棒拚合衝殺無奈鐵鷲白鷲隨往裏聚東冲西撞俱
屬無用正在危急忽見西南角上敵軍回頭鐵柱卽
隨率衆衝出正遇谷虛同武備殺入鐵柱大喜只見

石猶亦引生力軍前來救應鐵鰲拼命截住兩下混
戰忽又聽得鼓聲大震一齊當先由北馳到喊道鐵
將軍吾乃雍伸副將烏剛帶兵二萬飛趕來也手起
斧落將白鶯砍倒鐵鰲石猶見折了白鶯連慌收兵
逃回谷虛不捨策馬挺矛追上鐵鰲大怒舉棒再戰
二十餘合不分勝負石猶見後面鐵柱趕來連慌挂
住金鎗取出彈子開弓急發正中谷虛額角矛稍鬆
緩鐵鰲逼入舉棒打下連慌閃眸遮攔不及左臂傷
折拖矛轉馬鐵柱等馳到擁護回嶺兩下收兵童據

仁見又折了白鳶與石猶道明日我當先元鶴居左
鐵鰲居右三路取嶺兩在後接應各引兵五千餘皆
守船石猶道此嶺須擒得鐵柱方可言取明日雷鐵
將軍守船我們三人去罷董據仁道鐵柱亦係勅敵
今又添到人馬我之兵將尚不敷用豈可又畱勇將
下來仍係分三路前去汝接應爲是謾談不聽石猶
的話且說鐵柱回嶺視谷虛臂已折斷令軍醫診視
治理謝武備烏剛道今朝二位將軍不到小將幾爲
敵人所算明日董據仁等必來我們分三路而進迭

戰以破之武備烏剛齊聲遵命次早令武備領三千兵當先烏剛領五千兵居後自領五千兵押後下嶺飽飡而進武備出得蒙筭山見鐵鷲已到列成陣勢喊道可叫鐵柱來爾不必枉送性命武備大怒挺鎗就刺戰到五十餘合元鶴從斜刺裡殺來烏剛策馬接着鐵鷲見武備鎗法漸上散亂緊上逼人揮棒打得武備落馬翻身下騎抓取首級足未及地武備身隨捨起早到左脇鐵鷲急隔武備轉手搶到正中鐵鷲咽喉死于非命此名落馬奪魂槍先到左脇的乃

既擒鐵誘敵架隔廟裏倒筍出其不意方係拾餘武
備取得首級便上山馬馳來夾攻元鶴石猶兵到見鐵
驍回走又者不見重據仁乃鳴金收軍元鶴敗回關
得南畔戰鼓聲洪元鶴遣此鼓聲聲定係烏圭交戰
我們須要救援石猶道仍分兩隊前往元鶴領兵加
鞭而去再說鐵柱正催後隊人馬前來忽聞嶺上小
軍飛來報道將軍莫進谷將軍望見敵將領兵往南
潛去恐其捨出嶺後請將軍隨往截殺鐵柱急令人
馬轉往南行迎個正着原來重據仁軍到中途想道

鐵柱等兵力悉敵驟難取勝聞南邊有路可以逃出
竊後何不徑由襲之得嶺順勢壓殺下來此黃忠所
以斬夏侯也主意已定更令人馬往南行有五十餘
里轉過山峽當頭迎住鐵柱大加驚異也不打話排
開陣勢方纔并舉鬪有六十餘合元鶴飛騎遠上望
見喊道我等已將敵人殺盡全軍到也正喊得高興
突然出嘴內鼓角齊鳴雄軍湧出正是武備元鶴因
有石猶在後也不將武備放在心上直向前去武備
見後面又有兵來却着不見將官再往遠望只見半

邊烟火騰上而起烏剛看道這條洋邊并無人居定
係蓋寇船隻遭焚說猶未了石猶馳到叫道快納下
首級罷望甚麼東西武備道石猶爾家巢穴俱經燒
燬還在此耀武揚威麼寇軍隊內發起喊來石猶回
看東北半壁都爲白烟遮迷心內大驚慌令後隊作
前隊速趕回船親自斷後烏剛道彼心已亂可邀而
取也武備道石猶智而且勇未可輕視况係歸師今
若追之則童據仁元鶴乘我之後此刻且回前殺得
童據仁元鶴回取石猶如振落耳烏剛加鞭道有理

官長夢

卷三十五

七

追元鶴去二人趕向前來這元鶴因軍士回頭望
後軍見烟漫起嘈嚷轉騎觀看鳥剛飛騎到來從旁
挺戟刺入元鶴慌舉鎗隔開武備槍又刺到元鶴雖
然驍勇奈在驚慌之際如何當得住兩隻猛虎不曾
十合被武備鎗中前心結果性命童據仁不能勝得
鐵柱忽聞元鶴殺到大喜勇力加倍又聞教合聽得
兩邊軍士高聲道好大火也好大火也慌隔開鞭撥
馬背時正係泊船之處胆顛心驚落荒而走武備鳥
剛正在後面趕逐敗兵忽見童據仁敗下陣來鳥剛

連慌截住斯殺武備只做不見讓童據仁過去因搶
往馬糞門劄進直入腹中那馬痛倒便將童據仁翻
滾下來烏剛畫戟已到童據仁加架不及扭身棄刀
挺得戟搦武備槍又刺入據仁左手接着夾住捨死
拉奪衆軍齊上剝倒據仁再分殺敗軍鐵柱趕到見
童據仁已死大喜道只走了石猶我們且追到海邊
看他係何景狀武備烏剛隨着馳向東北行過多時
見蘆葦旁邊有寇屯聚意料石猶在內將到跟前只
見人衆盡將兵甲拋棄去却係本國軍士三將不

解有數卒走來泣道谷將軍爲敵人所殺鐵柱驚道
谷將軍居後調養敵人安能殺之莫非嶺被襲取了
麼軍士道谷將軍在營望見寇轉往南卽令飛報請
將軍隨剿後見敵收兵不上船復向南行又令報與
武將軍烏將軍同來接應料船上存寇無多乃將前
日所得敵人衣甲選小的們刀斧手五百名穿着下
嶺進北轉向東來見有小艇纜在岸边解下渡上大
船守將不知前來詢問谷將軍手起劍落砍翻入水
小的們殺死百十名寇兵各將軍令將衆船纜結成

聞放火延燒各渡河岸將將軍道敵人見火必定心
慌趕回戰等伏將軍道取之乃回來埋伏如此
片刻賊兵倉皇逃避將軍放過大半再上馬殺出
敵兵驚亂識認不清谷將軍被死兵將無數隨後有
十飛騎奔到自誇舉斧斫下未曾防備頭角遭斧劈
落半邊谷將軍只得一隻手頭又受傷拚命戰得二
三合交架不住正被砍死那將帶百餘敗兵上小船
不顧命的地逃了賊將笑道原來這大功勞係谷將
軍斬盡賊兵無遺因趁勝同回上嶺再說石猶趕

到敵水寨遂欲乘隙道中計將重據金錄必無生理
到得辭遣大船渡海將上小船趕回金蓮島起兵復
仇遇元獸島正逢清平遠的大殺石猶哭訴軍敗情
形牛達道一番勸光顧爾取不得損去三萬雄兵數
員猛將督領安能望深令與汝老弱三千大艦十隻
海去如此此上燕可復仇我這裡自有調度石猶欣
然領兵過船轉航去後牛達得集諸將筵宴享畢使
牙將捧出大竹筒令諸將於中各取一籤兵馬地方
俱開說明以於其限日就舉兵行當夜盡歡而散再

說鐵柱武備烏剛回到嶺上將軍據仁元鶴鐵鷲首級祭過谷虛春敏葬二將于嶺之南限几陣亡將士俱附于側築墳楸樹終日而畢大開筵宴賞賚將士正暢飲時只見望樓上小軍進來稟道適有寇船數隻聯帆而來不消舊所往左边去了鐵柱使騎卒往北探探有兩個時辰席散騎卒回道共有大船十隻分散泊候上岸擄掠次日報到海邊庄鎮市集受其荼毒廬舍盡空望樓小卒又報道寇船又往南去了烏剛道可往申途徃彼重載回來截而取之鐵柱道

橫志不若選奪其船便彼歸矣吳穴可不戢而屈之
乃賊軍三千自領先行令武備領軍二千接七鳥剛
屠味對船自疑下等來到船邊有猶恰好回來遇個
正着賊有主多合武備已到石猶棄馬奔上小船
趕莫不棄揚帆而去鐵柱等奪得四隻見好西南風卽
趕打拽滿各逢進去武備喊道石猶奸詐恐有詭計
不可趕無奈此懸風盛前船那裡聽得清武備惆悵
令騎士飛報馬剛得知亦同開向前來可怪連鐵柱
的船都望不見了疑爲舟楫所隔及近跟前看時却

係一片排城又聞喊殺之聲知係鐵柱受困正欲尋
路救援忽見烏剛揚帆趕至胆氣更壯分頭尋不得
入路天色將晚料想鐵柱難救恐嶺有失乃循着排
城倒回可怪亦尋不得出路四面如銅牆鐵壁身剛
棄戟爬上桅頂見鐵柱船檣已入島中鼓聲漸起再
看排城之內俱有兵士伏着乃下與武備說明武備
道只有舉火以燒耳及于船內細尋并無發火之具
嘆道不期今日悞喪于此乃卸甲除盔細紮加緊腰
間取出兩柄銀鎚跳出柁樓解救使行身隨鎚轉直

躍入排城之內伏軍齊起喊殺連天島剛復緣桅頂見無數兵將圍住武備料難入救乃取出鐵胎弓探得金彈子擇向前的兵將彈去一彈一個打倒無數滿囊金丸片時都盡看武備愈戰愈勇打死的兵將更多忽見許多軍士各持魚網不分彼此滿蓋撒來武備閃出數次踴躍趕殺落後正遭網倒敵將攢上搥鎗并下腦裂而死島剛失聲嘆息墜落頸折而亡再說鐵柱追石猶看毛漸近石猶駛入島邊港中鐵柱奮勇追逐步邊軍士喊道這邊島岸如何是木頭

的鐵柱細看却是木牌上豎的排塔情知中計急令
轉舵退出無如西南風勢比前更勁進易退難木牌
漸逼權來塔下無數大小因洞內中銳首撞杆伸縮
不止鐵柱見前有島口乃令進去再作道理入得
口時內中伏船殺出鐵柱使銖刺倒數人後面的賊
兵俱不敢上前只是發喊鐵柱棄戰提鞭躍過對船
奮擊軍士亦隨跳上砍殺盡絕木牌塞欄島口船無
由出看兩邊山勢均是光滑黑石不能住足細尋隙
內以有細軟處無糧食餓過兩天軍士多有倒者鐵

柱問道：「此島何名？有認得的軍士？」遂此盤蛇島也。與金龜島相對峙。立鐵柱，驚道：「盤蛇外寬裡窄，惟頭平可住。今既不能出，又絕糧餉，如何待得救兵？」正躊躇間，忽聞有隻小艇到，船邊軍士查問：「船內走出個儒者，裝束的人來。」答道：「鐵將軍魯毅，勅求見軍士。」回過鐵柱，嚴勃上船，禮畢，道：「往歲屢蒙青照，至今夢寐不忘。」鐵柱道：「往事免談。今日之來，有何話說？」嚴勃道：「牛領兵夙仰將軍英雄，願結到頸之交。」鐵柱道：「住口。彼係背叛逆種，理宜正法。國家恩赦不誅，則當感。」

戴君仁于生生世世胡爲反結羣凶安心爲賊其
豈勝誅乎今爾來此我只道牛達悔過自新無路求
代爲奏明耳乃討不出此殆畜生之不若也爾爲之
用尚是人乎掣劍作色道若非故舊一劍兩段速去
照會牛達備辦受死嚴勃再欲開口只見旁邊兩個
家將推扶下船嚴勃去後鐵柱恁猶未息家將雲霧
道處于絕境何不詭從之再想良謀鐵柱道汝未之
思也從之而遭誘殺是身名俱損也卽不死而無可
乘之機幸而成功執刀筆者謂已降敵因不滿所欲

而更疑也將何所辯訢耶若係小島之主則可爲之
于死中求生今乃大國堂堂之縣且朝內奇才異能
者不乏其人智謀遠勇之士何勝屈指節義而死豈
愁無執仇洩恨者乎向聞西照長云人生浮漚泡影
得所卽死切勿亂步今日方信此言之妙也雲霧諸
人點頭嘆息忽聞船內喊道船板都漂浮起也原來
牛達見嚴勃說鐵柱不動立將嚴勃斬首隨令熟悉
島內水性的將官海鷗海鵝領軍沒入將鐵柱船底
架眼放通水漸自上船漸沉下衆將士或持篙或抱

綽紛流赴水逃命鐵柱安心待死。正着不動。忽然落
拽由後到來。鈎住肩膊。雲霧連慌。撥開又有鈎鈎。傳
到得住。雲霧在下。拉去鐵柱。神闕氣定。救鈎到身。脚
底板浮。坐立不穩。加之餓久。力氣全無。正爲擄去。雲
霧被鈎。掙不能脫。乃拔刀自刎。而亡。鐵柱遺縛。見着
牛達。大罵叛國賊種。牛達大怒。合放牌前行。將鐵柱
懸空。弔起着五十名軍士。分十次輪流鞭打。須待叫
饒方止。鞭有兩個時辰。愈打愈重。愈罵愈高。牛達道
且止。用火香燒之。軍士割去衣褲。用火香亂焚。燒得

皮爛血盡渾身焦枯住嘴不罵時已無氣矣牛達令
拋于洋內其屍不倒立浮水上逆潮向北而去賊眾
駭然脾行次早只見快船紛上而來都係諸將報得
沿邊城邑牛達逐次登記查檢直到日暮只無望真
新岸二處信息想道趙世基談古二人雖才德優裕
然兵將倍于他處如何不下事有可疑差快船再去
打聽當晚棧到陽光灘邊有舫迎上牌來却係逆將
哈里丁因同安衛盛奪了陽光嶺望見巨筏將到自
來迎接細道得勝情由牛達大喜令會筵宴持玉觥

韓連領兵來也石猶道未必係韓連他只一人如何
兩處旗號都係韓字此刻就係韓連也不能避只須
得那利韓連利勝也牛連道地利何在鍾圖泰道控
與兩峰韓連有利牛連離此山五百五十里北通比山南
連接衆軍精進似此利便當難在取之遲恐爲敵佔
據也牛連道險阻正有韓連圖泰錢如山四將帶裨

將百員補兵五千前往據之如有敵兵在上必須奮
勇爭來不可有慢哈里丁等得令帶齊兵將如飛趨
北南嶺時辰已到青牛山下望見上面旗旌颯颯已
離者其後兵將石猶道此山形勢控帶非常可惜遲了
哈里丁進來遲難道就能了况上面兵將無多若不
盡力收取恐空手回營定然爲人所笑鐘圖泰道且用
戰書以誘之他下瑪再攻未遲哈里丁道那裡守得
石猶道軍士已餓已極已極飢寒困殆仍是先下戰書爲
是也

投遞又見探騎報南邊有韓字旗號大隊到也哈里
丁提刀上馬道且待我去抓得首級回奪青牛以免
在此間坐石猶道只奉令取出并未奉令截殺多甚
庶事哈里丁道這軍若不先除使成犄角之勢山更
難取乃帶五百騎兵如飛而去行到三十里上只見
一簇人馬不徐不疾而來纛旗上果係韓字哈里丁
高聲喊道姓韓的可將首級留下再去這簇人馬却
係永珠巡邏的因出關往南邊第一日清辰飽餐前
進忽有探騎報道陽北嶺見失寇兵往西直進永珠

想道非有萬姓山崩地陷未有兵守若被寇據着
則有在焉新必領禁于止申報請命乃令兵馬依
舊因來忽見滿軍關莊遠次吃驚只道係山已失了
看那高澤的將官坐莊橋上進區高只二尺闊闊倒
是丈尺有餘想道關北沙人事重橫賤直今看來寇
定係劫敵乃持虎鞭金鞭向前道矮畜可報姓名待
俺回營好上功勞薄哈里丁哈哈笑道斬汝這乳臭
小兒也算不得甚麽功勞兩下逼近刀鞭并舉戰有
一百餘合哈里丁道那力不堪更換再來各回營食

息半個時辰，易馬出陣，又戰一百餘合。天色晚了，始肯交鋒。次日餉演上陣，哈里丁使兩柄板斧，水珠左手持金剛琢，右手使虎眼鞭，迎戰五十餘合。哈里丁架住鞭，道：「馬上英雄，彼此皆知，今步戰如何？」水珠自勇，逐鹿擒猿，非常矯捷。今聞哈里丁要步戰，正中其法。隨即應道：「馬上馬下有何不可？」乃同翻身下騎。又戰半個時辰，水珠將金剛琢劈面擊去。哈里丁斧隔不及，將頭閃開。水珠的鞭便從檔下挑起。哈里丁躡身向上，前斧沉攔。水珠順鞭往琉璃骨披擊。哈里丁

受着慌憊脚時這糸鞭復從檔中翻上哈里丁舉丸
傷裏梅命雙奔劈下水珠閃閃回鞭孳倒在地復認
定胸前連擊只見哈里丁張開嘴來血湧氣溢登時
命絕五百騎兵飛奔而逃水珠斬了首級領兵趕趕
青牛再說昨日小卒投書到山營外軍士接了呈上
鐵石折開看時係請即日交戰鐵石道我衆聞知失
去城邑擱傷兵馬孰不胆寒須待養足銳氣接應到
來方可言戰都瓊海光起身道敵人慣于乘舟今俱
馳馬山林險阻非其所長逼山而陳有輕我心且戰

而後守彼方不敢輕視末將三人帶兵下去見一陣
來鐵石道明相戰罷今朝勞矣游光道我們到此已
歇一會氣力還復寇兵方到豈及不勞乎卻瓏道游
光之言是也鐵石付兵二千兩將上馬出營方珠道
小子也去觀觀陣鐵石道須要擔心遠遠看罷方珠
怒應上馬隨到山前石猶等陣已排成井百餘裨將
盡皆刺兩臂及如山巖發風刃關出陣前喊道不怕
俺的前來要命游光挺鎗驟馬接着鐘圖泰携斧馳
出前河專看險滿酌箭曉使渾鐵鎗躍馬道取汝首

殺將來也。斧劍并起，刀稍交還。真正棋逢敵手，高下難分。同有五十餘合，石猶在旗門下安上，勃怒認得。戰到磨機飛矢，正中御璽右脇，翻身落馬。鐘圍泰加上，一斧登時畢命。游光見勢不好，只得敗陣。拖箱而走。三將驟馬趕來，方珠見敵將阻橫，按納不住，取出兩柄金鎗，衝向前來，喊道：「不必追！」小將軍鎗到也。錢如山舉虎就旗，方珠左鎗挑開，右鎗潑火。錢如山慌將刀柄擱隔飛鎗，又到連忙閃避。已將手指折斷，三個葉刀迷回。方珠追去，忽有飛矢射來，用鎗撥落。認

得位旗下一時死卻確的賊將及捨錢如山直入陣內
捉取石猶丟弩使斧迎來鐘圖泰背後趕到方珠早
已分開雙斧攔腰剝過鞍夾回馬飛鎚擊去正中鐘
圖泰面門被鎚而死陣前百十員裨將見石猶遭擒
圖泰喪命如山敢逃兩時出馬搶奪方珠只做不見
回到陣門將石猶擊下單鎚向百十員將內殺來諸
賊團團圍住上下四面都係攻入的兵器這柄金鎚
使發只見金光團團滾滾并不見人凡碰着者無不
折傷紛紛落馬層層密密打得稀稀疎疎餘者逃回

方珠石級馬拾道歸陣寇內衛有不服的道他口雙
哥文非三頭六臂難道輕輕讓他去麼說聲方了欲
報仇恨者性命每因方珠再轉馬頭不迎追來的將
士却初敵陣內殺法這邊追的又趕回營方珠如入
無人之境斬安松橫敵兵四散奔逃然後尋着郝瓏
屍首拿獲軍士送回山寨石令將石猶心肝取出果
下首級祭旗鐵柱香爐武備烏剛郝瓏等不題再說
牛達在嶺盼望望真新岸兩處捷音忽見鐵如山奔
歸牛達驚道如何獨自帶來錢如山下馬道小將到

彼先與郝瓏狼鬪殺死郝瓏卽追趕游光敵營中出一員小將使兩柄金鎗驍猛無北戰得五合右手中間三指俱爲打斷掉去小將見勢凶惡只得敗奔回來請添兵將救應牛達道哈里丁何在錢如山道聞南邊有韓字旗號兵來他迎上截殺去了牛達道天色已經過中多時再起兵前去如何能戰哈里丁石猶等自然紮定營寨明日清晨下去不遲錢如山退往後營醫治約有半個時辰只見殘兵敗將陣陣奔回告訴石猶被擒鐘圖素被殺禪將打死四十七員

五十三員莫不帶傷兵士折去一千有零牛達驚道
鐵石武藝也只着中此小將自何處來明日且去會
他當有軍士報道衛將軍已到營前牛達出位相迎
衛斯道小將哈里藻石中陳英杰四出約會共得兵
士二十萬有奇挑得精銳十二萬健將千員哈里藻
石中領來泊于黑蜂洲陳英杰帶八萬剩兵回島訓
諫小將先來報知牛達道有勞辛苦衛斯問道所發
令鐵可俱成功牛達道除望真新岸餘俱成功令又
接得各處招集精壯飢民數萬十餘萬不等軍聲大

振綱新振頭道新岸無備緊要望真乃北邊大郡越
世謀而能斷因安陸展熟練兵士久不見報少勝
多費呵連遣猛將接應半達公哈里喇羅括領兵立
千往望直接應再將取不得青牛山損兵折將的事
說與總帥會新道關武侯勅示名喚方珠并龍銜之
好名喚龍銜龍銜絕倫此小將非方珠則龍峰耳勇
却不是龍銜龍銜手邊最能持重青牛山又極險隘看
來那龍銜龍銜亦不能逾陽光嶺而北爲今之計
只好直衝南嶺取北山關以爲進路或北山關另有

名將鎮守則距葡萄嶺以斷其歸途望真若下則
嶺外其衝衝埋沿邊城邑可長有也牛達稱喜道算
無遺策遂遣使再達燕兵將前去佔住葡萄嶺以便
進退此其獨斷獨行要精兵猛將辦此第一件要
事牛達乃命使老薩麻里賴羅繼曹航濟領飛駝五
千作先鋒令康解賴安德盛領兵三千接應令苟新
施讓即着祖府密自帶諸將同衛斯為後隊下嶺往
北懸發次日到時佟充隆策馬正欲上嶺羅繼喊道
佟將軍不可這次那颼颼的不是旗旌麼佟充隆仍

往前行看那嶺隈藏着無數旌旗纛旗中間一個韓
崇勳退下來與羅繼道埋伏有兵不可輕視姓韓的
旗號係甚麼人羅繼道姓韓係廣望君怪道青牛山
頭先據住這裡又有把守今次起兵成畫併矣正在
嘆息之際麻解頰等接應的兵又到見嶺上石峯大
夫小小毒藥成球如葡萄樣子光滑無立足之處攻
打殊難乃紮定營寨後軍亦到牛達衛斯聞知嶺上
已有兵佔據方將策馬前去觀看山勢忽有飛騎報
道佟克持等攻取望真城全軍盡沒正是專心翹望

持音至碎胆驚聞敗信來欲知其詳細若何且聽下

明發解

希夷夢

第三十六卷

守令得人民安寇殄

傷殘失計險喪親離

且說望真城居北海邊習俗澆漓寡廉鮮恥男不重
耕女不事織賦稅濠平倉庫空匱郡牧趙世基以守
新岸知重體仁之功遷中大夫因與包赤心有宿怨
五朝不欠出之于外改不得美缺補授此郡世基到
任便清查烟戶無論一戶數十人及添丁減口概令

收火開除無論大小生理俱要分註明白有不上烟
百賭者蔡山或被舉首俱罰殺三石挑濠十方甲保
同論因此戶口并無隱匿查視冊籍凡生理之虛而
無用者概勒歸農且禁華糜工匠勸農教士養老尊
賢初到郡內無半月糧食週年之後得有二年積蓄
俗化勤儉城高池深乃課射藝視民之材能分爲二
隊心明眼快者課以弓箭志鈍力大者課以弩矢明
年得步兵五萬弓箭百步中的者八百火弩及六百
步者千五百人以為定額另設賞例歲時考較陞能

淫意所以穀日積日廣士日練日精凡有飢餓但不
覺其凶歉仍以蓋藏平價糶于鄰封後遇連荒亦隨
各郡申報請賑他處自查戶口開冊苛費起至領賑
到家止各種費用十分要剝去五分其間官吏之不
肖者開假庄村虛戶口又立名色曰開賑歸來曰逃
荒無歸曰流民度命種種開支是以三分飢民庫費
十分賑帑而極貧之力之民苛費無出者反莫能沾
恩食賑而早填溝壑至聖真郡凡稽查一切俱不准
行賑到惟按烟戶冊給發其間聞賑歸來者俱令各

歸本戶逃荒無歸流民度命等項則遣盧篷色坦以
居之需餉以粥亦給弓矢使之學射五十步中的者
加食雖婦女皆知決拾所以金蓮佛郎機瑤樹橫琴
等寇侵掠沿邊郡邑俱不敢近望真洲岸及午達派
分諸將領兵搶奪城池先俱使有奸細隱入以為內
應再視片城小將庸者派一將兵三千城小將能者
城大將庸者派二將兵六千城大將能者派三將兵
九千望真却派四將精兵一萬二千他處俱聞風而
下飢民且多為之用不為用者以旗節誘引亦皆順

卒有知禮守義寧死不從者則大肆其毒焚燒以
滿方殺男婦老幼無遺寇酷辱之若置盛于地獄等
劫安堵如故流民且為國難寇所以牛達兵將
歸載肉外不殺反將好細擒獲研得寇情如何治理
請度形情通與且聽細道其詳當日牛達命籤掣得
獲取聖道者乃克特余布儂崇隆迎登四將點齊
兵馬上船過海泊于青藤州上岸直趨望真城擁到
壕溝前圍寨看惟見大門緊閉克特等紮寨守待
內應絕無信息夜間仍默如舊乃令填壕攻城奈何

深水急勢不能填，金布使四面折屋，結筏爲橋。片時
卽成，克特令步兵騎卒先後浮渡。金布所領三千
將士留於營內防備。克特等過家，令軍士折筏，結
梯，置於城牆。正欲齊上，忽聞鉦響，灰餅石炮如烟霧
混蓋中者，無不受傷。梯俱毀壞。克特等并未傷。騎
兵鎗馬欲渡，未傷。步兵欲過濠，忽又聞角聲起，弩
箭紛紛如暴雨驟至，連登先被射沒。克特等勇無
用處，同九千軍士無一漏網。又聽得炮響，城開。金布
見銳氣折盡，便令退走。城門開處，湧出強兵。金布加

鞭驅驢背後如風追趕走得二十餘里只見前面盧
峰邊許多民人夾路而立行近跟前飛箭迎射後有
槍兵又不敢退只得奔前爭鬪無奈馬爲矢斃拚命
逃脫三千軍士盡爲射倒都係一尺二寸長的弩箭
貫穿腿腳棄姓發作俱不能起追來的將官是陸景
見金布逃去飛馬開弓應弦而倒這射傷寇衆的係
盧蓬內之飢民當下陸景令俱縛起解往大營記功
飢民得命各取麻繩草索齊捆起來拖入城中去了
陸景帶兵直到洲岸渡上寇船將二十四號內守兵

蓋行殺死起石向西駛人柳港令齊纜著次日登山
總到南樓見葡船領上荷軍屯紮乃策馬覘之却係
本國旗號加鞭上去忽聞喊道來的係陸將軍麼答
道正是陸辰跑到看時却係韓曙珠連慌下馬趨前
道小將韓曙如何在此釋珠道奉令巡視昨日見葡葡
船領兵已分將士把守到此見有徑可行欲再留裨
將領兵二十於此陸辰道寇兵萬餘到望真俱被伏
兵殺盡又得大艦二十四隻牛達應胆寒矣曙珠道
雖勝不可輕視牛達煽惑北邊久矣今又群惡相依

賊者盡其譎強者竭其狠死心爲效斷不輕已小將
帶兵巡蒯葡萄酒二嶺過去將軍可全趙大夫商議
各添兵守之陸展道卽日發兵屯紮請小君侯放心
拱別下嶺回到東郊只見趙大夫在那裏看軍士打
大坑埋寇屍原來趙世基自往年鄰郡遭寇侵掠牛
達等聲勢已成逆料必有大寇臨郡因令城中凡觀
廟空屋俱作倉廩使四境耆老曉諭百姓將不用之
糧食各量過數造冊遠者運交近處近者運入城中
或近山川險隘可守之處則貯于山川險隘之內規

有寇到卽舉烽火飛傳照會入城者入城入險者入險情願殺賊者埋伏截歸號令素定及佟克特等泊青濠洲時早已覘着舉烽火報到使于濠邊分立暗記敵到攻賊應發弩發箭各件之地將士皆知不致錯亂哈出受備辦接應守城物件令陸展率精兵追補分布已畢佟克特到來亦不發作次日見寇過濠縛梯將登始令鳴鈺各種擊壓物件齊下逮寇逃避各種物件不能到之地始開弓放箭不能到之地始運弩發矢所以強寇將士九千餘人無一得脫未傷

而逃者又爲伏兵射擒趙世基乃出城將求死罪正
法又查檢所鞍馬器械所中之箭矢小號上名姓
記功各件俱給之以爲賞留貼肉衣裳以埋之今日
復出巡察陸辰遇着將收船逢曙珠的話告訴趙世
基道青牛山當守葡萄二嶺却可無虞望真若失則
須守之以度援兵今我安堵設兵何爲過嶺須直到
北山關方有結陣之地擄掠之區北山現有重兵寇
焉能舍我越嶺而攻乎今彼旣言之可發兵二千令
薄老齒妣古厚率往屯紮可也二將得令領兵去了

再令寇屍掩埋處復堆大塚始令陸展回城約來日
賞兵卒宴將士到次午兵卒受賞已畢將士俱脩辦
領宴忽見烽烟頓起自東南至趙世基道此午達探
訪接應兵也且待席散再作區處宴諸將士畢乃令
裨將利恒領步卒三千往苦株林埋伏以待之次令
田愛領騎兵一千巡視乘便邀擊二將欣然帶兵前
去在城將士以不與點為悵且說苦株林離城三十
里有十餘里苦株成叢草木暢茂乃農民收積灰糞
之所利恒兵到將無數坑屋茅披盡行放平用土蓋

掩與他無別令軍士分伏于林內，幹盛枝繁，葉茂草深之處，急切覓望不出，須臾哈里喇領軍馳到崗上，已見望真城頭加鞭前進，不覺踏得糞坑，人馬俱墜。其內將士紛紛跌入，寇衆吃驚之際，忽然騎倒兵翻，軍中大亂，乃係蘇牌手啣放于林中草內，滾出逢馬，便砍牛寇兵將，仍看不明白，羅括後到眼快，倒槍截住，蘇牌不防，右邊飛標打來，正人左眼，慌慌棄槍帶轉馬頭，飛跑利恒正全軍士擊打寇兵，也不暇追趕，只將林內林外之寇殺盡，始尋到糞坑，用鈎鏟槍提。

取跌陷之冠再說哈里喇墜下坑深糞廣要騰躍上來奈渾泥本能用馬沒及項張鬣亂跳糞汁濺高茶巾俱係唾車眼也脚不開忽有拘鈎搭着髮結向上拉提使順着勢躡立平地輪轉鋼刀果然驍勇非常凡當着者牌裂及折肢斷體傷直破層圍利恒使青鋼棍攔住哈里喇大怒舉刀上上下下亂砍利恒交架不住讓他逃去割死劊寇首級回去報功正逢田愛引馬軍巡到林中詢問可曾擒獲名目利恒道有矮將墜落糞坑復跳起來勇不可當殺出重圍飛

奔去了。田受聽得帶兵加鞭前進，見有棄甲提兵而
行者，料係逃寇，令騎分兩翼圍過來，四面攢射。哈
里喇刀舞如飛，渾身遮住，矢俱中，分堆積，將腿都圍
住了，並無隻矢着身。田受取出懷中小弩，認定射去，
正中手背。哈里喇一手舞刀，用口去箭，跳出桿堆，仍
然雙手輪使，兩脚如梭。田受加鞭連發兩弩，穿通臂
膊，透入踵內。哈里喇方纔止步，看着田受拚命奔來，
衆兵攢射，身如粟房，受傷深重，始不能前。衆軍士仍
莫敢近，箭俱完了，鈎槍手批撥不動，知係已死，齊聲

道且抬回去。與城內人衆看看這個大刺猊不題。田受領兵還城。且說牛達問探軍佟克特等如何盡沒探軍道。聞得都係射死。詳細却不得知。牛達道。可會遇着哈里喇羅括探軍道。望得有人馬上苦株岡大約是的。牛達猶欲再問。忽見羅括拊着眼睛來到下騎。只有數十軍士隨着。訴說敗于苦株林。牛達大怒。衛斯道。望真不得。沿邊各城俱難久守。趙世基猖獗若此。必須大軍親臨。庶幾克濟。牛達令佟克隆等速往望真。四將得令。領軍馳去。牛達亦催兵前進。行有

五十餘里後面報馬驟來半遠問有何事那軍取書
呈上却係陳襄杰的拆開看時乃因玉帶圍沿邊訊
地數十處各報有官兵船隻停泊恐係會必祿等約
來相應外合件達大驚道此浮金雙龍料我遠出高
內必墮教乘船取等巢穴絕我歸路也衝斬道青牛
既有猛將猛兵又有謀臣要路攔斷浮石此日難于
得志不如回去先清根本再作後圖所得城邑料諸
將士不能堅守莫若盡行撤回各處降民可盡棄之
所有子女玉帛運上筏去牛達道此刺也只好如此

卽發令精兵飛騎照會諸將收軍棄城回去令衛斯
帶三萬兵同諸島未上岸之衆先歸堅守險要自待
各處兵將到來齊全同歸衛斯正欲行時又有探馬
報荀學禮領兵出北山關到青牛山下立寨牛達道
荀學禮我知其能并未經過大敵如何爲得將順便
賊之回去衛斯道不可輕視小將雖未悉其韞然會
觀其亦棄寨走而後投子未嘗敗此素無大名今突爲
將况武侯廣寧君都在國中必係因材荐舉決非負
緣蒙混須緊防之言猶未了佟充隆等已回牛達道

且先往陽光嶺後下寨。明日交戰。四將得令。驟騾而去。牛達全、衛斯等。行得十餘里。忽聞鼓聲大震。喊殺連天。牛達策馬前看。却係佟克隆等。兵馬半過前山。場內忽有官軍突出。爲首將官舉大砍刀。引兵高叫。賊寇休走。麻里賴大怒。舉把出迎。又有將官驟馬挺鎗。接住斯殺。佟克隆揮軍退後。結陣自舉斧迎向前。來舉大砍刀之將。衝到迎敵。鬪過十餘合。那將抵擋不住。又有二將。飛馬趕來助戰。當先的使狼牙棒。隨後副使寶花斧。佟克隆力敵三將。麻里賴二十合上。

曹航濟挺槍助戰小將抖擻神威使戟擡開槍架
斧擊出紫金鞭打中佟克隆耳門登時斃命曹航濟
使槍從後向右脇刺來小將畧閃夾住長桿揮鞭搥
去曹航濟躲閃不及正中鼻梁落馬而亡小將將戟
高招向前殺來後面並塢內兵馬大喊齊出天色將
暮正不知有多少牛達到時已經黃昏不敢接戰令
兵退回親自斷後小將隨着追逐二十餘里始領軍
還原來遣小將官乃上大夫西青之子故庶長樊嗣
昌之外孫單名一個星字現為親軍侍衛島主因發

兵禦寇之後始信申大夫張國威所奏賑虛民苦屬
實特差申大夫顧言終遠嚴惠張國威分巡四境差
侍衛大員各領禁軍五百隨從擒拏奸宄貪污顧言
分撫北邊地方派着侍衛安鵬西星西星自幼專好
武藝齊力過人家傳戟法射法尤臻上乘當日奉差
帶四員家將稟明顧大夫請先行開道顧大夫吩咐
小心西星答道出來上馬往北山關而行路上聞報
寇勢猖狂邊城竹破出關遇着冰珠問知賊兵現踞
陽光嶺就相往復陽光直到葡萄嶺知寇因攻望真

之兵盡沒俱趨復仇便想躡其後乃沿嶺依山而行
恰恰遇見佟克隆大殺一陣連誅四將折去家將工
名知牛達有備不敢遠追連夜回轉起奔護衛去了
當夜賊衆到陽光嶺將士亦多疲勞牛達令除巡軍
外俱早安寢來日好鏖戰滿營遵令三更時分巡軍
望見隱隱人馬漸近料係劫寨連慌傳報牛達夢中
驚醒幸未解甲輾轉起來提刀出帳各營燈火霎時
如晝燭下鉦鼓齊鳴火把無數駸駸上來苟新令前
營奮勇擊敵其餘亂動者斬先鋒軍士發滾木砲石

如飛擊打，嶺下火把倒的倒，上的上，終不肯退。牛達
來到，令弩手齊射，矢箭如雨，將火把盡行射倒。各營
俱不能睡，亂到天亮。軍士往下看，去倒的都係負荳
驢羊，並非兵馬。牛達怒道：「中其詭詐，連夜無眠，衛斯
道苟學禮移步生計，昨夜之假攻，定然另有他故。」道
猶未了，只見探軍飛來報道：「奈祐兵馬出修翎郡，集
船過洋，前面嶺外海邊依山傍林，共紮五個大寨，俱
係浮石旗號。牛達呵哮道：「苟學禮用假攻詭計，偷過
峻嶺結營，我雖有內顧之憂，猶足以滅此朝食，傳齊

各營下議。賊定未刻。攻鴻玉塞。衛斯道不可。若無
人之謀。單除苟容。禮則當如此。若圖後舉。仍是全
爲是。牛達道今途被截。如何得歸。衛斯道計五營之
兵多則五七萬。安能敵我水陸銳卒十餘萬。彼意無
非欲速我去。內截輔重。邀餘軍耳。今我內顧不遑。士
有歸志。可選鋒結陣夾立。迎敵餘兵。排如甬道。輜重
由中止。船彼豈敢截。舟傳沿邊各城邑。兵馬俱原船
歸。局兩邊。再者余祐。臨陣誓不顧身。今集船隻。定謀
邊洋。攻取深。務可慮。應將巨筏分而爲二。安德盛麻

解頰俱請練軍車可令安德盛帶裨將十員水兵二
萬駕伏為伏于大慈島以鶴繫余祐令麻解頰帶裨
將十員水兵二萬駕火後并佛郎機仍伏盤蛇島以
截擊荷學禮將軍帶諸將旌師防備小將往黑峰州
全路由里深石中帶各島兵將分往沿邊巡截然後歸
守牛達依允不在話下再說荷學禮領兵出北山關
探知葡萄嶺青牛山等處俱安然無恙牛達屯兵陽
光南又接獲龍島青珠的來書知已領兵出洋乃往
東南進兵青牛山鐵石迎入塞中說過經戰的事學

傳令軍士過山下寨，擄取丹鼎。天印所泊之船，
晚用草束燈火，驢羊鉦鼓，假作攻劄。于嘈雜之際，連
道逾越，紮定營寨。天明見報，馬上領將士請擒之。學
禮道我正要他得知擒之，何爲約有兩箇時辰，號砲
聲止。大隊下嶺，結成五陣，後面軍士平列，狀如長蛇。
驍將郝麟霍授請衝斷之。學禮道：彼皆思歸之士，我
乃未練之兵，何可貪功而取敗？願待其收歸尾而逐
之，可也。傳令各營，薄暮出追。到下午時，望見寇陣已
動，始令放炮。各營齊出衝突，午達軍士因輜重過盡。

便欲收陣上船，忽聞砲聲，心胆俱裂，只捨路逃，誰敢
戰鬪。牛達也領壓不住，自相踐踏，天漸昏黑，眾寇以
止船爲得命，落水者傷而死者不計其數。學禮領軍
趕到海邊，見寇船已開方纔回轉，收得盔甲器械無
數。次日，突印戰艦二百艘亦到，將官何昭何同心、副
將司徒盛、白長明領水兵六千，居艦二十，計空艦一
百八十。學禮令將輪重分上各船，四萬軍士派八十
隻，令翟授、白長明和固別庄儲杏官靖許、紹宗政統
之、居子四圍，二十隻作遊軍，二十隻衝進，如筏爲

中營令翟拔白長明作先鋒和國別庄作左翼
國精作右翼許紹宗政作後隊令鄭麟可從
軍分兩邊巡察餘空艦六十令余何能同何
心相往修翎刺聽余將軍使用衆將遵令辦
理次日開行第三日申時翟拔白長明見前
面枹檣隱隱令強弩坐于枹邊隱板之下而
矢鏃對板孔內盾兵又伏于後邊過島旁
見有中船兩隻在前搖櫓翟拔催令速進
看將趕着時那船便俱旋轉金聲方起轟
轟密密無算兵擊一片亂響烟氣迷漫火
箭火彈砲子

如兩般來將士着火箭而火彈者立倒着砲子者立斃
船着砲子莫不摧碎幸帆篷桅板俱用梘子盪礮煎
水刷過火焚不着兩船相隔丈許翟授左手挽盾右
手持刀隨身躍過奮勇砍殺寇兵俱放下火礮易梘
接戰這邊船既相近未曾受傷之軍士亦俱走上數
層樓臺傾刻殺盡只見敵船紛紛續到火器又發翟
授并其將士連發喪命白長明見勢凶狠鳴金收兵回
帆轉桅冠船遠遠的四面圍籠漸漸近來火器競進
白長明令弓弩齊發寇多受傷乃避于舷欄下施放

火器船被擊破漸次將沉兵士受傷者不計其數
長明深知水性帶着未傷軍士令各去盛開港入流
中離遠寇船使出頭踏水而行見本國檣帆高聳喊
叫巡船上軍士聽得聲音轉舵迎來自長明率衆爬
上查點軍士舵工水手僅存五十二人咬牙切齒飛
棹到中營報明緣故荷學禮道此節那機島火器也
其人造作工巧居于西海想係遭颶風漂流來的火
器內之精者曰無影炮無聲鎗次者曰佛則機曰過
山鳥其小件各種名色尤多火器雖精五兵非所習

練得上彼船，即易為力矣。自長明道炮子大如雞卵，船板着者無不破碎。彼船何能得近？苟學禮道其若于隻白長明道約二十隻。苟學禮道將軍識得水性，便易與耳。可選軍士能于水中行走，泅伏過晝夜者百名，聽令自長明領命，選齊帶進。苟學禮令十船後，抬出大桶一隻，搗去封蓋，取出製造的純鋼新鋸，徑約五尺，形如車輪，利齒向外，圓軸居中，軸中有方孔，以受機軸。外有二木，長六尺，合空夾，鋸中有圓孔，以受軸木之兩端。用長軟繩穿鐵鼻二個，各兩頭扣橫

木之鐵釘于船底鋸二面相去三尺以方曲鐵
機入軸孔內脚踏長繩手運鐵機軸轉鋸疾繩漸垂
下雙足疊繞鋸沒及軸始行退出或先縱後橫或先
橫後縱鋸通船底數尺入水既多自然沉沒或有墊
塞卽擡搗鎚打鈎拉應無不沉矣白長明大喜領鋸
二十四面裝束停當帶領軍士過船進發風順行速
片時便得望見寇帆帶軍士于舵上入水行到佛郎
機船底下如法運鋸須臾取得六隻船底其十二塊
寇兵發起陣來仍有六隻齊心開去白長明指揮趕

新刻

卷三十六

七

上如法用錐，先之破船俱沉。軍士挨排斬取首級，有抱板抱木，俾逃者俱挽而殘之，殺盡無遺。再向前後所破船亦漸次沉下。寇兵奔前走後，紛亂如蟻。白長明趕到，亦如前誅絕。因回報功，其斬首二千四百四十級。十二隻佛郎機寇兵不曾逃去。半個苟學禮上了頭功，賞過軍士。調嫖嶠到前隊，補翟授將谷裕補嫖嶠查點受傷軍士，令入中營養息。換弩旨手二千補入前隊。白長明嫖嶠得令，笑有狂風大作，將中營大桅桿當腰折斷，打到嫖嶠白長明船上，船篷俱碎。

二將慌進中軍稟知苟學禮道此兆雖凶然以數謀
之眾終可平但歲月尚早我等同取得玉帶險隘卽
爲幸也二位可暫領後隊調谷裕司徒盛上前二將
稟道蒙大將軍恩恤小將等愈懷肝腦塗地之心旣
有定數定能逃避莫若當前殺賊死得其所請毋更
換以順天數苟學禮道壯哉如二將軍方不負君父
也二將換船歸隊開行苟學禮具文申廣望君請調
墨珠來督中軍發行去後桅已接好揚帆前進行過
半天學禮坐于船樓上望見前面一帶平山數条桅

想出于平山之外青天似碧、穀浪如鱗、正行之際、只見水底冒出一陣人來、却係本國服色、章號令快船向前查問、帶得水兵回到稟道、嫺白二將軍開船約有兩個辰時、見寇牌在前趕往擒奪、不意那牌從兩旁圍來、豎起排城、白將軍欲退、嫺將軍道、何不用火焚之、乃令各船齊發火箭、雖然箭箭射釘排城上面、奈火到便息、數千火箭用盡、排城莫想燒動分毫、四面籬緊、猶如鐵桶、嫺將軍持劍踴身躍上排城、不防撞竿當胸、撞着傾跌下來、隨遭搭鈎鈎住、白將軍向

前槍救砍斷搭鈞，願將軍墜水而亡。白將軍復遭杓鈞，鈞緊拚命砍，拚不防排城上面，搗竿搗下腦碎而死。兵士會水的逃得性命，不會水的在船上被打死。下水被淹死二十號大船，俱爲寇有。苟學禮驚道：神應何速也！素知烏風島生黑楓樹，燃之不着，所遇排城想係黑楓樹板，計其牌當有數十里之遙，斷無如此多之黑楓樹。谷裕道：請用長牙炮釘于其底，以羊腸度線炮發便可散也。苟學禮道：雖是破之一法，然後頗表非多炮不克濟事。發時自有參差，先者震動。

奔夷

卷三十六

才

而後者或斜衝擊我軍未免受傷今當由底下焚之
庶無遺悞令家丁于後艖將小號漆桶八十隻取中
約高一尺徑二尺兩耳繫釘練另盤長繩通于桶內
命司徒盛谷裕領帶水兵用船十隻爲前鋒隊裴道
領船十隻爲救應隊將木桶交付司徒盛谷裕道此
活機自燃搯火油也可令軍士抱桶由水裏行到牌
下將耳上釘練釘於牌底解下盤腰長繩卽出外而
急掣之則括動火生藥燃油着桶開而油盡從木隙
浮出水面着牌之中而焚矣每五牌釘一桶自中心

燒出敵人潑水火勢愈盛水底軍將掣繩卽回上船于四面剝殺逃寇不得錯悞二將得令使軍士將木桶搬過船來開向前去只見木牌兩頭由水底漸漸灣到谷裕令退司徒盛使軍士抱桶盡沒入水各船轉頭槳棹齊運人多力猛如飛退回分爲兩路以待水兵荀學禮坐于舵樓上觀看只見各牌騰騰烟起寇兵取水澆潑焰愈飛高牌牌如此傾刻便成一条火龍翻空浴浪烟霧朦朧燒一層浮一層浮一層着一層兵士盔甲衣裳器械糧食及篷舍毫無存留只

卷三十一

三

有牌底木頭燒去半邊黑楓樹雖燒不着亦俱毀折
淌去形狀淒慘苟學禮道數萬寇兵無有生者吾之
過也司徒盛谷裕共斬五千餘級回來報功苟學禮
令諸船小心前進次日順風傍晚直到玉帶州又名
玉帶圍探船連報船上并無兵將攔阻苟學禮不勝
驚喜令速上岸紮定營寨察探行情第三日接到余
祐的文書照會連破寇船寇後進兵屯于蠶旗島再
說余祐自修翎郡齊集兵船得四十隻又得余何能
送到六十隻便安頓進發前鋒水卒探得木筏排城

等利害報到奈祐令裨將吉烈員秀以巨猶長練鋼
鈎沒入筏底用鈎鈎定巨木將鐵貓埋深使筏住米
不能進退再令唐奉平孚將大小艘艦併排桅頂聯
絡安插竹轆轤令柴堦俞堦載石隨進次日日本筏上
望見欲使兩端灣轉圍困那知底被鋪鍊鈎定灣轉
不來官兵船上運石安于貓竹梢頭挽動桅頂轆轤
餅刃急擊排城者卽碎強弩隨空處對寇發機又
令驍將侯保解黎斌登屠廣郁和屈炎等領着搶盾
刀斧軍士船隻循筏突入剿殺礮艘自外揆攻將士

自內驅斬數里木筏三個時辰擊殺罄盡見機賊兵
搶上脚船如飛逃去木牌盡獲自點軍士亦傷七千
溺餘俱令口船殺調養仍然進發次早見數十隻寇
船搖旗吶喊而來奈祚傳令眾將聞得柵聲始許發
礮發聲來船將近旗招柵柵礮弩驟發如何當得住
碎者碎沉者沉死者死逃者逃片時間俱音不見了
來到羸旗島令俱下碇停泊申文報捷發書照會苟
學禮青珠約期進兵次日探船回報北洋直到西帶
圍并無阻柵奈祚大喜令起可扯篷趨向前去連夜

不歇至西帶圍果然無兵攔阻乃率二萬精兵上岸
結寨餘者守船且說如何苟學禮余祐兵不費力而
飯上王帶圍原來青珠使間諜探得牛達兵將盡向
湯光嶺入寇各島亦俱向北山會合乃令金耀將兵
三島之船往東帶圍進發濠汛停泊挨向西行到中
玉帶圍卽回金耀依令各汛寇兵接接連連雪片文
書上島陳英杰接得數十處警信正不知有多少兵
馬立即飛報牛達請分兵回顧窠窠第三日探得船
已遠去并無停畱陳英杰只道係曾必祿等勾通外

兵乘機報怨原來先因府秘有羊脂玉唾壺瑩徹無
瑕陳英杰求之不得含恨在心後爲曾必祿所有今
見此事卽加報文硬坐曾必祿等勾串而來請牛達
速歸先靖內亂再謀外敵牛達旣素貪曾黨囊橐充
盈又恐其心不服接得陳英杰登報回到船中令衛
斯帶禪將二十員兵三千船十艘無分晝夜由西遶
出屏風之北黑夜啣枚上島同包枚襲擄曾必祿等
衛斯領命而去牛達回到玉帶圍石中哈里藻並各
島兵亦到牛達擄首庫再令俱分屯玉帶圍令哈里

葉領本島將士下圍進渡廣漠洲屯紮自帶將廉百
騎先行令石中帶精兵二千後進星夜趕上屏風島
逢着探卒報衛斯也枚攻打曾心祿等柵塞卽驅馳
直進聞得喊聲大震望見殺氣騰空忽有敗將飛奔
逃來却係凌青漢後面驟騎追趕乃係遂塞思青漢
望見牛達巴剌胆氣壯盛翻身迎戰未曾三合被遂
塞思串鎗刺死牛達大怒趕上舉叉直搦遂塞思急
架相還首格材見牛達凶勇揮斧向前夾攻戰到十
餘合晉籍材中叉落馬遂塞思心慌敗陣而逃牛達

取出金鎚擊去正中脊梁，伏鞍飛跑石中。後軍亦到，併力追下。遂塞思加鞍將到塞門，包枚恰好迎來。見其伏鞍想係傷重，便想生擒過馬，不防遂塞思暗發鋼標，正中包枚咽喉，落馬而死。遂塞思無暇斬取首級，奔入塞中。牛達等趕到，門已關閉。看那塞時都係青光大石，疊砌成堵，極其堅固，高峻難攻。牛達石中不勝驚異，問道：「這塞何時築得？這般險隘，乃自牛達使包枚襲上屏風，彼時講和各守疆界，牛達隨即引兵南寇，曾必祿等知其必奪，併乃因山形築成高厚。」

壁壘多儲糧餉遠探近巡衛斯兵船來至北邊謀軍
先已報到曾必祿等礪兵秣馬登高瞭望見船隻暮
夜上島西邊又有兵行乃令密伏塞上衛斯趕到包
枚欲乘夜踰入衛斯欲清晨攻進包枚不信令軍士
脚枚接肩將到上邊俱爲炮石擊死乃令縛木爲梯
架起梁橋下關攻擊凌青霄在南邊指揮軍士遂塞
恩晉梧材林驍看見暗開塞門策馬帶兵飛衝出來
凌青霄使兩口鋼刀向前林驍使大砍刀接住殺到
三十餘合凌青漢在旗門下看得親切灣弓射去正

中林驍馬項騎倒人翻凌青霄復揮刀砍結果了性命方欲下馬抓取首級忽然弩箭自腰穿過落馬而亡乃係遂塞思使的暗弩凌青漢舉刀慌來救護遂塞思躍馬挺鎗接住施展鬪過十合凌青漢抵擋力乏敗下陣來遂塞思晉悟材奮怒急急追逐牛達恰好趕到打傷遂塞思殺得晉悟材林驍也失却包袱凌青霄凌青漢見塞堅峻思量攻奪之策衛斯到來指示形勢石中道塞內用水皆自外流入何不置緩筋草于澗中使毒氣散漫敵人食之自然受病塞何

不攻而得爲牛達大喜令暗積緩筋草于上流澗內
傳各軍士不得取下流水用過過兩伏時周圍巡視
壘上不見有人衛斯當先砍門直入并無阻攔塞內
皆中木毒筋緩痿痺麻木不能移動牛達令將男女
大小盡行捆縛各家資盡行搬駝發往斧辰城這
緩筋草蔓生附木白絲黑汁本性敗肝散血廣漢洲
上處處皆有中其毒者俱如軟癱須過二日藥性退
盡方愈當下等到西塞時已昏暮俱蘇醒轉來林琦
見各姓人口都在家資纍纍堆積嘆道奴輩利吾財

耳顏島道無財安至如此後吳道此祖父多積資財
陷害子孫也易哲道當日父兄以惡入今天假手于
牛亦以惡出牛非善類又將假手于人也曾必祿道
祖父原係愛子孫的不顧青天理喪良心于謀萬等
詐奪得來以遺你我生平豪華享用却不見有感頌
祖恩父德者今日如何到報怨起來難道報怨祖父
就來代你受罪麼牛驛正道此刻只有求他饒恕性
命罷了握稻道無此厚資斷不致死象以有齒遭焚
了求之亦無濟于事牛驛正道除此亦無他法諸人

無道有理及悲號乞命每中走過見着答道貨也要
命也要會必賺道我們身死同宜嬰孩無知可憫求
思想修福罷石中看見悽慘不忍欲每家有一孩子
牛達不取令俱押出待刑男啼女哭號慟震地耳不
忍聞曾心禱罵道牛畜欺奪盡淨斬絕根基諸人祖
教作惡今日財空嗣絕上著報應原不差錯看爾等
如何消受軍士以刀截其舌方纔住口共殺一千五
百餘人其得珍貝八百餘車差人報信與陳英杰當
有聲舉島大將文玉柱知此信息且素與牛驛正契

交海中不服渡過廣漠洲來與島嶼百姓雜在牛達
部下投軍者高聲道各處爲玉砂同心竭力理應與
將石拚命牛達乃不往彼攻取賄回裝滅同類其素
蓄見已可概見先滅柏彪等今又滅牛驛正等俱係
因財起意行將謀及我等矣况浮石與各島有恩無
怨親在將士智勇異常你們胡爲將性命爲凶人結
仇何不隨我各回各島保合身家合里藻本營五萬
餘人圍住聽得消息聽然散去大半合里藻阻邊不
肯放歸的軍士依各營弟兄兄弟招友呼親文玉柱

帶同復過玉帶圍傳知名島將官盡行棄營而散其
散了二十餘萬玉帶圍上守備爲之一空惟有金蓮
島大將鐵鷲欲代國家報仇仍然屯紮及探知苟學
禮等焚毀木筏揚帆前來情知不敵乃回廣漠洲將
大小船隻盡拘于北岸所以苟學禮等到全無阻攔
此圍乃天生石硬不草不木出水六丈橫寬十里其
直長未經丈量故傳誌皆無數自此埂當先原係一
道綿長沙洲寬有數十餘里後來沙土被水洗刷盡
淨僅存石骨屹然如城其上若有兵將派守則仰攻

殊難必致多傷將士遷延日時何可輕得今苟學禮
因圍上各島守兵散去未曾攻奪而得險隘如何不
商不喜又得余祐破賊的信隨即發書約二處主王
帶圍騎進取乃帶將士審視地利見埂北巨浸名
無其濶約寬四十餘里對面便係廣漠洲旃旗桅檣
隱隱在目今軍士下水探視深淺回稟道雖有底不
可以丈尺計學禮欲往左右巡視忽然兩陣烏風旋
到裏住坐馬嘶跑不能得脫學禮渾身自然寒顫起
來南邊又有旋風如輪奔上摧散烏風羊角而去學

禮回營怔忡不已立時修表告病令兵將分往四處
查察二日俱來回報沿邊東西南北形勢都與所看
地方相同余所金羅兵馬俱上玉帶圍因少草木不
能結筏無從造船意欲遊騎而渡因見廣漠洲上有
兵屯紮恐非萬全現在籌思良策苟學禮道智謀之
十所見畧同雖得高圍而阻此水爲之奈何乃令司
徒盛潛去察看桅檣之處船隻可奪則奪之不可奪
則焚之司徒盛探回稟道船隻皆藏于港內外有齊
頂石間不能入去峭岸又高難上奪與焚皆屬不能

學禮聽得愈加憂慮，漸覺沉重，接得都中文書，言浮
金、因牛達等煽動諸島，爲二國邊患，請命才幹重臣
令同平東海，獨孤相國薦談古、談古已死，薦趙世基
趙世基又病，乃薦墨珠領兵會同浮金大將金湯巡
撫去了。今領曙珠替調龍街前來接任。學禮得信，將
軍事令谷裕權攝專望龍街，徧不見到。終朝昏臥，這
日精神爽朗起來，隱几而坐，牙門將官稟道：南邊船
來，旗旌甚盛，想是龍將軍到了。學禮大喜，扶着童子
出營，見已泊岸，上圍當頭一位將軍，黑面蒼髯，皂袍

金甲燧從如雲，招呼道：「苟將軍病體何勞遠接？學禮道末將不能探薪，致勞遠涉，不勝惶恐。」那將軍道：「向日巡視爲苟剛牛市所困，武將軍使力士逐去，知之乎？某等心中無限恨，將軍願指洩之快，何可喻？學禮道雖不意而得玉帶圍紵，熱炭潭未渡，沒有奇謀。昨按余將軍文書言：先得木筏，復爲台島搶折，無存爲本之計，取料違辦，未免費時。惟有將現在船隻折散，運上復闢成而濟耳。那將軍道：何需如此費事？且東廣之帶必要交結扣處，從此向東五十里視地顏色。」

不同之處。爲其扣也。石質稍鬆。易鑿。先空中而後去。外船可入。而用此學禮道。請今卽行之。那將軍道。吾奉教爲屏風。島主不能代將軍事也。學禮驚道。未將日夜盼望將軍。今已到此。如何不接理事。那將軍道。毋得絮纏。吾非龍子。卽乃鐵柱也。說畢。上馬擁阿而去。學禮驚醒。却係午夢想道。武將軍使力士逐去。牛市。苟剛定。係前日南來之旋風。摧散烏風也。傳令谷裕入帳。將夢細與說明。谷裕隨帶三千掘子軍前往訪察。行未十里。只見續續紛紛無數物件。如風捲塵。

花向人亂撲，却不惹身。軍士提得膽之俱，保石子其
各羽族形，象谷裕不顧領眾往前行，有四十餘里，乃
細察地上形色，直行到八十里，并無殊異。又行二十
里，依然如舊，只得回來。稟覆學禮道，鐵將軍果敢有
素斷不妄語。此去經過些甚麼地方，谷裕道：末將不
知，須喚降兵詢之。學禮道可速查來。谷裕訪清回稟
道：此地名羅帶岡，前去舞石坡、飛白坪、玳瑁地、金魚
將學禮道不必說了。明日可再于舞石坡尋之。次早
谷裕復領眾前行，石子仍然亂撲。谷裕令分開細看，

路中竟無磚石，兩邊都有藥草。自路北至潭邊，一自路南至潭邊，俱寬十餘丈，掘去麥苔，下面石色嬌嫩，各移令軍士於潭邊，潭邊俱闊尺許，向路鋪地，剝去嫩石盡去，深至十丈，始止。其路中三尺寬，填石質堅硬，鋤掘不入，令用利斧斫去。至暮，俱已工竣。只待去兩邊留存之嫩石，放水過船。當晚學禮聞知，大喜，因亮母子，帶車前往看視。那知到舞石坡時，各被及軍士都驚呆了，問道：「爲何？」乃係昨日去盡的路中石，硬依然如舊。學禮見諸人，有能異之，遂問系何

故谷裕向前稟明學禮笑道此乃脉旺氣盛過夜長復無足怪也可再鑿去然後將潭邊洋邊所存石壁盡行揖空拽船入空谷裕遵令使軍士先鑿去宕路硬埂再分頭搗壁約三個時辰路埂石壁去盡水暴冲漲下來如霹靂崩山銀河瀉峽學禮耳內作驚昏暈過去谷裕隨使將士護回安卧帳內滿營驚慌學禮漸漸蘇醒道吾不能見滅賊矣龍將軍未到可即行文請余金二將軍來此進兵記室遵令立刻辦理次日清晨谷裕稟道船俱拽入潭矣學禮道可令三

軍上船過去... 卷三十一 三

將軍之病革矣何可以渡學禮道吾乃身病心固無

恙雖瘦何傷眾將只得依令而行揚帆前進對面

岸布滿船將泊之處早已進集迎敵谷裕合

風回... 陸路... 行... 餘... 則...

就...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已...

符春道前月有將軍某小將已經備全余祐道取
軍入殮祭奠上船過圍回國可也谷裕令軍士拍到
正收拾殮祭奠見陳英杰差人下戰書谷裕取呈請
令余祐道可批訖朝相見谷裕批付來使去後設靈
甫畢龍街兵船趕到入營谷裕送上兵符印劍冊籍
龍街收訖到苟學禮慢前全諸將祭奠將士哭泣失
聲正要送柩出營忽然陰風自靈床底起漸向四圍
上下旋轉不休龍街舉酒祝道莫非明日未可戰乎
酒奠柩前風仍盤旋聚舉酒祝道莫非有暴寇平奠

畢頓止龍街對面將道乘喪叔塞古所常有苟將軍
今既顯靈理當設伏取勝余祐等道將軍所見極明
請發號令龍街道先見營後有長濶溝黃昏時可令
軍士剗深三丈上用木簾架搭鋪如平地於南紮一
空營令司徒盛領迭營埋伏于後和固領兵三千埋
伏于西諸杏領兵三千埋伏于東見中營火起齊圍
龍家林池谷峪頓前三千追逐掩殺別庄宮靖各領
騎三千死傷皆接應其餘將士逃遁後紮營不題再說牛
達賊有必祿等後聞各島兵將東回本營軍士日漸

去大驚無措。亟令分頭募爲兵。令石中訓練騎士。
士衛斯訓練步兵。令佟阿隆帶十數員驍將精兵二
萬助陳英杰守玉帶圍。以圖進取。佟阿隆到時學禮
已經屯紮玉帶圍。陳英杰料必來奪廣漢洲。乃分步
兵沿邊把守。五里一屯。派兵一千紮立營寨。令哈里
藥將佟阿隆等分作十處巡察。視官兵渡船上下。隨
之攻擊。安排已定。谷裕等揚帆而來。哈里藥恃勇會
堪。議定隨船越屯。不止。谷裕迴帆順水。順風。撚指已
到。哈里藥旋騎加鞭。及趕到時。陣勢已經列成。望見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後面接應的兵將又紛紛上岸結寨，乃收兵回見陳英杰，請下戰書。戰書批迴，捧書僚卒稟道：營中大將軍已死，兵將號泣，情狀驚惶。佟阿隆大喜道：願為前鋒，夜往劫寨，奪柩。陳英杰不可，哈里藻道：亦係奇策。幸而成功，玉帶圍可復也。陳英杰道：彼軍中必有賢才，其渡圍過潭，結陣非死者所能謀。今兩營相近，豈有不防之理？佟阿隆道：離將謀而且勇，非冒險用事。冒險安能雪耻？今晚前去劫營，雖死無悔。陳英杰道：既此，立意要往，切記小心。見河則進，毋得輕躁。佟阿隆

道曉得陳英杰道將軍選副將四員帶飛渡兵二千
先行哈將軍選副將四員帶兵三千接應二將領命
各帶人馬養息挨到二更飽食而行佟阿隆引兵
枚來到營前前見更鼓齊整旌旗不亂心中大喜
喊加鞭將到營門踏着機括不翻席陷佟阿隆并軍
士半落深坑後面兵馬行勢難過擠壓下來及至知
情立住脚時兩邊弩箭如蝗積集轉身奔走不防反
衝動哈里藻接應之兵互相蹂踐待審問清白谷裕
追逐的又到長鎗利斧橫刺直斫反不迎避到驚覺

時傷損大半且戰且走天色漸亮哈里藻殺出領殘
兵奔逃恰遇宮靖從旁衝來截住向哈里藻舉鎗棒
欲擊馬忽前失跌翻在地躡身躍起哈里藻急使蛇
矛直穿入腹死于非命正欲下馬抓取首級谷裕已
到只得回戰谷裕雙矛并舉闖過二十餘合哈里藻
架住道此刻不必拚死回來陣前相會罷撥開蛇矛
躍馬而去谷裕見其武藝精熟也不追趕收兵回營
查點坑內射死九百餘級坑外射死二千餘級巡兵
斬得一千餘級司徒盛將麻董佟阿隆奚嚴首級請

功儲杏將刁超霄首級請功。別庄恩何居。有即。請
余錢田爲德。則首級請功。龍街各上簿。畢。又將官持
殮。好正欲作樂祭。苟將軍宮靖慶功。巡軍報道。寇已
結陣而來。龍街令道。昨夜巡軍并臨陣隊伍。居守安
卧之兵。應敵衆軍。無不踴躍。余祐請對陣。龍街應允。
余祐領兵出營。指柳將士立成。先天混元陣。龍街亦
出隱于旗門下。觀看陳英杰佈的係青獅撲象陣。照
會余祐道。我兵未練。破此陣之法。不可與開陣。余祐
乃橫身躍馬而去。請主將答諾。陳英杰提刀策馬來。

到會商余等道願問將軍大名余祐道吾乃修翎都
都總管余祐是也昨夜相殺直到天亮士卒未免疲
勞今與足下兩騎雙刀以決勝負何如陳英杰道既
是手戈相會焉敢退避說畢便放馬舉刀余祐迎上
戰有五十餘合未分勝敗文三畏看得高興挺鎗前
來助戰和固飛騎揮刀迎出頓大解又舉斧鞭馬馳
到谷裕舉矛敵著三對兒殺得不分高低哈里薩橫
矛緩馬到營前喊道南邊陣內可有會鬥的來與俺
鬥五百合要罷街見他坐在馬上身高不足二尺兩

有開潤過之想。道聞洲島之人，貴橫賤直，今觀此將，定然勇猛，非常不可使其多傷將士。乃掣出兩柄金鎗，拍馬向前道：「吾來也。」三位將軍少歇，看我取此匹夫。余祐等各回陣前觀看。見二人到得酣處，六人按捺不住，各換匹馬，依然認着廝殺。又有兩個辰時，只見文三畏賣個破綻，和固側刀砍入三畏暗抽銀簡，明架大刀揮簡打中和固太陽，恰在頓大獅馬後倒。下頓大獅驚慌，谷裕飛矛橫入脇內，落地而亡。谷裕卽截着文三畏，四對變成三對，關到深處，忽見龍銜。

卷第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坐馬受傷將龍銜掀翻在地哈里藻舉矛當胸刺下
正是陣雲深處干戈結戰馬傷時性命休未知龍銜
卸還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三十七卷

武事無庸武備

攻堅莫若攻心

話說龍街哈里藻戰到難解難分之際、寇內哈里藻見龍街勇捷非凡、哥哥哈里藻不能成功、乃取床子弩、搭起透甲箭、對準發來、正中馬股、當下龍街閃得弩、鬮箭風已到、偷鎗往後、只望橋南、那知事不遂巧、恰好打着寇軍、大將、皆驚、迷天、那馬如何肯受

道龍衝真受重傷，便挺忙才刺下龍，刺出其不意，突
然躍起，撥開鋼矛，飛龍虎，龍虎鬥，叫打哈里藻，雙
手舉矛，橫攔隔去龍，衝右龍，早落，龍前擊着腸骨，受
傷，哈里藻連慌，順矛壓下時，左邊金鎗又中耳門，將
個驍勇莫當的哈里藻，兩鎗擊了性命，倒栽下地。龍
街飛身跨上那馬，忽然又有箭至，射中脇甲，龍街審
視，怒道：「先之馬，驢定然是汝所為。」乃加鞭冲入哈里
堡，急忙去，怒與奔相迎，龍街審，龍街審，龍街審，龍街審，龍街審。

上直下、弄得利斧無從加架、乃輕舒猿臂、擒過雕鞍、
回營、擗下、使拔去脇甲上箭、乃擊於死馬前、斬之、駭
得陳英杰、隔開大刀、飛馬回營、鳴金收兵、問諸將道、
殺哈里弟兄之將、姓甚名誰、閻觀射道、依稀似錦屏
關鎮將龍子御陳英杰道、不差、是龍街英雄尚在、今
日之戰、只傷他一個和固、却失了賴大獺、哈里藻、哈
里葆、三員上將、折盡銳氣矣、且閉營休養、再作道理、
這邊龍街兒寇兵、未曾大傷、也不去攻打、亦收兵回
營、覺得脇下麻木、解甲看時、乃受弩箭傷處、一團青

醫士看道此草烏毒也幸未傷及內膜須剝去壞
色皮肉靜養四十九天方可奏功龍街道剝肉易事
大寇當前爲將豈能靜坐四十九天醫士道此安太
醫捷徑治法也據古經書皆云不救余祐道將軍可
于玉帶圍老營靜養平復之後滅寇未晚龍街依允
悉行交代乃同醫士渡往玉帶圍金躍迎接問清將
兵交與龍街自帶數十將士過灑會剿再說余祐三
日不見陳英杰動擲到第四日忽聽得炮聲震響慌
登樓重眺望只見寇分三路排列成陣再望後面各

有接應。雖爲林木所遮，却有蘇旗隱現。可見便下樓車進帳。諸將排列，請令宗祐道寇兵聚來。其鋒輕銳，頗堅忍。以待之衆將稱遵。乃令谷裕同臧登、詹廣領兵五千爲上軍迎寇，左陣司徒盛全、唐舉、吉烈領兵五千接應。儲谷全、員秀、柴育領兵五千爲下軍迎寇。翁陣別庄全、俞階、呼孚領兵五千接應。金躍、全宋、禮藍、倚領兵五千爲前軍迎寇。中陣余何能、全解、潔、侯保領兵五千接應。何曙、辛蕊各領弩手五千列於營前。兩旁諸將得令，先後領兵去訖。再令郝和、屈炎領

各營內兵僅居守自帶許瑄宗政領騎兵五千由中
而進爲後軍接應三路且說陳英杰將龍街鎚斃哈
里藻生擒哈里葆及賴大獠被谷裕長矛捶死報到
奔展城牛達等大驚當時惱了土氏弟兄四人大喊
道必須立刻前去擒拿龍街爲哈里葆報仇有不願
去的馬上闖三百合原來哈里葆係土虎武的妻弟
與土武輔上輔補土補魯等俱係頸之交所以聞
哈里葆被擒刻不容緩牛達道現在習練陣法并砲
弩等軍俱未成就須緩數日方可議之士氏弟兄號

唯庸哭以頭搶地當下管願散管單款并請景并逞
整郭慕壑郭簡酌郭託作俱懷忿怒邀得契好親朋
賊滌檄賊擊鷓鴣葉貼柑葉捷蝗葉涉堞習什立習籃
笈等見牛達道上民弟兄如此急切若待各事齊全
未必有命何不隨數給與人馬吾等同去見陳將軍
看勢而行牛達道既諸公齊心要去務須謹慎可帶
三萬軍士前往聽陳英杰節制衆將遵令點齊人馬
下島次日午後已到寨前陳英杰正在營內憑坐忽
見上流賊等添兵三萬前來俱係人雄馬壯也覺懷

陳英道此時已經過
中規諸將軍昨日自烏助身今已到此未免疲勞且
安慰軍士宿明朝陣戰可也不說當晚的話只說次日
五鼓衆將齊集帳前陳英道而今浮石兵將迤
非苦此務要小心竭力庶可無虞衆將道曉得陳英
道道前日請彼打陣彼不鬪陣而鬪將定係兵未練
習今仍須與之鬪陣但不言明應分左右中三軍每
軍各有中軍爲應後軍爲奇每軍萬五千人共用兵
四萬五千乃分九陣爲三軍合三軍爲一陣也其餘

兵將看守各營文行優將左軍郭託作習並爰協之
管嬾散將左前軍上補魯協之士輔補將左後軍六
將領兵往左列陣姜昌襄將右軍并領景管罕欵協
之士虎武將右前軍葉提颯協之郭募壑將右後軍
共將領兵往右列陣王武輔將中前軍并逞整郭爵
酌協之習什立將中後軍葉貼楫協之自帶戚滌檄
戚擊鶴將中軍率七將往中列陣分配已定依次而
進離官兵大營三里放炮擊鼓中軍先出左右軍次
出排成陣勢只見浮石百兵將隊隊出營而來分列成

陣上武輔望見官軍陣前監衛貌似龍衝便飛騎出陣大罵討戰儲杏等下軍正出營往左邊行負秀見上武輔提鎗捧叫罵便掛住大砍刀取過軍士弩箭審定發矢正中上武輔腰眼橫跌下騎負秀棄弩提刀策馬趕取首級不防飛箭穿過太陽斜倒落地兩陣將士顧不得陣勢爭出搶奪屍首柴育挺鎗自旁挑得郭爵的下馬并逞擊見連傷二將慌令停止嘈雜之際那里聽得清陳英杰中陣已到威滌檄使着雙鎗趕向陣前威擊鶴便使萱花利斧催騎殺過來

備杏橫刀正欲向前命將自後使着開山大斧飛騎
迎往陳英杰揮刀領軍殺出呼字舞捧接着柴育在
敵陣內輪動一桿兩頭槍着者皆死兵將裂開讓進
無人敢近習什立看得大怒使月牙槍迎上直盤旋
殺往西去戚滌檄使動雙鎗殺入陣內將士當着紛
紛落馬監衛朱禮兩騎趕上監衛使狼筈耙朱禮使
托天叉戚滌檄力敵二將備杏策馬旁過飛標擊來
正中戚滌檄手背耙叉齊下打倒在地監衛下馬擒
住押回營中朱禮便來助呼字陳英杰見呼字棒法

已亂宋禮趨來便策馬拖刀而走呼等向前趕上舉
棒叫着不防陳英杰右手拖刀忽轉身自左邊劈下
呼等落馬而忙陳英杰旋騎回戰宋禮土虎武葉提
螻飛來土虎武趕助陳英杰葉提螻幫着威擊鶴儲
杏揮刀迎來余何能解潔侯保齊到儲杏截住土虎
武解潔接着葉提螻余何能侯保便向寇營殺去姜
昌襄迎上侯保只作不見策馬斜刺裡去姜昌襄趨
向余何能不防牙邊侯保暗掣鋼搥擊來正中右腕
受傷大叫棄刀逃遁余何能不捨策馬趕去并領景

舞鞭迎來道且歇歇趕余何能延槍便戰井嶺景郭
幕壑使雙斧管罕欵使金槍全到侯保使雙搥攔住
大殺侯保敵不住兩將脇中金槍又遭斧劈死於非
命管嫌散文行優郭託作習等後土補魯土輔補俱
到見谷裕上軍寂靜使各率兵將分頭攻打奈祐見
寇勢甚盛恐上軍不能獨當乃全許瑄宗政分趨寇
後借勢夾攻土輔補土補魯兩路迴軍雙斧迎上許
瑄使鎗接着土輔補宗政使鎗接着上補魯文行優
認得余祐便不進攻谷裕暗中會齊郭託作習等後

齊領軍見齊領軍
回救管軍款郭幕壑衝到截住格殺只見得勢氣盛
者緊緊逼入念切斬將立功勢虧力憊者苦苦殺出
精甘捨身奪命真正塵埃遮天血肉遍地谷裕望得
寇勢愈盛官軍拚命支持乃令臧登領兵一千逕奪
敵營唐奉領兵一千接應令司徒盛領兵二千由南
邊殺向西去吉烈領兵二千由北邊殺向西去自領
兵一千令詹廣領兵三千隨着由中心殺入再說陳
英杰見文符優等圍住余祐奮勇殺得宋禮敗走便

抽身來圍余祿當頭遇見谷裕，叫道：「陳英杰，爾家大營已被我奪得，爾還在這里殺甚麼？」陳英杰回棗果，有兵將爭取老營，連慌轉馬去救。吉烈使雙鎚攔住去路，陳英杰大怒，五合劈倒吉烈。趕到營前，見唐奉領兵驅殺士卒，驟馬揮刀。唐奉只管前面不防，背後一刀下死於非命。臧登趕來截住，不放這邊。谷裕鞭子并舉，衝入中堅，望見余祿被圍，狼狽大叫道：「余將軍，寇營已破，陳英杰已擒，余祿大喜，文行優忿怒，舉鎚劈來，谷裕持牙攔架，利銀使鞭擊去，打中後心，口吐

鮮血伏鞍而逃。奈祐斬得郭託，作習筮笈，驚慌欲走。谷裕早到，刺于馬下。管嬾散塵圍不休。土輔補土補，曾打死許瑄。宗政復殺入來，奈祐砍斷管嬾散右臂。管嬾散拚命逃脫。奈祐見谷裕詹廣戰二土不下策。馬驟來詹廣已爲土補曾銚擊腦裂而死。土補曾便舉銚迎來，奈祐斜去。橫刀鞍上取弓拈箭，土補曾喊道：「他人怕箭，姓土的不怕！」莫枉費心。奈祐看親土輔，補發去正中面門，落馬而死。谷裕挺矛，自土補曾背後馳來，土補曾一心要殺奈祐，不意谷裕蛇矛入於

兩腹馬倒人翻，躍起身來，余祐回馬，連忙揮刀砍倒。
初時，藍倫押成條檄回營，儘固出見敵勢強盛，乃與
四曙、辛、高、商、量、分、傷、斃、手、二、千、張、開、迭、進、迭、射、余、祐、
吞、祐、不、分、兩、路、驅、殺、寇、勢、大、敗、而、塔、版、擊、鷓、鬥、得、難、
解、難、分、弩、箭、到、時、正、中、賊、擊、鷓、奮、梁、擊、鷓、持、斧、盡、力、
砍、下、前、塔、檣、架、不、住、遭、砍、而、死、賊、擊、鷓、亦、落、馬、而、亡、
陳、英、杰、砍、倒、賊、登、進、營、鳴、金、殘、兵、敗、將、陸、續、逃、回、這、
里、余、何、能、斬、得、井、嶺、景、儲、杏、斬、得、土、虎、武、金、躍、斬、得、
骨、累、欽、郭、慕、擊、殺、檣、斬、得、指、波、堪、與、塔、駱、藍、倚、三、路、

合齊歸營又弩射斃習毒邑葉捷鯉擒獲井逞整葉
貽楫諸將內復喪了解潔其餘受傷輕重不等奈祐
身中七鎗回營查點喪兵一萬二千有零馬二千餘
匹只有柴育未得下落將所擒寇將盡行島示次日
方知柴育同習什立棄馬步戰力盡俱死於壘內取
回屍首同諸亡將殯殮送歸青牛山再說陳英杰查
點將士折却習什立葉捷鯉葉涉堞郭慕壑管罕欵
土虎武井嶺景戚繫鶴士補醫士輔補習並爰郭託
作郭爵的士武輔葉貽楫井逞整戚滌檄受傷逃回

大行優妻曰：妾嘗嫌敵，管嫌敵，傷重當日即死。殺死浮石百名將，解潔俞增許瑄宗政，臧登唐奉吉列候保。王子負秀，屠廣闢死，柴育陳英杰身受兩槍三箭，幸傷不重，兵士折却三萬有零。修書飛報，斧辰牛達得知失色。石中道恃勇，喪元勢所必致。今與衛斯兵陣，俱已練就，只待器具齊全，便可復仇，不必守車成也。牛達轉愁為喜，過了數日，諸事齊全，乃令苟新等居守，自帶石中衛斯領步騎六萬下島，到廣漢洲進營。使下戰書，請明日決戰。再說奈祐等見陳英杰閉營。

老出於便軍士遠近謀探知得牛達領兵下島。余祐道牛達狡猾異常，先并不出。今始領兵，率將前來，最要小心防備。金躍道：「此死寇也，只在此回復，也在此回。」老將軍之誠極是。只見營門將官呈上戰書，余祐沉吟。金躍請批，明日余祐道：「彼初氣甚銳，不可攔其鋒，待五日後相見可也。」金躍如今批發到第。六日，余祐令谷裕為前鋒，儲杏別庄為副領，三千長鎗、三千手刀、斧手、三千藤牌手，攔搭先行。使哈群、哈領、領五千，管手為兩翼，使宋禮領騎兵五千，邀巡。

接應使司徒盛昭料船隻諸將去後乃全金雞帶兵
五千列陣觀戰却說谷裕等領兵出營只見敵使數
騎自北馳向南去便有濃雲從地湧起如霧布漫衆
將疑有邪法妖術谷裕道且排陣以待之方纔列成
本營飛騎來道奉余將軍鈞諭此係大蟾台雲母石
粉得水卽噴散成雲乃自掩形以惑人自前無他害
請將只顧應敵不必持疑谷裕等始放下心來騎回
去白雲亦漸淡薄消滅只見對面敵陣已成趨近前
來發出亂紛紛無數斜鋒直銳的器械審視不能明

白谷裕慌令熊牌居前庇護就近看時若無數槍鋒
箭簇張舞而來刀斧砍之不能損槍矛刺之不能及
盾兵自下滾入裡面槍刀齊到又爲所傷谷裕等用
力抵敵正在奮勇之際只見左右似栲栳圈般圍來
乃令兩邊駐弩併力射去却俱遭了了又又掃撥在
地眾張開陣勢欲併弩手圍住余祐見勢凶猛令
鳴金收軍當有谷裕大怒棄矛掣劍騰空躍入跳住
器械別庄儲杏隨進殺傷十餘寇兵那兩旁椴枝
後補密復攢舞而來谷裕見勢凶惡取得脚下物

備本擒獲活寇二名別庄揮刀斷後保護回營余所
查點兵士擲折二千有零其餘大半着傷別庄備查
受傷猶輕谷裕用上有一數處流血審視所得器械乃
係一根連枝長竹以利鋒縛于幹端奈祐道此必北
崖座也問其初出如筋十五年後長成十五節始生
枝葉一年後一篠五年而止質堅如鐵體輕如麩枝
軟如麻焚之不然沉之不朽殆即此物也谷裕問所
搗之寇此竹果然取于北崖之營營壑谷裕道汝是
何處人氏謂是道是本國百姓向隨衛斯今兵陣練

成命小人委隊長所以編竹所產之處此竹枝幹皆
半許此竹葉如箭竹故此陣名爲箭陣余那令帶上
問道汝可將此陣形畫細細道來自後減冠仍有重
賞那兵叩謝稟道驍營陣法戰法非鐵胎靜滅山砲
等軍戰法小人未曾見練不知其細余那道爾只說
這箭營戰法罷那兵道此陣凡六人爲一會有三飛
三伏一人掌竹居前爲首一人執槍夾之爲翼牌居
竹左爲居牌右爲尾是短長居機爲尾凡十人爲一
會每五相傳術戰法凡敵至五十步之內則發箭

則使竹擗攔牌管竹下滾入鎗刺兩邊進來短兵以
補不及此迎敵法也進圍則係竹居前鎗才牌後短
兵夾擊依輔于旁以竹迷敵之目以鎗禦敵之兵以
弩乘敵之空短兵弩手夾竹更代敵分亦分敵合亦
合隨敵制服或有傷損兩旁即夾攏補全敵或冲入
亦即擗身退後以圍之向人回馬用力截刺竹鎗長
器三人為飛牌弩短兵五人為仗只有敵敵前進為
實不以首級論功余祐道吾知所以破之矣谷祿道
莫非用鐵圍車乎余祐道然全躍道看來非此不足

以制服請速申文取成料到來辦造奈神令軍政司
具文發行管前掛起免戰牌牛達屢次下書俱付不
理又過二十餘日接到墨珠移文照會現在青牛山
嶺且隨後聞到此日且勿交戰金曜喜道這話不是平
矣奈前道何以率得恁穩金曜道墨珠爲人端重真
言非十全不動今金金湯巡撫回來在青牛山訓鍊
定案有勝算也情查道若得曙期方珠全到豈不直
好奈船道方珠卑騎敗自將前已聞其勇矣曠珠若
何金曜道六珠情性不同然從自登臺進極青珠

火珠好善墨珠務博水珠樂巧暗珠喜錠方珠嗜勞
皆有文武材能文饒墨珠為最武讓暗珠當先奈神
道父母都係天地鍾靈所產自然俊傑前日申請造
車材料回春并未道及不知何故金躡道或者秘密
機關即在青牛山造車亦未可料再待後文便知分
曉果然又過十餘日始有過洋日期移知第三日墨
珠亦到奈神等出營迎接望見只有三千兵墨珠水
珠左塊回來眾將大喜入營禮畢奈神私問水珠道
諸將軍駕臨寇自殄滅但爲爲隊甚銳不識何以制

之州... 墨珠哥哥... 國... 將軍撫巡東西到橫掌
馬... 西大夫自將事交代隨即回都家君與論道
奈... 請材料造車固係勝算但寇人狡猾若干各
處多埋坎河或退入山林車行不便反致曠日遲久
墨珠哥哥道冠所恃在竹制其竹冠自破矣車蓋未
便家君大喜即請主上使墨珠哥哥前來主上道司
史大夫史繼臨終因國史內有後四十年末會修纂
又外島十卷未曾核實奏墨珠有逸才請交續完共
一千四百卷通身修飾潤色史事方倚墨珠何可遂

去家君奏道多一番越歷則多一番見識風土人情
史中之實事而兵亦非國家細故請限墨珠六十天
回朝臣檄水珠方殊隨從前去主上准奏小將與方
殊奉檄隨來聽令也余祐等明白宴畢次日清晨將
兵符印劍同金羅送交墨珠道這却不必有事公商
可也余祐道權不歸一則兵士不重命令將軍破寇
回朝交下可也墨珠乃收各件較閱將士方殊請道
明日吉期可以開兵墨珠道第恐在帶圍龍將軍所
言平特後自己足四十九天之久彼自帶兵同牛忠

嗣來破陣也。奈祐道牛忠嗣者何人。墨珠道乃新岸
城當年死敵牛將軍信之子。奈祐道牛君立有子其
勇畧如何。墨珠道勇畧俱屬平常。惟身軀雄偉。有兼
人之形勢。氣力強壯。勝十人之戴負。廣望君訪得收
使爲御。因牛將軍善用雙鞭。長耙。特教以鞭法。耙法。
奈力量雖雄。矯捷甚是不濟。今却太有用處。所以廣
望君特交小子帶來。前日到王帶圍龍將軍問及。却
係表親。乃留下代造盛甲。隨後同龍將軍到也不趁
方珠掃興而退。第三日果然龍街領兵三萬帶牛忠

嗣渡水到營衆將出迎看牛忠嗣有一丈多長頭如
包斗眼若胡桃威風凜凜儼若天神提着一柄渾鐵
耙有二丈多長約三二百觔重念祐大喜禮畢設宴
慶賀牛達又來下書請戰墨珠道龍將軍方愈吾又
新到本來將士傷痍未復猶不足以禦強寇仍須養
息操練二三十天然後臨敵方珠道堂堂大國臨敵
畏怯豈不爲寇所笑况十餘萬軍暴露於外日費多
少錢糧荒蕪多少田畝猶須再待二三十天平墨珠
想道我與牛達相識汝恃血氣之勇跨衆妄言軍法

竟爾私平方珠唯唯退下余祐道諸軍傷痍皆愈將
士齊心明目接戰亦無妨事墨珠道眾將官意見若
何谷裕等齊聲道奈將軍之言是也墨珠道如此聽
駐軍政司呈上名冊稟道大小將官俱現在此墨珠
入案道儲杏別庄藍倚宋禮四將軍聽令四人向前
墨珠道屏風島之西乃寇歸途有二堅險隘壘南曰
白城守將南益北曰餅城守將許爽若得一壘則寇
西歸之路危而我上島之路通儲將軍領藤牌手五
百名取白城守將許爽若不得取攻之別將軍領藤牌手

五百名，其數不得則伏以待之。俱督馬前去。監
將軍接應。備將軍朱將軍接應。別將軍各領卒三千。
起鼓動身。四將領令退下。墨珠道：谷將軍哈將軍牛
忠詞水珠聽令。四人向前。墨珠道：來日臨陣。牛忠詞
當先。谷將軍居左。水珠居右。領三千鎧靶兵三千長
鎗手六千。刃斧手擡搭排牆而進。哈將軍領兵五千
接應。四人得令退下。墨珠道：寇之步兵得知其謀。有
以制之。而騎兵未知其狠。惡黨與魁皆在其中。定非
尋常。龍將軍帶健將十員。騎兵五千。居左。方珠帶健

將十員騎兵五千居右，伏而勿動。待敵步陣已破，騎兵來救，聞炮乃出截殺。二將得令退下。墨珠道：「屏風島南面陡峭，東北西三面皆有路可行。寇回必由東西兩處。其西既有兵阻，必奔投東。東路有岔山平岡，名盤几塢，可以埋兵。金躡可領兵五千，多帶糧食器用，屯紮於彼。敵到則據塢截其歸路。金躡得令退下。墨珠道：「余將軍領五千，巡察以備不虞。余祐得令去。後又令何曙偕同心各領兵二千，靠營列陣不題。且說儲齊別座當官，各得降兵，訪問途程，知到鉞城。」

有七百五十里白城又遠五里別庄道着他調度安
閒只道是個真才豈知全無實濟七百五十餘里叫
人一夜如何走得到儲杏道幸而不會限定時刻別
庄道襲取原係機密事情夜則隱晝則露況明日即
臨陣交兵若寇敗歸我等不能得城猶有可說不能
行到成何事體儲杏道且回營內稟明別庄道先不
言今復與已與規矩相違再輾轉遲誤必致有于軍
令儲杏道然則若何別庄道可往南灘盜馬連夜馳
去成敗未可知應免罪如功不成亦可到彼以解此

劫之危，備極道真，可速前從別莊，奪軍士一半，料
難容事，自帶一半，先往收馬，來會，行到三里，只見有
騎迎到面前，道來的可係儲別二將軍，答道：別莊在
此，來騎道：吾乃司國周調也，奉令備健馬一千匹，在
前途交代將軍，進到皐照林，可交馬夫帶回別莊，駭
然連稱有勞，同行不到半里，乍見馬匹俱在路旁，殺
然無聲，疑道：真非見鬼麼？再細看時，嚙口含枚，各色
齊備，不勝大喜，須臾，儲杏亦到，驚道：馬如何收得？
速別莊道：不必問了，只管向前，努力辦公，令軍士全

有上騎、披別肩、騎加鞭、馳驟那馬、騰足性劣、快如駉、
天四更時分、已到阜照林、齊下交還、同軍士歇息、飽
食、各分五百名前進、先說儲杏到白城壘、見係依傍
山岡、不甚高險、細聽寂靜無聲、卽令軍士肩接登上、
將到頂時、壘內驚覺、灰瓶石炮齊下、儲杏見已有備、
連慌收兵、幸喜軍士都將簾脚套在頸項、未曾大傷、
儲杏道、奉命襲而不得、則攻之、定有勝筭、乃令舉火、
喊殺、掘壁燒門、壘上燈火如晝、再說餅城守將許爽、
與白城守將胡益、素角交好、許爽係胡益的姊丈、因

盤條許爽酌妹婿當夜許爽聞報白坡火起喊殺連
天料係官兵攻壘驚慌起床其妻道可速領兵去救
我兄弟弟婦許爽披衣道餅城險峻敵不敢覬覦白
城却甚可慮且登壘看來令集軍將自亦甲冑登壘
壁去果然火光半壁殺聲震地忽見一騎帶着數兵
奔到門救許爽問道係那裡來的那騎士道白城已
爲敵人攻破胡將軍領兵保護家眷逃奔餅城又被
截住勢甚狼狽小將拚命衝出胡將軍並家眷俱在
圍中急應之聲請速救應遲則無及矣許爽聽罷道

慌下壘開門上馬同將士齊殺向前救應去了守門
軍士便欲關閉騎士向兵靠定門扇道許將軍就同
胡將軍來了關閉甚麼再望許爽兵馬漸遠只見一
道黑烟滾滾衝到那騎士手起刀落幾個守門軍士
俱爲砍倒黑烟衝到面前却係滾牌兵原來騎士即
係別庄當晚五更初時到銜城望見隱隱巍然近前
摸着俱係天生光滑石壁無所措手忽見漸漸光亮
喊聲大震壘上有人說話知係備杏未曾得手心生
誘計將來伏于堤下只帶五個健卒假作白城將士

前來求救許爽驚慌之際不暇詳察引兵出壘埋伏
的官兵望見便飛滾而入輕輕得了餅城險壘權其
家眷却說許爽兵馬將近白城加鞭上前這裡藍倚
兵馬正到隨後殺起來許爽回身迎敵宋禮又到將
許爽圍在垓心白城壘內胡益望見領兵來的正係
許爽只道餅城已被攻破率衆逃來慌領兵馬開門
趕殺儲杏攔阻不住破圍而入兩處兵馬併力衝出
入壘閉門已是天亮許爽問道白城如何得復轉來
胡益道白城幾時失的感許爽頓足道中敵人奸計

矣胡益驚道餅城定失矣許爽乃將騎士呼救的話告訴便欲引兵回奔餅城胡益道此刻敵鋒甚銳前去徒送性命歇息加食再作道理許爽無法只有嘆息及到傍晚方見壘外兵馬撒圍向餅城下結成陣勢如待敵之狀且說牛忠嗣奉令次早飽食穿得盈寸厚的鐵甲揠着二丈四尺長的渾鐵狼牙耙大步當先冰珠谷裕跨馬隨後領兵出營牛達陳英杰石中早已列成騎陣冰珠令鳴金士眾皆止對陣騎兵裂開轉入後去湧出鴛鴦隊來尖利鋒刃直搗圍壁

逢攢蝗擁而進，冰珠令擊鼓，鼓聲驟起，牛中嗣持耙，飛步往前橫掃，撞着的器械俱被散開，碰着的將士盡行倒地。這三千鐵耙兵排列先當，竹鋒到來，但係一耙擊下，壓住竹端，藤牌飛進，長鎗便隨刺殺制脾制弩，刀斧乘勢斬砍，耙兵轉躍，翻耙卽打脾兵，弩手再翻擊，掌竹的壯士遍地縱橫，俱係遺棄的鴛鴦竹，冰珠谷裕率領軍士橫衝直撞，寇衆紛紛竄逃，石中見陣已破，揮刀望谷裕砍來，二人大戰，牛達便發騎冲殺，冰珠放起號炮，龍街方珠齊出，龍街正逢牛達。

戰有二十合不分勝敗。間觀射刺突一騎飛到後攻，
牛達便擗身殺向前來，恰好遇着方珠，交手五合，戰
得大敗，飛馬逃去。方珠不知係牛達，見龍衛伏一將
不下，便來到陣前，揮刀迎上，兩合着鎚落馬而
死。間觀射大驚，撥馬奔逃。方珠只揀兵馬厚處亂打，
衛斯陳英杰齊趕幫助。石中冰珠斜冲，接着力敵二
將。鐵鷲亦橫馳來，拈弓搭箭，認定米珠，拽弓。米珠眼
快，將身閃避，那箭射過，却中衛斯右臂，仰翻落馬。陳
英杰驚慌，奔並着了一鞭鐵鷲，驟到捨死敵住。冰珠

卷之三

第三十一回

三

陳英杰忍痛救得衛斯逃回牛達鳴金收兵鐵鷲敗
歸石中亦棄谷裕回營祭祐暨起招撫旗寇兵見牛
鐵鷲趕殺得凶紛紛投降陳英杰等見勢大勸牛
達問馬石中道西邊總有兵阻莫若往東陳英杰道
不可小將先使騎探西邊搜索見盤几塢中殺氣纏
結路險難行仍該由西爲是牛達乃領兵將殺回正
逢着牛忠嗣持耙搶來牛達挺叉迎上忠嗣橫耙掃
到牛達連騎帶馬俱見直搗口只見叮嚀響亮莫不得入他
關施展逐鏡牛達幾又往勸牛忠到也係叮嚀響亮牛

連驚道如此厚甲百義也屬無用乃領諸將而走忠
嗣隨後飛奔逐殺終不能及健馬之速追趕不上衆
寇方喜脫離牛忠嗣突然斜刺裡一將引着雄軍飛
來將人馬冲作兩段牛達大怒道爾係哈祥也敢來
欺我麼舉义便搦哈祥使棒隔開轉手就打戰有二
叶合牛達見將士俱經逃去不敢戀戰撥開鐵棒加
鞭飛跑哈祥也不追逐只尋刺寇剿殺牛達等奔得
五十餘里心中稍定忽見路旁林內擁出一員少年
將官面如滿月目若朗星捧的金鎖催着白馬喊道

牛達可速下馬小將軍等你們多時了牛達認得係
方珠對眾將道這小對頭在此大家齊上拚命罷有
隊長名喚鐘栢英向前道將軍放心回島待小人詐
他一詐乃出陣道來者何人敢攔大王可通名姓方
素道大名豈屑與賊子說快放馬納命罷鐘栢英道
只須雙臂敵兩手要幫的不算好漢方珠道最好令
軍上退後栢英單騎向前假揮牛達等盡行走遠便
策馬奔逃方珠大笑趕到就騎上擒着收兵回來再
說牛達到臯照林天已深黑便紮營住下五更造飯

飽食欲趕回島只見龍街趕上又殺一陣龍街見寇
兵雖敗將尙未損只隨後緩緩驅逐牛達率衆到島
脚儲杏等早結陣路旁儲杏欲橫冲而擊藍倚宋禮
道放過當頭賊首大半逸去儲杏道此歸師也藍倚
道以得勝之逸兵擊敗逃之憊卒又有龍將軍在後
焉有不勝之理儲杏均二人不過一齊趕出截殺儲
杏戰衛斯藍倚戰牛達宋禮戰鐵鷲陳英杰令衆軍
圍裏將來困在垓心藍倚坐騎中又倒地藍倚即便
揮鞭步戰儲杏殺得衛斯敗逃慌來幫助藍倚牛達

力敵二將鐵鷲被宋禮鈎鎌槍刺下馬來就地飛鎚
擊起正中宋禮耳門落地而死鐵鷲向前拾起金鎚
飛步趕跨宋禮的馬來助牛達二將俱被重傷鼓勵
將士拚命撐持別庄在壘上望見危急留五十名軍
士居守帶兵坐騎揮雙刀殺出胡益正領兵來會牛
達恰好接着拚命格鬪許爽望見別庄出壘被胡益
接住便領兵往搶餅城不妨龍街兵到數合抵搶過
馬擊下令軍士細綁復如鞭殺入陣來陳英杰乃鳴
金解圍退上高口胡益撒掉別庄奔回白城龍街

平遠軍兵之地背山處高形勢便利攻難猝下乃收
兵紮寨于餅城之南儲有藍倚同來赤見別庄收過
宋禮的屍首仍回餅城再說墨珠破了鴛鴦陣斬得
二萬五千餘級叙功以平忠嗣爲首着傷將官次之
其餘又次之只不見方珠同所領兵馬龍街道先見
小將軍向西北趕殺寇賊後却不會會着須往西北
追尋墨珠道方珠雖貪功績然素慎密不必焦心將
軍可帶領兵馬驟逐半途無論追得着追不着直到
白城一處接應備香等以免受寇歸師擠逼隨後另

水滸傳

卷三十一

三

有兵來同破島也。龍衝得令去後，約有兩個時辰，只見一彪兵馬從西北如飛來到營前，正係方珠背後軍士綁着個大漢。方珠進營報道：「小將于方善收擒得賊首牛達。」墨珠怒道：「何得妄報？」方珠道：「現在營前。」墨珠道：「必非牛賊。」方珠道：「拏來審問，便知。」墨珠令帶進營。方珠出來，將鐘相英押入。墨珠拍案道：「你係何人？」取充牛達從實說來，免受掠拷。鐘相英道：「小人該死，實係隊長鐘相英。牛達使行詐，以脫其身。小人本得不從。方珠大怒，掣出腰間金鎗，當頭便擊。墨珠喝

迎誰敢方珠連忙收鑰還下墨味令押在後營囚入
檻車眾將問道將軍何以緣見而即知非牛達墨珠
這見其滿面憂色而帶辛容若真牛達則有死之心
無生之望故知其假也谷裕問道未見之先何以知
所擒者係假墨珠道惡業甚多斷無牛達被擒而無
將軍拚命竝擒之理况前日善牛達之數尚有幾載
尙延是以不見而即知其假也眾將拜服墨珠道龍
將軍不能回印劍符令奈將軍可仍收受小子今
日便帶方珠歸去也奈祐道將軍須擒滅牛黨一同

領兵回都。墨珠道：「臣非出朝不可，必得已有錦囊。」
來水珠小子道：「十日之限，爲期頗近。况奉廣望君令，
破陣未奉，令城寇也。余祐道方球將軍，請留於此，協
同誅賊。墨珠道：「不可。方球恃血氣之勇，而輕悻懼之
謀，小子帶入史局，令知自古賢能不在血氣也。余祐
乃受各伸墨珠，奉方球并家將上船，衆將候送墨珠。
呼牛山，綸道前去，勉力報國，以伸尊先將軍未了之
志。牛忠嗣打恭，連稱道：「命墨珠別了衆將，過圍換船。
此寶龍歸，自再性。在石不離，且說余祐令哈麻屯兵。」

五千守老營與金躍為犄角之勢。冰珠道小將亦請
守于此。余祐笑道：「玉帶圍猶有二萬士卒，俱可調用。」
冰珠答應。余祐又道：「向聞番姓兄弟俱有絕技，切須
妨之。」冰珠應道：「承教。」余祐乃令兵將盡行進發。第三
日到龍街營內，將各件交還。言畢，冰珠帶方珠回去了。
龍街道何不留之破賊。余祐將前話細述。龍街點頭
稱贊。余祐問道：「連日可曾交戰？」龍街道：「前日因寇守
住島口，仰攻不便。次日便立起排牆寨，途躡踞我欲
攻白城，以致之。因將士未集而止。今大軍既到，可以

行矣伯護引五千兵取白城我同諸將攻島口奈祐
道遵令領兵五千到白城分屯各門寫告條款十道
拴于箭上射入壘中寇軍拾得拆看上寫道

承諭壘內將士知悉奉令只拏胡益一人餘概不
問縛以獻者賞爲白城主定限三日逾期仍不擒
獻攻破城壘玉石俱焚各早自謀毋貽後悔

軍士得知便三三兩兩各處互相謀議不在話下且
說龍街齊集諸將道島口排牆雖厚然其下皆係堅
石木根真能深入其勢浮而不固率衆猝攻可拉而

前也。衆將稱善。龍街令監衛守營。自帶將士到前。見
排城壁立。上面寇兵密佈。守備物什俱全。龍街道壯
士臨陣不死。帶傷。今係其時。牛忠嗣奮然道。龍將軍
為主將。只可接桴。如有所使。小將情願捐軀。龍街喜
道。足下急令可取。籐牌洞中貫耙。選壯士盾兵弩兵。
以長鐵練穿繫。發入拉之。排牆可立倒也。谷裕道。何
不用撞車撞之。龍街道。排牆之後。必有支木。撞之則
支木用力拉之。則支木盡虛。是以不撞而拉也。衆將
稱善。牛忠嗣已將大盾貫于耙柄。率飛礮兵弩兵奔

兩島口龍街看時礮兵飛礮弩兵發弩盾兵在前遮
護排牆上面弩石餅炮如雨擊下各傷士卒無筭龍
街慌令鳴金牛忠嗣帶兵退回龍街埋怨道似這樣
用法要多少將士纔够汝用島口之得與不得尙未
可知也忠嗣道請示方畧龍街道以盾兵衛弩兵礮
發入牆寇有士卒禦守弩則射之礮入掛于牆內則
急拉之牆倒則率兵急入擊之臨機互用士卒無傷
豈可不知先後佈置而妄動乎忠嗣如言分派攻打
那知礮發入內方用力拉排牆內將士寇衆托拋而

皆無所用。龍街令斷鐵矛數十銳其兩端，煨紅盤于礮上，再發。牛忠嗣性急，棄符，持着長鐵耙，躍起，仰鉤排牆之端，儘力拉扯，但耙所着鈎有限，鈎着木頭，拉裂半邊，排牆依然豎立。復向半邊木上鈎拉，牆內拋出灰餅石炮，俱爲盾隔去。奈排城聯絡堅固，忠嗣雖勇，終拉不倒，仍撲耙柄而上。寇兵將耙撬開，忠嗣正爬到頂，遂跌下來，復上，復跌數次，終不能登龍街。令制之，斷矛已經辦就，乃用機發入數礮，衆兵齊力飛打，礮着處，排牆齊倒。守禦寇衆俱傾出來，官兵

有可

卷三十一

三

舊房隨將殺搶入去內中軍將如狼奔豕虜龍街令
騎兵驅逐追有五十餘里殺獲殆盡餘寇逃上石壘
撤毀階梯龍街率衆趕到令強弩兵用鑿子箭射人
石隙中以為駐足之地忠嗣率勇士持短兵跳之而
登壘上賊將望見先自奔逃龍街令搬去石壘再上
望時不見寇妻乃令飽食前進行過百餘里到壁屏
岡望見峭壁當前天色已暮因令紮營安歇次日往
看巨石如削約高五丈中有槽管徑徑不但馬莫能
行人亦難走龍街道仰攻無濟只有誘下斫殺合軍

士辱罵壁上也罵只不下來守待三日龍街正在躊
躇只見奈祐來到道昨晚白城壘內軍士將胡益縛
出請降并家口俱在營外請令龍街道檻之同許爽
等送青牛山收禁奈祐吩咐去訖再議道此壁非可
奪過只好守住看便機會龍街道守到何時明日惟
有用梳車取之耳奈祐道彼以撞竿撞之徒傷士卒
耳龍街道更以叉竿制其撞竿可也乃令工匠造梳
車長鈎竿叉等件限三日齊全軍匠連忙趕造次日
清早谷裕入營報道壁軍遁矣龍街不信道捨此絕

不可言

卷三十一

三

險之地遁于何處。谷裕道現有羣鳥翔于壁上。龍街同奈祐出看。果然羣鳥迴環鳴集。奈祐道：莫非斧宸城更險于此。收回人馬于斧宸城聚齊，併力拒我乎。谷裕道：豈有搶去險隘而坐失三百里地之理。必有他故。龍街道：且令探軍先往察訪。再看如何。當下探軍上壁，見所遺輜重糧食甚多，却無一寇。龍街令將士兵馬陸續齊上，整頓前行。直到斧宸城下，亦未見人影。城上亦復寂靜。龍街等不勝詫異。紮定營寨，再看形勢，乃係生成陡巉石山女壩，俱全。足有十丈高。

其色深黦間生尖圓自交如月如斧因山形亦如屏
戾所以取名斧戾城當下龍街等見勢極險萬難仰
攻又不見動靜更莫測度正欲回營商議忽聞鼓聲
驟震橋放門開一將飛騎帶兵湧出埤上旗旛齊起
一將金盔金甲凭牆呼道二位將軍來何速也龍街
等看時却係冰珠城下出來的乃係金躍龍街大喜
道將軍建此奇功令人歡躍不然這般險峻如何攻
取金薩道皆冰珠將軍所指插奈祐道寇黨怎樣金
躍道冰珠將軍見賊衆猶盛不便截擊惟使哈將軍

領兵尾察其所止。龍街等前進到城門邊，水珠亦出，乃共稱譽水珠道：「賴諸將軍竭力攻其西隘，賊盡精銳，應援小將因將士之力，偶然僥倖耳。」龍街道且入拜賀，乃全進得城門，便係陡壁石階，百十餘級。左旁係峭壁，右旁係深溪，直到頂頭，却平坦如鏡。龍街道似此凶惡，雖攻破亦難得上。金甌道東邊更險，龍街等見棟宇崇高，牆垣堅厚，四望皆然。輜重糧食倉廩頗多，往左行三十餘里，已到城邊。往下看時，一道澗澗流水湍急，離埠有十餘丈。龍街問水珠道：「將軍如

河取得巢穴，願聞其畧。水珠遂命將軍大兵行後，開拆錦囊看時，上寫選鋒徑襲奔辰，可得八個細字，乃往玉帶圍，揀去老弱瘡疾，選得壯健八千，全哈將軍金將軍二營精銳，令將囊橐收齊，凡有不用之衫褲袍被，盡縫爲袋，并帶餽料，乘着昏黑，令老馬居前，叩板襲進，逢着賊騎，盡行殲絕。五鼓到赤爐城，卽令將料囊堆于城下，壘齊女牆，持短兵，率勇士踰人擒得賊將，休息安養，更闌又行，到斧炭城，正是三更，令取各件納土壤，蘆葦中，騎駝人負輕拋人澗，漸漸填

滿後加蘆葦堆高不期賊將因澗水塞斷激流聲洪
驚覺起視與入兵相遇盡力掙持寇兵雖多然終膽
寒漸闕漸退俱逃下城去了因見城池廣濶屋宇叢
雜樓臺衆多不敢追擊分三千兵守東西北三城口
三千騎往來巡察三千兵紮營于堂外餘兵分路搜
索伏逃查掣惡屬盡日方纔平定始令哈將軍帶騎
兵尾視所往料將軍攻打餅城自城及島口壁屏諸
處昨日商議欲金將軍率大兵守城小將帶精騎自
內攻出與諸將軍會合探騎忽報無敵寇兵下北島

去小將恐有詭計未曾邀截今又聞報有本國兵馬
到時來看時却係諸將軍已奪險要得成大功甚為
可喜龍街笑道奪何險要若非將軍用奇得賊巢穴
使喪膽逃去外將等不知何日土壁屏岡也金鹿
彼此犄角其成大功且難追尋行道者
嗣哈祥幸蕊三位將官領六千兵守城守島小將全
諸將軍帶船出至帶圍分頭查訪互相通報得有的
信則會聚相機剿滅余祐水珠道將軍之令是也不
說龍街等商議再說牛達自陣被奔回島口見官兵

陸續俱到，乃使石中趕立排牆，自全諸將退壁屏岡。使衛斯屯守，再與陳英杰回谷辰城。英杰道：西有衛斯守壁屏岡，萬不致失。北邊曳城前，令文三畏往調。番拉篋守赤爐，亦可無碍。惟番拉篋嗜酒，可慮。牛達道可使番拔山相幫協守，以保無虞。陳英杰道：道令拔山戒拉篋勿飲。牛達傳到番拔山，分付往赤爐把守。禁拉篋飲酒。此乃最重責任，須要小心。拔山得令而去。牛達問陳英杰道：谷辰之南，并無險路，徑東西北，俱屬隘塞，防守嚴密。今再令關戰射錢萬隆各領五

千騎川梭救應三處可猶有慮否鐵鷲道以一特而
論誠爲萬全但石多于土不產五穀人口繁衆龍街
等以重兵揀地而長守皆餓殍耳牛達道然則如何
鐵鷲道欲得長久無虞之所非金蓮島不可金蓮石
質勝鋼上大下小百萬官兵無能爲力莖葉之絲可
織爲衣耐寒却暑蓮實可舂爲糧少食賴饑無需他
求雖千百載斷絕客貨亦不致饑寒爲今之計莫若
令陳將軍先將寶貨家眷盡行遷移安于金蓮留下
兵將糧食緊守屏風小心伺便可攻則攻之如彼守

定三面絕我生途則死戰而出亦無累贅也牛達等
齊道此謀甚善即將細軟並各家妻子貨物盡交陳
英杰全鐵臂家丁將書出城上船次日護騎回報平
安出巷前去牛達傳令將士今俱安息來日往壁屏
岡迎敵分付去訖且說番拔山當時得令飛騎而往
傍晚即到番拉單接着道牛將軍等過于憂天墜這
箇口城有為兄的在此又令賢弟來做甚麼番拔山
道哥哥敵人不可輕視原知哥哥足守此城因恐酒
後有失故令弟來勸兄勿飲番拉單道人生何可

刻無酒，既係軍令，明日斷飲。弟守此城，愚兄往盤兒
塢殺敵，回來開戒。如何？番拔山道軍令，驅盡龍街等，
始准持盃。番拉篋道：却不渴殺我也。今日且痛飲一次，
待殺盡敵人，再開分付看酒。番拔山料想一挽亦無
妨事，令加百騎于城外遠出探報。番拉篋笑道：敵豈
不知射工取命，連環追魂乎？兄弟可謂多慮。乃令歌
童舞女齊來侑酒，又分賞將士。席筵帳下歡聲如沸，
直至金雞三鳴，東方漸白，不覺遺簪錯烏杯盤狼藉。
這裡兵將入城，全不曉得。直至湧上大堂，番拉篋那

能移動番板山始終智勇兼全心內有事未曾盡量
見官兵來懷內取出射工錢照先進的面上發來擊
着便倒并無虛發後面軍士見向前者俱遭傷殞便
立住脚金躍趕到問清令左手持盾右手仗劍低頭
齊入只聽得盾上咯咯連聲已到席傍番板山抽刀
直砍金躍將盾撇開還劍攔腰削下番板山躲時已
中左腿衆將齊上亂刀剝倒陪宴寇黨盡行擒下單
不見了番拉篋仔細搜尋並無踪跡乃拏舞女查問
方知被家將負去金躍正欲追趕只見米珠已將番

拉篋並家眷盡行拏到宿酒已醒見渾身被縛怒吼如雷繩索掙斷冰珠趕上用力加鞭將項拏折倒于地下亂滾令俱拏去正法再看被傷軍士或係錢入腦中或斷鼻梁入于頭內以致斃命金躍視所持盾上有一金錢半嵌入中訝道若非此盾亦喪于賊手矣向來只知番拉篋得異授的連環標利害無比此錢已是這般凶狠其標又不知更何若也冰珠道聞番姓兄弟各有絕技曰連環標曰射工錢皆取面目手腕射工錢者其卽此乎二賊若非酒後不知傷多

少兵將也。今既誅夷，其餘勿問。哈將軍領三百兵守西門，不許人民出去。入者則繫之。全營軍將休息晚行，且說谷裏城東面守將姜昌襄睡覺小便，忽聞城下土囊激水響亮，只道係戰鼓聲音，驚慌起來披甲帶盔提刀上馬，率領軍士巡看，出營撞着金羅揮刀便砍。金羅舉鎗相迎，鬪有三十合，金羅腿受箭，傷抵敵不住。姜昌襄愈壓入來，幸虧哈祥趕到，姜昌襄見有添兵，恐軍士饑疲，難以久戰，便敗下陣去。金羅見姜昌襄並非真敗，也不緊逼，只在後追。姜昌襄心慌。

之際當頭遇見冰珠原來冰珠見前軍相殺便由北
邊抄過來夾攻不期撞箇正着揮起虎眼金鞭喝道
賊將休走姜昌襄大怒使力抵住大殺冰珠後兵忽
亂却係錢萬隆巡察知有敵兵入城趨迎而來冰珠
大怒抖擻神威揮鞭打傷姜昌襄右手刀落于地衝
陣而逃金羅等兵到合齊前進哈祥使兩柄狼牙棒
早已接着錢萬隆金羅趕上幫助萬隆如何力敵得
住率眾奔逃冰珠令仍分三路追殺向前以張聲勢
當日午達危樓上守將望見東邊火光熒盛心內驚

慌飛報到營牛達齊集將士將練成的弩砲等車裝
齊望見東北東南又有火光燭天姜昌襄奔到告訴
敵兵不知多少勇猛難當俱已入城小將遭鞭傷臂
逃回請罪牛達道敵人入城全島更無可守之處諸
將各收拾往曳城伺候并傳知壁屏岡衛斯悄悄回
曳城不得有悞分付畢提義上馬領衆前行救應又
遇着錢萬隆敗回道將軍不可輕身迎敵前面有無
數黑影似人非人必係邪術恐受暗器傷損性命牛
達不信率領強車壯士利斧雄兵在前進發欲埋伏

邀擊只見數道黑氣攔着左走右行皆在面前隱隱似鐵柱等形狀牛達大驚如今諸軍將退回收拾出得北門天已大亮牛達親自斷後來到曳城屯住第二日衛斯兵馬亦到幸喜俱未傷折乃焚毀砲弩等車同上號船出港折向西行次日轉往南去復旋向西北俱係逆風到平几島只見洋內有個蓮瓣載淨載沉牛達令看係何人快船棹往查時却係屏風島土豪班階籍因有膂力現充裨將在陳英杰帳下午達驚問道汝隨陳將軍押護家眷細軟往金蓮島如

旬却在這裡。汝今乘蓮瓣船可無虞。玳簪階道小將
隨陳將軍護家眷輜重。陳將軍使小將殿後到金蓮
島時。陳將軍把鐵將軍書交島上下查的兵士送去。
看過後便放落練階竹筐。將將士貨物陸續搬上。已
經九分。忽有賊艦趕到。將船盡行擄去。小將因帶有
金蓮瓣。見夫將暮。乃由梢後逃來報信。牛達驚道。此
刻敵兵必在金蓮島下。我等舟小。萬不能敵。今此地
雖無岡陵險隘。却樹木叢雜。且暫安營。將舟盡入港
中。可戰則戰。否則相勢而往。金蓮亦無不可。石中道。

此刻亦無他計可施，權令將士停泊，盡上島屯紮，再作道理。佈置甫畢，只見洋內風帆雪片般到。牛達認得係龍街，奈祐帶着衆將登岸，殺來牛達，使又迎住。龍街雙鎗，鬪有三十餘合，寇內麻螳螂忍納不住，挺鎗耙前來夾攻。藍倚望見，使宣花斧截着，鬪有五十合。被藍倚挑開耙，轉斧砍下右臂。麻螳螂棄耙逃回石中，使月牙鎗趕出。藍倚一心趕逃，牛達也不回顧。石中隨後忿追將來，奈祐乘馬橫刀而出。石中正趕藍倚時，聽見後面鈴聲，回頭見係奈祐飛騎的，即便

帶轉馬頭旋戰，余祐藍倚回龍街，困住牛達鐵鷲關。
觀射雙牙并出，奔藍倚背後。龍街看見，丟了牛達。
迎住三將水珠，後船趕到。見島內殺氣連天，烟塵滿
地。賴眾騰湧上岸，衛斯亦使將士盡行殺出，混戰直
到天晚。方各收兵，龍街令軍士搬運石塊，拋入港內。
使寇不能出口，無所逃遁。方回船分付停泊，派軍巡
瞭。再說牛達回營，與眾將道：龍街名不虛傳，石中道
不獨精術，其餘將士無不驍勇。後來者尤屬難當。若
非衛將軍救應，幾致大釀。衛斯道：幸賴天色不然，未

必肯休鐵鷲道依小將愚見可趁黑夜逃往金蓮寨
精蓄銳以圖後舉若在此爭持彼敗可以益兵我等
更無救應未見其善也牛達道鐵鷲將軍之言甚是令
三軍唧枚開船進發鐵鷲道不可行動有聲敵人必
趕昏黑之際彼此莫能識認豈不自相傷損小將船
內仍多金蓮辦分給乘之由西而去敵自不覺也石
中衛斯齊道鐵鷲將軍謀慮周到可令取上金蓮辦來
各人卸棄盔甲帶辦往島西置於水中陸續乘上鐵
鷲領頭令金蓮島軍士分段間搭而去正是起初殘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四

虐何其狠敗後潛逃不足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希夷夢

第三十八卷

金蓮瓣倒垂羣英智竭

紫竹根斜畫衆鄙魂窮

却說金蓮爲西北大島，週圍百有餘里，出水三千丈，上聚中寬下束，聳矗積黛，儼若蓮華頂中平坦，有三十六池，俱產金色蓮花，每孕結實，可得八升，兩月開花一次，凡莖一花，卽爲藕，產兩花三花，乃爲常年花，上生莖，復起花二三座，則爲大有，其葉盈丈，葱翠不

不可少

卷二十八

枯可以爲瓦爲篷其室與莖皆有素絲可織爲衣且
除寒却暑其實食之耐饑除煩壯精神益顏色池內
之水淡而香列破愁懣消積痞旋渦圍內淡水止有
三處一是天井關一是上池峯一是金蓮島惟金蓮
之水寒冽所以居民單傳者多有二子便爲丁口茂
盛三子者則稱人瑞然絕者亦少凡產必男女并生
從無夭折婚配以出腹七千日爲期七千日未足不
婚配七千二百日必配定未產育者不離家比下島
必夫婦偕行裝束一樣無男女之別死則同死以辨

為棺以葉為槨或葬於島下洲嶼或葬於金蓮嶺中
島上居民各事不取於外亦無官吏凌虐強家欺壓
等事起初原非入境有十餘嶼○氏泛舟過此愛其
奇特而不能上料度頂顛必非尋常乃用徽繳引堅
線繫着馴鶴於東放之使飛過西以引相索復用船
收鶴望得粗索以提竹籠下氏乘坐而登見形勢殊
異乃帶親族移來居住因上下不便築金作梯六十
道今鎖四面蓬瀛周小氏陸後有亭石碧沙岫雙石
洲流漱海洲大夫喻常邑大夫史秦陸荒不報已放

之類，後有能微島主訪知，則與荒蕪下，氣流定於
悉行浸漁，與喻常入彙，百姓上訴，又與又辱，怨不得
符發憤，相呼，半日聚有五、千餘人，將喻常史泰，拏出
囑盡妻子家人，悉行打殺，盡棄於海，而散島主，接得
得報，遣大夫樊光前，帶兵五千，巡察北邊，誅首惡，賑
百姓，此間有子名嗣，自幼而勇冠三軍，亂民間知
只道是家，在刺，秦敵光前，守法嚴整，嗣自智勇無雙，
料不能敵，遂表齊集，各處家眷，逃上金蓮，推正直者
為首，而秦道之，將金練一概收上，相延數十餘年，立

不改移島首郁廷因廣
聖帝放歸深自悔過十餘年
後得病而死衆人共尊伍彩爲首伍彩因父兄從兵
爲金粟傷歸而死痛切於心是以童據仁來投慨然
收入童據仁等敗死立催鐵鷲引兵復仇及牛達兵
敗令陳英杰帶眷屬細軟將書先來相懇伍彩得知
便令盤上陳英杰訴說父親被殺痛哭流涕伍彩想
起先世亦爲嗚咽指示安頓第三日午達等到鐵鷲
射起鳴鏑島腰縋下金練鐵鷲盤上與伍彩說明始
將女十道金練盡行放垂衆人陸續俱登衛斯看着

形勢以自視石中石中暗與陳英杰道此天府也素
知各事無仰於外何不取之陳英杰道我昨已有此
書函暇可回牛特軍計議及至晚間心腹敘集牛達
將賣金運天險可以放心安居當下苟新道據老去
蕭末週圍廣百餘里設有一人異心敵即可上何爲
天險石中衛斯陳英杰齊聲道老將軍之慮是也請
教防衛久安之計郎曹道有何難事雖彼衆我寡然
彼弱我強凶在而盡擒之患既可除烏復獨有豈不
爲妙牛達道我亦知之其如人心不服倚苟新道此

計正爲人心不服耳若全島軍民相隣保固又何必
爲此也牛達道然則不宜太遲令軍士飽食啣枚使
陳英杰同先來的兵士爲頭引路各用短兵前去可
憐伍彩等并將士人衆俱在夢中盡被殺死次日鐵
鷲早起聞知大驚忿然來責牛達道逃命得所反戕
恩人何也牛達道亦爲將軍計彼等與浮石無怨非
如我們不共戴天彼若暗引浮石兵上我們死無所
歸鐵鷲遣伍彩因父從郁廷爲浮石所傷刻思復仇
何謂無怨若非彼借金蓮容身此刻豈有外所狼子

野心恩將仇報天豈容汝我不能同汝作累囚也我負金蓮伍彩矣說罷痛哭拔劍自剄而亡再說龍街次晨令將士飽食以脩慶戰侍久并無聲息只見巡軍報道賊兵全營遁矣龍街問道船可在否巡軍道仍泊如故龍街笑道宿於船內以俟待我勞耳奈祐道未必然也立陣而壓之去存即見龍街恍然道伯護其慮通辨乎余祐道然龍街道我先往視伯護結陣後來可也余祐道遵命龍街帶百騎馳到港邊不見動靜令軍士以蘆葦縛石燃火擊於船上船篷焚

着亦無人出龍街悔道便宜羣賊俱逃走了奈祐自
後趕到道不必着惱追往金蓮便知龍街乃回船拽
滿各篷追來仰望島形挺然直立其半腰間有垂崖
巉出如蓋船到週圍巡視四面皆然西南北水流湍
急東邊又係回渦殊難下可龍街道似此如何攻取
奈祐道攻既不能誘亦難致惟有分隅圍而困之彼
內或變自有降而効力者其時方可得志龍街道殊
爲曠曰持久也更有如此乃派諸將士周環分方依
洲傍壘泊船伺察再將始末奏上并申詳廣望君島

主命下鐵柱等諸盡節陣亡將官悉賜封贈陰襲屏
風島使牛忠嗣鎮守晉中大夫之職所獲賀德廉能
苟新郎費四犯家口資產悉賜忠嗣其餘有功將官
俟寇平再定陞賞士卒給餉一年將士無不歡呼益
加切望寇賊困憊投降收功且說牛達等奪得全島
身派軍士每隊令三名于嶺峯隙內架蓋荷葉爲篷
爲室替換瞭守諸將練習武藝安然無慮過了月餘
與衆商議道龍街等久居無事必然懈怠船可劫而
焚之亦奇道也衛斯道西南北皆不可行以其水勢

不順也。石中道：衆船大營似泊芙蓉嶼，正在東邊，須候風順，燒之殊易。牛達道如何燒法？石中道：用蓮瓣內貯炸藥，裝炮紮走線於香尾，置盤香於罐中，黑夜飄清風，頭下島對定方向放去，自飄入泊船邊，并無擲動，敵人不覺，香盡線走，藥燃炮炸，各件飛碰粘刺着者，無不焚燒。牛達喜道：可卽辦就，待時而行。陳英杰笑道：若不辦就，他們如何得知？牛達道：今日天色要漆黑方好。石中道：此刻現在是東風，晚間天色如何得黑？衛斯道：東風已起三日，晚間應轉，且待黃

昏看勢可也。陳英杰仰視道：甚麼黃昏，而今已轉動南風了。牛達道：須由南而西，務必趕脩夜間，定係西風。眾人遵命，收拾齊全，抬到島邊。天色已黑，照定風鳥，看其尾羽，漸對東邊。始令軍士，縱下用三十蓮舟，爲一排，共有百排，分列放去。又令勇士八十名，駕着蓮瓣，派作十處，各帶短棹，隨後保護。牛達等在峯際中守待。去有半時，遠望火發炮炸，衆人大喜，須臾俱熄。石中驚道：檣桅都照得明白，難道不會着船麼？可怪！可怪！陳英杰道：且待隨去的士卒歸來，便知牛達

同衆將回營，直到五更方有瞭軍報，道隨去的回來。了牛達令進，只見五十餘名軍士，垂頭喪氣，入帳。牛達問道：「如何失去二十餘名軍士？」泣道：「若非二十餘人，小的們性命俱休矣。」牛達道：「二十餘人如何救得？」汝等軍士道：「小的們八十人乘風隨往，不期敵船外邊有木關攔阻，住炮辦，意欲砍斷木關，恐有聲響，爲敵驚覺，乃扶炮辦跨入，方纔過得三排，那知走線一時俱着，關內關外藥發炮炸，照得明亮，勝於燈火。那末料裡，面復有浮木將已入炮排，恁行隔住，不得近。」

船浮木雖俱燒燬，奈火炮發盡無遺，不防敵人箭筒矢
蜂到，小的們返棹趕回，在後者已受重傷，倒下立死。
小的們只得四人划槳，餘者將死屍負着，以護遮身。
體各軍屍首，現在邊上。陳英杰道：「且去調養。」又令將
衆屍掩埋。諸人退出。陳英杰道：「今晚西風仍盛，可照
樣備造，令每炮着一卒乘蓮瓣隨行。遇關扶過，復將
所乘蓮瓣翻人隨前，燃着走線，便趁風飛進。速行退
回，炮無不着船，船無不着火矣。」石中道：「須使兩卒各
網蓮甲隨往，互扶更爲妥貼。」牛達道：「所謀誠善，飛速。」

船就卽便行之。陳英杰又製造百炮當夜令二百水軍隨注天色黑暗如舊直到關邊其扶過去復回翻蓮舟入內隨近浮木見裡面約隔三尺仍有浮木一道又抬炮跨過忽覺船底俱如腐爛隨手破損藥濕漸沉衆兵大驚知中暗計有的急急返棹翻出逃回有的仍在浮木邊觀望忽聽得梆響箭矢如雨雖俱有蓮瓣包裹那知箭箭入肉着者盡倒二百水軍逃回不得幾個聽書尊官你說這係甚麼緣故原來官軍分泊之時恐遭暗算令造义竿浮木以護船外造

浮關用長竿叉之以攔來寇前頭復用水絮擁遮所以蓮瓣內火燃炮發炭藥飛花火蜂火蝗等件紛紛亂竄多着於水絮之上雖不成害水絮俱被焚穿當夜見火發便令救護并令強弩迎西認着黑影子發機直見船去無人方止龍街道會聞金蓮華辦可以為舟今再見之實為深患須要加意防備冰珠道家君昔用油布烟破金蓮甲想蓮舟亦畏桐油應於浮木之外加用浮木一道中虛三尺以貯桐油油浮水面水流木底可保無虞蓮瓣過此遭油自敗龍街令

如法造辦果然賊寇又到先入遇桐油者皆損壞溺
沉其未入者又俱遭弩矢雙浸桐油射斃惟在後數
船見機逃去未曾喪命龍街等仍向遠望忽聞喊道
不好了本船燒着了大衆回頭看時龍街的坐艦船
內噴出火來乃係蓮辦炮發竄入之火龍街忙令兵
將俱上隣船開去丟下任其燒燬片時卽盡幸未傷
人龍街怒道衣甲兵器俱不足惜有祖遺犴筋鷹爪
天罡鈎亦遭燒燬殊爲可惱天明往島下細看可有
上去之法誓必殺賊以洩此恨衆將齊道遵令谷裕

道武侯昔巡四鎮有犴筋鈎用擒牛市鈎之妙處願
悉其詳龍街街道聞當年西邊簸箕島下狂風急雨騰
起紅赤雲霧直上半天經國內至浮金之無量潭落
下火光數里三日方息居民往視見一金毛大犴赤
白二龍又有二蛟縱橫倒斃潭邊只有赤龍身體未
直漸漸活動翻沒水中後卽名此潭曰赤龍潭附近
居民剝犴屠龍斬蛟我祖鏡公出使浮金聞得此異
用重價購犴可惜皮骨俱已售去只得其筋此筋晶
瑩輕軟有質無形遇堅愈堅映物同色犴食五金放

筋着五金則膠精喫緊一鈎着三十六鈎盡着雖離
嬰之明無所措手冰珠道有如此好處真可惜也奈
祐道西風猶緊可令軍士分班安歇待天明看風勢
開船龍街道伯護之言是也令諸將士歇息末將與
小將軍奈將軍共待亮如何冰珠道甚善奈祐道借
杯酌閒談以消長夜度免寂寞乃命土酒就在奈祐
船上并值夜將佐三十餘人計議破島奇謀不覺漸
漸天亮大小將士收拾齊備只待烏轉拽蓬奈西風
勢猶勁盛奈祐道何不招敵前往眾將得令齊解纜

起可摺截而前兩個時辰方進得四五里、次後風漸
轉頭、片刻便到分南北兩路而行、迴環察看、奈祐容
嗟、龍街嘆息、無策可施、令俱下河、奈停泊不住、米珠
道、且用長金練、週圍締轉、將士得令、便俱轉舵、回到
洲邊、令每伍安爐、煨金成練、接聯長條、每條長五十
丈、七日俱齊、復開船到島下、運柴弛篷、棹挽並使、傍
石依岩、各相聯接、匝轉頭來、絞關絞起、結成大繩、終
日成就、衆船下河、纜于練上、方纔得泊、再鑿石壁、鑿
斷斧缺、鎚俱碰回、其堅莫比、龍街令道、無論將士入

等有奇謀上島、舞平冠第一、攻令出三日、并無獻策者、龍街道非不盡心竭力、奈遇此險隘、智力全無、所用只好仍泊沙洲、將形勢奏明、請廣望者指示耳、奈祐與衆將齊道、將軍所見極是、不表回船拜本稟請等事、且說廣望君自接龍街詳文、見羣凶皆逃于金蓮島、向來雖知峻險、尙未悉其詳、乃問墨珠、金蓮島上風土人情、墨珠檢冊呈圖、廣望君細閱、道似此、上有巉巖、下深無量、破之殊難、正思良策、忽聞島主命召、隨入朝、見島主道、駙馬免職、今據西部水曹大夫

奏稱西邊自去歲久旱河道淺涸船隻斷絕因查當年西老度長制度蓄水盤駁糧儲始得挽運今汭河俱乾有河水放往下河百貨不能得上無計可施又擬征北將士奏道隅于金蓮島寡人想金蓮隘塞爲諸島之冠先王曾傳遺訓如有緩急金蓮可避蓋謂其鎮風土民情出產足用不必外求五年十年俱可無恙也今逆黨盡往旣莫能仰攻又無由得上收兵則彼竊發出兵彼又還伏圍之費耗無有盡期寡人熟籌二事正之善策昨朝方殊奉武侯命到來奏鎮

國公主患疾已痊、寡人之意、欲召武侯面議、駙馬高
見、以爲如何、廣望君道、以臣愚見、金蓮事緩、運河事
急、臣先往視運河、且請批諭龍街等、小心謹慎、分布
停泊、毋許懈怠、致有踈虞、臣視運河回朝、便往金蓮
看形度勢、如不能了、再召武侯商量、島主道、武侯病
瘳、愈未多時、正宜調養、殊不願勞之、駙馬親往、寡人
無憂矣、可帶方珠于無逸殿、便宴、廣望君辭道、宵旰
之時、不敢領宴、臣卽動身、往視運河、島主喜道、駙馬
如此、急公績自可銘、回來洗塵罷、廣望君稱謝出朝

回府方珠隨後亦到請安呈上武侯手書稟道姪昨
日午刻到都朝見主上娘娘卽欲前來叩請叔父金
安因娘娘賜宴出官時已薄暮乃往墨珠哥哥史館
告說父母病俱痊可今晨前來途中恰遇勞公公奉
命召姪入朝主上問問雙龍各事所以此刻纔到座
下望叔父恕宥廣望君道罷了汝父親善飯麼方珠
道父親平素食少近年如常惟心事觸發則長日不
食兩母親亦然廣望君道聞鎮國公主有疾係何病
症方珠道因夢見外祖哭慟而醒竟自傷悲頓致怔

仲損瘡，廣望君道：「原來由此，吾今奉命往視河道，未及修函，汝回。」**雙龍**可說我平安。方珠道：「姪子欲隨叔父去，看看西偏。」廣望君道：「習練習練，也是好事。我修書致汝父親，并言隨我西去，汝可使備車騎。」方珠領命，須臾回來。廣望君將書交從人帶回，同方珠出門，問道：「汝係車係騎？」方珠道：「聞當年父親巡視四鎮，得平大夫爲御，今叔父巡視西河，姪子亦願爲御。」廣望君點首，登車道：「可帶從人。」方珠道：「恐其騶遲，追趕不及。」廣望君依允。方珠發軔，咯咯出城。第三日中時到

西流關又行四十里、由汶河過渡、廣望君左顧右盼、
就下汶河鎮坊子、次日循河塘行、只見深處有水、淺
處俱涸、午刻到古堤、見已經照舊挖開、行看下河一
路、俱係乾涸、底泥龜裂、沿河十里、篷舍及口堵塞、仍
然如故、途中村庄俱全、人烟斷絕、直到春水河口、築
堤、食惟餓糧、飲無處所、乃進新邑、寂寞人稀、晚
食米麵俱無、得買水如泥漿、當日宿于邑內、次早回
車、方珠問道、聞禦荒策內有興大工一條、看此河形
勢、非大挑不可、廣望君道、戶口俱散、食水全無、都中

望此糧餉以賑各荒州邑豈能待河挑成而後運耶當更思其策方珠道濟急惟有斷西流之水使盡歸汧河始得放下耳廣望君道下水僅五州所運惟糧上河數十州通衢百物往來之處安可斷耶當再思其盡善者方珠熟籌無有奇策午後又到汧河鎮廣望君仍下車進坊子令方珠道天色尚早汝可看看西流形勢來方珠到河邊見各船止泊不行問其緣故水手回道此刻關已閉了各船停泊待明早開關方珠恍然大悟算計已定跑回坊子廣望君笑道得

第了末方珠道因見大關朝開夕閉擬得規模廣望
君點頭方珠正欲告訴計策外面馬嘶到門乃係關
政大大吳洪聞都中報廣望君巡視河道趕訪而來
入坊叅見請進關城公館廣望君道不必大夫費心
煩撥軍士五百名辦大駁船四十隻巨纜兩條中木
椿八十根竝脩盛二石雙層草蓆布袋四千口長五
丈拇指粗纜繩四千條長二尺木樁四千根編兜袋
底桿貫繩頭限來日午刻齊全五分發往西流河口
五分發來鐵牛灣不得有悞吳洪領令辭出上馬飛

去須臾家人呈上酒席廣望君道可係吳大夫送的
家人跪稟道正是廣望君道可將回去言今奉命來
西視民災困若此美酒嘉餚何能下咽家人不敢違
令叩頭收去當夜無話次早吳洪已將各件辦齊送
到稟明仍有五分送往大河口廣望君喜道有勞大
夫司令軍上取砂土實于袋中將口收好緊紮入駁
船內吳洪傳諭衆軍同時囊砂紮口上船廣望君問
方珠道汝知之乎方珠道可係關閉堵堰開闢擊去
乎廣望君道汝同吳大夫于大河口辦來方珠與洪

奉命而去便令軍士于漢河口西下椿用巨纜攔河
 纜于鐵牛項上申刻開閉令將駁船內砂袋排拋填
 河桴木括于巨纜椿上河內遏住不流堰下水勢未
 減堰上積木漸高轉入漢河口內動洶派軍士分更
 守候次日卯末令將砂袋擊入船內駁轉填塞漢河
 口中以防內水回出須臾方殊吳洪策馬到來稟道
 大河口砂袋盡擊堆擊岸上讓船行矣廣望君道且
 往投河下河察看一人上馬加鞭前去未刻即返稟
 道水已至新邑堤沿路大勢深處三里有零淺處盈

尺不等，埧下大小諸船，現在拉拽入春水河，以脩長水盤駁。廣望君道吳大夫回關理事，申刻可仍往大河口堵塞吳洪道。取問大河口堵塞何爲廣望君道前見口下勢低，多停泊船隻。若此處堰水，彼處不滯蓄以之，則水洩河乾，多淺濶之虞。吳洪拜服道君侯慮無不週，說罷辭出。到申末，仍擊汭河口內砂壅于口下堵塞如此。三夜方珠御往新邑看視大小船隻，繹絡駁運水足，船浮挽行迅速。前日所探盈尺之處，現深二尺。回直視埧南支河水俱通暢，重載無礙。返

才司身
至漢河口，駁運已到，又係申時，令軍士照舊堵裝過水。次早，令將大河口砂囊駁來于漢河口內，下椿堆堵。又將河口木椿砂囊移加于上，令吳洪道如下河水，不敷浮送船隻灌溉田畝，則照前辦理。若水足用，則將砂堰毀去。吳洪領令。次日，廣望君同方珠過渡。上車回都。第二日進城，已是黃昏時候，入府安歇。第三日五更入朝，禮畢，島主賜坐，問道見報知作活堰，激水進漢河入下河，未知可能到新邑地方。廣望君奏道：新邑糧儲已過下埧，照西庶長當年制度挽運。

前日薄暮已有船底上河口五日約可運送島主問
道下河中段五州數十邑可能播種廣望君道臣已
照會關政大夫吳洪如水不足灌溉仍照辦理島主
道論及灌溉則能播種可知駙馬此出糧餉運通收
成有望足見有治人無治法與武侯媲美于先
後矣昨見火珠奏到知公主病篤駙馬可曾接有稟
啟廣望君凝神道誌得前日火珠有稟啟到因聞命
召置靴筒內未會拆看島主道今在何處廣望君子
靴筒內摸出非有始知因水珠之子天花險極後雖

和夏身

卷三十一

二

扳轉無虞公主受了驚駭風寒初時不覺及至臥床
難起始召太醫診視久藥罔效今氣息奄奄請急回
島廣望君看畢顏色驟變島主慌道寡人已悉知之
駙馬卽回國調治前時已差四星替曙珠龍峯替水
珠回國省問公主日內亦當先後到矣廣望君道且
住金蓮島近日若何島主道猖獗之至仍連乘風縱
火龍街坐船全被焚燬亦係心服之患廣望君道請
主上于靜樓拈香臣虔卜之島主道敬天閣最爲潔
靜命司禮太監脩辦請御香伺候杜崇領命去了島

主同廣望君步上敬天閣盥洗拈香廣望君于旁牒
著數次牒畢道賊未可殄公主之疾雖不能痊然壽
算尚早臣且先祝公主回來往看金蓮島主道繇詞
云何廣望君道賊之繇詞曰

虎狼結朋負隅踞躄十祀之後氣脉流通厥祿

永終

島主道氣脉流通須十祀之後則此時未可得賊也
今命安太醫同駙馬往天印若何廣望君道安太醫
老矣恐涉海風濤有所不便請安太醫之徒任權同

者法琴

卷三十八

三

往足矣。島主依允。廣望君請朝見娘娘。辭行出官。延請任權全往。任權欣然。帶得僕從行李。到駙馬府。廣望君迎入。便宴動身。方珠稟道。姪子意欲隨叔父去。問媪母安。以便回雙龍。對二位母親說。未知可否。廣望君應允。同時起程。不題。再說島主在朝。見廣望君去後。慨然嘆息。大集百官。問道。寡人于民。蠲免賑恤。宵旰勤勞。未嘗稍倦。何外寇侵邊。百姓不但不能捍禦。反有附從而爲之鄉導者。其咎安在。在寡人乎。在廷臣乎。在教令乎。在百姓乎。諸大夫直言無隱。太史

西白道附賊之咎在民而使民飢寒根由則在于君
島主正谷道可盡其詳西白道歲荒民亂者貧民無
恒產而富民貧也使富民貧者收令侵奪之也使牧
令侵奪之者權倖之臣貪所使也使倖臣得專權而
施奸者則主上也島主道大夫過矣寡人何常使余
包之徒專權諸大夫何爲不諫西曰道余大忠代王
砂岡下大夫握稻進彩玉三山圖中大夫江一鶴以
爲雕文刻鏤傷農無益請亟毀之而免握稻主上未
依一鶴告終養主上卽准顧庶長奏一鶴忠直博洽

寶柱石之臣請留再三主上又未允行卽此一端足見倖臣權奸使下誅求牧令以奉上牧令非戕害詐取富民則資無從出富民資產旣盡貧民饑饉無所倚賴饑寒迫身或地方匿而不奏或奏而恤不及時遇以衣食誘惑之寇得延殘喘從敵若歸雖父母亦不能禁止間有大夫牧令耿介不隨流俗聘者輕則遷謫重則降免矣島主道此寡人之過也然自三山圖之後于茲數年並未復收貢獻而荒亂在數年之後未必由于此西白道主上一次賞收臣下則定爲

年例主土後不費收臣下却借以爲名仍係依舊誅
求島主道甚哉爲君之不可有玩好也申大夫獨狐
中立道凡人玩物喪志玩色喪身人君于二者有一
卽爲亂國之由以邪佞從茲百般迎合而蠱惑侈蕩
君心也島主道誠哉是言百姓苦矣寡人自荒年以
來減膳撤樂至于今日猶不免百姓流離溝壑而牧
令乃肥麩豐糗寡人欲盡置法恐其賢愚不等太史
暨諸大夫其爲寡人籌之中大夫顧行道惟上正心
絕欲以清其源核戶口察田疇以省其職重出身慎

和可夢

卷三十一

三

舉選以舉將來也。島主道貪鄙之夫，仍任安居于民上乎？必盡破其奸，誅其身，沒其家，始可以謝溝壑。寃魂上天，夫西青道臣昔奉命隨鎮鐵圍，訪求岩穴，築館迎延。遠近至者，異人其尤奇者，姓木名于岑，行止怪僻，能役鬼驅神，目無難事。今主上欲別盡邪正，須得此君。上大夫樊理道木于岑，名寸，世呼小木先生，道號平平居士，昔以術散余廉家資者也。大忠囚之于獄，不食不飢，到第七日清晨，蔡子進內查點，只見怪枯女在地圍着亭亭一朵黃菊，蔡子驚喊，眾人往視。

只見那朶菊花冉冉升高入于霄漢司獄報與司城
廣捕踴緝至今未獲詢係奇人但行跡難知恐非旬
月所能延得安大醫道問黃赤湖便知島主道黃赤
湖者爲誰西青道黃先生雁也亦山林中人道號泡
上生江抱一翁言與輔公爲友者島主道原來係黃
先生聞久離鐵園矣而今在何處安大醫道因得笑
病來都就臣醫治現館輔公府內島主道可召來詢
問安大醫道未必肯來臣就問之島主道太醫可乘
車前去太醫道臣有車在午門外乘去便了出朝片

系身要

卷三十一

三

刻欣然而回島主道小木先生的在何處太醫道在
雲平嶺玉笋峯書院內養靜島主道可用弓旌召之
太醫道弓旌未必肯來臣問赤湖召請禮數據云須
用御爐焚七寶香使正直之臣實往玉笋峯定然可
至島主道御爐七寶香易耳正直之臣須命江友鹿
往迎西青道一鶴為武侯延往雙龍國學掌教途徑
不可急至島主道更思其次上大夫顧言道下大夫
王右泉當爾余大忠之初切諫不聽卽辭官教授屢
召莫起今大忠等皆伏誅其願足矣召之以延高士

應無不遵。島主道嗟乎。有先知明哲之臣如此。而不能
用。寡人之愆大矣。安太醫道王右泉受業于樊嗣
昌。爲中大夫。樊靜之世兄弟。樊靜亦以正直見稱。使
之召右泉。應無不至也。島主命樊靜道寡人悔悟大
夫。通知王大夫。可先爲寡人謝過。後行宣召。樊靜奏
道。邪誅正進。國家昌隆。右泉豈敢憚煩。不出島主道。
大夫速去。寡人擺寡于遷善殿。待王大夫樊靜去後。
命諸臣隨往遷善殿。年逾六十者。悉行賜坐。問樊理
道。小木先生如何。以術散余廉家資。樊理將案件。置

如何役鬼移魂等事細細逐始至末說完島主大笑羣臣掩口島主道妙哉深好隱惡非如此處治不足以落其膽說罷只見樊靜同王右泉上殿右泉朝見島主出座扶起道失卿五十餘年寡人之過也右泉道臣彼時年輕學淺不足感動主上臣竊愧之島主道卿今春秋幾何而鬚髮如漆顏色如童王右泉道臣馬齒八十二矣告歸時兩鬢斑白當日疾邪太急抵家半月目昏齒搖髮髯皆白後來心中漸漸冷淡連疾邪之心俱覺寂然四十後目明五十後齒堅六

十後鬚髮皆黑，島主道：「果哉！心思之禍人也。」今煩老
大夫延請小木先生，未知可否。右泉道：「臣已聞樊大
夫傳命，敢不奉詔前往。」島主大喜，加庶長俸祿。右泉
堅辭，島主不允，擺上御宴。島主持盞賜酒，右泉謝恩，
就位盡歡，成禮而散。次日五更三點，王、右泉隨班上
朝。島主親手將七寶香艾納匣交王、大夫，安于香案。
上再三叮嚀，王、大夫領命出朝。島主與諸臣在殿論
金蓮島勢局，廷臣皆無籌策，却待退朝散班，只見值
殿將軍奏道：「午門外有民人，帶着童子，口稱草莽野

臣木寸見駕理合奏明西青驚道木寸卽小木先生也來何太速島主喜道大夫爲寡人迎之西青遵命出朝見有老者手拄紫竹杖葛衣草履白髮垂眉西青作揖道木老先生學生迎遲望有木寸道大夫國事勤勞野人一介紹民安敢屈枉西青道主上在朝拱候木寸直至丹墀島主早下龍座木寸舞蹈島主扶起賜坐木寸奏道草野臣寸毫無知識蒙主上眷賜寶香慚愧無地島主道先生學術通神正當消受請爲寡人前修前愆以謝百姓木寸道主上何德願

聞其舉島主道寡人不明信任邪佞容留貪鄙吞噬
百姓以致饑饉匪寇猖狂若非正直維持祖宗社稷
幾不國矣今邪佞久誅其羽翼負隅隨後亦將受戮
惟虐民之羣小無由辨驗清查屈先生治之木寸道
此事不難野臣竊有鄙見請定為例島主道願聞木
寸道主上手臣下俸祿之外復倍加之使其不外營
求廉潔供職實為恩渥澤溥但諸臣丁入多出自不
少起而退閒之日廉潔者依然空匱是以臣下遠慮
難免營私今請定例將所加倍之項存貯府庫待不

供職之日如非因貪而他事斥退者俱照存數給之
身故似給其子孫若此國家不加費而臣下無閒散
空置之虞供職自多矣公如仍貪婪則嚴刑之死亦
無怨矣島主恍然道甚善命地官註冊定爲永例木
寸道究治羣小願得新鬼爲監方免諸神賣法島主
驚道寡人安得新鬼諸神何由賣法木寸道主上不
知羣小祖宗或有好善者見挈其子孫以敗聲名必
懇諸神寬宥諸神念其祖宗行善難免無縱故必欲
得新鬼以爲監諸神則有以辭之矣島主道新鬼何

由而得木寸道，凡忠烈之士，死而未久者，皆爲新鬼，或得其形像，或得其生時八字，皆可得而使也。島主沉吟，顧言道：「雙烈廟平駱二將軍有像，可觀。未知可用否？」木寸道最妙，二子爲誅邪而死，今所行者亦二子未了之志也。庶可搜剔無遺，應于廟中設壇查辦。島主大喜，命太祝常慈管理，常慈道：「雙烈廟香火甚盛，須出示禁止，以免繁雜。」木寸道不必，只須一靜室，於晚間行事可也。常慈乃去。島主問道：「先生用童用素木寸道？」野臣不食烟火，五十年矣，食則水菓飲則

清露島主命太監楊際向宮中御廚查取鮮菓並賜
羣臣筵宴片刻擺出各處貢菓并天花露一盤這天
花露乃天花開時盛露滿足外瓣包籠爲皮內瓣含
麩結合如萍實之狀內外瑩徹漿水沁沁名曰天
花露又名露花菓產于擎拳島木寸謝過就席諸廷
臣同謝恩飲宴三爵之後看看天色漸漸黃昏常慈
回奏道雙烈廟後左邊靜室幽潔帳幕臺案俱經齊
全木寸將天花露藏于袖內出席謝道臣請往廟去
來島主道可容看否木寸道王侯卿相及爵祿未艾

者不便陰人俱可島主道內監可乎木寸道可島主
命太監民誼棣恭冒溫曹巨四名隨往木寸進廟于
香案前半揖便入靜室解下腰間絲絲使童子圍布
地下令四太監伏于幕後乃上座默誦真經法語移
時只見西南角邊火光冲入隨後現出兩位絳袍執劍
神將齊到案前打恭道平絡駱守義願領法令木寸
道請候着復閉目密誦忽見紅光滿簷現出尊神五
位降到座前打恭道財神候令木寸道請了淨石島
主意欲究盡匪官小可有所不決敬問尊神夫財者

民之命也。曾聞天富善人，胡爲安分樂道者，常貧凶狡貪墨者，常富得毋請神黨惡乎？財神道、小神等雖掌天下萬國萬姓億兆之財，然係上奉天廷所付確冊，照冊給與，並無毫厘出入彼此，偏受淆混。至于廉潔者雖貧，固可免身敗名裂；亦緣命內未註多財，然後世必昌。其貪狡者雖暫得富，每多傾家喪命，亦緣冊內數豐，後代不絕亦賤。木寸道可將得贓案件逐員逐數，冊籍借閱，財神道、小神等只按冊支給數盡則止，不計其善取惡取也。給數有冊，案件之底裡難

稽木寸道必須案件清楚方好究辦財神道其惡取
考地獄自有証據各犯員祿盡歸陰間君按件究治
輕重無差真人可無需辨處木寸道據尊神所論雖
是定例但地獄懲治究竟不顯于人間貪污各犯不
見不聞誰知畏懼改膽更心必須懲治于其身始可
以爲炯戒財神道若須清楚詳盡只有另問得知之
神方免遺漏木寸道何神得知財神道凡行賄賂任
其秘密總須經門出路斷不能瞞過門神路神請傳
國內諸門路神詢問自悉木寸道承教請使諸神復

由簷端而去，木寸再誦真言，只見旋風捲入，風定現出兩位尊神，一位金甲，一位皂袍，率領着無數大大小小金甲皂袍神祇，齊到壇下，打恭道門路各神聽候法令。木寸道尊神免禮，茲敬請者，浮石靈國大奸已除，奉從之殃民害物者，尚未伏法，尊神可將版圖內各員枉法受賄以及貪墨由門經路者，不得隱瞞，平幣一將軍可同前去，肅將犯魂拘來嚴究，切勿有誤。四神齊聲遵令轉身向南，絳袍神將呼道：眾將士何在？道聲方了，只見滿室火光，簷端梁間壁上柱礎

地內空中紅鎧綠巾力士紛紛走落出來齊到神將前叉手躬身道有何差令絳袍神將道可各隨各門路諸神分頭將各犯官生魂拘來毋得遺漏衆力士答應聲畢寂然不見其時已起更鼓四個太監在後抖得搖動帳幕約半個時辰早有力士將犯魂擒到長不盈尺如醉如痴木寸命拋入皂綵圈內隨後接續釋給而來一般分付魂不縮小而綵圈寬綽有餘門神路神齊來打恭道現在未死衆貪墨犯員生魂在職在閑悉行拘到并無脫漏彙有清冊呈覽木寸

道有勞尊神已故者自有地獄究治不必拘也乃斜
着紫竹的杖子于圈內擊下聲如洪鐘魂盡震醒赤
身露體奔跑走竄詢問商量終出不得皂絲須臾困
憊慟哭號咷木寸用紫竹根于圈上畫個寶字只見
地面彩光煥發磊磊隆起貝寶珠珍無一不備這衆
貧魂止淚定睛凡心所欲者莫不堆具跟前轉苦爲
歡頓忘所以怒意取羅得此尊彼奈赤身無所收藏
或坐于寶上或抱于胸前多者則伏蓋于身下惟恐
被奪木寸乃斜紫竹根于圈上畫個寒字只見陰風

凜冽冷氣威嚴萬般珍貝生冰透骨驚起衆魂環手
抱肩曲腿遮臍爭奈百寶粘體猶如釘定拔除不去
顛縮成團齒牙相擊蹲伏在地恰如癩蝦蟆一般極
其悽慘聽更漏時已係二鼓衆魂先後凍死枕藉滿
地木寸又用紫竹根于圈上畫個暑字寒威潛失熏
風習習衆魂舒腿伸腰翻身起立弄珍捧貝喜笑顏
開雖然滾熱不肯釋手木寸斜着紫竹根加個酷字
乍見手肉身上地下萬種珍貝赤氣炎炎烟焰漸起
衆魂連慌丟手如生成一般丟不下撥不去滿圈之

內紅如炭、魂搖頭側、足啞嘴、舌立、踎、烙、脚、更
痛、坐下、腎、炮、難、當、眠、倒、渾、身、燒、矣、皮、脫、肉、焦、益、加、苦
楚、只有、跑、跳、不、休、倒、則、翻、滾、漸、斃、哀、怨、形、聲、不、忍、見
聞、有、困、倒、者、衆、趨、跳、登、此、上、彼、下、不、得、立、定、諸、魂、次
第、盡、成、枯、灰、其、時、已、是、三、更、木、寸、用、紫、竹、根、于、圈、內
擊、下、熱、氣、暗、散、枯、魂、漸、甦、又、畫、個、饑、字、衆、魂、愁、眉、苦
臉、捧、腹、灣、腰、嗚、咽、啼、泣、木、寸、斜、着、紫、竹、根、畫、個、噬、字
衆、魂、持、珍、拾、貝、用、力、咬、嚼、齒、脫、牙、落、唇、碎、舌、爛、莫、想
得、動、分、毫、風、車、轉、毒、餓、得、更、狠、渴、得、更、凶、木、寸、叱、道、

汝等吞吸百姓脂竭髓乾，難道已身的血肉充不得
饑解不得渴麼？衆魂仰視，道：「慌磕頭懇求救命。」木寸
道：「汝等高據案臺，冤枉百姓，傾家喪命，情急哀求，汝
等憫饒誰來？衆魂涕泣，齊自噬其指，臂腕肘互相啃
嚼，胸復腿脚鮮血淋漓，爭吮解渴。肌肉易盡，饒焰難
消，又俱倒地，啼呼漸絕。」至四鼓時，又用紫竹根擊地，
衆魂復醒，叩頭哀懇。木寸道：「饑寒酷暑，汝等雖畧嘗
之，而播楚鞭朴之味，尚未知也。」乃用紫竹根于西南
圍邊點去，只見一道黑烟湧出，布散開來，如珠亂滾。

漸滾漸大，須臾長至二尺，豎眉睜目，狀貌猙獰，各帶
鎗耙叉棍，見着貪犯，擒拏擊撲，可憐衆魂，大約虛弱
嬌養者多，堅強悍壯者少，受過寒威，又遭熱毒，饑渴
內攻，膚肉外剝，如何經得起這班惡鬼行凶力摧，狠
打，只見血肉紛飛，筋骨折散，俱倒在地，哀號慘泣，愴
地呼天，木寸道撲擊之味，雖知貪饕之心，未厭珍貝
寶貨，皆汝等素所喜多，愁少者也。今當使汝等儘量
受用，冥役可將萬寶堆梁，犯魂身上，鬼卒同聲稱遵
法旨，將輕重各樣珍寶，小者輕者手捧，巨者重者扛

擡聚于衆魂體上，壘積成山。衆魂起初被壓，嗚咽哀求，漸漸加重，承受不住，肉裂骨斷，聲息俱無。木寸用紫竹根于圈內截下，寶山傾卸，衆魂厭廬，猶如包鴨，紫竹根再截，又漸還原。哀啼怨泣，涕淚交流。木寸道：汝等爲此寶物，倚勢凌壓，已受報過，然坑陷多人也。應償還冥役，可豎埋之。鬼卒齊聲遵旨，立時將萬寶搬耙，挖成無數深坑，便把衆魂各豎坑內，將寶貝層層砌築，連頭沒入，再用巨重之件數層封頂。衆啼啞泣，情狀慘淒。木寸用紫竹根斜于堆上一按，便齊跽。

下底裏衆魂骨糜筋爛織聲不聞再用紫竹根向圈
內一撥萬寶散開衆魂壓如柿餅又用紫竹根向上
一挑衆魂餅漸漸隆飽起高復成人像片刻俱甦伏
地泣懇木寸道汝等爲着此件每每不顧天理喪盡
良心百計營求今日怕懼却太遲了這原係身外之
物汝等時刻置之心中而今身上雖然脩養尙未到
得心裏再當如汝等素願使心內得有飽足冥役可
代掛入腹鬼卒稱遵法旨持住貪魂擠開血口各將
寶貨用鎚柄棍頭推搗下咽衆魂牙齒先俱脫落兩

頰又遭擠定，被搦下咽，不能稍緩。肚內受足，腸破胃裂，塞得腑臟成糜。漸次倒下，木寸用紫竹根插道，真役可退，鬼卒俱倒，相逐滾流。大而縮小，合成團塊，如流水般，仍歸西南地中去了。木寸用紫竹根于圈內，擊下衆魂，漸蘇。腹內膨脹，不可忍耐，挖不出，刺不下。只有用力嘔吐，弄得心翻膽覆，肺反肝傾，仍然無濟。苦楚較前尤甚。木寸見衆魂困頓，倒下不安，又復立起，亂跌亂爬。始用紫竹根于圈上畫個圈，破字衆魂腹自爆裂，內中百貨有突出的，有湧出的，有墜出的，有

淌出的衆神，趁勢或以兩掌擠腰，或以單手入腹，奈存留之寶，粘腸帶胃，撕得痛徹心脾，翻地亂滾，只見門神路神前來，打恭道：「已經五鼓時分，衆魂拘放，應請法令、木寸道，令俱放去。」起鼓時分，仍按名追來衆魂，叩頭道：「犯員等罪該萬死，情願變度，退駐甘受國法。」木寸道當百姓求生無路，求死不得之時，汝等肯轉念否？汝等不肯忠君愛民，最喜媚權賄要，今日誰來庇護汝等平素營得寶貨，此刻可有用途？汝等看百寶是寶麼？衆魂着去，俱是珍寶。木寸道現形，口見

各寶旋轉化作虬螭鸞鳳等百種毒惡物件衆魂驚懼欲逃木寸道不須驚懼寶之爲害較此更甚乃用紫竹根畫個消字各毒物復化爲寶倒地漸滅衆魂頭已磕破血流滿面仍然哀求不肯起去木寸道也罷汝等如能各將同惡吏胥人等擊斃赴都自首則不須來此否則逐夜拘至不能寬也衆魂叩謝稱願遵行木寸道原獲力士各押貪魂還壳如有違悞則復拘來諸位尊神請退彙造賍賄清冊毋遲諸力士仍各提生魂而去四神打躬告退東方漸白木寸下

座令童子收起皂纒再去帳幕四個太監倒地磕頭
道小人等肉眼不識上仙木寸道誰是上仙不過小
術而已汝等俱無子孫貪得賄求賂謝護奸黨惡退
忠害良竟有金穴銅山究與何人雖多裝神塑佛造
寺立觀卽有神靈亦只算得代破財人民修積陰曹
不能爲汝改轉已喪之天良則罪業愈大豈可禱禳
莫若學做好人汝看這些喫苦受罪的魂都係爲子
孫計受罪時可有子孫來代的四大監道上仙珍玉
之言敬謹恪遵木寸道汝等可好回奏島主我今去

也。四箇太監欲向前攔留，八隻腿都動，揮不得，看着木寸帶了童子，柱着紫竹根杖而去。及天大亮，纔喊得出聲，室外伺候各色人役，聞時趨進，看不見二人，問道：壇上作法的那裡去了？太監道：好在外伺候者。法師童子出門都不曉得，衆人道：門仍未開，從何處去？民誼等移步到外邊看時，果然門尚緊閉，牆高宇峻，四處無踪，衆人驚訝，開開門來，民誼等慌入宮奏明。島主問如何拘取處治，民誼等又逐細奏上。島主點頭道：既有力士押在，定有形跡發露。傳命司馬大

夫白嗣廣着巡軍內撥五百名分于本國四境內外
打探牢令收守動靜民謠傳召白嗣廣入殿領命交
樞機閣辦理不題再說王大夫出得朝門先焚香于
御爐內再令起程只見香烟疑結不散路上香盡而
烟仍存數日上得雲平嶺下直登玉笋峯看見書院
門前有個老翁帶着童子在那里眺望王大夫勉力
趨走間脚下忽然浮泛不能自主心內大驚往下看
時正是兩脚夷猶如地震隻身騰起似雲升不知看
得何物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三十九卷

逢覆舟詢鄉國快意對傷心

追亾友別妻孥暫離成永訣

却說王大夫往脚下看時，却係半根紫竹，冉冉自地而起，飄到書院前墜落下來。老翁童子，并無形影，門上藤蘿封滿苔蘚，漫遊四邊眺望，詫異驚奇。從人陸續俱到，仔細視道：外面係這般光景，其中如何有人。王大夫道：必須入內審視，方能復命。從人撥去藤蘿

踏倒蓬蒿行上綠苔堂上正中坐着一人冠朽衣敝
兩肩畢露面前藤鞋一隻在地一隻穿通掛于朴樹
幹上左旁橫着一個白骨屍骸王大夫命將御爐擺
于面前獻出石火焚起妙香忽見那人舉頭開眼正
係小木視王大夫慌起身道纖微細事寸已辦竣何
勞大夫遠涉王大夫道先生學貫天人小生奉命不
虞望爲曲宥木寸道大夫謹正道明天人欽敬不必
通謙以足蹴白骨道起起勿貪睡嘉賓至矣只見那

死骸顏色漸轉，肌膚驟盈，氣脈來復，轆轤起立，是個
卜童，雙手揀着眼睛道：「有何使令？」木寸道：「供食待客。」
童子應道：「有。」走向神座下，捧出一個篩大的白蓮蓬，
來。木寸道：「荒野苑中無物可敬。」大夫勿哂，王大夫道：「
得賜蟠桃，三生有幸。」謹領帶回，以供祖先。請先生作
速命駕，以免主上懸望。木寸道：「大夫朝門焚香時，學
生知之，卽往都中。」當夜業經拘到各魂，立成定案。大
夫不信，現有二物，請帶回去，啟奏主上，諒無疑議。王
大夫道：「係何物件？」并指明。木寸于袖內取出天露

菓一盤，又于蒲團下取出冊子一本，道：「此御宴所賜。此各犯賊數姓名全冊。」王大夫道：「主上仰慕先生，何不勉爲都中之行。」木寸道：「學生避跡于此數年，今忽有人饒舌，彼聞妙香時，卽欲遷避。因素仰清型，勉爲從事。事旣了矣，虛行何爲？」學生從此出旋渦圍外去矣。免得將來饒舌者，又饒舌也。王大夫知不可屈，乃收二物告別回都。木寸亦命童子拾起蒲團，送王大夫下玉笋，分東西路而去。王大夫回望嘆息，只見嶺下軒車人衆上來，內中端坐一位霜鬚老叟，早到跟

前連慌下車拱手招呼道表兄如何在此眺望王大夫再看時却係平大夫無累因答道公幹至此賢弟佐輔公鎮鐵圍因何歸國平大夫道奉武侯移文致輔公令弟回都奏明往金蓮島察看形情王大夫道如此偕行甚不寂寞乃同車前進互問風土人情近事非止一日到都入朝禮畢王大夫呈上珊瑚盤天露策賍犯清冊奏道臣奉命到玉笋峯書院外見門封苔蕪人則地滿荆榛有異人養息于內臣焚香宣命再三那人力辭事已竣竣臣不肯信乃于袖內取

出盤菓云是殿上帶去的。又出清冊以爲証據。那人似厭塵囂云將避出旋渦園已往東去矣。島主嗟嘆。再着那盤如舊。惟菓倍覺新鮮。展冊看時。問司寇大夫朱邑道。各犯自首正法。彙冊可曾造成。朱邑奏道。現在邊遠地方。昨日仍來不絕。雖俱膽清。須待無有來者。方可彙呈。島主道。平大夫父子赤心。鑲國政績爲最。武侯又奏差徠金蓮。皓首猶勤勞國事。遠涉山海。其進爵度長平。無累辭道。草茅賤士。得居顯要。含愧多矣。今未有寸功。而蒙上賞。益惶差漸。如果托

主上洪福看出破賊機宜羣邪授首之後受恩未晚
島主依允命侍衛二名禁軍二百名護衛金蓮平無
累拜辭出朝帶領前去島主將木子冊內犯員名數
數過共九百九十名問朱邑道草冊其名若干朱邑
查覆道連今日共九百九十名島主道二冊相符案
全不少矣原來自木寸于雙烈廟去後次日卽有附
近牧令持冊至午門外自首放下冊子自將貪婪事
件細訴清楚後便撞石腦裂而死從此接踵至者或
自斷首或自剜腸或自支解縹絡不絕司城大夫令

拋棄于北却山內數日之間蛆蟲滿地蠅蚋遮天所
使探聽各巡軍歸報某邑率于某日將久新定案悉
行更轉杖斃若干吏役暨行賄原人後卽不知去向
當時室內回祿臺庫無存各巡軍所報大畧相同白
嗣廣奏上島主命彙成冊令金木子呈冊核對名實
相同絲毫不爽島主不勝驚異再查受犯員賂賄諸
人除已誅死外仍有逃去作亂現在金邁島者其餘
朝中大小文武并無姓名在內島主大喜道朝野絕
無邪佞之臣此亘古所少其大赦國內命將雙列廟

考靜室地基廣開建造真君殿三旬完竣封木寸爲
昭冥掃奸保國真君殿宇高峻崇赫侍從形像威嚴
見者毛髮皆豎平大夫察看情形回奏道臣視金蓮
島勢上有巉岩覆蓋下有莫測深淵除飛上與斷石
葦更無他策可破今君聖臣賢彼卽猖狂亦不足爲
患請主上置之度外可也島主道似此無可奈何真
人于心終不得慊大夫其勉爲寡人仍往鐵圍平無
累道臣自二十五歲御武侯平四鎮至今食祿五十
年年七十五歲矣齒牙盡脫眼目昏花手足不利食

少疾多如仍戀棧必於政務有損無益懇賜免休以
保餘年島主道前聞安太醫言卿過于勞憊寡人實
不能捨然猶以事相累心又難安其以度長品職俸
祿致仕其勿再辭卿既休致應荐賢才自代何人可
用據實奏明平大夫道中大夫曙珠明敏精詳朱邑
沉靜廉明谷裕謀深慮遠皆可使用島主道曙珠回
天印省疾可着谷裕陞補平無累謝恩歸休不題浮
石自此朝無佞臣野無曠上君安其分臣盡其職盜
賊絕跡囹圄草滿數年之間真成雍熙氣象不覺島

生百九歲了。島主召輔公武侯廣望君暨三公主來朝。賜宴惟危殿。大小諸臣侍陪。宴畢。撤筵。島主道。百請先生駙馬共議。來年寡人百有十歲。授政與太子。一切事宜。武侯等全奏。道主上神氣康健。命太子監國。最爲允當。島主道。寡人賴先生指教。及諸卿竭力。政無疵穢。惟羣奸逃匿。未滅。終屬斬草留根。先生駙馬爲寡人籌之。廣望君指指道。此其時矣。臣請視之。島主大喜。命強弩都尉武魯帶二百軍士護衛前往。廣望君辭出。方珠原武侯二公主道。孩兒願隨叔父

行身學

卷二十九

六

視賊武侯依方珠出朝，追者廣望君、景明、隨行回府，駕車條馬起程。廣望君命往烏桓嶺進發。方珠道：「應取路落鵬山，廣望君道課利東北。方珠乃不敢言。」數日到烏桓嶺，過柘籐林，直抵新沙，擊著汪洋浩瀚，氣象無遮，只見衆人紛奔若狂，遠遠的有似雪如潮。一疋白練自北往南飛動，不休。方珠策馬驟到前邊，詢問旁人，答道：「昨日洋裏躍起這匹馬，岸邊軍民趕捉不住，偏偏盤旋只在境內，又不遠去。今早用漁網四邊圍籠，已將獲住，忽然衝破，奔出帶網而跑。衆人

追逐不着，方珠聽罷，如鞭向前。那馬見趕得緊急，就地一滾，四蹄及身上之網俱經脫去，只套在項上，拖垂前胯，不便奔馳。將頭兩邊亂擺，方珠趕到于此，鞍上縱身躍過，跨着那馬，那馬也顧不得有網礙事，撒開四蹄，如風馳電掣。方珠用兩腿夾緊，灣身挽起，駝網卽于項下復繞上來，如纜繩般執着，任其超騰。只見山岡城市，樹林屋宇，接連飛到身旁，倒向後去。忽然一片赤霞，又壓下來，仔細看時，却是丹鼎的城墻。驚道：「如何恁的快便？」掣轉敗網，那馬便旋身，撥刺刺

的跑回舊路未及半個時辰已到新州埠頭新沙守
將西星現在船邊伺候其時廣望君已經捨車上船
方珠便挽定破網下騎那馬兀自收勒不住方珠用
右膊夾定馬項有家將名喚常淑趕來上了勒口繼
兜放好鞍轡扣緊肚帶掣定繮繩脫去破網方珠始
與西星作禮再看馬時從頭至尾足長一丈并無雜
毛渾如水晶雪片般白西星稱讚不迭方珠便囑將
馬養馴遣送往都交駙馬府司篋收管西星應允乃
全下船廣望君命回城不必遠送西星遵命過船武

畧傳令拽蓬往北開行，真正風順，蓬高，速如弩箭。當晚因風止，霧興，長空漫滿，泊于鯉魚灣。次早霧收，風仍如昨。薄暮已到白頻洲龍街，等接到上船。叅畢四邊將官聞信都來請安。廣望君逐人慰勞。次日開船，往金蓬島來。遠看形勢寬濶，雖不及天印，而高聳過之。駛到跟前，纜定下，可見石壁有光如青銅顏色。命方珠道試以鎚擊之。方珠使鎚輕敲，分毫不動。用力擊下，只見火光迸散，鎚柄折斷，鎚頭翻高，再落下洋。石壁全無損傷。方珠大驚。廣望君命解纜，過圍巡視。

處處相同乃令每船取黃豆二石、荷莖三十觔、鹿角木三十觔、綠葱十觔、爬山虎三十觔、菖蒲二十觔、鯪一尾、各碎成末、又研松香二十觔、桐油二百觔、調如麪糊、令尋石壁陷低處、方可徑尺、粘糊塗于上、逾時審視、油乾藥縮、乃燃火焚之、烟焰四出、次後漸漸歛收、片時烟盡、藥亦成灰、令以巨鑽力斫、面上寸許、堅如檀木、屑碎紛紛、其下仍堅似鐵、復上料油焚之、如此兩晝夜、共焚二十餘次、鑽深三尺、有零、因令實斫艾于中、量口寬大、斫石如蓋、再焚斫艾、火着烟

起以石掩口蟻封交縫無烟外溢令巡船十號四圍
審察有烟出處卽速報來探軍得令而去當夜無話
次日清晨有巡船飛也似棹來報道離此西去約十
餘里石壁上面不見縫隙有烟如雲裊裊而生廣望
君令移船往看果然如蒸龍氣出根株漫漫聚成一
覆廣望君大喜令用藥照塗橫直俱寬六尺候乾吸
緊燃火焚燒烟消則去枯燼另上新藥凡經三次用
斧斫去鬆石約有一尺深淺內裏仍堅如前隨烟出
處上藥焚斫加以鎚擊約艾應焚盡去灰易艾焚着

掩封使烟不斷如此閱月攻進一里有餘裏邊石色漸淡體盾漸鬆十日攻進半里又經兩月約深入二十餘里這日焚過用斧斫去豁喇聲嚮倒去石壁二尺有餘露出一個空缺烟就無了復用斧鑿照六尺寬大四邊盡行擊去只見石落不聞嚮聲再細看時約有里許寬圓一個空窟上通于頂下入于底俱不可測量霧氣漸漸蒸起冷風颭颭衆軍慌跑出來上船稟報只聞滑滑之聲回首看時洞內一派清水湧出船已移開水勢漸如傾盆瀉峽冲出懸空數十丈

方垂頭人洋廣望君大喜次日水勢卽弱到第三日
只如溪澗流泉不似衝湧形狀令武畧取箭三百枝
寫罪首惡赦挾從六字于幹上開船用梯子弩向着
番崖上四面發去第五日更鼓時候有人繩練下來
正在龍街船上龍街審道你姓甚名誰因何送款那
人道小人姓郁名周係郁廷族人今島上三十六池
之水全涸蓮實存腹無水不能消化俱發脹作懣往
年鐵鷲引牛達等來島躲避牛達等陡起凶心將伍
彩人衆及郁廷家口殺盡鐵鷲不忿大數其罪自刎

而亡小人力孤不敢與敵欲密送款惟恐玉石不分
昨日拾得弩箭因同心腹商議特來報信預備指使
龍街帶到大船上稟明情由廣望君道你可仍上去
多放金練以引我軍郁周道往年大軍圍島石中盡
將金練收回其時小人用砂土掩埋只得此條其餘
的都繳回了廣望君道你可帶繩上去垂下接引軍
將擒賊之日定授上賞郁周道國賊家仇時刻切齒
不須君候隔附請將巨索雙結成梯小人盤上去將
金練放下引上軟梯以引將士接踵而登廣望君喜

道甚善你可速去龍街帶回付以纜梯郁周仍盤上
去龍街令結繩梯數十道再稟廣望君道金蓮形勢
上下皆難郁周之心未知真偽廣望君道烈妨使有
過將士先上多引軟梯建功以免前累次着龍奎離
繼祖帶狼頭軍五百名隨土方珠武畧帶餓虎軍五
百名接應四將領命而去龍街問道君侯初時燃艾
閉穴聞烟出而大喜何也廣望君道烟出則知水脉
不遠是以喜耳龍街道不得水脉將中止平廣望君
道胡可已也焚功多費時日耳龍街道後見水出又

大喜得毋頂上池水因此而盡洩涸平廣望君道然
龍街道然則郁周之降多分真矣廣望君道雖知其
真亦不可不防龍街道小將願領軍士上島廣望君
道將軍老矣有龍峯之捷韓總祖之藝居于前方珠
之勇力武畧之應變居于後不得上則已得上則必
成功奈祐道恐萬一不濟再上殊難廣望君道永既
涸矣寇無能為龍街道得令回船查明將士守到二更
方令飽餐上去只見數千記過將士帶定練繩盤上
島腰垂下繩梯龍峯腰插繩梯率精銳由梯先登韓

繼祖令家將道取我革囊來家將取到革囊韓繼祖帶于右肩垂于左脇短戟二枝懸于兩腋雙手挽着金練盤旋而上方珠等隨後亦上見諸人猶在峯腰問道如何不上去龍峯道昏黑不能分別彼此待天色微亮按次而進武曷道此地難于久站恐賊知覺擠壓下來如何支撐豈不失此難得機會龍峯道也說得是令郁周引路迤邐曲折漸到頂上賊黨守口將士已經知覺發起喊來大眾盡起火把照耀如同白日龍峯使鎚繼祖發戟率領銳卒齊進數百賊兵

如湯滅雪方珠武畧到頂寇衆已盡商議分作兩路
剿殺方珠武畧往南龍峯韓繼祖往北且說方珠武
畧正行之間忽見火光撩亂賊衆大墜趕來方珠立
定看時石中使獨頭鉢衛斯使渾金棒當先殺到武
畧使兩柄如意斧敵一將不住方珠向前揮鎚自石
中肩後擊下正中石中左臂大叫連聲棄鉢飛跑方
珠那里肯捨放步趕追見石中往前傾側忽然不見
只道跌倒在地大喜趕奔向前那知失脚墜入蓮池
這裡衛斯見石中受傷而逃料難交架撥開如意斧

回身便走武畧領得勝之兵隨後趕殺猶如風吹敗
葉兩打殘花看看荆次趕着衛斯忽聞隱隱有人喊
道仲謀仲謀武畧停步聽時正係方珠聲氣令持火
把隨尋去却在蓮池底下池深岸陡不能得上武
畧問道將軍道石中如何失足墜入此內石中那里
去了方珠道要石中容易道聲未了只見如雨般泥
水過去砣砣聲響落下大塊污泥再照着時却係石
中已跌半死武畧大喜令接繩援起方珠隨細石賊
方珠登岸將甲冑衣履脫下赤足領兵向前再說龍

峯韓繼祖全郁周前進昏黑不分西東走入菁林之內窺窺亂衝無數搭鈎攢來龍峯見無亮光難於辯認急令退出菁林郁周已爲鈎去搭鈎鈎鎚捲地趕到韓繼祖雙戟使發直入鈎鎚隊裡挑撥賊衆披靡始退入菁林內去龍峯道軍將疲勞半夜且令加食養力天明方好破賊韓繼祖道雖得賊之糧餉奈蓮池盡涸何處得水龍峯道我先已令軍士各備竹筒帶得水來韓繼祖大喜令互相資濟衆軍各尋鍋竈造飯正炊熟時賊衆大至龍峯道我先帶二百兵士

迎敵將軍全衆飯畢卽來相換。繼祖答應龍峯率衆
迎出，不問好反，揮鎚直繫向前。看時，鎗刃如麻，衝刺
恐多傷軍士，乃靠牆列陣，挺身在前，拒而不攻。凡時
間，韓繼祖喊道：「吾來也。」發戟領兵出陣前接戰。龍
峯率衆食畢，隨出分頭迎擊。無奈敵人衆多，前者敗
去，後者又來。龍峯使發雙鎚，分開各股兵器，闖入賊
中奮力擊殺。韓繼祖領兵隨入，將士拚命鏖戰。多時
賊衆抵當不住，始行退回。天色微亮，乃全韓繼祖率
衆追逐，殺敗菁林餘賊，奪回郁周。直趕向前，天已大

亮但見路徑岐嶇池田唐寬華垂葉萎韓繼祖道幸
虧晚間昏黑爲賊所阻若是乘銳進追鮮有不失悞
者郁周指道前面隱隱樓臺便係賊寨巢穴須要小
心我去引後兵接應龍峯依允郁周往後邊去龍峯
等前進轉過樹林只見前面路口依林紮有大營并
無聲息韓繼祖道此勁敵也不可輕視龍峯道我二
人雖不倦其如將士通宵竭力何且誓于林中加食
養息以待彼至軍士屯紮方定對面營中忽然炮起
開門齊殺前來韓繼祖令軍士各吃餓糧待將近時

始行迎出須臾賊衆奔到當先三人却是陳英杰郎
堂埕巴桑椿陳英杰使長刀郎堂埕使耙巴桑椿使
鋼叉韓繼祖先出迎着陳英杰郎堂埕使耙趕到助
戰龍峯領衆飛鎚而出郎堂埕使來戰龍峯巴桑椿
橫叉觀戰見陳英杰戰韓繼祖正是敵手郎堂埕抵
不住龍峯便舞叉來夾攻龍峯兩柄金鎚并無絲毫
差漏闖到深處方將叉撥開耙已飛到面前龍峯側
身閃過將耙擊下郎堂埕收回不及恰好碰着巴桑
椿手背打得稀爛巴桑椿大喊棄叉迷回郎堂埕驚

惶然措鑑到不能抵擋從頭刮下額眼鼻口刮去半邊跌倒在地陳英杰見韓繼祖武藝高強又折二將料無勝理虛愧一刀跳出圈子拚命飛跑龍峯韓繼祖率衆隨後追殺賊兵分散逃竄趕出林表只見陳英杰如脫兔般往前奔跑又聽得遠遠有喊殺之聲韓繼祖道此必方珠叔叔等已到賊巢我們快趕前去接應龍峯傳令將士前進且說方珠武畧雜住石中方珠渾身淋漓盡行脫去只着皮褲一條率衆全武畧飽食趕奔向前奈地下竹椿石嘴脚底難當乃

令四卒拍之而進。天亮時已到重樓寨外。牛達率衆倉惶殺出。武畧揮斧迎入。衛斯領衆賊將圍裏將來。方珠正到。見武畧抵敵不住。乃下地揮鎗殺入。牛達望見。便捨武畧來。闖方珠。賴大牙揮鎗鐵棍當武畧頭。蓋下武畧。隔開便戰。賴大牙一邊將士思量建功。一邊賊匪憤怒奪命。只見喊殺連天。爭聲盈耳。方珠等將士雖勇。賊黨持命更凶。各負重傷。始終寡不敵衆。正在危急之際。恰好龍峯韓繼祖齊到。龍峯率衆當先。繼祖後進。斜刺裡賊將佟通工。挺槍刺來。韓繼

祖左戟勾住槍，右戟迎面掃去。佟通工棄槍而走。韓繼祖趕上攔腰夾入陣中，擲于地下，墊脚以視敵將。見龍峯雖來，賊衆四面奔集，氣勢猶盛。乃左手拄住雙戟，右手向革囊內取出青錢，旋足轉身看賊將之凶勇者，向五官擊去，無不應手而倒。片時間賊目盡喪，牛達衛斯等亦俱受傷。被擒餘衆亂麻武畧道只誅有名匪首餘概，不論賊兵聞言盡行拜伏。方殊間降兵道賊黨盡在此乎。降兵道有苟新郎、費杭、琮、何海出巡，不在此內。武畧令道可將賊犯踵筋割斷，方

珠道龍筆韓繼祖可各領未傷兵士分搜餘黨一將
去說只見郁周領得兵士上島道小人下去請兵接
應廣望君道不須添兵可着三百軍士帶水上去應
用今止領三百軍士負水前來方球道島上賊所儲
水亦都用盡正愁乾渴奈得大妙令脩辦筵席龍筆
等接得婦女孩提先後俱到乃款待將士傷重者先
飲再將賊衆積聚珍寶分作五股三股解下島一股
派給將士一股視將士受傷之輕重與之以醫其苦
宴畢令負木軍士先將賊犯負去繫下然後搬運珍

寶三天而壘池中漸漸有水蓮葉蓮華又漸堅立起
來方殊乃令郁周公傷重各將士在上調養自全諸
將唱凱下島且說廣望君見賊已破卽令用絮團堵
塞穴內流水再壘石塞口蠟粉固封所以島上有木
蓮華復活當下方殊等繳令廣望君令按簿查驗賊
目少却六名武畧道有四名在逃搜尋無獲廣望君
道內有陳英杰乃極要之犯所逃四名昨晚見降兵
內有四人神色異常因令穿鎖已經拏住所未獲之
陳英杰何海一犯只訊四名便知武畧領命去訖乃

令將受饒場各賊犯用鉗取出青錢斯須時候漸漸
時聲喊叫肢體動搖只見武員慌來稟道昨穿鎖之
四犯連船無踪廣望君怒道守將是誰如何連船開
逃都不知得龍峯跪下稟道是小將地界廣望君道
因公離汛姑寬免罰可同韓繼祖務追獲來方珠稟
道西南係本國境界賊犯諒必逃往東北廣望君道
可帶船十號由東北追尋一將領命而去再令將衆
犯穿鎖分置各船又使醫官送藥料上島全部周調
治受傷將士心內因六犯脫逃甚爲惱怒想龍峯韓

繼祖雖追向前不知能擒得否。搢搢等時拍案大怒。道賊匪果然狡猾。六賊同船逃去并不往東北反往西南。我今帶武畧前去追擒。方珠可解各犯回都龍街。今請將待五日。後島上將士痊愈下來。留軍三百名。交和周權守金蓮龍街。領軍回都龍街等遵令。武畧請上快船也帶十號隨行。正係東北風。絞足筋蓬如飛如驟。二鼓時分刻得豪猪洲要折回西北。却係頂風。令下可停住。次早開行。武畧令水卒分班踏輪。每船八輪。六十四槳。二卒運一輪。輪旋槳轉前進如

馳第三日行到中時至五里山崗望見坡上人家叢集
岸邊許多船泊武畧稟道：「八船集聚必有事故。」廣望
君道：「且全上去看來。」武畧下水卒牽過脚船扶廣望
君坐下。軍士切動片刻到樓邊上岸分開人衆看
時却是一位官員衣冠墨綠坐在地。上哭泣。左手懷
抱着個小孩子。右手執着一塊白玉。廣望君問土民
道：「這係何人？」土民答道：「這係水圍外滾入來的。不
知是那國人氏。早晨有許多木料板漂下。這個人抱
着嬰孩睡在枕上。隨流漂到岸。看時已係死的。推他下

水却又作怪，并不沉沒，因拋上岸，吐去腹內積水，漸漸哭的坐起來。廣望君令取姜湯飲之。那人睜開眼，睛番視孩子已死定了，放聲大哭，將手內物件拋去，放死孩子于地上，俯伏慟哭，不起。廣望君見所拋者，却是白玉若玉形狀，令武畧取來看時，上面鐫的大朱受命之寶六個篆字。廣望君道：真傳國璽也。此公形容不俗，必非凡人。乃近前執起道：先生休矣，事當從長計較。若徒傷悲，哭死亦寸事無濟。那人收淚定睛視廣望君道：此處係何地？是下係何人？廣望君道：

不佞姓韓名速。此地係浮石國之五沙島。足下係何國卿相。姓甚名誰。那人驚道。照歸墟之上有浮山。可到不可返。是此地否。廣望君道。正是此地。那人擗踊大哭。不勝悲慘。廣望君待其天定。乃問道。足下爲何如此傷痛。那人道。國亡君喪。如何不慟。廣望君道。足下國主何人。君因何喪國。因何亡。那人道。寡君姓趙。國號大宋。因元人背盟。恃強侵奪。土地盡失。泛海舟覆。雙手拱指。死孩子道。此幼君也。廣望君驚道。姓趙。莫非香孩兒之子孫麼。那人道。然也。廣望君大笑。那

人詫異不解。廣望君笑了，又拍手大笑。那人待廣望君笑定，始問道：「足下聞人國亡，君喪而大喜若狂，其意何居？」廣望君道：「另有道理，不佞說來，先生聽了，苦惱俱無。」先生可將趙氏亡國之後，以至于亡先詳告于不佞。那人拭淚，細細自陳。橋兵變，直到杭州三日不潮，逐次告訴。廣望君聽畢，又鼓掌大笑。笑畢，問道：「足下知中華有間，且仲卿輩速乎？」那人想道：「此國初人，韓子弼焚燒歌苑，殺死功臣將士無數。前軍帥定計于湖中擒置，開封獄內。仲卿先生設計救去，路過

浦口遭擒復被解脫嗣後搜尋無獲太宗征幽州時
想起二公高將軍懷亮起奏曾晤于銅陵太宗命高
將軍密訪并無踪跡此事三百餘年矣足下從何知
之廣望君嘆息道不佞卽韓速也那人不信道聞子
郵先生目有六瞳腦有九骨足下道係子郵先生閱
歷高年或三百餘歲亦古來所有至九骨六瞳諒無
變易廣望君道請足下驗之那人近前細看復向腦
後升起便囑看清楚了旋身拜倒道求先生助一臂
之力廣望君答禮道請起如有力可助我久不在此

地矣且請到國中見仲卿兄再作計較那些看的人
都聽呆了當有五沙長聽得係廣望君忙轉過來磕
頭道五沙長民望叩頭廣望君令起又向那人道先
生貴姓尊字那人道學生姓陸名秀夫廣望君道陸
先生不佞仍有公幹未了不能奉陪今使五沙長帶
夫役十名送先生往都中見亞公兄不佞完了事務
卽來都相晤陸秀夫道願以禮葬亡君再往都請亞
公先生教廣望君吩咐五沙長道凡有費用俱如陸
大夫命備辦開支島庫報明于都中會還五沙長領

命廣望君拱手道，暫違陸秀夫泣道：國喪在體，不與從隨。廣望君道：把臂不久，請勿傷悲。乃全武畧回船。大笑道：窺孤兒而奪之，復有奪于孤兒者。天道好旋，于茲益信。曾幾何時，冰消泡釋，徒取千載不義之名。說罷又笑。武畧道：適間問望樓汛兵，據云昨晚見有大船向西而去。廣望君道：可選將校十六名，添此船上，不佞先行。將軍可將後九船，水卒錢糧器用，併于四船之上。隨後趕來，其五船令舵工水手駕回武畧。得令。先選將校十六名，上廣望君船，不說如飛追

去再說武畧將五船健卒併上四船錢糧食用物件俱照人數分來令五船舵工水手駕回本部隨即揚帆上直趕到晚不見踪影甚喜水光如燈火一般遠處亦隱隱可見健卒分班踏輪回前進去可怪船頭却只繞往南邊不肯向西次日清晨儘力迎西昌進人力勇猛水勢剛強輪傾槳斷檣拆楫推忽然座船如身在高樓墜下一般迅速武畧大驚只見無數舢猛競來爭搶武畧認得是汎地令水卒呵叱眾人知係本國官船始行散走武畧令倩工購料修造匠人

來道五沙島有現成各件物料，可以選用。武畧道遂遙遠，匠人道：「前面海中那帶平山，就是武畧道。非在五沙開船行了半日通夜，今朝打回不過片刻。比發脚處更遠，實在難解。」匠人道：「老爺們莫非闖入破水圍，被冲回來的？」船未碎沉，便算難得。武畧道且往五沙島購傢伙去。衆卒接著折棹，伊呀啞啞不多時，到了五沙口，見那陸秀夫仍在坡上哭。武畧等上岸，到前邊問五沙島民：「回購物料，動工修輪，半日仍舊完全，只見漚源城文武都在那里助壘守城。」大夫

蘇立乃舊中岡城大夫蘇于之子蘇于於中岡城外
被寇殺害島主訪其遺孤蔭襲上士因其勤謹數次
陞遷到滙源城大夫却係武倫之婿乃武器姪婿當
日見着連慌向前行禮問道夫人緣何到此武器將
隨廣望君船被硬木冲壞緣故說與蘇立知道囑代
具文詳樞機閣蘇立領命武器仍上船趕去追尋再
說島主自廣望君往金蓮島後朝夕與武侯商確國
政議論古今一日接到本章慮奏羣凶就擒令方珠
檻解回都猶有脫逃賊犯分頭追拏島主大喜數日

後西部濼源城大夫奏到廣望君追城過五沙島遇
漂下中華大宋宰相陸秀夫懷抱其主屍首并玉璽
一顆命爲葬于五沙島令五沙長護送陸秀夫來都
廣望君復去追城島主道抱主帶璽而來必是忠臣
可命延入上賓館武侯道中華人氏與臣同鄉臣往
視而採訪之島主允奏武侯出朝行到館中陸秀夫
聞知迎出拜見泣訴元兵凶暴欺凌懇求良策復國
報仇武侯笑道此地只有來的並無去的不佞經營
五十餘載未得一策先生且放心安居乃將天時地

帝長夢

卷三十九

新

利人事及所經歷大畧說知陸秀夫奠息道似此亦無可如何明公于茲土五十餘載中華已是三百餘年學生今惟請往五沙島終喪守陵以盡報國未盡之心武侯道且過數日奉明島主可也此處未免孤寂請移榻于敝寓詢詢故土近事如何陸秀夫依允武侯攜手共車載回互相咨詢嗟嘆不已次日島主召問武侯別了陸子入朝島主笑道今據蘇方奏稱有大船自上水湍下汛長使查那船不受將兵殺傷汛長乃令勾拽上坡舵工篙師水手等人俱爭拜伏

只有六人拚命格鬪後蘇立領軍俱經獲住正係陳
英杰等六名隨即檻解來都武侯拜賀島主逆叛賊
正法應有首從之分命墨珠會司寇妥議武侯道臣
有恩見昨與宋相陸秀夫盤桓觀其學問治博天性
忠貞大可任用請命司寇將各犯名下註清使墨珠
持往請伊定擬以觀意見墨珠道適在朝房見冊內
俱註明白島主道汝卽捧去墨珠道命捧冊出朝島
主道連年耆老凋喪相臣燮理責任匪輕殊難付托
今與先生校卜先生其勿隱武侯道臣受恩深重敢

不竭壽所知以報精埃島主道石仁如何武侯道色
屬內在信道不篤無相德也島主道尹合如何武侯
道德有餘而才不足非相器也島主道已往之最賢
者將來之可托付者先生爲寡人言其大畧武侯道
臣未見者臣不敢道所見已故最賢者莫如器缺顧
復西山現在存者惜乎平無累老而多病後進之可
托付者中大夫谷裕下大夫華留爲之冠陸秀夫亦
係相才島主道王左泉何如武侯道疾惡太甚相者
相其才其德制服而安布驅使之若盡求全責脩國

內幾于無人。島主道善哉。人才之難得也。谷裕華。善道願聞。武侯道谷裕精明。內韞臨事虛心。將相器也。華留情性光明。始終不易。百僚表也。島主道先生及韓駙馬諸子。皆英俊可喜。武侯道臣全韓速富貴已極。勢位非輕。願主上不必以將相二字爲榮。罷永著爲令。島主正欲再問。只見墨珠捧冊回來。島主道辭未擬乎。墨珠對道奉命傳諭。陸子初辭道流離顛沛之人。何堪與軍國大事。臣言父親事務不遑轉。子代擬始。接冊子展開。定爲三等。島主道牛達定擬。極

身身身

卷三十一

身

刑墨珠道牛達雖罪在不赦仍有可原定在三等島
主評道必有確論墨珠道所論亦是言牛達等一千
天性凶頑處于無可自新之地又遇不法之徒團聚
為謀若國中無瑕亦奚從猖獗既有吏虐民貧可乘
之釁乃突然竊發不盡誅夷難為允當石中等一千
世居國土食國祿惟知依權附勢營求貴顯事敗而
反為賊股眩非加賦一等不足以盡其辜何海等一
千皆職掌生民自應愛民如子乃視為魚肉百計以
竭其脂膏夫國以民為本民窮則國壞偶逢歲凶民

卽流離其罪已不勝誅及賊未至迎降送款之不暇此豈有倫理者應加石中等一等島主喜道此皆誅心之論依擬施行武侯道其餘俱可依擬惟牛達一名應從重論世受國恩父爲叛臣雖正國法恩赦其身不思幹蠱乃煽結首亂實與內臣之叛逆無異島主道先生所論尤爲確切賴大身等盡行梟戮石中等盡行剗剗牛達及何海等盡行磔剗命司寇辦理來朝告廟再命司天卜吉命司禮將向年百島貢到奇珍異寶昭告太廟三部奉命去訖原來自廣漠洲

行長

卷三十九

三

屏風島破後，牛達等逃避金蓮時，浮金使上大夫劉光天特來聘賀，餽送香珠玉筆、蓮心筆、包羅硯四樣國寶。那香珠產不夜湖，經寸如荔枝，大平常并無香。簪惟逢污穢時行不正之氣，則香味噴發，邪氣辟除。那玉筆是軟玉造成，放之可爲徑尺大字，收之可于芥子上畫像，鬚眉千年不禿。那蓮心筆係浮金東南峻谷名曰朝華谷，谷後產細簾，生五色香絲，海棠收其花瓣於細繩，河漂造成箋，用木書字以傳信息。惟所與者看得明白，他人則見箋不見字。那包羅硯產

于巖殿殿潭內任濃磨五色悉行收入無迹無影凡
取用時惟將各色舊筆因取要紅卽紅要黑卽黑青
黃白皆然每年只須磨一次四件皆浮金之寶因修
好多年且叛賊內亦多浮金犯臣所以格外恭敬遣
使餽來因而八方有名無名遠近島嶼洲沙不下數
百盡來進貢多有舊時寶史未載者其間最難得的
曰祥光屏此寶乃尾間峯上神蚌殼雖每年退落一
次俱係碎細粉屑惟君聖臣賢風淳俗美始有整塊
脫下本年九獅島撈得一塊不敢收藏遣首領進來

百寶

卷三十九

定

長計七尺寬計四尺厚計三尺其陽面光明如鏡夜則百步之內雪亮如晝照人却有影無形面目不分肢體不辨惟五臟六腑顯然疾病皆見其陰四面黝黑凡山川草木花卉鱗介禽獸蛇虫之類奇形怪狀無不備具過于九鼎其間最怪者曰百物備又名百味備產蕪章島上體圓如甕有五角分五方凡百房每房各得一物之味任憑多割隨即長復惟百房兼取則隨風消化僅有心存置于島頂受風雨精華十年復原又可剗取相傳是伯壻所化上天因其讓殺

是臣喪君滅國一沉不足以蔽其辜故請永遠受凌
剝之罪其餘返魂香消愁樹還少藤身煎草之類有
益于人者不勝屈指當時島主欣然道寡人並無大
德遠被島嶼今咸來庭寡人欲昭告于太廟諸卿以
爲何如太史獨孤中立道入方嶼島各將夙昔求而
不得之寶進上臣竊謂各寶雖係稀罕之物然非如
仁義禮智信之不可須臾離失今遐邇各處咸盡其
悅服之誠爭趨進獻實德政仁聲遠被廣播所致自
立國以來未有之事但歲饑饉民口未復祗亂瘡痍

未平諸匪犯尙未授首昭告之後必佈示遠近須無
毫末未協觀之此時尙未可行也島主聞言卽止今
國泰民安風調雨順諸犯盡擒島主記其前言是以
一併命行再問武侯道寡人欲辭陸相公不識可否
武侯道秀夫忠貞才幹俱可托付但此刻心神未定
昨日臣誘之彼以會與廣望君訂定待來都時晤過
則臣至沙守陵島主道此事另有辦法寡人使太監
召覓以慰想慕武侯道臣去召之島主喜道又勞先
生武侯答應出朝回府到書房內見陸秀夫道主上

思慕甚切陸秀夫道凡入親友之室尙請其尊長拜
見豈有踐其土而不朝其君乎但身有重喪心亂如
麻殊爲不便武侯道見而議之應無不從先生其母
各步陸秀夫道明公之命安敢有違武侯乃携手共
載入朝陸秀夫見着島主哭拜于地島主慌來扶起
慰道相公之苦寡人盡知武侯廣望君皆上國來者
其志相同其事相類寡人皆誓屈辱相公其肯降格
同寡人遊乎秀夫泣道忠臣不事二君主上不棄外
臣外臣何顏貪祿辱身以貽先人羞乎島主道如武

侯廣望君寡人，俱不敢以臣行屈虛其名。遂行政則
咨詢平居，皆如友朋。後因以公主妻之，子始有尊卑
之別。武侯初到，尊爲客卿。今相公不棄，敢亦以客卿
相屈。另于五沙島建造陵寢，立名哀陵。設太監二名，
灑掃小監十名，護守軍士百名。歲時遣祭，以代相公
之勞。可乎？武侯道丰上愛恤體諒，培植遠臣，可謂至
矣。陸秀夫道：臣蒙恩俯恤，豈敢再辭。願守陵三年。然
後從事，此其一也。客卿名號，斷不敢當。武侯學貫天
人，明如皓月，臣乃螢火之光，相懸奚止天壤。此名何

敢妄居武侯道先生不屑居此可另議名位守陵三
載雖盡先生之心然何若內監軍士歲時遣祭之永
遠不替乎計此地三年中華十五載中華三載當此
地七月六日耳先生其以七月六日終喪可乎陸秀
夫道既在此地安敢又較中華月日島主道寡人另
有調停南城門外左有山庄舊爲行宮後始移去庄
內頗靜且多逸景南邊樓臺宏殿猶存有殿(宋)主死
社稷禮當尊崇今設(宋)主神位于中相公于彼守喪
暇時修正國史有所召問入朝則以常服往彼則以

喪服如何武侯道主上曲爲周旋可謂極矣先生亦不必辭矣陸秀夫謝道受恩高厚捐軀莫報島主大喜命司禮大夫于山庄依古禮儀制脩辦武侯全陸秀夫辭出司禮司寇二部大夫呈上告廟儀注寇犯罪由二冊島主展閱儀注冊卽批如議闕寇犯冊問道各匪名下註受錢傷被擒何也墨珠奏道冰珠之長子繼祖天生矯健幼時武藝深通欲求廣望君傳授飛丸廣望君見其帶有青錢戲道汝能用錢于五十步打沒門環獸眼百不一失彼時告知繼祖遵命

退回卽立標竿于十步內習練日視竿節夜燃香頭
遂步而移載半工夫能于五十步內標打眉日無分
毫差錯請廣望君看驗廣望君道此亦無敵矣何用
他爲并不傳授飛丸繼祖加意習練使擊樹木錢盡
釘沒名曰飛錢入木後以藥水煮錢標中見血人俱
麻倒今賊匪面註受傷定係金蓮鞭子爲甲身上不
得擊人乃專攻面部耳鼻主喜道技至此乎來日祭
驗便知真假島主正欲退朝只見黃門官呈上本章
奏道有韓繼祖追擒逆犯船到西偏知已全獲回朝

見駕又有強弩將軍武畧自滙源城飛章上奏島主
命韓繼祖入朝見畢島主展看武畧本章驚道據武
畧奏廣望君不知逸犯擒獲向前窮追多天未返武
畧使將校駕船分頭四處追尋俱未得遇現在飛檄
沿邊員弁每報先此奏聞寡人想海洋茫茫設有覆
舟將何以處可急延武侯商議侍衛值班烏修奉命
飛奔駙馬府召武侯入朝島主將武畧本章交看武
侯指指道據數看來韓速已登彼岸不在水中矣無
煩聖慮西青道墨珠卜易判斷無差請命卜之島主

命墨珠道汝試呈其繇詞墨珠退于朝房焚香布卜
將繇詞呈上島主看道

滔滔岩岩胡危胡安一時渙釋千載金蘭

乃交武侯看道據此繇詞係由水而陸危而後安想
係住于岷島散而復聚之兆武侯道誠如聖諭島主
道寡人命大臣追尋何人可使武侯道諸臣各有職
事臣甚闕散應往追尋島主道國事皆賴先生贊定
寡人覺近日親炙胸懷益加爽朗欲于來年令太子
監國之後先生亦令青珠監雙龍驛馬亦令火珠

監天印留先生駙馬公主在都朝夕盤桓倘伴山水
今見墨珠繇詞有渙釋字面駙馬歸與不歸尚未可
料豈可又任先生遠去武侯道臣等此去可晤韓速
不久一全來國若他人去俱屬無用島主道墨珠可
更將朝內諸臣盡數卜之待寡人定奪墨珠道逐次
而卜悉費時刻主上久坐勞頓請焚清香將諸臣姓
名各寫方寸紙上置玉餅于香案中主上捲摺入瓶
祝告被蒼用竹筴拈取是何名字則着前往島主喜
道如此更爲虔誠使捷汝可寫來墨珠回到朝房照

廷臣名冊分寫寶庫司取出玉餅竹筴太祝焚起清香墨珠呈上各名島主驗過摺疊投入餅中虔誠禱畢用竹筴伸下來起一個展開看時却係仲卿名字復行採取竹筴出餅却是空的不勝驚異再把餅內衆捲傾出將仲卿名紙全入餅中又下筴夾出看時仍然見仲卿摺子島主大笑將名字與諸臣看武侯亦笑道可見數不可逃只見內監奏道三公主後宮見駕島主携着繇詞本意道武侯可同入宮武侯隨進三公主朝見島主武侯朝見廉如娘娘又與非霞

公主見禮，娘娘道：「公主聞繼祖回府，說邊將奏駙馬，因追賊匪日久無有音信，是以着慌入宮詢問。」
道寡人料道：「公主係問此事，本章并辭詞皆在道。」
宮娥接去。三公主同看畢，非霞公主道：「此看來，馬無恙，但有渙釋字樣，雖不死別亦應生離。」
鎮國公主道：「幸有一時二字，猶不至此。」非霞公主道：「渙釋一時，則可無憂。今係一時渙釋，乃聚結既久，頓然解散之義。」
島主道：「武侯欲去追尋，非霞公主道：「何不另命大夫前去。」
島主乃將對天虔禱，竹筍三夾，虛實的話。

細細說與三公主聽非霞公主垂淚道數已著定事
非偶然安國公主道生離究竟勝于死別既知數定
不必傷悲島主道吾兒勿悲武侯此去定有分曉非
霞公主道所悲者非止一人也廉如娘娘向武侯道
武侯駙馬遇得速回以免諸人懸望武侯道臣遲駿
馬前去省得車船遲緩尋着即歸不致有悞就此告
辭安國公主道君侯可佩寶劍以防不測武侯道數
理不須武備可無庸帶鎮國公主道外日西大夫送
到白馬一匹云係方珠于新沙地方捉獲囑彼送回

君侯欲求駿騎何不乘之武侯道且回去看驗島主
道已將薄暮明早起程可也武侯遵命出宮回府鎮
國安國隨後亦到問道馬在何處鎮國公主道現養
後院武侯全二公主往看到得苑門便聞嘶聲清越
武侯喜道真駿騎也安國公主道此馬飲水不食草
料未知何故武侯道想因不潔耳入苑看那馬起躍
復嘶昂起頭來足高九尺渾身如毫光一般毛盡卷
團鏡光似白竝無雜色只是瘦骨峻嶒武侯命以潔
淨水菓飼之頃盡粟一石武侯大喜墨珠持雕鞍錦

驍王勒金鑣施上始全出苑回府飲宴次早起來膳
畢墨珠稟道浮山統志已經告成國史亦俱修竣孩
兒無事願隨父親前往武侯道此馬迅速無騎可及
汝不必去墨珠含淚退下武侯出門二公主墨珠韓
繼祖等送出西郊武侯揚鞭道公主可回府罷說畢
帶轉馬頭那馬張開四足如閃電流星超空騰驟耳
邊如潮水乘風眼內似高嶺墜地直至中時未曾停
止已到盡邊一派大水洋洋無際正欲勒馬下來那
里勒得住向海中直飛武侯大驚道呵呀那馬早已

馳到洋內正是淵冰不慎着曾于兩福難分信塞翁
未知大海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四十卷

功名何處夢，迺剩得鬚眉白。

疆土奚存國喪仍，餘篡奪評。

却說仲卿坐騎收勒不住，騰衝入海，呵呀之聲未絕，忽聞喊道：仲兄何在？又聞道：仲卿子，到醒來醒來，急睜看時，却係睡在床上，有個道童從門外漸行近前，眉目似乎相識，再往對面看去，只見腳頭坐起個人，睜着兩個眼睛，望那道童，又轉過來，正係韓速，互相

驚呀一齊躍起四顧房內俱係懸巖連床也係塊大石并無衲褥被席詫異不已那道童笑道睡得幾時便係這般模樣二人再看道童突然想起頓然明白正是吳槐乃全揖道塵心未除不覺夢入辛家師兄指示吳槐道塵心除否仲卿道除矣了卿道仍有未明了處且全叅大師問箇明白吳槐道早着哩早着哩還未睡半交哩二子腹中可餒仲卿道餓猶可耐渴實難當吳槐領出房來便見竹樹丹碧無纖塵埃吳槐指石墩上砂罐道餓渴俱可使用二人走到跟

前揭開看時，却是煮着去皮的芋苗，乃取碗杓先盛湯飲，便覺肺腑神氣充盈，再食芋苗，迥異常味，淡香溢口，沁入心脾，不覺罐內俱盡。吳槐道：「可添松果，將籃內的攪入煮去。」仲卿擎下罐子，添上松果子，郵拾取芋苗，覺得沉重，再細看時，都係白石子，乃添入罐內。仲卿道：「腹內燥熱，肌膚奇癢。」郵道：「弟亦思浴。」吳槐道：「易耳，可隨我來。」二人跟出洞口，吳槐將脚頓地，只見白雲托着，早上對岸峯巔，子郵前顧後盼，仲卿仰首觀望，吳槐復回左右手，攜二人同登，可怪。

足底未曾覺虛吳槐道那邊有泉且過去看乃到
前峯顛頂有池如沸仲卿便思寬衣入浴吳槐慌
止道此聖泉也乃仙家飲所誰敢污穢二人掬水儘
量覺得燥熱都消然後下峯逾岫度壑穿岩來到一
處澗澗爲池水清如鏡照見雪髮霜髯衰形殘質子
郵道夢乎非夢乎吳槐道非夢也夢也仲卿道奇癢
難搔此水清冷恐無濟于事聞黃海有湯泉不知在
于何處吳槐道可卽于此試之乃同脫去衣裳步入
坐下池水淺僅盈尺却不冷亦不熱所浸皮膚癢俱

如尖子郵道若再深尺餘豈不更好兩腿忽然沒入沙內水已浸及肩相顧大喜自頭至足無不洗擦垢如腐木大塊小塊隨手落脫遍體輕爽站起身來各自吃驚上身如銀下體如血吳槐笑道不必怪異鬚髯何處去了各自摸時一莖也沒有互相駭異吳槐道此地便係湯池爲溫泉之冠天下溫泉皆硫磺氣味惟此氣味係丹砂又名硃砂泉乃昔軒轅漂丹砂處神仙浴之則通身赤二子殆半仙矣從此精進何患大道不成二人稱謝取衣裳穿着提將起來隨即

斷落吳槐道布帛之壽百歲則應還原計二千卧在
洞中已三百日有餘布帛已得加兩倍之壽如何猶
可用得子郵仍取起振抖朽腐如土忽然一陣火焰
自地噴出吳槐驚退數步仲卿見地上光中有物往前
拾而視之問子郵道這可係紫光寶石子郵道怪哉
紫光石也吳槐道子郵左腕上繫着何物仲卿道革
囊吳槐道指彈之墮墮有聲仲卿問道此革何以不
壞吳槐道作者必非常人精神所注故不敗耳今時
妄用此爲子郵道林兒所贈不可棄也仲卿自視道

真可謂一絲不掛矣。只係赤身如何回去。吳槐道：「易耳。」自將道襖脫下，抖了兩抖，只見道袍兩個影兒墜于地下。吳槐自將手上這件穿起，再提起地上兩件，與各一件，又將小衣襖鞋如前抖下，影兒俱如造製成的。各穿好了，子郵藏起寶石。吳槐道：「回到洞中，亦無甚事可問。」老白取桃去來，齊聲應諾，便全舉步登巒陟嶽，直上天都絕頂，縱觀四向。匡廬、泰山、晉如、汀渚，乃旋入洞。吳槐推開石壁，別有靈境，只見一個白猿坐在石上打盹。一個青猿出迓，伸腳拱手道：「濶別

多時白猿驚醒起身迎來吳槐道故人相候白猿連
慌向各人躬身仲卿子邨亦酬以揖就石坐下兩邊
壁土俱有字跡各具禽獸鱗介之形子邨問道刻的
何事吳槐指道顛倒五形定天平地出幽入冥役鬼
驅神之道咸具如此仲卿近前細看青猿于沙中取
出丹桃其大如斗吳槐道仲卿且來食桃那字俱係
雲勢雷形料認不得仲卿走回道愛其道勁願細揣
摹乃擘桃一塊仍趨壁邊審察左畔完了復看右邊
子邨同吳槐食桃入口消化五臟寬舒昇青復將核

擊開取仁收起用瓣于石窟中爲得綠水送來吳槐
道仲卿飲酒仲卿過來呷得兩口覺得入口平淡轉
味醇醲胸膈清爽又將右邊石壁看完吳槐笑道都
記得了仲卿道已知其畧此廣成所造以授軒轅者
非雲雷家體也白猿點頭吳槐驚道仲卿已先得大
道吾輩不及多矣仲卿道得則俱得彼此何分吳槐
道願指示其詳仲卿乃逐字釋明音義與理俱爲闡
出二人胸次豁然仲卿用袖向壁兩拂字跡俱隱拱
別白猿石壁復合出得洞口將足蹴地風自草端湧

起三人乘着回來只見峯腰松頂有獸側臥聞得人聲超然躍起子邨道其猱乎仲卿道蹄圓耳長寔也色如猱耳吳槐笑道子邨忘乎仲卿道如何長得這般顏色比前壯健許多吳槐道食得靈芝已有仙分登雲越海俱屬尋常子邨道夢境終屬恍惚畢竟欲往浮石遍觀以決所疑仲卿道有何不可問吳槐道仙况可有與同遊吳槐道吳賀未歸老師無人何候難于遠離不得奉陪仲卿乃同子邨別了吳槐子邨道何不御風仲卿道既有實地何必浮虛乃下黃山

登白嶽上天台過西湖由鷺子門隨潮入海仲卿見
羣鷗泛遊內有鷺鷥一隻皎潔可愛使舉足而登子
郵見魴魚鬪水白鱗燦耀亦起身以上因二物力弱
不能持久乃于鷺首書鵬字于魴首書鯤字鵬翥鯤
騰不離左右直入大洋日夜不停雲霧霏霏鋪成大
片遠遠望見有島矗立當空于郵道望見金蓮島也
仲卿道浮石之上是扶桑今仍見日月此島豈係金
蓮子郵道上寬下窄極似金蓮然無如此之高廣聞
蓬萊出水于里上銳中束而下寬如土字形像此山

得毋是乎仲卿道且到跟前觀之便悉只見那島漸
漸寬高直入霄漢須臾已到半腰分開荆榛駕鸞駕
魚直到上面却係草萊成叢蓬蒿滿徑房屋俱係依
岩傍壑附箐連藤瓦則松枝竹籜墻則草蓐苔蘚人
則清癯襤褸食則水菜山花到一大垣見其門額額
有五字曰今古文章府有老者站于墻邊于邳揖道
貴處是何名境老者答道原名筆峯島係伏羲畫卜
遺杖所化後來因其荒蕪改名蓬萊島仲卿道聞蓬萊
瓊樓玉宇今在何處老者道乃好華名曰反言之也請

觀蓬萊二字便知實矣。子邺道何不曰古今而曰今
古老者道文章雖讓前人厚花樣須饒後輩新。起初
原是古今因此後改今古。子邺道垣中共有若干位
老者道位數無常品分三等凡有功於教化者爲上
利濟者次之藻彩者爲下。仲卿道古今文人咸聚此
乎老者道否。此文府也。上之有文八之都下之有文
人之國文都。由此上去三萬里文國由此下去五千
里。仲卿道敢問其詳。老者道聞創道德功利之說行
之澤及生民百世者居于文都隨時經濟而不出前

人範圍奉之際而行之力者，居文人之府，假功利之名，以遂其私欲，及學問贍美，而事無益之文者，入于文囿。子邗道其艷麗詞華，敗壞人心，風俗變亂，是非者，處于何地。老者道乃阿鼻之靈，不在文字內。齒如牛僧儒之誣漢陵寢，永銅不赦是也。仲卿道主三處者，何人老者道蒼頡氏。仲卿道敢問尊姓，老者搖手道言之可醜，因學問未到而負一時之盛名，求進心急，幸半生無有他失，故不墜入文囿，而罰協司聞耳。仲卿知其不說，乃另問道浮山在于何方，去此多少。

路程老者道雖聞其名未履其地不敢妄對二人拱手正欲作別忽聞樂聲飄緲仰而觀之空際幡幢護從由西而降老者拉仲卿之袖道可旋于旁避之二人隨走數十步仲卿問道來者何人老者道此文府內係陸贄掌教今奉上帝召回今文天祥來接代耳于郵道文天祥係何時人老者道老夫連陸贄亦不知係何時人大約皆後代文士之名實相符出類拔萃者耳乃拱手作別老者指東邊行來的人道欲知浮山路道當問此人仲卿道姓甚名誰老者道姓楊

名筠松足跡遍天下勅封遊仙仲卿向前揖道楊公
小子見禮揚筠松忙還禮道仙長洞府向處老朽從
未會晤仙老者笑道筠松亦有不認識者耶楊筠松
道已仙將仙無不晤來二子芝宇記憶不起可係該
睡漢洞天內溫石床上卧的麼仲卿道正是筠松道
何能遽然到此子卿道得天都藏書畧有所獲筠松
喜道軒轅上升後無得者二子何其幸也仲卿道蒙
天賜耳敢問浮山坐落何處筠松道此島之下千里
出弱水圍往南萬里進硬水圍扶桑陰下便係浮山

仲卿子邨道承教揖別二老下到峯麓跨鯤乘鵬落
行波上片時間見水勢陡然趨下再片時又巍然騰
起迴看蓬萊如貯水晶盤內子邨道大約此卽弱水
而多裂開乍合何也仲卿道乃波浪往來形勢其裂
開之處卽波浪也然聞羽毛皆不能載今便試之乃
于鷺鷥頂上拔得雪毛一根丟下浮于水面順水漂
去并不沉淪于邨道所謂弱者乃形勢下陷而不降
起非力弱不能載也形勢下陷舟楫自不能度過雖
鸞鶴亦不能飛越于萬里故謂羽毛俱沉而傳聞者

便謂水力柔弱羽毛俱不能載不亦誣乎仲卿道世俗傳聞異常之事非目所覩原不應信而好事者乃筆之于書以爲己所獨得欲藉之以傳其名此孟子所以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嘆也說罷離却弱水往南而進行過一夜只見前面青氣氤氳漸覺溟溟濛濛如烟如霧東行西撞不得出頭子郵道甚麼地方莫非妖魔所戲可發力士擊之仲卿道何物妖魔敢于相戲且落地看係何道理乃同往下蹣來葱龍嶽巒漸漸平淡早見山川子郵却認得係白駒峽爲浮

金北邊山嶺延虛州新轄曾經登眺乃道錯了此是
浮金地境浮石仍須西去仲卿道開山水頗多奇致
今既到此不應輕放乃令鯢魚化作蒼頭鷺鷥化作
童子出峽取路下巉岩城來行到靈金山脚見山迴
水轉內有村庄往來車馬甚衆且多顯者僕仗仲卿
道且往觀之全到門前詢問方知是做七十大生員
父子祖孫位列顯要結交親朋俱係公侯大臣所以
這般熱鬧二人也擠入門行到中堂賓朋濟濟只見
一位童顏鶴髮的老翁出來謝客子瑯認得係金湯

便拉仲卿走開。仲卿却不認識道法書篇，什頗多，何不覺之。堂上聽得係生聲，口慌來問道：「貴客何來？」仲卿道：「山人特來祝壽。」因見嘉賓滿座，未敢造次登堂。金湯却雙眼注定于郵子郵，早將身子旋轉往外。緩步金湯便趕出來，牽定後，僂道：「足下實係何人？」願道：「其詳子郵乃回頭指仲卿道：『金湯可迎接武侯。』」金湯見真孫冠軍侯，便拜倒在地。廳前眾人俱趨下叩頭。子郵扶起，復上堂來。金湯再向仲卿叩頭。仲卿還禮道：「金將軍今日大慶，不佞二人閒遊偶值也。係前緣。」

無以爲禮將冠升升金湯立起將朝冠除下仲卿雙手從頭至面鬚髮隨手轉烏堂上驚異門官又報道公孫將軍到仲卿看時也係一個老者兩個童子扶入金湯呼道公孫發可速拜見武侯冠軍侯公孫發向子郵熟視連慌下拜子郵扶起道可快拜武侯問他要返老還童公孫發道武侯可係客卿子郵道然也公孫發乃慌伏地仲卿扶起道觀卿步履不大利便莫非有疾公孫發道向無疾病因去年搦熊雖然搦得手腿俱受其傷百治罔效仲卿道將軍年高奈

何仍爲馮婦之事，下次不可且取酒來。金湯捧上玉杯，酌酒。仲卿道：「杯酒俱佳。」公孫將軍之福也。乃于杯上畫個健字，令公孫發大口飲下，猶如熱錫灌入五臟，痛不可忍，跌倒亂滾，須臾百骸俱到，痛忽如失，跳起身來，輕捷如壯，向前叩謝。仲卿已往外去了。公孫發趕出大門，忽見仲卿扶着童子，肩膊騰空而起，拭目仰視，乃駕仙禽直去。只得望西叩頭呼謝。回來見子郵坐在中堂，金湯捧觥跪進。子孫擁立兩邊，捧壺捧菓子。郵問道：「楊善精神若何？」金湯道：「得有瘋痺之」

症國太醫診云由于心血耗盡是爲心痺須三百六十天不用心思方可調治指左邊少年道此楊善之孫楊君仁也楊君仁又向前叩頭于郵令起取過玉壺揭開練蓋以觴內酒傾入壺中付君仁道汝帶回用小紅棗七枚當歸八錢入壺內浸一日與汝祖飲之君仁接受叩頭稱謝于郵又問金湯道國太醫猶康健歷金湯道老太醫去冬同姓安的人入山採藥至今不返今太醫乃老太醫國萬年之子國還道也于郵道原來如此仲兄已去吾難久騎鯁兒何在金湯

仍欲叩齒只見蒼頭下堂負之跨簷登脊回頭道爲
吾致意諸公教子孫以忠孝爲要務吾去也說罷再
舟上人杳冥不題金湯等人單說子邨向西行去仔
細觀望却不見仲卿忽聞喊道子邨子邨乃旋轉下
望仲卿却在太極島便落下來仲卿道適見此地氣
味不同駐此以待子邨道諸人依戀不忍便棄趕尋
只向前望不期兒却在此這係元珠島背用金船擒
拏莊畢之趙仲卿道我亦疑是太極洋看果棗花雖
非其時現在茗甲已成正好採取子邨道適逢氣候

來長帶露取之。今且于岩中棲止。令鵬兒鯤兒巡守。以防鬼怪偷竊。鷲鷲曰。敕額命各分上下巡守。二人
在內調元息氣。直到天亮。聞得風濤呼眺之聲。乃全
步到岩外看時。島上島下無數奇形異狀怪物。內中
有未經見者。有反頭倒面。單手獨脚。數牙遮乳。孤掌
撐胸口。居角端齒。長額下雙目。傍踵兩腕連臂。一邊
肢體。半段身。驅數頭。數尾而止。一身一頭一尾。而有
數體。長眉。精翼。短尾。作足。背飛肩走。腹後踵前。耳大
包身。鬣長。裹體。掌似筵箕。指若確杵。腦脊相連。手足

不辨眼大於身頭小於瓜多目多口長鬚長甲鼻卽
過額睛垂及口胸抱如甕背壘如囊髮巨如角鬚利
于齒口潤到有唇長蓋膝介鱗皮殼彩色俱備指爪
角翅矢及兼全帶人肢體兼各形容口噴水電耳生
烟烟著鬚盈身介甲裹體四肢乍全乍缺五官或東
或西頭行脊走尾飲鼻食頸如指而首如牛身如鼓
而頭如蛋種種奇怪不勝悉數仲卿詫異道此種妖
物從何而至又何因被擊不去子瑯道此皆水怪也
傳說每歲最上尖芽皆神採取大約皆係此種妖物

採取而進于神耳不然何以死傷纍纍猶不肯退伸
卿道神安用怪採取此殆怪取而進于精耳是以拚
死而爭再看時鵬兒張開兩翼覆住島頂鯤兒挺着
鐵鎗雙毫四面馳逐雖然撞着便傷爭奈如蜂擁擠
常賴鵬兒雙翼撒到如堵排倒長隊剪來似線分開
子邛取出紫光石華彩騰空諸怪潛逃受傷者盡現
原形無非鱗介蛇虫沙禽水獸乃令鵬鯤復成人形
推諸怪物下洋盥洗潔淨採下茶芽卽用上泉水出
直火燃籐条造就小團取葉包裹收藏半雲半霧而

行、伸、卿、仰、看、四、圍、道、前、日、只、謂、溟、溟、濛、濛、青、靄、氣、
氤、氳、知、係、扶、桑、景、色、子、郵、亦、羨、道、今、日、看、得、清、楚、何、
前、日、之、混、沌、也、伸、卿、道、今、乃、心、定、故、知、之、前、特、乍、入、
不、詳、察、也、子、郵、道、俯、視、岡、嶺、如、螺、天、下、山、川、須、如、此、遊、
歷、方、無、遺、漏、伸、卿、道、似、此、則、得、其、粗、而、遺、其、精、矣、子、
郵、道、如、此、說、來、仍、須、按、落、遊、覽、伸、卿、道、脫、離、怪、枯、閑、
散、無、事、有、何、不、可、乃、降、置、地、每、幽、訪、僻、不、覺、來、到、赤、
駒、峯、下、玉、鐙、岩、巔、望、見、氣、氳、黃、氣、却、係、岫、羅、墩、上、行、
近、前、來、只、見、崑、崑、丘、壑、正、深、山、庄、伸、卿、道、陸、子、在、此、

校核與籍修撰死傳子郵道滌子文章定與人品相符可往觀之乃全前進行到門前守庄官并大監問道何處差來仲卿道駙馬府的官并隨道請仲卿于郵便往後行不進後殿入左角門過迴廊穿曲樹到東壁閣下見陸秀夫方隱几而卧夢中猶作突聲四壁層櫺叠架堆貯的都係新書內有重修浮山寶史五十卷乃取下來展開與舊史大異有舊史所無之名今壘壘增入者有舊史所有而卷內并無者細爲揣度方知其意取凡出產稀少有濟于用而他寶不

能代他處不能產者則爲之寶始行收入註明餘槩
屏棄和與看畢仍卷好歸于原處再上堂來見面前
案頭攤着刊傳展玩數卷囊無溢美貶無過詞洵屬
折衷之筆看到仲韓合傳揚開首卷便是陳橋兵變
韓公殉國入蜀逢陳太後便係朝帝鬧庄誅奸焚苑
等事毫無遺漏子郵道故士舊事連弟亦忘之斯何
巨細不遺仲郵道粉本出於墨珠我們歷來事故皆
免輩自幼熟悉是以無不清楚毫未遺漏且看後面
夢醒時如何書法子郵道末卷看書到某年月廣

君平金蓮島追遙記某月某日至三沙島西去 不
返後二日有船淌到云稱會于梗水圍外見韓字旗
號般隻沒入旋渦云再往尾後看去書道某月某日
武侯策駿騎追尋廣望君馳驟入洋有白龍騰空西
去亦不返二人看罷大笑陸秀夫驚醒起身拭目視
道二子何來胡爲大笑子郵道別幾多時卽不相識
陸秀夫細看道怪哉不佞半向終身弗忘二位并未
晤過仲卿道旣不相識且置勿論所撰韓仲合傳其
後仍未敘全意欲携回續齊請正不識問下以爲如

何陸秀夫道此皆島主發下非不佞草創者可比未
便從命仲卿道不妨島主未經臨覽卷面尚未蓋印
非不可移動之件乃係墨珠草創囑其重繕一冊便
了陸秀夫道雖未受印實曾覽過子卿道先生不必
過慮請以一物爲質如何子懷內取出紫光石置于
案上陸秀夫驚道原來與涿武侯廣望君不佞初聞
二公聲音便欲相認因年貌不倫未敢唐突今日方
信八公山人之事不我欺也仲卿道先生莫慢武侯
廣望君何如人也吾等豈敢比擬陸秀夫檢出寶史

指紫光石道某年月日以之賜駙馬廣望君韓速今
紫光石出于君懷非廣望君而何仲卿道紫光石不
止一塊安得以有紫光石者卽爲廣望君不佞仍有
一件絕精藥品煩先生代上島主服之宿疾全除如
七情俱寢便可飛昇否則止于五百歲強健說畢于
袖中取出小團尖若二圓亦置于案上携書入袖拱
手言別返身向外便走陸子倒履趕出二人帶了蒼
頭童子立于雲中廻身道先生善事島主功行圓滿
不佞等自來相邀也說畢撥轉雲頭半日卽到黃山

子邨躊躇仲卿道賢弟猶有未了凡念麼子邨道浮山之夢境雖有的確着落汴梁之事實究竟未見真踪仲卿道我輩逍遙無所拘束何不同往子邨道妙哉仍有那兒未知合兒意否仲卿道何事子邨道乘雲駕霧雖然迅速却少遊了多少名勝地方莫若步行取池宜姑就金陵潤州這路過江入淮仲卿道有何不可乃同自池州遊去數日亦到潤州路上雖多名勝却無甚奇特到焦山觀日旭只見滿天赤霞如火映得水底翻紅真正奇觀實鑑未已忽見隱隱

黑烟自水中起霎時遍地漫天海邊行止諸船號神
呼佛悽慘不堪二人放開慧眼遠見一條巨鱗長如
大蟒粗似戰船領着無數水族隨潮逆上勢如風雨
仲卿道鯤兒可掣此怪白鯨聲應踏水前往巨鱗飛
似奔來突然而滅其餘族類亦隨沒伏氣散天青鯤
魚回來仲卿問道妖鱗何在鯤魚垂頭嚔吐在地縮
作一團得了地氣仰頭舒尾翻身便窺鷺兒現出鵬
形趕下攔腰截斷腹中落出大團小團百十有餘撥
開看時小團都係衣衫骷髏大團都係尙未消化的

人體內中猶有數伺色尚未變，乃令鯤兒抱於山脚，
潛去腥涎，給丹灌下，頃刻甦醒。子郵道悲哉，傷害生
靈若此之多，鱗之一族如此，鱗者不少，而他族類如
鱗之食人者，又不少，商旅船隻何以爲生？仲卿令鯤
兒道江湖河海，凡水族之害人者，汝俱得而誅食之，
付汝寶符一道，吞之，不風息浪，銅鉄爲身，風雲爲翅，
龍吼無汝力也。但食未傷人之水族，及傷人命或興
風作浪，則心爛腸斷，腹潰而死。鯤兒跪下，吞符磕頭，
開口能言，稱謝，翻身滾起，形狀頗異，鑿骨環眼，巨口

際牙赤髮青膚手足長于翅下鬚髯分到膝間復跪
下道請賜法械以便使用仲卿道不必另請前日見
汝擊水怪之雙毫甚好何不用之應無匹敵可卽巡
去不必羈延鯤魚叩謝走到山埠張開四翅驚向海
面而去鵬兒跪下磕頭仲卿道汝莫非也要變化誅
邪鵬兒點首仲卿道汝已成鵬不須更變只須身體
金剛不壞足矣亦付與汝寶符一道汝張嘴來鵬兒
張開利口仰卿書符鵬兒受吞不覺墮涕身上發出
光輝毛皮盡如金石仲卿道山中水內傷人之物汝

盡誅食之所戒與鯤兒同樣鵬兒受命叩頭稱謝下山掠翅向西山而去子郵笑道山中水內傷人之妖兄盡除之矣人間噬殘生民之妖兒如何誅之仲卿笑道天之雷霆國之法例皆不能絕尼山春秋李氏感應如來因果皆不能化尚何言哉惟有請問羅多設地獄以永錮此輩耳子郵道地獄輪迴轉出六畜禽獸供人煎熬燔炙以罰其生前奸險詐橫如來反以飛殺爲罰不免拂逆天心仲卿道生以辱之甚于殺以滅之今鸞鷁皆去我等亦不必久羈廣陵淮徐

一帶俱無幽奇可探不免逕遊嵩岳後往汴梁子郭道極好乃同駕雲而行片時高山在望忽見白氣當前射入雲霄仲卿道此金氣也子卿道何等金氣景象至此仲卿道雖是金氣却有妖形往下看時却係茫茫巨浸底下隱隱似龍崖邊密密如蟻子卿道此南湖也前面城池卽係汴梁乃按下雲頭望白氣行去早見湖邊人聚成叢行到跟前却係臨涯設祭前擺五牲後列香案燈燭輝煌鼓樂嘈雜仲卿見旁邊有拐杖老者便問道所祭何神老者搖手道不必細問

少刻便見子郵見有丐者低問道每年祭幾次用若干錢糧丐者道相公聲音像非本處人氏不知底裏此係設祭奉敬湖內神龍此龍不久歸天此湖不久也要復爲民困子郵道何以見得丐者道此湖本小自有白龍來作宮闕便今日東崩明日西圯敗壞無數田疇弄成洪波巨浸當年百姓無奈俱奔開封龍圖包清天跟前告訴包清天細查非神非怪不傷生民只可四時祈禱不必虛事驅逐將所圯田疇錢糧悉行籌除因此四時各方投祭又有邵神仙會起數

經過此地曾起數道非神非怪亦精亦仙湖田反覆
毛詩之年後有宗留守斷道神仙精怪俱非定是殊
常之物湖田尙有反覆必自來時至去日須三百年
此物還原湖仍爲田也聞老成人說已有三百餘年
了子郵道汝姓甚麽丐者道姓趙中令就係先祖子
郵道失敬了正欲細問忽見人衆寂然避退丐者亦
隨之而去仲卿子郵立定看時只見湖中湧起一道
赤雲漫空覆下水勢騰湧狀如雪山赤雲內現出一
条白龍光彩煥耀頭角猗猗約長三十餘丈子郵用

金丸指準彈去，那龍便舞攫而來，風濤隨至。子柳迎上解下束腰絲絛，正欲擒拏，猛然見那龍項下有徑尺大無礙二字，便呼道：無礙無礙，不得狂悖。那龍聽得聲喚，便回身竄入湖中。頃刻風恬浪靜，仲卿笑道：此何經昔子柳道弟昔有斂乃白師所贈，名曰無礙二字，鑄于靶上，遺此湖中。今見龍項現有二字，定是遺斂，故呼之耳。仲卿道：須當取來，以絕民累。子柳道：故物亦應收回。因同駕起雲頭，到湖當中，見荷花正開，紅白可愛。子柳解下絲絛，結成扣子，拋入水中，呼道：

無疑無礙還前歸佩片刻提起已自入扣劍室俱全
仲卿視道真神物也若非奇人所造安來歷久不朽
子邨束腰帶劍回看岸畔大眾圓滿乃到湖邊對道
所祭白龍乃當年韓子邨遺劍今已收回汝等嗣後
不必再費錢鈔也衆人叩頭齊聲道多謝大仙且說
離湖到汴采接下雲頭行進南門遊街入市形像俱
變景象致悽悽惟劍所劈裂巨石依然蹲踞仲卿道城
郭如故人民非猶只說得一半子邨道何也仲卿道
連街市衙門坊巷都不似當日規模歌苑樓臺草巷

別墅俱無遺址，豈但人民非已哉？子卿道：繁華雖變，清趣仍存。水榭荷花，正堪酌酒。仲卿道：余心正欲如此。於是轉行見路旁酒肆，額曰：隨園。仲卿道：就是這裡好。乃同入內，坐席不少。食客無多，便於池邊枰柯樹旁石台上坐下。酒保將葷素蔬筍各色名酒的粉牌送來，請點。仲卿道：酒要開罈透缸，春蔬只須花下。鵝價錢不論。子卿取鈔搭包，不在腰間。乃將葷筒中金丸子、尾孔肉，傾出一顆，與酒保道：只要潔淨。多的賣兩酒保驚喜稱謝，收交櫃上。仲卿道：林兄當年持

贈九俱有數用去幾何子郵傾數計少八十餘元仍
收入帶起酒保忙忙下池取藕開罈燙酒齊送將來
二人風骨感慨在心持杯痛飲子郵掣劍再看色澤
非常

非特

人生百歲如漚轉富貴尊榮都不必奸刁詐偽
謀毒來癡迷暴弱消磨失君不見起家常日陳
補兵黃袍加體替親人未幾驢盡墜海絕徒取
千秋不美名

子郵歌聲停拍忽聞樹上高聲驟起視其

人頌白著青園池華坐閉目舒喉音節壯惋乃其停
杯聽之歌道

君不見英馬營中紅焰起光芒熠耀人驚指奇
勢勃發極氣氣應誕非常瑞無比香孩兒營名
不虛長成丹頰殊雄偉力多謀多羽翼多盤結
服符周天子方面大耳世宗疑削除徒爲趙施
爲天本移去張永德勢成欺幼穰宏基弊除法
立規模整弔民伐罪東南夷五十斧聲搖燭影
傳後命道太后遺取國不無盡智計遂心殺姪

弟又斃先后喪禮不成喪忠孝全虧同狗彘封
禪端由五鬼開官觀土木接踵來賄和作俑無
底漏欺天却弱喪亡胎禍政傲倖便仰裁罷費
却瑞真休哉深仁厚澤遍九垓崩宜四海盡悲
哀英宗可惜年不永親賢愛民何其審神宗乾
綱昏亂秉致令羣凶得肆逞賢哉堯舜出女中
進正退邪何寬洪可恨書生暗大體任性樹黨
相殘攻不顧餘孽復盛熾報復三黨竄西東昧
於清濁何爲哲徽宗又悞用聰明堪憐欽宗勢

已去關雝依然如舊，雖真才廢棄，求和急軍，寧
冰天地業空，君后青衣，千古慘豈暇枕戈待嘗
膽檜賊無忌，鋤忠良，君有孝念，夫何敢孝宗恢
復罔勞心，朝野英雄何常攬，悲哉時實非其時
賁志終身殊暗默，光宗憤憤無君德，寧宗糊塗
迷白黑，內政毫末未曾修，興師耗國召敵逼，理
窮真偽辨分明，如何輔相臣貪復，治平學術虛
尊崇至此不禁三嘆息，彌遠天殛似道張，怯症
又卑服大黃，余玠憤死襄樊，陷平章方事螺峰

比奸佞竊位不能去，忠良閒散空德位。度宗頤
宗皆陷此強敵，數道進莫止。端帝帝曷絲髮微，
志士惟餘淚涕揮。海神三日忘潮汐，海戰偏使
逆風威。全勝于事亦難濟，再敗不溺將何歸。君
臣宮室死社稷，青史于載饒光輝。孤寡攘來孤
寡失，可知當日行爲非。三百年過如泡幻，我且
持杯送夕暉。

仲卿子卿聽畢，全然不解。正欲向全詢問，只見席邊
來的乞丐道：「二位似不知篇中意義，如以濁酒半壺

見惠願細爲蔬解子郵道何妨同飲乃拉乞丐入座
斟給巨觴道請先用此以潤詩喉乞丐接飲立盡乃
道此大宋興亡始末也子郵道悞矣爾已易姓猶稱
甚麼大宋仲卿道且試聽其道來乞丐忽然雙淚齊
流仲卿見其形色怪異問道足下尊姓乞丐嗚咽更
說不出半字酒保走來叱道攜不盡淹不死的無耻
種類終日只在這裡吵泥塑拳要打只見那歌詩的
老者走過來勸道看他今已如此不必計較罷乞丐
望見老者羞慚滿面低頭竄去仲卿拱手問老者道

適聞陽春白雪惜領畧未深老者道此趙家得失始
末也既是不懂待老夫細細解來乃還席放喉歌吟
一段朗聲解釋一回通篇皆畢仲卿道趙家興亡大
畧已見子郵道且去詢來子郵復到案上拱手道老
丈妙咏佳喉令人神爽老者起身還禮道適聞高歌
不禁感慨故將朋友舊作吟咏有汚清耳子郵道老
丈上姓令友大名老者道老夫姓柴敝友姓許名衡
隱居教授太子從遊老夫素有抑鬱敝友爲此以慰
胸懷常時溫誦宿積皆舒元朝慕敝友名行屢聘始

出仍不授職。今在蘇門講學。子邨道：「承教，敢問老丈緣何抑爵？」老者道：「事已過了。老兄不必下問。」子邨乃拱別回席。只見月光如畫，照得池內蓮華異樣鮮妍。子邨着驚，仰觀俯察。仲卿道：「罷，罷！甚麼？」子邨笑道：「三百餘年未見此月，今如乍逢故人。」仲卿道：「趙氏跡冷，我等心灰。此地不必羈留，且去嵩山玩月。」來晨往訪蘇門，可也。說罷，出國。見嵩荆中劍分之石，倍加光彩。各踏半邊，此道騰起。那兩片石，便自地拔升，向嵩山來。皓月當空，正在頭頂，星斗滿天，羅列如蓋，落到府

星峯上便按石駐足風來松櫨露下沾衣四方無半
點塵埃萬籟只一片幽寂清趣殊常頗似老人峯下
惟無音樂鳥耳乃指經論緯算盛計衰至三更時忽
聞哀號怨慟極其慘切不堪入耳仲卿遙望空山荒谷
那有如許憾壽子邛道遠遠行動且看到來是何緣
故仲卿道望見來的徒衆計量長短不過尺餘必非
生人子邛道且往峯下觀之乃棄石降於道旁徒衆
亦到內中長短不一長的二尺有餘狀貌淨穉空身
持械管押催行矮的高不盈尺形容苦楚鏤鈕纏身

偃僂戴帽，仲卿問道：「何方冥役，甚麼案件可細稟來？」鬼卒鬼犯聞言，仰視盡行跪下。鬼卒道：「下役奉差管押長解，真人若問案件，後向經承白官到來請問便悉。」仲卿道：「如此去罷。」來役起來，催促鬼犯前去。隨後白官抑着車子，走到跟前，望見神光，連慌叩首。仲卿道：「汝係經承，原可將案由說來。」白官稟道：「此案鬼犯乃亡宋奸逆文武諸臣及助惡為非黨羽，并有元殘凶官弁奸險諸人。仲卿道：「解往何處？」白官道：「原來真人未悉，自黃巾亂後，上帝見人心日趨日下，陰司所

某件繁劇賞罰之間恐有未當因請葛武侯平生
秉公不憚勞瘁乃勅居中岳之陽專主賞善凡
陰司擬定忠臣烈士孝子仁人賞格都咨送前來核
覆量材奏舉因張相候一生耿直無私疾惡如仇乃
勅居中岳之陰凡地獄決過亂臣賊子仍解前來復
審從重嚴究量情加罪仲卿道雖嚴究加罪既在陰
司地獄過刑罰到此亦不甚畏矣由官道不然鬼
犯到此百無一還桓侯之輕刑甚于地府之重法鬼
化聞解中岳膽碎肝摧視地獄爲天堂矣仲卿道聞

陰司有水火兵毒諸獄及千般惡刑而返視爲天堂。豈此地陰刑法度更有出于地獄諸般之外者乎。由官道大約亦止于此。惟多神荼鬱壘碎斯慢判各種。咬嚼其餘刑獄較陰曹不過加重加久耳。鬼犯不磨滅盡絕。桓侯之怒不息。仲卿道所以先聞號泣聲。內有怨恨追悔莫及之意。由官道真人只知鬼犯今日之苦狀。未見當時此輩震主之威權。陷人之機械。仲卿道何人如此。由官道張邦昌秦檜汪伯彥黃潛善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諸奸臣是也。仲卿道汝管

承幾何年了由官道凡與革一回陰府開案之後管
解一次解過十餘次了約入百餘年矣子卿道既係
團案之後管解一次今有元凶殘官弁如何同解由
官道凡與革皆係定數爲將官者汨濇撫衆安民乃
肆其狂暴屠戮無辜最犯上帝之怒是以有元請殘
忍官將卽附解來同例如此仲卿道趙普陶穀之流
可知跡踪由官道秦檜卽趙普賈似道卽陶穀仲卿
道趙普陶穀都係奸臣如何轉世猶使爲相賞受榮
華由官道歷來凶惡尚未窮極者俱准轉奴託生一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七輯

(原闕)

二四九六

(原
闕)

希夷夢

卷四〇

二四九七

來乃于各幽奇之處都歷見過來到蘇門四邊觀看
雖無特奇却也清幽南邊山麓傍石依坡有數十間
樓房草屋土垣竹籬古木參天青蒲滿潤四畔綠竹
兩岸垂楊子瑯道此內大約係許子讀書之所下山
轉到湖邊步上曲橋問採菱人道許先生書院可在
此中答道現在竹林東頭轉灣柏樹園內開講徑到
門邊聽得裡面正講天命率性忽然停止全向籬隙
窺闕見紅葉樹下高座一位蒼髯先生手持麈尾兩
邊層層立着冠者童子約有百十餘人這先生正是

許衡當下講到中間塵尾自勦驚視凝神停止不語
左邊一個弟子問道塵尾其言通于性命乎許子道
否塵乃鹿之屬年久者其尾不搖自動白毫纏結主
有異事占之應有先輩異人過此汝可出外視之仲
卿聽得喜道此子不凡便往禪行那弟子撞見看了
一看仍往外走二人行到園內樹邊許子依然視那
塵尾仲卿拱手道先生請了許子旋頭轉身正欲起
迎看見却係兩個去童子不遠的少年只道係來受
業的如何不知禮懣遂然拱手不認不起身只回道二

位何爲仲卿道仰慕先生大名特來求教許子道欲
何所學子邺道願窮幽極渺許子道亦非難事但視
夙昔根底如何子邺道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曾講
讀五岳四瀆浮山蓬萊亦都臨覽猶以爲未足故訪
詢吾子耳許子笑道墳典索丘迹亡已久好事者雖
擬有成書皆無足觀岳瀆通歷者頗多其人蓬萊何
由得往浮山無此地名足下之言奚異載鬼子邺道
先生步履耳目未週何以輕議天下事體許子笑道
足跡成如尊論有所未週至于典籍世間果有其書

老夫之目亦經竊見。老夫未見者亦必人間所無。仲卿笑道有仲韓合傳可曾見來。許子道仲者何字韓者何人願聞其畧。仲卿道仲者閭丘。許卿韓者韓速也。許子道二公皆非常英傑。智勇無雙。要其心則求仁得仁者也。老夫敬之愛之。昔年命爲合傳。此稿草創出于老夫足下。乃返相詢。即仲卿知道人心如面。筆墨亦然。先生自謂文無剩義。恐人所見又有甚于先生者。况凡非常之事。天下皆爭操觚而流傳不朽者。大都名筆。豈先生草創而更無肯創者。許子道宋初

有夢

夢

三

自于境內鄰國追求二子不得，心貽譏于後世，乃盡去其籍，老夫獲得原本而爲合，時竊謂修飾且潤色矣，更未見有爲二公合傳者。仲卿笑道：姑請佳篇捧誦，次將所見恭呈許子點頭命蓮子于後五代架上。第三百六十二軸檢來，須臾童子捧出，則錦軸牙籤，裝潢精潔，送與許子轉交仲卿。二人展閱，乃自潞州敘起，至西梁渡江止，辭多溢美，義少遺刺。許子問道：唯此比綉虎如何？仲卿道：雖無踪跡，班馬踏蓮，范陳惜所見未及十分之二，不敢妄稱盡善。許子驚道：是

下定然實有確見請道其詳于郵道且緩適聞先生
言世間之書俱經見過姑無論此傳且請問難以正
不誣如先生有所下問不佞等不能對則爲不佞等
負卽將所見送上如不佞有所請教先生俱能俯答
亦將所見送上如先生所問不佞等對答無遺不佞
等有所訪詢先生失于應對俱不敢出書送呈也許
子笑道謹遵台命山中老拙珍寶無力貯蓄而于今
古圖書如同性命不自揣度可稱無有不備且屈玉
趾開觀乃全到後進樓上却係二十四間向西朝東

有讀書
十三架樑的對面兩層大樓周排高架以各色絹紙
分別門類約有數十萬卷週覽名目兩個時辰俱遍
子邨道此外且勿論此中尚有不全許子道不全幾
何子邨道約而計之應少七卷許子大驚道足下何
神也現因查核元魏崔浩高允等事有數卷在卧榻
前命童子捧來果係七卷子邨乃東西南北摘出難
義以問許子剖對如流許子亦以疑事反問子邨分
晰如響互相敬愛日暮下樓請用晚膳子邨道紫菱
红柿足矣許子道二公其不烟火乎有竹葡萄宿釀

不卜用否。卿卿道最妙。須臾果出酒。到移席于茂林東。邊迎着皎月。仲卿笑與子到道。今宵不似昨夜寂寞。與鬼論話于到也。笑道不識桓侯。何以款待新客。仍欲得由官而詢之。許子問道。所言何事。仲卿道。此件大約亦先生所未知。乃將昨夜在嵩山逢鬼犯的話。逐細數說。許子道。此事雖未得知。亦理所應有。窮凶極惡之徒。遇着桓侯。亦智盡力竭矣。子到道。如此蔬食飲水。心間神定。何異神仙。而乃履虎尾。蹈陷坑。名曰幼學壯行。而實以未遂其貪欲。不亦悲哉。許子道。

希夷夢

卷四

三

舉世茫茫明知之而故爲之者亦復不少彼前凶異
惡者自有桓侯案下結算也老拙看韓子卿不下桓
侯之義勇所育全處願賜大觀仲卿道所見亦有未
全乃將浮山行宮携來之冊取出交道貽笑大方許
子道引得瓊瑤句勝慶幸展開首卷看畢道韓都指
揮可謂智勇雙全卓議不易而當時適病以致國亡
身喪殆天數也其相嘆息楷散回館下榻于樓西軒
內許子通宵不昧將書看畢次日清晨盥洗焚香當
空叩祝再到西軒仲卿道先生何早祝天何事許子

道今年際境苦雨，徧徧境內久旱，祝天乃禱雨耳。子
邨道先生念劫生民，不佞常助一臂之力。許子道昨
晚細閱奇書，不勝惶悚。末卷二公不返究境，若何仲
卿笑道：仍有一卷未曾送閱，有如行龍，歷千萬程，至
臨結穴處，却落江入湖，無所捉摸，須指明實境，方得
釋然。許子笑道：所喻甚善，願卽成全。仲卿道：原本已
失，只好記憶。繕山報命先生，貴處苦旱，何不請敝友
解之。許子大喜，向子邨揖道：告求拯救蒼生，子邨道
仲兄操管弟，豈辭勞，但依世俗舊法，祈求未免無味。

平身處

卷之四

三

今使掠雨既解此境之憂又去彼境之苦許子道兼
愛及人愛始爲溥請示設壇于何方子郵道早已久
矣刻難遲緩何暇築壇等事只須庄外一片潔淨之
地足矣許子方到庄東打晒場上移過竹座設立香
案附近村庄都來觀看子郵道各件俱可不必只須
清靜衆人俱却立後邊子郵乃仰首呼道鵬兒何在
呼聲已畢那鵬兒二字直入青霄四圍旋轉的鶴何
在二字只在半空中結而不移頃刻之間忽然霄漢
裡一個有字應鶴鵬兒二字便息何在二字漸住只

見空際漫天白雲，蓋將下來，愈下愈收。及到面前，却係一隻鷺鷥，曲膝點頭，開口道：「請仙師指使。」子邗道：「本境苦旱，四隣傷雨，汝可掠隣境之雨，以救本境之旱。」白鷺道：「領仙師教令說罷。」振翮扶搖而去。愈上愈大，蔽日遮天。猛然風斜雨洒，旋轉如蓬。自午至未，約有三尺深淺。許子謝道：「雨已有餘，若再淋漓，又慮田疇淹沒。」子邗叱道：「止。」忽然風定雨歇，衆方稱慶。只見仲卿攜着一卷與許子道：「不但後事敘明，且免先生費手，無不畢具。」其中許子深揖稱謝，忽聞長嘯場上。

1876462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七輯

二五二〇

人眾號呼許子起身四顧失去二公只見白鶴一隻
嘹唳神霄霎時不見不聞矣乃望空再拜謹將過卷
四寸誦畢錦製而登諸架



ZW 21101000706920